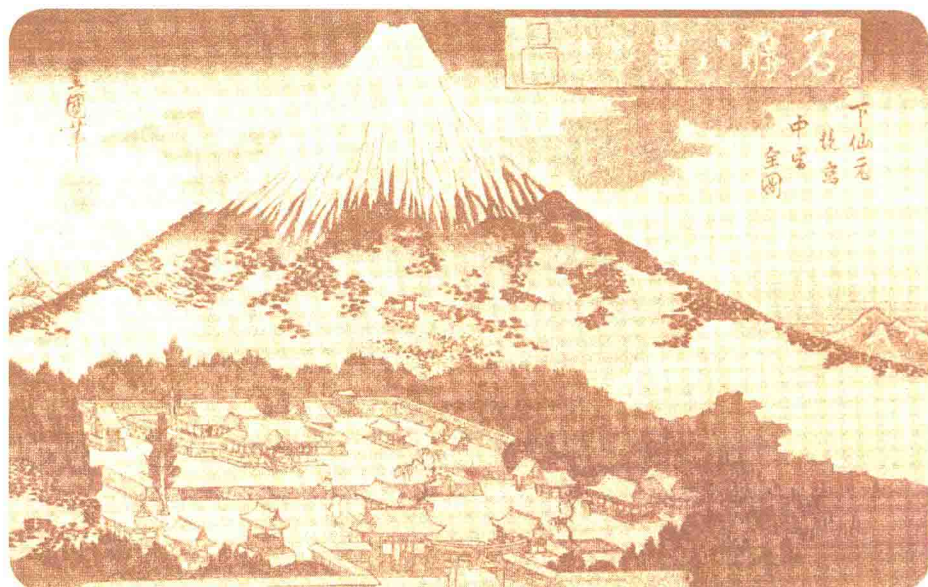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六輯

史評

十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61册）

國史纂論卷之二

長門　山縣禎　編

崇峻天皇五年十一月。蘇我馬子使東漢駒弑天皇。群臣議立炊屋姫皇后。敏達帝后 是爲推古天皇。立豐聰耳皇子爲皇太子。攝行萬機。

林道春曰。馬子弑　崇峻。太子何黨馬子而不討賊哉。太子宗室也。已稱守屋之惡。起稻城之役。守屋未嘗弑君也。其惡其罪何在哉。親見馬子之弑逆而因循以從之。則馬子之罪。亦有所分耶。

史論曰。崇峻崩而無嗣。額田部皇女 推古 蘇我氏之出也。馬子既行弑逆。權無出其右者。蓋群臣承其意而勸進。此國朝女主登極之始也。而　帝納皇太子之言。盛興佛教。剏寺院。度僧尼。天下翕然嚮之。惑溺之甚。在女主固不足論。而不能討馬子之罪。亦非所責也。

又曰。崇峻切齒馬子。而太子務寛容之。馬子謀不軌。而太子爲不知者。賊在朝廷而不能討。責以春秋許世子趙盾之義。則雖謂之太子與行太事亦不能辭也。太子漠然無所顧曰。此過去之報也。佛氏立三世之說。其要令人斷惡修善。而流弊亦至如是。令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而諉過去之報。則天下可得而治哉。

闇義寧曰。君遭弑逆。臣民皆得討之。況厩戸之聰明才智。高出一時乎。宜聲馬賊之罪。加赤族之誅。以雪天下之憤也。而視之猶父。滋寵異之何耶。厩戸憲法曰。下無禮必有討。馬子臣弑君。無禮莫大焉。必有討之語。亦何食言耶。厩戸之意可見矣。

青山延于曰。神武以後。相傳二十餘世。未有女主臨朝者。神功雖稱制。終不即眞。而女主即眞。自　推古始也。厥後　皇極　持統相繼即位。甚至　聖武以　孝謙爲儲貳。蓋由　帝之作俑也。當是之時。蘇我馬子專權。欲其易制。故立之。已出以成固寵保位之計。卒馴致蝦夷父子僭逆之端。嗟乎　神功臨朝。而懸象失光。推古在位。而盛夏飛雪。陰氣之盛。其應如此。孰謂天道悠遠不關人事乎。

賴襄曰。人臣行弑逆開闢以還所無。可謂天地之大變矣。而譏之過去之報。幾乎三綱淪而九法斁矣。厩戸為太子。以屬人望。其志在異日即眞。擅乎天下。而倚於馬子之勢。馬子與大連相軋。欲除之而自逞。亦倚太子。以濟其姦。而皆藉於佛說。遂致誦咒媲典禮。堂塔塗膏血。王業之衰。大端在此。三善清行之所言。可以驗焉。雖然清行特言其費。而已不知其顚倒是非。混淆善惡。烈於洪水猛獸之害我邦君臣之義。度越萬國。而西竺之說壞之。歸之於土灰沙塵而止焉。而開其端者。厩戸馬子也。可勝慨哉。

禎曰。當是時。豐聰與馬子。方興佛法。於是盡誅除排佛者物部守屋中臣勝海之徒。獨與馬子。固結為黨。固是私意耳。凡世之信佛者。亦唯悅其福田利益之說。則本皆出於私心。何有於義理矣。蓋人私意一萌。則知識昏蔽。是非顚倒。莫所不至焉。豐聰之不能討馬子。亦不足怪也已。

推古天皇十一年。皇太子始定官位十二階。十二年。

作憲法十七條。二十八年。與蘇我馬子。議撰天皇紀。及臣連伴造國造等紀。

禎曰。先儒或謂。我國史稱。神祖為女主者。出於太子豐聰及蘇我馬子之所粉。而以此掩其立女主之姦計也。此言亦不為無謂矣。神祖天照大神。又稱日神。以象日。日者太陽也。而謂之陰神可乎。且夫獨陰不生。何得有子。既無子矣。何得為祖哉。是以皇嗣忍穗耳之生。其說曖昧。使人不免疑焉。皇子豐聰與蘇我馬子同立炊屋姬。以嗣大位。創女主登極。本朝未有之例。又與馬子議撰天皇紀。稱神祖為女主。二子所為。當世誰敢非議之。而曰無所私乎其間。我則不能信也。然太子亦聰慧絕倫。自古稱之為聖德。聖則我不知也。如其制官階。定憲法。作國紀。可謂達治體者矣。後世取法。一代服其博達。亦不易得之才也。

蘇我入鹿專橫日甚。密謀廢立皇孫山背王。（豐聰太子之子）素有威望。入鹿深忌之。乃遣巨勢德太古等。將兵襲斑鳩宮。縱火燬宮。王得間逃出。匿膽駒山中。其臣為

謀曰潛赴東國起兵滅蘇我氏王曰吾不欲以一身之故煩勞萬民遂不從既而王出山還入斑鳩寺入鹿又遣兵圍之王使人謂之曰吾不忍兵爭殺無辜故以身命賜汝主也竟與子弟妃妾俱縊而死

永井定宗曰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也至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哉當此時蝦夷入鹿父子相繼恣權威無王位煩勞天下日久矣以兵討其亂除其害使天下安泰可也而王溺佛氏行姑息以身投賊

是與以鮮肉投餓虎培其威力何以異哉如山背王可謂有濟世安民之志而不知其道者也

巖垣杦苗曰王聖德太子之子故爲佛氏之慈其弊不啻宋襄之仁也且聖德太子深信佛而其子遺族滅佛果不足信也後世浮屠氏多作之說者要皆遁辭耳

皇極天皇四年夏六月中臣鎌足與中大兄皇子謀誅蘇我入鹿初入鹿既殺山背王無復顧忌雙起父子之宅於甘檮岡稱曰宮門稱其子曰王子構柵門於宅外常使兵士警衛又起一宅於畝傍山東築城環池每出入從兵士其僭擬如此時鎌足稱疾退居憂入鹿專橫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可輔以濟功者屬心中大兄皇子一日陪皇子蹴鞠於法興寺樹下皇子靴偶脫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由是得親近然恐數會人生嫌疑託受學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密謀于路鎌足乃勸皇子與蘇我倉山田結昏以爲援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網田會三韓使至欲以其進貢之日舉事及期帝御太極殿入鹿入侍

中大兄戒衛士閉諸門親執長槍立殿側鎌足持弓矢警衛匿二劍於函櫃中令佐伯子麻呂與葛城網田執以斬入鹿倉山田讀表將盡鎌足促子麻呂子麻呂畏縮不發倉山田手戰聲顫流汗沾背入鹿怪問之對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中大兄恐其失機徑入砍入鹿子麻呂等繼進遂殺之中大兄又遣巨勢德太古討蝦夷蝦夷悉焚古今圖書珍寶而自殺

林恕曰蘇我氏歸異教專國柄弑　崇峻立女主治世三紀豐聰攝政白馬之經作堆赤烏之僧滿

朝。舒明　皇極之間蘇我氏累世之權殆欲亡
天宗。幸有天智之英武鎌足之善謀。而逆臣授
首。其族殲矣。而豊聰亦絶後。然則好佛之福其安
在哉。

闕義寧曰。馬子厩戸。殺二皇子。穴穂宅部及守屋勝海。
弑太子。而興夷狄之法擅奸構以壽終于家當
此時猶無天也而今觀二子之子孫族滅而無遺
類則所謂人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者豈虚言
哉。

五卅絶楨曰。佛法入漢。楚王英首好之。尋以罪誅
入三韓。百濟王首好之。乃爲新羅所殺。入我邦。馬
子父子首好之。馬子弑　崇峻帝其子孫皆謀逆
伏誅。儒教入我邦。菟道王首好之。孝友仁讓藹然
可觀。

楨曰。我朝外戚之專權。蘇我氏爲始也。前朝寵馬
子太過。遂至於使蝦夷父子謀僭逆矣。書曰。罔啓
寵納侮。觀彼歷代外戚專權官肆横。藩鎮跋扈
之類。皆其始啓寵以納侮者也。而其勢既極則至
於不可圖焉。人君操縱之術。不可不謹其微矣

孝德天皇之立也。詔問治民之方。二年。戒諸國司曰。
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
正。何能正人。是歲詔諸國。作戸籍。置關防斥候驛鄭
且設鐘及匱於朝。令言事者投書於匱撞鐘告訴。詔
諸國修兵備。又禁私賣地及兼并貧弱。詔定葬制。禁
殉死。罷市司及津渡諸征。議定禮法。制七色冠。定位
十三階。五年。改制十九階。冠置八省百官。白雉三年
定班田之法。

史論曰。氓之蚩蚩。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
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故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祖宗經
國之制。至　崇神始立矣。然猶有闕而未修者。
孝德以慈儉爲寶。日晏忘食。勤以自勵。大綱既擧。
萬目畢張。懸鐘設匱以求善言。是明四目達四聰
也。蠲市司津濟之税。是關市譏而不征也。至若建
號紀元。置八省百官。造戸籍。禁兼并。辨上下。定民
志。良規懿範不一而足。如其戒國司之詔。富哉言

乎此孔孟扶世立教之旨而好儒之效亦可覩焉。帝王之學。詞藝固非所貴。而要在經世化民。若帝者。可謂真好儒術至治之隆。求之前古亦不可多得矣

禎曰。天皇深崇儒術。鋭意圖治。於是制度大備。綱紀悉舉。本邦之文物。於是爲彬彬矣。蓋當此時。距皇祖千有餘年。風氣大闢。氣運方盛。若日之將中。是其時也。唯義理之學未闢。是以雖曰好儒術。如其刻千體佛像。召僧尼二千餘人於禁中。而

讀一切經。及燃二千七百餘燈。有幾乎愚惑者。亦義理未明之失也。

又曰。世有主太古之簡朴。別創一道者。其意以爲本邦簡朴之風散。而趨華靡。淳卓之俗變。而流詐僞者是。先皇慕漢土文物之失也。余謂爲此說者。其意善矣。然其於天地之理。則未達也。試以一歲氣運言之。春陽生物。其初未暢達。盛夏長育之。燁燁乎美矣。秋冬肅殺之氣至。枝枯葉脱。而後春意復生。是一歲氣候之變化也。天地之氣運亦然。

其初也淳朴未散。及風氣漸闢。淳變朴化。而文明光華。郁郁乎盛矣。盛極而衰。禍亂乃生。亂極禍稔。而後復其治。是天地氣運之變化也。故治亂盛衰。則天地之氣運。而人情趣向。亦與時推遷。是自然之勢也。故聖人有通變之道。隨時而變化。其道不窮矣。

孝德天智之間。實本邦氣運極盛之時也。於是乎制禮法。興文物。燁燁郁郁。以稱人情時勢。亦氣運之自然也。今欲使太古簡朴之風。長無變。人情趣向常如一。則非天地自然之理也

大化五年。殺右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石川麻呂。馬子孫。倉麻呂之子。誅入鹿有功。帝寵異。任右大臣。賜以金策。至是其弟日向。譖之太子。太子信之。遂奏帝。帝遣使問事之虛實。石川麻呂對曰。臣當造朝而面陳。帝又遣使問之。對亦如初。於是帝遣兵圍其第。石川麻呂逃入山田寺自殺。既而太子籍其家。得其所自記。始悟其冤。遂貶日向爲太宰帥。

永井定宗曰。古之聖王。行刑罰也。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三宥。然後致刑矣。是

人君所以重刑殺也。書稱罪疑惟輕。今　帝以譖遽殺大臣。可謂過矣。然大臣亦不爲無過。夫忠臣之仕于君。從義而不從君。　帝過欲殺己也。速馳疾至。宜謝無罪。　帝不容而後死。爲未晩也。是乃不使君負殺不辜之名。亦可以保其身矣。大臣計不出此。使君得不君之名。亦輙亡其身。如大臣。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

青山延于曰。石川麻呂與藤原鎌足。誅入鹿。有大功於王室。有罪猶宜宥之。況其無罪乎。而一旦信讒戮及無辜。　帝之於石川麻呂。何其慘礉少恩也。既悟日向之讒。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而罪僅止貶竄。　帝於是乎失刑也。

白雉五年冬十月。孝德天皇崩。皇極帝再踐祚。是爲齊明天皇。

史論曰。女主臨馭。昉於　推古。而復位肇於　皇極。後世上謚。以分前後。蓋出於一時之議。而非萬世之通制也。

禎曰。　孝德崩。而皇太子在。宜嗣位焉。而　皇極再踐祚。何貪勢位之甚也。晩年窮極土木。得狂心渠之誚宜矣。而後世上謚。一帝有二謚。亦何義耶。死而後制謚。何得有二焉。蓋議者之過也。

天智天皇。初稱葛城皇子。又稱中大兄。與中臣鎌足謀誅蘇我入鹿。有功。皇極帝欲傳位。固辭而止。孝德帝即位。立爲皇太子。及皇極帝重祚。仍在儲位。七年秋。帝崩于朝倉行宮。皇太子素服稱制。奉梓宮。還難波。太子性至孝。服除未行登極之儀。七年春正月。即天皇位。

林恕曰。　齊明重祚。　天智攝政。其教化光被百濟。威風震動大唐。其居諒闇。可以觀孝道。除喪登祚。政令正。而四海治。至今有本朝中興之名。其微時學周公孔子之道（史稱學周公孔子之道于南淵先生）之驗。於是可知焉。

史論曰。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威。專恣日久。勢將不利于社稷。　帝職居子弟。乃擇賢智之人。協心合謀。不動聲色。而手殲大憝。黼座之側。其功固盛矣。而其威亦將有震主者焉。然天祿之臻。眇乎不省。

一則推年長有德之輕皇子孝德再則奉親生至尊之　皇極帝。歷兩朝十有餘年。所容與儲宮若將終身。　母帝崩。猶尚素服稱制。殯六年而登祚。是其至孝篤讓。得乎聖賢者如此。其美矣。有若歷成而無跡。推其無所利之心。雖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不多讓焉。

八年冬十月。中臣鎌足有疾。帝親臨其第問病。且問所欲言。鎌足曰。臣不敏。復何言。生而無勞於國。唯願死而薄葬。尋賜姓藤原。授大織冠。拜內大臣。是月鎌

足薨。鎌足為人忠亮。知莫不言。制禮儀。定律令。皆出其手。及薨。帝尤悼惜。臨弔賜賻。

永井定宗曰。內大臣歷事于　孝德　齊明　天智三朝。而不貳。討入鹿之逆。而安社稷。制官階。定禮儀。三朝善政。多賴大臣之功也。然大臣以為未足盡臣職。遺奏薄葬。嗚呼。自古人臣有微功。則誇其功。挾其勞。無君為亂者多矣。故曰。小人有非常之功者。國不幸也。今大臣功冠群臣。猶以為未足。可謂知臣道者矣。

禎曰。大織冠功蓋一世。誰敢與之比者。而謙抑挹損。常不自足。焉宜貽福於後嗣。子孫蕃衍昌大。與皇室比隆。而萬世無窮也。

十年九月。帝不豫。十月病大漸。召皇太弟。幼名大海人在東宮七年于茲屬後事。蘇我安麻呂密告曰。應對必加意。皇太弟乃知有內變。讓于皇子大友。請祝髮為僧。帝許之。賜以袈裟。皇太弟乃逃入吉野。於是立皇子大友為皇太子。十二月帝崩。帝好學能文。明習治體。興學校。制典禮。文物憲章。粲然可觀。規模宏遠。振古未有云。

青山延于曰。　帝以不世出之資。誅逆臣。平國難。救社稷之將顛。創學校。制禮儀。垂典刑於將來。觀其任用鎌足。終始不疑。君臣遭遇。雖漢昭烈之於諸葛亮。蔑以過也。武能戡亂。文能致治。自非英明之主。安能臻此哉。後世以　帝為中興之祖。良有以也。

禎曰。　帝至性孝順。恭儉為政。繼　孝德之遺緒。禮文大備。固盛德之主矣。唯其因愛而遺義。至其病革而違易儲位。遂以致內亂。是則　帝之失也。

天皇大友元年壬申夏六月。大海人皇子稱兵于吉野。先是朴井雄君來告皇子曰。朝廷救美濃尾張國司。差山陵役夫。令各執兵。臣以爲非唯爲山陵。必有事矣。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也。又有人告曰。近江京至倭京。多置斥候。命菟道守橋者。遮留吉野舍人運私糧者。皇子令人廉之。果然。乃怒曰。吾之所以遁世者。本圖全身。事勢既然。吾豈坐取亡乎。六月。遣其將村國男依。和珥部君手等於美濃。差發兵衆。使大分惠尺等乞驛鈴於倭留守司高坂王。高坂王不聽。於是

皇子東行。使伊勢國司三宅石牀等率兵五百。塞鈴鹿山道。京師大震。帝發兵與吉野諸將戰。連戰不利。村國男依等。進薄瀨田。帝悉衆軍橋西。將軍智尊率精銳爲先鋒。吉野兵冒矢以進。守橋悉亂。智尊怒斬退者。不能禁也。智尊戰死。軍逆敗績。犬養五十君谷鹽手。與村國男依戰于粟津。敗死。左右大臣群臣皆逃。帝崩于山前。時年二十五。明年。大海人皇子。卽位於飛鳥淨見原宮。是爲天武天皇。

史論曰。至壬申之事。則擧世莫能辨是非。大友之鴻業。鬱而不暢。隱而不彰。可勝歎哉。天智臨崩。託後事於皇弟。而皇弟不受。剔髮遁于吉野。其志固不可測矣。陵土未乾。輒動干戈。世徒以成敗論之。故是非混淆。而順逆倒置。亦由舊史不以大友係統。而以　天武接緒。故致此紛紜耳。然天武之於舍人親王。君父也。不能直筆書之。固亦宜矣。

安積覺曰。天武帝。背　天智之盟。而虜取　大友之天下。傳祚數世。至　孝謙帝。而　天武之統絕矣。光仁帝以諸王登極。方得復　天智之統。

自　天智至　光仁。實十一世矣。蓋　天智中興良主。三善清行。稱之爲中宗。以配　太祖神武天皇。使之絕而無胤。則爲善者沮矣。天定亦能勝人。其理固不爽也。

禎曰。天智帝之召皇弟。而屬後事也。固辭而讓皇子大友。自請爲僧而遁吉野。於是立大友爲皇太子。帝崩太子承後。則太子君也。皇弟臣也。而擧兵而敵朝廷。則逆矣。其言曰。朝廷群臣將圖我

吾豈坐待亡耶向使皇弟之辭讓出乎忠誠而無迹之可疑則誰敢圖之哉其赴吉野入或曰翼虎放之也其在吉野留從臣數人而與之居蓋有不逞之心見乎幾微者是以朝廷群臣亦疑而備之也皇弟若實無貳心則單身詣闕明其赤心可也不然則愈益遠遯滅迹而已矣舉兵而向闕焉能免爲逆乎哉

或曰天皇崩皇嗣未即位而崩則不得列皇統本邦舊有例　大友雖承　天智之後未及行即位

之禮而壬申之變起　大友亡　天武即位則是　天武宜繼　天智而　大友不得爲正統也曰如子之言則　齊明帝崩　天智稱制六年而後即位　後柏原帝立二十年　後奈良帝立十年而後皆行即位禮此數天子皆多歷年所而後即位若未及行即位之禮而崩則是皆不得爲正統而其間皆爲虚位乎曰是恐不然也曰然則　大友以皇太子承父後奉劔璽立朝廷稱制踰年則其宜列皇統亦何疑哉

天武天皇九年立皇子草壁爲皇太子朱鳥元年天皇崩皇后臨朝稱制是爲持統天皇三年太子薨太子有子曰珂瑠尚幼天皇將立皇子高市爲皇太子高市又薨天皇會百官議建儲衆議紛紜久而不決葛野王進曰開國以來子孫相承以登帝位若兄弟相及亂之所由生也今聖嗣自定固不可易矣弓削皇子將有言葛野叱之乃止帝嘉之遂立皇孫珂瑠爲皇太子文武帝是也

藤井臧曰葛野王其知禮乎專勸君以貴嫡賤庶

之義昔者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腯而立衍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葛野王蓋暗乎此義故斷然請立珂瑠非知禮者乎又按宋昭憲太后遺命太祖舍其子而立晉王光義後來趙普等以爲太祖誤矣我　持統太后則異於此聽衆議而能察其是非定皇嗣而不惑於嫡庶可謂明矣夫定國本莫先於明嫡庶之分分明則絶覬覦之路杜僭忒之

源使夫佞巧之姦無起不軌之念。國其不寧乎。若夫擇賢相傳而不拘嫡庶則或有矣。

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正月朔。帝御大極殿。受朝賀。百官班列。蕃客陪位。設建儀仗。文物之美大備。二月丁巳。始釋奠先聖先師於大學寮。

史論曰。方　帝之時淳朴未散而文明漸闢。譬猶春化之新敷陽曦之將中。釋奠於國學興隆儒教。大寶元會之義文物大備。而　帝徽柔懿恭恩信被於下民。薄海内外無有所虞。蓋其至治極盛之

時歟。此雖由　帝天資之美。而亦孜孜學術之力也。

永井定宗曰。應神世。直岐王仁二子。始傳經典。蓋本邦之儒祖也。而未有釋奠。今　帝始祀孔子。於是天下知重儒道。後世不缺此禮。　帝之於名教其功偉哉。

大寶二年。太上皇（持統）崩。明年火葬於飛鳥岡。

青山延于曰。夫喪親之終。孝子之所盡心也。故聖人爲之衣衾。爲之棺槨。殯殮之葬埋之。又爲之祭祀之禮。事亡如事存。所以使爲子者盡心也。自佛法東流以後。始有火葬之事。雖天子之尊歷世行之。況庶人乎。夫生而事之。死而焚之。是刑其屍也。有人子之心者。安忍刑父母之屍哉。然流俗相承。恬不知怪。以謂爲其親滅罪。甚哉其惑也。

禎曰。先是僧道照死。而火葬。是始作俑者也。當此時。世人滔滔信佛。不敢知其非。以　文武之賢明猶爲之。而在廷大臣。亦莫敢諫之者。嗚呼以萬乘至尊死而焚其屍。誠可慘矣。亦信佛之禍也。

慶雲三年。帝不豫。欲禪位於其母阿閇皇女。固辭不受。明年六月帝崩。群臣奉遺詔。固請即位。於是皇女即位。是爲元明天皇。在位八年。傳位于冰高内親王。内親王立。是爲元正天皇。在位九年。禪位于皇太子。聖武帝

史論曰。文武臨崩。聖武尚幼。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請　元明攝行萬機。至和銅末。聖武立爲皇太子。年既長矣。宜傳天位。而詔旨謂年齡幼穉未堪負荷大業。廼禪位於　元正。逮皇太子親

廢政。然後　元正傳之。皆出於天理之公。而非有
一毫之私。其意以爲君者民之司牧也。豈可使幼
弱任主位其職哉。其公天下之心無可疑。故能致
雍熙之化。度越　推古　持統之治。上之所以仁
漸義摩。下之所以家給戸足。凡在人主皆所難能
而母儀之德。君臨之業。可謂偉矣。　元正帝。受
元明之禪。弗敢逸豫。宵衣旰食。悉心民瘼。飢則賑
之。疫則藥之。免調免役。以至免天下之租。而惠鮮
鰥寡。表旌孝義。每有災異。戒愼恐懼。以求直言。擢

諫。嘉謨美績。史不絕書。蓋一代之良主也。凡　元
明　元正二帝。內行端潔。至誠惻怛。和煦及物。恭
儉仁恕。出於天性。既富既庶。四海乂安。用能致郅
隆之治。雖謂之女中堯舜可也。後之人主。能體
二帝憂勤之心。則　大日孁貴照臨宇宙之德。亘
萬世而無虧矣。
禎曰。託孤寄命。如伊尹周公則可矣。若附託非其
人。則權歸大臣。威福一去。君而竟難復也。自古姦
臣專威權者。皆欲立幼主。以其利於己也。故君死

孤幼之際。誠可慮之時也。　文武崩時。太子幼弱。
是以隨　推古　皇極之例。遺詔請母后踐阼。
元明帝亦以太子尚幼。傳位於　元正帝。皆擇賢
以讓位。以固皇基。蓋庶乎得時之權者歟。但　文
武以子禪位於母。其事不順。不如直傳諸　元正
之愈矣。
元正天皇靈龜元年冬。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
民之本。務在貨食。故男勤耕耘。女脩織紝。家有衣食
之饒。人生廉恥之心。刑措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

凡厥吏民。豈可不勗歟。
養老五年三月。詔曰。朕君臨四海。撫育百姓。欲家家
貯積。人人安樂。頃者旱澇不調。農桑有損。遂使衣食
窮乏。致有飢寒。言念茲。良增惻隱。令減課役。用助產
業。其左右兩京及畿內五國。並免今歲之調。自餘七
道諸國。亦停當年之役。
六年七月。詔曰。朕以庸虛。紹承鴻業。克己自勉。未達
天心。是以今夏無雨。苗稼不登。宜令天下國司勸課
百姓。種晩禾蕎麥及大小麥。藏置儲積。以備年荒。八

月。詔曰。聞今年少雨。禾稻不熟。其京師及天下諸國。當年甲租。並宜免之。

七年二月。詔曰。乾坤持施。燾載之德以深。皇王至公。亭毒之仁斯廣。然則居南面者。必代天而闡化。儀北辰者。亦順時以涵育。是以朕巡京城。遙望郊野。芳春仲月。草木滋榮。東候始啓。丁壯就隴畝之勤。時雨漸澍。黔黎有浴灌之悦。何不流寬仁以安黎元。布涼化而濟萬物乎。宜給戸頭百姓種子各二斛。布一常。鍬一口。令農蠶之家永無失業。

賴襄曰。天智畫一之政。天武以還經於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而莫之或更。率由其舊。而倍修治之課。牧宰禁姦。利通言語。明軍政。正度量。嚴律令。其記於策者。班班然可按也。而其大者。在於保民而已矣。民之於君。猶水之於魚。〻之於水也。故保民乃所以自保也。國朝之定租稅。已輕於二十取一矣。而列朝之政。有水則減。有旱必蠲。有疾疫興作軍旅。必給復之。其逋租積欠。在十數年之前者。時出令除免之。懃懇如此者。不徒耑恩以結其心也。不如此。則民力薄。民力薄。則國本弱。欲強其本者。必培而沃之。有根斯有枝。有民斯有君。列聖之所爲。亦察於此爾。抑雖後世之君。非不欲保民也。無奈國用不足也。故欲保民者。必自儉。不特自儉也。以此率人。所以上下俱給也。

禎曰。帝以政治之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在食貨。下詔而勸民耕織。又令天下國司。勸課百姓。設儲蓄以備年荒。可謂知務矣。至旱澇違時。年穀不熟。則惻然責己。除甲租。免課役。以恤百姓。可不謂盛德之事哉。觀其養老七年之詔。實見至公至仁。與天地同流之氣象。其巡京城。而給百姓種子。即省耕而補不足之擧也。史家稱以女中堯舜。蓋亦非過論矣。

養老五年。地連震。乃詔曰。至公無私。國士之常風。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文武庶僚。自今以往。若有風雨雷震之異。各宜極言忠正。

二月。日暈如白虹。召左右大辨。及八省卿等於殿前。詔曰。朕德菲薄。導民不明。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身居

紫宮心在黔首非委卿等何化天下國家之事有益萬機必可奏聞如有不納重爲極諫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又詔曰去年災異之餘延及今歳風雲氣色有違于常朕心恐懼日夜不怠聞之舊典王者政令不便事天地譴責以示咎徵或有不善致之異今群臣位高任大豈得不罄忠情乎其有政事不便事悉陳無諱直言盡意無有所隱朕將親覽

禎曰帝屢下詔以求直言極諫知爲君之艱以

天下爲己責者也其遭災異恐懼自責求言深切篤至皆可以爲後世大主之法矣

養老五年詔曰凡膺靈圖君臨宇内仁及動植恩蒙羽毛故周孔之風先仁愛李釋之教深禁殺生其放鷹司鷹狗大膳職鸕鷀諸國雞猪悉放本處令遂其性從今而後如有應須先奏其状待勅其放鷹司官人等且停之

六年詔曰陰陽錯謬災旱頻臻由是奉幣名山奠祭神祇甘雨未降黎元失業朕之薄德致此歟百姓燋萎甚矣宜大赦天下令郡國司審録冤獄掩骼埋胔禁酒斷屠高年之徒務加存撫自養老六年七月七日以前流罪以下繫囚見徒咸從原免其八虐劫賊官人枉法受財强盗竊盗故殺人私鑄錢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例

禎曰帝屢大赦天下又詔令放鷹狗鸕鷀雞猪之類者雖或出於釋氏之慈然亦其至誠惻怛之所發愛民而後及禽獸者也與齊宣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異矣

養老二年四月筑後守道首名卒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其爲筑後守攝肥後事勸勵生業教督耕種至植菓菜養雞豚曲盡事宜時時躬按行有不遵教者輙譴責之老少竊怨罵之及收入莫不悦服又興陂池以廣灌漑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皆是也人蒙其利故言吏事者咸以爲稱首及卒百姓祠之

禎曰昔鄭子産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

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今首名治民勤之生業。曲盡事宜。民初歎其勞而怨之。後享其利而悦之。是與子産之從政。皆是盡誠以治民。不違道以求譽者也。大抵世之爲吏者。因循姑息。以悦民以求一旦之譽。是以其實功不至於民者多也。如首名。誠可以爲爲吏者之模範矣

四年。漆部司令史丈部石勝坐盜司漆。當流。其子祖九年十二。安頭九歳。乙九七歳。詣闕請曰。父石勝家

貧。爲養兒輩。故盜司漆。因得罪。今將投遠方。冒死伏請。我等三人。沒爲官奴。贖父罪。帝感其孝志。特命釋石勝。

藤井臧曰。幼而智過人者。晉王戎。漢黄琬。唐孔頴達。王勃之類。自古爲不尠也。然至孝動人。如後漢長孫慮輩。則固不易得矣。能使其父免嚴刑。兄弟不轉溝壑。我丈部氏之子。其庶幾乎。三兒皆同。可以觀氣類矣。

禎曰。赦有罪者。非善政。古人譏之矣。然如釋父之罪。以褒賞其子之孝節。亦足以風勵一世民俗。則察其實情。而時爲之可矣。丈部氏之三兒。幼弱。欲沒身以贖父罪。其至性最可愍也。况其罪非大辟極刑乎。

聖武天皇神龜二年。詔曰。朕以寡薄。嗣膺景圖。戰戰兢兢。夕惕若厲。懼一物之失所。睠懷生之便安。敎命不明。至誠無感。天有星異。地顯動震。仰惟災眚。責深在予。昔殷宗脩德。消雊雉之災。宋景行仁。弭熒惑之異。遙瞻前軌。寧忘誠惶。宜令所司度三千人。出家入道。

幷左右京。及大倭國部内諸寺。一七日轉經。憑此冥福。冀除災異。

四年。八月甲申。勅。皇太子寢病。經日不愈。自非三寶力。何能解脱患苦。敬造觀世音菩薩像一百七十七軀。幷經百七十七卷。禮佛轉經。一日行道。緣此功德。冀得平復。又勅可大赦天下。以救所患。九月丙午。皇太子薨。

禎曰。帝每遭災異。必下詔。而責己賑恤百姓。存慰鰥寡。憂慮疾病。又屢大赦天下。歳必至數次。盖

雖出於釋氏之慈。然亦皆至性惻怛之所發。必非飾情以求虛譽者也。然屢赦罪而犯罪者益多。數度僧尼。而游民日繁。造佛像。建寺塔。費財不訾。皆無益於國家。而貽害於後世。蓋信佛之惑也。孔子曰。好仁而不好學。其蔽也愚。嗚呼人主。不明乎義理之學。雖有仁慈之心。不免愚惑之蔽。亦可惜哉。

天平元年春二月。殺左大臣長屋王。王高市皇子之子。好文詩。多來游。有告其私學左道。陰謀不軌。即夜發兵圍其第。明日遣舍人親王。及藤原武智麻呂鞫

問。賜死。生流七人。

賴襄曰。　聖武之為太子。舍人新田部二親王。並以祖叔父輔佐之。稍習聽政。然後　元正禪之位。豈非謂其已堪負荷矣哉。然即位未周月。輒事巡遊。當是時。太白數書見。蝦夷叛。發九國兵伐之。將帥未復命。而車駕復南矣。所以消災異者。讀經度僧而已矣。長屋王之獄。發於倉卒。不讞而決。僧玄昉出入兩宮。醜聲聞外。而無或誰何。則　帝之不君柔暗。不待智者知也。獨怪二親王。久居輔儲之任。及其未立。必睹其不君之質矣。何不白　元正。廢昏立明哉。不能睹其不君乎。不明也。睹其不君。而不能決廢立乎。不斷也。豈其衰邁耄耋不能有為耶。抑勢有不可也。何者　帝者藤原氏之出也。鎌足之勲在於社稷。不比等歷事四朝。身生二后。朝廷崇寵之。而為　帝之大援。所以不可搖焉。烏知非長屋王之賢。嘗擬易儲。成毗所諱。而讒間入之哉。故將兵圍其第。就而窮治者。皆不比等之子也。而二親王不敢為別白焉。其事情可見也。是君

權所以漸下移。非待　文德清和而然也。

十一年十一月。藤原廣嗣反。伏誅。廣嗣。宇合之子。有文武才幹。初僧玄昉為僧正。居內道場。寵遇日盛。屢稱說法。近侍皇后。光明子頗有醜聲。聞於外。廣嗣惡之。又與吉備真備不協。上表請斥二人。帝不納。廣嗣妻有姿色。廣嗣赴任太宰府。時為太宰少貳留居京師。玄昉欲姦之。妻告之太宰府。廣嗣聞而大怒。至是遂反。朝廷遣大野東人等討之。東人等擊廣嗣軍。破之。廣嗣奔松浦。官軍追禽。併其弟綱手斬之。

史論曰甚矣佛教之爲蠹也藤原皇后伉儷至尊宜正坤儀以嚴帷薄顧乃置內道場延僧玄昉而寵之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至尊恬不之省縱其所爲其故何耶託之佛而掩其迹也

永井定宗曰玄昉恃榮寵之盛恣淫惡以穢宮闈以犯佛戒廣嗣上表請斥之固宜矣而天皇信淫浮屠不敢正治體却殺廣嗣可謂失爲君之明矣然廣嗣亦有罪夫臣之於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或死或去未聞諫不容而反者此舉也君臣兩

失之矣

孝謙天皇寵藤原仲麻呂天平寶字元年始置紫微內相以仲麻呂任之二年進太保賜姓惠美改名押勝字曰尚舅更給功封功田四年進爲太師五年五月賜帶刀資人六十人道前一百人其冬夏衣服皆官給之八年押勝謀叛事覺詔削其官位命藤原藏下麻呂將兵討之押勝衆潰石村石楯禽押勝斬之餘黨悉平

押勝既誅僧道鏡寵幸日盛天平神護元年爲太政大臣禪師使文武百官拜賀二年授之法王位法王月料準供御於是道鏡乘輿服食一擬天子神護景雲四年上幸由義宮道鏡進異味因得疾百餘日崩

禎曰小人之心貪利而無饜其未得之也邪媚百端莫所不至焉及其既得之也未嘗以爲足極驕侈擅威福竟至圖不軌矣是以自古人主寵臣甚過而不被其禍害者罕矣彼漢唐以後人主喪身亡國者多以此有國家者可不戒愼哉

天平勝寶八年廢皇太子道祖於是召群臣議儲嗣藤原仲麻呂欲立舍人親王之子大炊帝方嬖仲麻呂因從其言右大臣藤原豐成以爲先皇遺詔立道祖王爲太子豈可廢哉諫諍弗聽遂立大炊爲皇太子天平寶字二年傳位於皇太子是爲廢帝八年仲麻呂謀反伏誅上皇乃廢帝爲淡路公

禎曰立嗣者大事也故古者重之夫冢嗣承宗廟社稷之重者也禮爲冢子斬衰三年其重如此故立之之道不可不謹矣　孝謙以仲麻呂寵幸之

故違。先皇之遺詔。戾大臣之諫諍。廢太子而更立大炊。出於一時之私愛者也。宜矣仲麻呂死。而嗣君之廢也。孝謙以私愛憎奪皇位。亦以私愛憎欲與之於匪人。微清麻呂之徒忠直之言。則天下不亦危乎。

道鏡恃寵橫肆。神護景雲三年。太宰府主神阿曾麻呂。媚附道鏡。託八幡神教上言曰。禪位於道鏡。天下太平。帝使和氣清麻呂奉幣。詣宇佐而受神教。臨發道鏡厲色曰。大神欲令我即帝位。故使卿請命。予登

祚則卿爲台輔耳。既出。路豐永遇之于塗。謂清麻呂曰。道鏡若登大位。吾何面目事之乎。吾與二三子爲伯夷耳。清麻呂深然其言。遂詣宇佐。祝禱通宵。歸復命于朝曰。臣親受神教曰。我邦開闢以來。君臣分定。以臣爲君未之有也。道鏡敢覬覦神器。悖逆無道。天位必立皇緒。帝黙然。百官失色。道鏡大怒。解其本官。爲因幡員外介。未之任。追咎其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名穢麻呂。流于大隅。

史論曰。所貴乎忠鯁之士者。以其不爲利回。不爲威怵。凜乎如嚴霜烈日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古僧道鏡之覬覦神器也。兇燄逼人。勢不可當。事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清麻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

藤井臧曰。清麻呂之得罪。與唐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謫嶺表。略相類。而道鏡威權之重。非易之比。清麻呂豈初不知言出禍隨。爲天下忘其身。不敢曲一言。嗟乎忠哉。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其此

之謂乎。

賴襄曰。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擠諸兄以華冑位極正一位矣。聖武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盧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爲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衆之觀而不恥也。吉備眞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

至大臣。辛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横。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爲法王而不耻也。觀此。千人之所爲。可以推其他矣。夫以赫赫天朝祖宗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當此時。有丁人焉言之。是捐其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爲倚賴也。

禎曰。神之所以教清麻呂。果然與否。則其事隱微。

吾不敢知之也。唯道鏡覬覦神器。悖逆無道。不可不爲邦家峻拒之。是清麻呂之所以忘身而抗言。不敢諱也。

神護景雲四年八月。高野天皇崩。（孝謙重祚。後史稱曰高野天皇）左大臣藤原永手。右大臣吉備真備。近衛大將藤原藏下麻呂等。與從四位上藤原百川。定策禁中。稱奉遺詔。迎天智帝孫白壁立之。是爲光仁天皇。徙道鏡下野國。爲造藥師寺別當。流其弟弓削淨人於土佐。召和氣清麻呂還京。

林恕曰。孝謙踐祚。讓大炊王而又奪之。與唐武曌於中宗同日之談。而淡州之廢。猶彼在房陵也。奈良麻呂之切齒。其家雖覆其志可以察焉。（天平寶字元年。橘奈良麻呂。憤帝寵神麻呂。私謀廢立。事覺下獄。）蓋徐敬業之亞匹乎。押勝之寵。道鏡之奸。其醜雖懷義易之。昌宗不可過之。時有永手百川。頗類狄張之徒。故道鏡竄死。而　光仁膺圖。　天武無後。而　天智之統。至是而立焉。天命果歸正者乎。

賴襄曰。宜乎藤原氏之比隆於王室也。我王家。一

危於　皇極。兩傾於　孝謙。而匡正之者。皆藤原氏。微鎌足。雖有　天智。誰翼戴之。微百川。雖有　光仁　桓武。誰定其策哉。其後又有基經焉。而　光孝　宇多得立焉。此五君者。皆克復大業。澤浹後世。謂之中宗。高宗。上接於　神武無愧焉者。而藤原氏援而立之。其功豈不偉哉。有功斯有報。宜乎其與王室比隆也。如此五君。則緊非其出也。而其殷殷運謀。效力於此者。豈非其心以宗社爲憂公且誠者也邪。天下之事。非公且誠。不能成也。況

當其事之艱難危疑。以不公不誠處之。雖有才略
智勇。安能濟乎。
巖垣松苗曰。光仁之不忍誅道鏡。則可謂仁孝
乎。惜當時大臣。不能以道鏡至祖宗廟。數其罪而
後正刑。可以爲萬世之遺憾也。
靈龜二年。阿部仲麻呂爲遣唐留學生。時年十六。入
唐學問。易姓名曰朝衡。玄宗授左補闕。爲儀王友。遷
秘書校書。後至秘書監。兼衛尉卿。勝寳中。遣唐大使
藤原清河至唐。唐主命仲麻呂接之。及清河還。仲麻

呂欲與俱歸。尚書右丞王維爲詩幷序送行。包佶趙
驊等。皆贈以詩。既而至明州。與唐人別。海上遭風。漂
安南。唐朝傳以爲仲麻呂溺死。翰林供奉李白。作詩
哭之。仲麻呂與清河。復入唐。唐上元中。擢左散騎常
侍安南都護。至光祿太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
公食邑三千戶。大曆五年正月。卒于唐年七十。代宗
贈潞州大都督。實我寶龜元年也。
史論曰。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歸。易姓名。受
官爵。是蔑祖先而二本也。豈聖賢之道哉。世徒眩
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豔其爲唐廷文士所推奬
過矣。

國史纂論卷之二終

明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illegible]

國史纂論卷之三

長門　山縣禎　編

光仁天皇寶龜三年。皇后井上內親王。皇太子他戶並有罪。廢爲庶人。於是帝與群臣議立太子。藤原百川請立帝長子山部親王。參議藤原濱成曰。山部母賤。宜立稗田親王。衆議不決。百川按劍曰。濱成之言非也。夫建儲以賢。不論母之貴賤。山部親王令聞夙著。天下屬意。何須他議。帝不答。起入內。百川厲聲曰。不承聖斷。則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帝感其誠悃。乃許

之。遂立山部親王爲皇太子。桓武天皇是也

青山延于曰。按水鏡。初皇后淫恣。帝既老。惑溺不悟。時山部親王。素得時望。參議藤原百川。常屬意親王。欲以計傾后。併廢太子。會帝與后奕賭。以美女美丈夫。后勝責輸不已。帝甚慙沮。百川勸帝遣山部親王侍后。后大寵之。既而帝悔恨。后竊投毒宮井。又咒詛。帝百川推問。得實奏請暫幽后於縫殿寮。使自思過。帝從之。百川乃矯作宣命。會公卿於太政官。傳宣曰。廢皇后及皇太子。帝大驚曰。欲使后悛心。何遽至如此。對曰。母有罪而子驕。固宜廢黜。辭氣甚厲。帝不能奪。后及太子遂廢。群臣奏請早定儲位。帝擇所立。百川請立親王。帝以亂倫不許。百川曰。親王之侍皇后。實陛下之所命也。豈其本心哉。固爭不已。立殿前四十餘日。帝乃許之。至是遂立親王爲儲貳。水鏡所載如此。百川援立光仁帝。而桓武帝之立爲儲貳。又賴其力。可謂忠於社稷者也。然觀其所爲。傾險鄙褻。不近人情。雖姦邪之小人。不

敢爲之。況於忠亮之臣乎。蓋皇后之廢以巫蠱。則太子之廢亦必坐之。未必如故老之所傳。而稗官小說。欲成其美。緣飾傅會。以至於是耶。果如其說。則百川廼權變譎詐之尤甚者耳。何得爲忠亮哉。然當時正史已諱而不書。而獨出於稗官野史之說。則安能保其無謬哉。百世之下。遂使賢主蒙汚。忠臣受誣。可慨也夫。

永井定宗曰。凡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母貴賤。當是時。山部親王。齒長德勝。何以母賤廢之

哉。宜矣百川之固争也。百川不屈志氣終能立賢
以固皇位。如百川可謂爲死生禍福不易操者矣。
寶龜十一年三月。陸奥上治郡大領伊治呰麻呂反。
殺按察使紀廣純。蝦夷大亂。以中納言藤原繼繩爲
征東大使。大伴益立。紀古佐美爲副使。又以大伴真
綱爲鎮守將軍。安倍家麻呂爲鎮狄將軍。以討蝦夷。
秋九月。以藤原小黒麻呂爲持節征東大使。十月。勅
征東使等。遲延既失時宜。將軍發兵久經日月。所集
步騎數萬人。計已平殄狂賊。而今奏今年不可征討。

夏稱草茂。冬言襖乏。縱橫巧言。遂成稽留。何月何日
誅賊復城云云。天應元年六月。勅征東使。今將軍等。
未斬一級。先解軍士。但見前後奏狀。賊衆四千餘人。
其所斬首級。僅七十餘人。則遺衆猶多。何可獻凱早
請向京。縱有舊例。朕不取焉。宜副使一人乘驛入京。
先申軍中委曲云云。秋八月。小黒麻呂凱旋。授正三
位。詔責益立逗留不進之罪。奪其從四位下。
桓武天皇延暦八年三月。以參議紀古佐美爲征東
大將軍。發坂東諸國步騎五萬餘。會于多賀城。分道
征蝦夷。五月。勅征東將軍。比來奏狀。官軍不進。猶
滯衣川。四月六日奏稱。三月二十八日。官軍渡河置
營三處。自爾以還。經三十餘日。未審緣何事故。留連
不進。夫兵貴拙速。未聞巧遲。但久留一處。積日費粮。
朕之所怪。宜具滯由及海軍消息。附驛奏。六月。副將
軍廣成。中軍別將池田真牧。前軍別將安部墨繩等。
度衣川擊賊。賊設三覆僞敗。而走官軍。追至巣伏村。
伏發。前後受敵。不能拒戰。軍大亂。擠墜于水。士卒死
者千餘。傷者二千餘。古佐美真牧等。僅以身免。逃還

京師。詔責古佐美逗留敗軍之罪。解真牧墨繩等官
禎曰。先是歷世。女主臨朝。仁柔爲政。屢赦罪免租。
其發民則至矣。然皆出於釋氏之慈。事多姑息。爾
來相承。君臣滔滔。弱心於釋氏。柔懦成風。士氣不
振。是以蠢爾蝦夷。屢婆皷邊疆。朝廷遣大臣將數
萬兵以討之。而不能直進擣賊巢穴。逗留數日。從
老師費粮。或無功而還。或多喪師徒。爲免身之計。
而重損皇威。其罪亦大矣。而朝廷不能加之嚴戮。
以正其罪。其何以能厲士氣哉。當是時。雖海宇清

寧稱盛治之極。然得無皇室衰弱之機。亦胎乎此時哉。

延暦二十年。勅曰。京畿定額諸寺。其數有限。既禁私立道場。比來所司寛縱。不曾糺察。如經年代。無地不寺。宜嚴加禁斷。

巖垣松苗曰。佛法東渡以來。世創寺塔。至前朝建國分寺。其弊極矣。韓子所謂人其人。廬其居者。勢既不易爲也。帝立此禁。寔權宜處方也。獨怪未幾。延暦七年。僧最澄創寺於比叡山。建根本中堂

安藥師像。以稱濟世醫國。其後子院衆多。遂及三千。鴨水東北。無地不寺。民居僅夾堂塔之間。而山徒暴虐。動起甲兵。譬猶庸醫口稱仁術。毎損人命。遂至使後世天子有鴨水之漲與山僧之暴無奈之何之歎。嗚呼自佛法入我邦以降。蠧國害政。未有如是甚者也。惜哉當時處此良方。徒置不用。而使病勢益劇。後經七百餘歳。平公信長。一怒火攻之。天下大患。始得瘳矣。治療之功。却出於武將。豈謂之下策劫法乎。

十三年。遷都于山背葛野郡宇多邑。前年遣大納言藤原小黒麻呂左大辨紀古佐美等相宅。至是宮城成。車駕遷都焉。詔曰。山背爲國。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宜改爲山城。子來之民。謳歌之輩。咸號新京曰平安。今宜從其號。

史贊曰。帝相攸奠居。遷都山城。新制平安之號。肇經國之洪猷。龜筮皆從。人神胥慶。據龍盤虎踞之勢。建萬世不易之基。嗚呼盛矣哉

禎曰。神武以來至 桓武帝。世世遷其居。或至

一世有屢遷焉。上古儉朴之世。則可輕遷也。至中世以降。摸唐室制度。則宮室之壯麗。城市之區畫。規模漸以宏大矣。一遷之。猶累民傷財。其害爲大也。況屢遷乎。盤庚之遷都。以民苦蕩析離居。不得已而遷之。民尚胥慼。不欲遷。可見遷都之不可容易也。是以 桓皇相地察形勢。以奠鼎于平安。負陰而陽。土沃水冽。山河襟帶。有所謂山城之固。皇居以固焉。士民以安焉。自此以往。不敢復遷。竟爲萬世不遷之都矣。非其擇地之宜。有合天心。協人

情者何以能然乎哉

二十一年春遣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城于陸奧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人戍之夷酋大墓公磐具公率衆五百來降田村麻呂以二酋歸奏宜放還以招黨類朝議以虜性反覆無常敕斬於河內賞田村功授從三位遷近衛中將

賴襄曰國朝王化自西漸東陸奧之州壤地廣莫民夷雜居中古創置出羽別署官司而其得力在於築多賀膽澤二城及城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

戍之則最得計矣何者此城未始有之者也則守之之兵亦未始有之也然既曰築城不可無兵以守之守之以民丁民丁未必樂往樂往者浮浪而已浮浪之於民如未始有者也以未始有之人守未始有之城國不必騷擾而民可以就業今雖不詳其處置蓋招聚無食之民以塡荒地勸之耕墾使各具糧食苟然則是得四千人土着之兵也土着之四千足以當徵發之四萬所以震懾夷酋致其來降也　桓武此計出於坂上田村猶趙充國屯田之議用於漢宣也

禎曰帝向者遣紀古佐美入間廣成池田眞牧安倍墨繩等征蝦夷軍無功而徒取敗衂所謂弟子輿尸者也後得坂上田村麻呂以爲將於是蝦夷聞風而懾服夷酋來降所謂長子帥師者也將帥之寄至重豈唯關三軍死生實國家安危之所係焉故擇將不可不愼也易於師之六五言之所以示人君擇將之道不可不愼也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召群臣議政事得失參議藤原

緒嗣言方今之患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紓民力帝嘉之立罷其役

靑山延于曰古之人君所以廓大功業而開拓境土者莫不由内有謇諤之臣以匡輔其德外有爪牙之士以宣布其威也　帝天資英邁内務興作外事戎旅任用才雋文武稱職獻可替否則有藤原緒嗣之徒折衝禦侮則有坂上田村麻呂之徒故能一攘蝦夷而終無東顧之憂肇營都城而永建無疆之基觀其聽緒嗣之言立罷傜役可謂改

過不吝從諫如流者矣書云知人則哲又云好問
則裕　帝既有知人之鑒又有納諫之美其所以
能成洪業而垂裕後昆者蓋以此歟
平城天皇大同四年春三月傳位於皇太弟太弟即
位是爲嵯峨天皇尊前帝曰太上天皇太上皇修造
平城故宮弘仁元年遷而居焉寵尚侍藥子常侍左
右黠而多奸其兄藤原仲成恃勢驕恣陵侮王公每
託上皇旨干預政事藥子密謀使上皇踐阼己居后
位遂矯命將還都於平城都下騷動帝怒收仲成下

詔暴白藥子罪狀奪其官位擯於宮外上皇大怒徵
兵與藥子同輿而東下毛顛人詣京上變帝命坂上
田村麻呂文屋綿麻呂將兵塞美濃要路又扼諸路
要害上皇不得進還宮薙髮仲成途爲衛士所殺藥
子仰藥自殺
史論曰天位授受之間其事至重　上皇之於
帝其實雖兄而其分則父也君也凡在天下孰有
不奉君父之命者哉　上皇信憸邪之言欲奪已
授之重器以再臨宸極則　帝視棄天下猶棄敝
蹝唯命是從可也然天下祖宗之天下也使　上
皇得志則立招禍亂喪祖宗之天下必矣故　帝
不得已用干戈除君側之姦慝以安祖宗之天下
此乃所以深愛君父者也　帝天資英敏而果斷
明於見事故能選將決機哲婦豎不日而戡輦
轂肅清畿甸寧謐奉養　上皇勤於溫清及釋萬
乘之重負退享二宮之尊榮非有曠大之度惻
怛之誠烏能至此哉
禎曰　上皇既禪位又欲奪之不義亦甚矣然亦

唯爲憸邪惑而已　帝若爲天下慮則與大臣謀
速誅仲成藥子以除君側之邪慝然後奉輿上
上皇謝罪避位棄天下猶脫敝蹝則善矣父子者
天倫之尤重者也父子以兵相爭則悖倫理亦大
矣帝之英明而義理有所未盡惜哉
嵯峨天皇弘仁五年五月賜皇子未爲親王者姓源
朝臣皇子賜源姓者始于此
史論曰　嵯峨諸子前爲親王者四人後賜源姓
者十八人可謂螽斯振振矣擢其賜源姓詔出身

之初。一叙六位。夫以皇子之尊。下同人臣之列。停封邑之濫。省府庫之費。其爲後世慮者。至深遠矣。

天皇好游幸。多在嵯峨離宮。有事則設空位於朝堂。令五位藏人居其側。聽羣議以奏。曰職事

禎曰。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一事失理。亂亡兆矣。是以古之明主。祇懼不敢寧居。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孜孜勤庶政如此。苟上怠惰。則下必慢易。庶事於是乎廢弛矣。而上失威。而權下移。亦職之由。可不警懼乎。今　帝好遊幸。設空位。而使侍

臣代聽是非。人君總萬機。勤庶政之道也。得無藤氏專權之漸兆於此乎。

十四年夏四月。天皇將傳位於皇太弟。右大臣藤原冬嗣曰。唯聖知聖。今陛下以萬機附聖人。天下幸甚。但比年豐稔不復若一。帝奉二尊。恐天下難堪。願待年復然後傳位。未晚。帝曰。朕心素定。又推賢讓位。爲天下。賢君臨政。何憂年之未復。遂禪位於皇太弟。太弟固辭不許。明日奉表陳情。復辭。又不許。遂受禪即位。是爲淳和天皇。立上皇子正良親王爲皇太子。上皇欲立帝之所生恒世。固辭而止

淳和天皇在位十一年。讓位於皇太子。太子立。是爲仁明天皇。於是立淳和上皇之子恒貞親王爲皇太子。上皇固辭之。天皇不聽。及上太上天皇之尊號。而又辭曰。天下多尊。百姓所苦。峻號崇名。非所樂也。再三辭之。天皇又不聽

史論曰。嵯峨天皇皇子衆多。而必欲致位於淳和帝者。帝之賢明仁孝。有以感動　上皇也。觀其朕遇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父之語。則平

大洞達絶無纖芥之嫌。及　帝登極。上皇使立恒世王爲嗣。而　帝固辭。廼立　仁明爲儲貳。遂使　上皇之統。奕葉重光。福祚流于萬世。洋々乎其盛德哉。

禎曰。淳和帝固辭　先皇之禪。不得已而後登極。　上皇欲立其子爲儲貳。亦固辭。立　上皇之子以爲太子。在位僅十一年。讓位於皇太子。遷居西院。其居崇高之位。如不敢安者。又觀其辭主其子辭上尊號之類。恭謙遜退。皆發乎眞情。非敢涉

矯飾者庶幾乎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歟比之彼貪戀富貴骨肉相爭者固霄壤不啻也如承平朝善政而不敢改且其好學令太學寮學士討論紫宸殿永以爲例（天長二年始有此舉後以爲例）亦可謂盛德之事矣。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右大臣藤原冬嗣奏請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不拘以法律者績者加寵爵公卿有闕隨即擢用中納言良峰安世奏今國守古刺史也堪任者難多得請得一良

守宜令兼帶數國得自選僚屬其公廨擇播國中殷阜地并給二守祿然須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又請諸氏子孫咸入大學學業足用量才授職並制可

賴襄曰我朝之有國司猶漢之有二千石也漢宣有言與吾共治民其唯良二千石乎漢有郡有國國委之其君相非二千石所能制也如我朝一王與六十六國共治四海其任之重爲如何哉故藤原冬嗣曰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著績者以補公卿之闕良峰安世則曰國司堪任者難多得得一良守令兼帶數國擇殷阜地并給二守祿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皆有識之言非必按漢宣之故而與之暗合者矣而淳和盡嘉納之宜乎其不墜桓武中興之業也當時宰輔多出於國守皆習知民事非亦其効乎中世以後則不然公卿矜其門地下視國守而肆外之一視貪廉無所激勸已或不見其面況使人主引見之乎況擢以與己比肩乎國守者位賤官卑祿薄而任重者也任重而祿薄則易漁於民官卑

位賤則難望於君君有以勸勉優裕於法律之外然後可以責其廉而異才之士出焉否則是驅之於貪也所以中世以後貪守常多也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公卿表賀慶雲勅報不受略曰百姓寧輯風雨和調即是瑞也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繫於政事賀瑞之言後勿復奏

禎曰人主無學術而徒信禍福也於是乎人臣競獻祥瑞以驕君心君驕臣諛邪説益盛而君惑益甚未嘗不至於亂亡矣是以明主必屏言祥瑞者

今　帝以百姓輯寧。風雨和調。爲瑞而知吉凶安危之繫乎人事。可謂明達不惑者矣。史稱　帝耽經史通覽百家。苟非學術之力。何以能如此乎。

正月癸丑。天皇朝後太上天皇（淳和）於淳和院。太上皇逢迎。各於中庭拜舞。乃共昇殿云云。乙卯天皇朝先太上天皇（嵯峨）亦御淳和院。八月辛巳。天皇朝先太上天皇及太皇太后。置酒於冷泉院。上奉白玉卮。伶官奏樂極歡而罷。十月嵯峨院寢殿新成。天皇遣使奉獻以賀之。二年正月。天皇朝先太上天皇及太皇太后於嵯峨院。四月。先太上天皇不豫。中使輪轉候起居。七年二月甲戌。夜雷雨。遣中使左近衛少將橘朝臣助繼於嵯峨院。右近衛中將藤原朝臣助於淳和院。候先後太上天皇起居。（是後年年朝上皇不悉記）

嘉祥三年春正月。天皇朝太皇太后於冷泉院。奉太后命。陛下乘輦而還。初帝每朝必步。是日太后欲觀帝御輦之儀。帝固辭。太后不許。帝諮之左右。咸曰唯命是從而可也。於是帝至簾前。北面而跪。輦進帝猶且步下殿。然後乃乘之。左右皆嘆曰。至尊敬親如此。夫孝自天子以達庶人。誠哉。有淚下者。

禎曰。天皇朝　太上天皇者盛事也。而先是歷朝史不見　天皇朝　太上天皇及使人問其起居之文。其事不可考也。至于　帝有　嵯峨　淳和兩上皇。而年年朝之。又遣中使時候其起居。史必錄之而不略。嘉祥三年朝太皇太后也。太后欲觀　帝階下乘輦之儀。而　帝以爲不敬固辭之。太后不聽。而　帝猶不敢安。問之左右。而後始決其意。至簾前而跪。下殿而上輦。其恭謹謙遜。溢於辭容之間者。千歲之下使人肅然改容。嗚呼　帝孝順盛德。於　先皇有光矣。

七年夏五月。淳和上皇不豫。遺詔曰。予素不尚華飾。況擾耗人物乎。斂葬之具一切從薄。葬畢釋衰莫煩國人。葬者藏也。欲人不覩。送葬宜用夜漏。追福之事。皆須儉約云云。又曰。予聞人沒精魂歸天。而空存冢墓。鬼物憑焉。終乃爲祟。長貽後累。今宜碎骨爲粉。散之山中。中納言藤原吉野奏曰。昔宇治稚彥皇子遺教使散其骨。後世效之。然是親王之事。非帝王之所

爲我國自古不起山陵。所未聞也。山陵猶宗廟也。若無宗廟。臣子何所仰。上皇報曰。予氣力綿惙。不能論決。卿等宜奏嵯峨聖皇而受裁。癸未。上皇崩于淳和院。戊子葬之。碎御骨爲粉。散大原野西山嶺上。

禎曰。淳和上皇之遺詔薄葬。且使碎其骨以爲粉散之於地者。以爲如此而後不貽累於後人。不可謂非仁慈之心矣。然使臣子敢爲此。不可忍之事。非所以教孝道於天下也。仁明帝之葬之。奉遺詔而不敢違。以爲先皇之意不可違也。其能

順親之意則有之矣。然爲人臣子。而生則致愛敬以事之。死則敢然碎其骨。豈其情之所能忍哉。帝當上皇遺詔之日。而宜陳臣子不忍之情。以微諷之也。縱令上皇不聽。終不可爲此不忍之事。以遺例於後世。則寧違一時之命。當守萬世不易之禮。以爲法於天下也已。雖然當此時。上下滔滔。溺釋氏者久矣。釋氏死而棄其形骸。投之於水火而不復顧。使其子孫不牽情於形骸。天理人情非復所論矣。則二帝之爲此。亦不足怪也已。

六月。旱疫。下詔罪己。減服御常膳。絶左右馬寮秣穀。停作役非要者。撿出寃獄。諸國灌漑。先貧後富賑贍窮民穀藥。免畿内七道。承和二年以往調庸未進者。除東海東山山陽驛戸租。三年。詔下大雨。

禎曰。帝遇旱疫。謹隨先朝例罪己。賑恤百姓。詔下即大雨。比之彼每値灾眚。必度僧轉經。造佛像營堂塔之類。其德之廣大。爲如何哉。實惠之所施。海内莫不悦服。天地豈無感應乎哉。

九年。廢皇太子恒貞。先是阿保親王。密上書嵯峨太

皇太后。告東宮帶刀伴健岑等。謀奉太子作亂。太后使藤原良房奏之。遣兵収健岑及其黨與。太子懼請辭位。帝曰。健岑悖逆。不關太子。宜勿介懷。會上避暑冷泉院。太子從焉。適有飛書。告健岑教太子謀反事。帝遂信之。乃捕東宮僚屬。廢太子。遷之淳和院。流健岑于隱岐。坐事貶竄者數十人。太子幼岐嶷。能讀經史。頗屬文。才慧月進。深達世故。自以爲身非冢嫡。而居儲宮。二上皇晏駕之後。禍機難測。乃令春澄善繩作表。冀效太伯劉彊。以避賢路。不許。至是廢黜朝野

悲之。但馬權守橘逸勢以黨健岑被執鞫問不服改
姓非人減死流于伊豆。
青山延于曰。嵯峨帝舍其子而立　淳和帝
淳和帝亦舍其子而立　仁明帝其所爲一出於
至公而毫無私天下之心。仁明帝之立恒貞可
謂善體二帝之意者也。然而一旦聽讒逐廢太
子愧于二帝多矣。蓋恒貞之立出於　嵯峨上
皇之意。故　上皇未崩人無間之。及　上皇崩藤
原氏之徒欲立其出。逐搆陷之庸詎知健岑之反。

非讒諛之徒。媒蘖以成其罪哉。橘逸勢不服其罪。
亦足以明其誣也。而　帝竟不悟。使太子負冤。而
讒夫得志。可慨也夫。
賴襄曰。　仁明生　文德。出藤原氏。生十四而
淳和崩。又二年。嵯峨不豫。罷橘氏公右大將。以
藤原良房代之。四日而　嵯峨崩。翌日葬之。其明
伴橘之獄起。噫何其速也。據獄詞所傳。則伴橘爲
不軌矣。而不可信也。至其日二　上皇登遐。太子不
得安。則當時之情已。廢太子矣。良房者新太子之

母之兄也。故　仁明引以爲之羽翼。又納良房女
於東宮。　帝崩。　文德立之月。　清和生。生而九
月立爲太子。七年而超拜良房爲太政大臣。帶劒
上殿。其明年。　文德夭而髫齔之天子立。外祖攝
政焉。亦何速也。而後王室之事。不可復說矣。
十年七月。修嵯峨太上皇周忌齋會。有司奏曰。周忌
齋日。在七月十五日壬寅。謹按舊章。不行凶事三公
本命日猶且避之。況於聖上本命乎。（帝以寅年生）伏請上
皇忌日。易以十四日辛丑。詔公卿議之。中納言源信。

參議源弘曰。上皇遺詔勿拘俗事。然則何須拘忌。又
言送葬勿過三日。若三日內有寅日。豈可避之乎。藤
原良房曰。遺詔勿拘俗事。蓋謂鄕曲所忌碎事。非指
朝家行來舊章。乃停壬寅。取辛丑。
藤井臧曰。凶日不行吉禮。或有之。子卯不樂之類
是也。未聞吉日廢凶禮也。大抵拘於禁忌者。明主
之所不取也。漢時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明帝聞而
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爲政
之意乎。遂蠲其制。今每値主上大臣之命辰。忌行

凶事何其拘拘乎況因禁忌而輙移易　先帝祥忌之日乎尤非奉先思孝之道也抑此禁也一旦出宦官宮妾之私言而非歴代率由之舊章源信及弘之言固當矣良房以爲是朝家傳來之良規識見之卑陋可知矣

巖垣松苗曰忌日即終身之喪也而避本命易忌日詔詖之言獲罪名教不小矣如信弘二公可謂知禮信道者也

嘉祥三年夏四月文德天皇即位冬十一月立惟仁

親王爲皇太子

永井定宗曰親王生而僅九月立爲太子當此時惟喬既四歳固宜立矣而立惟仁者以其爲攝政良房之外孫故也　天皇雖欲立惟喬豈能得乎而釋師錬謂二皇子爭儲位　帝令鬪藝勝者得位乃賭競馬相撲惟喬有力士名虎惟仁有力士善雄名虎膂力甚強惟仁使僧惠亮祈善雄乃得勝於是惟仁立爲儲貳行長之記亦載此事然名虎之死已在惟仁未生之前則其虚誕可知惟是浮屠夸說其祈驗而後人吠虛傳訛耳豈足信也哉

禎曰良房以外戚攝政威權甚重　天皇立太子有不出於其意者焉　文德崩　清和以幼沖繼大位權全歸外祖藤氏專權皇威漸衰其勢既見於此矣

藤原高房魁梧多力性無拘忌　天長中任美濃介威恩並施盜賊不入境部內有古塘決壞不可蓄水相傳有神祀觸者死高房曰苟利於民死而不悔率土

人築治大便灌漑民被其利又席田郡有妖巫一邑皆其徒誑惑吏民者數十年高房悉逮捕之國内清寧歴任備後肥後越前三國皆著治績

禎曰大凡人不學則昧義理於鬼神幽冥之際尤不能無惑也平視僧徒因以禍福利害之說蠱其心雖高才之士爲之惑往往貽害於國家者有之矣如高房之追捕妖巫與西門豹之事略相類斷然不惑乎世俗神鬼之說非明達之士其能如此哉宜所在皆著政績嗚呼爲人上者如何可無義

理之學耶。

文德天皇天安元年二月改元。因賜爵養老賑窮民表節義。詔曰。赦先聖所禁。數赦則害政云云

禎曰。古人有言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本邦自釋教盛行。以赦罪爲美事。聖武孝謙數大赦天下。無歲無之也。自此之後。歷朝相襲。有事則大赦。蓋其意以爲恩逮有罪。仁政之大者也。吁嗟是似仁而非仁。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帝以數赦爲政

之害。其見卓矣。

清和天皇貞觀四年春。地數震。夏四月大雨。詔使參議以上論政事得失。右大臣藤原良相。表薦辨官及諸國司。有循良名者。及明經秀才。得試及第者。及九諸僧綱。曾經八省講師。通熟世諦者。同上意見。伊豫守豐前王奏。諸王給服。徒費無紀極。請以見在爲額不聽。過數奏可。

藤井臧曰。大臣所以報國。莫先於薦賢。設非得賢才。國其有善治哉。藤公無懈于此。最爲得大臣之體。其所薦之數人。其賢亦可知矣。

穎襄曰。自清和立。外祖攝政以來。每歲霖雨地震。九年之間。日十二食。所以致之。不待識者而知也。至此詔朝臣論政事。而藤原良相。又表薦外官及諸生。下及僧綱。可謂廣開言路矣。而纔得伊豫守一言。所言裁減諸王支給而已。噫當時天下之弊事。舍此無可言乎。王室之運日消。外家之勢日長。如漢之爵五侯。黃霧四塞之時也。使一言及此饒不能救。猶足警戚黨之心矣。乃助之爲虐何哉。

豐前王非亦係宗籍者乎。推其所爲。心不過以此媚藤氏。以冀昇進耳。雖然當時皆知求言之爲虛文。其所言非切要之事。故史無所載。獨載此言者。蓋外家得此喜。以爲剪削宗室之資耳。

六年春二月。帝幸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之第。良房命工奏樂。使文人賦詩。又使山城守紀今守率郡司百姓。爲耕耘之事。使帝觀之。以知農事之勞。

一永井定宗曰。食惟民所天。農惟爲政本。故人君克知稼穡之勞。而後可以崇儉戒奢。省賦薄稅。而天

下蒙撫育之化矣不然則長富貴恣奢侈國用不足而海内衰耗自古而皆然也今　帝踐祚於襁褓之内不識民事之艱故良房行耕田之禮使　帝知農事欲　帝之不流奢侈也是則周公恐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作書以戒之之意也可不謂良相哉

八年春三月應天門火延燒棲鳳翔鸞二樓初大納言伴善男與左大臣源信有隙至是善男與子中庸等燒應天門誣信所爲右大臣藤原良相欲案信擒

政良房爲奏直其誣既而事發覺使參議南淵年名藤原良繩鞫善男拘中庸於左衛門府論讞善男中庸及同謀者紀豐城等當斬詔減死一等流善男于伊豆中庸于隱岐豐城于安房豐城兄夏井亦連坐配于土佐

禎曰聖王之政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若夫罪及三族暴秦之苛政何足法焉如紀夏井爲吏循良政績夙著縱有罪亦當宥之以風勵吏治也而今連坐于其弟之事無罪而流竄不亦可憫乎當是時良房相　帝而爲政其失典刑亦甚矣

紀夏井初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及任滿百姓相率詣闕請留更留二年黎庶殷富郡邑作義倉四十餘及去贈遺甚多一無所受後守於肥後坐於其弟豐城之事論於土佐及去肥後吏民遮路號哭如喪父母途過讃岐男女老幼相迎道路數十里之間哭聲不斷及至土佐山澤所在采藥救民多得效驗

禎曰夏井之治郡國多造義倉以濟民窮約又其

清潔介廉贈遺一無所受皆可以爲後世治民者之法矣宜民之愛之如慕父母也如其居母喪三年哀毀過禮最見其至性矣

十六年十月太政官奏沙彌教豐善福於丹波國船井郡率濫僧四十餘人殺勸學院使日奉全吉支解其體行火燒民屋二十家燒殺一女下刑部省令覆案並當斬刑石見國人若枚部豐見鬪毆殺人當絞刑勅宜減死一等並處流

禎曰當此時朝廷篤信佛教政尚慈惠弘仁以降

不斷死刑久矣。律殺人者死。是以每有殺人者。刑官擬罪。則勅旨必宥之。減一等以處流。今教豐善福等。姦暴如此。然尚寬宥之。慈則慈矣。其如典刑何。無罪者則死。有罪者生。何慈於有罪者。而不慈於無罪者耶。且聖王之政。戮一人而懲千萬人。刑法明而民不犯罪。於是乎仁慈之所被者廣矣。今罪之至重者。枉從寬典。何以懲不軌哉。數世之後。輦轂下。盜賊横行。白日殺人。南都北嶺之僧徒暴戾横肆。朝廷不能制。其漸無乃啓於此乎。

十八年冬十一月。帝傳位於皇太子。帝性寬明仁恕。好讀書傳。鷹犬之娯。未嘗留意。後世言治者。咸稱貞觀。帝尤深信佛法。既遜位。居清和院。常御菜蔬。遂斷聲色。後落髪。歷覽名山古寺。還御丹波水尾山寺。其後不復御酒酢鹽豉。苦修備至。元慶四年。崩于圓覺寺。

史論曰。自佛法入我邦。無貴賤賢不肖。皆一鼓而牢籠之。天下靡然習以爲常。屈萬乘之尊。歸依三寶。列朝比比。莫不皆然。而 帝好之尤篤。齡未至三十。遜去天位。授大器於幼沖之主。而不顧其果能負荷乎否。政刑之柄。一委之於藤氏。抖擻勤苦。而高遺世之志。三日一齋。泊然枯槁。古今人主之奉佛。未有如 帝精練薰修者。貞觀之政。世之所稱。而藤氏之權。自此而盛。蓋亦有所從來矣。

青山延于曰。甚哉浮屠氏之爲禍也。 帝以天子之尊。身爲沙門之行。春秋未盛。至去位而不顧。其後 宇多花山。脫屣萬乘。捨身佛寺。未必不由 帝之作俑也。蓋 帝之崇信釋氏。同軌梁武。幸而

實祚未衰。金甌無缺。終免梁武之禍。然貞觀以後。外戚顓政。權柄下移。皇室不振。職之由。安知承平之亂。不胚胎于此哉。

光孝天皇初爲親王。渤海使王文矩。見其在諸王中。竊告人曰。此皇子有至貴之相。必登大位。又有宗直者。給事於潛邸之時。其兄仲直善相。戒之曰。皇子貴不可言。汝善事之。陽成帝年稍長。狂暴日甚。太政大臣藤原基經。欲行廢立。求宗室宜立者。諳諸皇子。見之。諸皇子皆裝飾見之。獨親王坐敝簾中。莚席毀壞。

見基經容止自若。基經服其度量。又嘗見親王於大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度。至是請陽成帝遜位。基經與群臣定策。迎親王立之。

史論曰。荀況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也。王文矩及仲直之相 帝於龍潛之日。可謂奇中矣。然不如攝政基經察見 帝於大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量。故排衆議而立之。其擇術之精者乎。帝及踐大位。雖有志於正軌度。擧廢典而以庶孽爲基經所推戴。故畏憚之。過於負託。竟不能正剛

健之德。而臨馭不久。庶績猶有不能溥洽者。惜哉。

仁和三年。宇多天皇即位。詔萬機巨細。皆關白於太政大臣基經。基經懇乞歸政。不許。詔曰。社稷之臣。非朕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任。左大辨橘廣相所草也。或告基經曰。公豈罷政乎。阿衡位高而不預事。基經曰。然則吾閑人而已。命放廄馬。四年春二月。賜關白基經封戶准三后。基經奏曰。前詔曰。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任。臣不知阿衡之任。心竊持疑。近聞博士議。阿衡無職掌。苟無職事。則崇高可知。以臣擬之。非所克堪。然居無職掌之地。固臣之素志也。帝大驚。勅諭曰。太政大臣援立先帝。保護朕躬。功大德高。不媿伊霍。去年下詔。關白萬機。而堅執閒退之志。夫歷代明王。猶藉宰輔翊朕小子。輔導是賴。而廣相草詔。殊失本意。朕欲庶政必先諮稟于公。而垂拱仰成。基經乃奉詔。

林恕曰。忠仁公之輔主。昭宣公之廢立。可謂社稷之臣。譬諸伊霍。亦不可過乎。然世權之久。王道之陵夷。兆於此。則不免營私家之罪哉。

禎曰。昭宣公歷事四朝。在職績略。以才望稱。 陽成帝狂暴。公廢之。擇齒德而立 光孝帝。世稱其功。以比之伊霍。然今察其心迹。猶是不免貪權。固寵之意。如之何得比之伊霍哉。爲人臣而懷私以事其上。要君以威權。其罪不亦大乎。

寛平八年冬十月。太宰府奏。卿雲見。公卿表賀。以爲政和德至之報。詔曰。朕即位九載。水旱疫癘。兵與盜起。政和德至之言。可以偷置齒牙乎。君臣一體也。朕恥。卿等亦可恥。勿爲虚賀。

禎曰。明者自視明。是以不爲人所昏。庸人自視昏。是以多爲人惑。帝以頻年水旱疫癘兵興盜起。知政和德至之言爲可恥。可謂自視明矣。是以能屏卿雲之賀。而不惑於佞諛之言也。唯其自視明。是以其觀人亦明矣。故能擇賢而貽後嗣。寛平遺誡曰。右大將菅原朝臣。鴻儒也。又深達政事。朕選爲博士。多受諫正。仍不次登用云云。非獨朕之忠臣。新君之功臣也。其功不可忘云云。亦能諄諄垂訓誡以示後嗣。非明主而能然乎哉。

九年。天皇禪位于皇太子。自著書。歷舉臣庶賢否。國

家得失。以爲訓誡。其略曰。明賞罰。莫惑愛憎。愼喜怒。莫形于色。莫用婦言。莫舉小人。訪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

禎曰。寛平遺誡數語。皆得爲治之要。可以爲後世人主之規範矣。

宇多天皇。一歲禁殺生。而次年又有放鷹之遊。菅原道眞。從容言於帝曰。今年鳥獸犯何辜乎。帝慙而罷。醍醐天皇。數幸神泉苑。宴于乾臨閣。道眞諫之。帝遂止。

藤井藏曰。伯益告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訓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遊于田。程子曰。聖莫聖於舜。而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由是觀之。雖舜不可不誡。況成王乎。況宇多醍醐帝乎。韙哉。菅公之箴其逸遊也。

醍醐帝時。風俗趨奢侈。衣服競華麗。帝患之。爲立制限。而犯禁者衆。左大臣藤原時平與帝密謀。自著鮮

服。侍側。帝佯怒。召職事曰。朕近禁奢侈。而左大臣身長百僚。首敗國禁。大臣舉動。豈宜如此。因勅歸家。時平惶懼。屏去隨身。徒步歸私第。閉門謝客。月餘被宥。自是奢風頓改。

史論曰。醍醐帝禁奢侈。不由其道。而與時平密謀。用術以止之。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一爲不誠。則明有所蔽。邪正何能辨乎。他日時平陷道眞之術。宜其售也。

昌泰三年冬十月。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上明年辛酉

華命議。時右大臣菅原道眞權勢甚盛。清行勸之退避。道眞不納。乃以書貽之曰。伏惟明年辛酉。運當變革。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爲誰人。引弩射市。薄命者亦當中之。天數幽微。難以推察。人間云爲。足知亮。惟閣下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華。除吉備公外。無復與比。伏冀知其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烟霞。藏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見。不亦美乎。道眞不從。遂遭貶謫。

青山延于曰。貞觀以後。藤原氏顓權。而天子拱默受制。紀綱陵遲。宇多帝英明。有見于此。登用菅原道眞。委以大政。欲以收外戚之權。而張王室之勢矣。然帝一旦去位。而道眞亦以讒去。藤原氏之權滋盛。而不可復收矣。由此觀之。道眞之去就。實係國家之興衰。豈得以一身之故去位哉。蓋道眞之於君也。盡誠竭節。死而後已。不爾。螳螂奮臂。黃雀張口。伺隙其後。道眞豈不之知哉。然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受禍而不辭。斯其所以爲忠也。而論者。譏其不去位。以爲闇事機。非至論也。

禎曰。菅公三上表。辭右大臣。今讀其文。其慮鬼瞰之禍。銷骨之毀。亦已深矣。而帝不許。於是乎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雖有善博士之告戒。不復納用。其甘心讒口。受禍而弗辭。亦可知矣。

延喜三年春二月。太宰權帥前右大臣菅原道眞薨于筑紫。道眞在筑紫三年。閉門不出。一室託文墨自遣。雖謫居無憀。未嘗忘忠愛之意。一日遇重陽。賦詩曰。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聞者莫不感歎。

巖垣彥明曰。世傳菅公遠竄。實非其罪。公不勝憤惋。及薨爲雷霹靂皇宮。余謂此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不可信者也。夫驕泰怨尤者。小人之常情已。菅公決不然矣。凡事君者。致身竭忠。固其分也。以寵辱易操。庸人猶或不忍爲。而況賢者乎。蓋公在宇多朝也。以命世之才。得聖主之遇。位至三台。職兼文武。大臣之榮既極矣。而公益肅恭。未嘗有以專權聞也。及醍醐即位。讒人乘間。熒惑主聽。遂致廢黜。時命適然。然公學究天人。識明窮通。何怨

尤之有。余嘗讀公在西海所作詩。深致尊君之意。絶無怫鬱之言。足以徴寵辱不易操也。余故曰菅公決不然矣。其謂憤惋訴天者。無乃以小人腹量君子心乎。若夫風雷水火之變。則天或警戒朝廷已。菅公何預焉。

禎日。世人憫菅公之無罪。而惡時平菅根等之讒構也。於是乎誇譎怪說。紛紛乎興。一時浮説。固不足信。然亦可以見公之德業能服人心之一端矣。

十四年。詔公卿言事。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封事條

陳便宜十二。肅祭祀。禁奢侈。抑兼并。勵學生。省舞妓。愼刑獄。均祿賜。擇牧宰。程課役。嚴邊備。汰僧徒。修津泊。其上表。大略曰。我邦上古。上仁下忠。租稅薄。風俗厚。時漸澆漓。賦斂年增。戶口日減。欽明帝之世。佛法初傳。推古帝以後稍盛。崇尚成風。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競捨資產。以營佛圖。至不造寺塔者。人莫齒遇焉。降及天平。多創大寺。莊嚴盡美。遂使七道國建二佛寺。名曰國分寺。廢民田糜公稅。桓武帝遷都者再。土木繁興。賦役大重。仁明帝即位。尤好奢靡。房幃麗美。宴樂歎淫。府帑空竭。徴求無藝。貞觀中。應天門及太極殿並災。修復帯年。費亦夥矣。當今之時。國家之經入。非徃昔十分之一也。寛平中。臣為備中守。管內有邇麻呂鄉。按風土記。皇極帝時。出勝兵二萬。至天平中。課丁纔有千九百餘。臣到任時。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耳。今訪諸彼地官吏。則曰無有一丁。衰弊之速如此。一鄉可以知天下也。其禁奢侈略曰。先聖王之御世也。崇節儉禁奢盈。今百官嬪御及權貴子弟。服食之奢。賓客之費。日以侈靡。製一領之衣。破

終身之產。設一朝之饌。盡數年之資。若不禁之。恐損聖化。伏望隨人品列。定衣食之制。命檢非違使糺之。然上常敗之則下必效之。若上守法則源澄而流自清。其勵學生略曰。治國之道。得賢為先。得賢之方。學校為本。是以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教德義習經藝。伏考本邦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天平時。令學生四百人習經史。給越前山城河內之田。一百八十餘町。以充生徒食料。又常陸丹後之稻。一千八百四十束。充寮中雜用生徒口味。今所闕多。請依舊復

之其慎刑獄略曰聖王之政刑法爲大昔皐陶以大賢爲理官帝舜猶誡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然則疑獄之斷古今所難伏望依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通法律者任之使之相共議然後奏聞其汰僧徒略曰諸寺得度一年或及二三百人半是邪濫之輩也又逃課役通租調者私自落髮積年漸多天下三分之二是禿頭而形似沙門心如屠兒況又聚爲群盜竊鑄錢貨伏望追捕彼僧悉令返進度牒還附本役其他數條皆切時政

藤井臧曰清行所奏皆良深切矣而於奢侈刑憲二者則從之與否今不得知也至於加學生之食料禁僧徒之濫惡則不見聽明矣何以知之學校之廢僧兵之亂皆此後滋甚焉且緇侶廢已業專力兵術怒則逼於禁闕抗於武門悖逆爭鬪靡所不至至使　承保帝曰朕之不能制者鴨水之漲山僧之暴耳南都北嶺三井根來乃其巢臼也若早圖而壞其巢臼奪其兵器教之導之以還良民何以貽禍於後世惜哉封事之不見取也

青山延于曰弘仁以來名公鉅卿上疏言時務者不知凡幾然剴切痛快未有若清行封事者眞可謂經世有用之才矣使　帝盡用其言延喜之治豈特止此哉夫以清行之才遇　帝而猶不得盡其蘊況叔世之士事庸主而欲展其才用不亦難乎

賴襄曰清行此時年已七十矣而位不過四位官不過儒門常格既而纔得參議未幾而歿嗚呼此人也而不知用則延喜之政亦非空名無實者邪

向使寬平不早去位與菅公并用焉以盡其才則可以收興復之實效矣吾不獨爲此人惜爲王家惜也

禎曰自藤氏專權搢紳貴門地菅公超選既爲藤氏所忌不能終其大用焉自此之後公卿世官雖有俊才異能之士不得復超遷清行之不能用於時蓋亦爲此故也

醍醐天皇慈仁愛民寒夜親脱御衣以想察民間凍餒又每見群臣假以顏色嘗曰持己嚴恪人難盡言

故朕常温顏色以待諫者

史論曰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胄建無窮之基賢君良主踵武而興特舉延喜之治爲中世之稱首然世徒知寒夜脫御衣之爲君德而不知假辭色以求盡言之尤爲盛德此致治之本也當是時材能之臣布列朝廷 帝能屈已咨詢容納讜言制作禮度煥乎其有文章格式之設天下至今賴之

青山延于曰天下之患莫甚於壅蔽蓋人君居廣

廈之下帷帳之內所視不過垣墻而所與居者非婦人女子則奄豎頑童而已而左右前後亦莫非佞諛之徒人君日與之共居狃逢迎承順而不聞君子之讜言適聽逆耳之言艴然以怒不以爲狂則以爲愚故下有姦臣而弗知百姓怨嗟而弗聞老臣專政胥吏弄權威福之柄下移而弗悟釀亂胎禍而恬然以爲天下又安萬世無虞而不知危亡之憂已逼旦夕此古今壅蔽之常患也賢君知其然故親忠直而遠佞諛開言路而決壅蔽所與居者莫非謇諤匡弼之臣聽以天下之耳視以天下之目故能持盈而不溢居高而不危此其所以長保富貴而社稷鞏固無土崩之患也 帝初雖聽讒邪之言而逐忠臣後深自懲○開言路進忠直虛己受諫謇諤之言惟恐不聞此延喜之治所以爲後世之稱首也後之人君苟以 帝爲師安有壅蔽之患哉

延長元年春三月皇太子保明薨夏四月立太子之子慶賴爲皇太子三年夏皇太子慶賴薨冬立皇子

寛明爲皇太子故太子保明同母弟也

賴襄曰 帝自貶菅原相公而藤原氏之勢倍盛其立國儲舍長子克明而立保明以其爲基經外孫時平外姪焉爾猶之可也及保明夭更立其子其子亦殤而立其同母弟 帝多皇子當是時言其長則有代明言其賢則有重明有兼明皆舍不立而必立相家所出何也非憚之哉是所謂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時平既沒又以其弟忠平執政託以八歲太子以臨制如彼之天下如之何其不亂

也。延喜之時稱太平數舉宴樂召集文士歌頌贊起。而水旱疾疫民不聊生盜賊充斥閭里雖有經理之政徒行於邇而不周於遠也天慶之亂蓋已釀於延喜之朝矣。

禎曰古之言治者必稱貞觀延喜當是時文華有餘。而仁慈之澤厚矣。此其所以稱盛治也。雖然剛武不足。而乾德有闕紀綱漸弛而威福下移。此其所以朝廷漸趨衰亂也。

國史纂論卷之三終

國史纂論卷之四

長門　山縣禎　編

朱雀天皇天慶二年冬、平將門反、陷下野上野、略武藏相摸、建都下總猨嶋、僭號稱新皇。三年春正月、以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討之。官軍未至、常陸掾平貞盛率兵偵將門之不意、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共襲之。將門倉黄出距、大敗。貞盛秀鄉乘勝攻之。將門單騎突陣、貞盛射而斃之、傳首京師、黨與皆伏誅。秀鄉以功叙從四位下、貞盛叙從五位下。初貞

盛嘗詣吏部王名敦實會將門過其門、從騎甚盛。貞盛入謂王曰、憾臣少從者、不克殺此豎、遺他日國家患。及忠文來討、請朝率其家衆與秀鄉戮力攻之、遂誅將門。初將門之反、秀鄉欲與之往候之、將門方梳髮、遽喜出迎、髮不遑理、既而饌至、對食、將門下箸、飯迸落汚袴、輒自拂拭。秀鄉大失望、以爲輕躁無量、不足濟大事、遂從貞盛共討將門。

禎曰、貞盛秀鄉共討將門而有功、朝廷同賞其功、世並稱其忠勇、而無甲乙。然察其心、則有黑白之分矣。貞盛察將門有覬覦之心、欲誅之以除害之志非一日、是以將門之反也、先官軍而襲其虛、是以速成其功矣。秀鄉則初欲與將門之反、及其觀將門輕率、不足與濟事、而後去從貞盛。是見勢以爲進退者、而非變逆以歸正者也。儻使將門足與濟事、則秀鄉亦必與之倶反。是固逆賊已、如之何得與貞盛同以忠勇並稱哉。

又曰、余後讀東鑑、則曰、初將門之反、秀鄉陽請爲門客、以候其動靜焉。將門大喜、髮不遑理、匆卒出

見之。秀鄉見其輕躁無量、而知其必敗也、因討之、而速成其功、果若所察也。則秀鄉亦非與叛者也。以其誅將門之功、著於當時、傳於後世、與貞盛並稱而無甲乙。觀之則東鑑之說亦或得其實歟。

帝之爲政、專尚寛仁、議者以爲過寛。藤原忠平嘗從容言及之。帝曰、朕聞之先帝、公之先人嘗曰、政如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絶。朕若嚴急、下民何堪。

史論曰、暨乎　帝世、長鯨短狐、東西煽亂、擅車四馳、而民不聊生。　帝之寛裕温厚、足以維持人心、

而反有烽燧之虞。天將生蟊賊以警人主乎。抑上下偷安政教廢弛之所致歟。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有國家者。可不正綱紀而振頽俗乎。

禎曰。皐陶稱舜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君道尙寬固矣。然寬之失或縱。於是亦不可不濟之以嚴也。泰平之久。人情縱肆。庶事易廢弛焉。故易大有之九五曰。威如吉。人君用威嚴。使人畏懼戒備。而後可以永保吉也。故子產亦曰。濟寬以猛。蓋人君爲政。寬猛相濟。恩

威並施。而後可以圖治於永久也。若寬之過。而至縱肆。則亦不可不戒矣。先是。　列朝相承。寬仁爲政。人情狃安。事漸縱肆。殆將崩衰頽之機矣。當此時。宜正綱紀。嚴法制。以振頽俗也。而　帝專以寬仁爲尙者。恐非得時中者矣。

村上天皇天曆三年。使大江朝綱。橘直幹。菅原文時。大江維時等。選古今詩。命小野道風書之屛風。巨勢公忠畫其像。

五年。置和歌所。以左近衛少將藤原伊尹爲別當。命源順。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紀時文。坂上望城等。撰和歌集。

天德四年春三月。御清涼殿。鬪歌。謂之歌合。禁中歌合始此。

應和二年。帝幸朱雀院。召文臣四十人。獻詩親試。

帝嘗遊冷泉院。以花光水上浮爲題。命菅原文時作序。及乘輿將還。漸成獻之。帝使藤原雅材讀之。停駕聞之。序中有誰謂水無心。濃艷臨兮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兮影動脣之句。帝大感賞。再開盛宴。以到天明。

禎曰。帝深好詩歌。常玩心於翰墨風月之間。搢紳承化。競事辭藻。詞藝之盛。前古莫及也。雖然文過之弊。常易柔懦。上柔下慢。於是乎暴民作矣。及　帝世。而皇居官府。連罹災。輦轂下。盜賊橫行。戴入禁內。放火宮闕。而莫之能制。時俗之柔懦。政事之寬縱。亦可想也。中古之盛治。雖以延喜天曆爲稱首。然文柔之政。豈得無兆衰頽之機哉。大抵昇平之久。俗日趨文華。文華之弊。流衰弱。於是乎上

威衰而權下移。亂亡至矣。蓋亂亡之機。既兆盛治之時。其端固非一。有國家者。可不常恐懼脩省制治於未亂。圖存於未亡耶。

天德元年春。設内宴。命群臣賦詩。帝作先成。頗自負。及菅原文時詩成。帝以爲絶唱。因命文時評其優劣。文時曰。聖製固優。帝強問文時。曰。臣作實上。聖製一等。乃逃。帝益歎賞。

青山延于曰。帝王之學。本諸躬行。而措諸國家。此教化之所以行。而治道之所以盛也。後世帝王。徒

事文辭之末技。而脩身正心之學。置而不講。此教化之所以不行。而治道之所以衰也　帝以英邁之資。留意文學。其施設亦有可觀者。然其所好不出於絺章繪句。風雲月露之外。至乃與文人才子競優劣較短長。其累帝德也。不亦大乎。

是歳冬。右少辨菅原文時。上封事。其一請禁奢侈。略曰。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今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貧富同寛其製。官途締交之設。窮海陸而盡珍。私門求媚之饋。剪綾羅而襯器。富者傾産業。貧者失家資。傳曰。上之所爲。人之所歸。呉王好劍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餓與瘢是人之所惡。然尚如是。朝廷實能惡奢好儉。天下誰不從其所好。其二請停賣官。略曰。量能授官。官乃理。擇材任職。職乃脩。若不量而授。不擇而任。則謂之謬妄。方今任授之道。非不正。黜陟之規。非不明。然時有以財官人。以爲助國用。於是功勞之臣自退。聚斂之輩爭進。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孝明不許。而賜錢十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何耶。

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逮桓靈開邸賣官。皇綱遂紊。王業乃衰。歷訪漢家之典。略考皇朝之記。未有賣官而敦俗。鬻職而安民者矣。若憂國用。每事必行儉約。儉約能行。貨財何乏。利欲之情自減。正廉之路漸開。其三請不廢鴻臚館。懷遠人。勵文士。略曰。鴻臚館者。爲外賓所置也。頃年所司不能修造。漸將荒廢。若使歸化之國。慕德之人。聞之。或謂君恩薄。或謂國用乏。加之故事。蕃客朝時。饗之餞之。必使賓主闘筆。因茲詞人才士。必期對蕃漢。競文藻。夫文章經國。

之太業不朽之盛事也。伏望深圖遠慮。勿廢此館。然則遐方不離心。文士無倦業。

藤井臧曰。清行文時封事。並以禁奢侈爲第一策。而文時所説。殊覺切實。請停賣官論中。引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之事。曰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亦説得好。至於請修鴻臚館。則爲詞人文士謀者居多。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以此觀之。則文時請修鴻臚。不如清行請給大學生徒之食料也。二子之學。異同可見。

永井定宗曰。古之治國家者。量入以爲出。故取之有藝。用之有節。人君若驕侈。不量出納之數。取之不以其道。用之無節。則財用常不足。於是乎横斂暴賦方起。細民饑寒。至售妻鬻子矣。故人主立政之本。在禁侈節用也。宜哉文時之封事。以禁奢侈爲第一策。唯惜　帝之不能納用矣。

康保四年夏五月。冷泉帝村上帝第二子即位。九月立皇弟守平親王村上帝第五子爲皇太弟。初帝在東宮多病。村上帝憂之。欲立爲平親王村上帝第三子爲嗣。然以其婚源氏。憚藤原氏而不果立。及將崩。謂左大臣藤原實頼曰。朕欲立爲平。然勢不得立。卿意必有守平也。至是實頼遂援立之。

青山延于曰。甚矣外戚之盛也。爲平村上之所鍾愛。而　圓融之兄也。兄弟之序宜立。而藤原實頼以其婚源氏忌之。遂立　圓融。以　帝之英明。尚爲權戚所掣肘。況庸昏之主。欲不爲之所制。豈可得乎。

禎曰。藤原氏之意。欲子爲后。孫爲天子。而躬爲外祖。以專威福。世世以此意相承。使天下之權柄。全在其手矣。天子不能少有所違拂。束手而聽從而已。然猶守名分。未敢顯然逆其迹焉。君子若誅其心。則豈能免爲逆節哉。

安和元年。詔以村上帝忌月。廢五月五日節。

青山延于曰。禮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

其私也。故忌日廢朝徹樂。所以重追遠愼終之意
也。未聞以忌月廢朝者。自　孝謙帝以　聖武帝
忌月廢　端午節。淳和帝又以太后忌月廢之。
村上帝又以　醍醐帝忌月廢重陽節。帝又
廢端午節。夫　文武帝始置七節。以爲行禮講武
之日。非若踏歌曲宴。一時遊戲之比。不宜以忌月
廢之。而歷世因循不革。此失禮之大者也。
禎曰。古者有忌日。而無忌月。其有忌月者。出於後
世俗論也。唐王方慶曰。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
益無理。據蓋禮文之所不載。固不足取焉。而朝廷
以此廢禮節。豈可乎。

冷泉帝在位三年。安和二年秋八月。傳位皇太弟　圓融
帝。至三條帝寬弘八年而崩。稱冷泉院。
禎曰。　宇多帝以降。天子崩不上謚。　冷泉帝以
後。不復稱天皇。以院稱之。而名號輕。及藤原兼家
號法興院。人臣院號。亦始于此。至於後世。不復知
院號之爲尊。士庶混淆稱之也。夫天皇名號之尊。
雖攝關公卿。孰敢犯之。而況士庶乎。故名號正。而
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君子不敢以名與器假人。
禮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愼乎。今名號輕。而
下易僭踰。皇室衰替之漸。是亦足觀其一端矣
藤原兼通與其弟兼家不協。兼通長女媓子爲圓融
帝女御。既而立爲皇后。時兼家長女超子。爲上皇冷泉
女御。又欲使次女詮子侍帝。兼通忿然曰。我女既爲
中宮。而彼又欲進其女乎。由是構隙滋甚。及超子生
皇子。兼通益不悅。白帝曰。兼家奉院皇子。僥倖非冀。
恐不利於陛下。宜先事擯斥之。右大臣藤原賴忠。與

兼通善。兼通欲薦之代己。乃使左大臣源兼明。解職
以賴忠任之。及病革。門者通曰。公弟大將來。扶起而
待。兼家過其門而不入。直朝參。兼通大怒。力疾詣朝。
時兼家以爲兼通已死。欲速奏代之。既在上前。見兼
通愕避。兼通聲色甚惡。乃奏曰。臣今將終。願一行除
目。請以賴忠爲關白代兼通。奪兼家官。以從弟濟時代
之。奏畢。便歸第而薨。
史論曰。戚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
然之勢也。兼通忘友于之誼。與兼家相軋。欲使賴

忠爲關白因奪源兼明之左相處閑散之地而授大將於濟時若探囊中物此與唐盧從史得昭義節度使何異但從史猶有中使傳旨而兼通則直授之而無所顧主上拱默聽其所爲群從子弟皆以榮達貴顯爲賢而材能操履無所稱道奔競之風傷化壞俗可勝浩歎哉

禎曰甚矣哉兼通兄弟之營私也終身之所汲汲唯不過貪一己之富貴權寵君臣之義親親之道蕩然掃地悲哉

永觀二年秋八月華山帝即位冬十二月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夫人主者以納諫爲先人臣者以進讜言爲任廣德之戒樓船終就其安朱雲之折殿檻永令無理國之將興也上下聚唇國之將廢也道路以目至如忘家爲國面折尸諫者是朕之所願也叔向有言太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靜而思之誠哉斯言宜令公卿大夫及京官諸國五位以上秀才明經課試及第名爲儒士者各上封事匡朕不逮

永井定宗曰人君欲以一人之目見天下之廣以一人之耳聽萬物之衆雖聖智之君不能也況於庸主乎宜哉　帝即位之初使群臣獻封事以陳天下之情可謂知爲君之道矣或曰　帝廣問天下欲隨民情而爲治似知君道然未幾淫女色爲一婦人忘神器之重是知治道而不行治道者也夫知而不行猶不知也曰然如此則　帝非無過也然按舊史　帝歳僅十七以天下之秀色傾之豈得不爲之惑乎群卿諫之於其始而戒履霜之漸則不使　帝至如斯之甚矣惜哉朝廷之無諫臣也

青山延于曰英傑之主廣求讜言務決壅蔽故言路日開賢才日進昏庸之主聰明自恃惡聞其過故言路日塞姦邪日進此治亂之所由分也　冷泉以後皇室陵遲政歸后族天子唯垂拱仰成而已自非英傑之主不能剛決果斷抑其權勢而收其威柄　華山踐祚初首求讜言庶幾有爲然是時權戚伺間逞其欺詐剛明之主猶莫能爲況於

庸主乎求言之詔竟爲文具惜哉

論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厲精求治者多矣。及在位漸久而情勝欲肆漸生怠惰。是以克其終者鮮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其然乎。

寛和二年六月。帝遜位入華山寺。落髮爲僧。初帝即位。藤原義懷。以外舅之親。干預朝政。藤原兼家疾之。欲令帝早讓位其子。道兼探知其意。多方爲計。會帝寵姫忯子亡。弘徽殿女御 帝悼念不已。頗有厭棄塵累之心。道兼與僧嚴久。閒説佛經。勸去位。帝遂決意。夜與

道兼潛出宮。時月色方明。帝少猶豫。道兼趣曰。剱璽已奉東宮。即一條帝。其母詮子。兼家女。 事不可復止。既而有雲翳月。帝曰。我願成。乃至華山元慶寺。義懷及藤原惟成追至。披剃爲僧。道兼紿帝曰。暫歸辭父母。乃去不來。帝始悟爲其所賣。帝性有巧思。宮室器翫。創意出奇。又好和歌。親撰拾遺集。

史論曰。兼家所冀望者。女爲后妃。身爲外祖。圖富貴。以怙權寵而已。生民榮悴。國家休戚。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故子孫皆效其所爲。而道隆道兼最有甚焉。道兼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繩以誅心之法。則大於逐君之罪。天壤之間其能容乎。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留意書畫翫好。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徽宗之好書畫。元順帝之製作器翫。刱意出奇。可謂才藝絶倫。而至社稷顛覆國家爲墟。莫之悟也。帝天資絶巧。才調有餘。而不知爲姦邪所賣。書曰。翫物喪志。蓋帝之捨身雖惑溺使然。亦由喪志故也。可不戒哉。

永延二年。攝政藤原兼家。營二條京極第成。大宴朝

臣。東宮大進源頼光。贈馬三十匹。以須賓客宴集之盛。前此所未有。

頼襄曰。攝政兼家之落其第也。大宴朝臣。源頼光贈馬三十匹。以須賓客。世傳以爲宴集盛事。夫頼光時爲東宮大進。其職小也。其祿薄也。而有馬三十匹何哉。使當時公卿有憂天下國家者。可不加之意乎。蓋公卿大夫。以怙熙爲務。褕衣甘食。漁色闘歌。而捕盜討賊之事。委之武臣世官者。曰。是賤事耳。而不省地方兵馬之冨。漸歸其手。他日平治

建久之勢。隱然已胚胎於此。

一條帝。寬弘三年夏四月。客星見南方。五月。修仁王百講於大極殿。讀經大内七日。四年夏六月。有大流星。七月修仁王會。禳星變。

青山延于曰。災異者天之所以警戒人君。古之明君。莫不恐懼脩省。以荅天譴。故災異自消。而君德加修焉。堯以洪水。而聖湯以大旱。而王。太戊以桑穀而昌。高宗以呴雉。而興。後世人君。不知責諸身反諸己。祈禳禱禬。以冀苟免。所以不變頻見。而君

德愈亂也。帝之在位也。三日並見。大風洪水。無歲無之。四罹祝融。至神鏡成灰。天地之變。孰有大於此者乎。當是之時。后族專政。勢過人主。而天之丁寧告戒如此。而未嘗聞修省之事。但付諸釋氏之讀經而已。其侮天戒。不亦甚哉。嗚呼神鏡焚。而帝祚衰。寶劍沈。而王室傾。陵夷之漸。職此之由。可不哀哉。可不畏哉。

一條帝臨御日久。一時人才輩出。源經信。藤原公任。源俊賢。藤原行成。以才藝稱。世稱四納言。而當時閨閫之秀。有紫式部。清少納言。赤染衛門。和泉式部。伊勢大輔之流。帝每曰。朕之不德。唯得人一事。庶不愧延喜天曆之世。

禎曰。帝謂得人一事。不愧延喜天曆。而其所得蓋非房杜姚宋之才。亦唯建安七子之流耳。觀其時諸公所作之文。皆儷偶華縟。詩亦纖巧。絕無氣骨。亦猶其人也。而閨閣嬿媚之流。厠其間。一代文弱之弊。視之延天之時。亦爲滋甚矣。而以得人才自負。豈帝王之所尚哉。

後一條帝。寬仁元年秋八月。皇太子（諱敦明）辭位。立敦良親王（帝弟）（帝母）爲皇太弟。初三條帝之禪位也。關白道長。欲立敦良爲上儲貳。三條帝不聽。遂立敦明（三條帝子）。其立非道長之意。及法皇（三條帝）崩。在廷臣僚皆畏道長。無起居東宮者。東宮僚屬亦懷顧慮。不敢供其職門庭寂然。太子益不樂。遂有遜位之志。召道長子能信。告以其意。能信往告道長。道長大喜。即白太后。傳詔允其所請。賜號曰小一條院。準上皇。道長既令太子遜位。欲慰安其心。乃進女寛子。以爲其妃。

青山延于曰甚哉道長之專也既逼三條帝令遜其位以擁立其外孫後一條帝又立敦明爲之儲貳以悅三條帝之意及一旦升遐陵土未乾又奪其位以立其外孫天子拱默以受其制陵替至是可勝歎哉

永承六年以源賴義爲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討奧賊安部賴時奧人聞賴義威名望風懾服賴時亦不戰而降後賴時復叛賴義與之戰賴時中流矢而死其子貞任聚殘兵守河崎城先是賴義任滿以藤原

良經拜陸奧守以賊未平辭不赴任又以高階經重爲守兵民不受其節度經重乃歸於是復命賴義鎭之以源齊賴爲出羽守共討貞任齊賴遷延無討賊之心於是貞任益猖獗劫掠人民

禎曰當此時廷臣怯懦大率如此皇室何以復能振哉衰亂既極天下爲武人之有勢不得不然矣唯賴義自其父祖以武名顯至是討奧賊而有功子孫亦能繼武功而不墜威名東國之士多委質爲之臣僕者其後世强盛成天下之霸業亦有故也夫

康平五年秋源賴義招致出羽酋淸原武則得兵萬餘進攻賊小松柵拔之貞任來戰武則曰賊不固守困而出戰是我利也連戰破之乘勝擣其巢窟終斬貞任傳首京師詔叙賴義正四位下爲伊豫守武則從五位下爲鎭守府將軍賴義以餘黨未平猶留陸奧七年春以降虜至京師勑放之伊豫賴義請賞陸奧役將士有功者朝議久不决

賴襄曰昔者元魏之衰羽林騎焚張彝第而魏主

不問高歡覩之謂天下之事可知矣歸散財結士我長曆天喜之間有類於此者延曆寺僧徒抗訴迫關白賴通第打破其門已而放火高陽院夫賴通之名位不翅張彝也而僧徒非羽林之比天下之事爲何如哉後興福寺徒又攻大和守源賴親之館而朝議流賴親於土佐不亦甚於不問乎而陸奧之酋侵蝕六郡不奉貢賦源賴義以國守討之借出羽酋之力纔能平之朝廷遣代人而兵民服賴義不奉其號令賴義以獨力經紀二國十餘

年及奏捷爲將士請賞拾朝議久不決其後賴義子義家再平陸奥之亂而朝議以爲私鬭又不與賞典非源氏父子以私恩撫緝之則東國豪傑寧能恬然哉高歡以其意結納之而已我朝則驅而歸之其手我朝紀綱之廢甚於元魏而源氏父子智勇固過於高歡異日源氏坐奪朝權者決於此矣朝廷公卿方以聲色歌詠爲事而弁戈汗馬之勞委之邊鄙之吏又不肯償其勞而欲偃然長託於其上是天道所不與也大凡治安之久上者亢

而不下下者滯而不上上下之間疏隔不通而天下覆矣下者反制其上上者反制於下必然之勢也當是之時英偉俊傑之士多生於下而上者皆猥瑣頑鈍無恥之人是之謂氣運之變故其勢不得不反覆也噫可不懼哉

後三條帝之在儲位也僧成尋嘗問殿下拜北斗乎曰每日一拜非敢祈踐阼也而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因每拜悔過成尋感泣

賴襄曰帝十歲爲皇太弟三十五即位在位五年而崩藤原賴通嘆以爲我邦之不幸信矣史稱帝剛健嚴明是固然然不知其剛明之本在於誠正也夫苟不誠不正乎則所謂剛者有息而明者有蔽焉帝之在儲宮也或念即位欲云云輒拜北斗以悔其過夫以帝之明達傍觀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警其不足嗚呼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蓋不以天位爲樂而以億兆爲憂是故一旦即位痛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令天下雖藤原

氏之盤踞倔強歷世難制者畏憚自戢俯就我馭者由是道也嘗奪大臣之權收新置莊園置記録所親覈其是非皆不便於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帝之私也唐裴度語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令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嘆嗟如此

後三條帝延久元年置記録所帝親聽政帝性剛明自在諸王時每嘆臣強君弱居東宮二十三年好學

脩德究習國家故事及即位每抑藤氏之權於是頼
通託老病恒居宇治莊數通雖在相位備員而已以
源師房爲右大臣尋用大江匡房二人皆稱賢才帝
勵精圖治紀綱大張在位四年以多病讓位皇太子
明年崩壽四十一

史論曰一條以來政歸戚里黨親連體根據於
朝廷矣而帝躬統大政以陽剛之才應虎變之
象克己勵精宵衣旰食宜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而炳煥明盛之治如日月之麗乎天也大江匡房

所謂可比隆於承和延喜者可以頌帝德而細
繹政理專尚節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殆有漢宣
之風可謂中興良主追蹤近江朝廷矣

禎曰帝以剛明之資在儲位年久通習世故及
其即位而斷然有志於一新舊習可謂中興之時
矣而天不假之年在位僅四年以病讓位尋崩繼
之以白河鳥羽中興之業不能遂矣嗚呼皇室
之不振非一日其不復興豈非天耶

白河帝深信佛教自書金字大藏經受法華經玄義
文句止觀等於僧某某屢幸法勝寺使千僧讀經其
慶金字大藏經數遭雨停之帝怒以爲雨有罪乃盛
雨而下獄時人謂之囚雨凡帝終世四幸高野八幸
熊野所慶畫佛五千四百七十餘幅丈六佛像一百
二十七軀等身佛像三千一百五十軀三尺以下佛
像二千九百三十餘軀七寶塔二十一基小塔四十
四萬六千六百餘基嚴禁天下殺生停式條所載諸
國貢魚雖殿上臺盤如六齋日屢事營造國用凋喪
巖垣松苗曰國亂則殺傷人命不可勝計其慘勝

屠宰鳥獸萬萬是故人君明明德於天下仁義之
澤及海之內外則億兆臣民沐浴昇平之化帝力
於我勝佛菩薩遠矣若夫日舉之饌味兼飛走何
足稱罪在昔僧道昌對淳和上皇曰庖宰之罪
帝王最甚釋氏常誇其教廣大然其所視多在微
小耳

禎曰信佛益甚而國勢益衰弱寵僧益盛而僧徒
益横逆建塔造寺益多而國用益凋弊吾未見信
佛之有益於國家而人主深信之以爲立無上功

徳享無量福利抑何昏惑也至如其不悟佛之無
靈而以雨爲有罪下諸獄則愚惑之蔽一至此其
慢天不亦大乎

應德三年冬十一月帝立皇子善仁親王爲皇太子
即日讓位上尊號曰太上天皇後薙髮嘉保二年稱法皇
帝剛斷政自己出相門斂手頗有後三條風烈然愛
憎任意興作不止國用耗竭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
子三四人竝任者既遜位猶在院中聽政刑賞皆出
其意

賴襄曰往時相家之侈靡凋弊公私毒被天下然
民猶曰是某相所爲也非天子所知也至　白河
收復其權政由己出則被天下者皆其毒也怨之
所歸不在彼而在此也當相家專權曰賄賂公行
而已至　帝之臨政納財者得國司至父子三四
人共宰一國則其民何罪乎不翅此也背父遺詔
舍其二弟而立　堀河堀河崩又立五歲之　鳥
羽猶可也　鳥羽纔弱冠而又奪之以與五歲之
崇德故　鳥羽又尤而傚之奪以予三歲之
近衛以速天下之亂遂致其後有八歲之天子與
五歲之上皇亂曷有已哉相家立幼弱之外孫資
其專權云爾天子而何苦爲此乎夫宗廟之所託
生民之所仰而以襁褓嬰兒爲之是之謂以天位
爲戲是戲也則天下誰肯敬戴之故至使天下武
夫健將視天子如木偶土梗視朝政如塵飯土羹
者皆其自取也

禎曰　白河帝遜位而聽政於院中　鳥羽傚之
後白河又傚之於是紀綱大紊是非顚倒終失

天下之大權矣蓋其始懲相門專權欲收其權而
不得其道者也故古之明王擇賢而任之不敢自
用百官稱其職垂拱而天下治矣夫天下之廣機
務之夥豈一人智慮之所能及哉而欲必統之於
己固不可也況愛憎任意處置失當乎宜哉時勢
反覆天下之大權一去其手而不能復收矣

堀河帝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而遠民常
疎而近民獨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天下之事是大
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

禎曰。大抵人主親近臣而疎遠臣。愛近民而遺遠民。其所日接不過左右近習。其所日聞唯是飲食宮室遊畋玩好之樂耳。天下之利害。政事之得失。何以得聞知焉。是以聰明蔽塞。而上下否隔。權臣專利而下民怨咨。國家之亂職之由也。以此觀之。帝之言。可謂知爲君之務矣。

一日宮女有白帝者曰。所親某(職名)貧寠。將適世帝爲愍然。乃敕僧良眞修臨時禱曰。其修法日時則他日命之。豫賜兵衛尉一人。師宜告有司而任之。當時爲兵衛尉者。出功錢五萬匹。良眞既任其人。入請修法日時。帝曰。聞所親某貧不能立。朕不忍之。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也。宜以師意私給功錢於某。如其祈禱自有長日之修。良眞感泣曰。吁嗟何大法秘法過此功德。況良眞之微力。何及百分之一。遂以功錢給之。

史論曰。漢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魯曹劌語莊公以弗從。孟子謂鄭子產不知爲政。帝之給兵衛尉功錢。以賙所親某之貧寠。叡念所及。可謂縝密周匝矣。然天下窮者不止於此。豈得每人而悦之哉。

禎曰。堀河帝雖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上皇。則帝雖欲有爲。而必有不如意者矣。然大抵人主無學術。則不知爲政之大體。故雖有恤民之志。亦多止於小惠耳。

鳥羽帝元永元年春正月。立女御藤原璋子爲中宮。璋子大納言公實女。白河法皇取養於宮中。遂私焉。已而配帝。生崇德帝。帝以爲非已子。以故不慈。

青山延于曰。白河帝不以禮義律其身。而帷薄不修。君德有闕。遂使 鳥羽帝不慈其子。而 崇德帝不孝其父。三綱壞而五倫廢。保元之亂已胚胎于此。禍及數世而不已。至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何其慘也。嗚呼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鳥羽上皇既遜位。納關白忠實女。有寵。尊爲皇后。最後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尤見寵幸。是爲美福門院。生體仁。上皇鍾愛之。永治元年冬十二月。崇德帝禪位于皇太弟(體仁)。帝雅無去位之志。法皇(鳥羽)欲立美福

門院所生。故速禪位。帝以為詔書宜稱皇太子。既而稱皇太弟。帝駭曰。明日審議。當奏法皇。不聽。帝奉書法皇。中使相踵。薄暮始傳劒璽。自是二宮不相協。

禎曰。崇德帝方富春秋。未嘗有失德。而遽奪之位。近衛帝生而三歲。未足為天下之父母。而立為天子。上皇實溺私愛。而背父子之道。忘社稷之重。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國欲不亂得乎。

久安六年冬十二月。藤原忠通罷攝政。為關白。仁平元年正月。左大臣賴長內覽太政官文書。賴長常與

兄忠通不相能。兄弟相軋。猜忌日甚。其父忠實素愛賴長。踈忠通。遂奪其所授朱器臺盤。以授賴長為氏長者。至是又奪其職。授賴長。賴長博學多識。常以經濟自許。忠通工歌詩。善書。賴長非之曰。是小技。非經濟之學也。及為氏長者。益忌忠通。不復相通。

栗山愿曰。自藤氏之盛。男握朝柄。女配宸極。視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諸臣知不可。而俛首以為乖忤。相家禍且不測。後三條帝憂懷永圖。相門歛手。白河　鳥羽。亦奉其遺意。雖已去位。猶親機務。然悖淫匪彝。不能以貽謀孫子。而忠通賴長。各逞利心。經營私門。徒欲朱器臺盤之重於天下焉耳。邦家休戚。社稷存亡。安然環視而莫之恤。兄弟相讐。寵奪交軋。卒之致王室陵遲。諸藤亦從而凋瘁矣。可不戒乎。

禎曰。學不本諸心身。而徒談經濟。非管商功利之術。則桑弘羊王安石。禍天下之流。賴長經濟之學。亦其類耳。遂以亡其身。可不戒乎。

久壽二年秋七月。近衛帝崩。上皇（崇德）以為重仁親王

當承統。重仁上皇第一子也。衆亦屬意美福門院謂上皇咒詛近衛帝。故不欲立重仁。乃勸法皇（鳥羽）立雅仁親王（鳥羽帝第四子）。關白忠通亦慫慂之。雅仁登祚。是為後白河帝。時稱四宮。微而無聞。至是朝野愕然。九月丁卯。以皇子守仁（後白河帝長子）為親王。即日立為皇太子。守仁幼失恃。為美福門院所鞠。是以美福門院勸帝立之。

栗山愿曰。近衛帝。法皇第八子。崩年僅十七。後白河帝。於倫次為四子。長於　近衛帝。既十

二年矣。昔　顯宗以　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獲已也。固非常經也。　後白河在所當立耶。應及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　近衛之後。皇嗣至重。天人係焉。　法皇不察天倫之叙。衆心之所嚮。而決之宮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慫慂贊成。以阿順後宮。　法皇之過擧。固已大矣。而忠通之罪亦未知與賴長孰伯仲也。嗚呼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麾下敎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

叙彝倫。規正宮壼。則亦末耳。一朝晏駕。昆弟交鬩。假手外臣。恣毒骨肉。邑虎傅翼。饑鷹飽肉。八柱一傾。四維不張。大覬非望。西滅東起。怯恇萎靡。唯恐不能自拒。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

後白河帝。保元元年秋七月。鳥羽法皇崩。上皇入臨。及門。右衛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而不納。上皇大恚而還。謂藤原賴長曰。以古揆今。崇德有皇子。而承統者。天智也。淳和有皇子。而嗣位者。仁明也。華山先於一條。三條先於後朱雀。朕雖不德。先帝之長子。位忝萬乘。尊居上皇。皇統所繫。非卑仁而詐。先帝捨之。立匪文匪武之小子。父子懷憂。朝野失望。朕欲乘此機。擧大義。公意何如。賴長素諂事上皇。是以贊成其事。謀頗泄。帝使下野守源義朝。收少監物藤原光貞等於東三條殿。鞫之。時上皇召兵。道路騷擾。敎義朝及檢非違使源義康。警衛禁內。遣檢非違使平基盛源季實。平惟繁等于近畿諸路。捕兵士齎甲入京者。上皇潛入居白河宮。賴長間行赴之。帝告急美福門院。門院矯遺詔。召安藝守平清盛。警衛禁內。

贊曰。　近衛　後白河之立。雖非　上皇意。然其父之所命。豈得違之哉。而待父沒而起兵。將奪其位。不義亦甚矣。如賴長。則助成其不義者也。苟事　上皇者。與從其不義而隕命於矢石之間。就戮於斧鉞之下。不若諫而死之愈也。而賴長以下從之者。皆圖其利。而徼幸萬一耳。　後白河之於　上皇。雖兄承其統。則祖也。擧兵而拒之。其罪亦大矣。逮奉璽而上之。遜其位可也。苟事之者。亦宜以死而諫之也。而關白忠通輩。以與其弟賴長不相

能欲因事誅滅之。是以韋其兵討耳。當是時。三綱淪。天理滅。君臣上下。各恣其利心。以致大亂。可勝歎哉

上皇遣藤原教長。召源義朝父。前撿非違使爲義。爲義辭曰。上以臣義家之後。爲知兵者耶。然臣之壯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且嘗禱男山。神告凶。又家藏八甲夢爲猋風所飄。臣意甚惡之。教長曰。夢固難信。故曰夢幻泡影。且身爲武將。說感夢拘忌。我不敢奏。宜親至宮辭之。爲義言屈。率子賴賢賴仲爲成爲朝爲仲。至上皇宮。

栗山愿曰。上皇至讚岐。帝使人撿書庫。有一匣。帝發視之。乃感夢記也。屢夢重祚。每夢必禱上皇之夢。猶梁武乙卯之夢。其構兵未必不爲夢所誤也。既不能安命。甲兵之務。雖吉夢累巨萬。祥其可保乎。源爲義不克力陳大義。以諭教長。徒辭以晝寢夜寐之所髣髴。所以爲教長所屈。不能復對也。雖自知死於是役。分鎧冑於諸子。而於義何所補也。

爲義陳策曰。臣所率兵特寡。拒敵於此。非計也。非據宇治撤橋。則背甲賀山。待坂東兵。兵若不至。則乘輿幸關東耳。賴長不從。賴長議戰略。爲朝進曰。臣久在鎮西。屢履行陣。利在襲不備。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縱火三面。要之一方。縱兄義朝善戰。臣一射斃之。乃取鳳輦。從此地奉陛下於禁內。則東方未明。事已定矣。賴長曰。兩帝爭國。當張堂堂之陣。豈同邨巷私鬪哉。今兵未集。應待明日興福寺僧徒必來會。爲朝退曰。阿兄曉兵機。今夜必來襲。吾屬爲虜耳。

青山延于曰。古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當是時也。使賴長用爲朝之策。未必不得志。而賴長不從。平治之亂。源義平勸藤原信賴。要平清盛於安部野。義平之言。固爲奇策。使信賴用之。亦未必不得志。而信賴不從。賴長信賴。剛愎自用。坐失機會。欲不敗得乎。雖然彼二子者。悖逆之臣。禍敗自取。何足道哉。

禎曰。爲朝義朝之所策。如出一律。一則從。一則違。勝敗之機決於此矣。諺曰。山人知山。舟人知舟。戰

略。唯當委之於武將也。而賴長自用以取敗。亦可悲矣。其曰張堂堂之陣者。與宋襄所謂不迫阻隘不鼓不成列。同一迂回之言。適足以貽哂於後世矣。

帝召義朝問策。對曰。取勝一舉。莫若夜攻。帝喜。詔戰勝聽昇殿。義朝對曰。武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死。歷階而昇殿。帝乃使義朝清盛乘夜攻白河宮。義朝乘風縱火。宮中騷擾。兵大敗。上皇出至如意山。賴長奔亡。中流矢而死。於是帝勅撿非違使焚上皇

宮。(在爲乃)係賴長第。及黨與十二家。上皇薙髮至仁和寺。覺性親王不内。以状聞。帝遣武部丞源重成衞之。尋遷于讚岐。

帝用信西謀。定叛人流竄。皆以爲免死。祝髮爲僧者多。源爲義平忠正亦出降。忠正者清盛叔父也。清盛以爲我殺之。則義朝當殺父。遂殺忠正。義朝固丐宥父死。帝怒曰。清盛已誅忠正。義朝何辭。誅爲義。義朝遂使鎌田正清殺爲義。

永井定宗曰。昔 應神帝欲舍長子大鷦鷯而立季子稚郎子。帝崩。兄弟相讓。不登天位三年。稚郎子患之自殺。於是大鷦鷯始即位。仁德帝是也。古賢王重天倫。如斯矣。夫天下者重器也。然較之父子兄弟。其輕如敝屣。故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今 新院挾人欲之私。不顧父子兄弟之義。 先帝崩肌膚未寒。以甲兵爭寶祚。當是時。忠通與賴長。兄弟相軋。爲義與義朝父子相角。清盛與忠正叔姪相攻。暴亂如此。 神武以降千八百餘年。未嘗之有也。自是而後至于

慶長太平之運。四百有餘年。臣子弑君父。嫡庶爭統。親親相殘者。不可勝計。本朝風俗之頽敗。教化之亂壞。實權輿于斯。

栗山愿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在致死也已。義朝當勤王之日。不得不抗父。禍亂既平。其父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命與俱就湯鑊可也。源親房曰。子或犯悖。父得而殺之。石碏是也。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教之不振。皇道之所以淪墜。義朝不足言。信西執政事所令

如此王室欲張而不可得也

禎曰。詞華風流之弊既久。虚文盛而實德衰矣。信佛崇僧之弊既極。骨肉恩薄而彝倫廢矣。彝倫既廢。天下無復人道。爭亂相踵。不亦宜乎。

戊午斬家弘以下子弟黨與七十餘人。弘仁誅藤原仲成後。二百四十餘年。不用死刑。至是廷議以爲死刑久廢。不當行之。謀闇信西竊奏曰。非悉誅之。恐生後患。故子弟黨與。一無赦宥。時以爲淫刑。庚申。詔遣左史生中原師信于南都。發驗賴長墓。詔僧寛曉使

重仁親王剃髮。癸亥。詔遠流賴長子兼長師長隆長以下十三人。

栗山愿曰。上宮太子作憲法。不比等著律令。而格式之書相繼成編。上尊重名器。下砥厲廉耻。刑不上士大夫。雖仁愛過厚之極。不能無萎靡姑息之弊。而比之繫相於獄。斬將於市之慘酷。則厚薄仁暴。豈啻霄壤哉。當是時。誅及側子人。以爲淫刑者。其言出於過厚之餘。亦可見也。蓋信西博覽。或通申韓刑名之術。將以張威柄。而懲後人也。非敢擅殺戮也。然徙定竄流。實處死刑。烏在王者至誠大公之政哉。何以保無後禍也。

八月。上皇抵讃岐松山。後徙志度鼓岡。窮居僻遠。居常不聊。親刺血書五部大乘經。三年而成。平治元年。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覺性及忠通爲奏請。帝不許而還之。法皇怒曰。叔姪交兵。兄弟相仇。自古有之。朕爲懺悔。親書佛經。特修冥福。非爲今生。而今且不許藏之。乃齧舌出血。毎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廻向惡道。自是不剃髮剪

爪。衣舊褐。戴長巾。切齒瞋目。慘悴骨立。長寛二年秋八月。崩于志度。

禎曰。當上皇之擧事也。帝既不能奉順。避其位焉。不獲已而誅黨不義者。亦君側之姦。既除則已矣。事平之後。宜事上皇而盡親親之道。猶嵯峨帝之於平城上皇也。而處之流竄。使上皇忿恚以崩。亦何甚耶。吾邦古者有以匪德廢天位者。未聞流天子者。況子弟之於父兄乎。於是乎帝之罪。將不容於天地間矣。

冬十月。復置記錄所。參決庶務。是歲。敕五畿七道。造大內。白河帝以後。大內圯壞。朝儀廢缺。至是信西用事。奏帝修治之。於是信西日夜計畫。布算外聞。殿堂門廡。諸司八省。踰年而成。二年冬十月。徙御焉。

栗山愿曰。凡有邦家者。儀制雖備。宮室雖嚴。而不能務乎自修。强於德教。則譬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也。故有　神武畏日之敬。而後可以底平定。有　仁德卑宮之儉。而後可以致富庶。有　醍醐脫御衣之仁。後三條拜北斗之孝。而後可以

制。格式均升斗。置記錄所。帝之任信西。勵治如此。而變生肘掖。血流禁署。豈非不修德之過乎。

國史纂論卷之四終

國史纂論卷之五

長門　山縣禎　編

後白河帝。[illegible]年。傳位於皇太子。太子立。是爲二條帝。而政出上皇。權中納言藤原信頼。爲上皇所寵。稍預政。請任近衛大將。上皇將許之。信西諫曰。太將重任也。雖相家子弟。不敢輕與。況信頼乎。上皇默然。信西退。圖唐安祿山僭奢之狀。上之。上皇未悟。信頼聞之不安。稱病不出。時平清盛結婚信西。勢位踰源義朝。義朝鬱鬱不樂。信頼因結爲黨。平治元年冬十二月。清盛詣熊野。信頼與義朝等。率兵夜圍上皇於三條殿。放火燒宮。殺傷狼藉。幽上皇於一品御書所。遷帝於黒戸御所。信頼自爲太臣大將。以義朝爲播磨守。

禎曰。孔子曰。君子事其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善事其親而不忠於其君者也。義朝既殺其父。亦何不叛其君哉。朝廷亦使義朝殺其父。是不獨教不孝於天下。又所以使爲人臣者不忠於其君也。逆臣踵起。而肆其毒螫。不亦宜乎。

信西素善天文推歩。當白虹貫日入。奏上皇。宴遊不得面陳。因告宮人曰。將有變。速避之。直奔南都。踰信樂山。又見星變。謂我不免。乃穴地自埋。用竹筒通氣息。信頼遣前出雲守源光保。索而獲之。斬首梟京師。

禎曰。信西察天象。知國家將有變。宜急見帝而告變。與大臣謀爲之備也。乃徒告宮人而去。自爲避禍之計。朝廷倚重之臣。豈宜如此哉。大抵世之才學辨給之士。當其得志而用事。不無可觀者矣。而一旦臨利害變故之間。唯爲全身之計。不復顧國家者。往々是矣。要之如信西。亦唯憸利小人而已。豈忠於其君者乎哉。

信西姓藤原。名通憲。任日向守。剃髪號圓空。後改信西。其妻上皇之乳母也。諸子皆布列顯要。源義朝嘗求婚信西。信西報曰。我子學生。汝所得而婚乎。遂與平清盛約。納其女。義朝銜之。

源君美曰。信西嘗警頼長。以宜學問以長才智。而不知學以成德也。不獨使頼長失其身。信西亦不

令終。此由以才智爲學之謬爾。

栗山愿曰。信西奮然以邦家爲己任。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非己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己之類也。徒知信賴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使其子居顯官美職。亦非所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忽。智者多暗於所私。豈特信西也哉。

平清盛在途。聞京師之亂。而大駭。乃與衆議方略。或曰宜疾馳討賊也。或曰宜募兵於南海。合衆而討之。

衆議未決。其子重盛曰。賊兵雖得利。起事之初。衆心未一。雖大兵易拉耳。不乘此時。衆心既和。守備既完。勝之難矣。不如還六波羅。速擊之也。清盛然之。引兵還六波羅。

永井定宗曰。兵猶炭火也。火氣雖熾。未徹炭心。則浸水可消。覆灰可滅。火氣既和。炭心則難容易消矣。兵亦然也。其勢雖盛。衆心未和。謀慮不一。則攻易拔。擊易破。人心既和。攻守備全。則勝之難矣。宜哉重盛欲及起兵之初。而速馳討賊也。若徹重盛之決策。則清盛失機必矣。一失機。則他日戰大將

二帝永陷檻穽。都人大被其害。宮室灰燼。京師變爲榛棘之地矣。　二帝早脫虎口。洛民早免賊害者。重盛之計略。有得其機也。

清盛既還。密遣藤原尹明於大内。爲奉迎謀。藤原經宗。藤原惟方。亦悔黨賊。勸帝出宮。帝乃著宮人服出藻壁門。重盛等迎駕于路。入六波羅。第百官諸司。相繼而湊。上皇亦變服。幸仁和寺。帝使重盛討信賴義朝。戰于六條河原。大敗之。義朝東奔。信賴潛至仁和

寺。求哀上皇。上皇爲手書。請宥其死。帝不聽。命斬之。悉捕其黨。褫反黨七十餘人官職。賞清盛重盛等功。授官進位有差。

栗山愿曰。當邦家無事。上之人。欲振興廢墜。以文飾昇平。則搢紳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必鑑戒古今。有所退省。而至得其志。傲慢奢侈。不能保終。當天下有事。則介胄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奮搏迅鷙。以務乎自效。而放横不法。無復所忌憚。其始乎忠功以起身。而終乎凶悖以亡家者。往往是矣。是

時車駕幸清盛家。攝關公卿奔走其門。挾天子以令。將士所忌義朝。舉族伏誅。功名無復比肩。武臣威望之盛。源平以來蔑有也。安知不異日將相之權既根于此歟。又安知不異日赤族之禍亦已原于此歟。

關義寧曰。吾聞之。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後白河之謂乎。已寵信賴因取顛覆之禍。而未悔。又爲信賴手書。請其死。甚矣其溺於人也。

永曆元年春正月。内海莊司平忠致殺源義朝及鎌田正清。初義朝敗走東至尾張。投忠致之家。忠致侍之甚厚。義朝欲赴關東。忠致固留之。一夕爲具湯浴。伏壯士三人於浴室伺間刺之。時義朝從士金王執刀侍側。以故不得發。義朝求浴衣。久之不進。金王自往取之。壯士遂入刺殺之。送首京師。梟之左獄。正清忠致女壻也。從義朝在其家。亦併殺之。

史論曰。義朝驍猛冠絶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未交戎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左馬頭。推此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信賴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爲逆。而故犯之。則干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爲。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内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

栗山愿曰。虓虎投穽。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不惻乎放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蓋忍乎弟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乎子有焉。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乎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

以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世臣。弑其君義朝。故逮賴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夫忠致。高望王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大江匡房歷舉　一條帝得人。以平致賴列源賴光之上。賴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賴之胄也。世衆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爲邦誅賊。未聞爲下弑上也。若謂之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之者無禁而阱

之者有功。今將不惡嗟人。而惡爲之附。不亦悖乎。
自源頼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而稗官小說從
而錄之。是非之淆。眞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
秋八月。立太皇太后藤原氏爲皇后。后大納言公能
女。嘗爲近衛帝后。帝聞其美。納之。群臣皆以爲不可。
上皇亦數爲言。帝不聽。曰。朕聞天子無父母。雖前后
亦何傷也。遂冊爲后。時人謂之二代后。
帝於政事一詢關白。不欲使上皇知焉。近臣用事者。
上皇逐之。上皇嬖臣。帝貶黜之。放流相踵。人懷危懼。

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
禎曰。孝經云。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昔舜爲
天子。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漢高祖有天下。五日
一朝太公。尊太公爲太上皇。我 仁明天皇之在
位也。以時朝 太上天皇。又朝太皇太后。而不懈。
恭謹崇敬。盡事親之道。當是時。彝倫篤於上。而敎
化行乎下。海內肅寧。稱爲仁孝之君矣。今 帝不
法祖宗之明德。而傲然謂天子無父母。以其祖母
爲妻。瀆亂倫理。而不知愧也。是雖一時以此言拒
群臣之口。然觀其與 上皇不協。事事悖 上皇
之所爲。是其心以父母爲無者也。當是時。人倫斁
於上。而亂賊興於下。天下之無道。未有甚於此時
者矣。自此之後。兵革相尋。皇威日衰。權去王室。蓋
亦有以哉。

左大臣藤原伊通。憂朝廷紀綱之日廢。爲意見一篇。
上之。其略曰。聖王不棄人。取其所長。猶良工選材。曲
者輪之。直者轅之。夫如是。故世無遺才。又曰。治平已
久。上下安逸。若不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臣聞

嵯峨帝引坂上田村麻呂將近衛。逆徒落膽。小一條
院舉源頼義。白河帝召平忠盛。侍衛禁內。皆備豫不
虞也。近世宿衛無人。雖藏人在安臥旁室。名而無應
者。非所以重聖躬也。又曰。帝王之學。非謂善詩賦。要
知治體也。君學之以使臣。臣學之以事君。則天下自
治。若徒工詩賦。不達事情者。無益國家。世當有經濟
之才。請選而用之。凡人臣專爲身謀。而不通世務者。
朝廷之罪人也。
禎曰。伊通之言。皆切當世事務矣。雖然。當是時。朝

廷綱紀日弛。後白河以上皇爲政於院中。藤氏門各營私家。不復以國家爲慮。如伊通者。雖有志於振綱紀。一人之力。固不能回頽波支崩廈。天下之威權漸歸武門。朝廷日衰替。以至大亂。天下之大勢遂變。可勝歎哉。

六條帝之立也。年甫二歲。明年以憲仁親王爲皇太子。憲仁。上皇後白河第五子。於帝爲叔父。帝年三歲。而太子六歲。仁安三年春二月。帝讓位皇太子。稱新院。時年五歲。未冠之上皇。自古無有。皇太子立是爲高倉帝。

史論曰。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冠而爲上皇。與以叔父爲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爲也。叔姪易位。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

栗山愿曰。立君必定於一種。而君臣之分嚴矣。立子必定於正嫡。而嫡庶之分明矣。可以定民心。杜覬覦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分定故也。今叔以姪爲父。少以長爲子。則父不父。而子不子也。何以防臣之不臣也。

仁安二年春二月。平清盛陞從一位太政大臣。夏五月。辭官削髮。曰淨海。

賴襄曰。吾嘗論平清盛不臣。皆倣藤原氏所爲者。不可獨罪清盛。而使其勢驟至此者。後白河上皇也。初上皇以無望之親王。忽得大位。而恐失之。故倚有望之武臣以爲重。保元之變。清盛功勞。不及源義朝。而賞則過之。及上皇禪位。二條帝欲己聽其政。如白河鳥羽。而帝與其親信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已喪信西。尤倚清盛。及帝崩。太子立。上皇又欲別立其所愛。又

借清盛之力。以爲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其舅無望。清盛亦平氏。而威名顯世。是可倚以爲大援也。於是驟進其官爵。自內大臣直超拜太政大臣。是顯然以異時外戚攝政之地與之也。夫清盛虎也。上皇傅之翼。清盛以爲既與我以藤原氏之地。藤原氏之所爲。無不可爲也。於是納女爲后。立其所生爲天子。已爲外祖。專政。族類列卿相。莊園跨

天下。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太半。則出藤原氏之所不及。於是爲其所未爲。亦莫足怪也。天下之兵。半屬平氏。半屬源氏。源氏之意。則以爲彼之所爲。我何有不能爲。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雙虎相鬪。一斃一在。在者負嵎。　上皇懲而不復擾之。建久之事是也。　後鳥羽上皇擾之大傷。承久之事是也。

承安二年秋九月。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禮。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淸原賴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

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況今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宜卻之。不聽。

栗山愿曰。昔淡海公。奉敕撰職員。掌遠人謂之玄蕃。蕃多親王。區姓氏。秦漢之裔。收之諸蕃。源親房亦曰。彼以我爲東夷。猶我以彼爲西蕃也。近學墮乎市井。文不振乎搢紳。懵乎舊典。而不之察。或呼元明爲中華。自稱爲東夷。殆幾乎外視萬世父母之邦。而侮蔑百王憲令之著矣。昔隋主贈書曰。皇帝恭問倭皇。廷臣猶嫌其無禮。況以一州刺史。上書失儀乎。當從賴業之議。而納信報答。非所以示國體於遐邇也。

嘉應元年。上皇後白河雉髮。曰法皇。權大納言藤原成親。北面藤原師光。有寵於法皇。師光剃髮。改名西光。治承元年。成親與藏人源行綱。撿非違使平康賴。及西光等。圖滅淨海。數會議法勝寺執行俊寬鹿谷別莊。法皇亦將臨之。僧靜憲諫而止。既而行綱負約告之淨海。淨海乃殺西光。流成親於備前。將幽法皇於

鳥羽。以重盛切諫而止。三年秋七月。重盛薨。冬十一月。淨海率兵入京師。法皇憂懼。諭以不復與政事。淨海不釋。罷關白基房。奪太政大臣藤原師長權大納言源資賢以下。親近法皇者三十九人官職。流師長于尾張。幽法皇于鳥羽。

禎曰。　法皇初爲藤原信賴所拘。再爲淨海所幽。三爲源義仲所辱。信賴淨海等之凶逆。固亡論也已。當是時。上廢教化。而無復君臣父子。嘗流　崇德上皇。又使源義朝殺其父。上之所爲如此。是以

逆臣相踵興。鴟張跋扈。至數凌辱至尊。亦唯自取
也。夫人道者倫理而已矣。天下一日廢人倫。何以
能治也哉。
淨海專政。跋扈日甚。重盛憂之。屢諫諍。兇暴爲之少
息。治承三年秋。重盛病篤。會醫至自宋。淨海勸令治
之。重盛辭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爲。重盛備位大
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浪之客。竟不見焉。薨年四十三。
史論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
亂。摧堅挫鋭。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

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
盛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
一沒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
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畏
愼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
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
矣。惜夫天資之美有如此。而不知嚮方也。祈死雖
出于不得已。而秉考其行實。爲釋教所蠱惑也。使
之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
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
也。豈人子所宜爲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
鬻拳諫君。蓋不過楚主一時之過。而憫然以白刃
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
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卒然擧兵
向闕。故聚師旅。戒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
有感動人者。故清盛叉手天子感泣。以爲至德。固
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謬矣。雖然。以

兵諫父。聖賢無此事。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
可以訓天下也。
禎曰。世傳重盛憂淨海兇暴。祈死於熊野神而薨。
此言難信。夫死生有命。不可祈而生。亦豈得祈而
死乎。觀重盛却宋醫之言。似知命者。而曰其祈死
者。恐世俗謬傳已。雖然當是時。擧世咸惑釋氏。則
雖重盛之賢。亦豈必無是事哉。大抵野史多成乎
釋氏之徒多傳會之說。則要不足悉信也已。
治承四年春二月。高倉帝讓位於皇太子。安德自清盛

跋扈。法皇幽厄。帝常憂之。至是遂内禪。帝性仁孝。建春后喪。哀不能勝。殆廢寢膳。當除服。侍臣進吉服。帝不忍。潸泫淋漓。群臣無能仰視者。受學清原頼業。才藻英發。初幼時有獻楓樹者。帝特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剪枝煖酒。信成驚懼。具奏其狀。帝從容誦唐詩曰。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教仕丁作此風流無復所問。嘗夜聞婦人哭。使人問之。曰。妾主婦素貧窶。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妾爲盜所劫奪。欲再製之則力不能辨。妾無辭以復命。是以泣。其人還報。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爲心。今朕不德。使人爲盜。是朕之恥也。乃召女子。問其色。賜中宮御衣而遣之。其仁恕如此。以養和元年正月崩。年二十二。朝野悲哀。法皇嘆曰。使帝久在位。則延喜天曆之治。可復見。非特朕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史論曰。漢唐人主皆以孝爲謚。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稟於天性。故無聲色狗馬之娛。而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爲樂。然遭時屯難。強臣制命。法皇居

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淨海欲擅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張以成志。紓法皇之難。盡爲子之道。孰謂二條帝之弟而有純孝如此者乎。避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未洽乎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考妣。莫非仁孝之效也。儻以上謚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

禎曰。帝聞婦人之遇盜。而惻然哀之。不怒盜而自責以爲過。可謂知爲治之本矣。惜哉其不久在位。法皇以爲天下之不幸。誠宜矣

夏五月。法皇第二子以仁王與從三位源頼政謀起兵誅淨海。下令旨於諸國。園城寺興福寺僧徒皆應之。初頼政有怨淨海。激以仁王曰。法皇幽辱。王忍坐視乎。遂勸以與諸源戮力誅淨海。奉王即位。以仁王使散位宗信作令。遣藏人源行家頒示之於諸國。既而謀泄。淨海遣兵圍以仁王高倉邸。王奔園城寺。時延曆寺變約。南都大衆未至。頼政慮園城寺地勢不便。且兵寡難久保。遂奉王赴南都。王倦困屢墮於馬。於是駐軍憩於宇治平等院。淨海遣左兵衛督平知

盛。藏人頭平重衡等將兵二萬餘追擊之戰于宇治。
以仁王賴政敗死。

史論曰。賴政勸以仁王以舉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恃僧兵爲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爲敵所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於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賴朝殄滅平氏豈非賴政首

倡之力歟。

栗山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令日即位行賞每讀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賴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能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擧朝無識柄用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皇脅迫上皇貶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子罪惡貫盈弑逆且旦夕當是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遼宮軟質灑血投袂鼓舞緇徒罪隸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扶皇家之將頻出沛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以仁王之子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中井積德曰。賴政之擧事爲其子報怨也。又作危言中於以仁曰王宜立者賴政其亂臣哉。以仁乃以爲然耶。是求爲帝也。非誅亂則以仁亦一賊

臣耳。夫以亂賊臣子雖擧天下被其澤仁者且不食其粟矣。

八月。伊豆流人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起兵將討平氏遣安達盛長募兵東國。伊豆相模豪傑來附者衆九月。進陣石橋山源義仲亦起兵信濃應賴朝移檄而募兵聲勢日熾

林道春曰。平氏之流賴朝于豆州不得其處也。彼父祖之士卒多在東州。故其爐易發平氏於是失刑矣。

禎曰。賴朝以伊豆一流人。欲起兵以討平氏之暴。以報父讎。其志可謂烈矣。義仲起兵應之。欲乘時以興源氏。其志亦壯也。奉以仁王令。則亦非私起兵者也。然至賴朝得志於天下。而擅兵馬之權。則其罪不可掩矣。如義仲入京師。而驕横犯法。侵寺戮僧。朝臣則悖逆亦已甚。粟津之敗。取夷滅固宜矣。

安達盛長齎檄。招關東將士。三浦義明介得檄大喜。遣其子義澄。孫義盛等。將兵三百餘。從賴朝于石

橋山。未至道聞賴朝敗走。引兵而還。保衣笠城。畠山重忠河越重賴等來攻之。城兵連射拒之。義明勵士卒。將出戰。義澄等止之。執轡擁而入城。其夜義明集子孫諭曰。城兵皆疲。不可復戰。意源公必全身在房總之間。汝曹宜乘夜出城。一會麾下。坂東之士。皆源家臣僕。義旗所指。望風自歸。我筋力衰耗。步騎不便與汝等同去。恐不得免。不如留守此城。一戰快死。我九十之年。不足惜也。惟不見源公成業為憾而已。淚下歔欷。親屬飲泣。固請扶行。不聽。義澄等不得已。揮泣而去。明日城陷。義明遇害。時年八十九。

史論曰。義明欲以死勵子孫。立功名。在義明則得矣。而義澄等為之子孫。乃不能以死護之。何也。當是時。義澄與賴朝君臣之分未定。其視父與賴朝孰重孰輕。安得棄其父而趨之。且義澄兄弟及孫義盛等。皆素驍勇。得一人。足以扞禦。或不幸不免與父同死。亦不失為孝子慈孫矣。今徒知從父命之為義。乃恝然去之。而不顧。豈為人子者所忍為哉。可謂不孝之甚矣。

禎曰。東國將士思源家舊恩久矣。觀於義明之言。可以知其恩義結人心之非一日也。賴朝起兵關東。速成大業。蓋有所由矣。

淨海既幽法皇於鳥羽。流關白基房於備前。恣意兇悖。時畏其威焰。無敢言。及源賴朝起。帝召群臣議推。中納言藤原長方進言曰。昔漢祖唱仁義。匹夫而就太業。將門謀叛逆。六親俱罹戮。仁暴之鑒。和漢炳然。賴朝孤身揚兵。四月之間。應者十餘國。蓋人心思亂。靡然從之爾。是無他。政事不協天意人心之所致。宜

使法皇聽政。如初。基房還職。改然易轍。悔過遷善。則
庶幾天意可回。兵亂可弭矣。坐者失色。淨海聞而內
懼。於是奉法皇如初。還基房于京師。
史論曰。長方言事精暢。有通變之才。議論侃侃不
負所學。當時不多見者也。
禎曰。初清盛之遷都福原也。輿論洶洶不已。清盛
朝與公卿。論兩都優劣。衆無敢發言。長方獨數新
都不利。稱舊都壯麗。不敢少迴避。清盛默視無語。
未幾奉帝還舊都。人或謂長方曰。向也子何不

懾相國。長方曰。吾故為清盛地也。大抵人之立異
也。後必悔之。乃欲更之未有因也。今吾乃察其有
悔心。故敢言以牖之耳。聞者歎服。以此觀之。長方
非獨能敢言抗論。不懾威焰。亦有能察機通變之
材。是以能回凶暴之志如此。
養和元年閏二月。淨海薨。源義仲戰屢破平氏。壽永
二年秋七月。進據延暦寺。法皇夜出宮。潛幸之。平宗
盛挾帝及神器。奔西國。法皇以京師無主。立高倉帝
第四子尊成。為法皇之太子。即日踐祚。是為後鳥羽
帝。初安德之播遷也。法皇諭宗盛還車駕於京師。宗
盛不奉詔。時右大臣藤原兼實上言。天下不可一日
無主。而曠位至今。兆民無所繫心。頃者盜賊數起。里
閭騷擾。職是之由。此宜立主一也。平氏挾帝號令天
下。吾無主而討之。師出無名。此宜立主二也。祖宗之
制。無劍璽則不得即位。按國史。繼體帝即位以前稱
天皇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即大位。與今事正相類。可
以準據。此宜立主三也。有是三宜。不早定策。何以塞
亂源而遏姦軌哉。法皇嘉納。遂立後鳥羽帝。
青山延于曰。當　養和帝之播遷西海。京師無主

藤原兼實勸　法皇立　後鳥羽帝。其言以為朝
廷無主而討平氏。師出無名。蓋兼實以立主為處
權之宜。殊不知其所以處權者。適足以開亂原。長
厲階。當是時。為之計。宜速命將出師。以迎鸞輿。使
平氏之徒知　法皇曠位而待　帝。安知其不悔
過而還鸞輿於京師哉。萬一鸞輿不還。有意外之
變。然後立主京師。庶幾得處變之宜矣。不計出此。
遽立新主。不知正閏所係。何以異於元魏孫騰說

高歡而立廢帝哉。延元以後南北分爲兩統。由是
實作僞可不哀哉
禎曰。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　安德帝尚
在。而京師別立主。是有二王也。其悖理亦甚矣。易
云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二君而一民、小人之
道也。夫民有二君。天下何以能定乎哉。
源義仲在京師暴横。掠法皇莊園。縱士卒侵牟良民。
於是車駕幸法住寺殿。徵延暦寺園城寺僧兵。以備
義仲。義仲圍法住寺殿。縱火燒宮。殺傷百餘人。遂幽

法皇。削諸貴臣籍。壽永三年春正月。源頼朝使其弟
範頼義經將兵討義仲。戰于宇治勢多。大破之。義仲
伏誅。二月。敕頼朝討平宗盛。範頼義經乃進大破平
氏於一谷。宗盛等奉帝（安德）泛海奔讃岐。範頼義經歸
京奏捷。
禎曰。頼朝之擧兵也。奉以仁王之令。以討平氏之
暴。及義仲跋扈。　法皇幽辱。而又遣兵以討其虐。
其事皆正矣。是以義旗之所指。莫不摧陷殘滅。孰
敢當之。是其所以開覇圖也。

六月。源頼朝奏法皇。復平頼盛及光盛官爵。初平治
之敗。頼朝與兄義平朝長。隨父義朝而東走。路過大
雪。與父兄相失。爲尾張守平頼盛家士平宗清所執。
送六波羅。清盛命囚之。宗清待之甚厚。白清
盛後母池氏。乞之於清盛。以免其死。於是流之於伊
豆蛭島。頼盛者清盛異母弟。池氏所生也。頼朝之討
平氏。遣人諭頼盛。以故頼盛獨留京師。既而頼朝致
書招頼盛及宗清。頼盛乃語宗清。欲與倶。宗清曰。君
將兵征討。臣敢不前驅。今平氏覆敗。闔族流離。而挾

舊東行。受報頼朝。獨不愧于心乎。遂辭不往。赴西州。
頼盛至鎌倉。頼朝厚遇之。乃奏復其官爵。與之食邑。
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唯利之視。不復知義理羞
恥之爲何事也。宗清獨舍利而取義。非其見之卓
絶。其守之堅確。亦安能至此哉。其清節可以風勵
百世矣。而頼盛貪饕獨無愧乎其心。何耶。或曰。宗
清之救頼朝。是養虎而貽害者也。平氏一門至顚
踣覆亡者。實基於此。宗清豈得逭其咎哉。曰然。然
初宗清之救頼朝。義朝父子既亡。於是惻其孱然

無所恃以爲貔諸孤。復何能爲。乃請池尼而免之。
不暇慮後患而已。雖然義朝者逆賊也。頼朝雖幼。
從父而叛。則罪固不得免誅。宗清以王法處之可
也。況他日闔族滅亡。基於此。則宗清亦奚得免其
咎哉。君子於人。功罪不相掩。是其是。非其非。可矣。
文治元年春三月。源義經大破平氏於壇浦。四月奉
建禮門院及鏡璽入京師。源頼朝以勦平氏功。超叙
從二位。五月義經虜送平宗盛父子於鎌倉。初義經
之在西海也。頗不循頼朝節度。梶原景時因譖之頼

朝。於是頼朝不聽其入鎌倉。義經留腰越驛。作狀因
大江廣元陳情。頼朝竟不見。八月以義經任伊豫守。
義經薄其賞。益怨。頼朝時源行家亦與頼朝不協。義
經附結之。冬十月。頼朝遣僧昌俊于京師襲義經。堀
川第不克。昌俊敗死。義經至法皇宮。迫請討頼朝之
詔。法皇不得已下院宣討頼朝。時右大臣藤原兼實
議曰。追討之詔。不可輕下。宜勅頼朝曰。義經有罪。則
當致之鎌倉而誅之。不宜騷擾京師也。然義經於卿。
功固大矣。罪安在。逮奏之。若頼朝不奉詔。則處之違

勅。以聲其罪。如此言順名正。不然。弟討兄。王師誅無
罪也。法皇不聽。遂賜院宣頼朝。聞之。親率諸將討行
家義經。進至黄瀬河。十一月。義經與行家走鎮西。頼
朝聞之還鎌倉。於是怨法皇。不肯入朝。
永井定宗曰。源氏數世不乏將器。而其老韜略。義
經最爲傑然矣。惜哉其慣偏武。闇大義。誇功侮士。
遂爲衆所疎也。然義經未有大過。頼朝棄其大功。
而廢大倫。何耶。顧頼朝素畏義經勇才。是以欲託
其過而除之也。噫頼朝苟欲天下無虞。則宜賞功

擧賢。以至誠御衆也。而徒以權詐殺戮。耀武威。義
經既死。天下豈無義經乎。父子三世。親親相殘。四
十餘年。爲北條奪其威柄。亦宜哉。
栗山愿曰。頼朝不怨乎賜院宣於義仲。而懟乎賜
義經何哉。古諸平未滅。闔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
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怨乎賜義仲詔也。至外
患既除。威福在己。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揚朝廷
之非。而掩己之罪。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誅
已。公然怨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驁悍。無足道者。不

覆時勢湊會事情則頼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載下

青山延于曰甚哉　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宣使　法皇用義實之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侮於天下哉且頼朝果有罪邪不宜與以殊賞頼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恃以爲治者也朝賞而夕罰前與而後奪使人不知所適從　法皇之擧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壊朝廷安得不衰宜乎祿去王室而權

歸人臣也

禎曰頼朝之殘忍刻薄不待言矣義經以私怨請討頼朝之詔亦甚矣哉義經既不容於其兄宜自省自責而已其在西海而多不循頼朝節度其進官昇階亦非頼朝之意又自誇其功以爲割天下之半而得之亦不爲多其豪邁勇悍每多不遜意是所以爲頼朝不容也夫多功者見忌名盛者來讒自古而然義經盍自罪自責謹愼敬畏以盡事兄之道矣而不免命也其迫　法皇而請詔欲以討其兄亦何逆也

源頼朝遣北條時政守護京師因用大江廣元之議使時政奏曰行家義經逃亡難輙捜捕若隨聞發兵則郡國虚耗其費不貲請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就所在逮捕則可不勞而自定矣常賦之外計畝課兵糧又請爲六十餘州總追捕使自是兵權歸鎌倉朝廷失控馭之術矣

栗山愿曰平治以降王室不靖當　高倉・安徳之間上之君王遭幽下之元元塗炭頼朝攘一臂

而天下響應救蒼生於溺援神器於危上下咸受其賜微管仲誰保祚之不左也而其巧謀百端束縛馳驟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重焉於是頼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

尾藤孝肇曰廣元有經世之略而不用乃予源大將軍以爲謀主鎌府霸圖之興廣元功爲多焉何其朝家之愚而鎌府之智哉宜乎王道日替而伯業之盛

頼襄曰我邦先王常自儉以撫其民撫其民所以

豐其食。其食豐。故其兵強。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所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流爲奢靡。克彊其民。而委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糧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頽。而武門代之興也。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又曰。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又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是鎌倉所以成霸業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有由

焉。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吏以納貲進。非紈袴乳臭之子。則慧黠貪汙之人。知多取租稅。以資其私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封邑。所在犬牙。以妨礙吏治。假使有公廉勤幹者。不能盡其職分也。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僚。代往。或因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監稅兼捕盜。故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起也。故鎌倉因當時所目習口慣者。爲名。而請之。而朝廷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園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而其實遂成前此所無。自此以選捕盜者。及兼監稅。其名輕。而其實重也。

頼曰。前此藤原氏平氏。秉天下之權也。皆挾官爵之貴。藉外戚之勢。以爲重焉。然猶天子之大臣。而擅威福者也。故其身雖貴重。天下之土地。非其有也。鎌倉氏則別建府於鎌倉。以土地兵馬之權。歸之於己。挾此以令天下。賞功報勞。必割地以與之。天下之武士。皆歸焉。頼朝辭大納言。而東歸。不敢

以官爵之貴。逼朝廷。而其威權之重。則非復藤平二氏之所及也。自是而後。天下之土地人民。咸歸武門。朝廷搢紳。徒以官爵自高。武弁之士。乃以田祿相誇。天下之勢。於是乎判然矣。鎌府與京師相對立。而天下之權勢。全歸焉。是頼朝於我東方。所以肇開霸王之業也。頼朝之創此業。其不臣之迹。雖可惡。其實則朝廷失馭將門。代之而起。勢不得不然也已。

源義經逃赴奧。託藤原秀衡。秀衡館之衣川。無何秀

衡卒。文治五年。賴朝奏請敕秀衡子泰衡誅義經。閏四月晦。泰衡遣兵。襲衣川壘。鷲尾經春等力戰死於是。義經刺殺妻子。遂自殺。特年三十一。泰衡傳首鎌倉。

史論曰。義經智勇兼備。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鏖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恃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醞釀讒慝。兄弟不能相容。身爲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其果然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

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賴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撿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眞僞哉。義經機警絕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賴朝奸雄。揭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鎭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暫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於義經之罪。而取之。此賴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矣。

文治五年秋八月。賴朝將大擧討泰衡。累奏請于朝。而朝議以其誅義經而有功。不許之。賴朝乃用大庭景能策。不待詔而發。分軍三道並進。衆幾三十萬。泰衡火城而遁。泰衡部將河田二郎。殺泰衡以降。賴朝讓其不忠。斬之。進討與黨。

禎曰。義經幼而託秀衡。少長於其家。聞賴朝起兵。

而來佐之。以討木曾氏。滅平氏。既而得罪於賴朝也。復逃而託秀衡。秀衡以其舊好之故。憐而匿之。亦何深咎之。當是時。賴朝索義經甚急。是以怒其匿之者。亦甚矣。然泰衡既奉勅而誅義經。則亦可以釋怒也。而必討之而後已者。何也。蓋泰衡者奧羽強族也。賴朝欲滅之。以成統一之業焉耳。固非討有罪之師也。

奧羽既平。賴朝乃索其版籍。皆罹兵燹。無所得焉。既聞實俊實昌者諳州事。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知其

户口阸塞復流民賚老人放浮囚禁鹵掠取糧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乃至國府大書其罪曰國法一切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令葛西清重留掌國務遣使奏捷京師簿上將士功請分與二州地十月還鎌倉十一月法皇欲賞其戰功頼朝辭之請賑貸陸奥窮民

禎曰頼朝親將而征討唯此一舉耳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鋒所向如雷霆鬼神攻取戰勝奥羽强族奕世盤據崛彊難制者不數旬而授首奥羽

悉平而後處分州事亦皆得其宜也其將略才度孰能及之者耶以此觀之其能服人心而統一天下蓋亦非偶然也

建久三年春正月源頼朝創永福寺於鎌倉時平氏遺臣上總五郎忠光者嵌左目以魚鱗詐爲眇者挾匕首厠役徒中搬運土石以圖刺頼朝頼朝適至作處見其形狀異之命左右收縛因詰其狀忠光對以實乃囚之於和田義盛家忠光絶飲食月餘頼朝命斬之

禎曰忠光之事與豫讓酷相類平氏族滅無復遺類則是非有所爲而爲者也明矣可謂義士也絢趙襄子則感讓之義而肯其死至于再而後不得已殺之頼朝則不然直命斬之其與義理之志何薄非所以勉勵天下忠義士也

三月後白河法皇崩壽六十六讓位之後歷二條六條高倉安德後鳥羽五帝聽政院中三十五年

栗山愿曰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藐四宮遽繼大統擁立五帝黜陟從心政事不爲不久享年不

爲不永而播遷拘幽幾至亡邦何也大倫不明而紀綱不振兵權不分而威福下移舉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在位在院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嗚乎邦家難于清盛危于義仲安乎頼朝以微乎頼朝蓋危邦之臣罪非不臣也邦而被危其無制甚矣蔑君之臣惡非不著也君而見蔑其失道大矣使爲人上者昭明如日月識確如金石則罔兩譬於震霆螢爝滅於太陽雖列百邪於廷內且不敢能逞幺麼眩小技以蔽聽明

移心志也。使爲人上者孝友積乎内慈仁彰乎外
則彗孛化爲景瑞鵩梟變爲鸞鳳雖有窮凶極惡
挾材任數之人。方且陳力奉令之不暇何毒流天
下延來世之有。故後王欲端澄本源則豈徒切齒
莽卓。以懲于丏逆哉必能流澌拒壟而勉乎自修
矣。
禎曰。保平之亂。啓端於　後白河帝實爲本邦亂
世之首矣。　帝禪位之後。猶執政權三十餘年嘗
流竄　崇德上皇使淸盛殺其叔父義朝殺其父

二條帝嗣立而父子不相能　六條之立。以其
叔父爲太子而棄倫叙又遽奪少帝之位而使童
稚稱上皇養和之亂無劒璽而立天子國有二王
矣。當是時彝倫全廢乎上而亂賊相踵乎下　帝
三爲逆臣所拘幽王室之卑弱極矣。於是乎鎌倉
氏起竄謫之餘戡亂平禍覇業一成而天下之權
歸焉。自此而後。土地人民悉爲武人之有　天子
徒擁虛器于上天下之大勢變矣。是本邦古今之
大界限而　帝實當之矣。安得免其責哉。蓋古今

人主之失道。未有若　帝者也。其失天下之大權。
不亦宜乎。但寶祚尙傳萬世而無替者蓋以　神
武以降千數百年　列聖相承。積德累仁之化。入
民心者至深。其餘澤窮天地而無盡爾
正治元年春正月。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年五十三
林恕曰。賴朝口有蜜腹有劒。而忍人也。其功大於
淸盛而其罪亦大於淸盛。陽尊天子而躬提綱
紀節制天下久假不歸其忍一也。範賴侗而無害
而放之其忍二也。義經勇敢。有蓋世之功。欺秦衡

以殺之既而又滅秦衡其忍三也。納景時讒愬屢
辱功臣其忍四也。廣常者創業之勳臣。而殺之何
罪其忍五也。行家者叔父也。全成者弟也。不授邑
不加恩。共含怨以至於死其忍六也忠賴者甲陽
藩鎭。義定者遠州干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
罪或忌其勇殺之或殺其子使懷怨自反其忍七
也此七者其忍之大者也。此雖使賴朝能除其患
以安其身又所以自鎩其羽翼絕其種也。北條者
雖婚家本是異姓之姦也。賴朝不知親親薄其所

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能繼忍心以立私家、猶三
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田氏之於齊也。賴家之愚
實朝之柔、寄意於歌鞠、以不悟之修禪寺之暴卒、
鶴岡之刺客、誰其爲之。如北條所謂操我戈以入
我室者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非賴朝
之謂乎。
史論曰、源賴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
辭討罪、而雅量弘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
覇府于鎌倉、傳業三世、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

上爲天子逮捕逋逃、而兵馬之權實歸于己。其術
亦深矣。究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王所
愾而獻其功、雖十世宥之可也。　後白河法皇逼
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討勅、賴朝藉爲口實、奏請
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術。此國家興廢之所
係也。
賴襄曰、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賴義義家經略東
北、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開知焉。及其奏功
爲將士請賞、挌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鬭、停之官

符、使其以私恩噢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
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
勿背源氏。當是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
非朝廷之有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
貽慶子孫也。賴朝之起也、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爲
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而會於國家綱紀極壞
之時、恭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
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
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夫王家自

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
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
賴朝剏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
其迹、是以足利氏以降、更起宰天下者、皆以上將
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
賴朝爲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
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懿卓
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
祖可也。

禎曰。王室之衰弱。由來久矣。其失道亦非一日也。至於保元治承之間而極矣。其不能復制馭天下。雖兒童愚夫亦知之也。賴朝當其時。因父祖之餘威。一舉兵而誅木曾氏之暴。討平氏之逆。坐制天下。如取掌上之物焉。何其易也。世有以賴朝首奪王權責之者也。則賴朝亦不得逭其罪矣。雖然時勢之至於此。蓋有雖賴朝亦不自知其然者也。豈非天耶。

國史纂論卷之五終

國史纂論卷之六

長門　山縣禎　編

建仁三年秋八月。源賴家疾劇。其母政子。度其不可起。二分天下。使弟千幡總督關西三十八州。長子一幡總督關東二十八州。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圖滅千幡及北條氏。已專威柄。乃使一幡母說賴家。賴家召能員而密議之。政子聞其謀。以告時政。時政誘殺能員。其子宗員等。擁一幡。據小御所。時政急擊之。宗員等放火自殺。一幡亦焚死。賴家聞一幡能員死。大怒

欲誅時政。使堀親家告和田義盛仁田忠常。義盛反告其謀於時政。時政捕親家殺之。啓政子。使賴家削髮。幽之於伊豆修禪寺。奉千幡。請命于朝。是爲實朝。朝廷以實朝爲征夷大將軍。

禎曰。國無二主。家無二尊。天下之通義也。故嚴嫡庶之分。正長幼之序。冢子承家。政出於一。所以塞亂源。絕爭端也。今鎌倉氏割天下。而二之。欲叔姪並治。可謂悖理啓亂者矣。而其源出於北條氏之私心。恐其獨立嫡。權歸外祖也。世獨咎能員之欲專威權者。不深察之耳。或曰。政子之分天下者。出於其愛季子之情。而時政未必知之也。曰。夫嗣者。大事也。時政豈不與聞之乎。而未聞以其不可而爭之。則其意亦可知矣。

畠山重忠。平賀朝雅。俱北條時政女婿。而重忠妻。其前妻子也。重忠子重保。嘗與朝雅飲。而相忿爭。朝雅怨惡重忠父子。於妻母牧氏。牧氏嗾之。陰構之於時政。時政欲殺重忠。竊與其子義時時房議。二子諫曰。重忠屢建勳績。專秉忠直。故幕府素知其誠款。託以

後嗣。今信單辭。遽誅舊勳。後或悔。不可追也。能糾其虛實。若反跡露然。後圖之。亦未晚也。時政不聽。遣兵圍重保第。重保奮戰而死。又遣人於菅谷。紿重忠曰。鎌倉有變。宜急來會。重忠信之。將赴鎌倉。時政使義時時房總督諸將。分道赴武藏。重忠抵二股川。始知重保遭害。義時來擊。衆咸曰。衆寡不敵。不如還本州據要害拒之也。重忠曰。據邑而拒之。迹似圖不軌。我固無異志。遂戰而死。

史論曰。重忠勇武絕倫。數立戰功。固所不待論。而

忠亮誠慤。雅量恢弘。則鎌倉諸將皆所不及也。當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其德望。而時政老悖信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據州拒守之計。而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

貝原篤信曰。胡氏謂。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其惡。若本邦北條時政之於畠山重忠。蓋先剪其所忌者也。

元久元年秋七月。北條時政。弑源賴家。先是賴家遺書政子及實朝。請得故左右親狎。道遣幽鬱。政子不許。至是時政竊使人拉殺之。賴家盤樂無度。最好蹴鞠。不恤政事。遂喪其身。

巖垣松苗曰。賴家繼父業。以覇天下。而極奢侈。恣女寵。遊戲于詠歌蹴鞠。不省國政。遂爲北條氏奪其權。修禪寺之禍。是誰過乎。北條氏姦謀亦成於賴家無道矣已。

禎曰。賴朝嘗剪其枝葉。鎩其羽翼。恐其害本根也。而其子孫孤立。無所庇蔭。斬艾滅絶。至於無遺蘖而止。悲夫。

建保六年冬十月。實朝任內大臣。十二月。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春正月。行任大臣拜賀之禮。詣鶴岡祠。禮畢而退。故大將軍賴家子僧公曉。從後抽劍斬之。時暮夜闇黑。諸臣騷擾。不知賊所在。公曉大呼曰。公曉報父讎。衆始知其所爲。公曉走匿備中阿闍梨家。遣人說三浦義村。求爲將軍。義村告北條義時。義時宣政子命。使趣殺之也。初賴家之遭弑也。公曉年四歲。政子命實朝子養之。後補鶴岡別當。常憤父之廢黜遭害。欲殺實朝義時以報讎。至是竟殺實朝。時義時奉劍從之。入門稱疾作。授劍源仲章而先歸。公曉不知仲章代義時奉劍。故誤斬之。

中井積德曰。初義朝弑其父。并殺兄弟。(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仲乙若龜若鶴若天王)又更平治之亂。誅滅殆盡。及賴朝起。存者亡幾。賴朝又殺世父二(義廣行家)弟二(範賴義經)從兄弟三(義仲先家行賴)從兄弟之子一人。(義重)賴朝死之後。其二子(賴家實朝)三孫(一幡千壽公曉)一弟(全成)二姪(全賴時元)亦更相賊殺。以絶其祀。悲夫。諺稱。源氏相食。豈不信哉。後之有國者。可以鑒焉。

賴襄曰。北條義時之弑其君也。假手於其君之從子。而後誅從子。脫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奪君國。人莫敢議。自古弑君之陰狡巧黠。未有如義時者也。蓋義時使人唆公曉曰。令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賺之曰。苟能斃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己。而義村告之義時。趣命殺之滅其口。而可以見矣。而義村與其謀者也。

禎曰。殺賴家者時政。而非實朝。實朝未必與知之。

則不可以為父讎也。然縱逆臣而不誅之。則是黨逆者也。公曉之怨之。亦不為無謂也。但實朝者繼父祖統而主鎌倉者也。則不可以私怨而殺之。獨誅北條可矣。況欲殺實朝。以代其職。事出於私意。則於復讎之義。又益失矣。豈陷乎義時之詐謀而爲此迷謬之舉乎。亦可憫已。

後鳥羽上皇常惡源賴朝把握兵權。脅制朝廷。及實朝遭害。以為威權當復歸王室。而北條義時立異姓。迎藤原道家子賴經為主帥。以號令仍舊。上皇心愈不平。一日幸熊野。仁科盛遠攜兒謁道傍。上皇擢為西面。盛遠竟留京師。義時怒。以鎌倉家人恣為上臣。奪其食邑。上皇勅還之。義時不奉詔。又以長江倉橋二莊。賜倡龜菊。地頭侮慢龜菊。龜菊訴之。因勅義時停地頭。又不奉詔。上皇大怒。決意討之。竊諭關東諸將。募以厚賞。承久三年五月。徵山城大和等十四州兵士。削奪義時官爵。聲罪討之。義時聞之。乃遣弟時房子泰時朝時等。將兵十九萬。犯京師。京師震駭。上皇發兵屯美濃尾張間。泰時時房擊之。官軍敗走。於是遣藤原忠

信源有雅等。分兵據宇治勢多。撤橋連射。東兵溺死者多。泰時子時氏先衆濟水。官軍不能支。棄守而遁。泰時長驅入京師。上皇懼不知所出。乃復義時官爵。追還征討院宣。諭泰時曰。此舉不由宸衷。為謀臣所誤。乃歸罪於權大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源有雅等。泰時命諸將。拘之送鎌倉。以政子命特釋忠信。其餘殺之於道。七月。遷後鳥羽上皇於隱岐。土御門上皇於土佐。順德上皇於佐渡。初後鳥羽上皇之謀討義時也。以左近衛大將藤原公經結婚關東。欲殺之

而後舉事右太臣藤原公繼諫曰昔木曾義仲驕肆後白河上皇命平知康討之王師失利宮闕蹀血輕遽舉事以辱天位此近時之明驗也關東勢強兵衆令不度力遽討之殆非計也况公經廷臣制命在我令急行誅戮彼之生死固無損益於關東徒足以取怨啓釁也上皇不納然公經由是得免既而王師敗績果如其言

永井定宗曰北條氏恣權蔑上之罪舉兵討之可也雖然當是時義時泰時施私恩結豪傑四方靡

然無不服從者視之於京師則有人有道而　上皇不量其時驟欲動凶器討之豈能濟乎　上皇若欲討北條之罪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信衆懐而後舉兵討之東軍何抗王師哉夫兵貴時動京師君臣無知兵者君輕遽舉事臣倉卒應之而守治勢多不守　上皇蒙塵群卿戮辱豈不痛乎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愎諫違衆輕遽舉事未有不喪國者也袁紹不聽田豐之諫以取官渡之敗苻堅不用群臣之言以致淝水之衂是以人君兼聽廣納然後舉事萬全而算無遺策也　後鳥羽帝不勝一旦之怒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繼切諫土御門帝亦諫止之　帝皆弗納蓋　帝之意以謂義時一陪臣耳王師誅之易如拉朽殊不知關東無釁上下輯睦所以聲其罪者適足以激將士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群臣以冀苟免夫以唐德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引咎自責　帝之不及德宗遠甚矣其致播遷竟崩於海外蓋非不幸也

禎曰昔者魯昭公患季氏之專政將圖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公伐季氏果不克奔齊今　後鳥羽上皇之舉亦猶是爾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易戒其動樂祁之言蓋得易之意矣然則　上皇之動其不可也必矣

初義時之欲發兵也泰時諫曰昔平相國暴横罔君

故大將軍受詔掃殄之。上下安堵。爾來關東相承世奉朝廷矣。而今無罪被討。非議者之謬耶。然而普天之下。無非王土。亭毒長養。無非帝力。今悍然與抗。非臣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尚不霽。擧族就刑。亦何憾焉。儻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不亦可乎。義時沉默良久曰。汝之所言。則政正國治。明主在上之事也。上皇登極之後。政令亦亂。人抱愁怨。關東所管。獨免荼毒耳。關東夷滅。政出一塗。則置蒼生於何地耶。自下劇上。雖冥譴可畏。不爲一己謀。代天下之憂而憂耳。關東得志。廢昏立明。固皇基於萬世。則宗廟之靈。豈不鑑我心迹哉。且非震驚宮闕。鋤除國之佞倖而已。汝速發。泰時率兵遂犯京師。

禎曰。泰時之諫義時。義正而言切矣。然而不能不覆熟諫以拯父於不義。擧兵犯闕。亦何能逭其罪哉。及京師陷也。獨誅首謀者可矣。而遷三皇於遠島。不亦甚乎。

北條氏建南北兩府於京師六波羅。留泰時時房鎭之。曰兩六波羅。

賴襄曰。北條氏既定承久之難。留部將鎭京師。建六波羅兩府。置四十八所篝卒隸焉。名爲護衞宮城。其實鎭壓之。於是遠近屏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焉。蓋北條氏以足利氏所以處鎌倉者。以處京師也。而足利氏獨任之。北條氏分任之。足利氏襲封之。北條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鎌倉之力。而常患其難制。北條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力。以制天下。凡鎭兩府者。任久乃召還執政。取其諳練京畿西國事。是可以爲後世之法矣。

初土御門帝立。上皇第三子守成（順德）爲皇太弟。上皇深愛之。因使帝亟傳位。帝雖心不懌。而無幾微形于色。閑居優游。歌詠自遣。上皇之討北條氏。帝謂時未至。屢止之。上皇弗聽。及王師敗。義時遷二帝（後鳥羽順德）於海外。以帝不預軍事。獨不及焉。然帝不忍獨在京師。使攝政道家諭旨鎌倉。義時乃遷帝于土佐。後改遷于阿波。寛喜三年。崩于阿波。

史論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乎孝。帝之篤孝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後鳥羽）

欲立順德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於天顏。此非孔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時。而帝諫之。此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本院從其言。觀釁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遷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冒波濤之險。瘞蛇之與處。蒼梧之駕竟不返。天乎。及四條帝崩而無嗣。北條泰時懇求帝胤立後嵯峨帝（土御門帝第二子）於榛莽之中。豈非孝感之所致歟。天之保祐果不忒矣。

後堀河帝初納太政大臣藤原公房之女為后。年長於帝。及藤原家實相。其女入為后。年僅九歲。乃黜前后。使帝不得幸之。既而藤原道家相。其女亦入為后。而黜前后如初。

禎曰。天子立后。不出其意。大臣任意進退之。而大臣黜陟。又陪臣制之。顛倒錯亂如此。宜乎天下之形勢一變。臣主易處。朝廷之尊。永受制於將府。終至陪臣廢立天位。豈不悲哉。蓋王室失道。而權下移。其極至于此。天耶抑人耶。

仁治三年夏六月。鎌倉執權北條泰時卒。孫經時襲其職。泰時為人寬厚。識量過人。政子嘗割義時莊園。與諸子。命泰時注擬。泰時自取甚薄。政子問之。泰時曰。我不肖忝襲家職。何患不給。唯以撫諸弟為意而已。政子嗟歎。泰時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舉廢樂業。嘗定憲令五十條。謂之貞永式目。泰時清廉自率。無聲色娛翫之好。惠愛民物。資性謙謹。不喜登顯位。躬行節儉。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造。初在京師。見栂尾

僧高辨。問治國之要。高辨曰。治國之道。如醫之治病。良醫能察其原。然後投劑。故能療病。夫國之不治。由人欲害之。欲心一萌。百殃競起。子執國政。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泰時曰。雖一人勉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子之心耳。未有形正而影曲。政正而國亂者。正也者無欲之謂也。子誠能寡慾。則人人化德而嚮風矣。泰時大悅。服膺其言。行之數年。風化大行。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主。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刑粢

之亡也。以璚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盃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焉。奢則用乏。故取於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睿聖人取象之意。所以教勤儉誡揞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作。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死之日。民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捷如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效若此。況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而朝天下者乎。孔子

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

巖垣松苗曰。泰時以土御門帝嘗諫後鳥羽東征之故。四條帝之崩。固請立其子爲後。以秋田城介義景爲使。義景問曰。先臣詣闕。忠成王順德帝之子立。則如之何。泰時曰。若然則宜廢新主立土御門帝子。何憚之有。甚矣其無禮歟。謂泰時爲賢乎。

禎曰。泰時行己之恭儉。爲政之仁恕。民服其化海宇致清寧。世以賢稱之固宜矣。然謂之仁人則否也。昔者楚令尹子文事上而忠。爲國忘其身。賢大夫也。孔門弟子疑其爲仁人焉。而考其平日爲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是以聖人不敢許其仁矣。今察泰時所謀。亦皆無非抑王室張霸圖之事。則稱之曰仁人。君子不許也。

寛元二年夏四月。北條經時廢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以其子賴嗣襲其職。時年六歲。明年經時納其妹爲夫人。年十六歲。

禎曰。强臣專權。大率利幼主。是以自皇室之衰。天子稍長則皆登禪位。白河上皇以降。政出院中。源平氏興。而更制其君。而至一時有三四上皇。鎌府亦效之。北條氏擅權大將軍。常不得久其職。唯幼冲備位焉已。至於其廢逐主則專橫亦滋甚矣。

北條時賴嘗詣鶴岡祠。夢神告之曰。汝欲致治。須用青砥藤綱。既覺。明日召藤綱。給以食邑。藤綱怪問。時賴告以夢兆。藤綱辭曰。君今以夢用僕。他日又以夢斬僕耶。夫無功受賞。是謂國賊。臣未有微効。不敢當

此賞。時賴益敬異之。奏授左衛門尉。爲引付衆。有公文所與德宗領爭田者。具有辭證。時賴處決。以田屬德宗領。藤綱覆議。以田還本主。甲主喜。以錢三百緡密置其庭内而去。藤綱怒曰。斷訟持平。豈特爲汝耶。實恐主君招寃枉之譏。苟我處決得當。則主君宜見賞奬。汝之賄。焉得汙我乎。以錢還其家。嘗行過滑河誤墜十錢於水。藤綱乃出五十錢。買炬雇夫照水搜索。竟獲之。或笑其得不償失。藤綱曰。不爾。十錢雖少。失則永損世寶。五十錢布在民間。彼此六十錢。終不

失。錢其利不亦大乎。聞者歎服。藤綱性好施與。所入俸祿。悉賑貧困。自奉甚薄。衣無縑帛。其在職廉潔剛直。不憚權貴。於是奸吏斂迹。士風頓革。

禎曰。余於戰國間人物。所最敬服者二人焉。吏治則青砥藤綱。將略則楠正成而已。若夫政事之才如泰時時賴。勇武智略。如甲越二氏。織田豐臣二公。豐勲丕績。垂於青史。炫乎萬世。然其所爲。皆不免謀利營私之意。至於藤綱之公廉。正成之忠誠則芃芃宇宙。能幾人歟。千載之下。聞其風者。誰不欽仰感慕哉。

弘長三年冬十一月。北條時賴卒。初泰時卒後。綱紀廢弛。獄訟滋興。時賴在職。一守貞永式目。遵鎌倉舊制。士庶翕然悅服。天下稱治。及解職。慮遠境吏不奉法。下有寃枉。陽爲行脚僧。周巡四方。觀省風俗。察問辨覈。隨其善惡。以行賞罰。由是郡國守宰。人人思自勵。風化大行。及卒。將士無親疎。悲慕慟哭。薙髮者甚衆。至下令諸國。禁薙髮者。其得人心。如此。

史論曰。世謂時賴爲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

徒勞於自爲。非爲治之道。大率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賴退居最明寺。則鎌倉一閑人耳。夫天下之大。郡國之廣。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僞哉。然擧一善則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獲壞衲敝屨。不憚跋渉之勞。而鎌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體。而有益于採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守民瘼。固非逸豫求安者之所能爲。未可以此訾之也。青砥藤綱。耿介鯁直。時賴推而用之。遂以廉吏稱。由是觀之。時賴在職之日。能得人材如此。豈

謂不急於求賢哉。

青山延于曰。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身率下。風化大行。時賴繼之。善守其軌制。由是海内又安。風俗淳朴。後世言治者。必稱泰時時賴。後之人牧。苟欲致治。可不則而做之哉。

禎曰。時賴繼泰時之遺緒。專精圖治。躬行政事。卓然可見。世以賢稱之。與泰時相匹。亦宜矣。然察其心事。結民心立私家。抑上威而固我權。此其所以承父祖之遺意而經營者。在於此矣。至其再逐其

主也。不臣之情。益可見矣。嗚呼道學不明。義理晦蝕。當時以賢稱如泰時時賴。其背道悖理如此。可勝歎哉。

初北條時賴。廢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奏請迎後嵯峨上皇庶長子宗尊親王。襲職。上皇悅許之。詔爲征夷大將軍。及至。時賴改造府第。崇奉頗超舊主。僧正良基。法印嚴慧等。常昵侍親王。文永三年。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親王不之知。事泄。良基奔高野山。絕食而死。嚴慧亡命。北條時宗。乃廢宗尊。還京師。奉其子惟康爲主帥。年僅三歲。

史論曰。北條氏立攝關之子爲鎌倉主帥。而將士或有寅緣攀附。欲圖北條氏者。時賴患之。其意以爲後嵯峨上皇。我家所擁立。請其皇子爲主帥。則幕府無虞矣。故迎宗尊親王而立久明親王。上皇之孫也。貞時迎而立之。亦如時賴之謀。而將士狃以搆變。動輒辭連幕府。故宗尊久明。相繼廢黜。惟康守邦並以二世王。陞爲親王。名愈重而權愈輕。北條氏之處變。可謂周密矣。

文永七年。蒙古使其臣趙良弼。持書來求通好。朝議既草答書。詔下鎌倉議。執權北條時宗。不可而止。

十一年冬。蒙古兵侵太宰府。鎭兵距戰不利。少貳景資。射中賊將。賊兵宵遁。

建治元年。蒙古改國號曰元。使其臣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魯丁等。至長門室津。北條時宗。命收杜世忠等。送致鎌倉悉斬之。元兵屢寇西陲。時宗乃以北條實政爲九州探題。減公私用費。擢罷京師本番兵。選武幹士。分遣鎭西諸國。以備元寇。

弘安四年。元兵大擧寇壹岐對馬。六月侵太宰府。鎮
兵擊破之。元兵轉至鷹嶋。七月晦。夜大風雨。戰艦覆
没死者無算。鎮西兵乘勢掩擊。元兵十萬。得生還者
僅三人。

史論曰。時宗斬元使。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
兵也。嗚呼可曰。不然。彼挾彊大之勢。以臨我。我屈
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陵辱誅求之
無厭也。夫赫赫　天孫之胄。臨馭瑞穗國。代天子
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脅制我。是蠻夷

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
擧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
也。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
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亦時宗堅忍
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
再擧。永無西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

禎曰。元兵之寇西海也。世傳我　皇祖之神威赫
怒。忽起風雨。以殲其全師。世俗之談如此。然神威
窈冥。固人智之所不能測也。唯我西陲防禦之有
備。適乘風雨。得以殲大寇。亦時宗之功爲偉矣。若
徒恃神威。而祈禳禱祝。不設備。不亦危道乎。後之
有國家者。豈可獨恃神威而懈乎外寇防禦之術
哉。

正應二年冬十月。北條貞時。廢大將軍惟康親王。迎
久明親王爲鎌倉主。詔以久明親王爲征夷大將軍
德治二年秋八月。貞時廢大將軍久明親王。送還京
師。立其子守邦。詔以守邦爲征夷大將軍

賴襄曰。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敢廢立天子。進退宰

輔。易置大將軍。如弈棊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
道耶。曰。天之立君。爲民也。非爲君也。而暗君以爲
爲己也。猶君之置相。爲民也。非爲相也。而庸相以
爲爲己也。後世人主。務奢泰淫佚。以位爲樂。以竭
天下之民力。而以爲當然。是以盜賊公行。夷虜
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
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託於民上。天豈聽之乎。所
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
官爵。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

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名而已。然其曰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貪虛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也。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銜。子孫皆循其遺意。終於相摸守武藏守。而相摸守武藏守能易

置大將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爲天職也。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名。以敵其實。欲收奪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烏以此悖逆之徒。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爲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曰無天道哉。

後伏見帝（伏見帝子）年甫十一。以永仁六年七月即位。在位三年。正安三年春正月。傳位於皇太子（後宇多上皇第一子）

初伏見帝（後深草上皇第二子）藉北條時宗。力得立爲太子。及嗣位。密諭北條貞時曰。龜山帝在位之日。常煩卿祖先。遷後鳥羽帝於海外。切齒思爲之報。時幸無釁。若使其孫子嗣位。必繼其志。卿安得晏然。朕藉關東之力。得以繼大統。思與卿同休戚。唯卿圖之。貞時信之。不欲使龜山皇胤嗣位。遂與伏見帝謀立帝。於是後宇多上皇（龜山帝第一子）不悅。遣人於鎌倉。讓違先帝詔。貞時遂定後深草龜山（後嵯峨帝子）兩宗迭立之策。限以十年。請先立上皇皇子。以次相傳。

史論曰。兩宗迭立之議。出於一時姑息之計。豈得爲長久之道乎。況天位限以十年。開闢以來所未聞也。陪臣執國命。君若贅旒。然可悲也矣。

巨勢玄仙曰。凡民買一僕。猶欲久在其家。雖一邑一縣之主。亦非至惡。則無有朝命夕罷之義。帝在位僅三年。無一失德。逼使讓位。是何道理。貞時專恣。不可勝誅矣。

青山延于曰。北條義時。以梟雄之姿。懷覬覦之心。鋤諸將。傾實朝。遂成篡奪之勢。陽奉賴經。陰執太

柄。廢立黜陟。皆出其意。方之司馬氏之在魏。殆有甚焉。然繼之以秦時時賴之賢。故得能鞏固其業。以傳子孫。及至時宗貞時。亦能幹父蠱。然身以陪臣。逞執朝權。不能建萬世長久之策。爲一時姑息之計。倡兩宗迭立之議。竟階元弘之亂。九世之宗一朝而滅。悲夫。

後醍醐天皇。元應元年。立藤原實兼之女爲后。安野公廉之女勝之號三位局。後爲准后。帝寵之惑溺。日甚。垂水廣信上疏諫曰。夫人君天之宗子也。當代天

以育萬物。是故身法四德而教以五常。則天下治。其身不正而庶民無教。則天下亂。今乃好色失其本性。禍亂何遠。伏冀速改之也。諫爭雖非下官之事。而心有所不忍。因冒萬死以上言。疏奏不報。廣信便去歸於勢州。與妻子耕于垂水。後帝徵不至。中務卿親王。兵部卿親王。及源尊氏源義貞等連辟。皆不至。農暇著書。名曰嘉文亂記。初廣信在京。常與藤原藤房論學。一日語藤房曰。宋大儒朱晦菴之書。前此六年。始入本邦。世儒未有知焉。我幸得之。深尊信之。請令借之。宜覃思於此書。藤房諾然。藤房之學。雅混儒佛。以故卒與廣信不合。

藤井臧曰。廣信其仕而優則學者乎。官暇讀書。殆有所得。宜其出處可觀矣。且觀其曰始得晦菴之書以尊信之。則廣信是今日讀朱註者之鼻祖乎。亢可仰慕焉。或問三諫而不聽則去。渠詎一諫而去乎。曰居下位而無言責。一諫尚恐有非據之責。何獲至於再三。如廣信則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後來連辟。悉不屑就。與妻子俱終身於畎

畝之中。始終如一。頗有龐德公之風。學之所陶鑄可見矣。

禎曰。元弘帝。雖一旦藉將士之力。而成恢復之功。然及其割地行賞也。頗從准后請謁。濫賞無功。而有功者反不得賞。於是乎天下復亂。廣信之言果著龜矣。然則其見幾而作者。可知也已。

元弘元年。後醍醐帝密圖討北條高時。而事稍泄。高時乃用長崎高資之計。將廢帝而遷之於海嶋。遣二階堂貞藤。率兵三千。至京師。帝聞之。倉皇出宮。晋幸

笠置寺。於是近畿之兵稍集。而四方勤王之師未至。帝憂之。適夢紫宸殿前庭有一大樹。南枝最茂。下設御座。忽有二小角。迎帝坐之。帝覺而異之。以爲木傍南。楠也。意將有楠氏者而輔我歟。卽召寺僧問之。對曰。河內國金剛山西有楠正成者。橘諸兄之裔也。以勇武聞世。帝謂所夢殆是。乃遣藤原藤房召至行在。帝見之大悅。委以興復。問滅賊之計。正成曰。逆賊暴虐。自招覆亡。天誅所加。蔑不剋爾。但創業之功。要在謀略。若以力爭。則武相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

則易撓也已。然兵有勝敗。或遇小衄。必勿煩聖慮。臣如獲存。何患不濟。辭歸城赤坂。

禎曰。後醍醐帝。憤北條氏之暴。圖誅之。以蹈後鳥羽上皇之覆轍。亦可憫矣。然　後鳥羽竟崩於海嶋。　帝則一獲恢復者。當義時之時。北條氏之惡。未甚顯。泰時亦能得人心。而　後鳥羽不勝一旦之憤。卒然起兵。以自取禍敗也。至高時。則罪惡貫盈。加以長崎高資之驕橫。衆怨民叛。天下思亂。而　帝乘其時。以圖誅之。雖一旦蒙塵。亦首徵楠正成於行在。託以討賊。正成奉詔而唱義。數出奇以挫敵。威武震天下。是以　帝雖一遷海嶋。天下勤王之師所在競起。遂使鑾輿得再還京師者。雖時運使然。亦由　帝能徵正成以係天下之人心。而天下忠義之士。聞其風以興起也。其得賢之效。不亦大乎。

楠正成誘隅田氏高橋氏之兵。而大敗之於天王寺之傍。後數日宇都宮公綱將兵五百來攻天王寺。正成將引退。衆皆請戰。正成曰。公綱坂東驍將。今承大

兵敗衄之餘。以寡軍進。志在必死。我能勝之。所亡亦多。宜愛士卒以圖後舉也。且彼銳而輕。不能久。遂引兵而退居數日。出民兵盛列炬火。星布中澤。如北連夜。滋多滋逼。公綱意其衆日盛。潛引還。

村田通信曰。古人有言曰。能弱能強。隨時而進退。因資而成功。正成能達乎此道。故其能屈伸如此。也

禎曰。正成聞宇都宮氏來。不戰而退。似怯也。然避其銳而不損士卒。更出奇以走敵。是不戰而屈人

兵者也。非老於謀略者則不能也。易曰師左次无咎。未失常正成之謂歟。

護良親王。城吉野而據之。北條高時。遣二階堂貞藤將兵二萬餘攻之。城將陷。左馬權頭村上義光。言於親王曰。事急矣。臣願得賜君甲冑。以代君死。君可以間出。親王不聽。欲與義光同死。義光曰。君今死。天下事去矣。誰復成恢復之功哉。君一身所係甚重。豈得同微臣死耶。親王泣脱甲冑與之。義光登城門。自呼稱親王。自屠而死。敵衆皆集一方。親王以間出城。追兵至。義光之子義隆。拒敵而死。親王脱急逃高野山。

永井定宗曰。義光自從親王。遍歷南紀之間。以往百戰萬危不顧其身。終爲親王之紀信。眞可謂千古之英雄矣。親王嘗以義光比北宮黝。然黝也徒有勇而無義。如義光父子。義勇兼盡。豈宮黝之所能及也哉。

禎曰。吉野城雖陷。然當是時。義兵並起。四方豪傑響應。遂使 元弘帝得再還京師者。安知非義光父子忠死。興起天下忠義之心哉。

元弘二年春三月。北條高時。遷帝於隱岐。初帝之在笠置也。兒嶋高德。（備後人稱備後三郎）謀起兵勤王。會行在失守。車駕西狩。高德聚族議。欲奪車駕于路。乃要之於舟坂山。已而車駕自山陰道。計竟不成。乃踰三石山徑赴杉坂。則又不及焉。於是衆皆散去。高德欲見帝道其衷。微服夜至御館。竟不得間。庭有一櫻樹。輙斫使白題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明日衛士見之。以白帝。帝心竊喜。及帝幸舩上山。高德與父範長共詣行在。

古賀樸曰。方衰亂之運。君臣大義。不在搢紳。而在武夫悍卒。不在畿甸。而在遐陬僻邑。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可得而磨滅者。非時地之所能限隔。如備後三郎是也。

禎曰。余觀天王寺所藏高德旗幟。圖有文。其略曰。開闢以還。有君有臣。有父有子。忠孝事之。人道乃然也。若背此道。則天地之所不容也。故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吾雖不肖。碎肺肝運智計。時爲范蠡。欲一爲君雪會稽恥。爲吾徒者。

宜輕生命於塵芥。曝尸於軍門。嘉暦二年五月初三。備後三郎高德以此觀之。後醍醐帝之欲圖北條氏。蓋非一日。而天下忠義之士。亦有密應其志者。而待時乃發也。蓋高德父子忠烈。非一日感激奮厲之所爲。而義理之心發乎肺肝。確乎其不可奪。宜乎其精忠義烈歷艱險。涉困阨。而終身不變也。

三年閏二月。帝潛出隱岐。至伯耆。名和長年。奉帝據船上山。於是諸國勤王之師。望風悉至。兵勢大振。乃

使中將源忠顯。率兵入京。討六波羅。赤松則村。與六波羅兵戰。累破之。足利尊氏。遣使行在。納款。五月源忠顯進軍竹田。足利尊氏屯神祇官。赤松則村陣東寺。三面薄攻。六波羅兵大敗。北條時益。時益仲時。共爲六波羅鎮將。中矢而死。守良親王。要擊北條仲時于近江番馬。仲時敗死。上野人新田義貞。起兵攻破鎌倉。北條高時伏誅。鎌倉悉平。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薙髮。自鎌倉開府。源氏三世。藤氏二世。親王四世。而北條氏以陪臣執權於其間者九世。凡百七十餘年而亡。

林恕曰。北條世行陰德。以使民懷已也。承久放三皇。元弘流一帝。既分皇統以爲二流。又析攝家而爲五家。初賴朝時。攝家唯有近衛九條二流。北條氏分之爲五家。關白良實爲二條氏之祖。關白實經爲一條氏之祖。並出於九條氏。攝政兼平爲鷹司氏之祖。出於近衛氏。爾後五家更迭任關白。而任免皆出於北條氏之意。皆尊其權也。何忍之甚。其罪之大哉。況主將在上。待之如木偶。如泥塑也。何使其屢易位乎。已有君臣之名。而何無上下之分乎。嗚呼義貞興。而高時伏誅。氏族絶滅。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誠哉。

中井積德曰。北條氏以智數權力。竊國柄。其陰謀譎詐雖多端緒。要之以收人心爲歸。故薄稅斂。省冗費。躬儉素。賑貧窮。似仁也。八世之間。爵不踰五品。官不出州牧。督率執臣節于幕府。似恭也。北條氏不敢自尊大。而威權所在。諸將牧守。皆其等儕。而爵位上之者。其交際則翻有若君臣者。於是乎承久之役。諸將無異志。爭爲致死。又有若泰時時賴。雖未知上下之大節。而實有願治愛民之心。是以人心益固。至高時之無道也。自取滅亡。豈緣失

人心矣。然則北條氏之事。始於得人心。而終於失人心耳。是故古昔聖王明君。唯人心之爲可畏。夫智數權力。飾情假仁。苟得人心。斯足以興也。況至誠感乎于人心。而風動者乎。

帝發船上山。六月入京師。駐蹕東寺。議還宮儀。群臣或言宜用重祚之禮。左大臣藤原道平曰。陛下雖在外久。然躬奉神器。宜用巡狩還宮之儀。帝從之。既還宮。廢高時所立新帝。光嚴院去正慶號。悉削新主所署官爵。尋賜號於廢主。爲太上天皇。

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量仁親王。後伏見帝子既爲　帝儲貳。方　帝之蒙塵。則監國稱制。固其宜也。然　帝未讓位。太子既爲賊所立。所爲閏位。則　帝之復位。勢不得不廢。既已廢之。則故親王也。安可以尊號加之哉。名之不正。莫斯之甚。恢復之初。庶績草創。而紀綱紊亂如此。宜其再致播遷也。

車駕既還宮。護良親王尚在外。約束士衆。繕修器械。帝遣參議藤原清忠。詔還僧服。親王答詔曰。方今大憝殄滅。雖由陛下神武之所致。愚臣亦與有勞焉。臣竊以雖天下已平。兵備未可遽弛。足利尊氏邊藉天威。僅効微勞。陰懷跋扈之志。若不及其勢微而剗鋤則是又生一高時也。臣之未肯歸佛台嶺者。爲是而已。若暫借臣以閫外之寄。則誅竪子以消禍亂於未萌也。帝報曰。尊氏未有罪責。一旦加戮。將士解體。王勿家舉失衆心也。若其執節鎮廟社。宜從其所請。乃拜征夷大將軍。封以北條泰家食邑。尊氏深忌親王。結帝寵姬。准后藤原氏誣以謀反。帝怒。幽親王於馬場殿。親王上書訴冤。不達。尋流於鎌倉。幽之土窟。建武二年七月。足利直義使人殺之於窟中。

三宅緝明曰。不知而爲之謂之愚。知而爲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尚矣。帝亦千載英主也。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況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虞莫若姦賊。而況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無之比。而卒受厥詬。執兒付遣。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至乎此。豈非有艷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

不正而父子得親者也。
安積信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
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建武中興之業。楠
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鬪而發縱指示。則在于
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縱令有大過猶當據
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況姦
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
之言。帝不悟遷幽因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
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

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寃則　帝或當霽
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耶。若
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臣使其保
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
遂爲所魚肉何耶。
賴曰尊氏姦雄。使其得志則必難制。不無所謂前
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患也護良親王欲及其勢微
而圖之亦不爲無所見也。然當是時尊氏有功而
惡未顯討之師無名且當興復之初而遽戮功臣
人人懷危懼衆心或離。故不若待時而動也。且欲
天下安靖竭亂不起則莫如治其本也。根本深固
則末自不搖天下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躬
人君常戰兢自省修德任賢。遠讒酬功。節用而愛
民柔遠而能通政修。民懷則尊氏何由得肆其虎
狼之心哉。縱令其圖不軌亦易制焉耳親王爲天
下深慮則宜說　帝而先治其本以固興復之業
矣。則雖有尊氏。未必致大害也。不然則尊氏雖滅
豈更無尊氏哉。親王輕圖事因爲姦雄所陷。雖奇

禍以死。悲哉。雖然親王自初起兵焦心苦身顛覆
流離。備經艱阻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以一成恢復
其功實爲多矣。而　帝信讒邪廢大功。而兼懿親
使其含寃以死其不明如此。欲天下弗復亂得乎。
建武元年春正月。營大內以安藝周防租賦充其經
費。徵諸國地頭所入二十分一。盛興土木大營宮室。
用度不足始用楮幣。權中納言藤原藤房諫曰大亂
之後。賦役煩苛則民不聊生矣。禹卑宮室與秦作阿
房亡。陛下宜鑒之。弗聽。

夏五月出雲守護鹽屋高貞獻千里馬帝問內大臣藤原公賢曰天馬之出未之前聞今不求而至其應如何公賢歷徵故事以贊其瑞群臣稱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明主所瑞者人才奇異之物非所貴矣昔穆王愛八駿而周政衰孝文却千里馬而漢業盛此二者得失之應昭然可睹矣方今天下初定創夷未復而百辟偷安庶僚阿諛國家安危置而弗問忠勳之士群集闕下功狀委積而主者不時決賞典所及非朝臣則其參佐僚屬有功將士大

率憤惋觖望有司宜速論功行賞以慰將士之心而營繕大內顧興不急之役使民重困赤松則村屢立大功效忠皇室而褫前所補守護職僅賜其舊邑不知則村何罪而陛下遇之如此也且如將軍家人之號賴朝以來相承有年今削奪其號將門名族降伍編氓怨讟由是興方今陛下之政如此而此馬適至是殆胎禍亂也夫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則聖化及遠何須此馬異時若有不逞之徒倡亂則此馬適足以為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陛下戒玩物之志

而留心於庶政矣帝不懌而罷

冬十月藤房棄官而去藤房屢諫而弗聽謂為臣之道於我盡矣一夕侍帝諷以比干袁齊之事至曉而退徑入北山為僧不知所終

林道春曰有冬衛者說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楚燔今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哉岌岌乎冬衛其知人乎其後果有建武之亂

禎曰元弘帝新復位政歸一統天下刮目望新政而　帝之舉事無一可觀矣其事營作晏遊

用婦言近讒佞廢忠勳疎功臣莫非亡國之事也藤房不忍坐視邦家之顛墜屢切諫弗聽於是乎知其不可復為乃脫蹝斬冕而去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使賢者棄位而遠遯國家之亂亡其遠乎哉

國史纂論卷之六終

國史纂論卷之七

長門　山縣禎　編

元弘三年八月。大賞諸將。足利尊氏為武藏常陸下總守護。弟直義遠江守護。新田義貞上野播磨守護。弟義顯越後守護。脇屋義助駿河守護。楠正成攝津河内守護。名和長年因幡伯耆守護。赤松則村播磨守護。尋奪則村職。賜以佐用莊。尊氏初名高氏。至是賜御名一字以寵之。

建武元年。以上野太守成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置

關東廂番。以足利氏族掌其事。秋七月。北條時行高時子作亂。進攻鎌倉。足利直義距戰敗績。時行乘勝進。直義挾成良親王西走。時行破鎌倉。兵勢日熾。尊氏苦請往討之。詔許之。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東國。帝不聽。更任征東將軍。尊氏怒。不辭而發。遂與直義擊時行破之。進入鎌倉。帝遣藏人頭源具光召還之。尊氏不奉詔。冬十月。尊氏自署征夷將軍東國管領。遂據鎌倉。及十一月。以尊良親王為東國管領。賜節刀于新田義貞。往討尊氏。詔削奪尊氏等官爵。義貞與尊氏兵戰于矢矧走之。十二月。義貞與足利直義戰于手越河原大敗之。脇屋義助。大友貞載。鹽冶高貞等。奉尊良親王與尊氏戰于竹下。敗績。貞載高貞降尊氏。官軍大潰。退屯尾張。召新田義貞還京師。尊氏躡官軍後西上。義貞走還京師。帝奉神器及二法皇幸延暦寺。細川定禪陷京師。縱火燒宮。尊氏進入京師。

安東守約曰。高時已平。天下拭目以觀新治。宜開掓鴻業。闡明徽猷也。奈何寵准后。賞尊氏。賄賂公

行。刑賞失措。尊氏兄弟。為封豕長蛇。垂涎豕顧。遂弑太子。以及於是。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是皆准后有以啓之也。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此之謂也。

尾藤孝肇曰。新田伐足利於鎌倉。敗績還京者。將略非不佳也。天厭皇德也。厭皇德者。刑賞違天也。將略雖佳。亦將奈之何。

又曰。元弘恢復。倏得倏喪。之其失安在。曰。知復天下。而不知反古故也。曰。古政如何。可以反之。曰。在

乎用人。當是之時。人才濟濟。將相之器頗備。識能不問門地。以擧賢。則古政何憂乎不反乎。夫官人以門地。中世以降之弊也。恢復猶與國也。宜芟除舊弊。以新天下耳目。不務出此。乃拘拘焉廢抹是守。宜乎倏失之也。

青山延于曰。夫天下者大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顧在措置之術何如耳。方　帝之復位。相親房藤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衞京師。義貞奉護良出鎭鎌倉。如此則不惟海內得安王室之盛。殆將復往

古。惜乎　帝雄武有餘。而英略不足。此其所以太業不終。止偏安歟。

禎曰。楠正成忠勇謀略。元帥之器也。首唱義屢挫勍敵。功亦大矣。赤松則村。收復京師。新田義貞殄滅鎌倉。其功亦不在足利氏之下也。而　帝殊寵尊氏。以重賞以啓他日之禍者何也。蓋尊氏狡奸。結　帝寵姬。階此以進。而　帝既惑乎准后之寵則與言不聽焉。尊氏所以得志蓋此之由也已。吁嗟　帝心一陷溺於是乎。是非貿亂。措置顚倒如此。以再失天下。可勝歎哉。

尊氏遣使齎書告楠正成曰。某本無貳心。因義貞之讒而得賊名耳。足下若與我。當奉以畿內五國。南海六州。因合力誅義貞。夾輔王室。不亦可乎。正成對曰。知足下之反。既久。人可欺而天可欺乎。大丈夫不能剪除逆賊。寧覬不義之富貴乎。乃奏尊氏書及其言。帝義之。

村田通信曰。正成剛忠。不可以利祿動之。尊氏誘之以五畿六州。其不知正成亦甚。

赤松則村。既褫播磨守護職。因大懷觖望。及足利尊氏東征。遣子貞範從之。尊氏亦陰通逆謀。尊氏之逼京師也。則村與細川定禪率兵會之。尊氏授以播磨守護職。則村乃與定禪大敗官軍於山崎。追至京師。既而尊氏敗走兵庫。則村密說曰。士卒疲弊。難用。不如遣細川族經營四國。臣留拒中國。而公入筑紫收士馬。修器械。徐圖再擧也。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可倚賴。且戰以旌旗爲主。自鎌倉滅。持明院上皇。內懷怏鬱。若請其院宣。建錦旗以麾天下之兵。莫不景從。尊

氏皆從之。

史論曰。則村首建義旗。其功大矣。後醍醐帝。賜錦衣以旌之。疏爵土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遑。而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反也。嚮之感激奮勵者。變為憤恚怨望。磨牙搖毒。肆其噬螫。蓋由中興初政。倖幸用事。失控馭之術也。則村非特長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說尊氏狥四國。略九州。擁立閏位。假其號令。終為王室腹心之患。皆其所為也。蓋則村志在功名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所為。不知名分之所在。良可惜也。

禎曰。則村雖非忠貞之士。然其材武亦可用焉。況有勳功乎。大抵人主。以恩義拘之。則桀驁武夫。皆可以供爪牙之用也。棄之以資敵國。失策亦甚矣。

延元元年春正月。新田義貞楠正成名和長年等。擊足利尊氏於京師。大破之。尊氏西走。二月義貞正成追尊氏至攝津界。戰破之。尊氏及弟直義走筑紫。正成請急追擊之。義貞不從。五月尊氏收九州兵。將舟師七千餘艘。直義將步騎二十萬。水陸並進而東上。義貞時在播州。退屯兵庫。馳驛以聞。舉朝震駭。乃命楠正成赴援。正成奏曰。敵收九州。軍勢猖獗。以我疲兵。恐不能禦。宜召還義貞。而車駕幸山門。縱敵入京師。招集畿甸兵。塞水路。絕糧運。則敵必食盡兵困。於是前後齊進。夾而擊之。可一舉而殲也。義貞之計。豈不及此哉。但不戰而退。渉于物議。故不輒歸耳。陛下熟計之。參議藤原清忠曰。王師每戰。必以寡勝衆。是皆天助。非戰略也。且節度使。未與賊接鋒而退。車駕年再幸山門。辱莫甚焉。宜速使正成赴援。帝從其言。

青山延于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銳。席卷而東也。其鋒不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一戰。固為失策。鄉使帝從正成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久。以撓其銳氣。然後設奇計以擊之。蔑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年推鋒之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嘆也夫。

禎曰。新田義貞。忠貞有餘。而謀略不足。是以綱漏吞舟。終至于不可制焉。得追其責哉。帝既以夢徵得正成。若不次擢之任以元帥之寄。則恢復之功。必有所成。惜哉。

正成發京師。至櫻井驛。以帝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戒以滅賊匡天下之言。遣還河内。遂進陣湊川。與直義接戰。兵敗身被數創。乃入民家。將自殺。尊氏遣使謂曰。足下以寡敵衆。忠義誰能比。今當退兵河内。不宜自盡也。正成笑曰。大丈夫功成。則名垂竹帛。不成

則血膏草野。今軍敗兵疲。死報天恩之時也。欲使一家人還鄕。道路無恙。是公之惠也。於是與弟正季相刺而死。從死者五十人。帝悔不用其策。追悼不已。贈三位左近衛中將。

朱之瑜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簴。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佗。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于門。盛矣哉。

史論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吳。而忠勇

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鞭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叢人誘敵。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鸞輿。首蒙推奬。斯則為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可勝歎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為厲鬼以殺賊。

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

安東守約曰。鸞輿播遷于笠置。靈夢協卜。公拜將壇。説以仁義。不以詐力。烈烈丹心。如青天白日也。揚義旗。敵王愾。攻必取。戰必克。神謀妙算。高出千古。高時已平。尊氏兄弟為封豕長蛇。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於乎公父子兄弟。始終一心。以討賊為已任。鞠躬盡力。及其不可為也。烈死殉國。凜凜然至今有生氣矣。昔漢諸葛氏死社稷。識者曰。有子有

孫。晉卞氏亦死節。其母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世以為美譚。如公美萃於父子兄弟。可謂萬世臣子之師範矣。杜少陵詠孔明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涙滿襟。蓋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志决恢復。身職軍務之勞。死非其心。公之輔　帝君闇臣姦。欲恢復而不可得也。死決於丹心。真可哀已。

雨森東曰。或問楠中將。曰。忠肝義膽。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曰彼不知　皇之不可與有為。不俟乎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進退由已。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難。安可緩乎。皇之不足與有為也。彼知之素矣。

尾藤孝肇曰。楠公之死。世歸咎藤清忠。清忠之罪。固不可逭。然彼亦截截諞言耳。固無識見。亦非有奸謀。且公之死生。係國家興廢。興廢天也。區區佞人焉能使公死生哉。

嶺曰。尊氏之西走也。正成欲乘破竹之勢。急追擊之。是不可失之機會也。而義貞弗從。一失機會。遂

使尊氏兵勢再振矣。其大舉東犯也。正成欲避其鋭。待其疲困。而一舉殲之。而　帝弗從。復失策矣。正成於是乎決死而出。知事之不可復為也。正成忠勇謀略。一世固無倫。嗚呼使此人死。天下之事。斷然可知矣。

八月足利尊氏。奉後伏見帝子豐仁親王。稱帝于京師。仍用建武號。十月尊氏上書陽降。請車駕還京師。帝聽之。遷御華山院。尊氏置兵監衛。奪公卿以下官職。十一月尊氏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以偽器授之。十

二月。帝潛出華山，院奉三神器幸吉野。楠正行和田正朝等率兵迎衞。以吉野為行在。改元曰延元。於是南北有二帝。稱曰南朝北朝。

林道春曰。我朝禪受。有三神器。夏禹秦璽漢劍不足比並焉。　南帝傳神器。有真矣。尊氏犯闕則為賊。故別立帝。諉於二帝相爭而已。免賊名。是其宿姦也。昔聖人作春秋。齊豹陽貨之類。皆書盜。是其誅心之法。聖筆嚴矣。諸葛武侯。亦曹氏以為賊。其名分之不紊。如是而已。

禎曰。或謂。吾邦南北各立朝廷。皆　神武天皇之系統。固無所輕重。不可以正閏真偽論矣。余以為不然。夫尊氏者逆賊也。　光明帝者尊氏之所立也。尊氏忌逆賊之名。於是奉皇子稱帝。挾之以令天下也。然　後醍醐帝擁神器儼然猶存。則是真天子矣。此真則彼為偽可知也。既而尊氏逼　帝。請傳神器于新主。　帝乃造偽器以授之。躬奉真器而南。則南真而北為偽。亦可知也。且逆賊迭起。各奉皇子皇孫而稱帝。皆以正統自處。則是大亂，之道也。天下分爭。何以定哉。夫君者治亂而歸正者也。天下立君。以生亂焉用君耶。故君必一而後天下定矣。夫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古今之通義也。故以此為正則彼不得不為偽也。南朝雖微。承神器於祖宗。為天下之主久矣。北朝雖強。其實逆賊之所立。而足利氏挾之以令天下者也。號令征伐。固自足利氏出。　北帝乃贅旒而已。故有足利氏。則有　北帝。無足利氏。則無北朝。如之何得以正統處之哉。且逆賊之所立。而以正統予之。則何以

垂訓於萬世懲亂賊于將來耶。或說之非。斷然可知矣。

延元三年閏七月。左近衞中將新田義貞。攻藤島軍敗死之。初義貞拔越前府城。足利高經。走保足羽城。北陸響應。四方義軍復起。義貞圖取黑丸城。高經恟懼。築七營以備之。會平泉寺僧徒。叛保藤島城以應高經。義貞分兵攻七營。藤島兵援之。官軍乘勢攻之不利。義貞聞之。急率騎五十間道赴援。高經遣兵三百救藤島。兩軍適遇。敵隱堳亂射。義貞兵不持排楯。

又無射手。士卒以身扞義貞。義貞欲馳突敵軍。從士中野宗昌止之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君以身徇之無為也。義貞不聽。徑馳踰塹。馬蹶而僵。適有流矢中其額。義貞自刎而死。年三十八。從士皆剖腹而死。時霧雨昏濛。故餘衆竟無其援者。迨知其死。逃散略盡。北國不復支。

史論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氏之胄。役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若疾風掃槁葉。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構

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敗衄。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禁門不守。乘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款請還鸞。帝亦心知墮其姦計。而勢不能回興替之機。方決于此。而帝面諭義貞。奬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義貞匡復之志。不少懈弛。誓天地以為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為忠臣。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小哉。

延元三年。詔以源親房子顯信。為陸奥介。鎮守府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鎮。親房為之輔。九月船發伊勢海上。遇暴風。與親王及顯信相失。親房船漂至常陸內海。乃依小田治久于小田城。招輯東北諸國。興國四年夏。高師冬率大兵來攻小田城。築寨山上相通。親

房出兵擊而敗之。請援于陸奥。結城親朝。親朝密通于尊氏。以故不肯出。長相持數月。治久亦叛降于師冬。親房乃走保關城。時源顯時保大寶城。師冬引兵屯于兩城間。親房顯時。出擊敗之。師冬乃築長圍為持久之計。親房數請援於親朝。手書緫到。曉喩百端。親朝不應。城中益困。明年春。又贈書。其略曰。賣馬鬻甲。以過旦夕。炊骨易子之患。復將至。又曰。力竭糧乏。更過旬月。城兵悉為肆中枯魚。當此時。注以江海水亦何益也。親朝又辭以兵寡。遂叛降于足利氏。親房

棄城走歸吉野。

史論曰。親房學植徳望。冠冕一時。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回。獨以招討為己任。今讀其移書。儼然聲容。恍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其子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

安積信曰。當是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五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

親房擁區區之衆。内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為南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温。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不可紊。不

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為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乎。若親房。謂之文武良相。孰為不然耶。

興國六年。兒嶋高徳。與脇屋義治。潛入京。狙擊足利尊氏。不克。走信濃。

巨勢玄仙曰。高徳固有文武之才。而南朝不知登庸。惜哉。

禎曰。初 元弘帝之遷于海島也。高徳欲要路而奪車駕而不果也。及 帝幸船上。而先至勤王焉。

自爾以往。竭力於王室。始終不易。雖有功而不酬。有才而不用。未嘗有怨懟之意。尚欲潛身以狙擊太[illegible]。可不謂至忠哉。史稱高徳夙好讀書。然則其忠義雖出於至性。亦必有所得於問學者矣。使之顛沛流離。以死。惜哉。

正平二年秋九月。足利尊氏。遣其將細川顯氏。率兵三千。進攻河内。距金剛山七里。而舍。聞楠正行將攻矢尾城。謀斷其後。鏖之。正行探聽。率兵七百。佯向矢尾。縱火所在。潛還。蔽譽田林而陣。顯氏望矢尾。煙以

為敵果攻之乃馳赴金剛山無復隊伍比過譽田正
行兵大呼突出顯氏大敗奔保天王寺十一月正行
邀擊山名時氏細川顯氏於瓜生野大敗之餘衆潰
走至渡邊橋溺者無算
三年春正月賊將高師直將兵八萬侵河内正行詣
行官奏曰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平強敵以安宸憂
無幾天下復亂逆徒入寇終致死於湊川臣時年十
三遺言遣還河内欲糾合義旅殄滅兇逆俾宇内再
歸皇化也臣年既壯常恐一旦嬰疾孤負遺命方今

師直師泰來犯實臣致力之秋也若非獲彼首則臣
必授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
去帝引見慰諭之正行頓首拭涙而出率衆拜後醍
醐帝廟記從兵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如意輪堂壁題
和歌而去遂與師直戰於四條畷正行分兵為三隊
勵衆而進衆咸感激殊死而戰賊兵披靡師直危急
上山六郎代之戰死正行得其首大喜既而知非師
直大怒追擊甚急與弟正時身被數創謂賊將終不
可得乃與正時相刺而死族屬和田正朝等皆死之
初瓜生野之戰正行見敵卒多溺水而愍之使人援
之給衣藥視養數日與鎧馬而遣之敵或感恩來降
及是悉皆從死

史論曰正行受遺訖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
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疎屬皆能力戰死
節闔門為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效也
歟

藤井臧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
行以其不如者邀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遲緩

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
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
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
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鄭楚況君德不
明人才不足海内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一二耳正
行盖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
臥蓐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
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
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為之事在前豈可豫憂

其不成遂輟以俟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殉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

巨勢玄仙曰余視足利氏其將仁木細川山名桃井之輩其弟姪直義高經之族朝從暮逆昨日叛今日降未嘗見有節義者南朝文官武將子子孫孫守義死節而朝廷日衰何耶

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趨尊氏下風者皆是反覆小人視勢而進退者耳而從南朝終始不變節者

則是天下忠義之士如源親房新田義貞脇屋義助村上義光兒嶋範長父子名和長年和田正朝及楠侯一門皆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志父子兄弟相繼一志致力於皇室其精忠義烈貫金石與日月爭光較之尊氏百萬之衆人猶為多矣南朝忠賢之盛誠可欽仰也而其不興豈非天耶

又曰楠侯嘗櫻井驛警正行曰汝雖幼勿懈于學年至十五則尊求義理勿徒以識字記事為務嗚呼此言也實楠氏一門忠義之所本乎楠侯家訓所尚在學問義理上下亦大可欽服乎

正平五年足利直義與高師直師泰有隙竊謀除之不克剃髮號慧源潛出京師詣吉野上書請降大納言藤原實世建言車駕播越百姓流離十餘年于今皆彼凶豎所為而今窮蹙乞命蓋欲藉天威以報私讎耳宜乘機誅戮以絕後患左大臣藤原師基等議謂直義降則尊氏可平帝從之詔直義討尊氏

禎曰直義姦兇莫所不至窘窮無所容身乃來歸南朝納言實世請戮之以絕後患其言是矣而今

受之是養豺狼也使其得志則其為後患也必矣且使弟討兄納逆而藉其力悖理亦甚矣何以正刑憲且以示大義於天下哉亡幾直義復叛其反覆無常固如此而今不能察之可謂不明之甚矣

六年二月足利直義與尊氏講和高師直師泰伏誅七月直義復叛尊氏北奔于越尊氏欲往討之而懼京師空虛為官軍所襲屢遣使吉野請廢崇光帝迎車駕帝不許時赤松則祐在吉野尊氏又因則祐請降帝佯許之賜詔書使討直義尊氏乃使義詮（尊氏長子）

留守京師、親率諸將發。十一月義詮廢崇光帝及太弟直仁、去觀應號、奉正平號。

七年閏二月車駕至男山。右近衛大將源顯能、右近衛少將源顯經、攝正儀、和田正忠等入京師、與細川顯氏、細川賴春戰、破之。足利義詮走近江。四月義詮犯男山、源顯能、攝正儀、和田正忠等拒戰不利。八月義詮奉光嚴院子彌仁親王、稱帝于京師。百官皆疑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禮。衆議不決。關白藤原良基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為寶劍、臣願當神璽、以奉

天朝。於是即位、改元曰文和。

賴襄曰、尊氏有事關東、而患於南朝、來請和、廢其所立、用我年號、請乘輿復闕。雖非出實情、而見其跡亦以好逆也。奈何佯許而遂襲之乎。曰、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可也。許而襲之、曲在於我。師壯於直、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敗也。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而藩服忠義、東西應援、何必取一彈九之平安、以失信義於天下、自弃其所恃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果誰罪歟。

禎曰、義詮既廢崇光帝、而降南朝、於是二上皇、廢主及偽造神器、亦皆歸朝廷。則宜悔過自新、奉車駕而還京師、至誠以盡事君之道矣。而尊氏亦宜與直義講和、而還京師、變逆為順、一意奉朝廷、而朝廷亦命勤王諸將、皆休兵、則天下治矣。而義詮復叛、更奉皇子而稱帝于京師。何其好亂之無窮也。良基以尊氏為寶劍、以臣當神璽之言、尤妄矣。嗚呼無神器而立天子、後白河法皇作俑、

而後世逆賊倣之、亂之不息、職此之由。可勝歎也哉。

足利直義初無子。養尊氏庶長子直冬為子。正平四年八月、直冬為中國探題。時直義與高師直有隙。師直請尊氏命中國將士攻直冬。直冬走鎮西。以少貳頼尚女為妻、往居其家。九國服從、兵勢大振。石見人三角等亦遙為之聲援。及直義為尊氏所殺、國人皆畔之。直冬走長門、據豐田城、納款於南朝。正平八年九月、以直冬為總追捕使。

史論曰。自　神皇馭宇以來。未有以兵抗其父者。保元之難。源義朝斬其父。猶得諉之王命也。足利直冬。養於叔父直義。得為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搆難。舉兵應之。剸據一方。臨其窮蹙。亦効直義之所為。歸順南朝。援總追捕使。藉其聲勢。破走尊氏。悖逆之甚。過於衛輒拒蒯聵。近於冒頓射頭曼。自此而後。有子幽其父者。有逐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絕而彝倫斁。豈非直冬作俑耶。此王法之所必誅。而幸其抗拒尊氏。從而獎之。紀綱何由立

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

青山延于曰。後村上帝。以丁放之衆。僅保吉野。所恃者名分而已。足利尊氏擁立新主。號令四海。而不敢犯吉野。其所畏者。亦名分而已。方直義之納款也。使　帝能用藤原實世之言。誅之以正典刑。庶幾皇威振紀綱也。而　帝不能用。直冬以梟獍之姿。丁且窮蹙。歸身朝廷。以圖抗父。悖逆之甚。罪不容誅。而　帝又納之。欲藉其力以滅逆賊。何其惑也。夫以吉野區區之衆。能使逆賊寒心落膽。不敢抗之者。以名分僅存也。今乃納悖逆之徒。不惟不誅之。又從而寵秩之。是以堂堂朝廷。為逋逃之淵藪也。其何以能服天下之心哉。向使　帝誅二賊。以明大義。天下之人。豈不響應哉。然後命將出師。則逆賊可滅。而天下可平矣。今則不然。賞獎悖逆。惟恐不及。竟使逆賊得以藉口。自是之後。天下日尋干戈。亂臣賊子。接武於世者。亦由名分紊而彝倫斁故也。嗚呼為人君者。可不防其漸哉。

正平十三年夏四月。足利尊氏卒。尊氏度量恢弘有

權略。見事若遲緩。而計畫分明。特長譎詐。人無窺其際。愛士好施。視金帛如土芥。嘗值八朔。將士獻物。一時須臾悉盡。士亦以此為其用。初以人心不服。擁立光明帝。事必稟請。及得志。視之如弁髦。廢立出其意。自兵興以來。前後二十餘年。京師為戰爭之區。宮殿焚蕩。盜賊橫行。死者枕藉。而尊氏將士。日闘茶飲博。競以奢靡相夸。卒之父子兄弟。日尋干戈。更相吞噬。海內無復寧歲矣。

林恕曰。尊氏之功。輕於淸盛賴朝。而其罪相均也。

以私怨訴義貞。忌勇才殺護良。矯詔命稱將軍。燒大内屠帝都。唆天子以兵護之。此其罪之大者也。唯其所以得天下者。由能用衆也。當時武夫不屬彼則屬此。不從此則從彼。而人皆憚義貞之猛。而喜尊氏之柔。猶如新市平林之兵厭伯升以立劉玄乎。然讓附直義而闒橘。委任師直而魚爛。登用直冬。而父子相夷。封賞時氏高經直常等。而皆耦語謀叛。其不知人者明矣。唯此柔懦。非統御之才故也。

史論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略。而權謀詐力。足為一世之雄。讒搆護良親王。忌新田義貞。多方以傾陷之。至於兵屢摧衄。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　光明院。以亂正閏之分。凶燄益熾。再陷京師。幽　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效死者何也。武夫健將。唯見利而不聞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往失職。天下騷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怨觖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討。亦朝廷自隳紀綱之所致也。

安積信曰。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絶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鋭。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　後醍醐帝之在舩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既亡。

帝論功。以尊氏為三州守護。實為過賞矣。而猶抱觖望之心。戢翼匿爪。伺時。讒護良親王。知其姦欲誅之。即賂寵姫。横加讒搆。　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　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状。與之相訟。王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髻。弟直義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諭。又陽為不得已遂叛。

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闕為王師所敗。倉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燄復熾。然恐三軍諱叛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兵氣。是非特愚九州將士并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蹕於叡山。乃詐乞降。囚鸞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下將士。皆為其所愚弄。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指嗾。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黠。亦墮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亦狡矣。

禎曰。或曰。後醍醐興復之業不能遂焉。尊氏以兇逆反得天下何也。曰。天厭皇德也。然則天下何不歸於義貞正成之徒耶。曰二子之徒。其志獨在復皇室而已。而帝不能用之以興帝業。反尊寵尊氏。過二子。尊氏梟狼也。而帝傅之翼。於是乎尊氏飛騰跋扈。不可制馭。遂繼鎌倉氏而覇于天下矣。是帝不知人之過也。雖然非天厭皇德。則尊氏兇逆何以得能興覇業哉。

正平二十四年春正月。京師以足利義滿（時年十四）為征夷大將軍。細川賴之為執事。賴之竭心輔導。選士之學行醇篤。熟長武事者以充師友。日啓沃之。又著戒法五章以頒示一時。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許疎。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人。及外和柔而內實傾險。外澹泊而內實多欲。自縱驕奢不循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公。五曰戒勦掠同列之美。自冀進用。及受納賄賂。妄薦非才。凡人犯之者。聽無貴賤親疎。互相告發。告者則有賞。書以授義滿。左右賴之猶患姦邪之未息。乃

使髡者六人。異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士遊狎。詼諧歌舞。巧為迎合。名曰童坊。又曰侫坊。士大夫有類其行者。則指為士童坊。般辱之。士大夫往往恥之折節者頗多。

室直清曰。細川賴之。世以良相稱之。觀其承先君遺命。輔幼主。奉上御下。可謂老成之材矣。然知用小術以強君威。而曾不知陳善閉邪也。義滿非昏弱之主。輔翼之以聖賢之道。豈不為一代英主哉。至其極驕泰肆僭逆。則賴之亦不得免其罪矣。

三宅緝明曰。世多以足利義詮為庸劣之輩。不知其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覇基也。將死握細川頼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滿曰。汝事之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教。而頼之亦能盡心輔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聞見毎取師範。識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之威并呑南北。如源頼朝驕養其子。一再傳而亡。豈足與儔哉。有邦者勿忽諸。

禎曰。頼之之相義滿也。薦正士。屏佞諛。制訓戒。以頒士臣。欲以匡君德。篤士風。其於輔導幼主之道。可謂盡心。但其置侍坊。事則幾乎好奇矣。吾聞古之聖人懲惡旌善。以為勸戒也。未聞教人為不正事。以正人心。美風俗也。且詼謔謟諛者。人主之所悅。若褻狎親近。愛其才能。而寵幸之。無乃長佞諛之風乎。是欲矯士風。而反傷之也。此雖或一時權宜之所為。曷足以為美談邪。

平平二十四年。楠正儀降足利義滿。詣京師。始謁義滿。義滿命還河內。圖吉野。建德元年冬。和田正武等。起兵討正儀。丁年八月。詔發兵討正儀。弘和元年。正儀歸順。

史論曰。正儀運籌決策。捍禦彊寇。維持偏安之業。頗足尚焉。而遽竪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摧折而不支。他日將何面目以見乃父于地下哉。可謂無恥之甚者矣。

頼襄曰。楠正儀之降於賊也。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　後村上之正平廿三年。帝崩。

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為將軍。細川頼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頼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頼之請救之諸將。不肯。頼之恥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為將。後戰鬪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　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頼之遭讒見斥。而山名氏入寇。連陷阿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沒。而頼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

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為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辦。何以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恥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為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　長慶新即位。銳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並起。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　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特

為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令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輭我南。故正儀之為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横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譴也。非曰其叛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也。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銳向

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為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禎曰。或謂正儀之降足利氏。為存南朝也。非真降也。余未審其是否。然正儀一背南朝。而降於賊。事之十二三年。雖非真降者。得於清節無玷耶。正儀若欲存南朝。豈別無其道哉。君子之於君父之讐。報之之志。不可一日而忘。鞠躬盡瘁。竭力而後已。如

其成敗則天也。正儀不能確守大義。一降賊。而千載不免失節之名。不亦可為楠氏深惜乎。

弘和五年秋八月。楠正勝出師討足利氏。山名氏清。邀之戰於平尾。正勝軍不利。乃歸千劒破。此時南軍所守。僅千劒破一城。兵士唯有八百餘騎耳。

八年春二月。畠山義深陷千劒破城。先是足利義滿。贈書楠正勝招之。正勝對使者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然自祖父正成以來。世守忠義。莫有二心。吾雖不肖。猶奉遺訓守此城。不忍享不義富貴。義滿乃遣義

深攻之義。深絶其糧道。城中食盡。正勝及弟正元等。
出城逃。
夏五月。楠正元潛行入京。欲狙足利義滿。刺之不濟
被擒。義滿壯之。使人謂之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
貴。正元淬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將傾而不能扶
之。吾輩死有餘罪耳。遂不屈被殺。
巖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眞正成之孫。楠氏父
祖三世。為王室干城。如二子。實當不可為之時。而
猶下藥於必死之病。宋文天祥所謂存一日則盡

一日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
貴者。不為之愧死乎。
禎曰。南朝之命脉。實存乎楠氏。正元死。而楠氏絶。
於是乎神器不得不歸於北。其勢然也。嗚呼楠氏
之忠勲。亦偉哉。
弘和九年閏十月。足利義滿。遣大内義弘六角滿高。
至行在。請和。帝許之。於是車駕發行宮。至大覺寺在嵯
峨。儀衛具備。義滿以為非來降之禮。遣使詰之。帝召
見使者曰。朕親奉三神器。位號所繫重矣。理當以乃

君為子。以傳神器。何來嘵嘵。於是和議殆破。六角滿
高曰。南帝之詔。理致明白。神器未歸。則南帝眞天子。
不當逆命。遂遣滿高定和。五日帝傳三神器於後小
松帝。應永元年。尊南帝曰太上天皇。
禎曰。自後醍醐帝南遷。四傳而至後龜山帝。
南北講和。神器歸于京師。於是南北始一統矣。而
以後小松帝承北朝之統。或有以北朝為正統
者。是俗論已。初尊氏之犯闕也。後醍醐帝。避難
而出京師。於是尊氏惡叛逆之名。擁立皇子而稱

帝。是為北朝矣。是北朝之立。出於足利氏之私。而
非承先皇之統者。且號令賞罰。皆出於足利氏。
天下之士。執兵戈而奔走者。皆供足利氏之驅使。
何有於王室哉。朝廷者徒弁髦而已矣。南朝則自
後醍醐帝。而後世傳神器。以承皇統。建年號。稱
朝廷。勤王將士亦皆竭力王室。犯萬死以為朝廷
討賊。子孫相繼。而忠義之志不衰。雖播遷式微之
際。皇威之存。獨於南朝見之矣。視之於北朝受制
於將府。而徒擁虚器者。猶自有眞天子之氣象矣。

後龜山帝對足利氏之使曰。當以乃君為子以傳神器。六角滿高曰。神器來歸。則南帝眞天子也。此言凜凜有不可犯者。其為平純。又何疑焉。嗚呼神器歸京師。南北一統。於是天下之權。復盡歸將府。而皇威益以不振也。悲夫。

應永元年冬十二月。足利義滿辭征夷大將軍。其子義持代為征夷大將軍。義持年甫九歲。是月義滿拜太政大臣。二年四月。義滿辭官。削髮稱道義。儀擬乘輿。其入朝也。朝貴諸臣皆下殿蹲踞。道義所親近者。

稱之曰昵近。衆百官畏之。

賛曰。王室陵替既極。武將代興。其勢不得不至於此矣。向者 後醍醐帝之恢復王室也。不能收天下之大權。而歸之于朝廷。舉紀綱。振皇威。以復先皇之舊。而再失天下。可勝歎哉。雖然王室衰弱非一日。自非剛明英特之主。何以能起衰運於不絶如綫之日哉。保平以降。天下大亂。世運一變。天子守虚位於上。將門為政於天下。規模一定。不可復變矣。蓋有邦家者。不能當天下未亂。海內無事。時察幾審微。而夙戒遠慮焉。而至於勢積不可復救。則悔亦何及。聖人履霜之戒。嗚呼微哉。

應永五年。義滿定三管領四職。斯波細川畠山三氏互任管領。稱曰三管領。山名一色赤松京極四氏迭為侍所別當。稱四職。山名一色土岐赤松京極上杉伊勢七氏。總謂之七頭。鎌倉亦倣之。上杉氏稱管領。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宇都宮那須八氏稱八館。

源君美曰。義滿此舉。擬皇室所謂五攝家七清華

也。皇室之有攝家。是乃朝廷之衰。而攝家之分五流。又其衰也。義滿倣衰世之政。實不學無術之過也。而幕府之衰。亦基于此焉。義滿驕侈。動輒僭擬皇室之禮。其無知妄作。往往如此。

應永十五年夏五月。足利義滿薨。年五十一。稱鹿苑院。詔贈太上皇號。義持辭不受。

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源賴朝遂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鎌倉。甚至廢置天子。建兩宗迭立之議。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

擁立天子。據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遂至義滿。驕僭滋甚。殆擬王室。其甚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替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令義持受之。朝廷幾并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宄絶覬覦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踵。然而世竟無有請隧問鼎者。朝廷之尊。萬古如一。神州之所以冠萬國可見。

賴襄曰。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倣攝籙清華。欲并名實而

有之。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僭之甚。貽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哉。

國史纂論卷之七終

國史纂論卷之八

長門　山縣禎　編

應永二十五年春正月。太將軍源義持殺弟義嗣。初義滿鍾愛義嗣。欲令義持讓職。累官至大納言。會義滿薨。不得嗣職。怏怏不樂。及上杉氏憲構亂。鎌倉叛。其主源持氏潛與之通謀。既而事泄。亡命為僧。義持遣人索捕。幽之於林光院。至是殺之。

永井定宗曰。古人立子以長不以幼。弟雖有功。不敢先於兄。古今之通義也。況於無功乎。義滿溺私愛。使弟勢踰兄。縱驕之以至是。義嗣之反逆。義持之殘忍。實由義滿失親愛之道。如義滿。可謂啓禍端者矣。

禎曰。自古人情多鍾愛季子。於是乎寵過嫡長。漸釀僭奢。遂使兄弟不相容。其勢至於必相殘害而後已。如鄭武姜之於叔段。衛莊公之於州吁。其寵之適所以禍之也。故聖人明嫡庶長幼之分。垂以陵長庶匹嫡之戒。其旨深矣。

初後小松帝時。筑紫商賈肥富。歸自明。陳兩國通信之利。於是義滿以肥富為使。始通信書明主允炆。使僧天倫來。終義滿之世。聘使往來不絕。應永二十六年。明使復來。義持使僧西堂諭之曰。曩者我先君惑肥富之言。猥通外國。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君亦尋即世。遺命誓諸神祇。永絕外國之通問。去歲既諭以此意。而今使者至。蓋前諭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知也。當命沿海之吏禁止之。使者請見義持。辭曰。隣國通好。而安邊利民。非不欲也。然而寡人所以不肯接使臣者。抑亦有說焉。

先君得病。卜之曰。諸神降譴。神又憑人曰。我國自古以來。未嘗稱臣外國。比者違前聖之制。受封爵而弗卻。所以致疾也。於是先君大懼。誓於明神以無受外國使命。使子孫固守遺命。其後行人至。寡人未以前言諭使臣。故不得已而見之。遂使臣歸。使僧堅中諭此意。不知未達乎。去歲使人復來。亦使僧等將諭之。今使臣歸國。宜以此意達爾主矣。往昔元兵百萬來寇。溺死海上。豈直人力哉。蓋亦神助也。今聞將以使命不通為辭。用兵來伐。因使我高深城池。我固不要

高城深池。除道而待之而已。來書又曰。使臣之至。拘留殺戮。聽所為意是何言也。吾只要彼此不往來。各保封疆。民至老死而不相知。不亦可乎。

禎曰。嚮者義滿稱臣明國。受其封爵以為榮。是貽臭千古者也。義持絕其通好。却其使人。辭嚴理直。得待外國之體。可謂雪前世之辱者矣。

永享元年秋九月。源義教捕楠光正。殺之。光正稱五郎左衛門。削髮稱常泉。潛匿南都。會義教至南都。光正欲伺間狙擊之。至是被收。臨刑從容作詩歌。觀者

歎惜。

禎曰。光正未詳其父祖。然楠氏之族。則必於延尉有系屬矣。嗚呼楠侯精忠義烈。至子至孫。若兄若弟。相貫如一。何其盛哉。自古盛德之士。父子相繼者鮮矣。況闔族數世。不變其節。如楠氏。實曠古之所罕。足以為我大東之光輝矣。

永享四年。源義教遣使于明。其書曰。欽惟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又安。勛華繼體。從昔所希。宜光中興。不圖復覩貢業。不入。固緣弊邑多虞。行李往來。

頗復治朝舊典。是以謹使某人觀國光。伏獻方物。五年。明主遣内官雷春等報聘。

青山延于曰。義持遵奉遺命。絕明通聘。辭義嚴正。有足稱者也。而義教又遣使通聘。不啻負其父遺命。寔失國體。其後義政效尤。卑屈稱臣。抑又甚

巖垣松苗曰。義教失禮於本朝。而私遣使于明。尊敬外國如此。其昧義理。深可慨歎。意為將相者。可無學術乎。

禎曰。當是時。遣外國書翰。皆命緇流。而緇徒不辨

國體。務自卑屈。以取辱於外國。然亦為上者不學無術之過也。至如義政贈明主書。稱臣且用彼年號。則又滋甚矣。

初大將軍義持。以其子義量死無嗣。約以源持氏關東管領為嗣。及義持薨。而管領畠山滿家等。忌持氏難制。更議所立。諸石清水祠探籌。遂奉僧義圓義持弟立之。義圓還俗。名義宣。後更義教。持氏由是意懷不平。與義教有隙。永享八年。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賴清爭封疆。義教遣兵討村上。持氏將出師援之。執

事上杉憲實諫曰守護將軍所置而出兵擊之此叛
將軍也不納九年持氏命上杉憲直代小笠原氏鎌
倉流言持氏令憲直討憲實憲實家兵聞之來集持
氏乃往憲實家諭之令憲直父子屏居又以一色直
兼毀憲實遂之十年六月持氏將冠其子賢王曰我
將循曩祖義家故事加冠於八幡祠憲實曰宜遣使
京師請名於將府持氏不聽遂冠賢王於鶴岡祠名
曰義久託慶冠禮徵兵諸國鎌倉傳言謀因憲實入
賀殺之憲實稱疾不出憲實家老長尾芳傳等主謀

和千葉胤直上杉持朝亦諫罷兵持氏不納憲實歎
曰我何罪欲必殺之唯自殺可以明志耳乃抽刀欲
自殺衆趣持奪之因勸憲實使就國遂奔上野持氏
兵追之衆欲戰憲實不可持氏自將兵出陣武藏高
安寺留三浦時高守鎌倉於是義教奏請討持氏詔
許之乃遣上杉教朝上杉持房東征坂東將士多叛
持氏三浦時高亦叛而放火於鎌倉憲實出陣分倍
持氏兵連敗乃引還鎌倉入永安寺剃髮曰道繼憲
實遣使京師請宥持氏十一年春義教命憲實殺持
氏憲實請令義久襲職義教不聽上杉持朝千葉胤
直率兵圍永安寺持氏父子及叔父滿定皆自殺憲
實召弟清方於越後襲已職剃髮號長棟夏六月詣
長春院拜持氏影垂泣曰臣無他心天實監之乃拔
刀剚腹為其臣所持不果輿而還家既而創愈適藤
澤

永井定宗曰憲實為昏主盡忠始終不渝雖諫不
聽枉受譴責然不敢怨自引咎將自殺者數矣雖
古忠義之人孰能出其右哉惜乎先使持氏為賢

主憲實輔佐之則國家又安亂由何起哉持氏昏
闇追放諫臣姦邪得志使持氏長惡重不義家亡
國破流汚黷於千歲豈不哀哉

青山延于曰方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嫌隙
稍生及其釁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
然原其終始所為權謀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
稱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已陽為窘迫就死之態以
激勵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決憲實而
不能死乎足以知其伏刃之非本志也此豈古人

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禎曰。持氏驕慢不軌。信讒邪嫉諫輔。將殺之而後已也。其亡身滅家固宜矣。憲實屢諫其君將納之於軌度。不可謂不愛君也。然其恃權依勢擁兵以抗其君。失臣道亦甚矣。若以古忠義之人擬之則過也。而如義教命憲實殺持氏則是使臣弑其君也。其所令如此。他日不免弑逆之禍。不亦宜乎。憲實好學。其在職也。撫民愛士大得人心。其邑下野足利有學校。傳言小野篁之所剏。衰廢歲久。憲實繕

修之。為置土田以養生徒。又購書籍以充之。以故生徒日盛。當干戈騷擾之時。藝文掃地。而足利之學校獨著天下。

青山延于曰。憲實才略絶人。向使持氏用之。則其所為必有可觀者也。惜乎持氏暗劣。不能用其計。遂使之激成禍亂。憲實之叛。雖出於窘迫不獲已之策。然其舉兵據國。何以免不臣之罪哉。然其修黌舍興文學。其功亦不可廢。五代時。馮道鏤板五經。天下偉其功。論憲實者。不以人廢其功可也。

嘉吉元年夏六月。赤松滿祐弑大將軍源義教。時赤松貞村得寵義教。義教欲以滿祐所領播備美三州與貞村。滿祐子教康以告滿祐。滿祐忿恚稱病不出。會鎌倉平。諸將各饗義教於其家而慶焉。教康亦請義教而饗之。設雜樂。伏兵宴酣伏起而弑之。教康與滿祐火其第奔播磨。

禎曰。義教嘗殺一色義範土岐持頼也。天下以為冤。世傳義教屢夢二人為祟。至是又臨水見二人影。心甚惡之。遂遭害。此言雖未足必信也。而如其殺義範而奪其妻。暴亦甚矣。且如殺持氏而及其

幼子。究索其弟義昭而必殺之。亦何殘忍也。天道好還。則好殺之報。雖有遲速緩急。必不可得逭。亦有其理焉耳。

嘉吉三年九月丙寅。藤原有光反。犯闕。帝避亂于左大臣藤原房嗣第。初有光為院執事。及後花園帝踐位。得罪禁錮。既而逃亡。時南朝皇族為萬壽寺僧稱金藏主。有光擁立之。稱帝。欲再興南朝。議曰。無三神器。則不可成帝業也。於是夜率兵入禁中。縱火殺掠

帝幸房嗣第。賊取神璽寶劍而去。遂掠延曆寺移撤
集兵戊亥遣兵討之。誅有光及金藏主。賊徒棄寶劍
於淸水寺後門。僧徒獲而上之。唯神璽為賊奪去。時
廷臣坐之見誅者甚衆。

禎曰。壽永中。安德帝之蒙塵也。後白河法皇。
立後鳥羽帝於京師。是國有二王也。後醍醐
帝之播遷也。北條高時。立光嚴帝。足利尊氏立
光明帝。是皆傚尤者也。自此之後。南北日尋干
戈。戰爭不已者數世。弘和中。南北始講和。皇統歸

於一。而後天下定矣。雖然爾來有奉小倉宮（後龜山帝子）
而作亂者。有謀盗神器以興南朝者。州郡所在。
往往集兵以圖不軌者。皆以興南朝為名。自尊氏
立二帝以啓爭端。其禍蔓延於天下後世如此。蓋
後白河法皇作俑。而高時尊氏傚尤。其罪不亦
大乎。

寶德元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政。以源持氏子成氏
（小名永壽王）為鎌倉管領。上杉房定輔翼之。上杉憲實聞
之不自安。剃髮為僧。巡行諸國。其少子龍若尚幼在
伊豆民家。義政使其家臣長尾景仲輔之居山內。改
名憲忠襲執事職。時上杉顯房居扇谷。太田資清輔
之。於是景仲資清。頗擅威權。享德二年。景仲資清。作
亂於鎌倉。襲成氏。成氏奔江島。景仲資清追躡至由
井濵千葉胤直。小田持家等。擊破之。景仲等退還。憲
忠素不與謀。聞之大驚。亦逃七澤山。時憲忠叔父道
悅居駿河。來見成氏。為分疏之。成氏還鎌倉。義政遣
僧龍西堂和解之。於是憲忠亦還鎌倉。三年冬。成氏
與結城成朝里見義實謀。襲憲忠而殺之。

青山延子曰。長尾景仲上杉氏之謀臣。以智略見
稱于世。然觀其佐憲忠殺成氏。蓋其意欲使之行
簒奪也。自是關東大亂。禍及數世。夫戰国權謀之
士。唯譎詐之務。而不知大義。斯亂之所以益長也。
若景仲者。真可謂傾危之士也。

初畠山持國（後稱德本）無子。以弟持富為嗣。後生子義就。
遂以為嗣。任伊豫守。於是家臣樹私黨。欲立持富子
政長為嗣。細川勝元素助政長。政長竊出匿於勝元
家。山名持豐（後稱宗全）亦黨政長。享德三年秋八月。義就

欲攻政長、為防戰備。義政令諸將率兵衛室町邸。政長夜縱兵火近邑、攻持國家。持國避難從弟義忠家。義就奔山名教之家。教之不内。遂投遊佐國助家。翠日火其宅、奔伊賀。持國黨居建仁寺西來院。政長黨遣兵迎持國歸其第。勝元等請令政長嗣家。義政許之。康正元年春三月、持國卒。畠山義忠請召還義就。義政許之。義就遂還京師。政長出奔大和。

青山延于曰、畠山持國既立其弟為嗣、而又立其子。此啓爭端者、持國也。義政宜裁其是非曲直、以正典刑、而依違鶻突、苟從其請、以成其私心。此啓亂階者、義政也。請嘗論之。夫持富既襲本宗、則承嫡統者、政長也。而持國舍嫡而立庶。義政之從其請、固非也。方義就之走也、義政使政長襲本宗。既而又召還義就。此非啓亂歟。且觀其終始所為、黜陟出於喜怒、昇沈係於呼吸。是非貿亂、皂白顛倒。使天下之人、不知所適從。自後立義視、而又欲立其子、竟致應仁之亂宜矣。

寬正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兩日並出。二月地大震。時

比年水旱、加以兵革、天下中荒。道殣相望。而義政大營第宅、窮極靡麗、令四方輦致奇樹巨石。民疲其役。帝（後花園）聞而憂之、賦詩賜義政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為誰肥。義政為之罷役。

禎曰、當是時、天下之政權、全歸將府、而武將不知為政。天變人害、漫不之省、極奢疲民、而日速衰亂焉。天子有憂民之志、而權移既久、拱手不能復有為矣。事理顛倒如此。又將如之何、抑亦天哉。

應仁元年、山名宗全・細川勝元構兵、各聚其黨於京師。攝津・河内・和泉・土佐・讃岐・阿波・淡路・參河・紀伊・越中・隱岐・出雲・飛驒・播磨・備前・美作・安藝・若狹之兵七十萬餘、屬勝元。但馬・備前・備後・伯耆・因幡・石見・美濃・尾張・遠江・伊勢・大和・近江・周防・長門之兵十一萬餘、屬宗全。勝元陣東京。宗全陣西京。日日交戰、互有勝敗。自此數年、京師為戎馬之衢。公卿第宅、京城内外人家、神祠佛宇、皆罹兵火。朝廷諸家舊記亦多灰燼。搢紳避亂逃散。朝廷衰替、自古未有也。諸州其黨亦

各起兵相攻撃。文明五年。勝元宗全相尋病死。其黨
猶在京相鬪。天朝幕府。命令不行。
賴襄曰。足利氏之封建子弟舊臣也。不知制本末
輕重之勢。是以纔能偽定一時。而叛者如蝟毛而
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禽奔獸遁。不可復制也。所
謂尾大不掉者也。如彼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
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
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傅虎以翼。蹴應仁之亂。是
其所由起也。然其為之者有故焉。彼其初討奪王

家中興之業。故濫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
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問。
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
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
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傑。而不能禦之。并其餌
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為苟且攫
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也。
禎曰。視足利尊氏。父子兄弟之間。或背或合。唯利
之視。知有一身。而不復知有父子兄弟矣。是以子

孫相承。親觀恩薄。視骨肉猶仇讎也。而群臣亦傚
之。天下滔滔。無復倫理。以馴致應仁之亂。干戈日
尋。狺狺相鬪。人皆化為虎狼。豈不悲哉。
義政造第於東山居焉。勅賜號東山殿。使狩野祐清
畫瀟湘八景於殿內。命五山僧徒題詩於其上。集古
器名畫。屢設茗宴。以遣世慮。茶人周光之徒。尤見親
近。自是之後。茶事盛行云。
源君美曰。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
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伊訓云。敢有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
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誠哉此言。人主有一
于身。足以亡邦家。況義政兼備而盡有之乎。當是
時。天下大亂。足利氏竟以亡。是非天為孽。自為孽
不可逭者也。而今人不知儆。尤之戒。尚有慕其風
者何耶。
青山延于曰。在昔唐陸羽。以好茶聞于世。自是之

後高人逸士。遺世絶俗。肆志山林者。往往愛賞不置。然未有王公大人好之者也。至本朝源義政。留意茶事。而茶人周光之徒。迎合其好。刱意出奇。自後轉相倣傚。遂有茶家者流。至豐臣秀吉。尤好之。於是乎宗易之徒。益加文飾。茗飲甚盛。至今王公大人。競相尚慕。一器之微。至費千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古之好茶者。清簡寡欲。脱略世務。以為方外之遊。而今之諸侯。驕奢多欲。蕩盡貲財。以供無用之事。茗飲之為害。吁亦甚矣。義政暗懦。為強臣所牽制。退隱東山。優游玩愒。以泄其不平之意。而至于流毒後世。為人君者。可不以為戒哉。

文明十八年秋八月。上杉定政。殺其執事太田資長（薙髪稱道灌）初定政以封地狹小。常屬（山内上杉氏）顯定。及資長相之。内脩國政。外總軍旅。撫民愛物。村士畏服。兵威日盛。顯定忌資長。欲除之。使人為間。定政信之。至是召資長于糟谷殺之。資長臨死作和歌。聞者哀焉。

青山延于曰。孟子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古人君以讒間。殺其臣。未

有不危其國者也。故子玉死。而楚國弱。伍胥死。而呉王亡。檀道濟死。而劉氏衰。斛律光死。而隋室傾。岳飛死。而宋師熸。凡此數君者。皆自破其干城。以資敵國。不徒取笑一時。亦足以亡其身而危其國也。上杉定政。任用資長。國富兵彊。威震關東。又一旦聽讒殺之。人心瓦解。疆土日蹙。卒為北條氏所并。此理之必然。何足怪哉。

延德二年春正月。太將軍源義政薨。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志者矣。以八歳童子。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為廣野。七道之内。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窮極奢靡。至花亭之甍。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値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横斂苛征。戸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歳四次。義教歳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

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宜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現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己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而讓職之明年。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義政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

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民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況代天子宰天下者乎。奪民所以生活以資己逸樂。而有不亂哉。

禎曰。王室之失道自　白河　鳥羽。至于後白河而極矣。於是權歸將門。祿去王室。將門為政二百餘年。足利氏無道。至于義政而極矣。於是祿亦去將門。威權下移。英雄割據。天下力爭。以至于亡矣。自古有邦家者。未嘗有不失道而亡之者也。前鑒往蹟。昭昭乎。後之人主。宜讀史而留意於此。警懼修省。以防亂於未萌也。

延德三年夏四月。足利茶茶丸。弒其父政知。初政知有二子。長茶茶丸。次義遐。義遐後妻所生也。政知鍾愛之。欲立為嗣。錮茶茶丸於別室。令人守之。茶茶丸伺守者怠。潛出幽室。刺殺繼母。遂率其黨攻政知。政知自殺。義遐奔駿河。

禎曰。吁嗟天下之無君也久矣。亂臣賊子繼踵。而不能誅之以正典刑。可謂有君哉。孔子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君而不得為君之道。雖有之猶亡也。蓋足利氏以悖逆取天下。不知明倫理而施教化。是特姦賊之雄。何君道之有。子孫衰替。遂致天下之大亂也固宜。

明應三年秋九月。三浦義同弒其父時高。初時高無子。養上杉高救子義同為嗣。後生一子。欲遂廢之。義同潛逃總寧寺。家臣多從之。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亦助義同。義同起兵數與時高戰。至是襲時高於新井城。時高自殺。

青山延于曰。三浦時高初受持氏之命守鎌倉。及上杉持房來討。不翅不能死之。至倒戈以攻義久。其不忠不義。天下之所不容也。卒之父子搆難。身死国亡。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明應[illegible]年。參河安祥城主松平親忠卒。親忠性寛仁愛物。剪除鄰敵。漸開基業。嘗謂其臣曰。我勞心國事。公平是務。然國多冗費。是我所憂也。其臣曰。臣等微賤。猶且多費。况於國乎。君好施與。民蒙其澤。費於何有。親忠曰。非此之謂也。夫有一國者。養一国之人民。

厚祿重賞。以勸有功。非所謂費也。吾之所憂。賢才沈伏。而不能擧。佞邪顯達。而不能退。徒費厚祿。以養素餐無用之士。此之謂冗費。若夫祿賢賞忠。何費之有。聞者歎服。

禎曰。國家之政。百揆之務。非一人之力所能辨理。故古之聖賢。莫不以得賢為務矣。是以上有明主。則下必有賢佐。風雲相會。以成至治之功也。親忠擧賢退邪之言。可謂知為君之要矣。豈可與戰國權譎之流同日而語哉。宜至其子孫賢哲智勇非常之士。雲興龍騰。以展股肱之力。竟啓太平無窮之鴻基。豈徒然哉。其家法之有素。可以知矣。

永正四年夏六月。細川澄之弑其父政元。初政元深信愛宕神。居常齋戒。不近婦人。好行烏術。以故年四十無子。家臣患之。勸政元養關白政基子澄之為嗣。與之丹波。既而又養同族元勝子澄元為子。時政元益信奇衺。喜怒無常。其臣藥師寺長忠與香西元長謀將廢澄元而立澄之。時澄之亦怨政元。乃潛與元長等謀逆。至是政元齋居。乃使人就浴室弑之。澄元

奔近江。秋七月。澄之至自丹波。義澄命為政元後。八月。細川政賢等。攻殺澄之。元長長忠。

禎曰。政元不循人道。而信鬼神。好行奇衺。其取死宜矣。義澄為天下之主。將不能討亂臣賊子。反命之襲其職。亦何失道之甚也。自此而後。將府益衰。其身且不能保。而海内分裂。豪傑割據。天下益以大亂。悲哉。

天文五年。甲斐守護武田信虎出兵信濃。攻海口城。城堅不可拔。會天大雪。信虎解圍而去。其子晴信請

堅強而後許之兵哉。三百後大軍數里止舍親營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唉之曰風雪如此何營為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冒雪馳昧爽抵城城中以為信虎解去散遣士卒守兵甚少。晴信分兵為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城主平賀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皆服其智勇信虎不懌曰。宜守城報捷舍城而歸怯也。

禎曰。晴信逐其父又殺嫡子攻其姊子而奪之國

又殺人之父而妻其女悖逆無道。真是禽獸而已。然機智膽略。善用兵戰克攻取大拓疆土敵國畏其威後世言兵者。皆祖其法所謂太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者也。若使其在有道之世則安能免明王之誅哉。以其生乎亂世也。得能用其所長以播名後世亦可謂幸矣。

天文七年春三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先是信虎愛次子信繁將廢晴信使人言之曰。汝宜往駿河講習技藝其意欲逐之立信繁於是信虎如駿河使信繁守國幽晴信於甘利氏之家晴信密與板垣信形飯富兵部謀將自立使人致意駿河守護今川義元。義元以謂信虎悍而難制不如擁立晴信彼必服屬於我矣。乃許諾至是晴信遂據甲府。拒信虎而不納。信虎留於駿府。

青山延于曰。應永以後。真可謂亂世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鬩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踵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衞輒其滅

絶倫理罪亦大矣。假令義元諭晴信以大義諫信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父子之恩也。義元計不出此反助其逆徒知黨之之為利。而不知其國為之所并。甚哉權謀詐術之為害也。

禎曰。豺狼之噬人蜂蠆之螫人人皆拒之而不敢近所以避其害也。晴信將逐其父何有於他人哉。此毒螫之大者也。而義元黨之何其不知人之甚矣。宜乎國終為其所奪也。

武田晴信耽宴樂書詩賦不視國政群臣莫敢諫板

垣信形。稱病不出。潛招詩僧學為詩。性敏捷。不數月能之。一日出陪筵。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可。乃求題賦詩。辭理可觀。晴信大驚。投以新題。立成。晴信大悅。於是信形諫曰。詩賦固可喜。然廢事妨務。夫為君者要在於治國撫士。往者先君以亡道遂致廢黜。今君驕恣抑亦甚焉。今而弗悛。必蹈覆轍。臣直言犯顏甘就顯戮。晴信納之。

藤井臧曰。易云。君子以同而異。蓋同者合其體也。異者其心異也。信形之於晴信。先同其嗜好以得

相親。而後格其非。不亦同而能異乎。苟不能然而徒直言強諫。則何能入之。如是其易哉。後之欲攻其君之蔽固者。可以師法焉。

禎曰。晴信之逐其父而自立也。板垣信形。實與其謀。夫惡莫大於逐其父。而信形不能於此時諫之。反黨其逆焉。而今諫其喜詩賦。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不知義理輕重如此。雖有忠諫之言。亦不足尚焉已。

天文二十年秋八月。陶隆房弑其主大内義隆。初義隆領山陽鎮西兵。擁國富兵彊。位踰父祖。意稍驕恣。好和歌蹴鞠。不恤國事。紀綱日紊。隆房數諫弗聽。相良武任。以佞媚得寵。與隆房爭權不相能。數譖隆房。義隆信之。竟疎隆房。隆房怨之。還其邑。稱疾不出。密為叛計。義隆不以為意。會賓客。日夜宴樂。甲申。隆房率兵徑襲山口（義隆治所）。義隆狼狽出走。赴長門大寧寺。隆房追圍之。義隆父子皆自殺。大内氏亡。

是歲關東管領上杉憲政。奔越後。其臣目方新助。九里采女。捕憲政子龍若。降北條氏康。氏康殺之。初憲

政恃其豐富。極奢侈荒酒色。菅野大膳。上原兵庫。以諂佞見寵。恃勢專擅。恣為威福。以是將士離心。竟以至亡國。

禎曰。大抵人主。藉先世之豐富。縱嗜欲而極侈靡。於是乎邪佞之臣。乘其機投其好。阿諛迎合。以固其寵。因恃寵而擅權。離間群臣。結怨於衆。以釀禍亂者。自古而然也。故古今人主之喪國家。大抵由寵幸之臣者多矣。如大内氏上杉氏。皆是也。故人君之道。以絶嗜欲。為大澹泊無為示之。以寡欲耶。

佐由何而入耶。

弘治元年秋九月。毛利元就。擊陶晴賢（陶房更名晴賢）於嚴島而破之。晴賢伏誅。初晴賢弒大內義隆。迎大友義鎮子義長。立之為嗣。自專威權。元就欲討晴賢之罪。以其威焰方熾。未遽發。用次子隆景之計。遣使京師上書。請討晴賢之詔。天皇許之。元就築砦嚴島。將以誘致晴賢。謂人曰。晴賢若拔嚴島砦。我軍必無利矣。晴賢聞而大喜。乃將兵二萬餘至嚴島。元就自率精兵三千餘人。進陣海濱。壬戌晦。夜大風雨。元就命上

船士卒震怖。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使舟子回舟。以示必死。乃以吉川元春為先鋒。直襲不備。晴賢兵大潰。赴水溺死者無算。晴賢走至海濱。無舟不得濟。為追兵所逼。遂自殺。

賴襄曰。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毆擊。丁仆丁起。誰知其曲直乎。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鄰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為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覩。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元就後滅尼子氏。領山陰山陽十三州之地。）

永祿二年夏四月。齋藤義龍弒其父利政（美濃稻葉城主。）初利政以義龍為庸劣。愛少子。欲立為嗣。義龍怨之。殺

其二弟。遂襲殺利政。

禎曰。義龍之弒父。其大逆固不待言矣。而利政。本京西鄙人。以善歌謠東游美濃。因仕土岐賴藝。將長井某。既而弒長井。直仕賴藝。又逐賴藝而盡奪其地。其姦譎凶暴如此也。而終為其子所弒矣。夫利政以簒逆而興。其臣子亦傚之。勢之所必至。亦何深咎焉。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不信然乎。

永祿三年夏五月。今川義元帥兵四萬侵尾張。攻鷲津丸根二城。織田信長將兵二千往救之。馳至中島。

義元既拔二城至桶峽休士卒張燕義元曰尾人當殲於此役也信長欲進擊之諸將以兵寡皆諫之信長曰義元戰勝而兵老且侮我不復設備吾出其不意克之必矣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先衆馳下會雷雨昏黑衆皆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遂斬義元逐北斬首二千餘級進拔數城兵聲大振信長既歸清洲論功行賞授梁田以沓懸邑賞過護義元者

中井積善曰桶峽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豈論以成敗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蓋視其小尾也可以知其驕矣視其君參(岡崎)也可以知其吝矣既驕且吝周公之才尚不足觀焉迺義元氏之不足與有為者决也抑駿之封殖累世雄視關以東當大有為之世擁大有為之資而一敗塗地身膏鋒鏑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

青山延于曰世之論功大抵以焦髮灼爛者為上賞至曲突先見之言黜而不録往往皆然信長之行賞先善謀而後首功可謂善賞矣宜其興也勃焉

松永久秀之弑大將軍源義輝也義輝有二弟一曰周暠為鹿苑寺主一曰覺慶為一乘院主久秀誘殺周暠細川藤孝奉覺慶奔近江蓄髮更名義昭依六角義賢求入京屬國有難不果於是如若狹又如越前流寓三年聞織田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卜人筮之遇臨之節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公必歸京師矣義

昭意乃決使人諭信長信長大喜迎館之立正寺供億甚備乃遣使招諭義賢使者三反義賢竟不奉命信長討義賢連戰破之義賢棄觀音寺城遁去諸城皆降江州悉平遂奉義昭入京師號令嚴明秋毫不犯居民安堵進攻攝津伊丹親興率兵來屬時三好康長守高屋篠原長房守越水皆棄城逃池田勝政出質乞降自餘城塞皆望風欵附三好義次松永久秀乞降義昭惡其弑逆欲誅之信長曰平治天下當務撫綏且彼族彊大不如含弘以收其用矣義昭乃

止。諸寇悉平。信長班師。義昭拜征夷大將軍。叙信長
從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欲令信長爲管領。朝旨擬
以副將軍。皆辭不受。乃令掠取畿內地。又固辭。但置
吏於界府大津管之。辭就國。

中井積善曰。義昭氏之入。義在復讎。信長氏之出。
名在討賊。宜直取三好松永。加以顯戮。暴白其罪。
以對天下。夫然後足以酧其志。京畿風靡。巢窟既
覆。二氏實几上之肉。何難之有。今乃甘受降容逋。
不復以爲意。夫復讎討賊之實安在哉。是知義昭

藉以徼富貴而已矣。信長託以啓雄圖而已矣。志
滿欲足。委靡至此。君子以此卜二君之不終。然觀
信長恭謙之美。庶政之修。猶可以有爲也。唯義昭
碌碌。

青山延于曰。久秀之弑逆。罪不容於死。宜肆諸市
朝。以正典刑也。奈何憚其彊盛。而宥其大罪。何以
服天下而戒將來哉。遂使亂賊之徒不知所懼。卒
致禍起蕭牆。變生肘腋。亦有所自也。

永祿十一年十二月。武田晴信侵駿河。今川氏真。親
將拒之。次清見寺。諸將皆叛應晴信。氏真退保駿府。
晴信使人焚之。氏真奔懸川。初氏真嗣職。無復讎之
志。溺於聲色。殫極奢侈。嬖人三浦義鎮稱右衛門用事。擅
威福。由是賞罰顛倒。將士離心。中外憤怨。以至於亡。
義元嘗作書誡氏真曰。若既長。未棄幼志。鬬雞走狗。
文武兩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覆宗必矣。氏真不以爲
意。至此果驗。

安積覺曰。自古憸邪小人。誤人邦家。必以奢靡逸
樂。蠱其君。然後已得行其所欲也。三浦義鎮。以龍

陽之選。逞柔曼之態。藉君寵。以握政柄。讒諂壅蔽。
無所不至。其志不過窮奢極欲而掊克漁奪。駿遠
二州之民。朘削日甚。今川氏真晏然以爲得良佐。
彼所好我亦好之。彼所爲我亦爲之。忘父讎而不
能報。將佐內叛而不能禁。舅氏來侵而不能禦。及
至流離狼狽。適於懸川城。則義鎮以有私嫌不從。
保花澤城。爲自全之計。割袖之恩。果安在哉。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百姓報怨。褫衣僇辱。而舅氏不啻
無渭陽之情。爲封豕長蛇。以肆其吞噬。城郭灰燼。

社稷丘墟。賴神祖包荒之量。氏眞僅得免死而爲寓公矣。險邪之覆邦家。可不畏哉。

中井積善曰。駿之事豈足道也哉。當其枕干仰膽之初。業已溺心乎酒色。尸位九年。復讎之舉。寥然亡聞。隨以亂風。繼以巫風。其亡之忽諸宜矣。今川氏先世。已有庭訓。語意樸實。今尚行乎盲俗。又加以義元規戒之切寔有先見之明。而氏眞懵然可歎爾。古稱。知子莫若父。猶信。

禎曰。人君疎斥君子而昵比小人。未嘗有不喪其身而亡其國者也。而世或謂。小人蠱惑其君以亡其國。是豈獨小人之罪也哉。蓋國之將亡。天奪之衷。君心先喪。於是乎小人從而蠱惑之而已矣。苟使君心光明正大。則雖有百邪。由何而入哉。君先喪心。而後國隨亡。豈唯小人之罪乎哉。

又曰。信玄不能保其姊之子。攻而奪其國。亦何殘暴也。然既逐其父。又殺其子。何有於其姊之子哉。豺狼之心。亦何足深怪矣。

十二年春二月。信長修二條第。因其舊址。拓其東北。

穿隍塹。甃以鉅石。課畿內及諸國助役。役夫不足。令士卒執畚鍤。夏四月第成。大將軍義昭徙治焉。時京師屢歷兵革。皇宮大壞。信長命修治之。令村井道家董役。

禎曰。足利氏之季。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兵爭不已。朝廷幕府。如存如亡。誰復知有天子將軍之尊哉。信長佐義昭以興將府。營皇居以尊朝廷。使天下復知有天子將軍。其功不亦偉乎。信長始興。其規模實出乎當時群雄之上。

義昭既徙二條。謂信長曰。方今兵革未弭。宜得驍將一人衞護我矣。時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以宿將見任用。議者謂二條衞護。必以二將爲之。既而信長命木下秀吉。衆皆驚愕。群臣嫉秀吉寵遇。屢譖之。信長待之愈厚。常曰。用人之道。當擇能否。何論新故乎。信長知人善任。衆以此服之。

青山延于曰。方天步艱難。群雄雲擾之時。非唯主擇臣。臣亦擇主。故所事得其主。則言聽計從。功成名著。所事不得其主。則竭忠見疑。抱材見黜。此忠

國臣義士者所以憤歎也信長之任用其臣有才必舉有功必錄英傑之士咸得展其智能秀吉起於寒微十數年間列爲諸侯可謂善擇其主矣由是觀之雖有忠義智勇之士非遇英特之主安能施其材略哉

國史纂論巻之九

長門　小縣禎　編

元亀元年正月辛巳。武田晴信攻華澤城。駿河拔之。初今川氏之亡也。小原鎮實獨守華澤不下。今川嬖人三浦義鎮。鎮實之子也。亦亡在華澤。至是父子逃高天神。高天神城主小笠原長忠有舊也。義鎮途與鎮實相失。遇土人。誰何甚。以實。土人曰。是虐民誤國之賊也。乃悉奪衣馬。搏擊幾死。既而裸體被苦。達高天神。長忠併父子殺之。義鎮臨死。輾轉號呼曰。剸削唯命。願免一死。刳手捽頭之地。以斷其首。聞者彈指。長忠棄戸以餧野獸。

禎曰。自古權寵之臣。非有出衆之智。夐人之才。惟恃寵專權。一時威燄之熾。孰不仰其鼻息而趨其下風。由是益擅威福。掊克無饜。曾不知衆怨之叢其身矣。及一旦失權勢也。群起責其惡。僇辱備至逞其積憤。當是時。垂首掉尾。雖欲以求憐於匹夫奴輩。不可得也。傳云。倨則爲天下僇。如三浦義鎮是也。世之恃寵而專權者。可以爲深戒矣。

六月。織田信長伐淺井長政。戰於姉川。大敗之。初長政與信長婚前年信長以妹女長政也。信長來見。長政饗之。成菩提院。其部將遠藤直繼。見信長侍衞甚少。還白長政曰。信長雄才絶倫。其志不小。君與信長勢不相容。今因其無備圖之。臣一人足以辦之。然後君舉兵攻岐阜。可一舉而定也。長政不從。直繼恨其失機。及是潛入信長軍。欲刺信長。爲麾下所殺。

青山延于曰。直繼之料信長。有先見之明。然而專轟之計。未爲得也。方是時。長政之於信長。非素有

纎芥之恨。徒忌其聰明。斃之於罇俎之閒。天下之人。孰能與之哉。且英雄之生。自有定數。以張良之智。不能逞志於博浪。樊噲之勇。不快意於鴻門。直繼之策。安保萬全哉。長政之不從。亦足以觀其偉度矣。

初信長相石山本願寺地形曰。是可以城焉。乃使人謂光佐本願寺主曰。宜見致石山。可易之地。從所請。其必給貲營伽藍。以依布金之例。光佐以迹似見逐。又恐其食言。羞吝未承命。其徒强聒之曰。吾法之闡揚拔

新者。實係蓮如上人。上人垂迹之地。不容有寸移。光佐遂固辭使命。信長忿曰。我當以力取之。元龜元年九月。信長出師。將討三好康長。意實屬石山。光佐聞濃師出。廉其情。移書五畿及紀越諸國。一揆舊黨。就寺設塹壘以自守。末寺門徒會者五萬餘。信長聲言攻野田福島。三好之黨所據 自天王寺。移軍天馬。十四日。石山賊五千。取杜口。河内 來。信長縱兵擊之。賊多出銃手。濃人奔。死傷頗多。十八日。濃師再與石山賊戰。復敗。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於一向宗也。始未有意於

滅之。特利其土地耳。乃諭以易地。申之以營造。未爲處之之暴矣。光佐氏獨狃便安。以轉移爲耻。遂啓兵端。一朝之忿。殃延數歲。彼此之民。肝腦塗地。所在黨與。信誑誘以嬰誅夷。亦幾千萬。其慘蓋不可言矣。吾聞之也。浮屠之人。以慈悲忍辱爲業。貪嗔殺生爲戒。今而如此。可勝歎哉

禎曰。信長欲奪梵刹以爲城地。不情也。彼不聽則已。而欲以兵力取之。則可謂暴矣。是以激彼之怒。門徒奮起。其勢猖獗。濃師屢敗衂。以損軍威。蓋信長之過也。

九月。織田信長在攝津。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出兵攻坂本。進焚大津。信長聞之。還京師。長政義景據叡山。信長使諸將圍之。遣使招諭僧徒。僧徒不從。信長素惡僧徒橫肆。不持戒。飲酒食肉。姦淫婦女。黷貨黨賊。然以敵兵尚盛。優容之。二年秋九月。信長攻叡山下。令曰。此行夷滅延暦寺。使無噍類矣。延暦遷都之初。創斯寺。以鎮王城。故諸將僉懷疑懼。信長曰。我倡勤王之師。風纚露沐。殆無虚日。竄越朝倉江淺井作慝。我撓

之於嶽。兇豎黨之。破律亂政。是國賊非私讎。且其盤據猖獗。非一日。今不誅夷。必貽天下之患。遂分兵四面合圍。縱火燔伽藍。悉捕僧侶。併其所蓄婦女童幼。皆斬之。山谷爲空。乃籍其田。封明智光秀。

中井積善曰。昔者浮屠最澄。鼓鬼門鎮護之說。以蠱惑聖聽。闢峻嶽。創巨刹。窮土木。殫民力。帶洛控湖。牟其美利。食邑寄田。所在磐牙。徒侶三千。勢踰王侯。坐享富貴。殆八百年矣。其小有所屈撓。輙舉田要命。壓及鳳闕者。莫世無之。虎捌梟磔。朝廷不

能制焉使列聖旰食宵衣或至發鴨水采齒之數甚矣異端之害也天誘其衷藉手於濃千載之頑癖深患一朝而剗除不亦快乎哉今也雖遺址再搆而其勢委靡非復前日之比則濃侯嘉惠之所覃爲遠矣但其暴刑濫殺發乎忿恚之餘不免失人君之度然彼徒稔惡之久亦自取也已當時學術湮晦歐陽氏所謂八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者天下皆是也自非確然弗惑如織田氏者其孰能與於是君子葑菲采之可矣

是歲皇宮成殿堂門廡悉依舊制壯麗可觀繼絶興廢又散金於都民收其息以供大內經費罷門賦弛徭役由是商旅相通天下大悅

中井積善曰濃侯於是乎有禮禮國之幹也其勃焉以興不亦宜乎

禎曰織田氏之興蓋有五善焉尊朝廷擧廢典一也佐將軍討叛賊二也嚴政令禁貪暴三也任才能錄有功四也弛徭役輕賦稅五也信長雖有蓋世之氣拔山之力非有此五善以服人心則安得其興之速如此其勃焉乎哉

天正元年春二月武田晴信（薙髮稱信玄）卒年五十三以子勝賴嘗承諏訪氏後擬勝賴子信勝爲嫡子攝主國事遺命秘喪三年乃豫具空頭華押數百紙以備四方書問以弟信綱狀貌酷肖訪疾者乃令之暮夜接見故列國久不審其實信玄自知取怨多懼死墓爲人發掘乃命造石槨擐甲以斂密沈諸諏訪湖心云

尾藤孝肇曰信玄謙信二公知以兵克敵而不知以智服人織田羽柴二公知以智服人而不知以德服人心

中井積善曰嗚呼信玄逐父以篡國豺狼之行其不容誅也久矣世傳信玄嘗讀論語未卒數章拋地曰是病痛之書終不復讀其自蓋之深可知也然列國恬然通好修盟初不聞聲罪之擧時有侵伐亦唯城地之爭已名教掃地哀哉且以其長于軍事叱咤猖獗所向無前雄飛于山東數十年自以爲得計海內引領思欲徼之亂庸有極乎我世

談兵者。祖述其法。肖像尸祝。究其象佛。亦何心與。
善戰者服上刑。古之制也。矧於凶逆之徒乎。
青山延于曰。武田晴信。以悖逆得國。殘虐不道。取怨四方。恐身死之後。敵國來侵。故詭謠百端。以欺天下。但知其智術之可以欺天下。而不知其子之不肖。不足以幹父蠱。墳土未乾。而闔族夷滅。宗社丘墟。良有以也。
禎曰。世之言兵者。於甲越二家。欽慕豔稱。無所軒輊於其間矣。昔者周末貴霸功也。世以齊桓晉文

並稱。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以正譎二字。定其軒輊。余亦曰。甲譎而越正。信玄豺狼之行。比之於謙信。固有逕庭矣。雖然是猶彼善於此耳。謙信亦豈純乎正者哉。
太將軍義昭無道。信長以書諫。疏其不朝天子不撫諸侯。賄賂公行。賞罰私斷。冒貨利。窮土木。昵細人。專微行。等十七事。義昭弗懌。天正元年二月。義昭竊欲圖信長。密爲戰備。細川藤孝諫之。弗從。信長聞之。使人陳其無貳。義昭不聽。募兵城于石山堅田。信長使柴田勝家明智光秀丹羽長秀等攻石山拔之。又攻破堅田。三月信長帥師西上。細川藤孝荒木村重抵逢坂納款。師入京師。夏四月縱火所在。觀兵以求和。義昭不從。進圍其第。義昭窮蹙求成。信長許之。遂班師。豫料和議復敗。使長秀造戰艦數十。以備湖上。秋七月義昭復擧兵。壁于槇島。信長乃以舟師直前入京師。遂取二條第。人以爲神。轉攻槇島。令曰。是行殲之。大戰破之。遂圍而執之。義昭求滅死。信長令羽柴秀吉放諸河內。詔削其官爵。義昭尋奔紀。

中井積善曰。義昭狂昏。不足道也已。自其出亡。唯濃焉依。逮得志也。以忌克之私。肆其毒螫。所謂忘暑則忘險者。非邪。濃之於義昭也。分既非君臣。恩誼無雅素。然奉戴資給。不爲不謹也。匡翼以正。不爲不厚也。啓寵自彼者再矣。不得已而應之。乃放伐之擧。不足以病濃也。易曰。負且乘。致寇之至。爭奪之世。以非人據大位。寇且自至。況速之乎。
三年夏五月。武田勝賴圍長篠。累月。奥平信昌堅壁拒守。城中食盡。將告急濱松。衆相目未言。鳥居勝高

強右衛門請往信昌大悅勝高曰。敵圍甚密。濟否未可
知。幸而得達。舉燧前山以爲信矣。自度不免。留絕命
詞。夜縋而出。前山火起。城中譁呼。勝高騁抵濱松告
急。濱松使勝高還報曰。吾與信長出兵在近。堅守勿
降。勝高乘夜馳還。爲邏者所獲。勝賴命解縛引以厚
賞。使反其辭。勝高僞諾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奔
至。努力固守。勝賴怒磔殺之。既而濃軍遠軍來援。勝
賴欲戰。部將馬場氏勝。內藤昌豊。山縣昌景。小山田
信茂等。固諫之。長坂長閑。跡部勝資勸之戰。勝賴從

之。使小山昌行當長篠。親將兵萬五千。分爲十三隊。
信長列柵三重。使銃手守之。甲軍競進拔柵。濃軍遠
軍。萬銃應機俱發。山縣昌景中丸。墜馬而死。甲師敗
績。其良多死。勝賴走還甲府。二萬之軍。死亡殆盡。
安積覺曰。鳥居勝高。古之解揚也。若東漢關溫之
於馬超。東晉周崎之於魏人。唐劉感之於薛仁杲。
皆反其言以成命。亦揚之徒也。溫爲超所殺。崎爲
魏人所殺。仁杲埋感至勝。馳騎射殺。勝高爲勝賴
所磔殺。慘酷之極。殆與感相類也。勝高唯知舍生
取義。勝賴之賂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
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豈非烈
丈夫也哉。信昌以拒守之功。世受茅土之封。勝高
忠於所事。而有功於當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較
之四子。殆有過焉。貞能信昌愛養死士。竟得其力。
父子之將略。亦可以概見矣。
中井積善曰。甲侯驕盈愎諫。一敗塗地。亡論已。談
兵者曰。長篠之地。斗入甲境。向使甲侯收兵而還。
敵去而後出。敵至而復入。則濃遠之民疲於奔命。

而甲常有餘力。三舉之後。長篠可不血刃而收。乃
南封之啓。孰能禁之。不知出于此。特勇賈禍。失策
爲甚。曰然矣。未也。其凉德如此。借使一旦而有全
勝之威。亦訖莫救於其後爾。使其有畏懼修省之
心。則今日之敗。安知不爲異日之福乎。談者宜不
憎於彼。而鑒於此也。
禎曰。勝高殺身以全君命。亦以活一城之衆。可謂
仁義之士矣。當天下滔滔亂賊相踵之際。而得士
如此。亦足以見德川氏養人之懿矣。

五年秋八月。松永久秀。據信貴城復叛。信長使世子信忠討之。冬十月。久秀與雜賀賊及大坂賊連和求援。遣使者約期。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營。信盛執之。獻信忠。信忠乃與信盛謀。遣兵數百。於信貴佯稱雜賀兵。城中開門納之。信忠急攻之。信盛兵在內鼓譟應之。城中驚擾。久秀登天主臺。縱火自焚。信忠執久通。久秀子斬之。和州平。

禎曰。久秀悖逆不道。罪不容於死久矣。而屢叛屢免誅。以至于今。其死也晩矣。上失刑。使亂賊脫網而跋扈亂之無已。職之由有天下者之過也。

荒木村重部下。有胥雛於石山本願寺者。江（天正四年。信長城江州安土。徙治焉。）邏騎譏察。以爲荒木氏通賊送糧。報之江明智光秀。以村重新附。而名望出己上也。百方搆之。信長未信。村重聞之。將往謝。其下皆諫不聽。輕裝抵山崎。光秀馳書曰。右府盛怒。果來殃且弗測。村重乃還。決意而叛。通藝及石山。於是信長親將討之。羽柴秀吉請親往說村重。信長許之。秀吉造伊丹開喩再三。村重泣且謝曰。辱吾子厚誼。然事已至此。烏得終完。群下請殺秀吉曰。是斷江一臂也。村重不聽曰。渠重交契。秉信義輕身以來。殺之非夫。且我成否未係渠存亡。乃厚禮遣之。秀吉再使黑田孝高往。村重捉而幽之。以示絕信長。患力取勞師。乃下令爲重圍斷其饟道。令公子信孝及瀧川一益池田信輝蒲生氏鄉分戍而還。天正七年九月。伊丹受圍日久。外援不至。糧食且竭。村重乃留將士守城。與左右數騎夜出奔尼崎。十月。瀧川一益攻伊丹城。諭戍兵曰。汝主棄城遁去。汝爲誰守之。不如速降也。十一月。主將荒木某乞降曰。願獻尼崎花隈二城。爲妻子請命。一益許之。

某赴尼崎。村重閉城門而不納。某遂晦跡亡去。信長乃命一益夷荒木氏男女長少。死者六百七十人。

禎曰。村重以讒故叛於織田氏。秀吉開諭再三。悃愊備至。而村重不聽。蓋以反覆無操爲恥也。而及糧竭城危。則獨以身脫。委妻子士衆於鋒鏑而不顧。亦何忍也。一委贄於人。而叛之非義也。忍其妻子非仁也。而子子爲義。君子固不取焉。

初秦秀治有丹波。屢抗江人。信長連年遣明智光秀

伐之。天正七年五月。復遣光秀自東丹入。羽柴秀長入西丹。共攻拔十餘城。獲秦宗長宗貞等。六月。光秀遣人招秀治。以母質之。秀治乃與弟秀尚來見。光秀伏甲禽之。檻送諸江。信長磔殺之。丹人聞之。殺光秀母。信長令光秀擊秦氏黨。悉平之。乃以丹予光秀。

中井積善曰。光秀餌母以邀功。太甚。不食餘。江侯乃易蕭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三綱斁矣。九法斁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論。實憒乎大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未得

之譏。藉藉於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墜敵手也。從違之機。決於不得已之日。與挾詐術。故意寘母于死地。甘蹈逆節者。炅然異科。光秀豺狼亡論已。江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雖犯五逆。而吾必賞之。則爲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肘腋之變。是舉有啓之。抑前日孝子宗運之褒。宗運京師人。賜米百斛。與令復其身。在是歲二月。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蓋鄉者好懿之良心。觸發不可停。而無私念以汨之。今者先之以怒氣。乘之以利心。不暇自省。故一人之身。一時之事。而邪正相反。至於若此。可勝歎哉。易稱懲忿窒欲。善矣夫。

禎曰。光秀兇逆。弑母弑君。他日竹槍之誅。天假手於土寇。而後至于闔族夷滅無噍類矣。其得誅死。雖或似晩。天之報應不爽。蓋亦嚴矣。

宍山信良言於武田勝頼曰。先公威震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今遠日彊。江相修好。三國合謀。來擊勢不可支。不若城險要以保之。勝頼曰善。於是大城韮崎而還焉。名曰新府。

中井積善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呉。沈尹戍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呉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善哉言矣。余也爲甲亦云。

宍山信良勝頼妹夫也。勝頼約以女妻其子。武田信豐賂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爲其子求昏。勝頼從之。信良以是怨勝頼。密送款織田氏。木曾義昌爲勝頼妹婿。苦甲人誅求。陰降信長。請導其兵。信長求任子。義昌乃遣質安土。信長悅。遂戒師期。勝頼聞義昌叛。使

武田信豐擊之。義昌逆擊大破之於鳥居嶺。勝賴帥步騎二萬次于諏訪。天正十年二月。信長大舉伐甲。信忠以兵五萬爲先鋒。自岐蘇入。北條氏政以兵三萬次境上。爲其聲援。勝賴聞之。令諸將分守險要。瀧澤允險。下條信氏守之。信氏部將迎江前驅川尻鎮吉。信氏乃遁。松尾城主小笠原信嶺以城降。飯田小山。（以上竝信濃）聞之皆潰。十六日。木曾義昌再破甲軍。獻捷。信忠分兵助之。軍桔梗原。勝賴在諏訪。日會諸將議戰守。衆議不決。將士解體。城昌茂請假兵五千

爲前鋒。使小山田眞田等以兵五千繼之。長坂跡部沮之。二十日。信忠抵飯田。前驅鎮吉轉鬪深入。武田信綱守大嶋。衆驚而潰。信忠移軍于飯島。分徇國中。士民爭先附。甲人在諏訪者。聞之逃亡相繼。二十八日。勝賴退入新府。土功未完。敗聞日至。勝賴與諸將議避敵鋒。嫡子信勝獨奮曰。甲之建國。傳世二十八。歷年四百。今衆畔親離。我祿盡矣。避將何之。當抗城而死已。勝賴嘿然。三月五日。信長發安土。七日。信忠入古府。收武田氏宗族諸臣。悉殺之。勝賴將如郡內。

駐鶴瀨。七日。衆潰。左右留者僅四十餘人。遂奔天目山。初小宮山友信（稱內膳）與長坂跡部有隙。又與小山田將監爭事。竟以讒廢。至是單騎追及。因土屋昌恒（稱惣藏）請從。勝賴許之。友信問昌恒曰。長閑安在。曰。昨道亡。跡部何若。曰。亦亡。將監何若。曰。亡既十日。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已而山僧與村民謀導敵。信忠令瀧川一益率兵襲之。勝賴見事急。令左右殺室北條氏及諸姬。諭信勝逃去。信勝不聽。與從兵四十餘人力鬭而死。伊豆長光者斫勝賴。

獲其首。勝賴年三十七。信勝年十六。武田氏亡。

室直清曰。信勝幼弱死社稷。可謂有君人之度者。至於見義明決。死生不移。雖古英傑之主。何以加之。信玄之卒。餘威遺烈未亡。當時老臣宿將猶在。使信勝以長君臨國。未必不恢弘祖業。不幸幼爲乃父扶持。不數年致內外離叛。淪胥以亡。悲夫。

安積覺曰。小宮山內膳剛直。數忤倖幸權貴。故勝賴惡之。及小山田將監忿爭。勝賴信讒逐之。夫遭讒廢黜。而無怨懟之色。此固人臣之分。未足揄揚

而從容處之者既鮮矣。至於放逐在外而赴君之難慷慨激烈見危授命者則千百人中難得一二。豈非曠世義士也哉。語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若內藤者其可以爲人臣之勸矣

中井積善曰。甲之事。可勝歎哉。當初信玄以悖逆得國。神人所共棄。特以長武事。併吞四隣。衆力勝天乎一時。以勝頼之昏愚。從幼所狃。莫匪亂賊劫奪之事。是以淑慝亡辨。凶器弗戢。竟以至身膏鋒鏑覆宗絕嗣。宜矣。世以成敗論人。亡國之罪。特責

諸勝頼而不知其既釀於信玄纂國吞隣。威震一世之時也。乃徒爲信玄惜後嗣不肖抑末矣。有國者。固當戒於勝頼。而尤當鑒於信玄焉爾。

尾藤孝肇曰。大內義隆以好文亡。武田勝頼以好勇亡。文易弱勇易暴。其究皆歸于亡。主將之好。不可偏如是。

又曰。武田勝頼之於長坂某。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某。皆寵任無二。其見危而逸去也。亦皆如一。余謂鳥獸見其所愛之主死。則多悲鳴躑躅。或不食死。若長坂三浦等。謂之禽獸亦不可。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用邪臣。未有不亡者也。上杉憲政之於菅野。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武田勝頼之於跡部長坂。皆聽其邪謀。以誤國家大計。竟以亡國。閻王所爲。如出一律。可悲也夫。

禎曰。勝頼之出新府也。信勝欲據城而死。可謂知國君死於社稷之義矣。勝頼不從棄城而去。何其怯也。既奔天目。勝頼使信勝逃去。信勝弗聽決死而拒敵以殉父。尚知義哉。信玄無道。勝頼狂昏。獨

有信勝能執義。足以爲武田氏遺光耀矣

信長大論功行賞。賜駿河于德川氏。甲斐于川尻鎮吉。上野于瀧川一益。甲一郡于穴山信良。諸將受封有差。五月。德川公與穴山信良至安土而謝。信長待之甚渥。令惟任光秀饗之。光秀盛備供具。會羽柴秀吉在備中。與毛利氏相持。乃馳書報曰。毛利氏親來。機會不可失。請遄出援兵。信長得書悅曰。是天所與我。親往一擧可取。乃下令曰。畿甸侯伯。亟就國。會兵于備。遂命光秀爲先鋒。促期發遣。光秀怒曰。享禮未

竣。又命逮役吾何能堪哉。悉投供具於湖水馳還丹
波。初信長待將士不設禮節嘗飲將士酒光秀逃酒
信長親追捉而伏之。騎其項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
此。光秀素不勝飲強嚥下觥。信長乃掖光秀掐其顴
作鼓節。光秀懟憤。遂謀不軌。
禎曰。信長英略偉度。尊天子敬鬼神。正法制嚴號
令。天下服其威風。固非當世群雄之所能及也。然
粗暴酷厲。往往有取怨於人者矣。夫為人上者。行
已恭儉。接下有禮。猶恐有所不逮。以失人心也。故

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之圖。古之君子。其謹
慎畏懼如此也。信長之於光秀。暴慢無禮。太蹶遇
之。其取怨宜矣。惜哉信長之材略而無人君之度。
以至亡身覆宗。後之為君者。可不以鑒焉哉。
五月。信長以小隊如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館于妙
覺寺。六月朔。光秀密會其腹心明智光春。齋藤利三
等曰。我有大事。卿等能為我死耶。不則速斬吾頭。僉
愕眙相視曰。唯命是從。光秀曰。右府公惡我屢欲殺
我。今事已迫。不如先之也。遂與之盟。夜發師。令曰。先

入京師。獻軍容而後西。師濟桂川。光秀揚策號曰。敵
在本能寺。衆始知其叛。二日昧爽。圍本能寺。信長驚
起問曰。叛者為誰。森長定出見之曰。光秀也。信長罵
曰。豎子敢爾乎。射殪數人。弦絕。執戈奮擊而傷。左右
百餘人。皆血戰而死。信長縱火自殺。年四十九。信忠
聞變馳赴本能寺。則烟既起。乃至二條第。使村井貞
勝奉皇太子遷諸禁內。勒兵以待。衆皆曰。徒死無益。
宜趨歸國。舉兵討賊。信忠曰。賊必斷我歸路。不如死
於此也。乃命前田玄以曰。汝還岐阜取我兒奔清洲。

既而賊軍來圍。信忠力戰。縱火自殺。年二十六。弟勝
長。及從兵四十餘人。皆戰死。
源君美曰。信長殺其族彥五郎以奪清洲。殺弟信
行而并其邑。又滅其族信安之家而取岩倉城。以
其子信雄為義子於北畠氏。因滅其一族。以信孝
為義子於神戶氏而遂奪其邑。以妹妻淺井氏而
終亡之。初奉義昭而舉兵。以討不服。既而逐義昭。
欲直挾天子以令天下。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弒君
之賊也。初以討之為名。既而受其降。以收其用。叛

賊之罪舍而不問也信長天性殘忍以詐力得志其不令終所自取也非不幸也

安積覺曰織田公當少年時放蕩不羈及以講武爲事其志固不凡矣然其舉動不似人君宗黨離叛故平手政秀以死諫一旦幡然改過運籌決策常出人意表走齋藤龍興殲今川義元威名震乎四境雄峙尾濃之間將軍義昭之求入克修闕職誅鋤群兇能使義昭得歸京師厥功偉矣既而義昭陷於敵國離間之計而反欲圖公於是公再舉兵放之河内遂得建牙京師號令天下賞市人宗

運之至孝嘉鹽川國滿之政績亦有志于振頽綱而興風化矣知人善使拔秀吉於行伍之中委以關西之任山陽之地殆將歸於版圖其規模亦大矣然資性褊狹疾惡過甚人或有過終身不能忘之必至屠戮而慊矣故光秀懼其必誅決意謀变變起倉猝父子殲於行營光秀弑逆之罪固天地之所不容而公亦有以自取也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難矣哉

中井積善曰嗚虖織田氏以回山倒海之勢蹶起制於螻蟻亦其驕暴自速也已爭奪之世豺狼其心者不特一光秀則復誰咎乎有國者足取鑒戒矣然世睹其不令終往往詬之不容口焉至於其有功乎名教者則衆乎不錄抑亦頗矣夫足利氏之季王室極其衰織田氏定霸於其際威振中原馳不誒有挾而能不忘所尊以攻伐倥偬支費廣濶之日營宮禁辨供御修缺舉廢覃搢紳比諸木曾北條悖逆滔天者薰蕕相反矣且不聽乎異端邪妄之説不爲無所見乃燔叡山屠長島擠大

坂殺其凶焰以惠後世假之數年以就其志乎則彼誣惑之尤者或幾乎熄惜夫予故不欲以其涼德而沒其偉迹也

又曰信忠父死倉猝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光秀不共戴天之仇碎其首剉其骨汚瀦其室然後罔極之報可以少伸焉當時信忠明知父死抑情忍詬完躬脱阨而出復讎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即走路已絶萬古不可出而殺以身

殉之。未晚也。

羽柴秀吉。攏高松城。備中累月。城中困蹙。守將清水宗治。稱長左衛門自殺。出其衆。藝侯聞信長太擧且至也。議行成。秀吉許之。盟有期。而京師兇問至。秀吉故不動。徐出巡師。翌日藝侯遣人。請詰且結盟。送質秀吉。報曰。當俟明日。而議黎明。藝侯復遣使趣期。秀吉見使者曰。明智光秀作逆。右府父子遇弑。予且馳還討賊。子君尚且成歟。若乘釁則亟戒旗鼓。予亦努力從事。使者反命。藝侯大喜曰。機不可失也。乃與諸將議戰。

小早川隆景進曰。秀吉不可敵也。彼聞變既信宿。臣伺其陣。部伍整肅。若平日。事既至此。彼宜秘喪速盟而去。然連留我使。暴白大事。無所隱諱。晏然觀我去就。何其壯也。我如乘敝。彼在死地。我在散地。捷未可必。而彼讎我必深矣。光秀狂豎。織田諸子豚犬。瀧川柴田諸人。皆無覇材。而獨秀吉才雄望隆。是天或啓之。令視厄不渝。彼必德我。宜遵約且遣大臣吊喪。分兵助以討賊。彼倘得志。我高沈有西土。此十全之策也。藝侯曰善。乃令福原廣俊吊且請盟。毛利秀包出質。秀吉乃與盟。乞騎一隊。旌旗三十。弓銃各五百。而發。

禎曰。小早川公。炯眼如炬。能料敵審勢。以爲毛利氏畫十全之策。其見卓然。且其吊喪助討叛賊。尤得交隣國之體矣。當是時。微小早川公。則殆結怨啓禍。兩川吉川小早川之有功于吾宗藩。率皆如此。

明智光秀。既弑信長。遂赴安土。悉收其寶貨。分與家臣。留明智光春守安土。復如京師。秀吉乃移檄討光秀。將兵四萬。至尼崎。使人往大坂。報織田信孝。信孝

大悅。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往會之。細川忠興。中川清秀。又以其兵從焉。光秀聞之。以兵一萬五千。次洞嶺。秀吉軍山崎。光秀分兵。上天王山。秀吉謂堀秀政。堀尾吉晴曰。賊脫據天王山。非吾利也。二子其往。吉晴爲人勇決。勵衆直騁。至山腹。則賊既先。吉晴從後蹙之。弓銃無虛發。賊弓銃在前。不能非後。騎與秀政軍。亦皆至。縱擊殲之。秀吉遂與賊戰于山崎。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張左右翼。德閑大破之。賊卒餘衆。走保青龍城。衆潰。光秀惶怖。將奔坂本。

夜與左右數騎。過小栗栖。土寇遮道。以竹槍刺光秀
洞腹而死。明日秀吉。次三井寺。或獻光秀首。命梟之
本能寺。遣兵攻龜山丹波。拔之。斬光秀子光慶明智光
春。棄安土。而赴坂本。衆皆散亡。乃殺光秀妻孥。縱火
自殺。光秀自擧事十有三日而滅。

中井積善曰。光秀狂謀。祇足以資羽柴氏之業矣。
自古亂臣賊子。幾何不為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
難之志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既成。豈非織田氏
無人哉。信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壓踰境而罷。抵

下之義奚若。信孝悅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
子從家臣也。其並不足有為也可見矣。

尾藤孝肇曰。秀吉為安土君。割髮素縞經首以討
逆秀。其事與漢高縞素伐楚同。彼猶有三老之敎。
此擧秀吉自為之。其見事機。有敏於高祖者邪。所
以能統一海宇。其先以此服人心也。

禎曰。弑君子賊人得而討之。況其臣子乎。及光秀
聲勢未熾。而秀吉電奔星馳。速致其討。最得其機
會。是以成其功如此其速也。秀吉此擧。足以扶持
正道矣。

秀吉與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奉秀信信忠之子
為主。使二叔信雄信孝輔焉。四臣秉政。以近江田三十万
石供秀信。餘悉分有之。曰。竢孺子長。還信雄取尾張。
信孝取美濃。勝家取江之長濱。長秀取滋賀高島。信
輝取攝之大坂尼崎。其餘有差。秀吉以其所有地已
大。獨辭不受。分於是羽柴氏威望益隆。三子憚之。而
信雄信孝爭權。有釁。柴田勝家。自恃宿望。疾秀吉狎
出其右。日積猜忌。信孝與柴田佐佐二氏通謀。欲除

信雄秀吉。而瀧川一益。及稻葉通朝。氏家行廣等附
之。信孝歸美濃。勝家歸越前。約伺間同發。事覺。秀吉
言於信雄曰。北地雪深。越人未能動。請疾伐美濃。信
雄曰善。秀吉乃將兵五萬。圍岐阜。通朝行廣出降。信
孝懼。求成。質其生母。秀吉乃收軍還于山崎。

中井積善曰。嗚虖二叔資父兄之餘業。各有大國。
若能協心戮力。內撫遺民。外懷舊藩。誰敢侮者。乃
以小閱卒惹奇禍。甘陷袁紹諸子之覆轍。而弗寤
也。悲夫。小早川氏知人之鑒。夙目以豚犬。洵不誣

也。

禎曰。秀吉吞天下之氣、既見於山崎一勝矣。既而與諸將議立嫡子秀信。而擅分其土地、無復君臣之禮焉。而信雄信孝、兄弟相鬩。柴田瀧川諸將爭權樹黨。皆在秀吉術中而不寤。使秀吉速成其功也。嗚呼爭亂之世、以智力相勝。朝而臣。夕而君。君臣上下。反覆無常。可不深慨哉。

十月、秀吉收故右大臣信長燼骨葬之、行儀于大德寺。秀吉自爲喪主。召僧設大會、資給甚厚。詔贈信長從一位太政大臣。

禎曰。秀吉厚葬信長、可謂有禮于其君者乎。然織田氏有子有孫。不使之爲主、而秀吉自爲喪主、何也。蓋秀吉特欲務外觀、以收人望。素非出於至誠者也。其欲代織田氏之意、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十一年春、秀吉將兵七萬五千、三道入伊勢、伐瀧川一益於長島。信雄出兵助之。柴田勝家欲與一益夾擊秀吉。二月、使作間盛政將兵二萬、軍于木本近江。秀吉聞之、馳至賤嶽。江逆越人不敢進。秀吉命列塢壁、留諸將分守。退次于長濱。三月、勝家大舉軍于柳瀨。秀吉命益修賤嶽城砦、固守不出。四月。信孝復作亂。應柴田瀧川、縱兵劫略。信孝母質在清洲。秀吉怒磔殺之。遂將兵至大垣。濃美與信孝戰破之。

中井積善曰。凡殺質泄憤、以絕敵人牽連之意、非良圖也。況羽柴氏之於三郎、其主之子也。其生母、其主之諸姬也。且三郎之舉兵、一婦人何知焉。乃處以極刑。遂加兵岐阜、意在必殺。使三郎不復得悔罪更過焉。其所名師則曰我助二郎討叛者也。

然其雄飛之志、深害二子居其上。乘釁先除其一也。苟以此心處信孝、亦何有於信雄哉。異日之事可知已。是皆可憎之甚矣。抑信孝棄母畔骨肉、再犯以作兒戲之舉、不名爲狂逆、則謚爲頑愚。固不足齒列矣。

禎曰。質其母而紿敵、使敵殺之、與自殺之、其間不能以髮。其大逆固天地之所不容也。往者明智光秀爲之。今又信孝爲之。爭亂之世、雖幸免誅戮、然二子皆亡幾而遭害。則天誅之不可遁、蓋亦嚴矣。

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漏。不其然乎。
秀吉將攻岐阜。山路將監謂佐久間盛政曰。秀吉攻岐阜。子盍赴援。盛政曰。勁敵列砦。限以湖山。焉得踰而進。將監曰。敵砦皆固。但中川清秀壁賤嶽址。塹壘不完。間道襲其不意。一擧可拔。秀吉在濃。不能疾來。子急擊之。盛政往告勝家。勝家悦曰。我分兵備諸砦。汝宜往矣。但得捷即還。愼勿留也。盛政率步騎萬五千。潛甲星行。比曉至嶽麓。清秀大駭。與高山友祥出禦之。盛政遣人繞出敵後。燬其外營。軍大亂。清秀退走

盛政乘勝。尾之。清秀力戰。遂死之。盛政使人報捷。送清秀首。且曰。衆疲。當竢明日而退。勝家謂使者曰。便道財里許。宜亟還。克而懈。殃弗可測矣。頻遣騎趣之。盛政曰。舅氏老而怯耳。不以爲意。日既暮。勝家頓足曰。豎子敗乃公事。時秀吉欲攻岐阜。祿川暴漲未濟。午時報至。秀吉距躍曰。敵在吾術中。我獲大捷矣。即命健步五十人。先往募沿道民。曰。吾將赴賤嶽。炬火導我。酒食餉我。勗以厚賞。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自提輕兵一萬五千。擧鞭疾馳。及暮。山谷皆炬。餉者爭至。士氣益奮。揚北軍相驚曰。秀吉大軍至矣。盛政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已出。諸砦爭進弓銃壓之。盛政戰且走。柴田勝政戰死。盛政大敗績。追擊斬首五千餘級。勝家在狐山（近江）。平旦敗聞至。衆懼而潰。勝家欲收散兵決戰。毛受莊介固勸退。自與其屬力戰死之。勝家獲脫走北莊（勝家治所）。從者僅百餘人。急議守備。秀吉長驅至北莊。圍焚其郭。國中諸城皆降。散盛政及勝家養子權六。皆見執。勝家乃與室織田氏登城樓。縱火自殺。柴田氏亡。

中井積善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愎自用。以喪師誤國。易曰。弟子輿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愼哉。

又曰。柴田氏之有雄名久矣。然一敗塗地。國隨覆亡。胡其忽諸。亦唯恩信無素。下不親其上之由。舊志稱其荒湎怠政。徵歛亡度。裁斷多偏私。所謂民令而得叉之者。良有故也。不則受封於大國。業已十稔。苟政刑略修。而衆稍知所嚮乎。縱不足於進

取。猶有餘於退守。豈猝有今日哉。世謂柴田氏智力不足當羽柴氏。故以取亡。固也。然前師一躓。大兵遂駭散。都城受圍。人不出死力。朔方雄藩。宿多而夷滅。亦皆智力之不足與。蓋有不然焉者存矣。

秀吉相地形。謂洛邑山勢逼塞。因於運輸。且無地可列邸第。不足以待廢邦會同。莫若大坂宏敞。襟帶河海。四達五通之便。十一月。大城大坂。殫方經畫。課列侯漕巨石。聚大木。所役凡十餘國。及鳩功。殿宇之壯麗。塹壘之完固。號爲天下第一。遂徙治焉。

中井積善曰。善矣羽柴氏之擇居也。大坂以形勝占八埏之中。外足以統萬方焉。內足以翕四海焉。仁德聖治之迹。迨平安定鼎。永爲廢墟。王室既卑。覇主迭興。各眷戀其土。不暇遠覽。自非羽柴氏雄圖高出前世。惡得斷然定宅於茲。雖然所務在險。不在德。故自以爲萬世金湯之固。而不免爲人作嫁衣之誚。悲夫。且當天下糜沸。干戈縱橫之日。窮奢土木。重役列國。以奉一己之私。彫瘵之民。孰得無怨嗟。特畏其威力。不敢肆其怒耳。不得讒以

蕭何後世無加之說也。

柴田氏既亡。信孝失援。出奔尾內海。尋自殺。於是秀吉威望日隆。竊欲圖織田信雄。而憚啓端。欲使信雄先發。乃故流言。秀吉有貳志。信雄不懌。十二年春正月。織田氏群臣如安土賀正。皆見信雄於其邸。秀吉至大津。故不入。信雄滋怒。群臣居間。請盟于三井寺。信雄許之。信雄臣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皆有膽略。秀吉善遇之。乃料啗彼以利。必聽。儻有弗從者。亦足以離間之。先盟而招四人誘之。三人皆從。雄利陽許之。臨盟告之信雄。信雄遽起馳歸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諫止。稱疾不出。三月。信雄召三人。命侍臣斬之。遂與秀吉絶。

禎曰。秀吉起寒微。事織田氏。以才略得寵。累加祿封太國。恩眷殊渥。織田氏父子之遭弑也。趨引兵而誅逆賊。以復大讎。固可以爲義舉矣。而其取天下之志。亦起於此時也。其意蓋謂爲織田氏殪讎。於報恩足矣。其諸子皆孱弱。不足以有爲。可奪而代之矣。於是乎與諸將議。立孺子秀信。而別供田

祿擅分土地而有之既而黨信雄而殺信孝又一舉滅柴田氏以懾臣豪至是又欲除信雄譎詐百端情實悉露於是乎秀吉簒奪之迹不可得而掩也初雖有復讎之舉其如後罪何

信雄使人召池田信輝堀秀政森長可秀吉亦召之引以大封信輝心持兩端秀政長可皆信輝女壻也俱視信輝去就初信輝子輝政質于長島信雄曰信輝寵於先公恩遇殊渥必不負我今質其子是待以不誠也乃送還之信輝見質子還與秀政長可決意即羽柴氏

中井積善曰三子者之於信雄吾君之子也秀吉其等夷耳一錮心於利害迷亂至此悲夫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思往畏我友朋三子者胡弗畏之甚矣書曰弗畏入畏其可弗畏哉

十三年春秀吉任內大臣既而欲為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之寄咸係源氏秀吉病之時故將軍義昭寓京師秀吉乃求為假子義昭鄙其寒族不許焉秀吉與右大臣晴季氏菊亭議晴季曰關白人臣之極貴重非征夷之比公既冒姓藤原令而為之固不為不可矣必足利氏位號之紹秀吉大喜延諷關白昭實辭免秀吉請為關白進爵從一位拜覲之日諸侯在京師者皆從儀衛之盛前代無比太納言信雄亦從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於是乎廢耻掃地夫義昭之昏愚而予然留落猶且不賣姓以規富厚織田氏儼然三國之主矢田之盟（前年冬信雄與秀吉成而盟于矢田）敘君臣之分者財半歲而冠履易處恬如也即以今日爵位之異等乎謝病可也何以靦然冒其後車之塵之為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僕妾者非邪

國史纂論卷之九終

國史纂論卷之十

長門　山縣禎　編

豐臣氏既戡定中原歲入二百萬石府庫充溢因謂比年師旅荐興將士罷困不可獨自封殖乃設棚於京師出金五千枚銀三萬枚頒與群臣盡暮而畢縱觀如堵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以智力定覇其所施設無足觀者而一時豪族鉅姓屏氣奉戴唯恐不及者何也豈其膽略絕人器度宏濶深得總攬之要天下

違則有威從則有福故不能不屈折歸嚮耶頒金一事亦足以見其瓌磊之一端比諸暴君昏主唯事掊克左藏右盈之類大有逕庭然亦惠之費者君子不韙矣且也其所周特係有祿爵者寬租省征之政則寥乎亡聞焉如吾民何

禎曰豐關白好施與賞功酧勞不敢愛土地視金帛猶兎礫其獲人心亦以此也視之彼印刓敝忍不能予者固霄壤矣而世有以其膽勇善戰起自匹夫驟致覇業比諸項王者何耶項羽器度狹隘素無君人之度何可與我豐關白同年而語哉

天正十四年關白秀吉建方廣寺於京師東山塑造釋迦大像半身高十六丈購求巨石大木所課二十國所費不貲五歲而就

永井定宗曰大佛殿作俑于　聖武帝而後賴朝繼而造之古人誹之矣而今秀吉倣其非何耶戰國以降海內絲分戰伐無虛日農不就田畝商賈喪産業萬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而秀吉不顧恵養之道殫財貨極民力使斯民益飢且寒也昔漢

文帝欲作露臺使匠人計之直百金帝以爲中人十家之産也即停其擧今秀吉費億萬金而不顧之功成事遂果何所用哉

中井積善曰豐關白氏非惷愚佞佛者但其志既滿務欲爲人所不能爲以眩耀天下後世故擧動往往如是吾聞東大寺之役期以二十歲今也限以五歲而木石之鴻大實軼上古其厲民爲何如也古者惑而爲之今則不惑而爲之矣攻之其爲不智也則一矣且也出於惑者幸而寤焉其過可

更矣。出於不惑者其疾殆不可救藥也。
禎曰。豐公性好潤大務欲陵駕前人。是以爲此無
用之擧。耳後十年地震。破裂其像。公視而罵之。聞
弓射之因。知其不靈也。而秀頼復起大役再造之
何也。大鐘成而豐臣氏不血食。巨佛果無益乎人
矣。

秀吉數遣羽柴勝雅於濵松。勸德川公入京。織田信
雄亦數爲言。公不聽。十四年正月。蒲生氏郷。堀秀政
等。勸秀吉出師。秀吉不聽。沈吟累日。一夜犇與促召

信雄及勝雅曰。孤業已使德川氏來。二人愕眙不言。
初秀吉以異父妹妻佐治日向。秀吉因言。德川氏之
室未有繼。孤今以吾妹配之。彼惡不來。猶尚弗從。煩
吾太夫人一行耳。堀尾吉晴。生駒親正。在傍曰。妹氏
安在。秀吉曰。適佐治日向者卽是。翌日使吉晴親正
諭旨日向。答曰。君父之命。雖不道而無所逃。遂絶昏
遣妻而自殺。二月。秀吉遣羽柴勝雅。富田知信等於
濵松。致其意。公乃許昏。四月。本多忠勝如京師納聘。
夫人至自京師。八月。秀吉密致手書請公西上。曰猶

妹。許孤意。當以吾旭臺夫人爲質。公依違答之。九月。
秀吉使淺野長政。富田知信申前約。公許之。秀吉大
喜。參議秀長秀吉異父弟諫曰。以母爲質。如天下後世何。
秀吉哂曰。非若淺中所及矣。十月。旭臺至岡崎。公乃
如京師。見秀吉於聚樂第。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甲天之威。既樹萬全之基於
是苟能蕩滌前日詐力之習。推恩仗義。示以大信
天下孰不響應。猶何病於德川公之不蒞焉。乃區
區欲繫以姻婭之私。而計無所得。遂殺女弟之夫。

壞婦人之節。權以濟事。可醜之甚。此而可爲。則亦
無所不至矣。且也使婦人氏苟有古烈女之風。則
事必不諧矣。關白之行險僥倖。豈不殆乎哉。
又曰。豐關白銳心於功利。苟求其所大欲。至以母
爲質。秀長之諫以正。乃目而爲褊狹。後世或雷同
其説。指以爲非常之權。何謬之甚。昔者源義朝。外
逼於王命。内不勝一身之私。遂弑其父。天下思唾
其面。今也豐臣氏威福之隆。非有脅逼之勢。而特
爲是不順之擧。恬然不恥何也。苟以是心。嘗怵惑

窮蹙之際，幾何不爲義朝之續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之謂也。然則當時何以處之。曰。此不待求諸他岐旁徑，獨在推至誠布大信而已矣。誠信達而天下不服者，未之有也。

禎曰。豐公有西征之志，而不能無東顧之憂也。是以急求和於濱松，陰謀詭計，其心亦太苦。竟至以其母爲質矣。而不能免萬世不孝之罪也。公本以詐力得天下，不知以正道服人，其心愈僞而其謀

愈拙。書曰，作僞心勞日拙。豐公之謂歟。

十五年，關白秀吉大擧征薩摩，薩侯義久降。九國悉平。於是論功行賞，徙小早川隆景於筑前，割豐前六郡封黑田孝高，治于中津。以其二郡封森勝信，治于小倉。以筑後三郡封毛利秀包，治于來目。以其三郡封立花宗茂，治于柳川。大友義統，高橋統增，皆復舊封。其餘黜陟有差。黑田孝高之就封也，土豪拒命者所在蜂起。孝高與子長政分兵進勦。關白聞，警令吉川廣家助之，合擊平之。筑前侯隆景之就封也，蠲苛法，革舊弊，整飭士風，綏懷反側，布寬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内悦服，嘗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乃摹下毛足利學規于名嶋所治，設庠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大夫士庶入學，親臨勸勉焉。吏民觀聽，靡然成風云。

中井積善曰，筑紫之亂久，而始定矣。黑田氏播人，而起身乎微祿，一朝展驥，遄爾西徙，以受草昧之建。土人強梗之習，宜矣其猖獗不從命也。自非父子英武絶人，惡得戡定如此之速哉。然其初政之美則未有傳也。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

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又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故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之心。且其治教美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易亦宜矣。今姑舍其名望，特與黑田氏絜材量器識，其深淺高下，亦可坐而定焉爾。

十六年，春正月十四日，天皇幸關白豐臣秀吉聚樂第。上皇及諸皇子宗室妃嬪皆往。關白迎扈，文武百官諸侯皆扈從，縱民觀焉。四方奔波，重沓，父老或流涙曰，不圖今日始覩太平之象。天皇留御累日，凡幣

獻之䮂供億之設實踰前古十五日關白使諸侯盟于御前載書曰凡同盟之人一心協力同尊王室蔑弛勤勞正官之邑蔑有侵牟關白所令蔑有沮格無愆義無縱欲相戒相飭世世罔有渝斯盟十六日大宴公卿諸侯上皇天皇賜御製和歌關白以下皆應制賡歌十八日天皇還宮關白括輦下戶税充供御以為定額

中井積善曰王室之卑也尚矣豐臣氏能執大節舉盛事使蒼生仰日月末光比諸應仁間陵替之

極實為霄壤祖宗在天之靈不為無所慰矣若夫身發乎閭伍風雲之會揮馬策以笞群雄戡定之勲蔑視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恭順如此實可嘉尚焉雖然陽尊王室陰樹己威挾以令諸侯成屋上建瓴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之命雖以王家勤勞為盟首而其所主在乎使列侯不違己令耳假而不歸是則可惜矣故曰五霸功之首罪之魁善夫

禎曰秀吉不率諸侯以朝天子而召天子於私第會諸侯以盟焉不幾乎所謂晉侯河陽之會耶秀吉意蓋不在尊奉天子欲以觀己威於天下也已豈可以為訓哉

關白以府藏充溢復棚于聚樂第外出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以供乘輿徧後宮宗室公卿餘如乙酉故事

禎曰豐公頒金之舉於此再矣世至今稱其豁達大度以為美談也然比諸先皇屢免租免調之政則其所施亦狹小矣且厚收之民以散之於公

卿將士之間其於民則病矣唯是欲一旦駭人耳目以收當時將士心者豈仁政云乎哉

初關白遣人至相摸諭北條氏入朝氏直託以事故遷延歲月關白復遣人讓其不庭尚不朝群臣或諫之氏政曰函關天險而東人驍勇世稱關左八國之兵敵天下之衆非虛言矣且相之與京畿山川隔絶關白未如我何也已天正十八年春正月關白奏請討北條氏直三月朔入朝陛辭天皇下詔錫節刀二日帥畿內諸道兵十七萬發京師關白著假鬚帶金

刀。軍裝究鮮麗。下令縱觀焉。

安積覺曰。古者將帥出征。有賜節鉞之制。節所以示其信。鉞所以專刑戮也。養老四年。以多治比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爲別將軍。阿部駿河麻呂。爲鎭狄將軍。延暦七年。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並賜節刀。以征蝦夷。天慶三年。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討平將門。建武二年。左兵衞督新田義貞。征足利尊氏。皆賜節刀。以顯天誅。自時厥後。皇綱解紐。禮典廢圮。群雄縱虎狼之威。寰極喪

龍鳳之德。征伐不由朝廷出。節刀之制。遂焉靡聞。關白秀吉征北條氏之不庭。賜以節刀。識曠世之盛擧也。然其著假鬚。帶金刀。務爲華飾。誇耀路人。殆非將帥之所宜爲。雖假王命。實侮慢之。君子有以知天不祚其亂也。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讎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允。心公而迹正。所以啓覇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愾之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覇也。夫乘鷹揚之勢。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爲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皆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絶響。則斯擧也不可無焉。嗟哉予也。又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關白圍小田原城。累月不下。北條氏將松田憲秀。因堀秀政。潛納款於關白。欲賣國以要重賞。關白陽許之。既而密貽書于憲秀。促內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予相豆二州。憲秀會子塔議焉。僉從之。次子直憲號泣固諫。憲秀不聽。直憲夜竊見氏直曰。臣願乞一人之

命以告大事。氏直與之盟。乃涕泣告故。請宥父死。明日氏直召憲秀。使人詰其反。憲秀佯驚曰。是不聞耳。曰。直憲告之。憲秀色動。遂囚之。悉收其黨。直憲亟請免父。弗許。

安積覺曰。直憲首其父憲秀之逆謀也。不告則氏政父子被弑。告則憲秀誅孥殺其父。而不忍其君之就死。其心良亦苦矣。近世山崎嘉著之大和小學。與唐李璀併論。故世人往往惑其說。余素考其實。直憲賊子也。豈可與璀併論哉。璀言於德宗曰。

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李泌亦有言曰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責也及懷光（璀之父）敗死璀先殺其二弟而自殺夫君父一也璀不幸而處大倫之變故以死繼之舍此復有何策哉直憲不能死於父死之日而從氏直於高野山及氏直沒事前田利長食厚祿保首領老死牖下知有君而不知有父視息人間恬不爲恥實爲萬世之罪人不可與璀同日而語明甚矣

中井積善曰英春（直憲一曰英春）之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邪蓋當其變熟諫苦諍冀其一寤既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丁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英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

關白遣羽柴雄利諭氏直曰子若行成當封以武相二國即日班師贈以載書氏直受圍累月窮蹙不能支遂與約降秋七月乙巳悉出城中兵輸城而去氏政（氏直之父）出居城外秀吉遣使賜自盡送其首於京師梟之於一條戾橋放氏直於高野山

安積覺曰北條氏政藉五世之資擁八州之權國富兵強當時無與抗者關白遣使諭使之朝京師禮也氏政父子傲忽以爲我豈俛首立彼下風乎彼儻怒而興師何足介意待其使甚疎而遷延歲月竟不朝秀吉赫怒遂假王命以討不庭師出有名所向克捷譬如疾風之掃槁葉厥功偉矣自古負固憑險不修德而唯力是視者鮮不敗亡如蜀譙縱孟昶是已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寶莫大於信易曰渙汗其大號言人君發一號出一令猶汗之出不反然後可以服天下也是以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何則得地而失信二君耻之此其所以霸也秀吉之討氏直既已許其成約以封國及其去城放殺其父子不信孰大焉秀吉以狙詐之術

籠絡天下，苟貪一時之功，不爲萬世之慮，一旦以天下付之藐諸之孤，而欲其不傾。豈可得乎。

禎曰。豐關白責北條氏入朝，雖非無私意，然辭直理正。而北條氏不從，是蔑朝廷也。關白雄武絕倫。威服海内，挾王室而據中原。其勢孰得而抗之。而北條氏負險恃強。而不敢服，亦可謂不度力者矣。於是關白大舉。奉王命以討其罪，而北條氏負不臣之名，以受天下之木兵，何以能敵之哉。其亡國覆宗宜矣。

關白以北條氏舊疆。伊豆相模武藏上野下野安房上總下總八國封德川氏，以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五國封織田信雄。信雄辭封不受。秀吉怒曰。内府非治國之才。孤特以其先君之子厚待之。辭者何也。遂奪其封，放之於出羽秋田。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辭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爲哉。雖然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潰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信其穿鼻。乃今日之舉。有自來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蓋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在頒我朱章矣。德川公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智慮不及乎此。一言攖怒。遽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之暴。固不俟論焉。

青山延于曰。秀吉之於信雄也。陽厚之而陰擠之。

欲奪其封地。而無釁之可乘。夫尾張天下膏腴之地。信雄之不欲徙封。秀吉固已知之。故封以五州。而使信雄辭之。而後遂併奪其舊封。何其爲詐謀之巧也。不然信雄辭封。何罪而竄謫之。秀吉之失刑亦甚矣。

禎曰。德川公勇武。秀吉所素畏。而關左八州之地。士亦稱驍勇。今增地而徙英雄於此者何也。蓋改封以賜封冊。欲以成君臣之勢。是秀吉之素志也。託賞功以賜封冊。非增地則勢不可也。尾大之患

不暇慮矣。織田氏非有大功。而亦增地徙封者。其意亦唯在此焉耳。

七月十四日。秀吉發小田原。如奧州。十五日。至江戶城。大道寺政繁。以北條氏之世臣。先衆而降。爲利家景勝之前驅。攻關東諸城。於是秀吉惡其不忠。戮之於櫻田。

安積覺曰。大道寺政繁。四世之祖。從北條早雲。來于關東。開剏基業七人之一。而居松枝城。世秉政柄。一旦見北兵之强。不能死守疆圉。而首降於前

田利家。爲之先導。肆其叉噬。秀吉誅之。以懲不臣者。頗有漢高戮丁公之風。此不可與殺降不祥者。同日而語矣。

關白好兵喜事功。欲陵駕前人。誇耀後世。於是東國既定。海內無事。而心不自足。以明不修好朝鮮成釁。竊有外征之志。先是朝鮮王李昖使其臣黃允吉金誠一來聘。其還也。關白作書以答之。且使柳川調信僧玄蘇與俱赴朝鮮。朝鮮館之東平館。使誠一私饗二人。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之耳。貴國盍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關白又遣宗義智諭之。朝鮮竟不報。關白益怒。決意西征。乃下令造艨艟巨艦。使九鬼嘉隆督之。遂命沿海諸國。皆具戰艦。峙糧芻。令列侯就國治兵。以待徵發諸道兵。命建行營於名護屋。肥前規模宏麗。所費百餘萬金。於是立內大臣秀次。爲嗣。上表乞老。請以秀次襲關白。自稱太閤。文祿元年春三月。太閤發京師。四月。至名護屋。諸道兵二十萬。分爲八隊。以浮田秀家

爲總督。軍已發。名護屋小西行長冐風濤。先達于釜山浦。圍其城。拔之。進攻東萊。破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我軍長驅連拔諸邑。無敢拒者。加藤清正。直進至熊川。行長攻忠州。拔之。斬其將申砬。忠州敗報至。都下大震。朝鮮王李昖。出奔平壤。

林道春曰。唐太宗者明君也。而以好名故。遣衆擊高麗而敗績。生還者鮮矣。秀吉亦有此役。殆七八年。果何益也。二國之民命屠滅而已。玩兵黷武。嗚呼惜哉。

安積覺曰。按諸書皆言太閤之擊朝鮮以喪子欲忘其憂也。夫興無名之師遠攻外國窮兵黷武竭天下之力以效　神功后之所爲此豈出於一旦悲愴憂鬱無聊之餘者哉。因讀朝鮮征伐記詳載其由曰。天正中。織田信長。以秀吉爲大將。以擊毛利氏賜雨傘馬標曰。征討功成則全以中國與汝須乘其勢以伐九州秀吉曰。平定中國在臣掌握唯兵機疾速勢在呼吸。每事啓于安土取決則必失機而不可制勝。令蒙殊寵賜以馬標是使臣得

專閫外之寄也。降者撫之叛者討之隨宜制變師無壅滯。此在臣之方略耳。今不命舊臣宿將而命臣。覆燾之恩。無任感激。敢不夙夜驅馳以傾其巢穴哉。臣征伐九州得立功則願賜九州一年之賦稅。乃儲芻糧造戰艦以取朝鮮於是封臣於朝鮮則願賜敎書以伐大明。儻無敎書。則彼必以臣爲海寇。此辱國也。故豫請之藉君威靈席卷大明合三國而爲一此臣之素志也。聞者竦動信長大笑賞其大志遂許閫西軍務。不須稟白安土蓋秀吉智算有餘洞見信長猜忌功臣終遭殺戮故不欲受封於日本之地。此韓信彭越之所不知而張良所獨知也。漢高寬仁大度猶且如此。況事中材之主者。其可不知良弓走狗之譬哉。此說雖或得於傳聞而朝鮮之役。蓋有所由來。而欲遂其初志。託忘憂以發之也。雖然在信長之世則猶之可也。及躬操天下之權則何危懼之有。而必欲遂其初志哉。究其端緒。不過天下既平無所用武。不能自克其侈心而欲耀威武於外國而已。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當韔櫜之日不知休息之誼益銳心於功名。窮兵黷武驅瘡痍之民於海外毒流天下禍加殊域歿其世無復寧歲。一時戡定之勳。蕩然掃地宜乎神人俱怒竟成覆亡之殃焉微我大君。天下之亂。何時而熄自古賢明之君將興暴君必先爲之敺。於乎天也矣。

禎曰。我日本大海環之實天險矣。能使沿海諸州防外寇之備莫懈焉而明政教以能守邦域之中則土地膏腴。百穀豐美。金鐵魚鹽絲帛竹木之產

無所不贍矣。何必貪殊域異邦之土地財貨之爲哉。豐臣氏之征朝鮮。可謂妄擧矣。且太閤齡已高。秀次不肖。縱令克韓滅明。一旦得其志。徒以兵力取之。而人心弗服。太閤一旦瞑目。誰能守之。其復失之必矣。既失彼。又必失此。豐臣氏之鬼。於是乎餒矣。且踰海越韓。以征明國。安保其必勝哉。太閤此擧。狂妄亦甚哉。

行長攻平壤克之。李昖走義州。告急于明。乞援。明主乃命遼東副總兵祖承訓・史儒。率精兵五千。以救朝

鮮。行長擊破之。斬史儒。承訓僅以身免。明兵部尚書石星。以承訓敗。欲起大兵。以浙人沈惟敬。嘗來我國。諳我國事情。且與行長有舊。乃遣惟敬議和。欲使我弛備。因以集兵。於是惟敬入朝鮮。見行長。極陳和好之便。行長素喜和議。約以七條。其一和議。其二割朝鮮三道與我。其三通聘。其四封爵。惟敬許諾。行長欲待其報至而徹兵。冬十二月。明主使遼東提督李如松。兵部侍郎宋應昌。帥兵五萬。以援朝鮮。二年正月。如松攻平壤。進至碧蹄館。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擊破之。如松墮馬。明兵扶去。會惟敬見如松。說和親之事。如松然之。乃令游擊周弘謨同惟敬來諭我軍。惟敬與行長約曰。事成則還二王子。（加藤清正所擒朝鮮王子）漢城之將。徹兵而去。李如松亦收兵而還。行長疑惟敬與平壤之軍通謀。不肯從其言。惟敬乃密與石星謀。以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梓爲使。多齎金帛賂行長。於是諸將亦皆疲於久役。悅和議。遂定和。徹兵而去。六月。一貫用梓與惟敬。至名護屋謁秀吉。秀吉厚禮之。命行長等還朝鮮二王子。使内藤如安與惟敬倶

如明。命諸將分守諸城。築城穿塹。爲久留計。

安積覺曰。沈惟敬市井無賴。舞智揣摩。石星變詐百出。星力主和議。惟敬往來平壤釜山之間。覘我情實。小西行長。欲沮加藤清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爲表裏。欺誑太閤。皆挾私行險。非爲國家者也。徐一貫謝用梓之使于名護屋。實神宗之所不知。而惟敬之所爲也。夫合二國之歡。解戎馬之紛。極爲重事。監生生員。非行人之職。豈能辦之哉。神宗果以此輩爲使。則虧損國體。莫斯爲甚。太閤不

知其詐以爲信然接遇二人甚厚武將不習文事固無足怪而禪僧承兌靈三永哲之徒皆侍帷幄以備顧問而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潭潭幕府皆爲惟敬所紿惜哉至於神宗以李宗城楊方亨爲使而惟敬之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之誤國家其可畏哉

太閤待惟敬報問久而不至一日會列侯大臣曰征韓諸將皆不勝任我當親往留而統太政德川亞相其人也亞相在焉我無内顧憂我以兵十萬將中軍

加賀宰相以十萬將左會津宰相以十萬將右一戰擧韓鼓行覆明巢正帝號撫華域實千歲一時卿等亟具舟艦德川公怫懌曰殿下親征我安獨留請先往淺野長政（彈正少弼）謂公曰殿下狐憑矣公勿以爲意太閤虓怒拔刀擬長政長政神色自若曰死而有益於國家闔門寸斬唯命曩自喪亂之久天下糜沸以殿下戡定億兆欲息乃猝興遠役玩武黷兵瘡痍之民忍痛荷戈老弱瘁於漕挽加以國計之匱徵斂亡度愁怨之聲都鄙相接今而殿下一航海則群盜乘虛蠭起四方反側子將響應而雲合天下危機在此一擧願及今疾罷征韓之師振旅於京師縮凶器布寬典共民休息天下幸甚太閤滋怒利家氏鄉麾長政退長政還舍待罪居數日肥後急警至初薩人梅北宮内在肥聚群盜時加藤氏不在襲佐敷取之郡邑多畔而應之太閤聞警大愕遽召長政曰吾甚慚汝言請遣汝子幸長討賊長政大喜已而國人殺宮内幸長未至而亂平

藤井藏曰孔子曰無遠慮則有近憂信矣豐公將

自伐明未發而有梅北之事若無長政冒死以進言使公卒蹈大洋則蕭牆之憂豈可量哉昔者齊景公遊於海上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顏燭進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公乃歸矣中道聞國人謀不内也又元世祖欲伐日本王磐諫曰日本孤島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請勿伐世祖遂以至元十八年發數十萬兵伐之不克生還者僅數人夫顏燭與王磐皆是欲使其主有遠

慮而無近憂者也。其主一則從諫而不失國、一則不從而大黷武、併與我豐公之事、皆後世人君之所宜深察也。

中井積善曰、善夫彈正之爭也。雖其言不悉行也、一時狂謀爲之沮、則所補不淺淺也矣。自是役之興、中外明知其非、又知豐公之悍不可撄也。故與其言出而禍隨也、寧結舌以遠害耳。彈正忠憤之氣、有積而後發、張壯膽、批逆鱗、非有肥之兵變以齊其惑、殆矣哉。當時豐公之門猛將謀士如林、

徒知致死於鋒鏑之下、爭功於智力之末、至於國家大計、蓋闕如也。乃彈正氏蹇蹇匪躬之節、其所關係尤大、且重、實可嘉尚焉爾矣。

關白秀次、一日遊六角義鄉之第、謂義鄉曰、人皆患多遺忘、我能記事。義鄉答曰、不然。曰、何由知其不然也。曰、以君職位忘天下之蒼生、譬猶以父母忘子也。遺忘孰大焉。秀次赧然。

藤井臧曰、以秀次之凶虐、泚額於義鄉之一言、何也。羞惡之心在内也。既有羞惡之心、而獨無惻隱恭敬是非之心乎。而秀次終身不能爲善、非是下愚之不移、謬其臣謂吾君不能、而不責難也。若有汲汲責之者、縱不能醇、去泰去甚、何必至爲天下之大戮矣。以此言之、諸臣之罪重於秀次。天咎曷免、宜其與秀次俱就死者之衆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謂此也。

禎曰、義鄉之答秀次、與孔子以夏桀忘其身答魯哀徙而忘其妻之問者、意正相類、可謂因事而能諫者矣。而秀次不能從其言、蔽錮之深、亦末如之何而已。

文祿四年秋七月、太閤秀吉殺關白秀次。初秀次既襲職、驕侈無度、性又殘忍、動輒手刄侍臣、夜數微行、斫人于街路、又自城上以銃彈人、以爲笑樂。上皇之崩、不數日出獵、朝鮮之役、秀次留京師、日事盤樂。黒田孝高諫曰、太閤櫛風沐雨、有年於茲、春秋既高、尚在行陣。公受太閤之恩、尊榮至此、而宴安自逸、公之報恩何其薄也。願速赴行營指麾諸將、以慰天下之望。秀次不納。及秀賴生、威權寢衰、自後毎出獵齎兵

仗。警衛甚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數短諸太閤曰。關白有異志。至此。太閤召執之。放于紀州高野山。尋賜自盡。三成請而梟秀次首于京師。於是太閤併秀次妻子妾媵三十餘人。皆處斬。瘞尸於一坑。摽曰畜生冢。

安積覺曰。秀次以斗筲之器。居鼎鼐之任。驕奢淫佚。失爲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及其孥何其慘也。瘞之一坎。號畜生冢。果何謂歟。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同理

於一棺。太閤不知虎之所爲。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乎。抑亦甚矣。

中井積善曰。嗚虖秀次之昏極。自足速亡。然未有大逆之心。則其亡也三成之譖矣。太閤既念廢立。而秀次之辜又大矣。然未有必殺之意。則其死也三成之譖矣。殃及池魚。擧室魚肉。甚矣譖人之害也。巷伯詩。欲畀豺虎者。不爲過矣。然使我無釁之可乘。無聽之可窺。則雖有百譖人。亦末如之何。可不愼與。

慶長元年秋七月。明使楊方亨。沈惟敬。與朝鮮行人黃愼至伏水。太閤曰。我既撤師。而朝鮮未致三道。是給我也。當使王子來謝。而今命賤臣。是輕我也。乃責讓黃愼。不得謁見。九月二日。太閤引見明使者。儀衛甚盛。使者進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行長導二使入。二使駭其壯嚴。振恐股弁。太閤親慰勞之。三日。饗使者。太閤喜謂我威略遠布。今得王明國。乃着明冕服。群臣皆以位次着明衣冠。以行禮。禮既畢。太閤令僧承兌讀封冊。行長私承兌曰。冊書必

不如惟敬說。請姑臨文隱諱緣飾。以完事。承兌不聽。進誦之。至曰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太閤彪怒變色。口出沫。立脫冕服。併冊書抛地曰。嚮行長言明主封我爲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爲霸爲王。彼何與焉。乃召行長。盛氣責之曰。汝忘恩背義。與虜通謀。欺罔以辱國家。寸斬不足以謝天下。行長戰悼無復人色。刮席對曰。臣罪萬死。然事由三奉行。非臣所專。乃出石田增田長束定封文書數通。以証之。承兌亦委曲救解。太閤怒稍釋。以三成有寵。事寢不問。於是

命諸將。再征朝鮮。
中井積善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皇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於事體信以爲實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世爲沈豎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
禎曰。行長三成等。欺君辱國體。其罪不可不正也。而太閤釋而不問。一失典刑。使小人益恣其姦詐妬功嫉賢。離間君臣。莫所不至焉。故太閤屍肉未

令交構禍亂。殘覆宗社。果誰過歟。
慶長二年夏六月。前筑前國主。權中納言。小早川隆景卒。隆景爲人。英邁沈毅。起自沼田一城主。累功爲大藩。太閤敬重。屢引參大政。嬖幸忌之。不能中傷。及病革。遺狀誡藝侯曰。天下不久當分崩。了慎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創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覇盟。則削弱之禍必至矣。子銘心勿忘。
安積覺曰。小早川隆景。將略似其父。元就而智謀過於其兄。元春嚴島之戰。猛厲無比。卒能摩壘陷陣殲晴賢。而元就之基業得以恢廓矣。及秀吉與輝元。相持備中。聞光秀之亂。講和乞援。將佐皆欲乘其弊掩擊之。而隆景以爲不可。竟許和親。毛利氏封疆完固。得無玷缺者。隆景之力也。秀吉器重之。封以筑前。引參謀議。隆景以爲坐享大國。必非太閤之所安。吾無子。不如養其子姪以傳之。乃請養其甥秀秋。秀吉悅而許之。此其識度遠出於當時諸將之上者也。臨終戒輝元曰。天下雖崩離。必勿與爭焉。唯須固守封疆。昔秦王猛臨死。諫苻堅以勿

伐晉。堅不能用。竟亡其國。隆景之才識。雖以王景略擬之可也。
中井積善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僂指於小早川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焉揣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智歟。且其於豐家也。方夫微知其興。方夫顯。知其亡。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矍鑠。摧明人新勝之銳夫勇冠華城者。爲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焉實非匹夫之勇矣
當干戈倥偬之日興學執俎豆使卑民識乎趨禮
讓爲逆乎仁矣太閤倚以爲重讒夫側目無間可
乘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
望小早川氏有焉

蒲生秀行之母織田氏故右府信長女也有殊色太
閤召之弗聽乃使謂之曰不來將不利於孺子織田
氏矢以死群臣懼或勸之織田氏悲號薙髮示意太
閤怒焉秀行柔懦舊臣驕傲不能居公室於是有挾
私相殺者太閤乃收秀行封會津百萬石移之宇都
宮下毛食十八萬石

中井積善曰京師一鉅儒嘗論織田夫人以爲一
婦人守孑子之義以崩墜先業使列士大夫爲之
流離四散其室家數千萬人遂至凍餓不仁之甚
君子不取焉屢辱一身以全一國可以爲仁矣惡
是何言也古不云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一不
義而得天下不爲是聖賢明規復奚容異議織田
氏之節所謂疾風知勁草者彼何人不嘉其可嘉
而不醜其可醜一鉏心於功利其顚倒錯亂至於
如此故予目之爲霸學

禎曰太閤老而尚溺色欲奪人之孀婦又蓄怒以
禍人之邦家其昏惑如此固非爲人上之道也嗚
不可以示教於天下亦不足以貽則於後世能終
其一世則幸矣何能保其身後哉

慶長三年春三月太閤遊醍醐山世子秀賴及元妃
諸姬皆從焉輿馬服飾競爲華麗新奇令京極高次
福島正則增田長盛等護衛四郊群臣或於山間設

茶房酒亭殫巧以伺候顏色上皇使使者慰問公卿
爭贈遺列侯守令以至織甸富戶饋獻闐咽以水陸
珍奇相高奇技淫巧眩耀人目以市恩寵太閤驩甚
伎樂徹夜供億賞賜之費累鉅萬醼飲之盛前代無
比愚民駭悅傳爲盛事

中井積善曰君人者顧戀富貴縱欲如此而以克
永世非攸聞也世傳當時或榜於道傍曰奢者不
久太閤見之令大署其傍曰不奢者亦不久嗟虖
是亦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哉

禎曰盈者缺極者變天之道也是故聖人常謙抑挹損恐至盈滿矣豐公恣意縱慾窮極滿盈至於此終不知抑損以持盈之道也君子是以知其亡亡之不遠矣是歳公薨越二年有關原之敗豐公終身之成功於是蕩然矣天道不爽其如此乎可不畏愼哉

八月十八日從一位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年六十二作遺令曰誓亞相護遺孤居大坂源内府在伏水秉大政又令召還外征諸將而後殁也

林恕曰秀吉者希世之士能成希世之大事然其言行背而大義缺矣彼馬首東向問明智之罪雖討舊君之讎其實在立己威也龍寶山之葬似義帝之縞素乎其實在懐衆心也奉信雄廢信孝雖正嫡庶之分其實在壓勝家也及其強大而視秀信如路人以信雄爲臣僕没尾勢之地而有謫遷之行信長之靈豈不含恨乎由是言之則秀吉之罪不可免也當時秀吉若有遜讓之意擇織田諸子以立之躬輔翼之以執其政則忠義功名誰容喙於其間哉何爲忘匹夫之賤瀆則闕之官自践宰衡之位哉師範之材儀刑之德安在焉如朝鮮之役則雖振威於異域其要何在哉暴露殞命苦戰困身者幾人哉況其船馬之勞粮食之資損國耶疾編氓者幾年歟問其功業則唯是洛外一堆之耳塚已皆是不學之謬也

中井積善曰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閭自奮乎奴隸之中世傳其竊金露寸祿猶居環堵之室時娶高臺藁席而坐瓦尊敗鉶親酌而成

儀甚矣如此之觳也然壯歳既封侯齡始半百而位極人臣幾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蓋壯圖雄略所謂天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度北伐南誅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摧陷剗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衄不得志者小牧一役已（小牧之役在天正十二年秀吉之兵爲德川氏所敗）亦非如垓下之窮矣其好大喜奇盤遊侈靡土木究奢滄溟黷武務凌駕前人則與秦皇漢武相頡頏焉其顓翕張與奪之權弄天下於股掌雖有

逆節殄行而人亦不敢枝梧則與曹瞞伍焉其尚友源征夷秀吉東征之日遊於鎌倉觀源頼朝望像曰自古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公而已然公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雖然吾創業之友千載唯子三拊像背而出則與石勒論光武倫焉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晩悔外征又睹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矣雖然首之以螟子之狂昏尾之以孺子之愚騃昔豐公之不幸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匪人禍機既動而不知墳土未乾而群姦僨事此孽不免於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

予丁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

尾藤孝肇曰豐國磊磊落落氣象頗似石勒而膽略殆過之其代安土氏興雖未免欺孤兒寡婦而掃蕩海内以濟二百餘年塗炭之民其功詎及之者惜乎其能救亂而不能成治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自焚若豐國可謂弗戢哉

賴襄曰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齎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况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槩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

之外也中其意是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是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喜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

禎曰太閤雄武之資其所爲凋大奇異務出人意表矣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太閤所爲

皆非可繼之事也其割地賞功雖桀驁武夫遽與之以太封是傳虎翼也太閤雷霆之威以驅馭之則奔走供命莫敢枝梧者矣而子孫豈能制之哉其極奢麗殫奇巧輿馬宮室之美服食燕飲之侈子孫繼而爲之則是皆亡國之事也而以此遺後嗣不可謂爲邦家遠慮者矣太閤智見近而不能燭遠任意縱情爲此亡國之事非君人之道矣一旦得天下而復失之宜也

國史纂論卷之十終

書國史纂論後

往余見山縣文詳於江户。風神雅整。進止有法度。余重其爲人。因相與締交。距今已二十年矣。時藩士方祖護園之學。而文詳獨崇奉程朱。刻意經術。人或詆之。文詳夷然不顧。既而信從者寖多。今則一藩非濂洛之書不讀也。其興起正學如此。而未始知其注心國史。今年小倉公修奉
侯命。彙是書。俾余題其後。受而閲之。凡上下數千百年。治亂盛衰人物政事之迹。其是非得失。纂諸儒之言而辨正之。間附以所見。議論正大俊偉。足闕讀史者之心目矣。於是知文詳匪直精於經術。亦邃於史學。益重其爲人。便欲把臂商榷千古。而山海相阻。一覿且不可獲。其能無悵然於懷耶。雖然。文詳爲
侯所眷遇。是書得鏤版以傳于不朽。可謂至榮矣。而余亦得藉以窺史論之偉。則區區離合之感。付之一吷可也。

弘化二年嘉平月　　東奥安積信撰

國史纂論　跋

本朝史籍。先儒各有編修。歷世治亂之迹。頗詳悉。然未有專以議論爲主。而明其是非得失者也。太華山縣文詳憂之。因博採諸儒之論。而附以己見。裒輯成編。名曰國史纂論。我
公篤信好文。勵精圖治。嘗覽此書。以爲有裨益。
命臣實敏。校而刊之。乃謹訂魯魚。正訓點。授之剞劂。永爲國黌藏版云。

弘化乙巳秋八月

長門侍講　小倉實敏謹識

山縣半七禎著

明治十一年三月一日飜刻御届

同　年　四月　刻成

飜刻人　岐阜縣平民
山岸彌平
大阪第二大區五小區大寶寺町貳丁目卅七番地寄留

大阪府平民
岡嶋真七
第一大區八小區本町四丁目十二番地

仝
中川勘助
第一大區七小區博勞町四丁目十二番地

仝
三木美記
第一大區七小區北久寶寺町四丁目十二番地

仝　仝　仝

青山延光 著

六雄八将論

東京府《佩弦齋稿》刊本

據東京府《佩弦齋稿》
刊本影印

題辭

雲龍青山先生之老於史學、閫境所知、固不待稱揚、而伯卿龍箕裘、不隨家聲、有六雄八將論見示、余嘗與老先生辱交於同僚、又與伯卿為通家之好、今觀其所著、議論卓偉、行文縱横、樹旌文壇、駕御驅使六雄八将於筆陣詞鋒之間、何其壯也、蓋其源厚者其流必遠、藏之深者發之必廣、先君子渉獵古今、所畜或有未發者、待幹蠱有人、而發之、如持滿之弓、投機而發、一發五豝、獲豈不多哉、加之篇章字句、紀律整然、範而馳驅、一朝卜禽、何足言乎、余也閒居不出戸庭、坐壯襟胸、雖老矣、據鞍顧眄、不覺稱快焉、

會澤安題

六雄論

上杉謙信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著

世之論謙信者、或惜其失於猛、余以為不然。天地之間、物之尤猛者為雷。雷一下擊、無物不碎、似過猛者。然積陰凝結而未散、雷一震焉、而群蟄皆奮、萠芽皆發。是天地亦不得不用猛。至於人、何獨患乎猛。顧其所為如何耳。謙信固猛將矣。唯猛故、欲攻則攻、欲援則援、欲殺則殺。大然而決、奮然而行、纖銳壯烈、毫無顧慮。故其所為、固不能無過舉、而其所以震動一世者、實在此矣。夫東北諸國、崛強難制、自古而然。蓋其地險要、其人獷悍、勢不得不然。故 累聖不能無憂、而能平定之者、古今能幾人哉。及源右將開府鎌倉、聚東北之雄於府下、而撫摩之、於是崛強難制之俗、在將府則稍為易制、而在 朝廷則愈益不可制。其後足利氏據京師以制天下、又患東北之難制、而置管領於鎌倉。夫以獷悍之俗、據險要之地、而又久受將府之撫摩、宜其知有將軍、而不知有 天子也。其後管領日益僭侈、自擬將軍、以執事上杉氏為

猛字於是乎大矣

管領。上杉氏遂專東北兵馬之權、而東北之人、唯知有上杉氏、無佗獷悍之俗、徒知戰鬪、唯彊是畏、何問其它。故上杉氏弑其主、而人不以為逆、殄滅其主之子孫、而人不以為悖。方足利氏之時、不知有 天子者、海內皆然、而東北為尤甚。驁橫恣暴、不畏其主者、諸將皆然、而上杉氏為尤甚。橫暴之極、人心日離、而東國遂為北條氏之有矣。於是乎憲政并其姓氏職名、授謙信。夫東北之不知有 天子、如彼其久也、而上杉氏之聲、如彼其顯也。管領之職、如彼其專也。唯其橫暴、所以失國。顧謙信而得之、可以振威武於東北矣。而謙信則不以為榮、必也欲一朝 天子、身率精騎、橫過敵國數百里之地、以朝京師。而前者不暇邀截、後者不暇躡擊。四海聞之、將必聳然曰、彼生於數百里之外、何以能朝 天子。是其義聲、不終朝而震四海、 皇威亦隱然伸於宇內。謙信之功大矣。而其能為此者、以猛也。 王室雖衰乎、赫赫天胤、四海所戴、海內之豪、豈無知尊崇之者。唯四鄰皆敵、所以環顧遲疑、不敢朝覲。獨謙信則猛氣奮發、毫無顧慮、故能為天下之所不能為。不如此、將何以能振數百年之積弊、而令東北崛強之俗知畏 皇

讀[illegible]去

妙針砭膏肓

威哉然則開巽日之太平者謙信不可謂無功而纖豊二家之尊　王室謙信為之首倡故余之於謙信不取其猛於殺人而取其猛於援人也不取其猛於援人而取其猛於尊　王也猛豈可少哉

武田信玄

天之生材不一氣象開廓議論正大謂之英雄智略縱橫譎計百出謂之奸雄故英雄所為未嘗不正奸雄所為未嘗不譎而論者或以奸雄為英雄其不為之所欺者幾希矣天文永祿之際海内糜沸群雄競起一時所尚無非權謀術數而其能虛襟納諫舍己

佩弦齋稿　三

從人者百不有一此奸雄之常也如信玄最稱巨擘而其始也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一旦聽板垣之諫幡然從之雖古之賢君無以過焉余以為此信玄之所以為奸雄也其納諫者蓋詐耳非惟納諫之為詐凡其耽酒色嗜詞賦者皆詐耳夫人之為惡固有深淺其謀淺者其惡雖濟而易敗既濟而不敗者其謀必深彼信玄者以一少年逐父奪國一國服之鄰國畏之其謀豈淺淺哉夫信虎之殘忍鷙猛不易制也當時將士亦皆驍敢桀驁不易馭也信玄必謂我如是而父可逐如是而將士可馭皆已有成算父既

如是層累而下許[illegible]議論

漸入蔗境

眼光射英雄之膽明如火

可逐將士亦可馭而猶可畏者鄰國也今夫逐父奪國一國之人必不服一國不服則鄰國得乘其隙此又不得不為之計信玄必謂我逐父奪國非惟制一國雖鄰國我將制之我如是而一國可服如是而鄰國可制如是而兵威可振如是而疆土可闢凡其所為皆有成算故能濟而不敗也逐父之策在深自韜晦父不備已可得而逐矣馭將士之策蓋懼之以威誘之以利耳至於制鄰國蓋信玄之所尤用心而人或不察其術吾請言之夫信虎之猛鄰國之所畏也而信玄一旦逐之易如反掌鄰國聞之必驚且懼而

佩弦齋稿　四

觀其行事行事果可觀耶彼將以為人傑果不足觀耶彼將以為妄人當此時人孰不勉勵信玄廼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果何心哉以信玄之智其有惑溺於靡曼雕蟲之間也亦明矣而況於隣國拭目之日乎吾固知其為詐也然則其術如何曰人莫不欲鄰國之畏己獨信玄則欲其侮己何者彼畏我則有備我雖欲制之不可得也我欲制之豈若使彼侮我而無備哉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以百戰百勝之士一旦為驕惰脆弱之人人不見其可畏其謀深矣緣此觀之其所以耽酒色嗜詞賦者蓋欺鄰國之

如老吏斷案奸雄不能匿其惡計先生之筆亦可畏也夫

術而其所以納諫者蓋安一國之術也奸雄欺人亦可畏也夫

北條早雲

擁土地人民之富保數百年之久豈偶然哉祖先必有所尚子孫必有所守故能上下輯睦國家之勢盤結膠固而不易拔也雖其子孫有暴肆昏凶以取禍者而其祖先之遺澤淪浹於民心者有所未盡則賴以興復亦為不難也吾觀鎌倉北條氏之據天下其智術不為不巧然其所以待源氏者極天下之慘毒而子孫相繼不墜其業九世而後滅者蓋有以也夫

關東天下勁兵之處而鎌倉聚關東勁兵譬猶養虎豹有不易制者而諸國之吏亦皆用武夫譬猶驅虎豹牧駒犢有不易馭者矣而北條氏之立國天下有事則投袂而起身先士卒跳盪奮呼毫無沮撓雖梟猛如和田者亦有所不避天下之至猛也而其所以待民則孤窮必恤冤枉必察天下之至厚也威猛足以懾伏豪傑寬厚足以撫綏人民豪傑畏其威猛故不敢縱暴其民民服其寬厚故不復離心無事則八州之民可安坐而治也有事則八州之豪可一麾而聚也是北條氏之家法而子孫世守之此其所以

確言不磨

保九世之久歟其後伊勢氏據伊豆冒北條氏遂雄於關東余觀其所為蓋襲鎌倉北條之故智矣何則關東之民固嘗苦高時之橫虐相與殄滅之則冒其氏者宜深惡之而今反愛戴之安知非泰時時賴之遺澤哉夫高時橫虐不得不亡而後之有關東者竟無有寬厚慈惠如泰時時賴者則其政蹟之美國人有不忍忘者而又困於武人之虐政則其所以念北條氏者愈久愈深亦自然之勢也早雲之興實乘此機而襲其故智故人民欣然歸心早雲之言曰君者父也民者子也安有父焉而不愛其子者耶何其仁

厚也而其取伊豆取小田原又何其飄暴迅疾也時人所謂獅猛如神慈厚如佛者即北條氏家法而早雲之襲之也亦明矣後世子孫徒學其武猛日夜攻戰以爭尺寸而不知祖先之所以立國者自有道安得不覆亡哉

毛利元就

毛利元就攻出雲七年而舉之可謂久矣然兵鋒不挫財用不匱糧食不竭國人不苦古今奇之夫七年之久戰不能無利鈍不能無豐凶元就何術而如此也尼子氏雖衰弱哉然藉累世之儲蓄城守七年

亦已壯矣、則攻之者安保士氣之不耗覡而敵人之
不乘釁、元就又何術而如此也、豐太閤帥天下之兵
以圍小田原、不拔者數月、而兵鋒頗衰、元就子隆景
進休兵皷勇之說、然後能克之、隆景之策、蓋出於元
就、則元就之取出雲、果用此術歟、抑亦有奇謀祕策
不可得而測者歟、曰不然、元就蓋有一術、而當時不
知、其術非佗、以寬惠收人心耳、方尼子氏之城守也、
其所憂者、非士卒之不精、則城壘之不堅也、非糧食
之不多、則器械之不利也、而元就務撫恤降附以收
其民心、民心日離尼子氏、而七年之久、愈益問其疾

苦、恤其孤窮、故尼子氏之於元就、防禦非不力、謀慮
非不深、唯其民日離而國日孤、所以不免淪滅、尼子
氏非至愚者、淪滅而不悟、亦有由矣、應仁以來天下
幅裂、何年無兵、何地無戰、亦唯以力相轢、以譎相傾、
而未有能收民心者、能收民心者、東有早雲、西有元
就耳、尼子氏之不悟亦宜矣、何以知其然也、元就嘗
從大內氏攻出雲、進策曰、宜先撫納而後力攻、大內
氏不從、敗而還、夫佗人之攻出雲、元就猶欲試是策、
即其身用之於佗日亦明矣、人心苟歸我、則兵鋒何
繇而挫、財用何繇而匱、糧食何繇而竭、國人何繇而

苦、故取人之國、莫善於先收其民心、元就晩年出雲
嘗亂矣、尼子勝久以驍武之姿、擄其故士、而輔以山
中幸盛之雄猛、宜其盤結不拔、而毛利氏之兵一出、
則所向無前、勝久曾不能保立錐之地、此可以見民
心之不復思尼子氏也、其所以不復思尼子者、豈偶
然哉、

○織田右府

凡事取目前之快、而不深究異日之利害者、非英雄
也、亂世之雄、唯武是極、攻一城唯恐不拔、伐一國唯
恐不取、晝夜爭戰、必克而後罷、快則快矣、然此豈足

以取天下哉、取天下者、城可拔而不必拔、國可取而
不必取、審彼我之勢、究利害之源、故天下之所爭者、
或不之爭、而一旦奮起、則嚮之所不爭者、皆不得不
歸我、然後天下無不可拔之城、無不可取之國矣、斯
之謂英雄、吾觀織田右府之爲人、雄猛果於殺戮、其
於利害似不能深究者、然觀其所以經略天下、則深
謀遠慮、有不易測者、何以言之、往夫長篠之捷、乘勢
長驅、則甲斐可滅也、姉川之役、乘勝窮追、則小谷可
拔也、而右府不爲、當此之時、天下之所畏者謙信、而
謙信之所日夜窺伺者右府也、而武田勝頼介在其

間。謙信宜先滅之以圖石府而不之爲者蓋有術矣
謙信豈不欲取甲斐乎然其言曰吾與其父爭而不
能取及其子而取之吾不忍爲也謙信固嘗負義勇
之名今爲此言誰不之信即勝頼亦必傲然曰彼不
復擊我々無還顧之憂奈何不擊織田氏此其所以
日夜西兵而在謙信則固謂彼猛而無謀不能克織
田織田必能滅之而織田之力亦竭然後吾宣言甲
斐吾所不忍取而彼敢取之吾爲武田擊織田則甲
斐之人孰不之應其術蓋如此夫謙信與信玄爭而
不解故石府得闚其國今信玄既死謙信乃將使石

府與勝頼爭而後并呑之此英雄爭國之術而石府
知之故甲斐可取而不取者以此也至姉川之捷則
不然長政義景相爲唇齒而義景既敗小谷之勢孤
矣況小谷名城長政名將拔名城滅名將此它人之
所竭力而爭顧石府乃不之爲蓋名將而守名城雖
摧敗困蹙之餘譬之猛獸傷而據穴吾執戈殺之彼
必將跳騰踊怒極其力而後死則我亦勞矣況越前
未滅彼猶有所恃則其所以激厲士卒者未必無術
故小谷可拔而不拔者以此也異日越前滅然後取
小谷謙信死然後滅甲斐繇此觀之石府之謀可謂

赳得堂々正々

深而其慮可謂遠矣若夫石府之善用人則天下後
世之所知有不待論者而其所爲實有不易測者方
此之時海内群雄唯北條勇而寡謀天下之猛將足
以辨之故遣瀧川景勝雖有謀而年猶少天下之老
將足以辨之故遣柴田佐々至於毛利氏則其國大
而有人今欲取之用勇將耶吉川在焉用智將耶小
早川在焉是智勇皆不足用唯羅度恢廓之一羽柴
是以搤其吭而奪之氣故命之羽柴而兩川果知其
不可當此其審彼我之勢者可謂明矣嗚呼石府於
天下國家則不取目前之快而利害是究唯其所以

待將士者時或不能然此其所以取禍敗雖然石府
未取天下而沒而定天下者出於石府之部下則石
府亦可以無憾矣

戰國英雄交爭卒無有及織豐二氏者六雄論亦
以此二篇爲最第一文辭

○豐臣太閤

天下不能無強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豪傑將
大有爲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踔厲風發一新天下
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爲強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
震盪萬物殆爲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

英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也。我 神國嘗強矣。殊域震慴、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之後、在 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 仁德朝則一伐新羅。在 雄略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在 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麗。在 推古朝則一伐新羅。在 齊明朝則一伐肅愼。當是時、視絕域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下不以為勞。其強盛蓋如此。中古以降、王室稍衰、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不畏 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

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恠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亡而 王室困於北條、北條亡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橫日甚。彼傲然以為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為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我既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脩使於明、得其爵號以令天下、得其錢貨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蕃國。足利氏視明主猶君上。而 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 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 王室。豐太閤興、而 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 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 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顧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 皇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不可謂不伸 神國之威也。而明主猶欲以一王號解兵、此亦以足利氏視太閤。而太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 祖宗之恥也。 皇威於是乎赫然

震於絕域矣。異日愛新覺羅氏之并吞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然畏懾斂手、不敢噬齧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一役無功於 神國乎。

世儒論豐臣氏、皆從其家成敗上起見。故以西征為窮兵黷武。伯卿通觀古今大勢、故從當時西蕃不得不征上起見。如此立論、方可謂能說出大英雄心事者矣。文亦軒豁開爽、稱其正大之論。

○八將論

蒲生氏鄉

天下之雄、天下所慕也。天下之所不敢為者、有英雄

奮然而為之則天下之欲效之者多矣後之英雄非不欲不躡前人之軌轍顧勢有所不可而積習已久有不可得而變者矣源右将乘　王室之衰弱據鎌倉以制天下而北條氏翦其子孫鋤其豪傑而奪之柄於是天下以為不據鎌倉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鎌倉是圖及　後醍醐帝平鎌倉足利尊氏乘　帝之宴安擁立新主據京師以制天下於是天下以為不據京師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京師是圖積習之久以武田信玄之權譎猶欲觀兵京師以蒲生氏鄉

之雄邁終身所願唯在挾　天子以號令天下嗚呼挾　天子以號令天下其事固偉矣然終身所願惟此一事必将居近畿之地伺天下之釁而遂平生之志外此則天下無可為之業故在近畿則獲小國而不憂在邊陲則獲大國而不喜無乃知遵足利氏之轍而不知所以制天下歟今夫獲百萬之封跨肥饒千里之地而擁海內勁鷙之兵秀衡之所恃以抗鎌倉中院氏之所恃以摧尊氏一旦在我然猶且愀然不樂其志固不可謂不壮矣惜哉其為積習所移而不知改足利氏之轍也雖然氏鄉之所以為此者亦有由矣夫織田氏曠世之雄也業雖不成而其所驅策任使者皆一時之人傑而其所以待之者亦已厚矣故織田氏滅而諸将不能忘豐臣氏陵蔑其子孫而諸将不能堪丹羽長秀以此憤激而自屠佐々成政以此見忌而罹戮而氏鄉乃織田氏之女壻其不欲受豐臣氏之籠絡亦明矣不然以氏鄉之才於成政何所慕而用其徽識安知非憫其不忘織田氏而表其遺物哉則其所以欲必爭京師者亦安知非其欲為織田氏雪恥哉唯其志氣猛鋭不為後圖徒知京師之可爭而不知韜匿以待天下之變徒知

陸奥之不可以爭京師而不知足利氏之轍不足躡惜哉

説出氏鄉心事欲為織田氏雪恥於理或有之然當太閤欲滅信雄時氏鄉舍信雄而就太閤者何也要之氏鄉人材卓絶當時将帥中之尤傑出者余謂太閤當征韓時以氏鄉為大将委以韓地事使得大展其所能則西蕃庶乎可服矣而忌其才高而不遣以庸懦之浮田為大将者眞可為當時痛惜而氏鄉亦居危疑之地不能遵養時晦竟罹宵人之譖以酖毒斃其身者正坐其才氣太高鋒

鋩太露故也余重為氏郷惜焉噫

佐々成政

盤根錯節不得不待天下之利器然操利器者自恃其利無所不試則其利亦有時而盡矣惟人亦然自恃其才無所不用則其才亦有時而躓矣天下之未平固英雄豪傑之盤根錯節也故英雄驅使天下之才使之皆盡其所長當此時天下之才皆欲試其一割踴躍奔走争為之役而不自知故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非不快也然而恃才取禍者比々皆然無乃失之太快與吾觀豊太閤之平東西二隅西則封

成政於肥後東則封氏郷於會津二將皆織田氏舊將授之大國而不顧殆有不可解者焉及觀異日之處置然後知其有深意也夫太閤籠絡一世之智勇削平數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固已快矣但邊隅之地久梗王化強豪蟠據壘壁錯峙蓋有不易遽拔者而一旦大兵来伐遠近靡服降附相屬彼雖不心服亦不得獨立則其束手軍門亦出於不得已是其勢不得不復叛故太閤不授之已之愛將而授之織田氏之舊將成政固嘗據越中抗太閤矣雖力竭而降太閤豈能委任而不疑耶今廼授之大國此固天下之所驚而成政亦恃其才必欲試之盤根錯節故受大國而不辭已而國中果叛問其魁首則西海勇將問其形勢則成政之所未諳知故戰不為不苦然猶能假力鄰境擊而平之果不負其所自任而太閤廼曰汝何為不綏撫之而激變遂賜之死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然成政亦不為無過方其受封之日何不試思之我嘗抗太閤今何為封我大國彼果欲盡吾才歟抑欲擠我於險歟以是思之利害之際豈不甚明乎奈何恃才而不顧以殺其軀至於氏郷頗能鎮定境内故叛民不起於境内而起於鄰境所以無患也

吾聞太閤初欲封立花宗茂於肥後宗茂辭以群臣不欲繇此觀之一時之豪固有見其機者矣太閤既殺成政然後授肥後於清正行長彼其初之所以不授者果有所待矣余益服宗茂之智而悲成政之死焉

成政果敢有膽故其遇事風生無所回避然其終身所為殆類群盜要非眞正英雄也若竹中重治雖其早世志業不終然其智勇傑出行事卓然有不可企及者伯卿乃舍彼而取此者何也豈以其勢焔熏赫有似大人物故取之乎若然者余不敢

謂爲通論也

小早川隆景

天下知浪戰之爲淺謀而不知死戰之爲深謀也畏敵類乎持重死戰類乎輕敵庸將常以此藉口而決機死戰尤非庸將所能何者兵在死地庸將所懼也英雄常以之而勝其所以冒危者乃所以求全而庸將不能知也朝鮮之役諸將皆有戰功然其赫然振耀海外者碧蹄泗川二捷而碧蹄之捷實隆景之功也太閤以隆景爲征韓謀主可謂知人而隆景之功亦可謂不負其任矣當時諸將亦皆歎伏以爲不可

及則其功之偉固不待論然至其深謀天下後世有不能悉知者我兵之取漢城行長乘勝長驅直至平壤而孤軍深入亦已危矣於是設諸寨相聯絡以援行長是策也隆景發之而人皆知其爲良策已而明兵至行長敗平壤陷鳳山潰秀家乃令諸將退守漢城而隆景不從奮然曰設諸寨相應援正爲今日安得棄去秀家等以爲淺謀殊不知此則天下之深謀也今夫開城孤立後有臨津可謂死地矣李如松乘勝奄至勢如烈燄可謂勍敵矣入死地而禦勍敵此秀家等之所危懼而隆景欲決死鬪此豈徒爲大言者哉萬里濟海以征外國人々危疑其氣易沮爲之將者亦縮退畏避軍何以奮此開城之所以不可棄而大江在後勍敵在前可以勵衆決死矣秀家等若能遣諸將悉銳援之則以決死之兵禦驕很之如松一以當百々以當千々以當萬一鼓可破然後諸軍合勢掎角互進則復平壤必矣平壤復則我軍益奮朝鮮益蹙明兵益懼而朝鮮有不足取者隆景之謀可謂深矣而秀家等不足以知之隆景亦知秀家畏縮竟不能援而孤軍無援不可以戰遂棄開城而渡臨津夫既棄開城又不決戰而守漢城明兵乘勢來

圍則海運絶而糧食竭何以能守於是隆景力執決戰之議遂有碧蹄之捷當是之時諸軍縮退士氣沮衂蓋亦危矣隆景一奮而挫如松之銳鋒如松之鋒挫而明人之氣沮隆景之功可謂大矣雖然開城則竟不可得而復非惟開城不可復又從而棄漢城漢城亦竟不可復然後知隆景之不欲棄開城者天下之深謀也其後諸將欲棄順天加藤嘉明獨執死守之議而順天得全泗川之戰島津忠長勵衆曰後有大海前有大敵退而溺死不如進而戰死我兵竟克此亦隆景之意也

當時英豪中、余最推隆景與竹中重治。兄論其有勇有才能幹大事、其人品之高、與其深計遠識、洞見事後成敗者、皆非一時諸将梟猛自喜、以斬馘為功者所能企及也。

欲疏先人言

伏

○加藤清正

豐太閤征韓之役、以清正行長為先鋒。而行長拔漢城、直至平壤。将長驅入明。清正則逐其王子、深入北境。自當時而言之、長驅入明、是太閤本謀。行長真不負其任。而清正費力於無用之地。可謂拙矣。然而明人来援、行長一敗、棄平壤。諸将皆退入漢城。雖有碧蹄一捷、而吾軍之氣亦既衰矣。唯清正新擒王子、擁兵北境、蓄威養鋭、如猛獸在山。雖後軍不繼、孤立無援、而其聲威固足以奪明人之氣矣。明人非不欲力攻漢城、顧清正在北境、安知其不鼓行而西、斷明歸道哉。故明人最畏清正。而宋應昌一時謀将、以為清正孤立、是可以虛喝取也。乃遣辯士馮仲纓說之、給以漢城既拔、全軍覆没、夫孤軍易疑、大國難測、應昌之計、不可謂非奇策也。而清正則忠義奮發、意氣激烈、唯知國威決不可墮、國恩決不可負耳。至於成敗、固非所問。而雄猛自負、初非仰他人之繼援者。故奮

佩弦齋稿 十九

與

作者知軍情

二十分筆

正大之辯、以折仲纓。仲纓逃還、而明人益畏清正。即其所以不力攻漢城者、雖由隆景一捷之力、而清正一言之威、尤為有助焉。李如松之在開城、軍中傳言清正将自咸興襲平壤。如松懼還平壤。此迺清正以虛聲懼之耳。夫虛聲一也。在明人則不能以此動清正。清正則能以此懼明人。此由其一言之威先奪其氣也。然則嚮之費力於無用之地者、於是乎一變而為奇功矣。假令清正與行長齊進、吾恐其中道而有變。安能有此奇功。雖然此出於偶然、而非其所逆料也。則其功果不足尚乎。曰否。古人有言、巧詐不如拙誠。清正以誠、行長以詐。唯詐、故其術雖巧、况惟敬得而欺之。唯誠、故其所為似拙、而仲纓不能欺。蓋誠則能自信。自信則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詐則不能自信。不能自信則狐疑猶豫、墜敵術中。所以敗也。故征韓之功、余以隆景清正為第一。而當時徒稱其驁猛。何哉。蔚山之捷、明人嘆曰、清正才能勝行長數倍。乃不審堅瑕、先攻清正。安得不敗。是明人深知清正。而公論迺在敵國。嗚呼、此其所以為鬼将軍歟。

更進一歩論

應前

引兩朝平攘錄抄

鬼将軍斷於結語

佩弦齋稿 二十

鬼将軍真箇大丈夫。論文亦極明快可喜。

加藤嘉明

嘉明銳敵勇壯則過於人萬々然其戰身行事大有不慊人意者

勇固有大小、衝鋒冒刃、破堅陷陣、非勇之大者也、天下有大勇者、大敵有所不畏、小敵有所不侮、克而不驕、敗而不懼、斯之謂將帥之勇、而將帥之最勇者、如源廷尉新田左中將、蓋未嘗不身先士卒、奮戰衝突、以二將之才、指麾天下之精銳、天下固不能當其鋒、又何至以匹夫之勇自奮、然徐而察之、則妙用存焉、未可謂之勇之小者、何則小敵之不足敗者、固不足道、天下苟有大敵、屹然如山嶽之不可撼、沛然如江河之不可禦、氣勢足以壓我、謀略足以乘我、當是之時、不有先倡者、孰能馳驟於萬死之地而不懼、是故

抗百萬者、氣必先吞百萬、捍天下者、氣必先吞天下、然後勝敗不足以動其心、死生不足以奪其氣、此其所以能奮一身而倡三軍、自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哉、而其能奮而不懼、亦有術焉、彼必有爪牙之士、莫非天下之驍雄、其相得如膠漆、相從如影響、故身先士卒、而左右從衛、莫非天下之驍雄、是以所向摧破、天下莫不震懼、斯之謂妙用、朝鮮唐島之戰、嘉明身先士卒、奪敵艦數艘、當時將士或曰、何必自獲船而後為功、此說也余尤不服、夫水戰　中國之所希有也、外征之師、自神后以降、蓋未嘗絕、其最著者如狹手彥之征高麗、比羅夫之伐肅愼、其功偉矣、然未聞水戰、而瀕海之役、僅有女眞之賊、元寇之變耳、水戰之寥々無聞亦宜矣、況乎海內群雄之龍戰虎爭、皆在陸而不在水、當時諸將之所講究、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明人論我兵曰、巧於陸戰、拙於水戰、是外國之畏我、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李舜臣之禦我、常於水而不於陸、以我諸將之才、何所不能、諸軍之銳何所不破、然　中國之不習於水戰如此、而彼方出於我所短、其氣盛矣、其鋒銳矣、則嘉明之所以身先士卒者、蓋所以奪敵氣而折其鋒、庸詎知當日之捷

不由嘉明之首倡哉、而其能為此者、得非有爪牙之士以相捍衛耶、兵家妙用、嘉明蓋得之、當時所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嘉明之戰者、亦可以想見其雄壯矣、如曰嘉明血氣之勇、故能為此、則大不然、諸將之議、棄順天也、嘉明奮然不從、欲以孤壘捍大敵、其言凛々可以立懦、不得不謂之大勇、則水戰之功、亦安得謂之小勇哉、

㸌爛英發、筆華四散、眞可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伯卿之文矣、

○黑田如水

織豊二氏之不能及我　東照宮者固不可一二彈陳、而推誠待物、與不忍役人是其最大者、人心所歸、天命從焉、二氏之所經營拮据之天下、竟不能不服至仁、所謂太陽一出而萬物皆覩者矣、

英雄相遭、果能皦然相信、坦然相待、豈非天下之樂事耶、但其略甚偉則猜釁生焉、其功甚高則讒間入焉、於是嚮之相待而為功者、今乃變而為仇讐之相得而為驩者、今乃變而為怨、此古今英雄之所悲也、吾觀源右将之於廷尉、方其始相見之日則喜曰吾之見卿、猶見故将軍也、是其親愛之情、乃比之父、而佗日驅滅平氏、令右将濟大業者、廷尉也、即其親愛之情、宜陪蓰於佗日、而一桯原讒之、則忿然見於聲色、嚮之比之父者、不啻寇讐、繇此觀之、功名之際雖兄弟猶且不能相保、況其佗乎、豊太閤之用人固已

卓越古今、然豈無猜忌、猶所不免、故倚中[illegible]逃於浮屠、如水則傳國於子、一時英豪固有窺其肺肝者矣、若夫推赤心於人腹中、而無一毫猜忌者、此　東照公之所以邁越萬古、而群雄之所以懷服不忍離也、則天下之歸　公、猶百川之歸海、豈人力哉、而世或謂如水有爭天下之意而不屑為、是無足辨者、然而世所傳如水之言則未必妄、而如水之意吾推其跡而知之、夫如水以絶異之姿、為太閤所忌、去危疑之地、避毋望之禍、豈其本志哉、吾觀其所以自命、蓋寓意於水焉、夫狂濤駕空、怒聲撼地、蛟蜃隱顯、舩舶糜碎、此水之可畏者、而如水之以智略見忌、蓋有似於此、風濤斂威、輕塵不飛、演迤汪洋、萬里一碧、此水之可愛者、而如水蓋以此自處焉、然其深而不測者固自若也、如水乃輕世肆志、放言不顧、而太閤知其無意於世、此亦有取於水之隨物賦形、與山石曲折者也、吾聞　東照公之黜石田、如水預其議焉、則　公之於如水、諮以機謀密畫而不疑、夫以如水之智遇公之明、其必皦然相信、而如水平生之志意、吾知其必為　公輸寫矣、即其所以蕩平西海者、無非所以竭忠於　公、而庸人猶過揣謬度如水之心、夫庸人

之疑不破則讒間或得乘之、如水固不得不大聲疾呼以辨之、故其言奔放雄肆、翕張捭闔、孩視群雄、塊視宇内、而無所顧、使如水果有意於爭天下耶、何以發此言、唯其放言不顧、乃所以破庸人之疑而杜讒間之口、嗚呼如水可謂知所畏矣、

博奕之説、想非謬傳、是猶辛稼軒與陳同甫醉後論南北形勢者、余固不能斷其心術如何也、然觀其践歴大難、堅忍不挠、遭遇時主、智略横生、眞可謂英傑之士矣、此文以如水二字立論、風神面目、酷似東萊、自是伯卿佳處、唯惜未十分盡技也、

義論奇主，猶之庸臣，其行事縣不足觀，但時無英杰，使賢子成名耳。然是條論說，則其失得不必云云也。論太閤托孤一篇，主意亦頗模糊，其立論行文，皆似不免隔皮一層者，請思之。

二　前田利家

大哉豐太閤之用人也。天下之才，莫不搜羅，尺寸之功，莫不甄錄，瑣屑之技，莫不奬擢，儆賤之勇，莫不激賞。以此誅賊，以此汛掃海内，以此鞭撻朝鮮明國，所向莫不如意，可謂偉矣。然而至於託孤一事，則太閤蓋不能無憂。託孤天下之大任也，君能知其人而託之，臣能當其任而不愧者，近古僅推足利義詮細川賴之耳。太閤之時，非無人也，但天命人心已有所歸，太閤無奈之何耳。雖然在太閤之宿將，則不得不任其責，而當時宿將，莫如利家，太閤必有望於利家矣。

是條事後成敗之論，當時利家心事則恐不如此。

吾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撓，其意不為不壯。然徒為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太閤乎。吾聞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此必有以也。夫大廈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耶。彼利家者，非不知豐臣氏之必衰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決非他人之所能抗衡也。然欲為太閤竭力而不負其意，則不得不擇託孤之人。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權詐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詭譎傾險，尤不可以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illegible]謂歟。是以君子抒其用心，而哀其志焉。

託孤，求其人而不得，得誠愨有餘而權數不足者，亦可以報太閤矣。此其所以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之心日益離，大坂之勢日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為。況二人亦皆勇將，未嘗知託孤之義，將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晚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為戒，則利家之所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而二人亦感奮不能忘，可以見矣。二人奮區々之力，擁護秀頼，天下固知其為末，而秀頼不為無所倚頼，則未可謂大坂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為不虛。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可見。而　東照公亦稱清正等之忠於所事，以美太閤之知人，豈虛也哉。

此段極佳。

伊達政宗

堅忍而不拔，百折而不撓者，惟英雄之志為然。方其志之未得也，至苦有所不辭，至難有所不避。人見其不辭至苦，則謂之粗，見其不避至難，則謂之妄。若不幸而不得志，則終於粗與妄耳。此英雄之所以不可以成敗論也。太閤之伐小田原，政宗從陸奥來謁，太閤召見遣之。人以為放虎於野。太閤獨謂在野之虎，吾能縛之。其御政宗已有成算，而陸奥平矣。然慮政

宗之有時而咆哮四出、故封氏郷於會津以備之、而政宗之志未嘗折也、及太閤凱旋、乃誘葛西大崎之民擧兵、欲夾擊氏郷、此殆似不能忍者、何者氏郷海内英将、太閤所憚、豈烏合之所能抗、而太閤之明、亦豈區々智術之所能蔽欺哉、然則氏郷固未易克、縱能克之、太閤決無可欺之理、則當時勇将猛士攢聚如林、豈政宗之所能當、而海内之兵、亦豈一國之所能禦哉、然則政宗果似不能忍者、雖然、政宗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安有不能忍而妄擧事者、夫伊達氏之於陸奥、盤據累世、及至政宗、并吞鄰境、非盡

吞東陲諸國則其志未已也、而太閤奪之會津仙道、政宗固不能無怨、且夫以氏郷之才、假以數年撫輯人民、鎮服境内、則政宗之地、将何時而復、此其所以急於擧事、而其所以禦太閤者、亦有術焉、彼果克氏郷、乘勢復會津、然後宣言曰、嚮吾若抗太閤則曲在我、々不敢抗、而彼奪我地、曲在彼、我寧捍天下而死、此所謂不避至難者、而其勝敗則委之於天、英雄果決固如此、而後世或咎其妄、非知英雄者也、雖然氏郷終不可得而克、則不得不屈意辱身以解太閤之怒、故太閤召之則速往而不懼、命之討賊則奮戰而

不辭從之醜地則屈首而不怒、征韓之役則濟海而不顧、英雄之能忍如此、而其志亦未嘗折也、故庚子之亂則謀復會津、 東照公戒之而不顧、其兵摧衂而不畏、及亂平、賞不及而不怒、後世或笑其粗、非知英雄者也、吾聞政宗晩年設伎樂於國、 公聞而大喜、豈政宗之志至是而折、 公亦以是而喜之歟、英雄之志、惟英雄知之、當時加藤清正聞而歎美之、吾於清正之言、知政宗之意矣、蓋政宗深服 公之偉略、所以留意伎樂以先天下、天下定而民未安、英雄樂而天下安、政宗之用心於天下如此、而 公知之、

清正知之、不然、英雄豈有不得志於天下而留意於聲伎者耶、政宗之志雖未伸乎、 公之偉略足以服之、又安得不歛其英氣以為天下英雄之首倡乎哉、

延光好讀蘇文、評論古今人物、故平生之文、議論居多、先君子好敘事而不好議論、嘗涉獵近世野史、抄録英雄事實者數十卷、蓋欲著一書而不果、延光請而讀之、作論若干篇、此編是也、近稍悔少作之無用、欲學敘事、而先君子既易簀矣、即平生議論之文、皆删而不存、獨留此編者、以取材於先君子抄録也、嘉永戊申春日

守友　豐田亮偕評

藤田東湖曰、織豐二家及清正三論、實海內無二文字、非僕諛言也、

僕亦僕誤　案

佩弦齋稿終

男延年校

先人在世也、壽年未冠、與仲叔二兄同窓讀書、日夜孳孳、而伯兄年纔三十、專精於國史、方欲有所大發、斂與藏華、停蓄涵養、間與壽等攻文著論、日不暇休、當時所著、如六雄八將論是其一也、其後十年、仲兄出冒佐藤氏、專力於臨池、叔兄則冒佐佐木氏、專攻經義、壽則為學館教員、伯兄則閉戸撰述、其書盈篋溢笥、而先人已捐館、又十年、仲兄就木、壽與叔兄頭髮種種、伯兄著書大率脫稿、適書肆某請梓其文、伯兄未肯所答、壽從旁慫慂之、曰、伯兄著書有用於世者、固不在此書、而他日撰著盈帙者、是等諸文實為之兆也、梓伯兄論著、請從此文始、伯兄咲而諾之、壽退俯仰今昔、不能無感慨、嗟乎自今十年之後、伯兄著書必滿天下、仲兄則已、如壽與叔兄、又安得不勉勵、因書以自警云、　延壽謹書

京都三条通升屋町　出雲寺文次郎
同　東洞院通三条上ル町　村上勘兵衛
大坂心斎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　南久宝寺町　伊州屋善兵衛
東京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浅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同　所　須原屋新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和泉屋吉兵衛
同　同　所　岡田屋嘉七
同　神田須田町　和泉屋勘右衛門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版

西川文仲 著

讀史末議

明治八年（一八七五）京都府刻本

據明治八年（一八七五）
京都府刻本影印

讀史末議序

秋生子譔

夫士之負奇節勵高行者偃蹇於衡茅之下不肯一任百屈膝奔走於形勢之途或一出連蹟遭讒罹禍顛頓狼狽絶志進取娛情墳以籍惟其不能恝然忘世也故及見讀史

觀忠臣烈士仁人孝子之事感慨悲憤不能自已如謝疊山之在宋季是也君亮為人恬靜篤志於學澹泊自艱頃寄示其所著讀史末議二卷求余一言余閱其書貫穿古今援据史傳議論率正間寓感

慨余竊怪君亮既以澹泊自處毫不營嬰心於世務者而乃有此著何也豈其胸中有未能忘世者耶古今朝政維新百廢俱興士之殫效力於當世者皆揚眉攘袂登要路膺顯任君亮獨如不聞者豈之從事於

鉛槧是豈得為有志於世道者乎余反覆考求竊有得其用心矣旁觀者明當局則迷古今通蔽也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者有焉百發百中不以善息一發不中前功皆棄者有焉君亮豈果無心於世道哉蓋

自見之明也若夫賈高蕭屬高歸請
余未見其人也如君亮之自見之明
亦優彼浮躁躁進不能自拔者遠矣
予也近拙於世事百無所解進不能
効當世之用退又不能有所著作以稱
己志見君亮之著能無赧然乎姑書

此於其簡端以還之君亮姓西川名軌
通稱文仲大溝藩士也明治二年己巳
杪冬弦堂山本秀夫撰

篁嶁横田致書

讀史末議目録

卷上

卷下

通計四十首

明治第九年七月十日晨日入西川先生塾西窓
求之右所有者泉廣等于杉生[illegible]

西川文仲著　讀史末議卷上

淡海　西川文仲　著

神功皇后

仲哀帝議討熊襲神功皇后曰先征新羅則熊襲自服矣帝弗從親征不克病崩于香椎行宮皇后與諸大臣謀祕不發喪令武内宿禰密殯于豐浦終決策征新羅新羅出降高麗百濟竝望風歸欵

西川執曰主將之用兵有怒有怖怖者其勢蝟縮不伸怒者其勢霆激不屈故一夫怒則當百夫女怒則當男少怒則當壯弱怒則當強怖者反之孟嘗君客趙趙人笑其眇少丈夫孟嘗君聞而大怒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其怒氣之霆激雖一縣之衆而不能距也樓煩欲射項羽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壁中不敢復出項羽怒氣之霆激雖樓煩之善射而不能發一矢也李守恩椎子而戰斬首三千級夫三千之衆豈無強於守恩者哉遂不能克者因守恩之怒氣霆激而三千之衆蝟縮不伸故也由是觀之主將之用兵怒氣一霆激則不論大小強弱衆寡也神功皇后者深宮之弱質固非有杖鉞秉旄習軍旅之事也然至於征韓之日雖毅然大丈

夫未易及也有怒氣霆激之勢故也蓋皇后之征韓先儒以爲仲哀之討熊襲不得志者新羅因爲聲援故曰先征新羅克之則熊襲自服矣其或然皇后固憤怒于此故銳意不撓決然以征韓爲任矣方此之時皇后之氣蝟縮不伸則將士亦蝟縮不伸其事之興替未可知也然則三韓必不降況熊襲乎嗚呼軍旅之勝敗者蓋一時之機會耳得機會者勝失機會者敗是以其軍之蝟縮與霆激自可以斷之矣抑征韓之舉其事曖昧其地悠遠我將士孰有投軀命而爲士卒先者哉疑懼蝟縮不前者固其所也然我將士色勃皆溢爭先競勢徑抵新羅一舉盪定者無他是乃皇后怒氣霆激之所致也世之欲以小國駕軼大國者以怒氣霆激之勢壓之三韓不足道雖九夷八蠻之州亦可以殲其醜類矣

田道

仁德帝五十五年蝦夷叛命田道討之戰于伊寺水門兵敗死之是後蝦夷屢侵掠遂發田道塚有大蛇自塚中出瞋目噬夷賊夷賊被其毒多死亡者時人曰田道雖亡能報讎孰謂死者無知耶

西川執曰或曰謂田道死而報仇者此錯認妄傳耳

夷人之發塚。大蛇偶在其處。而夷人恐以為田道之遺靈耳。於田道何預。余曰。不然。此田道之所以為田道也。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説。宜乎田道之死能報仇也。夫威力之盛者。聞其名。必使人毛骨竦寒。而況見其面者乎。田道嘗征新羅。聲稱凛然。於蝦夷。然不幸而兵敗隕命。含恨泉壤。故夷人之發其塚也。趑趄前却。而大蛇遽出。夷人即驚愕失措。心喪膽落。是理之或然者也。檀道濟雄名大震。魏甚憚之。圖以禳鬼。樂廣廳上之角弓。作杯中蛇影。則為親客之疾。段子璋之髑髏血糢糊。可以瘵瘧矣。此雖非實

形。而人皆驚愕乎影響之間而然。或曰。然則威力之盛者。尚能死為鬼以報仇乎。曰。然。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于圃。見杜伯執弓矢以射。宣王伏弓衣而死。齊侯田于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葛輝夫在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斧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繽紛飛散。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少時死。李林甫之疾也。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記事目也。忽覺頷重于常持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下。即為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然則死為鬼以報仇者。自古不為少矣。鄭子產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三世執其政柄。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由此觀之。田道之遺勢剽烈。尚能殺夷人。嗚呼。是死骨未全腐者歟。

捕鳥部萬

捕鳥部萬者。物部守屋資人也。當攝我馬子攻守屋。將兵一百。守難波宅。聞守屋死。乘夜潜逃。追兵競馳射之。萬連截飛矢。殺三十餘人而死。萬有畜狗。繞萬

屍而吠。遂啣其頭。收置古冢。卧其側。亦不食而死。

西川執曰。正氣之磅礴於天地間。雜然賦流形。雖異類禽獸。鮮不感於氣節之事焉。故諫人主。而人主感矣。諭朋友。而朋友感矣。古人作之。而今人感矣。今人作之。而後世感矣。正氣之所觸。則靡然皆感動矣。苟非正氣之所發。則諫君君弗省。諭友友弗聽。古今事迹。視猶不見。聽猶不聞。父子兄弟漠然。其情隔絶。千里者天下不為少矣。此非正氣蕩然掃地哉。此輩視萬之犬。則可愧死耳。夫犬之於人。其間遠矣。而犬之解人意。而正氣勃勃者。又多矣。裴令公犬知李甲之

諫與食而上寢牀將齧甲陸永錫犬亦知門生之不使食饅頭而將害門生然則犬之解人意自古而然矣張彪之黄蒼及彪為章昭達被害號叫宛轉若有哀狀葬畢又俯伏冢間不肯離其事實與萬犬同由是觀之豈唯 國朝哉漢土亦有之矣是乃正氣之雜然賦流形 倭漢古今同一轍也抑考守屋之於 朝廷也其精忠義烈之氣凛凛焉盖社稷臣也然而豐聰耳及馬賊姿挾私意而殺之方此之時萬之憤激奚啻尋常慷慨赴節之比哉天下後世孰不切齒者况馬賊弑 崇峻帝為大臣尚如故而在 廷

搢紳莫有一人之聲其罪而行誅戮者天地正氣之得失於是乎可見焉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犬乎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藤原緒嗣

弘仁十三年藤原緒嗣奏言臣昔忝陸奥出羽按察使道經東山略問百姓之疾苦天下重役莫過驛户伏請諸國驛子准書生例毎户量給借貸稻二百束兼擇驛下好田混授一處許之

西川執曰驛置之制盖為省羈旅往返之勞而已今夫信耗之駿速莫若置郵焉是以公私之得便利固不可勝數也雖然王事繁劇則大為驛子下民之疾苦亦官家之所不可不察也緒嗣之奏請此事實出乎其目見而深切於時病可謂卓絶諸子矣自和銅四年始置都亭驛以還監官未知驛子下民之果如此疾苦以官吏得便利而視為泛常恬不為慮吾嘗以為軍國之事盖天下理亂之急務而為兵士者概豨勇豕突拋軀命而趨戰場豈厭驛子下民之疾苦而加憫惻哉驛子下民日夜遞傳行李固其分也雖然軍旅亦有仁暴之別焉仁則人必懷之暴則人必惡之以夫暴虐驅使下民下民之不平無聊將向誰

訴之近世鯨波一起 國中繁劇征役之人冠盖相屬故驛傳之多罔有定額是以助驛起焉而天下之人民靡不彌站焉吾嘗歷觀往昔軍國之事騷擾之甚莫若保元平治元弘建武應仁文明元龜天正慶長元和也然吾未嘗聞有助驛也今也助驛跨歴乎十數里外十數里之遠攤站豈可俄頃而辦哉是以驛亭應其村村賦税定額之多寡而收助驛金焉天下之人民乃白著多矣於是乎貧民疾痛籲天矣由是觀之下民之凋瘵不啻弘仁然而莫有一人之能蠲其弊而解之怨讟者今也喚起緒嗣於九原使聞

之則何翅奏請　天朝哉吾是以深為近世惜無緒嗣焉

藤原長方

平清盛幽後白河法皇流關白基房兇暴日甚及源賴朝起高倉上皇召群臣議藤原長方進言曰賴朝舉兵數月之間應者十餘國是政事不愜天意之所致也宜請法皇聽政如初召還基房務修德政則庶幾天意可回兵亂可弭矣坐者皆失色又清盛會百僚問兩都便宜衆箝口不肯言唯長方極言新都之不便衆皆為長方懼清盛俄決策還都或謂長方曰新都靜海所極愛卿何譏之甚也如觸其怒則卿將若之何長方曰不然人所自是任意行之無復顧慮及疑悔方始謀諸人靜海發問我既知其意潛回也是以從而導之爾聞者嘆服

西川執曰性之善也不可誣也人苟德行自安其德行焉人苟鬼蜮不能自安其鬼蜮焉吾觀長方之冒瀆清盛而清盛之心渙然氷釋改弦易轍而後益知性善之不可誣也然則清盛他日之暴戾恣睢皆氣禀之拘滯而非性之本然也夫清盛之張拓聲勢如漢梁冀雖朝廷大臣而皆側目而視之況為下者孰

敢不仰其鼻息而拂其鬚乎故直諫焉冒瀆焉又何可容蓋直諫冒瀆者所謂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探虎口而奪之食也苟抵觸其忌諱則禍且不測是以忠良結舌齷齪自保唯恐遭其反噬也今也清盛之暴戾恣睢冒瀆而不怒尚且感服而從之者實如長方之言也抑考人心一日之間有進退消長之不可測識者故候隙乘便斟酌時宜而熟視其所進退消長則雖暴君亦可以諫矣雖逆徒亦可以冒瀆矣長方之智足以知之是故獨毅然於衆人之中而冒瀆清盛也方其議論風生衆人在側而恐其睚眦有違竊為之寒心毛竦而長方居之自若也此長方之所以膽畧絕人千百等也雖然非人性之善則長方安能得使暴戾恣睢之清盛挽回其本然哉

藤原成親

藤原成親與源行綱平康賴藤原章綱僧蓮海西光等會于鹿谷謀討平氏既而行綱以為以弱敵強事必難濟馳至福原首實平清盛大驚急還六波羅先收西光訊鞫遣使招成親成親未知事泄盛服而至吏卒捽首執之

西川執曰作大事者謀之於衆以規其善不善必恃

人以決策焉。恃人以決策焉。則謀慮熟且精。必不至破壞其破壞而弗成者。多因其所恃之人。反妨礙之而弗遂。豈謀慮之未熟且精歟。將天道人心之未合歟。抑不恃已之心。而恃人之心之所致也。成親本以柔懦之資起兵。以徼幸萬一之勝。然而不自督率之。而直欲以大事附之人。是以衆心未和。謀慮不一。人人豫察事之難成而欲逸去。乃言出而禍隨也宜矣。夫古之作大事者則不然。曹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袁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尉繚子曰。聖王

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古人之作大事。率如此。欲以弱敵強。則自督率之。而驅使士衆。若決江河。必戒後事焉。吾嘗以為清盛恣權威。蔑王位。毒痛天下日久矣。當此之時。欲擧義以除其害。則衆必影附焉。然行綱意中俄變。謀圖瓦解者。成親蓋不恃已之心而恃人之心。是以行綱之鄙賤。心懷疑懼。以為寡弱不可以敵衆強。事必難濟。嗚呼行綱之至福原首實。雖固可惡。而成親亦不為無過也。吾故論發之。以戒夫作大事。而未至擧兵。先敗者焉。

源行家

以仁王欲討平氏。源行家白王曰。臣請徵發宗族故舊。唱義所在。以紓大王之蓄怒。王喜授之令旨。行家佯為修驗者。歷說近江美濃尾張信濃甲斐常陸伊豆等諸源。諸源奮激。無不響應。

西川執曰。行家之歷說於諸源也。可謂善知時者矣。夫保平以還。源氏之英雄豪桀。聲銷影沉。蕭索澌盡。於是乎平清盛以為天下不足復慮也。其勢焰之薰灼。浮于梁冀。駕于董卓。封豕長蛇。志意驕滿。是以天

下之不得志。而顚連流離者。惡之如梟鴟。恐之如蛇蝎也。所謂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苟視清盛之所為。則孰不憤怨激怒哉。抑考。源平氏之於 王家。其角立相持。猶雙輪雙翼。無少相下者。然則 王家之爭位而鬩牆也。源平氏亦不得不為之抗衡。抗衡而不已。必甲起乙仆。互相魚肉。至于其興敗之機則天也。是故得天者興。不得天者亾。雖得天而不能保之者。此非人有邪正賢不肖乎。其邪不肖。而不協物望者。則天下惡之。如蛇蝎梟鴟也。今也天下之人民。厭惡於清盛之跋扈久矣。故天下之諸源。欲滅平

氏之心非一日也方此之時激諸源之怒則諸源相與左袒奮發猶水之就下火之著枯薪也誰能禦之故苟有擧義旗者則天下刮目相待也行家之智蓋足以知之故得以仁王令旨而躍然唱義此行家之所以勃勃爭先於人也然則行家雖非克遂其事者而至于先於人而唱義則君子固有取焉

清原真衡

清原真衡為子成衡娶妻命臣族饋飲食金帛以饗新婦真衡姑父吉彥秀武自出羽來多齎酒饌盤盛黃金捧之謁見會真衡與客圍碁意不在秀武秀武危坐良久怒以為我真衡之姻屬也齊於時勢以隸臣庶年老屈膝跪於庭上而不之省豈所可堪遂投金趨出戒從者擐甲縱啖所齎酒饌而歸于出羽真衡聞而大怒發兵往攻之

西川執曰真衡之不顧秀武者非其本心也圍碁奪其心也秀武之怒而投其金趨出者亦非其本心也急性短氣之所致也夫急性短氣者事纔左焉則忽然忿怒又忽然解釋其所為必輕躁佻侻他日反顧其所為則腷臆為之不安矣吾故曰非本心也圍碁奪其心者對楸枰則亡精心意不轉雖緊要之事至而亦蚊蝱之過前耳吾故曰非本心也雖然跡真衡之事則固出於權柄之甚也夫權柄之甚者挾勢擅威故奪其性而忘其故乃虜使其臣民臣民為之趨走兼順脂韋佞悅方是之時恩與威不兩立則臣民盡作怨焉余常以為真衡之執權柄也其唯有威而無恩者歟夫大字小小事大此天下之常道也苟違焉則臣民不用命縱面從而未嘗心服也乃瑣末尖細之事呼吸成變上下矛盾之機並生焉遂至釀莫大之釁也今也秀武以眇然之身不忍半日之擎拳曲跽而忽然投袂而起向權門而爭衡是羸豕蹢躅何弗思之甚也謂之真衡之待秀武無狀乎將謂之秀武之短氣急性乎抑至于擐甲戰爭則豈翅一朝一夕故哉蓋求其原則恩威兩不立之所致也陸慧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是以長史雖貴重而每自謙屈必起送僚佐也嗚呼是豈真衡之所能庶幾哉

遠藤盛遠

遠藤盛遠誤殺袈裟削髮名文覺後謫到伊豆源賴朝亦謫先在焉行見文覺文覺說曰今太政入道專擅威柄罪惡貫盈天命既去公宜首唱義擧復讎雪

恥。古謂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請速斷焉。頼朝心甚喜之。又曰。公誠能與大事。請院宣不難。我能爲公辨之。乃急赴福原。就藤原光能請院宣。還示之。頼朝遂決意擧兵。

西川執曰。大凡物之激也。非自激也。必借他力而相激發也。譬火之激也。因風吹之。水之激也。因物擊之。人之情亦然。雖有憤然激烈之氣。而非有以事抵觸者。則唯齷齪自保。腷臆不能伸焉。然則抵觸與憤激。未始不相須也。必輔車相依而爲勢者也。李存勗雖有亡梁之意。而非郭崇韜灼見梁之必亡。而贊決鄆

州之計。諸將皆當道築室耳。曷能得長驅入汴哉。文覺盖頼朝之崇韜也。雖然。文覺未嘗左祖頼朝。唯一言贊之耳。然而至于頼朝他日經營覇業。則亦不落於存勗後也。或曰文覺許劭所謂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也。雖爲僧而其心則剽悍猾賊也。而吾子過賞之。何也。吾應之曰。夫頼朝之在伊豆也。實卧薪嘗膽之時也。而頼朝恬熙度日。是以文覺獨斡旋苦心。慫慂擧兵之事也。吾於是乎。初知文覺之一事有取而已。而不知其他也。抑頼朝之滅平氏而執國命也。頼朝胸中固藏百萬之甲兵。是故他日定覇基規摸宏大殊絶。凡庸豈借文覺一言之力哉。雖然。假文覺一言之慫慂而裂眦而起。俄然豹變決意擧兵。則文覺一言之慫慂。雖至微至淺。非動心駭聽之事。而至于後日。則嚮之至微至淺者。若金玉珠貝之不可棄者也。由是言之。彼文覺者鼓舞頼朝之鴻業者也。

大庭景能及景親

源頼朝起兵。召關東將士。大庭景能就弟景親謀。景親曰。源氏我累世之主帥。歸之順也。然弟嚮爲囚。幸爲平氏所申理。今爲東國監護。得全性命保妻子者。豈非其賜耶。景能曰。汝爲恩事平氏。我以義屬源氏。

因約平氏勝。吾緣汝求救護。源氏勝。吾保全汝。遂與弟豊田景俊歸于頼朝。

西川執曰。大庭二子。蠅營狗苟之徒也。焉得爲將帥之任哉。何以言之。夫戰鬪者非私事。固國家興亡之所由分也。故臨軍事者。各脱屣軀命而入敵地。然後得斬獲之効耳。是以可掃盪逆賊而保全國家矣。今觀二子之意。陰以脊令棣鄂互相救護之情。而分屬源平兩家。陽爲死生存亡之仇敵。其中心乃有不可問者。不若不應徵召之爲愈也。雖然。二子之所重者。恩義耳。天壤之際。指恩義而又無所事焉。不顧恩義

者狗彘不食其餘也公子重耳之欲避三舍韓信之脊楚歸漢皆是也以恩義故分屬兩家則不為無謂也至處戰國之世時勢之變則有如此者三國諸葛氏　國朝真田氏亦或分屬兩家且夫關伯實沈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兄弟不相容焉方是之時天命之性謝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是以二子臨兩家戰爭之際而欲全脊令棣鄂之情亦可憐也抑死喪急難鬩閱之際雖有良朋莫如兄弟兄弟本異形同氣乃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是以孔融孔褒坐罪爭死姜肱與李江逢賊而爭死脊令棣鄂之情其厚

乃如此由此觀之二子分屬兩家而為死生存亡之仇敵者毋乃不可乎吾故曰不如不應徵召之為愈也然而觀石橋山之戰各得伸其勇而為一方之干城豈脊令棣鄂互相救護者哉嗚乎使二子敵無兄弟則何啻一方之干城哉惜夫

佐藤義清

佐藤義清有避世之志辭官而為僧改名西行周遊四方歌詠自娛嘗過天龍渡舟人以所乘太多叱令下舟西行為不聽舟人怒而鞭撻血流被面西行毫無怒色從容下舟從僧慍之西行曰我為法至此陵辱抵死非所慽也汝不可為吾徒也遂謝遣之又過鎌倉源賴朝問和歌及弓馬之道遺以銀猫西行受而出門拋與兒童而去

西川執曰可用七寶而莊嚴者西行也古今桑門之徒雖多真在佛地者盖曠世之一二耳吾觀近世桑門之徒自少小辭家寄身於山刹或學禪律華嚴倶舍成實之法或持五戒或坐禪觀念或轉讀大乘或為衆生說法其所修業乃所謂無量無邊之功德利益而靡不日夜抖擻矣而問其心乃陋俗之甚者或競位階或貪貨財或溺酒色或耽碁局率皆世人所

耻言之者莫不盡為焉實可謂胸中三斗塵坋也所謂形桑門而心屠兒不其然乎西行未專修桑門之業或耽歌詠或事遊覽土木形骸而蟬蛻囂埃之中故鞭撻流血而無怒色拋棄銀猫亦無愛惜也僧文覺以西行為釋門賊既而與語則若房琯見元紫芝名利之心都盡大服其度量焉由是觀之西行之心盖濯暴於江漢秋陽而皜皜乎不可尚已故卒然遇之賢智失其心豈唯文覺之徒歛衽而點頭哉實足以使古今之朱紫僧愧死焉吾故曰可用七寶而莊嚴矣且夫西行之歸佛也舉世未知何故也史氏云

感於佐藤憲康暴死而歸佛也抑末矣吾嘗以為西行蓋知履霜之戒者也明者見於未萠而智者避危於無形西行見世之危亾豈猶豫狐疑者哉　崇德之朝蓋保元之前而王綱解紐人臣無禮西行之明能知有天下鼎沸之機故雖懷抱利器而褰裳去之夫士君子之處世也天下有道則顯無道則隱其視功名富貴若敝屣然唯從意之所適則可矣或曰世人之描西行必作打包僧望嶽圖是西行之所得意也而吾子欲用七寶而莊嚴恐非西行之意也余曰固然矣然世人徒知其形為打包僧而不知其心非

打包僧也吾故欲用七寶而莊嚴豈徒言乎哉

平賀朝雅

北條義時使在京將士討平賀朝雅朝雅時在後鳥羽上皇宮圍碁其奴來告急朝雅毫無遽色復坐收子納奩徐奏曰關東使至方誅臣事幾迫臣無所逭請退朝乃出歸家俄而諸將率兵來圍朝雅戰敗中矢而死

西川執曰謝安看淮上信徐向局意色舉止不異於常者此易易而已非至難不可忍之事也掩其喜色而示大量誰不能之王景文奉手敕并藥復置局下神色不變者衆人或難能焉非景文之處死不亂奚能如此夫死生者人身之大關節也大言之我天地萬物之終始小言之我心情言動之終始也方此之時不動精神者非蟲魚則木石耳雖然君子常察乎天地萬物之理而遊心於事物之外故臨死生利害之際毫無所蕩其精神矣固與小人之聞禍福利害而驚悸顛狂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然則景文之賜死而神色恬然無心於趨避者亦不足恠也至于　國朝朝雅之事則聞聲遽起危急存亡變在瞬息信不可不驚之秌也方此之際毫無遽色精神不亂者雖

大人君子而吾知其難能焉何者在京將士欲執弓矢向我也抑義時之謀討伐朝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朝雅挂心慮久矣雖然形迹未見則徒懷抱疑懼而何益故對碁局而自如也然而義時之異謀始起則為朝雅者心志肢體安能弗亂哉吾嘗以為朝雅蓋不世出之良將也歷戰數十度廟算處分固決於胸中矣乃知勝敗存亡之機在天而不在人也是以心情常安於天焉其戰敗中矢死者吾不尤其戰陣之拙而尤義時之逆謀不歎於其身之陷大難而歎於其心之信天道也嗚呼謝安景文天下尚稱其大

度況朝雅之碩量乎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處於夫大患難大恐懼之際安而不自失者朝雅有焉

下河邊行平

下河邊行平獻良弓酒饌於源賴朝賴朝問曰西征將士皆乏糧食至有逃歸者鄉長役踰年而贈遺豐贍得無納賄賂乎行平曰臣在西海匱之殊甚費所著甲身不戎衣直進入陣斬美氣敦種時有鬻此弓者製造甚精臣欲得之以獻脫衣貿之酒食則留守家士之所賚若猶有疑則質問于諸將賴朝嘆其悃愊

西川執曰行軍之制勝也不在器械之精粗而在師律焉不在兵士之衆寡而在戰氣焉何者有滿腔之戰氣者其體充實未嘗少撓屈也師律嚴整者其陣確然未嘗有可犯之地也不有可犯之地則雖身不戎衣而可也有滿腔之戰氣者雖寡單而有突陣直入之勢也以此言之行平身不戎衣直入陣者以滿腔充實之戰氣而鼓勇臨敵故也是以敦種之苟焉委靡氣盡心奪遂爲行平之所斬獲也嗚乎器械完備之敦種身不戎衣之行平何甚勝敗成否之相反乎謂之天歟將謂之人歟抑國家之興亡在天行軍之成敗在人在人者人可以縱焉委之天而不自勤者招其亡也若夫行軍之匱乏與富實亦可以縱焉蓋爲軍國儲蓄千金而準備軍馬之用者乃士之急務也雖然治平之際人皆溺乎奢侈而不能貯一金倉廩匱竭調度不給而況軍國之儲蓄乎是以至于天下鬪爭之日則往往賣衣物而買器械而行李之用尚且難辨而況長役踰年乎是以兵士上路則不惟山海之難險有囊底竭盡之憂不惟不償驛亭之宿費反貪賄賂焉至若夫豪姦者至于剽劫行商之懷金焉自古至今兵士之所爲往往如此嗚乎行平

亦雖不免爲貧窮之兵士而不爲泛常兵士之行而置生死於度外一進斬敵其功勞竭力實可謂骯髒幹局之士矣夫

平知康

源義仲之兵突入坊市縱行剽掠後白河法皇遣平知康戒敕義仲義仲熟視知康曰世謂子鼓判官子其爲人所撾乎知康慙恚而歸奏曰不除此賊京師不得安靜宜急討之法王素心義仲所爲深然之乃命知康掌軍事詔僧明雲圓慧徵發兩寺僧兵義仲薄宮門乘風縱火炎焰灼天知康狼狽逃去爾後知

康以兵端由己。欲見源頼朝自陳之鎌倉。頼朝惡其為人。久不得見。適隔簾窺之。使撥鼓擊之。知康欣然盡其技。

西川執曰。諂媚者。人主之所悅也。人主以其諂媚取容。而肆然自快者。庸主之常套也。若賢君則以其諂媚取容而厭之。是以賢君之門。莫有諂媚取容者焉。吾觀知康之自負技藝。諂媚取容。而事　後白河法王。以為使義仲終陷於反賊者。蓋知康之為也。初義仲以知康之奉　戒勅而来。心甚惡之。故嘲弄之。然豈獨義仲哉。頼朝亦然。然則先入京師。則頼朝之為

義仲。亦不可知也。夫武士之為武。其勢剽悍不可攖也。非剽悍不可攖。無敢當敵也。故武士之屠人。如刈草菅。畧無慘怛不忍之意。義仲之入京師也。兵士皆犯萬死而来。故其憑陵之勢。飛揚跋扈。雖為搢紳之徒。亦莫少憚焉。縱令義仲制之。強兵悍卒不受控御。固異乎帖耳搖尾者。而知康乘之。舞姦弄佞。釀成義仲罪焉。然則義仲豈翅憤怒　法皇之處置不滿於已心哉。勢實不得不然也。此義仲先入京師之不幸也。張同休戲揚再思曰。再思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為高麗舞。今也知康亦頼朝之再思也。以善撾鼓優悠自得。誇於頼朝前。其醜可笑矣。雖然　法皇寵之。授以將帥之柄。使與義仲抗衡何也。夫擊敵不同於撾鼓。　法皇果以為一歟。抑其為計。亦左矣。以義仲。見知康。則亦蚊蝱之過前耳。余嘗以為。諂媚者。雖人主知惡之。而非有可斥之罪。則不可斥也。唐太宗灼見宇文士及之佞。而不能斥。太宗尚然。而況不及太宗萬萬者乎。此諂媚者之所以多陷英雄豪傑也。故曰。小人之心毒。非蛇蝎而毒於蛇蝎。吾非置反賊而責寵臣也。推夫反賊之起於寵臣之諂媚。而為英雄豪傑惜之耳。

齋藤實盛

齋藤實盛請平宗盛曰。越前臣之鄉閭。古曰衣錦還鄉。願得錦衣以為身後之華。及戰于篠原。實盛獨奮鬪。與手塚光盛相搏。遂被殺。光盛以首示木曾義仲。義仲熟視曰。噫是齋藤別當乎。其髮既華。今乃鬒黑何哉。樋口兼光曾識之。一視潸然曰。實盛平昔語余曰。我年老矣。他日臨戰。當染鬒髮。以敵壯者。今果踐其言。乃洗之。鬒髮皤然。義仲為之掩泣。

西川執曰。欲死而獲其死所者。其惟實盛乎。大凡人事之得失。獲其所者。實無幾。況臨死之大事乎。吾觀

實盛之戰死而未甞不嘆息於其壯志也夫以衰老之身殉國難者漢土曽未聞有若人也我　邦彈丸之地而有若人焉是乃所為曠世之美談也衰老尚如此而況壯年之士乎此我　邦之所以有男子國之名也吾請歴言漢土事趙充國年七十餘圖上方畧自將擊先零虜弃車重奔馬援年六十二請擊蠻夷據鞍顧眄以示可用遂進營壺頭源懐年六十一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既而至雲中蠕蠕巳遁畢衆敬年七十鬢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年李崇年六十九奉詔討

蠕蠕戎服武飾志氣奮揚幹略如少者吕岱年八十討亂破賊上馬輙自超乗不由跨躡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内副元帥漢土人亦能如此然則實盛者何以衰老而殉國難也吾甞論實盛之心以為實盛及衰老之日非始有老敗闕茸徒死於窓下不如殉國難而取美名之意也抑實盛之欲殉國難也久矣而未獲其所苟且玩愒日薄西山至此初遂其志也是其故何哉初實盛屬源氏而義朝巳後仕平宗盛及賴朝之兵起乃以為源氏恢復天下必矣悔我屬平氏也雖然改志易慮數反覆者勇士之所愧也寧有死以報平氏之恩耳於是乎戰死以取美名也吾故表而出之以艶稱其心事焉爾

佐佐木盛綱

佐佐木盛綱至藤戸敵屢揚扇招之軍阻水不得濟盛綱求一漁者問淺處漁者曰上弦在東下弦在西即夜與俱濟密立標還明日敵又招之盛綱與數騎躍馬入海諸軍相繼濟擊走平行盛源賴朝手書奬勸曰自古亂河者有之未聞騎馬渡海者眞希世之武功矣因賜兒嶋

西川執曰騎而亂河流者佐佐木氏之家傳也豈

特盛綱乎高綱先登於兎道川信綱亦先登於兎道川高氏亦先登於相摸川盖非有忠勇激烈之心則不能先登也大凡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者此常人之情也吾甞以為性命者人之至寶也脱屣性命談笑而赴敵陣者惟有忠勇激烈之氣者能之如此者必勝敵矣是乃死中求生也故古來勇武之士必以先登為第一功也昔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祭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賊每犯塞常為士卒鋒薛仁貴恃驍勇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所向披靡史建唐為晋兵先鋒梁兵數萬為

建唐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劉懐慎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奏功第一此數人者古人之所以扢揚而籍口也然而比之於我　邦盛綱昆弟之騎而亂大川則家常茶飯耳吾嘗以為當夫盛綱亂流之時平氏亂射而無一矢以射殺之者歟人馬之大躍水上来而不能射殺之者平氏將士可謂弓箭無術矣嗚呼平氏如魚源氏如獺將戰之不暇乎抑盛綱向亂射之中而無受一矢者亦幸而免者也

源義經

源義經率舟師討平氏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時監軍梶原景時進策曰請造逆櫓以便進退義經曰欲進而退兵之通病汝欲退乎景時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豬武耳義經變色曰豬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以進而勦敵為快而已遂進破平氏

西川執曰義經血氣之勇耳安有將帥之度乎平氏雖敗軍之餘而謀臣猛將不為少矣天下之安危在此一舉當此之時一敗塗地則平氏之勢愈振遂至不能殲彼族焉夫兵者非得百戰百勝之術不可以期其全功也然則與其徒進行危寧不如景時之策為萬全也義經之至屋嶋也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為大兵至舉族乗舟而義經已至城下騎能屬焉者纔七人矣平氏兵更来迫岸七騎拒射其兵後者稍稍来屬焉由是觀之義經之得勝者僥倖也其危如履氷谷孫子不云乎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全己之謂也逆櫓乃水戰之奇具而義經斥而不用衆亦目笑景時景時啣之遂搆陥義經義經之不善終者其實萠於此自古英雄豪傑之舉事者必先要終之全不慮之於其始及一旦事敗乃

欲更復之不亦難乎故良將者先廟筭而後臨戰不博議其可否而悍然自用者未足以為良將也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將帥之任宜如此也或曰子莫迂論義經不世出之名將也方此之時知有平氏敗亾之機故一鼓殲之耳義旗之所指莫不披靡余曰不然是平氏服罪天假手於義經義經膺大任行危計則不可謂良將也吾故論之以警後之為義經者焉

平盛嗣

平盛嗣逃屋島之敗而投氣比道廣家為養馬卒道

廣心知為盛嗣而不問或告之鎌倉源頼朝命道廣捕之道廣乃執送之鎌倉頼朝見而責曰汝何不死於西海盛嗣曰平家諸公無出一奇以圖恢復者某全性命欲更奉一主以復先業耳頼朝曰汝嘗仕源義經何曰陰圖判官然判官防閑周備志不得遂爾後貯銛刀利鏃欲試之于將軍之身頼朝意欲赦之盛嗣曰忠臣不事二君今將軍赦而不誅後必悔之請速斷我頭遂就刑

西川執曰盛嗣之脫走西海也非脫走也仕義經也非仕也將有為也何以言之盛嗣義不以一身事二

姓豈又全性命於敗亡之際以為得哉苟全性命以為得者他日必不趨死地吾嘗論盛嗣之事以為其心跡盖等乎豫讓焉夫西海之戰盡力拒敵及軍已敗衂獨思不共戴天之讎怨讟深入于骨髓矣故日夜奇謀深策欲雪宿耻固捹死不惜也嗚呼西海之一戰平氏既遭一網打盡闔族夷滅無噍類矣誰又謀恢復哉方是之時盛嗣以為吾寧觧甲挺走少延視息他日伺可乘之釁而與源氏犄角啀死歿於既泯不亦善乎然則剏殘之餘生雖無面目以立於世而戢翼匿爪以事義經竊圖復讎之舉此豈窮猿投

林之比乎固有愧耻勃勃不可言者也且夫愧耻之於士所不可無也然有愧耻之心者每少無愧耻之心者每多此平氏之所以亡也宗盛之就擒也源氏諸將送之鎌倉頼朝措魚于俎加刀示宗盛宗盛不察此宗盛平日無愧耻之心故也宗盛尚如此况為其奴隷者乎嗚乎平氏之不振可知而已田横為亡虜愧而自刎宗盛平氏之嫡子而田横之不若也然則盛嗣者不可置之平氏群小之一域也此盛嗣之聲稱所以獨赫然于世歟

梶原景時

梶原景時有寵源頼朝監義經軍爭逆櫓相齬讒之又讒殺範頼畠山重忠初隷範頼憎景時負寵凌人去屬義經景時譖之又讒小山朝光於頼家朝光乃與和田義盛安達景盛輩俱罪狀景時頼家命義盛等逐之景時舉族西奔至狐崎為吉香友兼所殺

西川執曰腐物生蟲疑人逢讒頼朝猜忌忌有功者固有疑二弟之心豈聞饞言而不信哉夫同胞懿親之情天下莫有過之者而景時不唯離間兄弟群臣千機百穽使誅殺之無所顧忌也詩之葛藟揚之水杕杜棠棣說盡同胞懿親之情李華曰誰無兄弟如

手如足。故斗粟尚可舂。尺布尚可縫。兄弟不相容者。盖無唐太宗意故也。太宗謂褚遂良曰。我有天下。皆長孫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由是觀之。信讒者。固聽者之過也。使賴朝果如太宗。則雖有百景時。可得而讒哉。竇建德信讒。自刎左右手。中生盡外敵。有內讒。然則義經不聽狐突之言。賴朝不聽王伏寶之言也。且夫讒之入也易矣。人多信讒。如飲醴。三人言之。市中有虎。曾參之母。亦投杼。乃自非胸中確然磊磊植立者。不能禦其讒焉。是以關伯與實沈日尋干戈。鄭莊與共叔段戰於鄢。劉仁軌與仁相構恨

別籍。同胞之氣。翻為冦讎者。天下不為少矣。義經當播越之際。致書於大江廣元。自訴而賴朝信讒深。而意弗齎。左右亦無啓沃。故不廉始末。於是乎義經困於心。衡於慮。痛憤籲天。含冤泉壤焉。呂祖謙所謂苟與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其賴朝之謂乎。若夫使賴朝有棣鄂脊鴒之情。置範賴義經於近地。如足如手。則後世雲仍不絕。螽斯振振。豈至于三世而閹族夷滅。無噍類哉。抑景時讒殺源氏之兄弟群臣。其為罪大矣。而吉香之殳甚晚何也。夫讒之為事至小。唯鼓其舌頰。而廓落談笑。乃與奮起踴躍。揮劍殺人者。其間隔絕。故其為罪。天亦無刑之可施也。雖然。因其一言。而他日奮激。至殺兄弟群臣。則笑中之一言。其為害。大於揮劍殺人。天亦將俟其罪稔。而後斃之耶。嗚呼天網之遲速。乃可知矣。吉香之殳。豈為晚乎。

僧公曉

僧公曉常憤父幽死。欲殺源實朝。及北條義時。以復父仇。實朝之拜右大臣也。夜行拜賀之儀于鶴岡祠。大江廣元勸用晝日。且衷甲自備。不聽。義時持劍從焉。比入祠門。稱病作授劍於源仲章而退。禮畢降階。公曉自暗中跳出。斬實朝及仲章。因遣使謂三浦義

村曰。吾當代為將軍。為我計之。義村答曰。將以兵奉迎。而急告義時。義時稱政子命。使趣殺之。

西川執曰。異哉。公曉之復讎也。弒父賴家者北條時政也。公曉不審其實否。陷乎義時之詐騙。而懷泣血枕戈之志。不亦傎乎。方此之時。北條氏閹族布滿於鎌倉。源氏奄奄垂絕之孤子。獨有公曉而已。源氏群臣雖天下皆是。而北條氏控勒之。而不能出其籠絡。故莫有奮一臂而輔之者焉。但知助桀吠堯而已。初賴家之遭弒也。公曉甫四歲。未曾知事實也。雖漸長而孰敢曲語之哉。是以事情曖昧糢糊。況義時使嗾

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苟能復其仇。則子者。
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義。時欺公曉。百[illegible]計。嗚
呼。公曉之無智暗昧。少長於強暴之手。豈得免陷[illegible]
其詐騙乎。是以謀實朝之心。無頃刻置。不勝髮指眥
裂。遂擧此迷謬之事焉。故義時佯稱病。使仲章代巳。
而嫁禍。然則北條父子之譎奇變幻。不可具狀。因是
源氏之業。墮地輕於羽毛。而無天之保定戰殺何哉。
吾深為源氏悲之。雖然。源氏世主之所為。莫非自取
滅亡之禍者也。義朝弑其父。并殺兄弟。賴朝殺世父
及二弟。親族亦更相賊殺。又殺其臣安田義定。比企

能員。宗員。仁田忠常。畠山重忠。重保。稻毛重成。榛谷
重朝。平賀朝雅。源仲章。故佐佐木高綱。熊谷直實避
禍逃隱。此非自斷手足。自鍛羽翼哉。呂氏之禍。有齊
襄朱虛。武氏之禍。有狄仁傑張柬之。竝安劉李韋氏
之禍。隆基起兵。以誅其黨。如源氏則雖有泉親衡。和
田義盛起兵。而寡兵單力。不能當北條氏氣勢。故事
不得遂。然則源氏之斷冑絕裔。自不得不任其責。豈
獨可罪公曉乎。

西川文仲著　讀史末議卷上終

西川文仲著 讀史末議卷下

淡海　西川文仲　著

北條泰時

後鳥羽上皇將討北條氏。義時聞之。召泰時曰。事既如此。預定計畫。泰時諫曰。昔平清盛暴横罔君。故將軍受詔掃殄之。上下安堵。爾來相承世奉朝廷矣。今無罪被討。非議者謬耶。然普天之下。無非王土。今悍然與抗。非臣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尚不霽。舉族就刑。亦何憾焉。儻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矣。義時不聽。泰時率兵西上。既而單騎道還。謂

義時曰。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良久曰。可免冑斷弦。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努力效死。有進勿退。軍如失利。我不復見汝矣。泰時遂進犯闕。

西川執曰。北條氏之執國命也。其所由來久矣。而至義時。最為太甚。然義時蛇虺虎狼。不足責焉爾。若泰時。博學多聞。固知有君臣大義。而視其所為。與其所學。若氷炭不相入。余焉得不責哉。夫承久之事。雖搢紳之所贊成。而槩皆出於　後鳥羽上皇之意也。凡亂之起。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乎。其來固有漸矣。自源氏割制天下。不獨　王綱不振。朝廷式微。搢紳之流離以保朝夕。故無聊之餘。欲取快於一舉。此皆武門擅權。所以招罪於　王家也。而北條氏遽舉兵而抗　王命。甚矣其悖逆無狀也。昔者源氏討平氏之跋扈。而解萬民之倒懸。於是任征夷大將軍。以創鎌倉之業。而世之論者。尚不能無間然。若彼北條氏。徒以源家奴隸。直當其家。生殺天下。至　帝王之廢立。與攝籙之進退。亦盡取決於已。殊不知我邦　王家。

正統一系。萬世不革。故婦人孺子。尚知逆臣之罪不容死也。蓋泰時以為霸業起於關東。諸侯附屬。於是乎。搢紳之屬。切齒憤怨。妄以甘言。啗　上皇。而後

上皇決然有征誅之意。故欲除其誤　上皇者。吾謂搢紳尚憤怨。而況　上皇忍坐受其凌轢乎。此乃泰時之罪。所不可末減也。而泰時三諫不徹。妄執弓矢犯　闕。此使吾父終遂其非。陷於大惡也。且事定之日。徙　帝及　上皇於遠地。北條氏至此。罪大惡極焉。義時不知而為之。猶可。泰時知而為之。豈得辭其罪乎。且夫義時卒。泰時襲其職。而不知避之。謂之父為賊。子亦繼其業而可也。瞽瞍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此豈泰時之所能哉。或曰。泰時大逆。其兵不敗者。何也。此　上皇亦不為無過焉。　上皇不

知天下之人心既去。王室而妄發忿兵。以討大敵。不能爲諸侯歸嚮。王室之計。所謂以暴易暴也。上皇之敗。不亦宜乎。

北條高時

北條高時。嘗見犬鬪庭上。大愛悦之。索犬諸將吏家。及課百姓。出以充租賦。遠近獻致。積至數千頭。饜以粱肉。被以珠繡。載以籃輿。役民舁之。道路遇者。下馬俯伏。每月十三度。分朋縱鬪。召會諸將。觀以爲樂。其群吠狺狺。震地。如爭尸者。聞者皆惡之。

西川執曰。天地氣運之盛衰。古往今來。無世無之。其

在盛時者。心情確然。不惑乎邪議。不淫乎事物。所行莫非道德仁義之事。其在衰時者。精神昏亂。惑乎邪議。淫乎事物。其所營爲。皆陷於奢欲愚騃之地而弗醒。高時之昏惑愚騃。其所爲。蓋小兒輩所不屑爲焉。然而日自安於鬪犬。以爲樂焉者。非天地衰運之所使然而何哉。雖然豈獨可咎高時也。率以奇異事。起亂招禍者。異于高時之鬪犬者。幾希矣。當麻蹶速軀幹長大。膂力方剛。自以爲天下無敵。詣　闕請比試。野見宿禰與之角。踢折其肋斃之。是亦高時之鬪犬也。皇子厩戸。稱我馬子等。尊信佛像。而與物部守屋勝海連等相戰。是亦高時之鬪犬也。孝謙帝之以僧道鏡爲大臣。延暦寺僧之奉神輿犯　闕。平將門之猿島。藤原賴長之朱器臺盤。股野景久之齒弦鼠。平宗盛之烙印馬。梶原景時之逆櫓。源賴家之蹴鞠。南山之白頭烏。赤松滿祐之鵜飼曲。是皆釀後日之大難。則靡不高時之鬪犬焉。豈獨　國朝乎。西土亦然。殷紂之狗馬。衛懿之軒鶴。晉靈之夫獒。隋楊之放螢。唐昭之孫供奉。宋徽之花石綱。是皆靡不高時之鬪犬焉。由是觀之。爲高時者。古今不少矣。高時特其尤者耳。抑犬之爲獸。固畜養於人家。與人相馴者也。

然與他犬遇。則忽磨牙而相戰。是世人所常見。不以爲怪也。而高時獨見以樂焉者。其心異於世人。而有爭鬪之兆故也。方此之時。高時不知防微杜漸之方。而終至以爭鬪而亡其身。嗚呼。此可不深悲焉乎。

村上義光

村上義光。從護良王。守吉野城。敵兵來攻。外城已陷。王退與左右酌酒慨歌。義光鎧被矢如蝟毛。來跪曰。賊勢強甚。城不可支。臣請賜大王鎧。詭爲大王死。大王乘間遁去。王曰。死則同死。何忍相棄。義光勵聲曰。圖大事者。惡爲此言。起解王鎧而自被。王曰。卿忠易

生不忘義光乃登譙樓大呼曰今上第三子護良引決劃腹抽腸擲壁而斃王終獲免

西川執曰勇士死則可戰死矣若義光戰死愉快死骨尚馨香者也夫人之情未嘗有死而愉快者也雖然事變之所迫則其有或然蓋人有三患所謂老病死也而老病死固天倪也而至于夫事變迫蹙無地生活則有舍生就死者焉方此之時全道而死者君子也違道而死者小人也死固不可苟焉故曰死或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嗚呼喪亂之世徒爾隕命不得其死所者自古不為不多矣是故雖同死於王事而

轔籍於千兵萬馬之間而死狀不明後世寥乎亡聞焉者其死實可哀矣魯仲連曰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是以稱毅然大丈夫者其功跡顯著於史冊而炳如丹青至於後世凜凜有生氣吾嘗歷觀往昔戰死者亡慮若干人而若晋周處唐來濟宋張順鞏信牛富楊業尹玉魏勝种師中元徐壽輝郭嘉明張玉馮貴毛古等尤其巨擘也就中漢紀信則詐乘黃屋車傳左纛降楚脫漢王而就死其峻節偉功振古無比焉然而如義光則固不落紀信之後蓋義光以為護良王孤軍無援群臣皆欲死於王事方是之時徒死於千兵萬馬之間而區區無節可紀則勇士之所恥也不若代王而死之為烈乃代王而死抑勇士之臨戰場也無期生還者焉然至于其隕命之時則必含憤怨而入地義光獨代王而死則其含笑以入地也必矣吾故曰若義光則戰死愉快死骨尚馨香者也嗚乎世之談忠死者至於今豔稱義光而不衰焉吾知義光亦當抃舞於地下矣

藤原邦光

北條高時流藤原資朝于佐渡令本間某殺之資朝子小字阿若年十三聞父死期在近遂與家奴乘商

船到佐渡某不許見父遂遇害阿若乃稱病淹留伺間以圖某一夜風雨甚往闚户隙某適不在子三郎熟臥燈下阿若謂聞渠下刄大人是亦父仇殺之足矣會飛蛾群聚乃唾破紙障縱蛾滅燈因入其寢取太刀以擬其胸而蹴枕驚方起已洞殺之舉家騷然索阿若阿若將走隍傍多巨竹阿若攀之隨低以達前岸因獲免

西川執曰士君子之作事不可不心志確然也天下未有志確而身婾惰者也志確則雖欲使之婾惰而不可得天下未有志確而行紛錯者也志確則雖欲使

之紛錯而不可得。然則心志確然者。雖作大事乎天下而不可禦也。阿若年僅十三。不幸而有艱險之遇。然薑桂之性。童稚而已辣。故聞父之難。而奮起激烈。其勢軼荆軻駕攝政。直欲入虎穴。此心志確然故也。因得遂其事。至于今日。舉世莫不嘆息激賞者。嗚乎何其奇傑乎。桓温王談淳于誕及張景仁之輩。皆童稚而能復父讐。此亦非確志作事者乎。夫元弘之事。雖由資朝之首謀。而固出於　後醍醐帝之意也。然則北條氏使本間某殺資朝。其奈　天朝何。阿若雖童稚。而其心蓋炳霜烈日。故思捐軀以復讐。萬死不

避。視之洶洶懐危懼。奉頭鼠竄者。其相絶奚啻數十等乎。阿若以為吾讐失今不報。則時不再來。阿爺在天之靈。亦當不快暢矣。復讐之思。於是乎切矣。跼天蹐地。若無所容。熱腸血淚。淋漓悲壯。此孝子不忍之情也。夫必有不忍之情。而後心志確然。是以能得復讐。不然。反不為讐人所殺者幾希矣。

新田義貞

新田義貞攻鎌倉賊。多列戰艦于海岸。軍不得輙過。義貞乃下馬臨海。免冑伏禱曰。天子方為逆賊所迫。播遷西土。臣義貞敢執斧鉞。深入賊地。志在靖國難而匡王化。八部龍神鑑臣忠赤。使得卻潮通道。乃解佩刀投之海中。及暁潮退。沙露二十餘町。戰艦皆隨漂去。義貞大呼麾衆。直入鎌倉。賊兵駭愕不能拒。我軍所在放火。府第延燒。殺戮無數。北條高時遂舉族自殺。

西川執曰。節義精誠。而得皇天之祐。以行誅伐者。莫著於義貞之滅鎌倉矣。夫天下之側目於高時。非一日也。苟有一人之舉義旗以行誅伐者。則天下皆奮然鼓勇而從之。義貞之智。足以知之矣。然而賊舩如山。列海岸焉。是以我熊羆貔虎之士。不能無觀望躊

躇畏懦躑躅之態。義貞乃投佩刀於海。以誓於龍神。其心事蓋如青天白日也。於是乎時啓於天。而得濟其功焉。苟非大義了然於方寸者。曷克臻此哉。是義貞之所以殊絶凡庸也。或曰。投佩刀於海。未知何意也。余曰。激軍氣也。昔者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蓋義貞之意。亦猶是歟。當夫高時之列戰艦也。義貞以為高時之姦惡。雖非天網之可脱。而我之孤軍。未可容易攻也。然而濡滯逗撓。曠日持久。以沮我軍之鋭氣。則又不可也。於是投佩刀誓於龍神。以我邁

往直前之氣而示衆聳一時之觀聽振頽靡而起退懦則我軍豨勇豕突未戰而氣已百倍焉以此攻之不啻如泰山之壓卵也既而軍氣果丕振衆皆競進遂得入鎌倉其勢雖謝玄之淝水周瑜之赤壁劉錡之順昌虞允文之莱石未足以比方也吾嘗以為兵之為機也已乗人則勝人乗已則敗順逆安危間不容髪故義貞之投佩刀無他焉欲使其衆知已為天下討賊非為私忿而為節義舉耳嗚乎此豈可不謂堂堂正大之師哉

楠正成

足利尊氏收九州軍水陸並進楠正成奏曰以我疲兵恐不能當之宜召還新田義貞車駕移蹕山門縱賊入京師而臣招聚畿縣兵塞河尻絶粮運待其疲散然後前後齊進可一舉而斃也夫戰者雖始之或負欲終之有利請加重思藤原清忠以謂宜速遣正成決戰都外帝從其言正成即以五百騎上道至櫻井驛與子正行決別遂進陣湊川而賊軍既登兵庫正成乃縱横奮擊士卒殲盡躬被十一創退入民屋謂正季曰死何為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以滅賊徒正成怡然與之交刺死

西川執曰是奏也足以概正成畢生之軍機焉其始負終利之一言蓋兵家之要道也清忠掣肘以沮之後醍醐帝亦側席於清忠之議而不以耕織謀奴婢誠可惜矣韓愈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正成雖有禦百萬師之謀而不能拒清忠之一言也盖清忠之為人也非有出群之智又非有莫大之姦也徒以當日　朝廷之股肱而其所議　帝乃從之夫正成所奏盖天下危急存亡之機不可苟且者吾嘗以為　帝與清忠所議之意恐不及正成心中萬分之一也正成以為　帝之所信任於我者軍機

也軍機固近臣之所不得識也然則我之所奏　帝必信焉近臣不敢沮我議豈圖清忠反代大臣而斷以區區智謀籠絡　朝廷　朝廷之議因出乎正成意料之外譬之病甚而疏斥倉跗與扁鵲而老成之謀畧斷然無所用矣於是乎正成忠憤之所激劃肝折髓一死報　君之意始決於此焉嗚乎清忠之一言是重正成之腹心是輕輕重齟齬謀畧蹉跌而欲國家之弗亡豈可得哉吾嘗試論之正成之戰長於機畧故每以小兵折大軍也夫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固也然觀天地氣運之盛衰審山川海陸

之險夷察士氣民心之去就則彼我卒之贏縮與軍機之勝敗惟吾意之所欲然則大衆不必勝小寡不必敗正成之所恃以折大敵者蓋一箇之機畧耳失是機畧則與彼群小之用兵何以異哉抑有已知而後我之赤心可得而盡苟無已知則徒艱苦亦將何望嗚乎正成之決心於戰死而赴湊川也其熱腸血淚又可深哀矣　帝嘗以夢兆召正成固足知其素志有在當此之時也繾綣乎求將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使　帝果用正成克有終則姦賊可以滅亡矣天下可必恢復矣何止　南朝之五十七年哉

名和長年

後醍醐帝在隱岐也竊問近國可託大事者衛士以名和長年對既而帝與源忠顯航海至伯耆遣人造長年家傳旨長年流涕曰天子託以大事何敢辭之臣必以死報乃聚子弟告之子弟皆奮曰賊縱舉天下來攻吾何畏焉乃奉帝於船上山募邑民運芻粟伐木為寨撤屋材代楯旗畫近國將士號章以作疑兵

西川執曰好道德者自有道德之事焉好節義者自有節義之事焉好姦計曲技辨佞者自有姦計曲技辨佞之事焉大凡天下之事隨其所好而所好者自湧出乎面前矣蓋有所好於已心則人亦察其所好而以此投之鄧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澤輙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焉後果為將立大功長年之曉暢軍事而好節義蓋非一日也每見高山大澤輙規度指畫軍營處而研精殫慮者豈特艾之比乎是以天步艱難之際衛士以長年之可託大事對　帝亦固知長年之節義弗敢拒也此元弘之事所以一舉而有成也吾嘗以為　帝之傳　詔旨於長年猶劉備之顧諸葛亮也使　帝有備之心則長年曷不效

亮之功抑　帝之航海也其危如一髮引千鈞其事之成否間不能容髮而速得達名和港則亦帝有中興之運可以見矣其獲長年以為倚賴亦有中興之運可以見矣昔漢祚之衰微鄧禹馮異輩從而起焉晉室之喪亂祖逖陶侃輩致力焉明皇之蒙塵郭子儀李光弼輩敗賊焉徽欽之北轅李綱宗澤輩志恢復焉然則國家顛覆之際自有忠勇義臣毅然崛起於其間也雖然非有天子大臣延攬英雄義士而倚賴之奚能得騁其志氣哉嗚呼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效其能伏而不出老死於布葛者無世無之若

長年遭遇時變而獲　帝者之顧託而得顯於天下者蓋曠世之一遇也其後有二木一草僅存一木之語長年謂吾死晚矣及戰敗力鬬而死焉嗚呼讀史冊者能無太息於長年之事乎

菊池武時

後醍醐帝在船上山也菊池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謀戮力勤王既而貞經貞宗反應賊武時悔怒曰今吾出兵豈假手汝輩耶即率家兵百五十人而出比過櫛田祠馬跼不進武時罵曰我赴戰神何得咎騎過哉取雙鏑矢連射祠扉於是馬行如初

西川執曰武時者節義之士也知為天下討賊而已矣不知其他焉是故自以為苟有犯已鋒鏑者則雖為鬼神而不避也夫鬼神者人之所弗能勝者故雖被甲荷戟勇蓋三軍者而向鬼神則莫不恭敬歸依焉方其禍福之切於身也畏之愈甚者蓋天下萬民之通情也非學問明禮義熟中心有所守而忠義之氣磅礴胸中者則豈有冒焉而不顧忌者哉韓愈頌伯夷云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是言亦可以移之武時矣武時之心一根柢於節義所謂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者也天地間唯有一義可以准千萬世矣乃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苟微一義雖摧陷城郭克立不世之勲而不為也固耻天下後世自有定論焉宿瘤尚能屬心於不二彼貞經貞宗胡為者鬚眉丈夫敢不愧女子吾嘗以為武時射祠一箭蓋張拓聲勢而作士卒之氣焉耳抑武時之率家兵而出也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敝甲凋兵僅百五十而已士卒疑懼不自安而況過祠而馬不進乎方此之時武時暫留逗撓則士卒必挺走武時一箭射祠扉而馬行如初則

士卒大作氣勃勃然有欲壓賊之勢不然則菊池氏軍氣盡勢脱士卒委靡潰敗不可收拾矣由是觀之世之為將校者當危急存亡之秋豈濡滯惰窳哉吾觀夫射祠之事而知武時之曉暢軍事非他士之所能及也嗚呼非胸中無一點之滯礙確守節義而無他者曷能如此焉哉

鹽冶高貞

後醍醐帝賜宮人于鹽冶高貞高師直見其有姿色數挑之不從遂欲殺高貞奪之誣以謀叛高貞計不能免欲據國而拒佯為遊獵乘曉而出則使八幡六

郎山城守宗村等護妻孥間道奔還師直遣兵追之及其妻孥於陰山六郎殺高貞妻子佯稱高貞自殺高貞遂還出雲明日追兵等至令國中誅殺之高貞乃罵曰老革師直我必報汝割腹而死

西川執曰高貞何其不幸也非有大姦大不道又非干忤權貴也惟以一婦人之故亡身沈族國以不祀誰不為之大息流涕哉夫元弘諸將反覆無常朝秦暮楚者滔滔皆是豈獨高貞哉或屬 王家或屬足利氏前後不改其操者實少矣然而鬼蜮得志保身引祀者不為不多矣天道果何以然乎吾嘗反覆考

之然後徐知其厲階矣夫婦人之亡國家也無世無之密康公受三女之奔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湛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晉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戎必以女戎勝晉夏以妹喜亡殷以妲己亡周以褒姒亡然而 後醍醐帝之賢明恬不為慮視美人猶視至寶動以此賜閥閲之臣嗚呼 帝之重女寵可以見矣以此賜臣則臣又受其禍也 帝嘗以勾當內侍賜新田義貞余謂義貞之不得志者亦以此也軍中携婦女固軍法之所戒而義貞北陸往返之際內侍亦屢往來也義貞之賢尚然況其下者乎由是觀之高貞之獲宮女者非高貞之榮也不幸也高貞嘗 帝之過寵而降足利氏尚寵美人而有得色於閨闥焉然則雖不為師直而孰不朶頤哉朶頤之極挑之挑之弗從師直之姦兇豈不欲懷不逞之心而奪之乎奪而弗獲遂亡之嗚乎師直之姦兇固不足責也吾深惜將校之以婦女亡身者併論 帝之以美人賜功臣之過焉往者韓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遺李光顏一美婦人光顏辭使者曰光顏忍獨

以聲色自娛悦乎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抑又卓絶矣夫

本間忠秀

本間忠秀騎射絶倫嘗有學騎者問其奥術忠秀笑曰有步棧術善之無不可為也弟子懇請學之忠秀與之聯騎遠出山谷間遇一危棧曰子審觀之乃下馬徐牽過棧復上弟子怪問忠秀曰奥術在全身無邀危以逞巧也子未習者慣視超捷此敎危也

西川執曰技術之尊於天下者際無駭世之奇駭世之技術不足尊者也何者技術之陋而非假駭世之

奇不可以示於天下故也蓋陋人曲士區區欲衒耀技術而駭天下之耳目者往往皆是也故不欲妄授於弟子稱家傳秘術以相矜衒於是乎弟子懽惓於家傳秘術之末也忠秀嘗有慨于此矣以卓越之見欲矯世易俗使天下之人知夫家傳秘術皆是屠龍技也君子之道豈有家傳秘術哉道者以適於日用為善其言誠易知易行豈眩人之耳目之為蓋忠秀之所以矜式於世者特善其常耳兵書曰馬有代步之能戰士負重執兵非騎馬能馳驅夫騎戰之法周旋進退越溝塹登邱陵冒險阻絶大澤馳強敵亂大

衆騎戰之為利不為少矣景丹突騎擊王郎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横薛仁貴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倶廢李光顏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刄叱之於是士卒奮賊乃潰此狄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青從騎二千出賊後標牌為馬軍所突皆披靡此皆以騎戰取勝者也然則騎者馳而往馳而來疾如風暴如雷縱横出没是毋乃騎之利乎雖然至于大澗翳茂林木或汙下沮澤進退漸洳無以騎為也此騎之不便也由是言之騎者四足以代人步也故步易步之地則人不若騎步難步之地則騎不若人也雖騎有利而非可用之地則反有害焉況步棧之術乎故步棧之術非君子之所講也忠秀豈入彼陋人曲士之流者乎

卜部兼好

卜部兼好嘗為高師直作書挑鹽冶高貞妻妻不從師直怒而絶之論者以此少之

西川執曰揚雄者漢之鴻儒也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然是以司馬光王安石曾鞏等最推尊雄以為不在孟軻之下雖然為王莽之大夫作劇秦美新稱揚

莽之功德者何哉吾嘗以為人性之發見為氣稟之拘泥為物欲之所移者此因事物之應接焉應接多則雖善雖惡而耳擩目熟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也桀犬吠尭跖客刺由者天下滔滔無不皆然也唯有氣稟者必不然矣或曰氣稟者何以得之余曰因學術之正學術不正則雖讀汗牛充棟之書而偏見曲學不可公行於天下也雄是而已在　國朝則兼好是而已吾嘗讀徒然草以為兼好之博覧而其所發揮乃老莊耳與聖賢之學大逕庭矣宜矣為師直作書也韓愈所謂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

是挍其行則非雄為莽之大夫則作劇秦美新而忘已之為儒兼好與師直怩近則忘己之為儒而作艷書蓋氣之所秉則奪其性是以向權姦之門而偷榮取容抑考兼好之心以為作書挑他人妻固不是矣雖然師直權勢薰灼不作書則他日必害我不如作彼不從之書而由此逃避也然則不過詭辭以免禍耳不然則真阿諛迎合營求卑屈以為得歟世之論者以此少之恐亦不出乎二者之間焉豈非平生無氣槩之所致邪嗚呼兼好不志於聖賢之道而徒治老莊之學其無氣槩不亦宜乎

瓜生保母

瓜生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據杣山城奉脇屋義治以里見時成為將與高師泰戰於敦賀津時成保義鑑及姪七郎皆戰死源琳重照收散卒還城中號哭保母進謁義治曰兒曹不力使里見君戰沒竊恐大傷郎君之心也幸二子從死足以少謝妾家兒曹本為郎君起大事苟使賊平亡百千子姪固非所悔二子猶在再舉可期因起為義治行酒士衆感激皆思自奮

西川執曰悲哉天運之窮也足利尊氏使　兩帝相爭之際天下紛擾亾焔爍人方此之時杣山之城師老食盡而鯨波四面尚蹙保母乃欲使義治善敗其責蓋超絕矣吾嘗以為成敗者兵家之常存亾者天地之運故以勝敗存亾論人者抑末也諸葛孔明終身奔走僅成鼎足之功不能興先漢之業而陳壽以為管蕭之亞匹然則存亾勝敗之機全係天豈足以論人才之能否夫敗軍之士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敵兵已至不遑善其敗也然而自古善其敗者亦不為少矣高仙芝為大食所敗段秀實與李嗣業收散卒復成軍李忠臣為李靈耀所敗將歸馬燧止之軍復

振李侃以城小欲逃歸妻楊氏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遂募死士固守賊遂去縣卒完保母之謁義治而謀再舉猶楊氏說侃也嗚呼保母以創殘之餘生敝甲凋兵而獎引二子張拓聲勢義氣凜凜於是乎義治色勃背溢麾下之將引決者亦勃勃有生氣焉此保母之所以不落於楊氏之後歟抑丈夫婦人不同道也然動作則異而心情則同何者任事勤苦盪除紛擾者丈夫之功也靜心砥節清絕庭闈者婦人之德也保母當杣山崎嶇顛沛之際而激發義治之心目其峻功偉

績可謂浮於丈夫冒鋒刃而糜爛骨肉之功矣後之勇士觀保母之事則其顏無能泚乎

篠塚某

篠塚某驍勇多力世田城受圍三旬城將陷某開門突出大呼自名曰汝等斬我求賞乃揮鐵棓衝圍敵兵披靡某徐步而去行抵今張浦敵船泊浦口棹卒護之某乃帶甲入海騰而登船棹卒驚駭詰問姓名告之曰身是篠塚伊賀守也宜送我至隱岐自起大矴建長檣入船底而臥鼻息如雷舉舟震悚送達隱岐不知所終

西川執曰兵士之戰也莫強於欲死焉莫不強於求生焉求生者不欲戰也不欲戰而戰者其戰也委靡蕭索四體亦隨以屈故敗欲死者欲戰也欲戰而戰者其戰也跌宕奮迅四體亦隨以伸故勝蓋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也故曹操追劉備而及於當陽之長阪備使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如某乃我　邦之張翼德也某之開門突出大呼自名者居必死之地而欲戰者也方此之時細川賴春數萬之兵皆以生地自居是以皆辟易莫有一人之能進戰者戰則敗必矣夫行軍有生地有死地占死地者欲戰占生地者不欲戰也劉毅與桓靈寶戰于崢嶸洲於時毅兵數千靈寶兵甚盛而靈寶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毅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靈寶衆大潰劉彥貞之兵施利刃以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此居生地而不欲戰故也韓世忠兵不滿千分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敵兀朮兵逼鄜城

岳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此居死地而欲戰故也且夫銳者勝怠者敗是以李文忠有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吾未戰輙退賊勢益熾莫若與戰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擒也或曰勢銳者血氣之勇也惡能得當大事余曰固然然一人鼓勇而進莫之敢攖而況以血氣之勇百千萬人同心而進乎此兵家之上乘也抑勝敗者一時之權宜而非天定也存亡者天定而非權宜也世之將士能無失權宜之勝敗以待天定之存亡則天

時自來而已乃知其之出世田城而得至隱岐者以死求生之効也

宇野正寛

宇野正寛為兒時父為楠正儀兵所殺正寛白赤松光範曰正儀君之冠而父之讎也願委質正儀徐圖之光範壯其志與名刀遣之正寛至赤坂因人于正儀正儀名見厚加撫慈正寛亦深感恩眷久之忘其讎及年十五與之食邑辭而不受當亡父七回忌日欲遂行初志促膝按刀視正儀温然而坐遂不忍進剌起出于外大慟哭正儀怪問其故正寛告以實拔

刀將自殺左右抱持止之於是正寛剃髮為僧致書光範并返所授刀

西川執曰童稚而為刺客者　國朝唯正寛有焉其志誠可謂壯矣然背其初志而不能遂其事何也抑有說矣夫事者追勢而成志以馴致折又或成乎疾速而廢乎遲滯失其機會而有成者幾希矣故欲作事者當須及其時亟行及其彌久而事漸疎勢漸去其初志隨以折況其事之曖昧而不確然者乎且夫性情之發見氣稟之拘泥一日之間浮沈不同況數年之久乎故欲圖正儀之氣荏苒至于七回忌之曉則中心茫然如有如無無復攘袂推刃之勢比夫專諸攝政之流如有慚色然吾聞鉏麑之欲賊趙宣子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嗚呼宣子恭敬之感於人心也深矣麑之晨往也勢決於必刺而俄變其勢而弗進者實不忍也蓋正儀名家之將種其威容温恭過絕於人有感其士心者固不可與尋常將校同日而論也故雖正寛之壯烈而不速行大事大慟哭者無他焉亦不忍也麑已觸槐而死為正寛者豈不引

決乎而左右抱持不得死剃髮為僧者蓋一時之穩便而已抑世之將校為刺客之所賊者亦多矣無正儀之温恭故也苟有正儀之温恭則雖不為正寛亦不忍賊也然則正寛之背初志而不能遂其事者固其所也

畠山國清

畠山國清嫉仁木義長專權密圖除之引與義長素相惡者晝夜酣燕寢至款洽說之在坐悉同其謀遂攻義長京畿繹騷時人歸咎國清國清懼逃還鎌倉後鎌倉將士請罷國清足利基氏乃數其構內難之

罪逐之國清至京師憑楠正儀請歸順正儀郤而不奏遂竄城和之間而餓死

西川執曰苟有利於我乎必有害於彼苟有害於我乎必有利於彼天下之事固不能彼我無利害也譬如攻守我輸攻之彼墨守之蓋理之在天下也神藏而鬼伏每出於吾意料之外故欲我常逞其慾而彼常委頓嗚呼亦難矣哉國清何如人哉徒知圖人而不知人之圖己也夫圖人者人亦圖己惱人者人亦惱己侮人毀人尤人恨人者人亦侮己毀己尤己恨己此自求禍也故欲圖人者當先思人之圖己也欲

惱人者當先思人之惱己也欲侮人毀人尤人恨人者當先思人之侮己毀己尤己恨己也救人者人亦救己薦人者人亦薦己尊人愛人親人稱人者人亦尊己愛己親己稱己此自求福也故欲救己者當先思己之救人也欲薦己者當先思己之薦人也欲尊己愛親稱者當先思己之尊人愛親稱也古人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皆古今之通套也雖然自古有名之士亦未免見人之富貴而己欲替之人在己上則己欲却之也故薦人者每少忌人者每多庾翼弗重殷浩之才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郭崇韜亦不欲馬紹宏在己上庾翼崇韜尚然況區區者乎吾嘗考之天之鑒下民而降之禍福者往往不能畫一也鬼蜮得志而保其壽善良窮阨而終其身網漏呑舟而臧穀亡羊是非倒置者固不為少焉是以世之學者多惑焉以為天道朦昧不可信焉雖然有若國清天道報復之審者也吾讀國史觀國清之顛末而初信天道之昭昭焉

北條早雲

北條早雲略伊豆會其父老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

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吾來與汝等相為君民是豈偶然哉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之一除諸雜課將吏違令虐民者聽其民來訴衆皆悅服爭欲為之用

西川執曰早雲以流寓漂泊之身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而應之者雲集景從十數年之間據有八州致其富強者其基於斯乎此言也豈徒中主之所不及雖古之賢君不過如是耳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夫民之所惡者饑寒勞苦所好者飽暖安樂故省刑罰薄稅斂者是乃百姓子來之道也可謂能

得古道矣。雖然早雲鴟梟之雄也已。吾觀其為人、恣睢跋扈、以搏擊為務。其得成大名、固非積德之所致。實出於僥倖焉耳。初奪小田原城也、使人詒大森藤賴、佯被獵衣、踰箱根、急襲入其城。遂逐藤賴、以為己根據之所。早雲之計略、出於詐譎。大率如此。是豈大丈夫之所為哉。而其成功如此、大且速者何也。余反覆考之、當此之時、天下騷擾、百姓塗炭、苟有能救之者、勢猶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也。早雲智足以知之。是以略一國而撫循其民、拔一城而掄選其吏、隨其下民之所欲、而不敢自逞焉。於是乎將吏服其智、百姓

服其寛約。敵敵不背、納降降不去。而況於流離疾痛無所赴訴者乎。百姓脫饑寒而得飽暖、離勞苦而得安逸、無復一人之苦塗炭。是北條氏之所以遽致富強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苟行仁政、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其此之謂乎。

甲越二氏

上杉謙信與武田信玄。大戰川中島及犀川。謙信曰、天文以來、以彼每據勝地、不得逞一戰。今我出彼不意、躬自與信玄相擊刺矣。及夫兩軍鏖戰之時。而有白布裹頭提太刀者、直來斫信玄。信玄擧鐵團扇接之。腕被二創。衆來援得免焉。後問其人、則謙信也。

西川執曰。室町氏之失鹿也。諸侯競起、割據方隅。欲得志於中原者、不啻一二數也。其最國富兵強、角立相爭者、莫若甲越二氏焉。信玄性沉毅。其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也。謙信性精悍。故遇敵輙戰。志在不枉鋒也。二氏蓋達於兵法。精於事理。而能知天時地理人和而動者也。其用兵、成筭先定。故高城深池、攻之如平地。堅甲利兵、擊之如拉枯也。吾嘗論二氏之用兵、以為信玄成其業者也。謙信不得其死者也。何則、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則嘗膽之憤。

巾幗之耻。必能有所忍。而不妄擧動。待其敵弊。而後乘之。勝可必也。雖強敵。豈有不亾者哉。敵亾則諸侯畏服。而不成其業者。未之有也。若謙信。遇敵輙戰。志在不枉鋒。則雖一戰得利。而其取敗亦不少。幾其不敗死哉。或曰。犀川之戰。信玄為謙信之所襲。當此之時。信玄之不死者。其間不容髮。蓋亦危矣。原大隅救之。得纔免也。河中嶋之役。謙信為武田義信之所襲。蓋亦危矣。本莊繁長長尾藤景救之。得纔免也。由是觀之。二氏者。未可以優劣論也。余曰。不然。成敗者兵家之常。不可取一而論焉。信玄之陷於危難。此戰陣

非不堅也。至于亂戰格鬪之久，則各不能無間隙也。謙信常期於必戰，故得見隙而投之。信玄亦非不伺隙者，而不屑乘。蓋自養全鋒，以待敵弊也。此信玄之所以屢困於謙信也。雖然信玄不成業，謙信不敗亡，二氏終得死於衽褥之上者何也。蓋方天下糜沸之際，非得不世出之英主，則不能平治之。天意必有所待而然也。故二氏之終不決雌雄者，良有由也。嗚呼是可與識者言矣。

織田信長

織田信長以小隊館於本能寺。明智光秀數為信長所斬辱，深懷怨毒，遂叛圍本能寺，弒信長。

西川執曰：光秀以布衣之士，為信長之所登用，而反包藏禍心以圖之。嗚呼光秀之為大逆無狀，固不俟論焉。雖然逢蒙殺羿，羿有罪焉。信長亦不為無過也。何則君能以禮使臣，則雖其臣蠻皮弗受命者，而敢以不正而加之哉。夫君臣之道，以義為主，苟不主義，則君斬臣，臣要君，怨毒乃成矣。此大禍之所由而萌也。然而君臣自有定分之不可動者，所謂雖君不君，不可臣不臣也。但是言也，乃所以警戒臣，而非所以告君也。君若因是言，斬辱其臣，以為當然事，則君臣之意乖，上下情隔。所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冦讎。是故明君能使臣，而恐禮之或不足，而其臣之將去也。良臣能事君，而患忠之或不足，而其君之將斥也。且夫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及其已登用也，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是臣之所以忠君。納諫聽言，改過不吝，是君之所以禮臣也。君臣相濟如此，而國家常不紛擾矣。君臣苟依違抵牾，則雖欲國家之奠安，豈可得哉。抑信長不世出之英主，而其智慮不出乎此，反為奴輩所弒者，蓋不足怪也。非信長之自投於禍而何也。古人曰：傴者曲而覆者跛，夫豈影之罪哉。又曰：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不其然乎。

今川義元

今川義元帥兵四萬，侵尾張。織田信長將兵二千往救之。義元既拔鷲津、丸根二城，至桶峽，意頗驕，休士卒張宴。信長諜知之，乃伏旗鼓，循山而馳，瞰視義元營，馳下。會雷雨晝黑，事起不意，營中大擾，不知所出，遂斬義元。

西川執曰：義元闒茸無能之將也。臨大事而無深謀遠畧矣。恃衆怙勝，在軍中而忘防備，從不為慮，曷能免乎。古人有謂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夫用兵之法，以

已之無所可攻。攻人之有所可攻。故勝可必矣。然則必勝之計。伺有所可攻之釁而乘之。此信長之所以勝義元也。吾嘗謂。義元之亾。萠於僧大原易質之時也。何則大原之攻織田信廣於安祥。信長至鳴海不敢進。乃請以信廣易竹千代。信長許之。故參河已為屬國。其將士交來執役。方此之時。義元氣已呑信長。而信長之英智。能知義元之侮我不復設備也。出其不意。一鼓斃之耳。然則義元之亡。非肪於桶峽也。且夫義元之陣於桶峽也。猶梁之於胡柳陂也。友貞戰勝而驕怠。是以閻寶知時不可失。而使莊宗乘之。莊

宗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蓋嘗聞之。禍恒發於輕忽驕傲。驕傲者。人必怒而仇之。輕忽者。人必伺釁而乘之。然而輕忽驕傲。勝敵得利者之常套也。豈獨可尤義元哉。天之亡國家。其禍必發於人智之所不及。其雷雨晦暝者。天意蓋非贊織田氏乎。雖然。人智周密。無可乘之釁。則又未如之何而已。河中軍亂。郭晞警非常。李光嚴備常若有敵。李希堅壁。永王璘走。有備者。孰敢謀之。虜兵蔑敵。貪蛇忘尾。李繼偏覆之。吳元濟與妻孥戲博。李師道襲之。無備故也。抑軍事之備。非但備於變。備於常耳。備炎暑涼傘。備陰雨笠蓑。宅

於山野者。柴援窖穽。防猛獸。宅於都市者。垣墻扃鐍。防盜竊。野人鄙夫尚能知之。義元雖國富兵強。介於智將雄帥之際。而不為之備。噫亦過矣。由是觀之。義元蓋足為敗亾之警戒者耳。所謂富而不驕者鮮矣。驕而不亾者。未之有也。

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使羽柴勝雅。促德川家康入勤。家康弗肯。諸將爭勸東伐。秀吉不聽。沈思竟日。其夜四更急召勝雅及織田信雄曰。吾業已使家康來矣。二人驚問故曰。彼亾室。吾以我妹繼之。彼寧不來。國人猶有不

安。則質我大廳。乃使使議婚。家康曰。好意至此。吾豈拒之。家康婚而後西上。秀吉送大廳為質。

西川執曰。世或謂秀吉老衰恇怯。至此不似少壯氣勢矣。方此時。諸將勸東伐。苟有奮然欲敵者。則懸河注火。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家康不西上。則可一鼓殲之。不可如此畏忌也。竊為秀吉恥之。吾意不然。秀吉之所措置善矣。不如此則和媾弗成。家康不必西上。天下將復亂焉。家康西上而後天下始知秀吉之尊也。夫莫難於成。莫易於壞。難得而易失者機會也。機會豈可膠柱哉。方此之時。秀吉蓋以海內蕩壹為慮。

嚴杜禍乱萌焉故稟其平生之勇氣如掃塵埃也一旦舉兵勢如騎虎不可中下海内諸將雖皆屬羈縻而獨至家康豪氣高於衆人才智周於萬物而肺肝鐵石勇氣凌雲不受一點之坋垢辭色不少假貸固異趨走兼順者嘗向秀吉曰弓馬之道不讓一步其所操持涵畜者無少缺欠焉苟有少缺欠則人將窺以乗其釁家康豈不防其釁乎故將大興之君確然防人之犯己折衝備禦莫所不至剛毅之士振古如此伍員之剛戾忍詢能成大事魯道之剛正嫉惡敢言目為魚頭參政崔弘度之剛正長安為之語曰寧

飲三斗醋莫見崔弘度由是觀之秀吉之待家康非老衰恇怯也固知其鋒不可犯其勢不可乘也秀吉見機之神速盖衆人之所不企及也由是天下蕩平而不可復撼焉吾故曰所措置善矣

右起草於慶應丙寅春至于丁卯冬漸成雖能者援筆立成而余曹不敏不能容易成一章夜夜對燈火而粘頭綴尾易豪幾遭欲觧捨脊出而彷徨則四隣無人聲唯星河西垂數百丈矣

豪園散人西川文仲識

西川文仲著　讀史末議卷下終

鍾伯敬曰論一人必身處一人之前論一事必眼出一事之外是皆人為論之要訣也今觀斯編議論剴切無不中肯綮者余所深服哉　尹寛光學雅窗縱取讀　國史野乘及彼二十二史參羅曾弗高度之筆措詞以敵以波核古斷今茲更人身眼出事外錯綜變化歟色獨深眩人眼目可謂文陣雄將矣斯編雖屢之二豈而之未甚精議責僭餘論抗衡發揮之氣魄猶執者一喝之[illegible]吾所以擊筆硯

明治庚午一之日[illegible]星標東郷彦清識其後

泉慶寺

於其慶寺[illegible]

知[illegible]

官許　明治七年十一月十日
同　八年十月刻成

發弘書肆

東　京　吉川半七
大　阪　松村九兵衛
越前敦賀　佐々木慶助
江州彦根　西村善兵衛
同　大津　澤宗次郎
但馬豊岡　由利安助
阿州徳島　住友武兵衛
京　都　佐々木惣四郎

羽山尚德　編

龜谷行　訂

國史評林

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刻本

據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刻本影印

東國有史昉諸推古皇子廐戶與
大臣蘇我馬子撰紀傳其時國多秕政
崇尚桑門鴆誣怙妄謬寔甚蓋自
神武至此歷年千有二百歲月荒邈
文字闕如況物部云亡舊典湮滅入鹿
伏罪掌故遭焚後之作者蒐羅流傳之
末掇拾煨燼之餘欲皆徵信抑亦難矣
圓融失政霸府擅命互相攘奪致兵
革不息文獻蕩落間有珥筆者而避
嫌阿附徵文異辭不無乖迕於是時
賢競奮議論蠭起持平固多亦有偏駁
無所折衷後學曷觀哉龜谷省軒乃取
累朝史策標舉綱領搜諸家評審定
釐正厥功偉矣嗟乎史材之難得也

學不足則無以考憲章才不足則無
以著事實識不足則無以辨情偽然三
長雖具而或者苛論刻責好奇務博以愛
憎為邪正成敗為得失是非顛倒亦何足
觀蓋史才之難若此龜谷氏之學問才
識僕相信有素則是編之作我知其必允
洽也於戲如省軒其即東國之涑川歟

光緒四年歲在戊寅仲夏
大清出使隨員
誥授奉政大夫陜西候補直隸州知州己
未舉人姚江沈文熒拜敍並書

國史評林序 

國朝正史編年有六國史紀傳有日本史六國史就事直書雅俗不擇日本史删其蕪雜文始典雅唯以紀傳正體罔羅上下一千年間卷帙裒然學者難其浩瀚近年賴子成負三長之資編外史記保平以後繁簡得體尤妙論贊謂之我邦班馬亦可也宜乎戶誦家傳遍于天下也獨病其於史體無所取裁也其分正記前後記豈非以鎌倉室町諸氏嘗拜征夷將軍握天

下之政權特與霸統乎而新田氏未嘗拜征夷將軍而猶為正記織豐二氏為政天下而不得為正記余不知何故蓋子成將編一代大典不仍編年紀傳史體故自取矛盾至此而已國朝百王一系名分尤嚴國體尤正子成不倣春秋大一統之義旣一大正統於天朝大書特書使亂臣賊子知所懼蓋將有待於後之作者也余與松本奎堂松林飯山屢論是事駁子成之杜撰後旣鄉不自量將因子

成原撰掲帝統改撰一編年史托始于天慶二年相馬将門起亂終于寛永三年德川家光臣侍列侯折衷綱目義例寓勸懲於其間起稿至半戊辰兵亂舊稿四散不知所在後為斗升所驅四方奔走加之病眼累年續成之念遂絶龜谷省軒博古之士也與其徒撰國史評林表大統繫年月時或揷先哲議論蓋仿袁了凡綱鑑補也體例整然取捨不苟与余昔年所欲為雖稍異軆面至其闡幽顯微之大旨大段略同嗚呼史述者一大事業宜折衷天下之公論垂鑑戒於千万世之下也而偏見者妄挾私意於与奪之間黨同伐異奮袂攘臂矜自我出此豈春秋筆削之旨乎余獨喜是撰善〻悪〻立意公平余昔年所欲為者十既了八九矣及書成不辭其請序之

明治十一年四月

振衣岡修撰

桂洲滕信平書

國史評林序

羽山尚德著國史評林成屬余叙之嗚呼史之不可信尚矣仲哀之崩日本紀所書與古事記異大友之立爲儲貳

水鏡所載與懷風藻不合諸如此類叓僕難盡况於賢奸淑慝之辨滚謀秘策之微乎此史論之作所以爲不容巳也顧先輩論著如新井氏之讀史餘論栗山氏之保建大記賴氏之日本政記議論非不精也識見非不卓也然而一是一非得失相半譬之猶射然張數寸之侯而射于百

步之外雖有巧者不能保其必中若使十百人而共一侯必有砉然破的者無他衆寡不同耳神武以還百有餘世治亂隆替之故忠邪賢不肖

之迹其紛錯難徵豈特百步之間而數寸之係哉今欲以一八之所見抉千載未發之覆宜乎其得於彼而失於此也斯書所輯不無吹毛索瘢之弊然論不主一家廣收而博采之所謂衆矢之發其必有破正鵠而貫兕甲者矣果能如此乎英雄豪傑之士其所經營規畫黙運於方寸之

中奇權百出變化無方者與夫凶憸姦巧之徒設心滚險如魑魅罔兩之出沒隱見不能窺其端倪者皆彰彰然指諸掌矣乃知九京之下將有啾然哭𡁠然笑者也已

明治十一年六月

篁村島田重禮撰

國史評林引

天下之著史者不得悉直其筆如董狐氏故賢姦淑慝之實必待問而辨之天下之讀史者不能自明其識如朱晦庵故盛衰得失之理必待論而晰之是編之所由作也肱天下之是非未必有定而今古之議論未始有窮也則是編何足以盡之哉亦唯推而闡之耳

明治十一年歲次戊寅蒲月

省軒龜谷行譔

光緒四年歲次戊寅榴月天中節後三日浙東琹仙王藩清書來作於不忍池畔聞香舍

例言

一此編倣袁了凡綱鑑補專依編年體裁逐次叙述繫以諸家議論第如綱鑑用綱目義例此編不必依之

一此編所載史論有依山縣太華纂論所援引者而其出處未詳者剪裁收之不必舉全文

一諸家史論有異同者並舉之不妄斷其是非使讀者擇之然至陳腐膚泛者與悖理謬義者槩不採之

一大臣除拜罷免必書之至武臣執政則雖有大臣徒具位耳不復與國事相關故略其進退

一此編採大日本史論贊者多略爲贊曰者是也

一此編起神武天皇訖後陽成天皇

一大日本史止於後小松天皇應永以還史乘錯雜不可得而考今依栗山氏倭史後編佐佐氏足利將軍傳青山氏史略旁參稽諸書以叙述之

明治戊寅五月　　羽山尚德識

國史評林目次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國史評林卷一

羽山尚德編次
龜谷　行刪定

神武天皇

諱若御毛沼命。即位後稱神日本磐余彦火火出見尊。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母玉依姬。以庚午歲生。年十五立為太子。年四十七即位。在位七十六年。崩。壽一百二十七。

天皇為天照大神五世孫。大神有明德。照臨六合。大神之子。曰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忍穗耳尊生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天祖以八坂瓊曲玉。天叢雲劍。及八咫鏡。賜之瓊瓊杵。降居日向高千穗。杵其子為彦火火出見尊。彦火火出見尊生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帝其第四子也。帝在高千穗也。西州已服。東國未平。長髓彦奉饒速日命為主。兄猾弟猾。八十梟帥。兄磯城弟磯城等。各為君長。不相統一。帝起師征之。至吉備國。造行宮居之。三歲。備舟檝。蓄兵食。遂帥舟師而東。歷浪速。河內。入大和。抵膽駒山。長髓彦盡衆徼之孔舍衛坂。與戰不利。轉至紀伊。誅名

草戶畔。至荒坂津。誅丹敷戶畔。至菟田。誅兄猾。弟猾納款。進擊八十梟帥於國見岳。兄磯城於墨坂。皆斬之。遂進討長髓彦。饒速日命殺長髓彦以降。於是兇賊皆就戮。中州悉平。乃奠都於大和橿原。

元年辛酉。正月朔。天皇即位於橿原宮。奉三種神器於正殿。曰劍。曰鏡。曰璽。即天祖所賜。以天種子命。天富命主祭祀。掌朝政。可美眞手命率內物部。衛宮中。道臣命率來目部。護宮門。可美眞手。饒速日之子也。○論功行賞。以珍彦為大和國造。劍根為葛城國造。弟猾為猛田縣主。弟磯城為磯城縣主。賜道臣命宅地。武津見等。受賜有差。可美眞手。天日方奇日方。並為中食國政大夫。○立靈畤於鳥見山。祀皇祖天神。

支那周惠王十七年西暦紀元以前六百六十一年此時有猶太希臘羅馬埃及諸國

贊曰。鴻荒之世。天造草昧。蠢爾醜類。未霑皇化。睢盱跳踉。暴殄天物。神武承神聖之緒。奮東征之略。不數年而掃蕩妖邪。恢廓丕業。建偃武敷教。撫育黎元。光宅區夏。遂為人皇之祖。觀其即位之初。謹祭祀。察政理。舉有能。賞有功。奉安三器。以開萬世之基。盛德大業。至矣哉。聖人作而萬物覩。中載之功。與天地合其德。可謂創業垂統。規模宏遠矣。

賴襄曰。或曰。神武以封建為制。至天智革之。襄曰。不然。吾觀神武東征之議。有言曰。四方未歸我治。遂使邑有首。縣有君。以相凌轢。如此者。神武之所患。而所以征而蕩一之也。然後命之首長

帝三十年、即周靈王廿一年、是時孔子生。

有新銓者、有因其故用之者。以大和推之、其他皆然。雖然攻任天造、無甚明制、可知也。而其後漸既弛廢因襲矣。故天智脩而釐之、大定司牧之制、考課黜陟之法、蓋成神武之志、以貽範百王者也。不然、雖以天智之英武、而華祖宗之制、變開國以還既成之勢、減人國、絶人世、不知其幾千萬、是一朝可能乎。曰、不能也。【節略】

綏靖天皇 諱神渟名川耳尊。神武第三子。母媛蹈鞴五十鈴媛皇后。年十四立為太子。在位三十八年崩。壽八十四。

○遷居葛城、曰高丘宮。初天皇在儲位三十四年、神武崩、在諒闇、庶兄手研耳命代聽朝政、威福由己、遂謀大逆。太子知之、密與母兄神八井耳命謀為之備。及山陵事畢、伺其困卧襲誅之。神八井耳戰懼不能射。太子奪其弓矢、射而殺之。

安寧天皇 諱磯城津彦玉手看尊。綏靖子。母五十鈴依媛皇后。在位三十八年崩。壽五十七。

○遷居片鹽、曰浮孔宮。

懿德天皇 諱大日本彦耜友尊。安寧第二子。母渟名底仲媛皇后。在位三十四年崩。壽七十七。

帝卅二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是時孔子卒。

○遷居輕地、曰曲峽宮。

孝昭天皇 諱觀松彦香殖稻尊。懿德長子。母天豐津媛皇后。在位八十三年崩。壽一百十四。

秦始皇代周而興。

○遷居掖上、曰池心宮。

孝安天皇 諱日本足彦國押人尊。孝昭第二子。母世襲足媛皇后。在位一百二年崩。壽一百三十七。

○遷居室地、曰秋津島宮。

孝靈天皇 諱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尊。孝安子。母押媛皇后。在位七十六年崩。壽一百二十八。

帝六年、漢高祖代秦而興、紀元前二百年。

○遷居黑田、曰廬戸宮。

孝元天皇 諱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尊。孝靈長子。母細媛皇后。在位五十七年崩。壽一百十六。

○遷居輕地、曰境原宮。

開化天皇 諱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尊。孝元第二子。母鬱色謎皇后。在位六十年崩。壽一百十五。

帝十八年、即漢武帝建元元年、漢以是歲始建年号。

○遷居春日、曰率川宮。

贊曰、安寧懿德孝昭孝安孝靈孝元開化七帝、淵默沖靜、誕敷至化、政令簡朴、其民皡皡如也。纘太祖之隆緒、蘊列聖之耿光、無為之德、不宰之功、人莫能得而名焉。垂衣裳而治者、其在斯時乎。

崇神天皇 諱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尊。開化第二子。母伊香色謎皇后。在位六十八年崩。壽一百十九。

帝元年。即漢武帝天漢四年。伐匈奴。

○遷居磯城曰瑞籬宮。○遷奉神器于大和笠縫邑。祭天照大神。命皇女豐鍬入姬常侍掌祀事。先是列朝皆安神器於殿內。同牀臥起。帝懼其褻瀆。故有此舉。別摸造劍鏡置之御座。○遣大彥命于北陸。武渟川別于東海。吉備津彥于西國。道主于丹波。並授印將兵巡按。有不受令者聽征誅之。未發。會武埴安彥叛。欲襲京師。帝即命大彥命等討平之。置將軍始此。○校人民戶口。序壯老。課男女調役。初帝即位數年。飢疫盜起。帝憂惕勵精求治。至是歲大稔。家給人足。

帝七年。即漢武帝征和二年。是年司馬遷史記成。

民稱曰御肇國天皇。○詔河內開池溝通水利。○任那入貢。其使者蘇那曷叱知留侍皇太子。

賴襄曰　鴻荒之事。和漢同然。置而不論可矣。雖然祖宗之所源始。亦臣子之不可不知者。非如漢人之語軒義也。蓋大日靈貴之德。雖不可窺測。徵之神器。如有可得而言焉。夫鏡者明也。劍者武也。而玉璽者仁也信也。仁信明武。繼天君民之道盡矣。故以遺子孫曰。視此猶視我。國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因其言之驗於後。可以知其德之基於前已。吾聞大嘗之充神庫者。耕織之具為首。因此觀之。其猶后稷畝。及至玄孫發跡西土。整旅東征。與文武之業無異。而毋統千葉一姓。不啻足以恥視彼八百載。其德果不可測也。夫前王之親神器崇神之。防褻瀆。其意一也。而崇神屬精治民。不虔肇國之蹟。貞可謂善繼祖德者也歟。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故敬神無如務於民也。世之稱神道者。緣荒誕而無益於民。皆崇之罪人也。〔節略〕

垂仁天皇　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尊。崇神第三。母御間城姬皇后。在位九十九年。壽一百四十一。

帝廿二年。即紀元前八年。是時羅馬併猶太。

○遷居纏向曰城。○狹穗彥謀反伏誅。狹穗彥。皇后母兄也。潛圖輒竊謂后曰。夫與兄孰親。對曰。兄也。曰。以色事人。衰寵弛。若使我得志。與汝共莅天下。乃以匕首授使伺帝寐刺之。會帝幸來目高宮。枕后膝而寢。后兄言。悲泣不禁。淚墮帝面。帝寤謂后曰。朕夢錦色蛇匝頸。有雨從狹穗來沾朕面。是

帝三十年。即漢平帝元始元年。羅馬[illegible]王始祖生。西曆以是年為紀元。

何祥也。皇悚懼。具以實告。帝曰。是非汝罪也。乃使八綱田討之。狹穗彥堅城拒守。后曰。亡吾兄。吾何顏復莅天下。迺抱皇子奔投城中。八綱田縱火焚城。后使人抱皇子出城。曰。妾奉皇子在此者。欲寬兄誅也。今乃不得免。因奉還之。帝使人問曰。后宮之事。當斷者誰。曰。妾聞丹波古多多須美智宇斯王之二女。淑範懿行。宜皆為內助耳。皇后遂與其兄同死。

新井美曰　嗟呼。后與聞兄謀。其力不能回。亦不忍不告。既以告矣。豈復忍令我兄獨死于罪乎。方其有娠。忍死須臾。使其生兒幸得所託天也。及城將陷。對帝之言。委曲周悉。皆當于理。非其

帝卅五年、漢王莽稱假皇帝

視死如歸而能若此乎嗟亦烈哉帝當其六義則滅其親而今觀與后相問猶及其後事何其哀也

贊曰狹穗彥將謀逆問狹穗姬以兄與夫孰愛此與鄭雍姬問其母者相似也雍姬殺夫以全父皇后自首以全君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然終與狹穗彥同死城中亦非從其夫耶此蓋人倫之變也楚棄疾唐李璀以父逆告君而以身從父後之君子未聞有以二子為逆黨者由是言之皇后之從兄而死獨可罪乎且狹穗彥以皇后言誅死皇后無復面目以立於世則其死固可哀矣

賴襄曰至皇后之抱皇子為質不過計免兄死已而還質俱斃雖其心可悲要之非配至尊母天下者之所當為也幸而垂仁不悉使玉石共焚而不恤使其惑而不能斷叛臣將得其計不亦危乎節略

○遷天照大神廟于伊勢度會、建齋宮于五十鈴川

帝五十四年、即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

帝五十七年、即西洋廿年、猶利亜人自立為国、

上、使皇女大和姬代豐鍬入姬奉齋焉。○皇后日葉酢媛崩。先是皇弟倭彥命薨、以其近習為殉、晝夜哀號、聲聞于外。帝聞而惻之。至是帝使群臣議之。野見宿禰奏請以土偶代之。帝嘉之、立為永制、以野見任土部職。自後土師連世掌大喪云。

藤井臧曰先王教人令送死以明器明器者何刻不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蓋是慰人子不忍死其親之心而已故孔子曰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不可用也然流俗之弊業已至于作俑又遂至于用人可不哀哉吾國俗亦嘗有此弊焉而野見宿禰所建議與夫西土先王之制若合符節其賢可知矣帝亦從之猶鼓之應桴其明可知矣秦武公卒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

帝五十九年、即西洋三十年、羅馬刑耶蘇

卒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慘刻之甚終至此極吾邦未初至如是之酷而一時明良之會頓革舊弊暗合聖模可謂仁之至也宜哉皇統悠久宿禰之後亦綿延也

○令諸國開池溝八百餘所、以便灌溉。民賴殷富。

景行天皇 諱大足彥忍代別尊、垂仁第三子。母日葉酢媛皇后。在位六十年、崩壽一百四十三。

○筑紫熊襲反。車駕親征、至日向、居高屋宮。熊襲有二女、曰市乾鹿文・市鹿文、勇且美。或獻策啗以重幣誘納之。帝從之、招納二女、陽寵市乾鹿文。既而市乾

帝十一年、即漢章帝建初五年、是歲班固漢書成。

鹿文奏曰、妾有一計、得從兵兩人、足以辦事。帝聽之。市乾鹿文歸家、飲父以醇酒、伺其醉臥、密斷弓弦、從兵進殺之。帝惡其大逆、誅市乾鹿文、以妹市鹿文為火國造。筑紫悉平。

山縣禎曰市乾鹿文之殺其父可以為大逆矣帝之誅之固是也然以堂堂帝王之師討叛賊何藉一女子之力之為且使人子圖其父悖倫理亦甚矣既誘之使為逆又從誅之果何義哉一臣之進策帝之納之皆可謂過矣

○遣武內宿禰巡察東北諸國。還奏其地沃壤、民俗勇悍、可收為朝廷用。○熊襲復反。命皇子日本武尊

帝北八年即西洋九十八年維馬特者嗣立大拓境土

代征尊時年十六被髮爲女裝詷賊巢窺賊酋醉手刺殺之餘衆讋服乃還勦吉備難波賊○東夷反遣日本武尊征之吉備武彥大伴武日副焉尊平東夷而還至伊勢薨初尊過伊勢拜神宮倭姬以神劍授之進至駿河土賊誘尊游獵因縱火焚野尊鑽燧取火反燒賊徒時挺劍薙草賴以得免由是名叢雲劍曰草薙遂擊賊殲之進歷相模將往上總海上遇風船將覆妃橘媛曰海神爲祟以身贖之卽投海風止船達岸自上總轉入陸奥蝦夷降附還至伊勢能褒

野獲疾遂薨○遣宗室彥狹島王都督東山道諸國途病薨明年使其子御諸別王襲職討蝦夷未服者平之

賴襄曰我朝以武立國神武以還經數十世雖時有變故靖難戡亂頃刻而辨天下不搖者非以兵權在上綱維可挈故哉然皆係內變矣其有外叛始見於景行云蓋雖神武能肇造中土東西諸道號令未周自崇神已漸命將四出至此治熊襲則親將伐之何者其事大也其事大則其用兵亦大大兵之權不可委之臣下也及賊再燃難於再動兵則遣皇子代往其慎也如此故至巡察東國雖初遣大臣至經略之任亦任之皇子其意可以見已及至後世兵戎之事委之有司雖公卿亦不甚恤之況於天子高拱深宮曰賊何能爲甚則不識將帥之面也而責其殄軀夷賊及於奏捷又不時論賞終之致大權下移國勢一變以長不復於古可勝歎哉至景行之封皇子美濃又以皇族管領東海亦有深意存焉夫以未服之國與其土沃兵強不可不收爲我資而不可任之收寧亦非其所能任也於是封建宗室使自經營之使其力足以鎮撫於當時而藩屏於異日以制內外輕重之勢可謂知大計矣中古郡縣成制雖以親王任國守其人皆生長婦人手粹姿弱質足不履地皆虛任遙領遣介掾代往而已是以本支益弱後子孫立使朝廷大臣無所忌憚未必不由此獨醍醐以諸皇子充將帥得景行之遺意而諸皇子亦有雄勇勝任者矣然終不能復古者豈其時已不可爲耶抑天子不能躬親勤勞克有終始如景行也

成務天皇　諱稚足彥景行第四子母八坂入姬皇后在位六十年崩壽一百七

○以武內宿禰爲大臣置大臣始此○令國郡立造

成務帝五十四年即漢靈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長縣邑置稻置界山河分國縣百姓安居天下大治

仲哀天皇　諱足仲彥日本武尊第二子成務無子故立爲嗣母兩道入姬在位九年崩壽五十二

神功皇后　稱氣長足姬氣長宿禰王女立爲仲哀皇后仲哀崩攝政攝政六十九年崩壽一百

○元年以大伴武以爲大連與大臣輔政置大連始此○八年春幸筑紫居香椎行宮會群臣議討熊襲皇后以爲先征新羅則熊襲自服矣帝不從親戰不克○九年二月帝病崩于香椎行宮皇后與諸大臣

攝政二十一年。漢照烈帝章武元年。蜀與吳魏並立。稱三國。

謀秘不發喪。令大連率群臣守行宮。而令武內宿禰密奉喪殯于穴門豐浦宮。終決策征新羅。諭群臣曰。事成共其功。不成吾獨有罪。於是遣鴨別當熊襲。而自齋戒禱神祇。為男裝誓師而發。十月至新羅。新羅王波沙寐錦不意我大兵奄至。惶遽出降。后命納質子中盟約。徵犒師金帛八十船。遂為歲貢定額。高麗百濟竝望風歸款。乃置官司。凱旋。十一月至筑紫。十二月生皇子。皇子腕肉突起。似母后雄裝負鞆狀。古語謂鞆譽田。故名譽田別。皇后孕皇子而征韓。故稱

胎中天皇。初景行帝身材長大。日本武仲哀帝皆類之。皇子亦狀貌奇偉。

【新井美曰】應神為仲哀遺腹子。天下以疑其非仲哀之子也。舊史則以為仲哀九年春二月崩。皇后有娠。是歲秋九月皇后西征。適當其開胎。乃自取石挿腰而祝之曰。事畢還日生於此土。冬十一月還自新羅。十二月生皇子於筑紫。此蓋據當時流俗解釋其疑之言而書。若其然則應神以十四月而生也。豈亦不可疑哉。且其取石之說。或曰取之筑紫怡土郡。或曰取之火國彼杵郡。或曰取之對馬島。或曰取之新羅國。地之遠近。事之先後。其說紛紜。既已如此。且謂其石在逸都郡兒饗野西。[illegible] 大小二石。其一長一尺二寸。周一尺八寸。其一長一尺一寸。周一尺八寸。或曰其一長一尺二寸。周一尺重四十一斤。其一長一尺一寸。周一尺重三

攝政卅四年。蜀漢丞相諸葛亮卒。

十九斤。或曰大者長一尺二寸六分。圍一尺八寸六分。重十八斤五兩。小者長一尺一寸。圍一尺八寸。重十六斤十兩。其大且重。豈此可挿著婦女裙腰間者也邪。如古事記所載。則與之異。仲哀以壬戌六月而崩。皇后西征。還至筑紫國。始生皇子。遂至末羅縣（即今肥前松浦郡）。時當四月上旬。釣其河魚。後因為土俗故事。因是推之。應神在胎。亦非十四月之久者也。蓋夫仲哀暴崩。應神後生。天下疑焉。古俗謬解。欲神其事。後史附會。以徵其言。是以愈傳而愈失。遂為曠代疑義矣。天武詔削偽定實。欲傳後葉。宜哉。

○辛巳歲二月。皇后奉皇子。帥百僚至豐浦宮。發仲哀帝喪。將奉梓宮還京師。時帝庶兄麛坂忍熊二王舉兵要之播磨。皇后使武內奉帝。航赴紀伊。會麛坂

暴斃。忍熊退軍住吉。皇后帥舟師直向難波。忍熊又退軍菟道。皇后與帝會。命武內進擊忍熊。忍熊敗死。

【賴襄曰】前志記仲哀崩之際。多曖昧者。後世讀者不免容疑於神功皇后云。賴襄曰。是不容疑者。吾深會其前後事跡。斷知其不容疑也。夫熊襲久雄長西偏。以景行與日本武前後討伐。而其蟠根餘孽終不可拔者。蓋倚新羅為後援也。當時諸大臣吏事如武內者。必有建舍近擊遠策者。皇后以有籌略。從軍與議。亦右其策。而仲哀銳意誅鋤。不聽而親戰。敗衄病創。創劇終崩。皇后恐諸軍沮喪。賊來乘之。大事去矣。是以與腹心密謀秘喪不發。留大連守行宮如天子在。狀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而潛兵急發。以遂行前策。直擣巢窟。奪其倚據。然後熊襲果不攻而下矣。特以蹈海波赴未知之地。衆情所疑懼。故多方託之神明曰。神告我以寶玉之國。帝不從。故暴殞。當相與勉往取之。皆鼓

攝政六十二年。蜀漢亡。

舞從兵之語耳。史氏從而實其事。皇張誇大。而後人不察。所以致紛紜也。貽中天皇之稱已見。民望所屬。雖有廢兄之變。圖自立。未幾就誅。專攝政數十年。中外無異議。可知其事之暴白當時。人心而何必容疑於千載之下。

○十月。群臣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攝政。○癸未歲正月。皇太后立譽田別為皇太子。時年四歲。

贊曰　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非特筆也。後人讀史。不繹其義。徒見其跡。為即真。以列皇統。亦已過矣。然應神降誕在仲哀崩後。是宜立為天子者。而為皇太子。果何名哉。使之冊立樞前。則固仲哀之儲貳也。崩踰四歲而冊立。是誰儲貳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不立天子。而立太子。正名覈實。則不可謂之非即真也。親王不予閏位。其義嚴矣。微顯闡幽。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

攝政六十五年。晉武帝代漢。

○己酉歲。還新羅質子。○己未歲。遣使魏。○丁卯歲。百濟新羅共入貢。皇太子大喜曰。是先帝之所欲而不見也。群臣為之感動。○己巳歲。先是新羅奪百濟貢物。相易而獻。敕逐新羅使者。遣使其國責問之。至是遣荒田別等將兵援百濟。討新羅破之。遂定任那七國。加賜地於百濟。○丙戌歲。遣使於晉。○己丑歲四月。皇太后崩。謚神功皇后。

應神天皇　諱大鞆和氣尊。又譽田別尊。仲哀第四子。母氣長足姬皇后。攝政六十九年崩。帝聽政四十一年。崩壽一百十一。

帝元年。即晉武帝太始六年。

○元年正月。帝即位。都輕島。號豐明宮。○三年。蝦夷入貢。先是百濟枕流卒。子阿花幼。叔父辰斯篡立。是歲。遣紀角。平群木菟等。責問之。國人殺辰斯以謝。角等立阿花而還。○九年。遣武內宿禰。按察西海。其弟甘美內宿禰。讒其容招三韓。據筑紫。謀叛。帝遣使案驗。有真根子。貌類武內。自殺以免之。武內潛詣闕自明。赦面對質甘美內。伏罪。特赦死一等。○十五年。百濟王使子阿直岐貢良馬。阿直岐通經典。阿直岐更

帝十一年。即晉武帝太康元年。晉伐吳亡之。

薦其國秀士王仁。帝乃徵王仁。王仁至。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

巖垣松苗曰　帝始召博士於西蕃。授經典於皇子。以興明倫之學。爾後爲政必由儒道。後世遣使于唐。命留學生。益明斯道者。帝固創之。嗚呼。帝寔爲萬世億兆君師。故於列聖中特朝祀之。與皇祖並稱。以其德不可諼也。

賴襄曰　道一而已矣。道之在天下也。猶日月也。日月者。天下之日月也。非一國所私有也。道亦然。父子君臣夫婦。無國無之。而慈孝忠義有別不雜。皆存於自然。非有待於人作也。我邦列聖保民如子。不讓堯舜禹湯。其風俗尊君親上。相愛相養。又有過唐虞之民。則雖無經籍。其道固具在。特未有名而教之。曰仁曰義者耳。今天下之仁義也。儒者指而私之曰。是漢之道也。有稱國學者。亦而

外之。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豈有彼此。載之以文。彼較舊於我。彼來而貢之。我取而用之。與釀治織縫之工何異。載籍者織縫釀冶也。而仁義者蠶也桑也。麹米銅鐵也。以麹米銅鐵蠶桑為自彼來者。偏者之見也。欲發織縫釀冶者。國學者之說也。故曰皆非也。夫道一也。則學亦一也。寧有所謂國學云者乎。陋哉。節略

山縣禎曰　世以應神帝為武德之神者否矣。蓋自源頼義世奉而祀之。至頼朝極其崇敬。而武威日烜赫。終以成覇業矣。於是乎諸州承其風。所在閟其宮。武弁之家奉以為司武之神焉耳。不知帝是文教之祖。而其武功則無所見矣。

○遣阿知使主于呉。求縫工女。呉主遣女工四人。

○立皇子稚郎子為皇太子。先是高麗入貢表辭嫚。稚

郎子讀之大怒。召使者讓其無禮。面破壞其表。稚郎子幼好讀書。師阿直岐王仁。博通典籍。帝甚鍾愛。至是立為太子。命大鷦鷯皇子輔之。大鷦鷯大山守並長。帝特愛稚郎子立之。○四十一年二月。天皇崩。大山守謀叛。大鷦鷯知之。密告太子誅之。太子素知大鷦鷯賢。欲讓位避之菟道。固辭相讓三年。貢獻者莫知所適。太子遂自殺。大鷦鷯驚馳至慟哭。群臣遂勸進即位。

青山延于曰　立子以長。年鈞以賢。此萬世不易之大經也。應神以私愛立少子。固失長幼之序。夫帝之立之以嫡耶。仁德嫡也。稚郎庶也。則仁德宜立。而稚郎不宜立焉。以為賢耶。則仁德最賢。稚郎雖賢。不宜以弟先兄。雖然稚郎既居儲位。名分已定。則稚郎之讓。仁德不得不辭焉。然則稚郎何以不讓於應神建儲之時。而於應神既歿之後曰。應神愛稚郎而立之。而稚郎讓之。是傷父志也。故隱忍至是。殺身以成其志。若稚郎者可謂仁且孝矣。稚郎之薨。仁德不獲已而後即位。則兄弟相讓。兩得其宜。應神始崇文教。以禮讓為天下。其効如此。國家之所以興。非徒然也。

○元明帝和銅五年。祀帝於豊前宇佐郡。號八幡大神宮。清和帝創石清水社。以為宗廟。歳時奉祀焉。

仁德天皇　諱大鷦鷯。應神第四子。母仲姬皇后。在位八十七年。崩。壽一百十。

○都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不堊。務從節儉。一

日帝登高望見人烟稀少。知民貧。乃痛自節儉。宮室不堊。任其頽圮。悉除租税三年。望見炊烟盛起。喜語皇后曰。朕富矣。后曰。屋漏衣敝。何謂富乎。帝曰。天之立君為民也。民之富乃朕之富也。臣民請輸税修宮。不聽。後數年始科課役。修之不日而成。

頼襄曰　仁德之所以為仁可知已。仁德之言曰。天為民立君。君自儉以養民。民富則君富。大哉言乎。是我列聖之所傳。而發之於帝。所以貽範萬孫也。自是其後循之者安。違者危。下至武門一興。一發無不由此者。大哉言乎。有德者有言。因其言可以知其德矣。節略

○帝憂河水横溢民被害。詔疏河流。穿渠宮北。號曰

帝七十八年。即西洋三百九十年。羅馬通國奉天主教。

掘江。又築茨田堤。以防北河。○五十三年。新羅不貢。遣田道將兵討之。虜四邑民而還。○五十五年。蝦夷反。遣田道討之。軍敗死之。○大臣武内宿禰薨。宿禰歷事景行成務仲哀應神及帝五朝。至是薨。其在官二百四十四年。不詳其年壽。○帝末年。百姓殷富。教化大行。刑措二十餘歲。及崩。民如喪父母。皇太子初納羽田黒媛為妃。太子之弟仲皇子佯稱太子。與姦。仲畏罪反。時太子既除喪。未即位。仲舉兵圍宮。皇太子方被酒而臥。諸大臣入告。不信。扶上馬奔河内。至

帝八十三年。即西洋三百九十五年。羅馬分為東西國。

埴生坂而醒。入大和。發當麻兵。遣弟瑞齒別皇子討仲。瑞齒別恐事平後或被疑。請與平群木菟偕。遂誘仲近臣刺領巾。刺殺仲。木菟請而誅刺領巾。太子乃還。

【頼襄曰】帝之德。過禹之卑宮惡服。而不及湯之不邇聲色。有文王之無逸。而無其儀寡妻。閑門不脩。子孫視傚。故纘續之際。有仲皇子之亂。允恭安康之際。亦云危矣。反正之智。雄略之武。雖足以靖其難。而雄略之失任那。亦由於好色。夫以仁德之德。而一不慎焉。則貽禍後嗣如此。況不及仁德者。可不戒焉哉。【節略】

履中天皇　諱大兄去来穗別。仁德長子。母磐之媛皇后。在位六年。崩。壽七十七。

帝九年。宋武帝代晋。西洋四百廿年。佛蘭西建國。

○平群木菟。蘇我滿智。物部伊莒佛。葛城圓。執政。○始置史官於諸國。記得失。通四方志。○始置藏職。因定藏部。

反正天皇　諱蝮瑞齒別。履仲同母弟。在位六年。崩。壽六十。

○遷都於河内丹比。謂之柴籬宮。

允恭天皇　諱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反正同母弟。在位四十二年。崩。壽八十。

○帝有疾。徵醫于新羅。瘳。厚賞遣歸。○帝憂氏姓混亂。會諸氏人於味橿丘。設探湯。正其詐冒。以定氏姓。○八年。納衣通姫為妃。妃皇后妹。帝聞其絶艷。召之

帝元年。即宋孝武帝孝建元年。

以皇后不懌。乃處之於河内茅渟宮。數託游獵幸焉。

安康天皇　諱穴穗。允恭第三子。母忍坂大中姫皇后。在位三年。為眉輪王所弑。年五十六。

○允恭帝崩。太子木梨輕淫虐滋甚。群臣不服。嚮心於帝。太子懼變。密集兵將襲帝。慮事不捷。匿於物部大前家。帝率兵圍之。太子自殺。帝遂即位。○遷都石上。謂之穴穗宮。○帝幸山宮暴崩。初帝欲為大泊瀬皇子。聘大草香皇子妹幡梭皇女。使根使主致其意。大草香大喜。因獻其私寶押木珠縵。以為信驗。使主愛

珠縵私匿之不進。詐奏大草香不肯奉命。帝怒遣兵圍其第攻殺之。其臣日香蚊死之。乃取幡梭為大泊瀨妃。又取大草香妃中蒂姫為妃。尋為皇后。后初在大草香家生眉輪王。眉輪以母故免罪。養宮中。及幸山宮。帝謂后曰。汝雖親昵。朕畏眉輪。眉輪時年七歲。游戲樓下。悉聽其言。遂登樓伺帝寐刺而弒之。

山縣禎曰。本邦臣弒君始見此。蓋大草香以讒見殺。則死非其罪。眉輪弒帝以為復父讎者。固幼童不審義之輕重。則其意亦或可恕矣。然君者臣之所天也。豈可讎之哉。乃弒之。其為大逆固不得免誅矣。

帝十八年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

雄略天皇　諱大泊瀨幼武。允恭第五子。安康同母弟。在位二十三年。崩。壽六十二。或云百二十四。

○安康帝之遭弒。大舍人走告變。帝疑諸兄。逼八釣白彥皇子問其所以。皇子不答。帝拔刀斬之。又問坂合黑彥皇子。亦不答。帝愈怒。黑彥皇子懼。與眉輪王亡匿於大臣葛城圓宅。帝圍其第。縱火焚殺之。又殺市邊押磐皇子。御馬皇子。廼即位於泊瀨朝倉。遂都焉。以平群眞鳥為大臣。大伴室屋。物部目為大連。眞鳥木菟之子。室屋武以之子也。○立幡梭皇女為皇后。帝嘗獵葛城山。皇后從焉。野猪突至。帝命舍人逆射刺之。舍人怖而避之。猪直突將觸帝。帝蹈殺之。獵罷。欲斬舍人。后諫曰。天下皆謂陛下荒畋以獸故殺人。無乃不可乎。帝欣然納之。與后上車曰。獵者獲禽。朕獨獲善言而還。樂哉。衆呼萬歲。遂釋舍人。○七年以吉備田狹為任那國司。田狹據任那叛。初田狹入直禁內。盛稱其妻之美。帝潛聞而心悅之。乃拜田狹為任那國司。奪其妻稚媛為妃。田狹聞而大怨。遂據任那叛。是時新羅久不朝貢。遣田狹子弟君及吉備

帝廿一年即西洋四百七十七年西班牙建國阿非利加王與東羅馬通商。

海部赤尾討之。取道百濟。賜書百濟王。令獻技工。田狹乃使弟君據百濟叛。弟君妻樟媛知其謀。殺弟君。遂與赤尾將百濟技工而歸。○八年高麗與新羅相攻。新羅乞援於任那日本府。府帥遣兵擊大破高麗兵。○九年帝以新羅久不朝貢。欲親征之。不可。乃遣紀小弓。蘇我韓子。小鹿火等。將師代征。大破新羅。新羅王出國都走。聚餘衆復振。我將帥不和。軍失利。會小弓病卒。還軍。○十二年命木工鬪雞御田始起樓閣。○十四年。呉人來聘。貢呉織漢織。先是敕遣使索

帝廿三年、齊高帝代宋、

工。至是帶來。○根使主誅。露伏罪。敕雪大草香部寃。索日香蚊子孫旌其死義。○高麗滅百濟殺其王及王子。詔立王弟汶洲為王。汶洲卒。詔遣昆支王子末多為王。賜兵器。發卒護送之。別遣舟師擊高麗。○帝峻刻。御下喜殺。喜怒不測。然性明決。時納善言。末年尤留心政治。第三皇子生而白髮。性仁愛。帝異重之。立為儲貳。

清寧天皇 諱白髮。又曰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雄略第三子。母韓媛。大臣葛城圓女。在位五年。崩。壽四十一。

帝四年、即齊武帝永明元年

雄略帝之崩。星川皇子謀不軌。據大藏。大伴室屋與東漢掬討平之。率群臣奉璽於帝。○三年秋。遣臣連諸國。巡察風俗。○冬。詔罷獻狗馬器玩。○立履中天皇孫億計王為皇太子。初雄略帝害市邊皇子。誘與獵射殺之。皇子有二子。曰億計。曰雄計。帳內日下部使主與其子吾田彥。奉逃於播磨縮見。使主恐事顯自縊死。吾田彥終始從二子。二子變名。為縮見屯倉首家僮。會播磨國司小楯徵貢宿首家。雄計欲告實伸屈億計。以為不可。已而酒酣。首命二子歌。雄計決

帝二年、即西洋四百八十六年、法蘭西自立為國

意。因歌示意。小楯驚拜。命築宮處之。因馳奏。帝喜曰。吾憂無子。此天賚也。乃遣小楯迎而立之。以雄計為皇子。○四年秋。帝親錄囚徒。○蝦夷隼人並內附。○帝崩也。太子讓位於雄計。雄計稱先帝命不從。於是太子姑飯豐皇女垂簾聽政。無幾飯豐薨。太子與群臣拜雄計。勸進。雄計辭讓數四。遂受之。

顯宗天皇 諱雄計。又來目稚子。又袁祁石巢別。履中孫。市邊皇子子。母荑媛。在位三年。崩。壽三十八。

○以皇兄億計王為儲貳。

帝七年、即齊明帝建武元年

贊曰 顯宗以弟先兄。以仁賢為皇太子。名不正言不順。蓋上世質朴之風未暇擇歟。二帝避難在外。備嘗艱難。悉知民之情偽。一旦登冕旒。握璽符。而無盈滿之志。慎乃儉德。節躬行化。咸熙時雍之治。度越前王。凡其君國子民之道。皆得之於友愛謙讓之餘。而措於事業者。充實輝光。天下孰有不歸其德者哉。宋儒蔡沈釋皇極曰。諸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為兄弟者。於是取則焉。二弟庶幾乎。

○帝久在民間。知百姓疾苦。及即位。薄賦斂。恤貧窮。歲比稔。粟斛直銀錢一文。海內殷富。

仁賢天皇 諱億計。又曰大脚。又嶋稚子。顯宗同母弟。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

○六年。遣使高麗。求工匠。○初顯宗帝即位。怨雄略帝殺其父。欲毀帝陵。帝諫曰。陛下與億計共掌先帝

帝十年即西洋四百九十七年羅馬伐阿非利加

之殊恩以至今日陛下不報其德而發其父之陵無乃不可乎顯宗帝嘉其言乃止帝幼而聰敏仁惠謙恕在位之間史稱其職民安其業遠近清平戶口蕃殖。

山縣禎曰

顯宗篤於其親而未達君臣之義也仁賢明君臣之分全父子祖孫之恩可謂精於義理矣初安康帝立僅三年未立太子遇弑而窮於是雄略殺其二兄又恐先帝欲立市邊押磐因誘殺押磐然後即天皇位雄略殘暴固有罪矣而押磐之於雄略未有君臣之義則於其未即位之際為其子者為父復讎可也雄略既即位則為天下之君臣固不可以讎君也且顯宗承大統則雄略為其祖孫又不可以讎其祖也嗚呼微仁賢之言則顯宗殆誤大義仁賢之德不亦偉乎。

在下脫即位之所在五字

安積信曰

議者或疑王自閭閻升為皇嗣而以天下讓弟恐非所以重大統也顯宗帝以兄為儲君無乃名分尤不正歟予曰道有經有權權者濟經之所窮而能應變以合于道者也故經立而權有以行權而不詭于道謂之經可也若離經而惟權之行是機變桀黠無忌憚之甚者矣清寧帝既以王為嗣王當立是固天地之常經王豈不知之然避難而流落于民間自分不復見天日矣當國司宴饗之時弟欲自告而不肯許顧能製歌詞彰天潢於搏姐之間遂得以免奴僕登儲闈其功皆出於弟之雄斷也功之所在且其賢明仁孚足以君臨四海而郭祖宗之業是知賢克讓乃所以重大統也故牢讓固遜而不肯踐阼弟亦豈不知天倫之重然以大義讓天下而不受則往昔稚郎子自裁之患將復起於今日矣故不辭而受之以完棣萼之恩此皆處變行權而不詭于道乃古今之通義也昔者泰伯知太王有傳于王季之意乃逃于荊蠻而孔子以為至德王季偃然戕兄

呼下脫孰知二字

之位而詩人以為友其兄漢人稱之至于萬世不衰嗚呼媿美於泰伯王季而不愧焉者遠出於吾東海君子之邦也哉第弟以兄為儲君則名分誠不正也然上古禮文未明風俗簡質有以女姪為后者矣有以姊為妃者矣而天下不以為非比其風習使然大可以周道讓之也論者苟當略其迹而原其心焉今觀王兄弟相授受之際皆出于至誠則但之意而無一毫利天下之心其以兄為儲君其意不忍獨享天下之樂故以兄為儲君與同天位與食天祿此亦出于仁孚迫切之心而無自私自利之念詎忍拘其迹而輕議之哉唐建成惟無此心也故欲殺有功之弟而自致禍太宗惟無此心也故殺適長之兄而奪之位豈非人之所欲莫大於天下雖以太宗之賢猶推刃於同氣而不肯館也耶王兄弟之心皎然爭光日月尤可於此焉見之矣節略

坂井華曰

聖人之所以嚴於名分者未有名分亂而天下不亂者也仁賢之讓顯宗共亂

此心下脫也字

名分大矣而天下不亂者特頗當時人心之淳朴而後世嫡庶顛倒以致亂亡者未必不仁賢作之倡也嗚呼此儒者守正之常議而非所以論仁賢也凡論人必察其心與跡察於心而不察於跡則洩治之殺身可以當於比干之忠死也察於跡而不察於心則子噲之讓國可比於堯舜之禪授也雖然心之善而跡之不善不害為君子也跡之善而心之不善是後世小人之所以致亂也我深察仁賢之心而後見其至公無我非後世之所望也何則嫡庶兄弟之不可亂三尺豎子且知之而孰謂仁賢之賢而不之知哉蓋其心以為我之至是初非吾心負心而苟立雖死不忍為是以泣涕不敢從也夫以天子之至貴與天下之至富已又為當立之人焉然不敢一毫負心而苟從也推此心凡天下之至利大欲可以動人心者皆不足以芥蔕其中也誠使天下之為君臣者皆存是心則寧有上下相奪之亂哉為兄弟者存是心則寧有嫡疢相爭之禍哉則名分不待於嚴而天下自不犯

於名分矣。而寧有不治哉。馬有悍者。而鞭策始用矣。牛有觸者。而楅衡始制矣。人有爭奪之心。而名分始嚴矣。名分之嚴。聖人之不得已也。由是觀之。仁賢之擧。則害於名分矣。如其心。則可以裨名分矣。嗟呼。後世君臣相奪。嫡庶相爭。以致亂亡者壓壓相望。豈皆不知名分之道哉。利欲充溢內。而名分孤行於外。宜矣。其不相勝也。我之所以恕於仁賢者。亦豈得已也哉。

帝四年。梁武帝代齊。

武烈天皇

諱小泊瀨稚鷦鷯。仁賢子。母春日大孃皇后。在位八年。崩。壽五十七。

○仁賢帝崩也。大臣平群眞鳥專政。潛謀簒奪。其子鮪又無禮於帝。帝與大伴金村謀除之。金村將兵誅鮪。又圍眞鳥第。遂誅之。卽位於泊瀨列城。遂都焉。○帝好刑名。日昃視朝。聽決訟獄。善爲鉤距。發奸擿伏。無所失。諸慘刑。必親臨視。至割孕婦胎。解人指甲。使掘薯蕷。使人緣木。親射墜之。廣苑囿。數游獵。縱酒漁色。橫征暴歛。天下苦之。

帝五年。即西洋五百三年。羅馬攻波斯克之。

繼體天皇

諱男大迹。應神五世孫。父彦主人。母振媛。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八十二。

○帝稱男大迹王。應神帝五世孫也。父彦主人王。居近江三尾別業。娶三國坂中井人女振媛。生帝。帝幼孤。從母鞠養于越前高向。及壯。有大度。愛士禮賢。會武烈帝崩。無嗣。大連大伴金村定議。迎倭彦王。王望見儀衛甚嚴。大懼逃匿。金村更議。備法駕迎帝。帝據胡床。齊列侍臣。儼如帝坐。持節使等視其尊嚴。意甚嚮之。帝猶豫未就。道會河內馬飼荒籠潛遣人具告群臣翼戴之意。帝卽發至宮卽位。○五年。遷居山背筒城。後遷弟國。終遷大和磐余。曰玉穗宮。○七年夏。徵五經博士段揚爾於百濟。至附奏伴跛國奪己汶地。冬詔新羅伴跛使還之。○十六年。梁使者司馬達來。○二十一年夏。遣近江毛野將兵六萬赴任那。復新羅侵地。筑紫國造磐井受新羅賂。據火豐二國以遏王師。秋以大連物部麤鹿火爲大將赴援。聽便宜行事。麁鹿火大敗賊。磐井伏誅。即遣使新羅。新羅奉約。○二十三年。任那王訴新羅背約。詔遣近江毛野和解諸蕃。毛野綏馭失方。敕召還之。○二十四年。詔擧廉節之士。曰禍亂略平。內外無虞。年穀比登。恐吏民因此習貪婪。生奢侈。其擧廉節。務清政治。

帝三年。即梁武帝天監八年。魏伐梁。拔三關。

安閑天皇

諱勾大兄。繼體長子。母目子媛。在位二年。崩。壽七十。

○帝器宇寬弘。有人君之量。○遷都倭勾金橋。因爲宮號。

安閑帝二年。卽梁大同元年。魏分爲東西。

宣化天皇

諱檜隈高田。稱武小廣國押盾尊。安閑同母弟。在位四年。崩。壽七十三。

帝四年、即西洋五百卅九年、法蘭西征意太利

○元年。大連物部麤鹿火薨。麤鹿火歷事仁賢武烈繼體安閑及帝。正直仁勇、曉兵事。至是薨。○二年。新羅寇任那。詔大伴金村遣其子磐狹手彥救任那。磐留筑紫以備三韓。狹手彥往鎮任那、又救百濟。

欽明天皇 稱天國押開廣庭尊。繼體嫡子。母手白髮皇后。在位三十二年。崩壽六十三。

○元年。遷居敷島磯金刺宮。○是歲。高麗百濟新羅任那蝦夷隼人並入貢。○撿秦漢及諸蕃投化者七千餘戶、編貫諸國。○十三年。百濟獻佛像經論。大臣

帝十二年、即西洋五百五十一年、羅馬始得蠶種於支那

蘇我稻目奏請受之。百濟附表稱述佛功德。帝下群臣議。稻目請受而禮之。物部尾輿中臣勝海同奏、國家宗廟百神載在祀典。別禮蕃神、恐有譴怒。帝乃賜佛像於稻目。稻目捨其向原第奉之。是歲、諸國大疫。尾輿等奏請燒寺、沈佛像於難波堀江。

巨正純曰 佛像始來本朝、天下疫。內裏始火。此時百濟聖明王謚佛、為新羅亡。梁武帝謚佛、為侯景亡。亦此時也。

巖垣松苗曰 百濟王聖明深溺佛說、遂獻佛像於本朝、而是後為新羅所攻、為擒而見殺。所謂福德果報者何在。稻目子馬子亦繼父志、好佛、聽天堂快樂之說、流涎蕩心、益極奢慾、至弒

帝十八年、陳武帝代梁

崇峻帝。孫蝦夷、曾孫入鹿、相續為逆。噫、我邦於佛法、稻目馬子之崇奉為始、而人臣縱慾弒君者、亦馬子為始也。先是眉輪有弒安康帝、是坐童年不知君臣不可儺之義耳。如馬子者、天下共討之賊也。而使其老死牖下、可嘆哉。

山縣禎曰 信佛者未可必獲禍、亦未可必獲福也。而世之佞佛者、唯悅其福德果報之說焉耳。是以利心盛而義理昏、往往至危亡國家者、非信佛之罪、而慾利之禍也。及其罹乎禍、而佛亦不敢救之、則其不足信亦可知矣。

○十五年。秋、遣內臣援百濟。初、百濟王伐高麗、復其故地、取漢城平壤。至是、新羅與高麗通謀攻百濟。百濟棄漢城平壤。新羅入居之。百濟遣使乞救。乃遣內

帝卅二年、即西洋五百七十一年、回教祖摩哈麥生

臣名闕。許遣援兵、因賜船馬弓矢。又敕使醫博士易博士遞番往來。○十六年。新羅殺百濟王明。○二十三年。又滅任那。遣大將軍紀男麻呂、副將河邊瓊缶討新羅。新羅起兵距戰。男麻呂擊破之。已而瓊缶輕進失利、為新羅所虜。時調伊企儺亦被執、奮罵不屈見殺。其子舅子亦抱其父而死。○遣大將軍大伴狹手彥、率兵數萬伐高麗。大破之。高麗王踰墻而逸。狹手彥乘勝入宮、悉獲其珍寶而還。

敏達天皇 諱譯語田、稱渟名倉太玉敷尊。欽明第二子。母石姬皇后。在位十四年。崩。

帝四年、即西洋五百七十五年。波斯伐羅馬大敗、

何下脫必字

壽四十八。

○遷居譯語田。曰幸玉宮。○十二年冬、百濟使者德爾有罪伏誅。初我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在任那生子日羅。居百濟。帝聞其才、勅百濟徵之、諮以討新羅復任那之策。日羅曰、服夷之道在培養國本。何動凶器事末節、為當今之計。上自臣連二造國造伴造下至小吏、節用薄斂、訓士敎民、結以信義。二年食足兵足。然後多造舟艦、列置海津、大張聲勢。使韓人見之。乃遣才辯士使諸蕃、明示恩威。召其國王。國王不來、召其

帝十三年、即西洋五百八十四年。摩哈麥去本國。回〃暦以是年紀元。

太佐平王子。先服其心、而問其罪。百濟護送官猜其言國陰事。留德爾刺殺之。勅收德爾。鞫問。具服。賜之日羅宗族誅之。○十四年春、大疫。初蘇我馬子信佛、建寺塔第中。師高麗僧慧便及梁人司馬達及其女善信尼等、設齋會。物部守屋中臣勝海奏、勅其信妖法惑民致崇。請燒寺塔逐善信等。馬子憂懼成疾、懇請禱佛。帝曰、汝獨為之。勿惑他人。乃還與善信等。馬子喜、復精舍、而深啣守屋等。

用明天皇　諱大兄。稱橘豐日。欽明第四子。母蘇我堅鹽媛。大臣稻目女。在位二年。崩。

帝元年、陳至德四年、隋主楊堅漸盛、

四十一。或六十九。

○元年、三輪逆、逆自敏達帝時寵任用事。至是守衛殯宮。穗部皇子欲烝炊屋姬、強入殯宮。逆拒而不內。皇子怒、使守屋率兵殺逆。炊屋姬敏達帝皇后也。○二、春、帝病。皇子厩戸侍側、祈佛誦經。帝因欲歸佛、以無例召群臣議。物部守屋中臣勝海曰、舍國神而蕃神、不可。蘇我馬子曰、宜從叡旨。即延僧豐國入。厩戸握馬子手泣曰、非大臣歸心福田、誰成。今日馬子叩頭曰、殿下務興佛法。臣以死守之。

帝二年、即西洋五百八十七年。是時立國者凡八。

守屋聹睨二人、意色俱惡。厩戸謂左右曰、大連昧因果之理。禍今且至。馬子遂與厩戸謀殺守屋。守屋乃退居阿都、備兵自衛。厩戸先令舍人迹見赤檮伺間擊殺勝海。○四月、帝崩。繼嗣未定。守屋欲立宂穗皇子。馬子遣兵殺皇子、又殺宅部皇子。遂率兵攻守屋。守屋率子弟拒戰。兵勢甚盛。時厩戸年十六、束髮置四天王像于頂、與馬子整軍復進破之。赤檮射殺守屋。守屋眾潰、闔族亾。於是建寺安天王像。收守屋田宅資財、悉施捨焉。分田一萬頃賞赤檮。馬子之妻守

至之妹也。時人謂大臣妄用妻計而殺大連。

新井美曰　大連之亂。史所紀多可疑也。敏達崩。有太子可立。而用明以弟傳位。其一也。崩皇弟穴穗部皇子與大臣大連共殺前朝寵幸之臣。其二也。用明幸于河上。是日得病。瘡甚而崩。其三也。（按字書。瘡刀傷者為瘡。又瘍也。此云瘡者。不知是何瘡也。）有人告急。大連退去。聚衆於家。其四也。中臣連兒詛太子。其五也。大臣稱敏達皇后令殺皇弟及宣化皇子。乃與諸皇子共誅大連。而太子不與焉。其六也。史稱大臣之妻。大連之妹也。大臣妄用妻計而殺大連。雖其事不詳。然大臣妄殺大連。大連之死。實非其辜也。決矣。史稱皇弟欲烝後宮。大三輪君拒而勿入。皇弟忿之。遂欲斬之。亦曰皇弟陰謀王天下。誅殺逆君。何其所言前後乖異也。美竊以謂敏達七子。彥人最長。立為太子。而非皇后所生也。用明本蘇我氏之出。而大連亦自利其仁弱易制。遂共定議。大三輪君受任前朝。久典樞機。皇弟與二相共謀殺之。除太子之黨也。至大連為姦謟所搆。與衆有隙。中臣連兒詛太子。及後其附于太子。而舍人乃殺之。亦其事情可以觀矣。用明既崩。大臣又欲舍子而立弟（用明有六子）。弟即崇峻。嫌其兄（即穴穗部）既長且多權略。素善於大連。故誣以姦亂。而枉殺之也。大連尤驕奢謟無弘致遠識。無乃其取禍之道乎。大抵事以成敗論者。兒曹之見也。天下之事。唯有義之當否耳。中臣象二皇子形以詛之。上宮刻四天王之像以祝之。其愚一也。幸而事成。則歸曰聖。吾未之信也。太子超然處外。不累於時。可謂肥遯矣。皇孫入承大統。以為百世之宗。舒明是也。天之與有德者。豈不昭昭哉。〔略節〕

帝二年。隋文帝代陳。

崇峻天皇

諱泊瀬部。欽明第十二子。母蘇我小姊君。堅鹽媛妹。在位五年。為蘇我馬子所弑。年七十二。

帝四年。即西洋五百九十一年。羅馬與波斯和。

○詔遣紀男麻呂為大將軍。將兵二萬屯築紫。遣使於新羅。新羅行成。遂復任那。○帝暴崩。初馬子專橫日甚。帝意不平。一日密謂豐聰耳皇子曰。馬子外好矯飾。內懷姦心。何以處之。皇子曰。陛下盍小忍焉。人或獻野猪於帝。帝指之曰。何時殺朕所惡之人如此猪也。因備兵杖。馬子聞而懼。乃使東漢直駒弑帝。

新井美曰　馬子逆謀。自帝嗣位之初而兆矣。史以為其聞帝指猪之言。乃圖不軌。非也。曰。然則其立帝者何也。曰。大連之亂。馬子殺帝母兄。當是時。帝莫有可加之罪。而并殺之。衆心必有不服者。故立之以慰其心。蓋亦不得已耳。殺兄而立弟。其弟非人則可。使其弟而果人也。則必報其怨。雖庸人孺子。亦知其當然也。況姦邪如馬子者乎。始其立帝也。獨計以為我之於彼有援立功。彼以怨報德。我必有辭於天下後世矣。帝有英氣。彼恐變必生。肘腋竊伺帝動靜。於是宮人左右皆為之耳目。帝朝發一言。馬子夕必知之。帝心有所附。彼盡已知之。豈必待其指猪之言哉。吾故曰彼所建議。復興任那。乃其逆謀已決之日也矣。征西之役。勇將悍卒。盡出在于外。譬之猛虎去其爪牙。匹夫搏之。猶僨孤豚。大軍一出。駐師于外。內難既定。乃召之還。未始有使一矢加之敵也。其詐謀可以觀已。軍志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征西諸將仗鉞握兵。無敢一人反旆廻軍以討其賊。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皆顧其家也。三輪君死。馬子曰天下之亂不久矣。至其逆勢既成。能使天下弗敢動。則彼先為之措置規畫矣。

贊曰　崇峻切齒馬子。而太子務寬容之。馬子謀不軌。而太子為不知者。賊在朝廷。而不能

討。責以春秋許世子趙盾之義。則雖謂之太子與行大事。亦不能辭也。太子漠然無所顧。曰此過去之報也。佛氏立三世之說。其要令人斷惡修善。而流弊亦至如是。今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而諉過去之報。則天下可得而治哉。

「頼襄曰」儒學與佛說。皆自外國来者。無擇也。而佛說一入吾國。有好之崇之。以易君父者。何哉。儒學叙人倫。平易無可喜。其文雖外来。而其實固在我。不如佛說之新異宏潤誇大。足聳人聽也。吾嘗讀三韓之史。其君之惑佛說。以致亂亡者皆是。吾邦未至如彼也。而有酷肖焉者。夫人臣行弑逆。開闢以還。所無。可謂天地之大變矣。而諉之過去之報。幾乎三綱淪而九法戮矣。廐戸智慧過絕人。姑爲太子。以舊人望。其志在異日即眞。擅乎天下。而倚於馬子之勢。馬子與大連相軋。彼除之而自逞。亦倚太子。以齊其姦。而皆藉於佛說。遂致誦呪娩典。禮堂塔。奩膏血。王業之衰。大端在此。三善

清行之所言。可以驗焉。雖然清行特言其費而已。不知其顚倒是非。混淆善惡。烈於洪水猛獸之害。姦雄之人。每藉之以解其心。下及北條足利之崇禪敎。莫非宗此旨也。我邦君臣之義。度越萬國。而西竺之說。壞之歸之於土灰沙塵。而[illegible]點而開其端。廐戸馬子也。可勝慨哉。千載之下。獨識田氏斷然不惑。庶幾匡正祖宗之國者矣。是以今之佛說。行於愚夫愚婦。而爲人上者之信之。不至如古昔之太甚。是我邦之幸也。舊事之記。出於廐戸之手。蓋亦有錯亂事實。以資自便者。不可不察也。

推古天皇　諱額田部。稱豐食炊屋姫。欽明第九女。用明同母妹。母蘇我氏大臣稲目女。敏達天皇皇后。在位三十六年。崩壽七十五。

帝十三年　隋煬帝立

○元年。詔皇太子攝行萬機。蘇我馬子爲大臣如故。

○創四天王寺於難波荒陵。帝信佛法。詔太子及蘇我馬子興隆佛法。於是群臣競造佛寺。○高麗僧慧慈百濟僧慧聰來。大弘佛敎。○八年。新羅侵任那。遣境部臣等。將兵萬餘。討新羅。拔五城。復侵地。○十年。新羅復侵任那。以來目皇子爲征新羅將軍。率兵討新羅。皇子至筑紫病薨。不果行。○十二年正月。始用曆日。賜冠位於群臣。冠六品。曰德仁禮信義智。各有大小。凡十二階。改制朝禮。頒憲法十七條。○十三年。詔皇太子造銅繡丈六佛像各一。高麗獻黃金三百兩。○十五年。遣小禮小野妹子於隋。○十六年夏。隋

帝十八年　即隋煬帝七年。煬帝自將擊高麗

使裴世清與來。○秋。以妹子爲大使。難波雄成爲小使。率學生高向玄理。南淵清安。及僧旻等。與世清俱如隋。○十七年。妹子等至。○二十六年。高麗朝貢獻隋俘。○二十八年。敕皇太子大臣蘇我馬子等。撰天皇紀國記。及臣連伴造國造等百八十部。○二十九年春。皇太子廐戸薨。謚曰聖德太子。所建寺。四天王。法隆法興等。凡十一所。諸臣競倣之。有寺凡四十六所。僧尼凡一千三百八十餘人。

帝廿一年　隋煬帝復伐高麗

「山縣禎曰」先儒或謂我國史稱神祖爲女主者。出於太子豐聰及蘇我馬子之所敍。而以

帝廿六年、唐高祖代隋

此掩其立女主之姦計也。此言亦不爲無謂矣。神祖天照大神。又稱日神。以象日。日者太陽也。而謂之陰神可乎。且夫獨陰不生。何得有子。既無子矣。何得爲祖哉。是以皇嗣忍穗耳之生。其說曖昧。使人不免疑焉。皇子豊聰與蘇我馬子同立炊屋姬以嗣大位。創女主登極。本朝未有之例。又與馬子議撰天皇紀。稱神祖爲女主。二子所爲。當世誰敢非議之。而曰無所私乎其間。我則不能信也。然太子亦聰慧絶倫。自古稱之爲聖德。聖則我不知也。如其制官階。定憲法。作國紀。可謂達治體者矣。後世取法。一代服其博達。亦不易得之才也。

○三十一年。新羅復侵任那。遣大德境部雄麻呂等。將兵伐之。新羅降。○三十二年。置僧正僧都。撿校僧尼不法。○三十四年。大饑。盜賊起。是年。蘇我馬子薨。

帝卅年。即西洋六百二十二年。都兒格立國

帝元年。唐太宗伐突厥

以其子蝦夷爲大臣。帝臨崩。召故皇太子山背王。囑後事。蝦夷矯遺詔。欲立田村皇子。群臣莫敢異議。獨境部摩理勢不可。故殺之。立舒明帝。

舒明天皇　諱田村。稱息長足日廣額。敏達孫。父押坂彥人大兄皇子。母糠手媛。在位十三年。崩。壽四十九。

○三年。百濟王璋使其子豊來質於我。○四年。御田耜等至唐。使高表仁與來。○五年。表仁歸。遣吉士雄麻呂等送至對馬。○九年。蝦夷反。以大仁上毛野形名爲將軍。討平之。○十二年。始定斗升斤兩。

帝元年。即西洋六百四十二年。

皇極天皇　諱天豊財重日足媛。稱寶皇女。敏達曾孫。押坂彥人大兄孫。父曰茅渟王。母吉備媛王。在位四年。禪位皇太弟。

○二年。大臣蘇我蝦夷病。子入鹿代行大臣事。○蘇我入鹿專橫日甚。密謀廢立皇孫山背王。素有威望。入鹿深忌之。乃遣巨勢德太古等。將兵襲斑鳩宮。縱火燬宮。王得間逃匿膽駒山中。其臣爲謀曰。潛赴東國。起兵滅蘇我氏。王曰。吾不欲以一身之故。煩勞萬民。遂不從。既而王出山。還入斑鳩寺。入鹿又遣兵圍之。王使入謂之曰。吾不忍兵爭殺無辜。故以身命賜

帝二年。即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烟閣。

汝主也。竟與子弟妃妾。俱縊而死。山背王。廐戶太子之子也。

永井定宗曰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也。至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哉。當此時。蝦夷入鹿父子相繼。恣權威。無王位。煩勞天下日久矣。以兵討其亂。除其害。使天下安泰可也。而王溺佛氏。行姑息。以身投賊臣。是與以鮮肉投餓虎。培其威力。何以異哉。如山背王。可謂有濟世安民之志。而不知其道者也。

巖垣松苗曰　王聖德太子之子。故爲佛氏之慈。其弊不啻宋襄之仁也。且聖德太子深信佛。而其子遺族滅。佛果不足信也。後世浮屠氏。多作之說者。要皆遁辭耳。

○四年六月。中臣鎌足與中大兄皇子謀。誅蘇我入

帝三年、唐太宗自將擊高麗

鹿。初入鹿既殺山背王。無復顧忌。雙起父子之宅於甘檮岡。稱曰宮門。稱其子曰王子。構柵門於宅外。常使兵士警衛。又起一宅於畝傍山東。築城環池。每出入從兵士。其僭擬如此。時鎌足稱疾退居憂入鹿專橫。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可輔以濟功者。屬心中大兄皇子。一日陪皇子蹴鞠於法興寺樹下。皇子靴偶脫。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由是得親近。然恐數會人生嫌疑。託受學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密謀于路。鎌足乃勸皇子。與蘇我倉山田結婚以爲援。

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綱田。會三韓使至。欲以其進貢之日舉事。及期帝御大極殿。入鹿入侍。中大兄戒衛士。閉諸門。親執長槍立殿側。鎌足持弓矢警衛。匿二劍於貢櫃中。令佐伯子麻呂。與葛城綱田執以斬入鹿。倉山田讀表將盡。鎌足促子麻呂。子麻呂畏縮不發。倉山田手戰聲顫。流汗沾背。入鹿怪問之。對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中大兄恐其失機。徑入斫入鹿。子麻呂等繼進遂殺之。中大兄又遣巨勢德太古討蝦夷。蝦夷悉焚古今圖書珍寶而自殺。

闗義寧曰　馬子既戸殺二皇子。及守屋勝海。終弑天子。而興夷狄之法。擅奸構以壽終于家。當此時。猶無天也。而今觀二子之子孫。族滅而無遺類。則所謂人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者。豈虛言哉。

○天皇傳位於皇弟輕。初帝以中大兄有功。欲傳位。中大兄以告鎌足。鎌足曰。古人殿下之兄。不可越次。輕皇子。殿下之舅也。齒德倶高。不如讓焉以答民望。從之。輕讓於古人。古人固辭。薙髮入吉野。後謀叛死。

孝德天皇　諱輕。稱天萬豐日。皇極同母弟。改元二。曰大化。曰白雉。在位十年。崩。壽五十九。

○大化元年乙巳。始建元。尊先帝曰皇祖尊。立皇姪中大兄爲皇太子。輔政。○罷大連。置左右大臣及內臣。○以阿部倉梯麻呂爲左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爲右大臣。中臣鎌足爲內臣。以高向玄理釋旻爲國博士。○三韓朝貢。百濟攝任那使事。其數有闕。詔卻之。遣人檢察任那國界。○詔左右大臣曰。治國之方。當遵先王之軌轍。爲政之務。在於無失信於民。○詔臣連伴造。問民所患苦。具狀以聞。○八月。設鐘匱於闕。聽有冤枉者投牒撞鐘。○九月。遣使諸國。錄戶

大化二年、即唐太宗貞觀廿年也。新羅人引唐兵及上耳古人致羅馬取族及之阿立山德滅

白雉二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波斯求援於唐、

口詔禁百姓私賣地以杜兼并之路百姓大悅○冬二月遷都難波長柄曰豊碕宮○二年正月宣新制詔曰大夫所使治民重其祿所以爲民前代所置子代民處處屯倉及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在部曲田莊一切罷之賜大夫以上食封官人百姓布帛各有差始修京師每坊置長四坊置令按撿戶口督察奸非置畿內國司郡司關塞斥候防人驛傳造鈴契界山河定郡大中小置大領小領主政主帳定租庸調法造戶籍制班田收授法置里長定田畝罷舊賦役

白雉三年、即西洋六百五十二年、阿剌伯亡波斯、

行租庸調之法○遣使郡國修兵庫○二月高麗任那新羅朝貢○八月定葬制申禁殉死

賴襄曰 國朝之建創於神武開崇神景行而成於應神仁德其後德衰加以雄略武烈之酷虐至敏達用明大權下移姦臣專國微天智王業或幾乎熄矣天智奮宗室之中運謀決機親斃大姦於鞴坐之下即登天位天下所望而退讓遷延替於兩朝非有曠世之度何能如此而裁定制度經緯天地以開萬世之太平盖以武王之烈而兼周公之才稱曰中宗非溢也大凡國朝以簡質治民上下同心國如一人是國勢所以威四外也及通隋氏變質爲文治失其故及至天智百變大定後世莫改大抵取於李唐之制而所以勝於唐氏者曰立吏簡取民蕪是不失我邦固有之美也後王之過於摸倣文縛太甚務於刻剝則不達祖宗立法之意而武門之治民及便之未必不由於此

雖然武治有其簡而無其蕪所以不如王政也盖神武以還國有造縣有首雖盡由朝廷撰而命之或因其舊望世襲其職者往往而然及至天智蕩而廓之盡郡縣之置國司焉考課易置收權朝廷盖天子精撰六十六人之吏以治萬民爲民置吏非爲吏屬民也雖然其後國司有更代而郡大小領乃或以族望爲之及關東用兵有大名小名之目亦其地方豪族多出人丁者而鎌倉創守護地頭用其類充焉終成封建之形而天智之制泯焉是古今之大勢也而貴氏族者由於國俗雖明王之制終莫之能勝歟

山縣禎曰 天皇深崇儒術銳意圖治於是制度大備網紀悉舉本邦之文物於是爲彬彬矣蓋當此時距皇祖千有餘年風氣大開氣運方盛若日之將中是其時也唯義理之學未闢是以雖曰好儒術如其刻千體佛像召僧尼二千餘人於禁中而讀一切經及燃二千七百餘燈有幾乎愚惑者亦義理未明之失也

又曰 世有主太古之簡朴別創一道者其意以爲本邦簡朴之風散而趨華靡淳厚之俗變而流詐偽者是先皇慕漢土文物之失也余謂爲與說者其意善矣然其於天地之理則未達也試以一歲氣運言之春陽生物其初未暢逮盛夏長育之燁燁乎美矣秋冬肅殺之氣至枝枯葉脫而後春意復生是一歲氣候之變化也天地之氣運亦然其初也淳朴未散及風氣漸開淳變朴化而文明光華郁郁乎盛矣盛極而衰禍亂乃生亂極禍稔而後復其治是天地氣運之變化也故治亂盛衰則天地之氣運而人情趣向亦與時推遷是自然之勢也故聖人有通變之道隨時而變化其道不窮矣孝德天智之間實本邦氣運極盛之時也於是乎制禮法興文物燁燁郁郁以稱人情時勢亦氣運之自然也今欲使太古簡朴之風長無變人情趣向常如一則非天地自然之理也

白雉五年唐武氏漸用事

○九月。遣使徵新羅質。罷任那調。○五年三月。殺右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石川麻呂。馬子孫。倉麻呂之子。誅入鹿有功。帝寵異。任右大臣。賜以金策。至是其弟日向譖之太子。太子信之。遂奏于帝。帝乃遣兵圍其第。石川麻呂逃入山田寺自殺。既而太子籍其家。得其所自記。始悟其冤。遂貶日向為太宰帥。

青山延于曰。石川麻呂與藤原鎌足誅入鹿。有大功於王室。有罪猶宜宥之。況其無罪乎。而一旦信讒。戮及無辜。帝之於石川麻呂。何其慘歟。少忍也。既悟日向之讒。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而罪僅止貶竄。帝於是乎失刑也。

帝元年。阿剌伯王被害。國大亂。

○白雉二年秋。新羅入貢。郤之。以使者著唐冠也。○五年春。以大錦上高向玄理等為遣唐使。○十月。天皇崩。先是皇太子奏請遷倭京。未許。太子奉皇祖母尊移居焉。公卿多從。帝不樂。欲弃位。造宮山碕。未成。會病遂崩。帝為人柔仁。屢降恩赦。好儒崇佛。不重神道。伐生國魂神社樹。

齊明天皇重祚。在位七年。崩。壽六十八。

○元年乙卯春正月。天皇再即位于飛鳥板蓋宮。○中大兄為皇太子。巨勢德太古為左大臣。中臣鎌足為

五年。阿剌伯王被剌殂。

內大臣如故。○四年。越守阿部比羅夫率舟師百八十艘。伐蝦夷。降之。置渟代津輕二郡領。又伐肅慎。獻羆熊皮。○十月。有間皇子謀反。伏誅。有間孝德皇子。初有間蓄異志。以帝好興造。士民怨讟。勸帝幸紀伊溫泉。因欲起亂。蘇我赤兄留守。執有間送行宮。乃賜死。其黨與伏誅。○五年。再伐蝦夷。置後方羊蹄郡領。○六年。新羅借唐兵滅百濟。百濟佐平鬼室福信遣使獻唐俘。請迎其王子餘豐為主。詔許之。○十二月。帝幸難波宮。詔救百濟。令駿河國造船艦。○七年正

壬戌年。羅馬王親伐意太利。

月。車駕至筑紫居朝倉宮。○七月。天皇崩于朝倉宮。皇太子奉梓宮還難波。

贊曰。女主臨馭。昉於推古。而復位肇於皇極。後世上諡以分前後。蓋出於一時之議。而非萬世之通制也。

山縣禎曰。孝德崩。而皇太子在。宜嗣位焉。而皇極再踐祚。何貪勢位之甚也。晚年窮極土木。得狂心渠之誚。宜矣。而後世上諡。一帝有二諡。亦何義耶。死而後制諡。何得有二焉。蓋議者之過也。

天智天皇諱中大兄。初稱葛城皇子。舒明長子。母皇極齊明。服喪稱制六年。即位四年。崩。壽五十八。

丙寅歲唐遣李勣伐高麗

○壬戌歲。春正月。皇太子素服制軍國事。○癸亥八月。新羅滅百濟。初帝使大山下狹井檳榔小山下朴市秦田來津帥兵五千餘護送百濟王子豐及其叔父忠勝等俾歸國。又使大將軍阿曇比羅夫等率舟師一百艘救之。立豐為王。既而豐疑福信有貳收殺之。新羅聞豐殺福信來圍州柔。唐將劉仁軌列船于白村江。我軍與唐兵戰敗績。朴市秦田來津死之。豐奔高麗。百濟遂滅。諸將班師。○甲子歲。春改增冠位為二十六階。○冬。與築紫水城。置防烽壹岐對馬等

帝元年即西暦六百六十八年羅馬十敗我

處。○乙丑歲。春追贈鬼室福信小錦下。分處百濟投化民鬼室集斯等男女二千餘口於東國。給復十年。○是歲唐使劉德高來修好。○丙寅歲。秋大水。免租調。○丁卯歲。三月。遷都近江滋賀。○十一月。城高安大和屋島讃岐金田對馬○元年戊辰春正月。天皇即位。帝性至孝。殯先帝六年。至是登祚。○秋越國獻燃土然水。○三韓入貢。是歲唐滅高麗。○二年十月。中臣鎌足有疾。帝親臨其第問病。且問所欲言。鎌足曰。臣不敏復何言。生而無勞於國。唯願死而薄葬。尋賜姓藤原。

帝十年天古同始用布築室

授大織冠。拜內大臣。是月鎌足薨。鎌足為人忠亮知無不言。制禮儀定律令。皆出其手。及薨帝尤悼惜臨弔賻。

永井定宗曰。內大臣歷事孝德齊明天智三朝。而不貳。討入鹿之逆而安社稷。制官階定禮儀。三朝善政多賴大臣之功也。然大臣以為未足盡臣職。遺奏薄葬。嗚呼自古人臣有微功則誇其功挾其勞無君為亂者多矣。故曰。小人有非常之功者。國不幸也。今大臣功冠群臣。猶以為未足可謂知臣道者矣。

山縣禎曰。大織冠功蓋一世。誰敢與之比者。而謙抑挹損常不自足焉。宜貽福於後嗣。子孫蕃衍昌大與皇室比隆而萬世無窮也。

帝時河判伯兵圍羅馬都城凡七年而未下

○是歲遣小錦中河內鯨等於唐。徙百濟佐平餘自信佐平鬼室集斯等男女七百餘口於近江蒲生郡。唐使郭務悰等來。○三年正月。制朝廷禮儀及行路相避之禮。○二月。造戶籍糺斷盜賊浮浪。○築長門及筑紫城。○是歲造水碓治鐵。○四年正月。以大友皇子為太政大臣。蘇我赤兄為左大臣。中臣金為右大臣。蘇我果安臣勢人紀大人為御史大夫。置太政大臣御史大夫始此。○頒冠位法度。○四月。始置漏刻擊鐘鼓以警時。帝為太子時。親製漏刻。至是置之

新臺。○六月。百濟新羅朝貢。○九月。天皇不豫。至十月疾甚。使蘇我安麻呂召皇弟大海人。欲傳位。安麻呂心知帝愛大友。大友因有自立心。因私大海人曰。今日答顧命。宜有意也。大海人領之。乃入帝屬以後事。辭以病。請出家。聽之。退入省中佛殿。踞胡床。剃髮。詔賜袈裟。遂入吉野。立皇子大友為皇太子。十一月。左大臣赤兄等五人奉皇太子。盟西殿。再盟帝前。十二月帝崩。

青山延于曰　考扶桑略記水鏡。帝騎馬至山科。入林中。莫知所之。後獲遺履。瘞之。即就起陵云。按日本紀於天智天武紀。多隱諱之言。事實難得而考。蓋帝之崩。有非常之變。而舊史所不載。今不可得而考。

○帝嘗作行宮於筑前上座郡朝倉村。木不斲。務從質樸。時人號曰木丸殿。帝為之歌。後世傳為歌曲。帝好學能文。明智治體。興學校。制典禮。憲章文物粲然可觀。規摹宏遠。振古未有云。

青山延于曰　帝以不世出之姿。誅逆臣。平國難。救社稷之將顚。創學校。制禮義。垂典刑於將來。觀其任用鎌足。終始不疑。君臣遭遇。雖漢照烈之於諸葛亮。蔑以過也。武能戡亂。文能致治。自非英明之主。安能臻此哉。後世以帝為中興之祖。良有以也。

贊曰　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威。專恣日久。勢將不利于社稷。帝職告子弟。乃擇賢智之人。協心合謀。不動聲色。而手殲大憝翻座之側。其功固盛矣。而其威亦將有震主者焉。然天祿之臻。眇乎不省。一則推年長有德之輕皇子懿。再則奉親生至尊之皇極帝。歷兩朝十有餘年。而容與儲宮。若將終身。母帝殂。猶尚素服稱制。殯六年而登祚。是其至孝篤讓。得乎聖賢者如此。其美矣。有若虛。成而無跡。推其無所利之心。雖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不多讓焉。

國史評林卷一終

唐高宗咸亨三年、西曆六百七十二年

國史評林卷二

羽山尚德編次
龜谷　行刪定

弘文天皇諱大友。初稱伊賀皇子。天智長子。母宅子娘。伊賀采女。在位九月。崩年二十五

○元年壬申六月。大海人皇子。稱兵于吉野。先是朴井雄君來告皇子曰。朝廷敕美濃尾張國司差山陵役夫。令各執兵。臣以為非唯為山陵。必有事矣。若不早

此時西洋有羅馬、意太利、日耳曼、[illegible]蘭、西班牙、[illegible]利西亞、阿剌伯、阿非利加、印度諸國。

圖。噬臍無及也。又有人告曰。近江京至倭京。多置斥候。命菟道守橋者。遮留吉野舍人運私糧者。皇子令人察之。果然。乃怒曰。吾之所以遁世者。本圖全身事勢。既然。吾豈坐取亡乎。即遣其將村國男依、和珥部君手等於美濃。差發兵衆。使大分惠尺等乞驛鈴於倭留守司高坂王。高坂王不聽。於是皇子東行。使伊勢國司三宅石牀等率兵五百塞鈴鹿山道。京師大震。或進策曰。急發驍騎追躡其後。若遲緩則失事機。帝不聽。帝分遣使諸國發兵入援。穗積百足等與和京留守高坂王軍。和京西發兵庫。輸甲仗于近江。百足為吹負所誘殺。高坂王叛降吉野。高安城陷。○七月。朝廷遣壹岐韓國。大野果安拒吹負。戰於乃樂山。破之。遣山部王與蘇我果安、巨勢人進向不破。諸將不協相殺。軍潰。大海人遣伊勢兵助吹負。與男依三道並進。韓國敗走。境部藥、秦友足與男依戰。敗皆死之。吹負男依等合軍進至瀨田。帝悉衆軍橋西。官軍前鋒知尊撤橋拒之。不利。知尊死之。犬養五十君、谷鹽手等戰粟津死之。諸大臣皆逃。獨物部麻呂等從

帝。帝崩于近江長等山前。帝多文藝。頗以此驕人。人不樂附。藤原鎌足其舅也。屢以為言。不悛。遂及。○八月。大海人議朝臣罪狀。斬中臣金。流蘇我赤兄、巨勢人等。其餘悉赦不問。○九月。至大和居島宮。論功行賞。

安積覺曰　天武帝背天智之盟。而虐取大友之天下。傳祚數世。至孝謙帝。而天武之統絕矣。光仁帝以諸王登極。方得復天智之統。自天智至光仁。實十一世矣。蓋天智中興良主。三善清行稱之為中宗。以配太祖神武天皇。使之絕而無亂。則為善者沮矣。天定亦能勝人。其理固不爽也。

山縣禎曰　天智帝之名皇弟而屬後事也。固辭而讓皇子大友。自請為僧而遁吉野。於是而

立大友為皇太子。帝崩。太子承後。則太子君也。皇弟臣也。而舉兵而敵朝廷。則逆矣。其言曰。朝廷群臣將圖我。吾豈坐待亡哉。向使皇弟之辭讓出乎忠誠。而無迹之可疑。則誰敢圖之哉。其退吉野。人或曰翼虎放之也。其在吉野。留從臣數人。而與之居。蓋有不逞之心。見乎幾微者。是以朝廷群臣亦疑而備之也。皇弟若實無貳心。則單身詣闕明其赤心可也。不然則愈益遠遯滅迹而已矣。舉兵而向闕。焉能免為逆乎哉。

黒川真頼曰　書記不以天皇大友列皇統。承天智以天武。遂致後人之惑矣。案大友之列皇統。不復容疑也。舍人親王脩書記。諸以大友列皇統。後人反諱之。遂改刪書記。使當年之事晦於後世也。何以言之。書記天武天皇記二年下有是歳也大歳癸酉之語。案大歳指紀元之歳。則癸酉之為天武元年明矣。今係之二年下者。是後之改刪書記者。偶忘刪大歳字。乃遺此破綻也。又近年修泰艮蘇鄕塔。有偶得其塔擦銘者。其文有曰。維清原宮馭宇天皇即位八年庚辰之歳建子之月。以中宮不悆。創此伽藍。案清原宮馭宇天皇指天武。則庚辰之歳當曰即位九年。而此文不曰九年而曰八年。乃知壬申之歳為大友元年。不容疑也。

天武天皇　諱天渟中原瀛真人。小名大海人。天智同母弟。在位十四年。改元一曰朱鳥。崩壽六十五。

○二年甲戌。是歳。對馬貢白金。造銀錢。○九年二月。詔定律令。○立草壁皇子為皇太子。○三月。詔川島皇子忍壁皇子大錦下上毛野三千等。撰帝紀及上古以來事。○四月。定親王至庶人服色制度。○十年擬官者。雖有行能。氏族不明者。不得中撰。○十一年二月。詔大津皇子聽朝政。○八月。大伴吹負卒。吹負智略絶人。帝之得天下。其功居多。○十二年四月。令親王及諸臣官無文武。務習軍事。具兵馬器械。有馬者為騎。無者為卒。以時檢閲。闕者有罰。○十月。分臣民氏族為八等。

西洋六百七十七年。阿刺伯与東羅馬講和納貢

頼襄曰　天武之於天智。猶宋太宗之於太祖。而其於大友也。猶明成祖之於建文也。凡書記所錄。以子書父。必有隱而不諱。以曲為直者。不可盡信已。吾特怪天智不早定儲貳。使太弟與太子分位疑似。所以速壬申之禍耶。雖然。以大智之智。豈有不慮此察之事情。有難言者矣。蓋天武之與天智同為皇極之所出。烏知無有如杜太后之使兄弟相及者哉。在天智之時。有幸必從。有大斯令必使須異日。以皇子知太政。其久蠲中外之望者可知也。唯然是以難於立年少之大友。及大友年二十四矣。乃以為太政大臣。蓋欲待其名望足敵太弟。然後立為太子。而不圖其機不豫也。則不能不召太弟屬後事。而諸臣已知其旨。所以藉我安私。戒太弟。大弟有披剃之請。其無獨影斧聲之僞者幸也。大友已立為太子。數與大臣詛盟。而其防備太弟周矣。然適足以迫其起。而決機赴會。每為所先制。眞建文之類耳。太弟之南。已有故亮之目。迫亦起。不迫亦起。然因其迫。以激衆心。如不得已者。扼其吭附其背。其敏兵機。不啻過燕棣。而及難定。獨斬大臣數人。不問其餘。則非永樂瓜蔓抄之比。宜予能纘天智之緒。不失天下之望也。至修明前制。用心武備。令親王諸臣官無文武。務習軍事。如逆睹後世文武分途。國尊偏枯之弊首。嗚呼。是天武所為武也歟。

高宗[illegible]酉 [illegible]

持統天皇 諱高天原廣野姬。小字鸕野。天智第三女。母蘇我遠智娘。右大臣山田石川麻呂女。配天武。奉皇太子稱制三年。太子薨。在位八年。禪位皇太孫。後五年崩。壽五十八。

○天武帝之稱兵也。帝常從行間。與定謀議。及天武崩。臨朝稱制。○大津皇子謀反伏誅。皇子爲天智帝所鍾愛。幼而善屬文。卑身下士。人多歸之。時有新羅僧行心。相大津曰。皇子骨法非常。難久居下位。因勸作逆。至是謀反事覺。皇后收之賜死。

松林漱曰　天武帝崩未幾。大津皇子謀反賜死。松林子曰。皇子之罪固不容於死。然其至此也。蓋必有啓之者矣。曰誰啓之。史稱新羅僧行心相皇子曰。皇子骨法非常。由是竊蓄異志。夫擧兵大事也。豈區區一浮屠之言所能決哉。因一浮屠之言決焉。亦將取決於婦女之言乎。因婦女子之言而決天下之大事。雖至駭者猶且不爲。而謂皇子爲之耶。且夫擧兵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設使人止之曰擧兵不利。則亦將從而止乎。必不然也。非口舌所得而止。則知非口舌所得而勸也。然則天武啓之而已矣。蓋太子之與聞國政。自古有之。太子者將往代君以撫萬民者也。故所以使之習萬機而亦以養臣民之望也。如推古之於上宮太子是已。天武之於皇子。以爲太子耶。則草壁在焉。以爲庶子耶。則何爲使之預政也。皇子果可使預政。其他諸皇子亦皆可使預政乎。非太子而與聞國政。是手研耳命之所以謀[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鑒焉。嘗深思之。皇子相從天武於流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天武之鍾愛特異他子。而太子已有[illegible][illegible]焉。[illegible]使之與聞國政。以隆其寵耳。殊不知其[illegible]之適所以禍之也。吾故曰。使之無奪嫡之心。則雖有百行。心固不能動其心。使之有奪嫡之心。則雖無一行。[illegible]亦必反矣。而其奪嫡之心。則天武實啓之。且夫手研耳命之聽政也。在神武既崩之後。則非神武所得而知。而皇子之聽政也。在天武在位之日。則其反也。天武固不得辭其責。而皇子之罪。豈待言哉。

○二年。正月。賜京師民高年及篤癃貧困者絁綿有差。○三年。夏旱。復諸國今年調賦之半。○四年四月。皇太子草壁薨。是月新羅使來弔。責其無禮。却貢獻。○六月。頒新令二十二卷於諸司。○閏八月。點諸國正丁四分爲兵。以時訓閱。○元年。庚寅正月。皇后即位。帝稱制四年。至是登祚。○二年。正月。始置女官。賜皇女內親王授命婦位階。○夏自四月至六月雨。○三

是時唐武后改國号曰周。以殺唐宗室。

年。春。先是數幸近畿。至是又欲遊幸。中納言直大貳三輪高市(タカチ)上表切諫其妨農時。三月。又伏闕免冠切諫。皆不納。高市辭官。高市壬申之亂。從天武有功。好學善詩。世稱之。至是辭官。○免車駕所過諸國調役。賜國造冠位。○閏五月大水。遣使稟貸遭災諸國。弛山林川澤禁。○四年。三月。詔諸國勸植桑苧梨栗蕪菁。○十二月。遣陣法博士講武諸國。○五年。三月。置鑄錢司。○八年二月。立皇孫珂瑠(カル)爲皇太子。時議儲群臣各有所主。久不決。葛野(カドノ)王進奏曰。皇朝之典。子

孫相承。若兄弟相及。亂之端也。有先太子之子珂瑠王在。誰敢問焉。弓削皇子欲有言。葛野叱之。議遂定。葛野。帝大友子也。

藤井臧曰 葛野王其知禮乎。專衛君[illegible]嫡以廢之義。昔者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腯而立衍。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葛野[illegible]義。故斷然請立珂瑠。非知禮者乎。又於宋杜太后遺命太祖舍其子而立晉王光義。[illegible]以爲太祖誤矣。我持統太后則異於是。[illegible]衆議而能察其是非。定皇嗣而不惑於嫡庶[illegible]矣。夫定國本莫先於明嫡庶之分。分明則絕覬覦之路。杜僭或之源。使大佞巧之姦無起不軌之念。國其下寧乎。若夫擇賢相傳而不拘嫡庶。則或有矣。

帝元年即西洋六百九十七年羅馬紀

文武天皇 小名珂瑠。草壁太子子。母元明。在位十一年。改元二。曰大寶。慶雲。崩壽二十五。

○元年丁丑 詔絕諸國今年田租雜徭及庸之半。優恤高年。○二年七月。始定碁法。禁游手博戲民。○三年五月。流役小角於伊豆島。小角大和人。性敏悟。通釋典。善咒術。年三十二。棄家入葛木。絕粒食。韓國廣足師事之。後害其能。誣以妖妄惑衆。至是竟見配流。○七月。多褹夜久菴美度感人來貢方物。度感島始通。○四年六月。敕淨大參忍壁親王。直廣壹藤原不比等。選定律令。不比等。鎌足之子也。○大寶元年正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百官朝賀。蕃客陪位。朝廷禮儀大備。○二月。釋奠于大學寮。

贊曰 方帝之時。淳朴未散。而文明漸開。譬猶春化之新。數陽曦之將中。釋奠於國學。興隆儒教。大寶元會之儀。文物大備。而帝徽柔懿恭。恩信被於下民。溥海內外。無有所虞。蓋其至治極盛之時歟。此雖由帝天資之美。而亦政教學術之力也。

永井定宗曰 應神之世。直岐王仁二子。始傳經典。蓋本邦之儒祖也。而未有釋奠。今帝始祀孔子。於是天下知重儒道。後世不缺此禮。帝之於名教。其功偉哉。

○三月。對馬貢金。因改元。○四月。始講新令。使諸王

是時突厥漸強侵唐

百官就習之。改制官名位號服色。停賜位冠。易以位記。親王自一品至四品。諸王群臣自一位至八位。各有正從。第九位曰初位。有大少。四位以上又有上下。總三十等。○二年。頒新律度量。○六月。以粟田真人爲遣唐執節使。真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唐廷稱之。○十月。頒律令於天下。○是月。詔旌奕世孝順者門閭。舉戶給復。○是歲。始開岐蘇山道。○三年正月。以三品忍壁親王知太政官事。列左右大臣上。

賴襄曰 國朝初有大臣。尋置大連。並聞軍國之政。蓋分其權。使無偏重也。蘇我氏以外戚爲

大臣擅政而物部氏官大連與之抗爭物部氏敗而蘇我氏至行弑逆則權不分爾其後既戶與中大兄並以太子管朝政多經年所大友與高市並以皇子爲太政大臣爲日淺其不禁權於人臣其意一也及至文武乃定知太政官事之目以親王爲之位在左右大臣之上自是其後皆德宗室更膺其任以至於聖武之初所謂明綱紀之畢張無有權姦懷擅之事當是時謝前祖宗之意立爲至當之制可爲後世法者夫太政大臣之名見於大友高市前後無蓋以爲定國儲之漸耳非可常置之官也何則人臣夾輔天子不可專管太政人臣而管太政是毫天子也故特爲之親王而不敢立名事而知太政官事如曰是諸王也而與知之稱而已非實任其官也實任其官者則有左右大臣仍分之也而其下有辨官有納言有外記判官體統相屬管轄而上而天子臨決焉所以尊人主之勢而防權柄之下移也人主不深察於此以藤原不比等之權爲外舅欲寵以太政

大臣辛而不敢拜是猶唐朝臣之不敢拜尚書令以避太宗舊銜也如孝謙之於僧道鏡不論可矣至文德以授藤原良房其後爲帝舅者相繼獲其任居之不疑然後祖宗之制一變矣再變而至武門平氏有上將保此官者世以爲罕事以爲是非藤原氏不拜者不知藤原氏之拜已非古也噫世變至此可勝浩歎哉

○七月詔以年穀不登災異頻見減京畿及太宰府管內調半免諸道庸○詔五位以上舉賢良方正士

○十二月葬持統天皇始火葬

[滑山延子曰] 夫喪親之終孝子之所盡心也故聖人爲之衣衾爲之棺槨殯斂之葬埋以致之祭祀之禮事亡如事存所以教爲子者盡心也自佛法東流以後始有火葬之事雖天子之尊歷世行之況庶人乎夫生而事之死而焚之是刑其屍也有人子之心者安忍刑父母之屍哉然流俗相承恬不知怪以謂爲其親滅罪甚哉其惑也

[山縣禎曰] 先是僧道照死而火葬是始作俑者也當此時世人滔滔信佛不敢知其非以文武之賢明猶爲之而在廷大臣亦莫敢諫若嗚呼以萬乘至尊死而焚其屍誠可慘矣亦信佛之禍也

○慶雲元年五月改元賑給高年癃疾免壬寅歲以前逋稅○六月詔諸國兵士別分爲十番每番教習十日令條之外勿與雜役○是歲始停百官跪伏之禮○二年旱大赦免諸國調半○三年三月詔禁百

官有祿者勿爭民利多占山澤侵蝕疆界○四年六月天皇崩遺詔舉哀三日周月除服○七月群臣奉遺詔請天智帝皇女阿閉即天皇位○帝天資寬仁博涉經史最善射藝帝用心政事定律令制朝儀文物典章至帝大備云

元明天皇（小名阿閉天智第四女母蘇我嬪娘配草壁太子生元正文武在位八年）（改元一曰和銅禪位元正後六年崩壽六十一）

和銅二年己酉春陸奧越後蝦夷叛以左大辨巨勢麻呂爲鎮東將軍民部大輔佐伯石湯爲征狄將軍

帝和銅六年卽唐玄宗開元元年

分道討之。○八月。改製銅錢。文曰和銅開珍。○三年。三月。遷都平城。置左右京坊。○五年。正月。正五位上太安麻呂撰古事記成。奏上。○夏。先是。詔貸諸國大稅三年。勿收其利。至是。又詔前賑貸者。本爲濟百姓窮乏。令國郡司及里長等。因緣爲姦利者。以重罪論。○秋。稔。大赦。免諸國田租。畿内調。○九月。太政官奏。陸奧曠僻。蝦夷易叛。請割其地十二郡。爲出羽國。置主宰。○六年。四月。割丹波五郡。置丹後國。割備前六郡。置美作國。割日向四郡。置大隅國。是歲。詔諸國。作風土記。○八年。七月。知太政官事一品穗積親王薨。○九月。帝傳位于氷高内親王。

元正天皇　諱氷高。一名新家。文武姊。在位十年。改元二。曰靈龜。養老。禪位皇太子。後二十四年。崩。壽六十九。

○靈龜元年。十月。詔戒諸國司。教民兼耕陸田。種禾麥雜穀。不專趣水澤之種。○二年。八月。以多治比縣守等。爲遣唐使。下道眞備。阿部仲麻呂。僧玄昉等。入唐留學。○養老元年。四月。詔禁民恣髡首道服者。及僧尼巫咒妖惑百姓。逐僧行基及其徒弟。○是歲。行

養老元年卽西洋七百十七年阿剌[illegible][illegible]羅馬[illegible]并都城

幸美濃。得醴泉。大赦。旌孝義。改元。○二年。夏。筑後守道首名卒。道首名。爲筑後守。攝肥後事。勸課耕種。多興陂池。及卒。百姓祠之。○三年。二月。始令天下百姓右衽。職事主典已上執笏。○七月。始置按察使。巡省諸國。○十二月。始定婦女服制。○四年。正月。遣渡島津輕津司等於靺鞨國。觀其風俗。靺鞨古肅愼之地。在去陸奧宮城郡治可三千里。土地極寒。不宜水田。和銅六年。渤海大祚榮受唐爵命。爲渤海郡王。盡并肅愼高麗。自是。去靺鞨號。專號渤海云。○五月。先是。

養老四年西班牙來侵擊退之

敕舍人親王撰日本書紀。至是成。奏上。○八月。右大臣藤原不比等薨。不比等。内大臣鎌足子。歷事四朝。文武娶其女。及薨。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至聖武時。追封近江。曰淡海公。四子武智稱南家。房前稱北家。宇合爲式部大夫。稱式家。麻呂爲左京大夫。稱京家。○以舍人親王知太政官事。新田部親王知五衛及授刀舍人事。○是歲。隼人蝦夷並叛。殺大隅守陸奧按察使。遣朝臣討平之。○四年。漆部司令史丈部石勝。坐盜司漆當流。其子祖九年十二。安頭九歲。乙九七

歲。詣闕請曰。父石勝家貧。爲養兒輩。盜司漆。因得罪。今將投遠方。冒死伏請。我等三人。沒爲官奴。贖父罪。帝感其孝志。特命釋石勝。

藤井臧曰。幼而智過人者。晉王戎。漢黃琬。唐孔穎達。王勃之類。自古爲不尠也。然至孝動人。如後漢長孫慮輩。則固不易得矣。能使其父免嚴刑。兄弟不轉溝壑。我丈部氏之子。其庶幾乎。三兒皆同。可以觀氣類矣。

山縣禎曰。赦有罪者。非善政。古人譏之矣。然如釋父之罪。以褒賞其子之孝節。亦足以風勵一世之民俗。則察其實情。而時爲之可矣。丈部氏之三兒幼弱。欲沒身以贖父罪。其至性最可愍也。況其罪非大辟極刑乎。

○五年二月。以比年凶饑多軍興。詔求直言。公卿各上意見。免陸奧筑紫今年調庸。死事者給復二年。免畿內調。七道役。○六年秋。詔以今夏無雨。苗稼不登。諸國司勸課百姓。種晩禾大小蕎麥。爲諸備。免七道今年田租。○七年四月。大政官奏。民戶漸多。田地窄狹。勸課諸國。闢田疇。制可。發役所須。皆借官物。給粮食。令各國郡司督役。得良田一百萬町。○是歲。有司奏言。諸國罪人。准法當流以上者。總四十一人。詔並赦之。

頼襄曰。天智畫一之政。天武以還。經於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而莫之或更。率由其舊。而偕修治之。課牧宰。禁姦利。通言語。明軍政。正度量權律令。其記於策者。班班然可按也。而其大旨在於保民而已矣。民之於君。猶水之於魚。土之於木也。有此則活。無此則死。故保民乃所以自保也。國朝之定租税。已輕於二十取一矣。而列朝之政。有水必減。有旱必蠲。有疾疫興作軍旅。必給復之。其逋租積欠在十數年之前者。時出令除免之。懃懇如此者。不徒垂恩以結其心也。不如此。則民力薄。民力薄。則國本弱。欲強其本者。必培而沃之。猶恐其或蹙。有根斯有秋。有民斯有君。列聖之所爲。亦察於此爾。後世則不然。以爲君本也。民末也。務拮克之。浚其膏血。以自殖。輔其欲者。謂之能吏。所責難而捷。以求應副。流亡歲多。田土歲蕪。補目前之外合。而損後日之億萬。國以貧弱。至不能自保。則誰之咎歟。故曰。君之保民。所以自保也。抑雖後世之君。非不欲保民也。無奈國用不足也。故欲保民者。必自

儉。不特自儉也。以此率人。所以上下俱給也。節略

養老五年法蘭西伐西班牙之沙蘭生人。殺三十五万人

○八年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贊曰。文武臨崩。聖武尚幼。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請元明攝行萬機。至和銅末。聖武立爲皇太子。年既長矣。宜傳天位。而詔旨謂年齡幼穉。未堪負荷大業。廼禪位於元正。逮皇太子親庶政。然後元正傳之。皆出於天理之公。而非有一毫之私其意。以爲君者民之司牧也。豈可使幼弱任主莅其職哉。其公天下之心。無可疑。故能致雍熙之化。度越推古持統之治。上之所以仁漸義摩。下之所以家給戶足。凡在人主。皆所難能。而母憐之德。君臨之業。可謂偉矣。元正帝受元明之禪。弗敢逸豫。宵衣旰食。悉心民。瀕飢則賑之。疫則蠲之。免調免役。以至免天下之租。而惠鮮鰥寡。表旌孝義。每有災異。戒愼恐懼。以求直言極諫。嘉謨美績。史不絕書。蓋一代之良主也。凡元明元正二帝。內行端潔。至

誠測。但和煦及物。恭儉仁恕。出於天性。既富既庶。四海乂安。用能致郅隆之治。雖謂之女中堯舜可也。後之人主。能體二帝憂勤之心。則大日靈貴照臨宇宙之德。亘萬世而無虧矣。

山縣禎曰 託孤寄命。如伊尹周公則可矣。若附託非其人。則權歸大臣。威福一去。君而竟難復也。自古姦臣專威權者。皆欲立幼主。以其利於已也。故君死孤幼之際。誠可慮之時也。文武崩時。太子幼弱。是以隨推古皇極之例。遺詔請母后踐祚。元明帝亦以太子尚幼。傳位於元正。帝皆擇賢以讓位。以固皇基。蓋庶乎得時之權者歟。但文武以子禪位於母。其事不順。不如直傳諸元正之愈矣。

聖武天皇

諱首。文武子。母夫人藤原氏。右大臣不比等女。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三。曰神龜。曰天平。曰天平勝寶。禪位皇太子。後七年崩。壽五十六。

神龜二年。即西洋七百廿五年。阿剌伯與羅馬戰不克。

○神龜元年甲子四月。陸奧蝦夷叛。詔以式部卿藤原宇合為持節大將軍。討之。令阪東九國兵三萬教習騎射。○五月。以小野牛養為鎮狄將軍。鎮撫出羽。○十月。遊幸紀伊明光浦。○十一月。大政官奏。京師士民板屋草舍。難營易破。請五位以上及庶人力堪營辨者。以瓦葺塗丹堊。奏可。是月。宇合等還。○是歲。鎮守將軍大野東人築多賀城。以備邊寇。○四年二月。聚僧尼九百於中宮。讀金剛經。禳災異。太上天皇好佛。先是以災異屢見。度僧三千人。令京師諸寺轉經

神龜四年。阿剌伯與法蘭西戰敗績。

七日。尋以上皇病。又度三千人。○五年。渤海王大武藝遣使來聘。武藝祚榮子也。○天平元年二月。殺左大臣長屋王。先是。漆部造中臣宮處東人誣告王謀不軌。遣兵圍其第。又使舍人親王及藤原武智麻呂等窮問。賜自盡。王高市皇子之子。好學善詩。一時名流多遊其門。至是遘讒而死。時人寃之。○三年三月。太政官奏。大學生徒學業庸淺。不能成達。實由窮困。請選性識聰慧藝業優長者。給衣食以勸誘之。又諸蕃異域風俗不同。若無譯語。難以通事。令粟田馬養

天平四年。阿剌伯大擧伐法蘭西。又不克。

播磨乙安等。各教弟子。專習漢語。並許之。○四月。詔改天下婦女衣服。用新樣。○始置皇后宮職施藥院。○八月。詔安藝周防民造妖祠。死魂及京左山原人妖言聚徒。多至萬人。首斬次流。○三年八月。以藤原宇合藤原麻呂多治比縣守大伴道足等為參議。○十一月。始置畿內總管諸道鎮撫使。○四年五月。新羅入貢。因請朝貢年期。詔許三年一朝貢。○八月。遣多治比廣成中臣名代于唐。○五年。救諸國以去年旱。貸大稅。○六年。鎮守將軍藤原朝獦修築多賀城。

天平六年阿刺伯伐羅馬

立石記道程里數○七年二月新羅入貢以新羅私改國號責却其使○三月遣唐大使多治比廣成還自唐○十一月知太政官事一品舍人親王薨親王天武皇子也○是歲自夏至冬天下患豌豆瘡夭死者多○八年二月遣阿倍繼麻呂于新羅○七月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還自唐○九年二月遣新羅使還奏新羅失禮不受使命於是召群臣上意見○三月詔每國造佛像三軀寫大般若經一部始置國分寺諸國○七月以右大臣藤原武智麻呂為左大臣是

天平十八年阿刺伯亂

日薨○九月停筑紫防人大寶制遣諸國兵士以戍邊塞謂之防人至是停筑紫防人還於本鄉差筑紫人令戍壹岐對馬○以鈴鹿王知太政官事○十二月改大倭國為大養德國○十年正月立阿倍內親王為皇太子以大納言橘諸兄為右大臣諸兄難波皇子曾孫初為諸王後賜姓橘宿禰○十二年冬太宰少貳藤原廣嗣請誅僧玄昉下道眞備因舉兵入犯遣大野東人將兵伐破之斬廣嗣先是玄昉有寵於大后還自唐詔賜紫袈裟為僧正居之內道場又

有寵於皇后眞備為中宮亮不敢言廣嗣為大和守奏劾玄昉帝不納納玄昉請奏使廣嗣外任廣嗣妻有色玄昉欲姦之不可書告廣嗣廣嗣乃上表指斥時政之失及玄昉眞備之姦朝議以為謀反發五道兵一萬七千伐之廣嗣至板櫃河縛筏欲濟官軍先鋒佐伯常人發弩拒之呼曰廣嗣反逆黨者族誅廣嗣下馬拜曰廣嗣非敢反請誅姦臣耳常人曰矯官符發兵非反而何廣嗣不能對上馬退其衆遂潰廣嗣欲航海逃風逆還至肥前被捕斬及其弟綱手後

七年玄昉死世以為廣嗣祟勝寶初眞備謫肥前祭廣嗣墓因為立祠謂之鏡廟

松林漸曰　有人焉獲寵於上驕放專恣無所忌憚自群卿百寮皆束手縮頸依違附和莫敢或忤方是時觸人主之怒犯群臣之議上疏彈劾以挫彼驕傲之心而振作天下之氣是果有才識者能之耶曰否有口辯者能之耶曰否惟有氣節者能之特其失也流為過激故其迹往往陷於不義而不自知也使世有人耶吾不敢焉若世無人也則吾不得不取焉藤原廣嗣者氣節男子也廣嗣死而聖武之朝無人矣世或以其因妻事而怒議廣嗣果如其言不猶愈其不怒于彼玄昉何人皇后醜聲聞外而天子猶且不問何況他人使之非廣嗣豈敢加怒於玄昉哉況廣嗣之上疏在未赴任之前而玄昉之欲奸其妻在赴任之後是何闕妻事且欲奸其妻者非玄昉乎廣嗣何為不

獨惡玄昉。而并惡眞備也。蓋玄昉濁亂宮闈。而眞備爲儒臣。非獨不能正朝廷。顧乃巽奥阿諛以取容。廣嗣固惡之矣。故上疏請斥之者。再苟利國家。裂肝碎首而不悔。是廣嗣之志也。而帝不少悟。故其舉兵欲以清君側之惡。固亦出於過激之餘焉耳。而要豈人臣道哉。爾朱榮之起兵。以清君側爲名。朱全忠之犯都。以誅宮官爲名。廣嗣之於二人。雖其心有異。而其迹未始不同。人見其同。而不見其異也。誰知邪正之分。廣嗣之疏。引朱雲爲言。蓋亦自比也。曾不聞乎朱雲請斬小人張禹。至叩頭流血。而猶不已。又至折檻。人臣之道。請之而不聽。則以死請之而已矣。抑浮屠之依內寵。專權勢者。前有玄昉。後有道鏡。玄昉雖專。未至道鏡之甚也。當時非無士大夫。乃甘爲之役。其無氣節如此。設使廣嗣居道鏡之時。其爲和氣清麻呂。未可知。而以眞備之媚事道鏡。其媚事玄昉者。亦可知已。故觀於廣嗣。未足以知廣嗣。觀於眞備。然後知廣嗣之所以爲廣嗣也。

是時楊國忠用事、唐國漸乱、

○十三年二月。詔諸道每國置護國滅罪二寺。造七層塔。○十七年九月。知太政官事鈴鹿王薨。○是歲自夏至秋地數震。配玄昉筑紫。撿造觀音寺。以群臣多言地震玄昉專恣所致也。○天平勝寶元年二月。陸奥始貢黃金。○七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帝遜位落髮。就唐僧鑑眞受菩薩戒。自稱三寶奴。

賴襄曰　天武生文武。文武生聖武。當相繼即位。而持統元明元正。以女主更彌縫其間者。蓋恐幼主不可親政事。馭臣民。而威權或下移也。文武既傳大寶政。無闕失。聖武之爲太子。舍人新田部二親王。並以祖叔父輔佐之。稍習聽政。然後元正禪之位。豈非謂已堪負荷矣哉。然即位未周月

輙事巡遊。當是時。太白數晝見。蝦夷叛。發九國兵伐之。將帥未復命。而車駕復南矣。所以消災異者。讀經度僧而已矣。長屋王之獄。發於倉卒。不讞而決。莫能審其由。僧玄昉出入兩后宮。醜聲聞外。而無致誰何。則帝之不君柔暗。不待智者而知也。橘諸兄身爲大臣。而不能匡救。不足深責也。獨惟二親王久居輔儲之任。及其未立。必睹其不若之質矣。何不白元正。廢昏立明。以二親王之資望。烏有不可爲哉。不能睹其不君乎。不明也。睹其不君。而不能決廢立乎。不斷也。豈衰邁耄耋。不能有爲邪。抑勢有不可也。何哉。帝者藤原氏之出也。鎌足之勳。在於社稷。不比等歷事四朝。身生二后。朝廷崇寵之至。欲拜大政太臣。而爲帝之大援。所以不可搖焉。烏知非長屋王之賢。嘗擬易儲。戚睨所諱。而讒間入之哉。故將兵圍其第。就焉窮治者。皆不比等之子也。而二親王不敢爲別白焉。其事情可見也。玄昉之姦。天下所切齒。故至有抗表擧兵請誅除之者。而帝不省。雖帝之柔暗。而亦由中有爲之

天平勝寶七年。即唐玄宗十四年。安祿山反。

援爾。是君權所以漸下移。非待文德清和而然也。略節

孝謙天皇　諱阿倍。聖武第一女。母皇后藤原氏。右大臣不比等第二女。在位十年。改元二。曰天平勝寶。天平寶字。禪位皇太子。

○天平勝寶元年。己丑。秋七月。天皇即位。改元。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九月。始置紫微中臺。以藤原仲滿爲大納言。兼紫微令中衛大將。豐成弟也。以美姿儀受寵。○四年四月。行幸東大寺。百官儀衛如正朝。聚僧一萬。施寺封至五千戶。禁天下今年殺生。○六年四月。再幸東大寺。受菩薩戒。○是歲。遣唐使吉備眞備。

天平勝寶八年、玄宗出奔蜀、肅宗立。

大伴古麻呂至自唐。大使藤原清河留學生阿部仲麻呂留仕唐。大伴古麻呂還自唐奏曰天寶十二載元會。唐主受朝含元殿。以臣等列西畔第二吐蕃下。新羅使列東畔第一大食國上。臣爭曰新羅朝貢我朝久矣。而今反列上頭。義所不當。乃引新羅使就吐蕃下。臣等列大食國上。○八年。左大臣橘諸兄致仕。尋薨。○五月太上皇崩。遺詔立中務卿道祖王為皇太子。太子新田部親王子。天武帝孫也。○六月。始築筑前怡土城。○天平寶字元年。三月。廢皇太子。○四

天平寶字元年、祿山伏誅

月。立大炊王代之。王舍人親王子。善於仲滿。得其女寡居者為妃。故仲滿立為儲貳。右大臣豐成爭之不得。○五月。以藤原仲滿為紫微內相。○七月。下左大辨橘奈良麻呂於獄杖殺。故太子及黄文王小野東人大伴古麻呂流。安宿王於佐渡。貶右大臣藤原豐成為太宰員外帥。奈良麻呂諸兄子也。憤仲滿所為謀殺之。立廢太子事露。抵罪坐得罪者二百六十餘人。豐成又被誣為黨故貶。○二年。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天平寶字二年、即西洋七百五十八年、英吉利分為東西二國

淳仁天皇 諱大炊。舍人親王第七子。母夫人當麻氏。在位八年。廢於淡路。明年崩。壽三十三。

○天平寶字二年。敕紫微內相藤原仲滿及中納言石川年足等更定官制。改大政官為乾政官。太政大臣曰太師。左大臣曰太傅。右大臣曰大保。大納言曰御史大夫。紫微中臺為坤宮官。中衛大將曰大尉。以仲滿即為太保。賜姓惠美。改名押勝。字曰尚舅。更給功封功田。又聽鑄錢舉稻及用私印。○是歲。小野田守還自渤海。奏安祿山反唐大亂。敕太宰府曰祿山

天平寶字三年、即唐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反

狂胡若不得志。又將掠海東。宜預為之備。○三年六月。追尊皇考舍人親王曰崇道盡敬皇帝。冬。置授刀衛。○四年正月。以太保惠美押勝為太師。授從一位。尋進正一位。○五年十一月。以惠美朝獦為東海道節度使。百濟敬信南海道使。吉備眞備西海道使。點兵艦四百艘。兵四萬餘。習騎射陣法。以新羅數闕禮欲征之也。朝獦押勝子。○六年六月。太上天皇落髮。召五位以上宣詔。自今國家大政賞罰二柄。朕親決之。小事啓天皇。○七年旱。右中辨藤原良繼謀誅藤

天平寶字五年、唐上元二年、史朝義殺史思明、

原仲滿。不成。詔除姓奪位。良繼式部卿宇合子、坐兄廣嗣事。流伊豆。赦還。累遷。及押勝擅政。三子並參議。良繼憾立其下。且疾押勝所為。與佐伯今毛人石上宅嗣大伴家持等謀除押勝。語洩。下吏鞫問。良繼曰獨我謀之而已。押勝奏劾太不敬。有是命。○九月。以僧道鏡為少僧都。道鏡弓削氏。先是入內道場。有寵於上皇。帝屢以為言。故與上皇有隙。○八年九月。藤原仲滿反伏誅。押勝懼道鏡奪己寵。謀除道鏡。遂幽上皇。乃諷上皇自請為都督畿內三關近江丹波播

天平寶字六年、回紇援唐

磨等國兵事。使兵士更番集習。又私倍其數。用太政官印下之。大外記兵部省並密上變。上皇遣少納言山村王收其鈴印。詔削押勝官位族姓。遣兵守三關。其夜押勝招合黨與奔近江。官兵直取田原路先至。燒斷勢田橋。押勝懼走高嶋。募兵得數千。奉鹽燒王為主。上皇敕從五位下藤原藏下麻呂將兵討之。押勝航鹽津逃。風逆還。三尾為官軍所獲斬。鹽燒王亦被殺。○詔復官名。召還藤原豐成。復為右大臣。復藤原良繼姓。為太宰帥。以僧道鏡為大臣禪師。職掌封

天平寶字七年、即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侵唐

戶一准大臣。○初帝因押勝得立。及押勝見誅。太上皇以帝為黨押勝。十月遣兵部卿和氣王左兵衛督山村王外衛大將百濟敬福等率兵數百圍中宮院。廢帝為淡路公。使右兵衛督藤原藏下麻呂衛送配所。幽之一室。在位七年。太上皇再登祚。踰歲公不勝幽憤。踰垣逃。為追兵所獲。明日薨院中。

稱德天皇 重祚。在位六年。改元二。曰天平神護。曰神護景雲。崩壽五十三。

○天平神護元年乙巳正月。天皇再臨朝。改元。○二月。改授刀衛為近衛府。始置內廄寮。禁人臣私畜兵仗

帝元年自神武帝紀元千四百廿五年

○以藤原藏下麻呂為近衛大將。○八月。殺兵部卿和氣王。王舍人親王孫。竊冀為皇嗣。數召善巫鬼者。事泄逃亡。索獲絞殺之。○十月。行幸玉津島。○閏月。以僧道鏡為太政大臣禪師。令文武百官拜賀。○十一月。右大臣豐成薨。○二年十月。授道鏡法王位。階在正一位上。服食準供御。以右大臣藤原永手為左大臣。吉備眞備為右大臣。初帝在東宮。眞備侍讀。○神護景雲元年二月。天皇臨大學釋奠。○二年七月。旌表對馬貞婦高橋氏。備後孝子綱引金村。○八

帝元年回紇吐蕃侵唐

月流從五位下和氣清麻呂於大隅初太宰主神中臣習宜阿曾麻呂媚附道鏡矯宇佐八幡神教曰令道鏡即位則天下太平矣道鏡聞之稍懷覬覦帝意之召清麻呂謂之曰朕昨夜夢八幡大神使来曰大神欲憑汝姊法均有言汝宜代之往受神教臨發道鏡瞋目按劍謂清麻呂曰大神欲令我即位故使卿請命因誘以美官路豊永嘗為道鏡之師至是謂清麻呂曰道鏡若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乎吾與二三子從伯夷游耳清麻呂深然其言遂詣神宮請教大

帝三年法蘭西分為二國

神憑人曰我國家開闢以来君臣分定矣以臣為君未之有也天日之嗣必立皇緒無道之人宜早剪除清麻呂還奏道鏡大怒解其本官為因幡員外介未之任追咎其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姓名別部穢麻呂流于大隅道鏡使人殺之於道俄而雷雨晦暝使者未發會敕使来獲免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其封戸給之。

賴襄曰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無氣節非士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國之有士氣也猶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楫也舟無楫則覆家無柱則傾國無士氣則亡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華冑位極正一位矣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盧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為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衆之觀而不恥也吉備真備以儒學受寵而朝位至大臣稱為帝師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攢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為法王而不恥也觀此二人之所為可以推其他矣景雲之元釋真大學其二年旌表孝子貞婦其三年百官朝道鏡於西宮噫釋真之禮何禮乎旌表之典何典乎而真備則以為道行矣乎故講禮講學儼然稱士大夫而無氣節焉則其無益於國如此夫以赫赫天朝祖宗百世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立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與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為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闕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為

倚賴也及光仁天皇之即位首召還清麻呂復其本官是矜式士大夫定天下之所向也嗚呼可謂知所務矣天下可百年無如諸兄真備者不可一日無如清麻呂者

齋藤馨曰僧道鏡藉孝謙之寵覬覦天位而清麻呂斥之於一言其身雖貶竄而天位卒以不撓其正義直節灼然著天下微清麻呂赫々天統忽歸一浮屠而神州正大之氣將且委為妖氣毒霧而止然則孝謙以来千有餘年之天下不可謂非清麻呂雖持之力然吾以為清麻呂誠有忠社稷之志不畏權要之節則諫孝謙可也斥道鏡可也何質於數百里之外不可知之鬼神而後決之幸而鬼神能出正大明著之語故清麻呂因以斥之不幸神語或不出于此將如之何先是有妖巫者布道鏡之意誣神語以其宜受禪則既誣之前矣安知其不誣之後而欺清麻呂耶果然則清麻呂將曰神語而使道鏡戮祚乎抑久其語而斥之也均是斥也斥之於神語不驗之後曷若斥

之於受命之初。且鬼神可質。宜質于已。不宜質于外。何也。曰。鬼神之與人心。有二理乎。無有也。故人臣不宜侵天位。萬古綱常。備天地而不變。即鬼神之意也。亦清麻呂之心也。清麻呂自質于其心。而精明確實。萬不可易。是亦鬼神也。顧舍在已之神。而質之于遼遠之地。恐昧不可知之神。而其成功者。幸也。忠臣爲國家計。不出萬全之道。而求難必之者。吁亦危矣。雖然清麻呂之所以果出于此者。吾知其故也。夫孝謙寵道鏡。而欲禪位。則禪位可也。其遣使守佐而質之者。蓋其心有所不自安。而曰。守佐者。祖先之廟也。守佐之神曰可則可爾。方此時。孝謙之心嚮道鏡甚殷。爲臣子者。雖百諫必不聽也。必可聽者。唯守佐之神。清麻呂知之。故不敢諫。而寓諫于神語。曰。是神語也。非臣之語也。道鏡雖欲逞其慾。然清麻呂可貶。神語不可奪也。然則清麻呂之質于神。非質也。將託以定孝謙之心耳。而妖巫之誣。不足憂也。不然。清麻呂顯然諫之曰。天位不可禪人。陛下欲之。臣不欲之。臣之心

即鬼神之意也。孝謙必怒而殺之。非僅貶竄而已。清麻呂不宜惜死。宜惜其死而無功。且使後人懲之。無敢繼耳。此清麻呂之志也。

○十月。幸由義宮。權建肆廛於龍華寺。號由義爲西京。至十一月還。○四年四月。先是藤原仲麻呂之亂。帝發願造三層小塔一百萬。至是成。分置諸寺。○六月。以右大臣眞備。知中衛左右事。左大臣永手知近衛外衛事。○八月。天皇崩于西宮。先是道鏡侍帝於由義宮。進異味。既歸得疾不起。○右大辨藤原百川與左大臣藤原永手。近衛大將藤原藏下麻呂等定策禁中。迎天智天皇孫白壁王。立爲皇嗣。差近江兵二百騎。守衛朝廷。○流僧道鏡于下野。○九月。詔省冗官。召還流人和氣清麻呂。復本官。

林恕曰　孝謙踐祚讓大炊王。而又奪之。與唐武曌放中宗同日之談。而淡州之廢。猶彼在房陵也。奈良麻呂之切齒其家。雖覆。其志可以察焉。蓋徐敬業之亞匹乎。押勝之寵。道鏡之奸。其醜雖懷義易之昌宗。不過之。時有永手百川。頗類狄張之徒。故道鏡竄死。而光仁膺圖。天武無後。而天智之統至是而立焉。天命果歸正者乎。

巖垣松苗曰　光仁之不忍誅道鏡。則可謂仁孝乎。惜當時大臣不能以道鏡至祖宗廟。數其罪而後正刑。可以爲萬世之遺憾也。

賴襄曰　宜哉藤原氏之比隆於王室也。我王家一危於皇極。再傾於孝謙。而匡正之者。皆藤原氏。微鎌足。雖有天智。誰翼戴之。微百川。雖有光仁桓武。誰定其策哉。其後又有基經焉。而光孝宇多得立焉。此五君者。皆光復大業。潛次後世。謂之中宗高宗。上接於神武無愧焉者。而藤原氏援而立之。如捧赤日而上之天衢。排雲霧而衣被山川草木。其功豈不偉也哉。有功斯有報。宜乎其與王室比隆也。乃天道也。世徒見其中世以後。奕葉專擅也。而潛疾之過矣。夫使藤原氏無其前之功。而獨有其後之罪焉爾。則謂無天道可矣。夫其專權也。非倚外戚之親也哉。如此五君。則驟非其出也。而其殷勤運謀效力於此者。豈非其心以宗社爲憂。公且誠若此耶。天下之事。非公且誠。不能成也。況當其事之艱難危疑。以下公不誠處之。雖有才略智勇。安能有濟乎。觀百川之處事。可以見焉。孝謙有疾。有人曰能治之。而卻不使進。及議嗣續。大臣之意有他所屬。而不顧。直矯遺旨。會百官宜詔。

寶龜三年即西[illegible]年七百[illegible]年[illegible]諸[illegible]與法蘭[illegible]爭戰殆三十年

不如此則失機會也可謂明決之才能濟大事矣雖然其所爲不幾於抗悍自用乎而立談之頃能轉危爲安中外怗然者何哉人心去孝謙之思得明王冀望於光仁而百川因而定之爾桓武之事亦然是之謂公也誠也且誠則人心服焉人心天服焉則天意從焉故曰藤原氏比隆王室天道也天道不可觀也以人心視之也或傳百川定桓武之際有醜怖不可言者吾斷以爲野人語耳何以證之曰以其非人心

光仁天皇 諱白壁天智孫父施基皇子母紀氏在位十二年改元二曰寶龜天應禪位皇太子崩壽七十三

○寶龜元年庚戌詔免諸道今年田租○吉備眞備罷中衞大將○是歲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卒于唐

寶龜五年法蘭西攀意大利克之

仲麻呂性聰敏好讀書年十六選爲遣唐留學生多所該識易姓名曰朝衡玄宗授左補闕爲儀王友後至秘書監兼衞尉卿勝寶中藤原清河至唐玄宗命仲麻呂接伴及清河還仲麻呂欲與歸玄宗因命爲使王維包佶趙驊等皆贈以詩海上遇風漂泊安南李白以爲漂沒作詩哭之後與清河復至唐肅宗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至是卒年七十代宗贈潞州大都督清河在唐十餘年亦卒于唐

贊曰 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歸易姓名受官辭是淺祖先而二本也豈聖賢之道哉世徒故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艷其爲唐廷文士所推許過矣

寶龜六年唐田承嗣反

二年二月左大臣藤原永手薨○三月右大臣吉備眞備致仕以大納言大中臣清麻呂爲右大臣中納言藤原良繼爲內臣尋爲內大臣○三年春渤海來貢以表文無禮卻之○八月遣使淡路改葬廢帝○四年正月立皇子中務卿山部親王爲皇太子先是以妃井上內親王爲皇后以其所生皇子他戶爲太子皇后聖武帝女自帝爲親王降爲妃妃年方盛而帝春秋高以故頗淫縱帝斥之后怨望參議藤原百

寶龜七年法蘭西征撒宋降之

川以其巫蠱事奏廢之幷廢太子親王有賢名百川欲帝立之公卿中頗有異議帝意未決百川執奏數日不退終得敕裁

青山延于曰 按水鏡初皇后淫恣帝既老慾溺不悟時山部親王素得時望參議藤原百川常屬意親王欲以計傾后幷廢太子曾帝與后奕賭以美女美丈夫后勝責輸不已帝甚愁沮百川勸帝遣山部親王侍后后大寵之既而帝悔恨后竊投毒宮井又呪詛帝百川推問得實奏請暫幽后於縫殿寮使自思過帝從之百川乃矯作宣命會公卿太政官傳宣曰廢皇后及皇太子帝大驚曰欲使后悛心何遽至如此對曰母有罪而子驕固宜發黜辭氣甚厲帝不能奪后及太子遂發群臣奏請早定儲位帝擇所立百川請立親王帝以亂倫不許百川曰親王之侍皇后實陛下之

所命也。豈其本心哉。固爭不已。立殿前四十餘日。帝乃許之。至是遂立親王。為儲貳。水鏡所載如此。百川援立光仁帝。而桓武帝之立。為儲貳。又賴其力。可謂忠於社稷者也。然觀其所為。頗險鄙。執不近人情。雖姦邪亦小人不敢為之。況於忠亮之臣乎。蓋皇后之廢。以巫蠱。則太子之廢。亦必坐之。未必如故老之所傳。而稗官小說欲成其美。誣飾傳會。以至於是耶。果如其說。則百川適權變矯詐之尤甚者耳。何得為忠亮哉。然當時正史已諱而不書。而獨出於稗官野史之說。則安能保其無謬哉。百世之下。遂使賢主蒙汚。忠臣受誣。可慨也夫。

永井定宗曰　凡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母貴賤。當是時。山部親王。齒長德勝。何以母賤廢之哉。宜矣百川之固爭也。百川不屈志氣。終能立賢。以固皇位。如百川。可謂為死生禍福不易操者矣。

寶龜九年。法蘭西擊西班牙。取其數郡。

○六年春。詔復陸奧今年課役田租。○八月。先是京官祿薄。國司利厚。因是庶寮咸望外任。至是制諸國公廨四分一。益京官俸祿。○九月。前右大臣吉備真備薨。真備下道國勝之子。年二十二往唐學問。研究經史。兼綜衆藝。我朝學生播名于唐者。唯真備與阿倍仲麻呂二人而已。孝謙帝在東宮。為學士。授禮記漢書。恩寵甚渥。賜姓吉備。以青宮舊恩。累遷至右大臣。初大學釋奠。其儀未備。真備依舊禮典。器物始備。禮容可觀。藤原仲麻呂之反也。真備度其必走。遣兵

寶龜十年。唐以楊炎為同平章事。

徼之。指麾部分。曲得其宜。賊遂平。其輔朝政。多所裨補。至是薨。年八十三。

安積信曰　聖武帝之在位也。皇太后寵僧玄昉。藤原廣嗣上書。昉以左道蠱太后。帝方嚮釋教。信玄昉不疑。玄昉懼讒。廣嗣貶為太宰少貳。時真備已立朝。優柔取容。不能諫止。廣嗣憤怒上表。極言玄昉真備罪惡。請誅之。帝不省。因舉兵而反。欲除君側之惡。遂敗死。於是玄昉謫於筑紫。真備亦貶為肥前守。然其心固服廣嗣之寃直。且甚其靈為祟也。親至其墓祭之。為立祠。曰鏡宮。歲時薦奠。又建一剎。以資其冥福。大丈夫守道秉義。俯仰無愧于心。何鬼之足畏。第彼大有所愧焉。故我此諂媚若婦女子然。蓋其為人。雖有才學文章。而優柔不斷。隨人俯仰。惟以固寵持祿為念。此亦張禹孔光馮道之流耳。

齋藤馨曰　以小人之心。詑君子之迹者。可欺諸暫。不可掩諸久。未有其心當時已暴。而其迹反欺後世。知吉備真備者也。真備嘗學於唐。而其所施定釋奠。旌表孝子貞婦。儒雅之政。皆不為無功于一時。蓋足以欺後世。竊君子之名。而不知其心既暴白于當時。不可掩也。何者。學問之道。莫重於君臣上下之義。而政莫大於賞善罰惡。今真備所與立者。僧玄昉之荒亂。藤原仲麻呂之驕橫。弓削道鏡之僭越。皆侮蔑君臣上下之義。至於望人臣不敢望之天位。罪不容死。而真備處端揆之位。負師傅之任。醜然趨走。俯伏于其下。而不恥。且從而贊成之。其心所以與彼異者幾希。至所謂政者。不過一二禮典。襲取諸儀容形迹之間。以欺天下。是其學不足以為學。而其政亦豈足以為政乎。宜乎藤原廣嗣之稱其姦。而欲與玄昉同誅之也。史稱真備研聚術數。好搜人情。初見廣嗣。已知其為世患。然真備知廣嗣之為患。而不知玄昉仲麻呂道鏡之為患。何也。非不知也。知而從之。豈非欲

寶龜十七年、唐德宗立

借其力以固己位耶。是其術數而飾以聖賢之學。不免於賡嗣之稱竊宜矣。但斯稱也。不出于他人。而出于叛人之賡嗣。所稱者雖是。稱之之人則非。故世不從其稱。而眞備之迹至歟。後世然自[illegible]視之。賡嗣之叛。未始叛也。雖其心激於妻事。而[illegible]私。然使其成。則誅玄昉。逐眞備。一時足以清君側。天下必謂義舉。不謂叛。而眞備之姦。誰敢救之。今賡嗣不幸以叛誅。而眞備卒以君子稱者。幸也。吾自萬世後誅心定罪。不當置卒以君子稱者。於不幸以叛誅者之下。

○七年。配陸奧出羽俘囚于筑紫。免陸奧今年田租。○八年九月。內大臣藤原良繼薨。○九年正月。藤原百川任中衛大將。○十年正月。以內臣兼近衛大將藤原魚名為內大臣。○二月。贈遣唐副使小野石根

從四位下。以其遇風覆沒也。○五月。唐使孫興進來。○七月。參議中衛大將藤原百川薨。百川有定策功。帝委以腹心。及薨。贈正二位。延暦初。追贈右大臣。○十一年正月。詔免諸道今年田租。○三月。并省內外官員。除三關邊要外。量除諸國冗兵。專就農耕。

賴襄曰 光仁中興之政。如日之升。天地清明。足以使百官萬姓洗濯磨淬。以求副上意。非帝之厲精自強不息。焉能如此。而何弊[illegible]可[illegible]難。中立自全之大臣。收其兵權。代以忠[illegible]難。制之中官。從發其所生。更立賢明。國[illegible]常。平濟教貴。省官汰兵。選將鍊甲。備糧防[illegible]勞。而罰退懦。其舉動處置。較有次第。可以為[illegible]世之法矣。夫承前朝彫弊之餘。上下共困。當以罔利富

天應元年、唐邠陽王郭子儀卒

國為也。而史無所見。所見者數免田租。給復邊民也。何以然。吾嘗讀其朝議。曰制令之日。限置官員。務不滯。今官衆事殷。蠶食者衆。穀帛難生。而用不節。一歲不登。使有菜色。昔人稱田少而有備。今地闢戶減。而患不足。由節用與棄貴爾。當今急省事息役。并省官員。上下同心。唯農是務。則足而蕪恥行矣。是省冗官之議也。又曰諸國兵頗多羸弱。徒免身庸。不歸天府。自今除三關邊外。隨國大小為額。點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武藝應徵發。其羸弱皆就農桑。是汰冗兵之議。皆鑿鑿然可誦。法所以能賑恤於不足之時也。【節略】

○十一正月。新羅入貢。○三月。陸奧上治郡大領伊治呰呂反。殺按察使紀廣純。蝦夷大亂。以中納言藤原繼繩為征東大使。大伴益立。紀古佐美為副

使。以大伴眞綱為陸奧鎮守副將軍。安倍家麻呂為出羽鎮狄將軍。以討蝦夷。○九月。以藤原小黒麻呂為持節征東大使。○天應元年正月。詔與民為賊詿誤歸順者。給復三年。兵士從役。免今年租。至八月。蝦夷平。賞諸將。進位有差。副使大伴益立坐畏懦逗留削本官。○以內大臣藤原魚名為左大臣。○三月。天皇不豫。禪位於皇太子。

桓武天皇。諱山部。光仁長子。母夫人高野氏。贈正一位乙繼女。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一。曰延暦。崩。壽七十。

延暦元年、即[illegible]年、百八十二[illegible]年、[illegible]破羅馬

○立皇弟早良親王為皇太子○賜諸道今年田租○五月置中宮職○六月詔罷内外文武員外官但郡司軍毅不在限○延暦元年閏正月冰上川継謀反事覺流于伊豆三島貶黜其黨三十五人○五月詔陸奥百姓被寇者給復三年○二年四月遣使阪東諸國民疲調發者發倉賑給○六月勅曰京畿定額諸寺其數有限既禁私立道場比来所司寛縱不曾糺察如經年代無地不寺宜嚴加禁斷

巖垣松苗曰　佛法東渡以来世創寺塔至前朝建國分寺其弊極矣韓子所謂人其人廬其居者勢既不易為也帝立此禁寔推宜良方也獨怪未幾延暦七年僧最澄創寺於比叡山建根本中堂安藥師像以稱濟世醫國其後子院衆塔多遂及三千鴨水東北無地不寺民居僅夾堂塔之間而山徒暴虐動起甲兵警猶庸醫口補仁術每損人命遂至使後世天子有鴨水之漲與山僧之暴無奈之何之歎嗚呼自佛法入我邦以降蠹國害政未有如是甚者也惜哉當時處此良方徒置不用而使病毒益劇後經七百餘歳平公信長一怒火攻之天下大患始得瘉矣治療之功却出於武將豈謂之下策劫法乎

延暦二年、即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反段秀實死節

○七月以大納言藤原是公為右大臣○三年二月以従三位大伴家持為持節征東將軍防蝦夷○六月遣使長岡經始都城營作宮殿○十二月詔禁國

延暦三年、即唐[illegible]懷光[illegible]

司公廨田外墾私田妨害民産有犯以違勅論所闕没官又禁王臣及寺家兼并山林藪澤利○四年七月刑部卿淡海三船卒三船帝大友玄孫賜姓淡海為大學頭定神武以来列帝謚號○九月盗殺中納言藤原種継詔廢太弟流淡路誅左少辨大伴継人初帝好游幸委政太弟種継信任用事太弟以佐伯今毛人為參議種継曰佐伯氏未有任此官奏罷之遂與有隙會帝幸平城種継留守屬督新京工役夜照炬催作有人自暗中射殺之帝還宮敕索賊收獲

延暦四年、唐貞元元年、李懷光平

継人等數人詞連太弟敕誅首悪其餘貶竄太弟絶食薨後改葬追謚崇道天皇種継被親任中外機務悉裁決焉及薨帝甚悼惜○十一月立皇子安殿親王為皇太子○七年七月以參議中衛中將紀古佐美為征東大將軍發阪東歩騎五萬二千八百討蝦夷○是歳僧最澄請創根本中堂於比叡山許之後賜號曰延暦寺○八年九月征東將軍紀古佐美還自陸奥敕責古佐美逗留敗軍之罪解鎮守副將軍池田真牧安倍墨縄等官

延曆五年
唐李希烈平吐蕃來侵

山縣禎曰　按史五月勅征東將軍見比來奏狀官軍不進猶滯衣川四月六日奏稱三月二十八日官軍渡河置營三處自爾以還經三十餘日未審緣何事故留連不進夫兵貴拙速未聞巧遲但久留一處積日費粮朕之所怪宜具滯由及海軍消息附驛奏六月副將軍賁成中軍別將池田眞牧前軍別將安部墨繩等度衣川擊賊賊設三伏僞敗而走官軍追至巢伏村伏發前後受敵不能拒戰軍大亂擠墜于水士卒死者千餘傷者二千餘古佐美眞牧等僅以身免迷還京師先是歷世女主臨朝仁柔爲政屢赦罪免租其愛民之慈事多姑息爾來相承君臣滔滔溺心於釋氏柔懦成風士氣不振是以蠢爾蝦夷屢被邊疆朝廷遣大臣將數萬兵以討之而不能直進擣賊巢穴逗留數日徒老師費粮或無功而還或多喪師徒爲免身之計而重損皇威其罪亦大矣而朝廷不能加之嚴戮以正其罪其何以能厲士氣哉當是時雖海宇清寧稱盛治之極然得無皇室衰弱之機亦胎乎此時哉。

○是歲。廢伊勢美濃越前三關。勅。置關之設。本備非常。今正朔所施。區宇無外。徒設關險。使中外隔絶。公私稽留。失通利之便。宜廢三關。運其糧仗於國府。○十年七月。以大伴弟麻呂爲征夷大使。百濟俊哲。丹治比濱成。坂上田村麻呂爲副。討蝦夷。○九月。以征東副使百濟俊哲兼陸奥鎭守將軍。○三月。改攝津職爲國。○十三年十月。遷都新京。○十一月。詔改山背爲山城。號新京曰平安。

山縣禎曰　神武以來至桓武帝世世遷其居或至一世有屢遷焉上古儉朴之世則可輕遷也至中世以降摸唐室制度則宮室之壯麗城市之區畫規摸漸以宏大矣一遷之猶累民傷財其害爲大也況屢遷乎盤庚之遷都以民苦蕩析離居不得已而遷之民尚胥感不欲遷可見遷都之不可容易也是以桓皇相地察形勢以奠鼎于平安負陰而陽土沃水冽山河襟帶有所謂山城之固皇居以固焉士民以安焉自此以往不敢復遷竟爲萬世不遷之都矣非其擇地之宜有合天心恊人情者何以能然乎哉

重野安繹曰　古帝王所都必變自神武都橿原四十三世而京師已十八遷至桓武定鼎山城爲萬世不易之都何古昔之屢遷而後世之不遷請聞其故安繹曰何以置都曰莅治四方何以遷都曰形勢漸變則其所以莅四方之地亦不得不異故遷之云爾嗚呼其四十三世之間所以十八遷者吾不知其何謂也朝遷夕徙不出于尋常咫尺之地謂之遷乎山河之形使邑里之處所與前都無太異謂之不遷乎版築之勞轉輸之疲道路旁午移此置彼固不可謂之不遷也果遷于何以遷嘗見富家翁之遷室乎其山水可愛也其壤地甚美也其方當風水之法必得福利其地協占筮之兆必得永年則遷而之他彼十八遷何以異此而是豈遷都之本意哉至尊在此四方仰而戴之宗京在此四方望而歸之朝聘會同以一四方之期貢獻轉輸以均四方之勞四方有令使其易達四方有警使其易知故置都必於天下之中央焉世移時換國邑漸拓形勢隨變向之所以爲中央今乃爲偏隅於是乎有遷都之事也必相其中央而遷居焉神武之東征是已神武詔曰東方有美地青山四周此足以恢弘大業遂渉數千里之逵誅除數十百群之宄賊而遷居于此亦唯求天下之中央而已故謂之葦原中州夫神武之必欲居中州者以其足恢弘大業也欲恢弘大業。

延曆六年、阿剌伯又伐羅馬

非莅治四方則不可後之十八遷者豈亦欲莅治
四方乎非然也欲恢弘大業乎非然也何以知之
山河形便不甚異也邑里處所不甚別也而不出
下尋常咫尺之地謂之遷宮可謂之遷都不可也
然則延曆定鼎平安萬世不遷者得其宜乎曰比
之朝遷夕徙猶爲愈然而非吾之所望也夫天
下之形勢隨世而變昔以京畿爲中央矣迨至中
古以後東偏日闢奧羽二國居天下之半則京畿
非復中央之地是以皇化不遠被群獷跳梁關
東之地率委之於鬼蜮蛇蝎之徒設使神武出此
時再東其旆相中央美地而遷居之也必矣夫然
後可以莅治四方可以恢弘大業嗟夫四十三世
之間所以十八遷者曾不知出于此區々徘徊乎
舊京之地至桓武以後又不能隨形勢而遷使人
臣擇天下之中央而居之以
馴致乎大權下移惜矣夫

○是歲敕增置越前水田一百二町於大學寮曰勸

延曆十年、匈奴伐法蘭西而敗

學田○十四年正月征夷大使大伴弟麻呂等至自討蝦夷論功行賞有差○十五年三月詔舉諸國武技出衆者○禁京畿吏民男女混雜而濫祭北辰○七月右大臣藤原繼繩薨○十六年六月以遷都免諸國今年租○十一月以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爲征夷大將軍○是歲罷筑前國司隸太宰府○是歲續日本紀成先是勅菅野眞道等撰之至此成上之○十七年五月遣使渤海○八月以大納言神王爲右大臣神王光仁帝孫榎井親王之子也○十二

延曆十一年、唐以陸贄爲同平章事

月渤海來貢○十八年二月民部卿兼造宮大夫美作備前國造和氣清麻呂薨清麻呂右京人爲人抗直有匪躬之節歷事稱德光仁及帝練達庶務尤明古事撰民部省例二十卷又撰和氣譜嘗闢義田於備前永充振給鄉民賴之及薨贈正三位清麻呂嘗創弘文院以教子弟○十九年春禁民輸錢求爵○課南海諸國民種綿○二十年春監試對策○秋發遣唐使遭風船破不果行○九月蝦夷酋高麻呂入寇至清見關遣坂上田村麻呂授節刀討平之○二

延曆十二年、唐平西王李晟卒

十一年春遣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城于陸奧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人戍之夷酋大墓公磐貝公率衆五百來降田村麻呂以二酋歸奏宜放還以招黨類朝議以虜性反覆無常敕斬於河內賞田村功授從三位遷近衞中將

頼襄曰 國朝王化自西漸東陸奧之州壤地廣莫
民夷雜居中古割置出羽別署官司而其
得力在於築多賀膽澤二城及城膽澤配東國浮
浪四千戍之則最得計矣何者此城未始有之者
也則守之之兵亦未始有之也然既曰築城不可
無兵以守之守之以民丁民丁未必樂往樂往者
浮浪而已浮浪之於民如未始有者也以未始有
之人守未始有之城國必不騷擾而民可以就業

延暦十九年西[illegible]八百[illegible]利[illegible]法蘭西王為西帝東西二教始分

令雖不詳其處置蓋招聚無食之民以塡荒地勸之耕墾使各具糧食苟然則是得四千人土着之兵也土着之四千足以當徵發之四萬所以震懾夷酋致其來降也【節略】

○是歲新闢函根路以富士山焚沙石壅足柄路已而復舊○二十二年春遣坂上田村麻呂城志波備蝦夷○二十三年春復以田村麻呂為征夷大將軍○夏發遣唐使明年還○二十四年十二月召群臣議政事得失藤原緒嗣進奏方今所苦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紓民力帝嘉納之下詔停陸奥役廢造宮職緒嗣百川子也○二十五年三月天皇崩

延暦廿二年唐貶韓愈於陽山令

【青山延于曰】古之人君所以廓大功業而開拓境土者莫不由內有謇諤之臣以匡輔其德外有爪牙之士以宣布其威也帝天資英邁內務興作外事戎旅任用才雋文武稱職獻可替否則有藤原緒嗣之徒折衝禦侮則有坂上田村麻呂之徒故能一攘蝦夷而終無東顧之憂罷營都城而永建無疆之基觀其聽緒嗣之言立罷徭役可謂改過不吝從諫如流者矣書云知人則哲又云好問則裕帝既有知人之鑒又有納諫之美其所以能成洪業而垂裕後昆者蓋以此歟

【賴襄曰】桓武即位未百日即下詔罷員外官國司奸濫者任雖未滿貶降夫國司之奸蠹被國內黜一人而一國悅猶有說也罷員外之官必招失職之怨以常情觀之始臨宇內宜布恩德收人心故古今人主之即位往往大赦與改元並出例也今下如此之令人情所不樂而桓武首行之汲汲如不及何哉王者之恩不在小惠顧天下之利害民便安與否而已是庸主之所畏憚而英主之所斷不顧也明年改元省造宮勅旨二省法花鑄錢兩司隷之內藏其二年罷百官賀正禁私建寺其九年發三關併其糧仗於國府其十二年改攝津職為國司其十六年罷筑前國司隷太宰府而最後聞藤原緒嗣言廢造宮職停陸奥兵役夫帝者如何君哉營無前之宮城闕未收之版圖其精神氣力百倍前代人主可知也而觀其他所為於凡天下之事所擧少而所發多嗚呼可謂明於治體也蓋國家之患每病物力之不給人主者收天下之物而支配之天下者也以為己之有而暴殄之者謂之奢主不足言也其次知其不給而無奈之何也總總然議之或計增尺寸之利而終無成事左支右吾不敢有所為者今古一也天下之費有不得已者有得已而不已者帝之所廢得已者也如其營宮閑邊不得已者也不得已者何代無之拘於故常以為不可去如人之有騈拇贅疣割而去之不必傷性命也而怯夫議之以終身故騈拇贅疣非勇者莫能決之無益之費無用之官

大同元年羅馬與阿剌伯和毀城輸金三十萬

非英主莫能省之省一無益者則息天下物力之一分日積月累乃綽然而有裕以有裕之本以臨天下天下何事不可成宜乎帝之能擧前代所不能擧哉故吾贊桓武之業不於其擧而於其廢廢者所以擧也

平城天皇

諱安殿桓武長子母皇后藤原氏內大臣良繼女在位四年改元一曰大同禪位皇太弟後十五年崩壽五十一

○大同元年丙戌五月立皇弟神野親王為皇太弟以中納言藤原內麻呂為右大臣兼近衛大將如故參議藤原園人為皇太弟傅以坂上田村麻呂為中納言兼中衛中將○始置六道觀察使○尋使諸國賑

大同二年、即唐憲宗元和二年、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

貸貧民正税。敕曰、比年不登、豪戶私貸貧民、收倍息。宜貸正税、濟乏絶。實錄窮民結保給之、亡者保內塡之、情涉姦憎、退弱進強、及塡補未納、兼收私債者、以重罪論、待民稍給、乃從停止。○六月、敕諸王及五位以上子弟十歲以上、皆入大學、分業敎習。○七月、公卿奏、卽位後故事、宜御新宮、請豫營構、天皇憚勞民力、不聽。○八月、大水、免畿內遭水民租。○二年十一月、廢皇弟中務卿伊豫親王。親王在桓武時、怙寵、帝立、稍抑之。藤原宗成因勸謀不軌、事泄、其舅大納言藤原雄友告之右大臣藤原內麻呂、親王懼、遽奏宗成、宗成言親王首謀、上怒、左近衞中將安部兄雄諫之、固保親王無他、上不聽、詔削屬籍、幷其母幽之、不通飲食、取雄友宗成等、親王與母並仰藥死、時人冤之。○是歲、改近衞府爲左近衞府、改中衞府爲右近衞府。○四年四月、天皇不豫、禪位於皇太弟。

嵯峨天皇 諱神野、平城同母弟、在位十五年、改元一、曰弘仁、禪位皇太弟、後十九年崩、壽五十七

○尊先帝爲太上天皇、立先帝子高岳親王爲皇太子、

弘仁二年、唐以李絳爲同平章事

右大臣兼左大將藤原內麻呂中納言兼右大將坂上田村麻呂如故。○弘仁元年三月、始置藏人所。○九月、右兵衞督藤原仲成反、奉上皇走東國、詔以右近衞大將坂上田村麻呂爲大納言、率兵塞故三關口、誅仲成及其妹藥子。初藥子故中納言種繼女、早寡有二女、上皇在東宮、納其長女、併近藥子、爲桓武所逐、及卽位、復召爲尚侍、甚見嬖幸、其兄仲成又有寵、凌辱公卿、以帝稔知其奸、懼不自安、至是勸上皇還都平城、因復位、中納言藤原葛野諫、不聽、乃以

弘仁四年、即西洋八百十三年、阿剌伯侯波斯、

田村及藤原冬嗣爲造宮使、物議洶然、帝恐田村爲上皇用、遽進其爵、詔暴藥子等罪惡、遣使告栢原山陵、收仲成及其黨文屋綿麻呂于左衞士府、上皇怒、聚畿內紀伊兵、與藥子同輦赴東國、宿衞皆從、帝遣田村將兵邀之美濃路、田村知綿麻呂可用、奏釋之、偕行、上皇衆聞之潰、還宮薙髮、藥子仰藥死、詔誅首惡仲成、其餘從東走者不問。

贊曰 天位授受之間、其事至重、上皇之於帝、其實雖兄、而其分則父也、君也、凡在天下、孰有不奉君父之命者哉、上皇信憸邪之言、欲奪已授之重器、以再臨宸極、則帝視棄天下、猶棄敝蹝、唯命

是從可也。然天下祖宗之天下也。使上皇得志則立招禍亂。喪祖宗之天下必矣。故帝不得已用干戈除君側之姦慝。以安祖宗之天下。此乃所以深愛君父者也。帝天資英敏。而果斷明於見事。故能選將決機。哲婦兇豎。不日而戮。輦轂肅清。畿甸寧謐。奉養上皇。勤於溫清。及釋萬衆之重負。退享二宮之尊榮。非有曠大之度。惻怛之誠。烏能至此哉。

賴襄曰 平城平城者。猶崇德也。而嵯峨之處置之。全其懿親。與後白河不可同年而語。雖然。藤原仲成名位。不及惡左府。坂上田村。以三朝名臣。兼源義朝平清盛之才。而帝用焉。所以不終朝而事平也。前史稱帝恐田村爲平城用。遷進其爵。爲大納言。故田村效力濟難。襄曰。不然。審如是。則帝之所爲。與崇德之遽投源爲朝。藏人何異。雖爲朝也。聞命益怒。況爲田村者乎。知帝之當事急。以此餌我也。寧肯欣然受之耶。夫明主之用才賢。在於平昔加以恩禮。付以職位。其相感孚也。有素。是以臨難不苟免。有以濟大事。緩則舍之。急則用之。是庸主所爲耳。臣之庸者。猶不可以此驅。烏可以使天下之豪傑哉。果可以使。則其人非豪傑也。何以濟事。當桓武之時。田村以平東夷功。擢爲近衛中將。及桓武崩。扶平城下殿。遷東廂。蓋以遺詔扶嗣王。以定衆心。既當大臣之任矣。已而進中納言。爲中衛大將。中衛之任。自昔爲重任。及定立左右近衛。田村與內麻呂。並爲大將。及嵯峨立。如故。內麻呂已爲右大臣。而田村猶爲中納言。資望不敵。故進爲大納言。固其所也。而適會有上皇之變耳。故田村之重。在於大將。不在大納言也。上皇之遷平城。以田村與藤原冬嗣爲造宮使。是臨時所命。非上皇欲收用之也。假令欲收用。以田村之更事。必見其不成。何遽助其狂謀哉。不然。文屋綿麻呂以仲成黨見收。捕田村薦其可用。而不嫌。嵯峨即聽之。使與之共事。而不疑。是可知其情也。如前史所傳。殆以中世以後君臣相市之意揣之耳。世亦以藏人爲嵯峨所置。後人主委事傳宣之臣。嵯峨爲之

弘仁六年、唐吳元濟反、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

弊端也。襄曰。此亦始於平城在院之時。非始於嵯峨也。節略

○廢皇太子。立皇弟中務卿大伴親王爲皇太弟。○是歲。以皇女有智子內親王爲加茂齋。禱與上皇輯睦。齋院始此。有智子年十七。善詩文。○二年五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坂上田村麻呂薨。年五十四。田村麻呂。苅田麻呂之子也。赤面黃鬚。眼如蒼隼。勇力絕人。有將帥之量。數征蝦夷。每出有功。寬容待士。能得死力。及薨。帝深悼惜。贈從二位。親贊其像。○七月。遣征夷將軍文室綿麻呂。征蝦夷。○十一月。改左右

弘仁八年、唐李愬擒吳元濟

衛士府。曰左右衛門府。○是歲。大納言藤原園人奏。諸國郡司。皆有勞子孫。奕世相承。而取藝業絕譜第。物情不從。請郡司之擬。先盡譜第。後及藝業。奏可。○三年十月。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內麻呂薨。內麻呂少有令望。德量溫雅。歷事三朝。甚被信任。典樞機十餘年。靡有愆失。○以藤原園人爲右大臣。參議藤原冬嗣兼左大將。○五年。賜皇子未爲親王者信弘常明四人。及皇女四人。姓源朝臣。貫右京。

賛曰 嵯峨諸子。前爲親王者四人。後賜源姓者十八人。可謂螽斯振振矣。據其賜源姓詔。出身

弘仁十年唐李師道誅

之初。一叙六位。夫以皇子之尊。下同人臣之列。停封邑之濫。省府庫之費。其為後世慮者。至深遠矣。

○先是敕中務卿萬多親王等新撰姓氏錄。至是成。奏上。○六年。令畿內外諸國植茶。○秋以大水免畿內今年田租。○冬以連年不登免太宰府管內三年田租。○七年。僧空海創金剛峰寺於高野山。空海如唐傳密教。又善書。延喜中諡弘法大師。○九年三月。詔朝會拜跪及常服之制。不論男女。一準唐儀。○春公卿奏。以水旱相繼。暫省五位以上封祿四分之一。以均公用。俟年稔復舊。奏可。又詔省減服御常膳。○

弘仁十二年即唐穆宗長慶元年討王庭湊

七月。阪東諸國地震山崩。民多壓死。遣使巡省。撿被災百姓。免今年租調。並不論民夷。以正稅賑恤。助修屋宇。使免飢露。壓沒者速為斂葬。○九月。又詔免諸國弘仁八年以前租稅未納者。○冬。右大臣藤原園人薨。園人延曆中歷諸國守。百姓追思為立生祠。○十年春。以倉廩之竭。救凶無資。遣使畿內諸國實錄富豪貯蓄。借貸窮民。俟秋收依數償之。○十一年二月。新羅人配遠江駿河者七百作亂。二國發兵討之。不克。賊遂逃入海。發相摸武藏等七國兵討平之。○

弘仁十三年唐以元稹為同平章事

四月。施行弘仁格十卷。○先是詔大納言藤原冬嗣。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等撰格式。至是成。○詔水旱不登。民有菜色。其天下百姓所負稅調未納者。左右京畿內弘仁十年以前。七道諸國九年以前。並宜蠲除。雖府帑未充國度多遺。而子富父貧。未之有也。務存優允。以稱朕意。

賴襄曰　政有名美而實不稱者。不可不察也。政貴實。不貴名。貴名則無益於民。貴實則有利於國。國與民相須而存者也。天智定賦役。當其朝因大水免租。天武定諸國民產為三等。中戶以下。許貸稅。自是其後。賑貸除免之政。不絕於列朝之冊。天武朝令諸國負債莫收息。元明朝詔貸諸國

大稅三年。勿收其利。又詔諸賑貸者。為濟小民。國郡司長因緣為姦利者。以重罪論。及至平城。以豪戶貸民收倍息。乃貸正稅濟之。絕。實錄窮民結保給之。亡者保內填之。情涉愛憎。退弱進強。及填補未納。兼收私債者。處罪。至嵯峨朝。則遣使諸國錄富豪貯蓄。借貸窮民。俟秋成依數償之。其明年。詔蠲畿內七道民租未納者。夫曰賑。曰貸。名之美者也。使其實規官利。非恤民窮也。民不被其德。適足以招之怨。如宋王安石所為是已。如國朝之政。以此恤民而已。且夫民產之不均。雖當時所不能免。但抑強扶弱。奪其稱貸之權於上。奪於此予於彼。要其貧富相濟。要歸於恤民也。使其意不在恤民。而特在奪權。則亦安石之破富戶。民失所據也。唯其意在恤民。是以撿覈其實。富容如此。肥其下。不欲肥其中也。況肥其上乎。上不售虛名。而下被實惠。是之謂貴實。節略

○冬。詔。嚮因水旱暫割臣僚祿。今五穀頗熟。宜復舊

弘仁十四年帝以平僧霈爲司平章事

例。公卿表請御膳復常。○十二年正月。以藤冬嗣爲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二月。賜高年穀有差。○十三年春。運近江綠湖諸郡穀。收穀倉院。天平神護年間例。○十四年三月。割越前二郡。置加賀國。○京師米價騰貴。發穀倉院。減價糶之。且賑貧民。○四月。帝將傳位皇太弟。諭之曰。朕本諸子。初望不及此。太上謬充儲貳。未幾嬰疾。萬機壅擁。還神璽。不得允。會有小人。令太上與朕有隙。群傾社稷不安。肅清君側。而朕不敢負太上心。如曒在位十

五年。與太弟周旋久。深知朕所不及。宜登大位。使朕遂宿心。朕既待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父耳。太弟固辭不許。太弟遂聽命。立皇子正良親王爲儲貳。帝致書辭之。欲立太弟子恒世。不聽。上帝尊號後太上天皇。以別於平城上皇。帝博覽經史。善屬文。妙草隸。

贊曰　嵯峨天皇皇子衆多。而必欲致位於淳和帝者。帝之賢明仁孝。有以感動上皇也。觀其朕遇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父之語。則正大洞達。絕無纖芥之嫌。及帝登極。上皇使立恒世王爲嗣。而帝固辭。延立仁明爲儲貳。遂使上皇之統奕葉重光。福祚流于萬世。洋洋乎其盛德哉。

國史評林卷二　終

帝元年甲辰　唐穆宗長慶四年　西洋八百廿四年

國史評林卷三

羽山尚德編次
龜谷　行刪定

淳和天皇

諱大伴。嵯峨弟。母夫人藤原氏參議百川女。在位十一年。改元一曰天長。禪位皇太子。後七年崩。壽五十五。

○九月。後上皇幸嵯峨離宮。有司進輿衛。不受。御一馬。率數人往。是後。率在嵯峨。每有大政。設空位朝堂。使五位藏人居側。聽群議以奏。○是歲。賜諸國力田

天長三年　唐敬宗為宦者所弒。文宗代立

超來者爵一級。○天長元年七月。平城上皇崩。○八月。右大臣藤原冬嗣奏。請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不拘以法律。著績者加寵爵。公卿有闕。隨即擢用。中納言良岑安世奏。今國守古刺史也。堪任者難多得。請得一良守。宜令兼帶數國。得自選僚屬。其公廨。擇攝國中殷阜地。并給二守祿。然須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參議多治比今麻呂奏。請諸氏子孫。咸入大學。學業足用。量才授職。並制可。

[類聚曰] 我朝之有國司。猶漢之有二千石也。漢宣有言。與吾共治民。其唯良二千石乎。漢有

君有國。國委之其君。相非二千石所能制也。如我朝一王與六十六國。共治四海。其任之重為如何哉。故藤原冬嗣曰。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不拘以法律。擢著績者。以補公卿之闕。良岑安世則曰。國司堪任者難多得。得一良守。令兼數國。擇殷阜地。并給二守祿。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皆有議之言。非必按漢宣之故。而與之暗合者矣。而淳和盡嘉納之。宜乎其不墜祖武中興之業也。當時宰輔。多出於國守。皆習知民事。非亦其効乎。中世以後則不然。公卿矜其門地。下視國守。而疎外之。一視貧廉。無所激飭。已或不見其面。況使人主引見之乎。況擢以與己比肩於國守者。位賤官卑。祿薄而任重者也。任重而祿薄。則易漁於民。官卑位賤。則難望於君。君有以勸勉優裕於法律之外。然後可以責其廉。而異才之士出焉。否則定驅之於貪也。所以中世以後。貪守常多也。[節略]

天長六年　唐大和三年。魏州亂。殺節度使

○二年四月。以冬嗣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緒嗣為右大臣。○大疫。敕諸國郡司。親巡視。給穀藥。免弘仁十三年十四年調庸未進。○八月。召大學諸生。紫宸殿講論經史。著為例。時大學助伊豫郡真貞。以甲第詔進位。賜物。賜姓善道。○三年七月。左大臣藤原冬嗣薨。冬嗣。內麻呂子。性弘裕。才兼文武。嘗置勸學院。教子弟。析封戶千給之。○八月。中納言清原夏野奏。親王未習庶務。而任八省卿。官事日隳。請黜定數國迭任守宰。乃以上總常陸上野為親王任國。特稱太

天長七年 唐以牛僧孺爲同平章事

守。○四年。授藤原高房從五位下。任美濃介。高房參
議藤嗣子。廉明絶請託。善擿姦。管下有陂。居民倚傳
有神。過水者死。前守懼不敢修。高房發夫修之。民賴
灌漑。席田郡有妖巫。聚徒爲邑。吏不敢禁。高房單騎
行捕。巫誅之。高房魁梧多力。慷慨不拘細謹。後歷數
國守。所至有名。○五月。勅僧空海迎佛舍利於禁中。
○六月。中納言良岑安世奏。天平中。勅博士撰文章
生。專取藝業。及弘仁朝。選止三品以上及良家子弟。
夫大學育才之地。天下英俊所萃。取才不必貴種。貴
種不必出才。王者用人唯才。朝爲廝養。夕爲公卿。可
也。今特論門地。後進解體。請復天平格制。可。

重野安繹曰。藤原園人論取人曰。先盡譜第。而後
及藝業。良岑安世則曰。取才不必貴
種。貴種不必出才。王者用人唯才。朝爲廝養。夕爲
公卿可也。二人學識一時之選。而所見不同如此。
不知二者孰是。安繹曰。園人之議。吾取其法。安世
之議。吾取其心。寓此心於此法。然後取人之道盡
矣。請詳論之。皇統一姓。綿々乎上。則百官族姓之
在下者。亦必仍其舊。是自然之勢也。故貴門閥。重
氏族。自上古爲然。薦擧之法。何獨不然。故曰。先盡
譜第。而後及藝業。安世之議。則曰。朝爲廝養。夕爲
公卿可也。此議也。可用之於革代之國。不可用之
於萬世一統之邦也。彼革代之國。其君舊於畎畝
牖取之中。一朝而爲天子。於是其取人也。偏而不
復問氏族門閥。是亦固然之勢也。今安世欲用之

天長十年 唐以李德裕爲同平章事

[illegible]失國體而悖人情也。然而其心則唯
才之求。汲汲然恐不及。豈不亦美乎。後世之所患
[illegible]學者在貴種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欲貴求天下之才[illegible]
其所以[illegible]其才皆亦唯由教之[illegible]
弱今[illegible]惠貴種之[illegible]何[illegible]
所自養而稍之貴種爲則須養猶如彼[illegible]
不能成其才哉。此之謂以安世之[illegible]
國人之法。依國體。順人情。而不知求才。安世之心
急于求才。而不及成才之道。貴種之才一成矣。然
後安世之心。國人之法。並求而適行。今大冀北之
馬。名于天下。天下之求良馬者。必適冀北。然而冀
北之爲求。必良也。乃偏求之四方。得一二良馬焉。
遠曰。求良何必冀北。抑不知冀北之種。美于天下。
苟美之求。草調之步趨。則駿驥騄耳。雜然並出。固
非他種之所能及也。成貴種之才。何以異此。夫美

之水草。皆養也矣。調
之步趨者。教也矣。

○六年。五月。令諸國造水車。便灌漑。依中納言安世
奏也。○七年。七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良岑安世
薨。安世。桓武子。延曆末賜姓。少好鷹犬。善騎射。多伎
藝。及長始讀孝經。輟卷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斯乎。
自是篤志學術。卒成名臣。○十月。大納言藤原三守
等上新撰格式。○八年。勅東宮學士兼因幡介滋野
貞主與諸儒集古今文書。作秘府略一千卷。○九年。
十一月。以右大臣緒嗣爲左大臣。大納言清原夏野

為右大臣左大將如故。○十年二月。右大臣清原夏野上令義解。初藤原不比等作令。歷年已久。當時學者互有異同。乃詔夏野等與諸儒臣論辨折衷。至此成上之。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太子再上表固辭。弗許。上尊號後太上天皇。以別嵯峨上皇。

【賴襄曰】光仁桓武中興大業。平城嵯峨淳和相繼守成。王政之盛。如日中天。蓋天智之統。始復此時。而其遺範大成於此。故紀綱制令。皆足以光前而垂後。如置宰輔最其大者也。當是時大臣不必備左右。有以右大臣兼左大將者矣。則以中納言兼右大將者與之並。藤原氏已為外戚矣。而以他姓之人間之。唯其才與望是視。不必戚屬也。唯其實與績是責。不必官位名號也。而其官又不必分文與武也。坂上田村文屋綿麻呂。皆以將帥樹功邊塞。還則釋[illegible]書襲衣冠。未數年。皆入政府與聞機務。豈非國之大事。必須親歷者以決[illegible]議也哉。【節略】

仁明天皇　諱正良。嵯峨第二子。母后橘氏。贈太政大臣清友女。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曰承和。嘉祥。崩壽四十一。

○三月。天皇即位。立後上皇皇子恒貞為太子。上皇辭。不聽。○承和元年正月。天皇覲前太上天皇于冷然院。後太上天皇于淳和院。後屢覲焉。○春大宰府言慶雲見。公卿表賀。不受。夏四月。請。許之。

【山縣禎曰】天皇朝太上天皇者。盛事也。而先是歷朝史不見天皇朝太上天皇。及使人問

承和元年即西洋八百卅四年。阿剌伯募土耳其人為兵。自此國權漸替。

其起居之文。其事不可考也。至于帝有嵯峨淳和而上皇。而年年朝之。又遣中使。時候其起居。史必錄之而不略。嘉祥三年。朝太皇太后也。太后欲觀帝階下乘輦之儀。而帝以為不敬。固辭之。太后不聽。而帝猶不乘。安閒之左右。而後決其意。至輦前而跪。下跪而上輦。其恭謹謙遜。溢於辭容之間者。千歲之下。使人肅然改容。嗚呼帝孝順盛德。於先皇有光矣。

○三年五月。遣參議藤原常嗣為遣唐使。彈正少弼小野篁為副。遭風不進。常嗣葛野麻呂之子也。少游大學。涉獵史漢。諳誦文選。善屬文。工隷書。父子相繼充此選。人以為榮。○四年三月。再發。常嗣見篁船堅善。奏換之。篁不平。以家貧親老身亦病。辭不往。作西道謠。刺朝政。坐流隱岐。○十月。右大臣清原夏野薨。

承和四年即唐文宗開成二年。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

○五年正月。以大納言藤原三守為右大臣。三守參議巨勢麻呂之孫也。○十一月。敕以災異屢見。令京畿七道書寫般若心經。禁殺生三日。以祈豐稔。民無疾疫。○七年五月。淳和上皇崩。遺命勿以葬祭煩民。碎粉御骨。散之大原野。中納言吉野以為不可。從朝議。悉從遺命。

【山縣禎曰】淳和上皇之遺詔薄葬。且使碎其骨以為粉。散之於地者。以為如此而後不貽累於後人。不可謂非仁慈之心矣。然使臣子敢為此不可忍之事。非所以敎孝道於天下也。仁明帝

承和六年唐晉公裴度卒。

承和七年即西洋八百四十年法蘭西王[illegible]

之葬之奉遺詔而不敢違以爲先皇之意不可違也其能順親之意則有之矣然爲人臣子而生則致愛敬以事之死則敢然碎其骨豈其情之所能忍哉雖然當此時上下治治溺釋氏者久矣釋氏死而棄其形骸投之於水火而不復顧使其子孫不耆情於形骸天理人情非復所論矣則二帝之爲此亦不足怪也已

○六月旱疫下詔罷已減服御常膳絶左右馬寮秣穀停作役非要者撿出冤獄諸國灌溉先貧後富賑贍窮民穀藥免畿内七道承和二年以往調庸未進者除東海東山山陽驛戸租三年詔下大雨○七月右大臣藤原三守薨三守好招延文士遇諸塗必下

承和八年法蘭西王與爭奴台戰

馬家多藏書資生徒貧者成業○八月以大納言源常爲右大臣○九年七月嵯峨上皇崩遺詔斂用故衣擇不毛之地令上七日釋服吏民不得著服供事乃詔從遺制○廢皇太子恒貞流東宮帶刀伴健岑于隱岐但馬權守橘逸勢于伊豆立皇子道康爲皇太子母女御藤原氏左大臣冬嗣女也恒貞幼才慧長好學有才名自以位處危疑作表冀效太伯劉強不許健岑等謀曰二上皇登遐太子不得安宜奉走東國嘗竊語之阿保親王及上皇崩親王告之嵯峨

承和[illegible]

太后太后白之帝敕六衛府戒嚴宮門遣兵收健岑等處寘太子憂懼又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既而有飛書詣闕太子帝遂遣近衛士圍太子直曹太子[illegible]然謂左右曰吾知有此事久矣降爲親王特減不迨妃嬪從及陽成當廢藤原基經篤意恒貞率大臣勸進恒貞固御弗受○但馬權守橘逸勢以黨健岑被執鞫問不服改姓非人減死流于伊豆道死其女至孝徒步從父監護者叱之使去女乃書止夜行遂得相從及父死號眺哀慕收屍葬之廬于墓側落髮爲

承和十一年意大利王奴台稱西帝

尼後負其屍以還人皆稱爲孝女

青山延于曰　嵯峨帝舍其子而立淳和帝淳和帝亦舍其子而立仁明帝其所爲一出於至公而毫無私天下之心仁明帝之立恒貞可謂善體二帝之意者也然而一日聽讒遂廢太子愧于二帝多矣蓋恒貞之立出於嵯峨上皇之意故上皇未崩人無間之及上皇崩藤原氏之徒欲立其出遂構陷之庸詎知健岑之又非讒諛之徒媒蘖以成其罪哉橘逸勢不服其罪亦足以明其誣也而帝竟不悟使太子負寃而讒夫得志可嘅也夫

賴襄曰　國家盛衰之機每由於繼續之際不可不深察也桓武器嵯峨使平城禪位者蓋出其遺意是故立平城之子爲儲貳及有庚寅之難乃廢之不敢易以其子而以其弟然後及其子是也至其子則可以已矣亦不敢立其子而立其姪何哉當此際其文雖懿美而其情不無矯飾夫父

子相承常道也公義也叔禪姪立遞相推奪豈可爲常乎仁明誠欲立其子乎當淳和之再三辭何不明白稟受而必待二上皇之死可謂私心也仁明生文德出於藤原氏生十四而淳和崩又二年嵯峨不豫罷橘氏公右大將以藤原良房代之四日而嵯峨崩翌日葬之其明伴橘之獄起噫何其速也據擬詞所傳則伴橘爲不軌矣而不可盡信也至其曰二上皇登遐太子不得安則當時之情已發太子初請遜而不得流涕太息及其受圖曰吾知有此事久矣則仁明之心不可掩也良房者新太子之母之兄也故仁明引以爲之羽翼又納良房女於東宮帝崩文德立之月清和生生而九月立爲太子七年而超拜良房爲太政大臣帶劍上殿其明年文德夭而髫齓之天子立外祖攝政焉亦何遽也而後王［略節］室之事不可復說矣

松林漸曰　太子恒貞之廢世俗皆以爲不深自晦匿之所致余曰不深自晦匿固不免深自晦匿亦不免深自晦匿不足以免廢則吾知其廢非不深自晦匿之所致也論者曰藤原冬嗣建南圓堂以祈藤原氏興隆良房奉承其遺意而無術可以興隆以爲文德乃亡父之外孫而吾之甥也甥即帝位而已爲外舅天下之事無一不如吾意者然而恒貞不廢則文德不得立文德不立則國鈞終落於他人之手故良房日夜經營以謀除之恒貞廢而良房之志始成矣然則無良房恒貞終免於廢耶曰未也上書以告其反謀者非阿保親王乎親王之於恒貞從兄弟也其於文德則從兄弟之子也親王何爲而出此也豈阿良房之意而爲之耶噫吾知之矣平城嵯峨淳和相繼以兄弟即位爾後嵯峨淳和之統迭替更立而平城之統終不得立親王者平城之子也其意曰淳和非我父之弟乎恒貞爲淳和之子猶得帝位我獨何非是故設必無之事以陷之耳抑恒貞之賢必無不軌之逆帝又非信讒者而親王上書無渾者豈獨無所恃而然哉蓋以嵯峨橘太后胥相爲內外也人誰不愛其子又誰不愛其孫嵯峨之命仁明以恒貞爲太子者豈不曰淳和既舍其所愛之子而立仁明義不可負也然而太后一婦人不知義爲何物欲以天下傳之所愛之孫固非一日惟恒貞賢故太后欲乎俟時使之不賢豈待二上皇之崩哉余故曰恒貞之廢基於太后放於親王而也良房之罪也果如論者之言則及陽成之廢基經之屬意焉者何也基經之專恣有過良房無不及焉苟不利於已家既立之太子猶將發之而他求況既發之太子何以欲立之乎吾決知其不然也

承和十二年東羅馬攻埃及克之

○太宰大貳藤原衛上奏曰新羅朝貢其來尚矣而自聖武帝之時迄于聖朝不遵舊制常懷奸心苞茅不貢託事商賈窺國消息方今民窮食乏若有不虞何以防之望請新羅人一切禁斷不入境內許之○

承和十四年卽唐宣宗大中元年

十年正月左大臣藤原緒嗣致仕天長初納封千户助國用弘仁以降十上表辭不許及帝立又以病固辭請減封五百户不許至是聽其致仕尋薨○七月修嵯峨太上皇周忌齋會有司奏曰周忌齋日在七月十五日壬寅謹按舊章至行凶事三公本命日猶且避之況於聖上本命乎（帝以寅日生）伏請上皇忌日易以十四日辛丑詔公卿議之中納言源信參議源弘曰上皇遺詔勿拘俗事然則何須拘忌又言送葬勿過三日若三日內有寅日豈可避之乎藤原良房曰

遺詔勿拘俗事蓄郷曲所忌碎事非指朝家行来
舊章乃停壬寅辛丑

藤井藏曰 以不行吉禮或有之子卯不樂之類是矣聞吉日發凶禮也大抵拘於禁忌者明主之所取也漢時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明帝聞怪之民發農桑遠来蓄闕而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蓋觸其制令每值主上大臣之命辰忌行凶事其拘拘乎况因禁忌而輙移易先帝祥忌之日尤非奉先思孝之道也抑此禁也一旦出宮官宴之私言而非歷代率由之舊章源信及弘之固當矣良房以為是朝家傳来之良識見之卑陋可知矣

巖垣松苗曰 旨即終身之教也而違本命易忌謟諛之言獲罪名教不小矣如信弘二公可謂以禮信道者也

嘉祥元年即西洋八百四十八年阿剌伯囬教王丁羅馬城

○十一年以源常為左大臣橘氏公為右大臣○十
四年冬右大臣橘氏公薨○嘉祥元年正月以大納
言兼右大將藤原良房為右大臣○二年夏霖雨開
倉賑恤飢民○十二月帝親巡視京師過獄前問是
誰家右大臣良房奏曰囚獄司帝憫然因敕盡放囚
徒○三年正月京師諸國多盜敕六衛及諸國司索
捕○三月天皇崩帝性聰叡博綜衆藝最好經史工
射善書淳和帝工草書帝妙得其法人不能別也初
桓武帝遷都平安營造宮室窮極工巧至帝尤好奢

嘉祥三年魯烈敗於丹[illegible]俄羅斯國

靡後宮之飾冠絕古今由是府帑空虛賦歛滋起論
者譏焉

文德天皇 諱道康仁明第一子母女御藤原氏贈太政大臣冬嗣女在位九年改元三日仁壽齊衡天安崩壽三十二

○四月天皇即位○五月嵯峨皇太后橘氏崩后仁
明母也嘗與弟氏公議建學館院聚生徒世以比漢
鄧后又信佛建檀林寺稱檀林皇后○十月出羽地
大震○十一月立第四皇子惟仁親王為皇太子母
藤原氏右大臣良房女也生甫九月以大納言源信

仁壽二年丹麥攻英吉利而敗還

為傳帝愛長子惟喬親王欲立為儲貳以待太子長
憚良房未決從容語之信信曰有罪可發無罪不可
佗圖上不懌而止良房聞之深德信

永井定宗曰 親王生而僅九月立為太子當此時惟喬既四歲固宜立矣而立惟仁者以其為攝政良房之外孫故也

山縣禎曰 良房以外戚攝政戚權甚重天皇立太子有不出於其意者焉文德崩清和以幼冲繼大位權全歸外祖藤氏專權皇威漸衰其勢既見於此矣

○仁壽元年秋大水詔免京畿今年調遣左右撿非
違使廩給被災者○二年前參議勘解由使長宮内

仁壽三年即西暦八百五十三年[illegible]

卿滋野貞主卒。貞主以文學稱。在銓官。汲引進士。隨器擢叙。嘗上便宜十四事。又論太宰府衰弊日甚。由選吏不精不省。○參議左大辨小野篁薨。篁參議岑守子。岑守爲陸奥守。篁從父赴任。習騎射。嵯峨帝聞而惜之。乃折節爲學。嘗讀書下野足利鄕。置校。其藏書傳至後世云。○三年六月。太宰帥葛原親王薨。親王桓武皇子。幼頴悟有令譽。及長恭謙不傲於物。歷覽史傳。閑習朝典。擧朝重之。親王請去諸子王號。賜姓。因賜子高棟平朝臣姓。○齊衡元年六月。左大將

仁壽六年丹麥王政俄羅斯而敗

源常薨。○天安元年二月。以右大臣藤原良房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信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良相爲右大臣。良相良房之弟也。○是歲前彈正大弼藤原衛卒。衛内麻呂子。十八歲擧文章生試。及第出入四朝。爲國司。爲政寬簡。民安之。爲法官。貴戚側目。○二年。八月。天皇崩。帝留意政事。性甚明察。然禁網漸寬。憲法頽弛。官署遷除。吏人廢置。相繼無已。

賴襄曰　吾讀仁明文德二紀。非有恭儉之行。而史稱民爲弊。數行赦令。而盜賊漸滋。何哉。紀稱仁明嘗巡視過獄。問誰家。右大臣良房從對曰獄也。帝憫然盡放其囚。我古聖王往往親錄囚徒矣。今人君而不知囚獄爲何物。且赦釋惡人。豈可爲法。世以此譽仁明之爲君。無識者之見耳。然人稱文德並心政事。禁網漸密。善知人姦。頗傷於察。然頻[illegible]視[illegible]則其所亟心者何政而[illegible]何姦[illegible]君者[illegible]也不[illegible]則[illegible]健則懈。所以紀綱日壞。民輕犯法。不足怪也。

清和天皇　諱惟仁。文德第四子。母皇后藤原氏。[illegible]政良房女。在位十九年。改元一。曰貞觀。禪位皇太子。後四年崩。壽三十一。

貞觀二年即唐懿宗咸通元年浙東賊起討平之

○十一月。天皇即位。○大政太臣良房攝政。左大臣信。右大臣兼左大將良相並如故。罷右大將安仁。以中納言源定兼右大將。帝生甫九歲。良房以外祖事無巨細莫不與聞。安仁嘗爲國司。以強濟著。嵯峨上

貞觀五年南詔陷交趾

皇諭吏才。稱爲第一。文德朝。累遷大將。至是罷。定信弟。生長深宮。溫雅好音。不問家事。○貞觀四年。春。地數震。元年以來。霪霖不止。○四月。大雨。詔使參議以上論政事得失。右大臣良相表薦辨官及諸國司有循良名者及明經秀才得試及第者。及凡諸僧綱曾經八省講師。通熟世諦者。同上竟見。伊豫守豐前王奏。諸王給服徒費無紀極。請以見在爲額。不聽。輒過數奏。可。

賴襄曰　漢臣衡杜欽谷永之徒。當王氏擅政之時。務言人主過失。以售直名。其實黨附外家。

後世部之自清和立外祖攝政以来每歳霖雨地震九年之間日十二食所以致之不待識者而知也至此節朝臣論政事而藤原良相又表薦外官及諸生下及僧綱可謂廣開言路矣而當時伏翼守一言所言救識諸王支給而已矣當時天下之癸事令此無可言于王室之運日消外家之勢日長如漢之前五侯黄霧四塞之時也使一言及此饒不能救酒之警脉聖之心而漢天下之憤矣乃助之為害何哉豊前王非亦係宗籍者乎惟其所為心不過以此婿藤原氏以冀昇進耳豈非夫臣社之類哉蓋満朝卿皆此輩都夫也則人主誰與保其宗社者夫雖當時皆知求言之為室文弁言非切要之事故史無所載獨載此言者爲外家得此喜以為剪削宗室之資耳吾因是思之国朝律令定於天長以前者百世不可易也至於格式隨世損益或有因一時之獻替而成累世之沿襲華者貞觀延喜以下之式者往往抑宗親揚補相得非所謂禮之末造未可盡信者乎

節略

貞觀六年
俄羅斯攻
東雜馬

○六年正月天王元服良房罷攝政○八年閏三月應天門火大納言伴善男有罪流伊豆流肥後守紀夏井于土佐善男以善逢迎寵於仁明自內記累歴顯要與左大臣源信有隙欲陷之代其位至是與子中庸等燒應天門誣信所為右大臣藤原良相欲案信攝政良房為奏直其誣既而事發覺善男服罪遠竄善男中庸及其黨紀豊城豊城夏井弟也夏井坐獲罪夏井温雅有才善書文德帝嘗聞其名召見素貧衣稜弊惡左右笑之帝曰是疲駿也擢為少內記

貞觀八年
唐使南詔
復交趾

遷右中辨出為讃岐守秩滿民詣闕乞留二年民歌冨乃新造大藏四十宇皆糙納為不動穀至是縁坐肥後民遮途號哭過讃岐民哭聲接數十里在配所婁毋哀毀遂卒○八月敕太政大臣良房復攝政○九年十月右大臣藤原良相薨良相篤於親族嘗割封户置義田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是歳以備中介藤原保則為備前權守保則繼繩曾孫初備中饑民多流亡為盜前守喜苛政因徒塡獄保則政存大體務本禁末田闢户滋外户不閉轉備前知條

貞觀九年
丹麦人大
舉伐英吉
利

吏有奸贓者不擿分與己俸曰子久疲學官始得微官宜勉廣節期榮進特為仰事俯育毋受汚名貧累善人耳吾薄俸相資謹勿犯官物○十年左大臣源信薨○十一年正月立皇子貞明親王為皇太子生甫三月母藤原氏○五月陸奥地震山裂海涌死者千許人○六月新羅海賊夜入博多掠豊前貢綿逃捕不獲以參議藤原冬緒為太宰太貳陳四事曰嚴縱燧禁出賣馬甫米雜米總納税庫不容置諸司穀倉使齊交易勾當並從之○四月大納言藤原氏宗

貞觀十一年即唐咸通十年南詔攻唐

等。上貞觀格。○八月。太政大臣良房參議式部大輔春澄善繩上續日本後紀。○十二年正月。以大納言藤原氏宗爲右大臣。氏宗中納言葛野麻呂之子也。○春。以參議在原行平爲太宰權帥。奏舊漕肥前等六國穀。爲對馬年糧。阻風覆沒者十四。請停漕。發其民營壹岐水田。輸之對馬。止壹岐税課之六國。彼此皆便。又奏。肥前松浦郡庇羅値嘉二鄕。爲唐使往來樞轄。新羅賊亦經此入寇。地居海中。殷阜多奇產。徒委郡司。恣聚斂其民。厭私求苛切。欲輸公家。請合

貞觀十二年丹麥克東英吉利

爲一島。置島司郡領。任土賦貢。其俸料舉定正税公廨之間。令兼任肥前國權官。公卿議。許二年。先明息耗。行平阿保親王子。賜姓在原。

頼襄曰　國朝古重邊防。太宰鎭守二府。最爲要地。選才勇任焉。當任者。皆盡備禦之略。其綜理微密。非後世所及也。然其要在於不以邊事擾內地而已。先是按察使以東邊兵糧。每課東國。抒軸空竭。請以陸東官稻充。陸奧解以陸奧解留收官庫。公私兩便。至是宰帥又以舊漕西海六國米爲對馬年糧。多覆沒者。請停漕。發其民營壹岐田。輸之對馬。止壹岐税課之六國。彼此兩便。無他。皆計不擾內地也。故此後出羽守亦有所奏。請曰。無用之卒。驗動部內。待敕之處。還致巨害。宜撿出奧羽之逃民。給以中國之甲冑。是濟邊民之困。其實亦濟內地之弊也。蓋因其上毛用土兵。土兵之百

當徵發之萬。土毛之什。當漕轉之斛。不唯不以擾內地也。至於宰帥請以松浦二鄕殷阜多奇產。徒委郡司。斂外國利。不若改之縣官。置吏試貢。令兼任肥前國權官。是又欲使國內[illegible]。議許式之二年。先明息耗。則虛費利而招寇之所獲。不償所失也。亦可謂有識矣。要之古朝廷重邊事。故大小之吏。盡心於管轄。此後世雖有災異。略不加意。及有警急。乃爲繹騷。內外皆擾。其費不貲。即收利之業。不驗而許。終於無擾。嗚呼。何不以古爲師哉。

○是歳。參議春澄善繩薨。善繩伊勢人。父爲周防大目。天長中。及第補文章得業生。時內記闕。淳和帝素重之。虛此職。以俟善繩。累遷至今官。疾病授從三位。時諸博士互相短長。弟子亦各立黨。獨善繩恬退謝

貞觀十八年丹麥復伐英吉利

遣門徒。不爲謗議所及。○十三年二月。天皇御紫宸殿視事。自文德時廢之。至是復故。群臣皆悦。○十四年二月。右大臣藤原氏宗薨。○八月。以大納言源融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基經爲右大臣。參議南淵年名爲中納言。從四位上菅原是善爲參議。基經良房之子。是善清公之子也。○九月。太政大臣良房薨。詔贈正一位。謚忠仁。○十五年二月。惟喬親王薨。王隱居小野。絶外交。歌詠自樂。在原業平紀有常等時訪至。唱和而已。薨年二十六。○十八年十一月。天皇禪

位於皇太子。時年三十七。帝風儀端儼，寡言，好書，尤崇釋教，遂不雜髮，名素真，持戒二三日，一進齋飯，毀瘠骨立，後五年崩。

青山延于曰　甚哉浮屠氏之為禍也。帝以天子之尊，身為沙門之行，春秋未盛，至去位而不顧其後。宇多、華山脫屣萬乘，捨身佛寺，未必不由帝之作俑也。蓋帝之崇信釋氏，同軌梁武，卒而寶祚未衰，金甌無缺，終免[illegible]武之亂。然貞觀以後，外戚顓政，權柄下移，皇室不振，職此之由。安知承平之亂，不胚胎于此哉。

陽成天皇　諱貞明，清和第一子。母中宮藤原氏，贈太政大臣長良女。在位八年，改元一，曰元慶。為藤原基經所廢，後六十五年崩，壽八十二。

元慶二年即唐僖宗乾符五年大同軍亂

○元慶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甫十歲。以右大臣藤原基經攝政，尊清和帝曰太上天皇。○十一月，參議大江音人薨。音人嘗侍讀先朝，與菅原是善等撰定貞觀格式。○二年三月，敕五畿曰：校班之政，盈紀為期。自天長五年以來，廢之五十年于今。遂使無身之輩尚領田疇，見役之人曾無潤益。宜下知牧宰，細校依實言上。若所申排虛，有致隱沒，科以違勅。

重野安繹曰　戶分壞而人失業，班田敗而兼并起。天下之衰弊，職此之由。陽成帝元慶二年，部督班校之事，似有見於此，而其後遂格而不行。豈後世土地廣大，人民衆多，繁委之法有不可行者歟。抑紀綱不振，吏不得人之所致乎。安繹曰：吾讀大化之詔，而知兼并之所起也。大化詔曰：臣連伴造，各私其地，各置己民，妄兼并貧弱。孝德、天智患之，故罷臣連伴造，代之以國司，定租庸調，制班田收授法。於是田皆公田，民皆公民，而國司皆公吏，征若無兼并之弊矣。然而天智以後，於集兼并者比比可見。蓋大化以前之兼并，由臣連伴造之私其人地；大化以後之兼并，由民之窮困。民何以窮困？租庸調致之也。古者民之賦稅，大抵二十而無庸調。大化以後，取租於斂，取庸於丁，取調於物。其名二十一，而其實則十一以上。民於是寸始窮困矣。不得租庸調行而民不困窮者，未有。民窮困而兼并不起者，孝德、天智患臣連伴造之妄相兼并，朝以國司代之，使民安其業，斯可矣。又何用夫繁苛法為哉。以此法救彼弊，猶救縊而引其綆也。且夫民既有窮困之漸，雖有班校之法，以奮正之，猶抱薪而救火也。救縊而引綆，抱薪而救火，二帝之於民，吾未知其如何也。自二帝以後，至文武，租庸調之法益備，而民益窮困。觀其數數給復，免除欠債，而可以知矣。及其後此法竟廢，而民之窮困不可復救焉。譬之一家，其父祖破產，負債山積，而為之子孫者，終身窮約。是兼并之所由而盛也，是失業之所由而起也。今陽成患民之兼并失業，而與班校之事，其用心至矣。亦未幾其事格而不行，民益窮困，盜賊公行，以馴致天慶之亂，至武門之治，而天下變矣。嗚呼，租庸調之賜，害於後世也如此。顧孝德、天智之創此法，非傚隋唐也歟。夫官階傚隋唐，而服章混亂；禮儀傚隋唐，而質樸之風散；學問傚隋唐，而文弱之弊生；傚隋唐而賄害於天下後世者，不特租庸調也。吾故嘗論之曰：王制之衰，由于傚隋唐。

○天長五年夏，出羽夷俘叛。以左近衛將監小野春風為鎮守將軍，以右中辨藤原保則為出羽權守，討

元慶三年即西洋八百七十九年英吉利破丹麥

平之。初出羽民夷雜居。田地膏腴。姦吏豪戶規私利困編氓。至是秋田城司良岑其徵斂萬端。夷種相聚數萬。攻燒其城。出羽守藤原興世拒戰屢敗。攝政基經延保則。問計。對曰。夷種怨怒死戰。一可當百。非百萬不可克。救其窮。緩其死。可不血刃而服也。基經欲保則往。保則曰。彼獸性。欲德懷之。須先威讋之。因薦春風。春風時遭讒免官。乃奏遣兩人。敕與羽守吏皆受保則處分。保則即發。路疊得敗聞。從者失色。保則自如。人心倚安。時城下不和賊者三村。乃發郡倉資

元慶四年黃巢賊破長安唐僖宗出走

給之。勉防賊。春風由陸奧出上津野。宣恩詔。春風少在邊。習夷語。單騎入虜軍。面諭招降。豪酋數十人。挈至國府。保則親慰勞。以其謀斬渠帥二人首。撫納餘種。自渡島至津輕聞風內附。乃脩城。倍舊制。保則初在兩備。治尚寬。及來出羽。以嚴治之。奏復出羽庸調二年。給不動穀六千餘斛於雄勝平鹿山本三郡狄俘。時以良岑無罰。保則無賞。譏基經失政云。○四年二月。保則罷任。○十二月。基經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清和上皇崩。○是歲參議菅原是善薨。是善以

元慶七年唐李克用破黃巢復長安

文學著。嘗與基經撰文德實錄。○是歲建獎學院。○七年春。渤海國使裴頲來。以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菅原道真權行治部大輔事。迎接玄蕃寮。道真是善之子。夙以才學顯。○八年二月。太政大臣基經廢天皇。立式部卿時康親王。即位。初帝稍長。耽嬉戲。喜馳馬。作廄禁中。群小狎進。基經悉逐之。不悛。至令人縛木搤殺之。基經有廢立意。屬意廢太子恒貞。恒貞固拒之。更求諸皇子。時康親王仁明第三子也。嘗赴藤原氏大饗。饌者遺尊者雉足。遽取供親王者充之。親

元慶八年弗德揩而蕪王法蘭意太利日耳曼三國

王夷然爲滅燭掩跡。基經適見之。知其雅量。至是密訪諸皇子。諸皇子爭自修飾。最後詣親王第。久之出見。衣服雅素。徐曰。何故見過。基經心益服之。乃陳推戴意。許之。乃會公卿議。不決。左大臣融欲自當之。基經以其已賜姓爲臣不可。參議藤原諸葛勵聲曰。今日敢不依太政大臣處分者。有罰。議乃定。誘帝遷陽成院。帝始驚泣。時歲十七。

賴襄曰　國朝有廢太子。未有廢天子。廢天子。自藤原基經始。而當時無異議。後世稱之者何哉。由其門望無比乎。藉其父勢乎。抑其器略神識。懸服中外乎。三者皆然。然有大焉者。曰所廢當廢。

者也。所立當立者也。立當立者而廢當廢者。雖無三者。天下將服之。況有三者。藉而行之。如以巨船大帆。乘順風壯潮。誰能禦之哉。基經不必知古有霍光者也。而能為光之所為。豈非大臣憂社稷者有所暗合耶。而吾以基經為勝於光也。大光不及基經之資望者。則基經此舉。宜如易於光也。而其實為難。光之於昌邑。以已之意立不當立者。故輙立輙廢。不出一歲。何其易也。基經之於陽成。則以先皇嫡嗣。不得不立也。已為外翼。廢之非其利也。而廢之。不得不廢也。八歲立。輔之七年。其為之難可知也。光孝以親王為省卿。異於宣帝之在民間。然其疎遠不著略同。光以丙吉奏記始知之。而基經則預察識其當立矣。光有太后為之。未有張安世與之謀。基經之無所仰粟也。所共識公卿。如源融源多聚。皆紱袴子。是非其器識有勝於光。何能辨此。光立一宣帝而已。基經又定策宇多。亦所謂當立者也。光薦外孫女於昭帝。又計納女於宣。掩妻邪誅死。不血食累宜之德。而基經無此事。能保

仁和元年俄羅斯伐東羅馬

功名。君臣兩美。其純為社稷。不為私。亦有勝於光者也。基經之勝於光也果矣。雖然其自用專擅。貪於權勢則同。豈皆不學無術故耶。如其門望滋熾。子孫至僭上陵君者。雖勢之馴至。非其所得知。不無有所以貽之也。

光孝天皇 諱時康。仁明第三子。母女御藤原氏。贈太政大臣總繼女。在位三年。改元一。曰仁和。崩。壽五十八。

○春二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六月。特詔萬機依舊。先稟太政大臣基經。而後奏聞。○三年。八月。帝不豫。召太政大臣基經。立第七子定省為皇太子。尋崩。初帝多子。憚基經。未敢立太子。及是基經

仁和二年唐田令孜挾帝出走

入臥內。請有不諱。傳位於誰。帝曰。唯公擇之。對曰。王侍從可。謂定省也。上悦。召定省。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朕與汝得位。皆大臣力。慎勿忘。既出。率百官上表立之。帝有志興舊典。屢御外朝視事。

宇多天皇 諱定省。光孝第七子。母班子女王。仲野親王女。在位十年。改元一。曰寛平。傳位皇太子。後三十四年崩。壽六十五。

○十一月。天皇即位。太政大臣基經乞歸政。不許。勅萬機無巨細。關白基經。關白始此。尊生母從二位女御為皇太夫人。○四年。三月。詔以太政大臣基經准

仁和四年、即西洋八百八十八年、法蘭西王[illegible]而被廢、自是王不世及

三宮。初帝即位。詔基經有宜以阿衡之任為卿任語。左大辨橘廣相所草也。或謂阿衡位高不預事。基經不懌。曰。然則吾閑人耳。命放廐馬。奏曰。臣聞阿衡無職掌。崇高可知。以臣擬之。恐非所堪。然居無職之地。固臣素志也。帝驚。優詔諭。廣相草詔。失朕本意。朕欲庶政仍舊關白於公。垂拱仰成而已。基經乃奉詔。○十月。納基經女為女御。○二年。十二月。基經疾。乞解職。優詔許之。○三年。正月。太政大臣基經薨。勅廢朝三日。贈正一位。封越前公。謚昭宣。世稱堀河大臣。○

匹下脫大字

松林漸曰 無賞何以勸善。無罰何以懲惡。驅役海內之衆。傑使智者效謀。勇者效死。不辭者無他。賞罰之柄。有以勸懲之也。不憚其勞。不華其閑。不可以望千里於騏驥。嚴之銜轡。御之鞭箠。驚騁猶故。可以致之遠。賞罰之用。何獨異此。藤原保則以文吏入虎狼之境。不以威信。播以恩惠。立談之頃。能蕩平其巢窟。從前蝦夷之猖獗者。降伏無餘。而基經曾不加賞。其如此則天下無可賞之功矣。而其後蝦夷叛亂。若此者。良岑之擣克致之也。此而不罰。則何罪其不可赦。有功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智勇之士。將失望解體。萎然消沮矣。顧基經非不知保則之可賞。知其可賞而不賞者。何耶。已有所忌也。天慶中。朝廷遣藤原忠文討賊。會賊已平。忠文遂不與賞。於忠文憤怒。夫無功而不賞。惟固其宜也。而忠文猶且怒焉。況有保則之功乎。惟保則賢。故不發。夫忠文匹之怒。設使之憤怒起兵。則一振臂。而蝦夷數萬之兵。立集舉旆西向。蓋亦危矣。基經之智。豈有不慮及於此者乎。然則基經之不賞者。知其果不怒耶。曰否。怒亦不賞。何則基經以良房之子。繼爲攝政。貪戀權勢。鰓鰓然惟恐他人之求代己。何恤他人喜怒之暇。以爲保則繼繩之。皆將而又建無前之大功。不賞則已。苟賞焉官必不可不高。祿必不可不重。官既高。祿已重。則士民所望。功名所歸。勢必至奪已權。代己位。此吾所謂有所忌若也。其不罰良岑則何。曰議良岑之罰。則不得不議保則之賞。惟不賞保則。故亦不罰良岑耳。噫。權非一人之權。基經欲專其權。乃私賞罸。其後數十年。以賴義義家之功。不厚賞之。以養成源氏跋扈之勢者。則基經一己之私實爲之偏也。

○二月。召讚岐守菅原道真爲藏人頭。道真上狀辭。不聽。○三月。以大納言良世爲右大臣兼左大將。召大宰大貳藤原保則爲左大辨。先是保則在朝不得

寬平六年。即唐昭宗大順元年。討李克用

意。曰吾老矣。宜額修冥資。聞讚岐多紙。請爲讚岐守。曰吾欲寫佛經耳。州民多學法律。健訟。自保則來。人重廉恥。及除宰府。鎮西多盜。吏不能禁。保則知其由飢寒。賑給慰撫。政尚清簡。乃無盜。民安之。帝聞而召之。尋任參議兼民部卿。○四年五月。敕藏人頭菅原道真撰類聚國史。○五年二月。罷左大將良世。以源能有代之。中納言藤原時平兼右大將。時平基經子。○六年八月。以參議菅原道真爲遣唐大使。聞唐亂不果行。遂罷使不通。○九月。新羅寇邊。對馬守文室

寬平三年。唐楊復恭反。討之

善友與賊兵戰。大破之。獲大將三人。副將十一人。卒三百餘人。先是西邊數有寇警。敕大宰府曰。勿以兵故令農失時。且防且耕。至是府驛奏寇復至。尋捷報至。

頼襄曰 宇多之爲英主也。其攬權柄。振紀綱。躬勤儉。舉賢能。以宗廟生民爲心。所以接天智桓武之業者。不必論也。獨觀其處分邊防。足以知其他矣。宰府數奏寇警。詔曰。勿以兵故失農時。且防且耕。大哉言乎。可以爲百世法也。大凡大平之世。四海無虞。文恬武熙。一有風魚之警。上下相驚。奔走警告。差將吏。運糧仗。國內爲之騷擾。而寇爲何者。來爲何由。或未之知也。來於東則東奔。來於西則西奔。來者之虛實未確。而奔者已罷極矣。以彼爲虛。以發我防。而實矣。其力不可支也。以彼爲

寛平五年、唐討李茂貞

實以盡我防。而虛矣。其費不可給也。如是數次。國有不內壞者乎。嗚呼亦盡不及其本思之。沿海之鎮何為而置哉。其將吏守何職。兵卒服何業。我須於平日命為之處置。無非備寇。寇至有戰而已。何必擾擾來告我。我亦何必擾擾往援之。帝之意蓋亦如此而已。但雖將卒備矣。未有不食而能戰者也。故曰勿毀農時。且耕且戰。夫使戰而無耕。何資以戰。耕而無戰。亦何損於國哉。故寇有害有實而國無損有益。故曰帝之言可以為百世法也。帝不徒言之也。當時寇出於實而築前守防戰大捷。其効驗如此。雖然當時所以能為此言成此効者。又有其本焉。本者何也。曰收權柄。振紀綱。躬勤儉。舉賢能。以宗廟生民為心。

○七年二月。定置左右撿非使廳。勅中納言兼民部卿菅原道真。錄囚徒。帝患多滯獄。故有此令。每日聽

寛平六年唐董昌反

斷。無少遲緩。道真多所平反。○八月。左大辨源融薨。融嵯峨皇子。嘗造別業于宇治嵯峨。及東六條河原。窮極詭麗。稱河原左大臣。○八年十月。太宰府奏慶雲見。公卿表賀。以為政和德至之應。詔曰。朕即位九載。水旱癘疫。兵興盜起。政和德至之言。可以置齒牙乎。君臣一體也。朕恥。卿等亦可恥。勿為虛賀。

山縣禎曰　明者自視明。是以不為人所昏。庸人自視昏。是以多為人惑。帝以頻年水旱疫癘兵興盜起。知政和德至之言為可恥。可謂自視明矣。是以能屏卿雲之賀而不惑於佞諛之言也。惟其自視明。是以其觀人亦明矣。故能擇賢而貽後嗣。亦能詳辞告訓誡。以示後嗣。非明主而能然

寛平八年、唐李茂貞犯闕、帝出走

乎哉。

○九年七月。帝好佛。欲禪位於皇太子。詔大納言藤原時平。中大納言菅原道真。輔佐少主。參決機務。自著書歷舉古今國家得失。臣士賢否。誡新主。其略曰。明賞罰。勿用愛憎。慎喜怒。勿形諸色。勿聽婦言。勿近小人。詢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左大將藤原朝臣。功臣之後。雖少諳政事。初頗聞內行不謹。屢加激厲。可資輔導。右大將菅原道真當今鴻儒。深通政理。直言不忌。朕立儲貳。獨與之議定。且將讓位。未果。朝臣曰。

昌泰三年、即西洋紀元九百年、匈牙利侵日耳曼

事留變生。遂使朕意如金石。則不唯朕之忠臣。乃新君之功臣。其敬重之。李長達典故。長谷雄涉經典。並宜進用。帝嘗使畫工圖殷周以來名臣像於紫宸殿障子。其勵志如此。上尊號曰後太上天皇。以別於陽成上皇。徙東三條院。尋遷朱雀院。

醍醐天皇　諱敦仁。宇多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內大臣高藤女。在位三十四年。改元三。曰昌泰。延喜。延長。傳位皇太子。崩。壽四十六。

○昌泰元年。戊午帝讀群書治要。紀長谷雄侍讀。○二年。二月。以時平為左大臣。道真為右大臣。兼左右大

延喜二年、即唐昭宗天復二年、朱全忠攻晉陽[illegible]

將並如故。道真自以家本儒林、而居台司、衆望不厭。三上表固辭不聽。時年五十五。時平二十八。○十月、後太上天皇削髮、法名空理、稱法皇。○三年正月、帝覲法皇於朱雀院、相議。左右大臣並執朝政、無所統一。乃召道真、密諭使關白庶政、如藤原基經故事。道真固辭不受、且奏召臣無事、人必怍之。因命題賦詩以獻、賜御衣而罷。○以大納言藤原高藤爲內大臣。無何薨。高藤冬嗣孫、良門子。○十月、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上革命議、以爲明年辛酉、當帝王革命、君臣剋

延喜四年、朱全忠弑昭宗

賊之運、宜深用意。清行上書右大臣道真、勸其退避。道真不從。

青山延于曰　貞觀以後、藤原氏顓權、而天子拱默受制、紀綱陵遲。宇多帝英明、有見于此、登庸菅原道真、委以大政、欲以收外戚之權、而張王室之勢矣。然帝一旦去位、而道真亦以讒去。藤原氏之權滋盛、而不可復收矣。由之觀之、道真之去就、實係國家之興衰。豈得以一身之故去位哉。蓋道真之於君也、盡誠竭節、死而後已。不爾、螳螂奮臂、黃雀張口、伺隙其後。道真豈不之知哉。然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受禍而不辭、斯其所以爲忠也。而論者譏其不去位、以爲闇事機、非至論也。

安積信曰　革命者、天下之大變、王者易姓改命、若湯武之於桀紂是也。豈臣子所宜言哉。今清行以才學文章、仕百代一姓之朝、而遽以爲當革命之期、聞者孰不震駭。況帝聖算尚少、踐祚

延喜五年、回教人滅埃及

日淺、而菅公適自儒紳登台鼎、威權赫奕。一旦聞革命之言、得不疑惑而恐懼乎。革命之言既入宸聽、頗有疑懼之念。時平群宵又從而煽動之、曰道真有異圖、將廢帝立其壻齊世親王。此言與清行之疏相符、若持左契以要于後者。故帝爲其所眩惑、遂貶菅公。人徒知時平讒搆之可惡、而不知清行之言乃爲厲階也。夫清行之言、本出于憂國愛君之心、將以弭亂於未萌、消禍於將來、而事之相反、至于如此。故聖人不語怪、而罕言命。【節略】

○延喜元年正月、貶右大臣菅原道真爲太宰權帥。以大納言源光爲右大臣、中納言藤原定國兼右大將。定國、高藤子。初道真已受殊遇、以格君致治爲己任、知無不言、綜理政務、裁決如流。天下想望風采。而

延喜七年、唐亡。朱全忠代唐、是爲後梁太祖

左大臣時平年少氣銳、固執不相下。道真不欲每事立異、常竊嘆之。時平及聞關白密旨、益不懌。光爲帝舅、與定國皆以門地高、愧位道真下。式部少輔藤原菅根、道真所薦、嘗忤意被怒、啣之。時平因與三人相結、譖道真於帝、誣其欲廢帝立齊世親王。親王、道真女婿也。帝震怒、下敕貶謫。道真憂悶、無以自白、作和歌哀訴法皇。法皇驚、欲見帝申救。菅根戒門者不通。道真男女廿三人、流徙各異處。天下冤之。時平又欲禁錮放逐諸及菅門者。三善清行諫而止之。

延暦十一年燕王守光稱帝

賴襄曰 菅原相公之貶。世專咎藤原時平。稱讒臣必以爲稱首。賴襄以爲不然。曰外戚專政。類此者多矣。不獨時平也。前焉如良房之斥安倍安仁。基經之不用藤原保則。後焉如師尹之除源高明。兼通之忌中書王省是也。其意曰台司獨我家。爲彼何爲者。如源常與信光。以其易制。故得伴食耳。其與己相軌者。輙搏擊而去之。豈獨時平哉。貶菅公。非必時平所致也。然則誰所致。曰宇多致之也。宇多非患相門之如彼。故擢公使與之衡。亦丁寧醍醐。專聽於公者也。或曰。是所以禍公也。夫如彼者非一日也。中外慣習。以爲當然。擢之寒族。使與之衡。而能衡焉。無取異議。何哉。鑒識之者在焉。儞故宇多在位。嚴然右大臣。人望而畏之。一去位則文章博士。安據政府也。雖無時平。不可久安者勢也。且大家宰之罷於父者。其予必憎之。憎其倚父罷以制我也。以爲我自有所用。何必是。且已所用。與已年齒相若。志趣相投。而父所用皆否。民疾之。家且然。況人主有天下者乎。人主之所樂者。此位也。故其所忌。莫甚於兄弟之逼於已。中其所忌。以使怨其所樂。宜乎其言易入也。況出於已所用常所愛信者之口乎。故延喜之貶菅公。不必待時平之數言也。其情素然也。情與勢者。大下之所不能違也。而宇多欲以一紙遺誡禁之。其不可也必矣。故致菅公之貶者。非宇多而誰乎。而公亦可謂不自慮者矣。吾嘗審遺誡所言。立儲禪位之議。菅公實贊決之。曰事留變生。蓋是時基經之女未有所生。生則不可不立也。公豈慮於此邪。然已定儲矣。雖不禪位可也。其意蓋謂雖禪位猶當傍觀扶植之。不知權已不在我。我言寧可行耶。宇多崩於承和元年。去禪位三十四。專修佛法。癡以此三十四年閒讀經研法之勤。移之於政。政當更何如哉。而公亦終其輔翊之功。何貶謫憂死之有哉。襄故曰。菅公之貶。宇多致之。而公亦有以自取之。

○八月。左大臣時平。大外記大藏善行上三代實錄。

延喜十二年。後梁友珪弑其父全忠。朱友貞殺友珪而立之。

實錄道真所定居多。以其貶。不得列名。○三年。二月。前右大臣兼右大將大宰權帥菅原道真薨。道眞博學敏文詞。爲宇多帝所識拔。終大用。及在配所。閉門不出。以文墨自遣。至是薨。年五十九。○五年。大内記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等。撰古今和歌集。成上之。初平城朝。有萬葉集。及嵯峨好唐詩。和歌幾廢。帝有志興廢。敕撰之。○八年。冬。先是。敕時平及大藏善行撰延喜格。至是成。上。敕頒行之。○九年。四月。左大臣藤原時平薨。時平多權數。帝患朝臣奢華。禁之不止。

延喜十六年契丹稱帝

時平密奏。故自著美服入朝。帝佯怒。召職事曰。左大臣當躬儉約。以率百僚。乃首犯朕禁。時平爲惶懼者。屛隨身歩歸第。閉門謝客月餘。時人相戒從儉。

贊曰 醍醐帝禁奢侈。不由其道。而與時平密謀。用術以止之。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一爲不誠。則明有所蔽。邪正何能辨乎。他日時平陷道真之術。宜其售也。

○九月。以權中納言藤原忠平兼右大將。忠平時平之弟。雅善菅原道真。及其謫。數問遺之。不以兄故變。時人多之。○十二年。夏。疫。京師火。○是歲。中納言紀長谷雄薨。長谷雄文才敏贍。詔敕多出其手。嘗與三

延喜十八年晉王存最大學代[illegible]

善清行論文不合清行罵曰自古無有無才博士有之始於汝長谷雄不與校其愼如此時諸學士多以議論相凌任誕矜傲者菅原道真嘗寄詩長谷雄勸以敦厚化俗及道真及島田忠臣等相尋逝長谷雄歎曰延喜以後無復知我者○十三年三月右大臣源光薨光有膽識不惑妖妄說然以陷菅原道真爲時議所貶○十四年二月帝方勵精求治以連年水旱不登詔求直言式部大輔兼大學頭三善清行上意見封事其略曰國朝天險土沃民庶臣服三韓所

延喜廿年匈牙利始自立

以能然者國俗敦厖民風忠孝輕賦斂疎徵發上垂仁牧下下盡誠戴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自後化漸薄法滋彰斂增役倍戶口月減田畝日荒既而佛法初傳上下競傾產造寺捨田施丁極於天平國分二寺各用其國正稅而天下之費十之五桓武營宮城盡賦庸調又費五之三仁明好奢後房之飾竭帑倍賦又費二之一貞觀中宮殿頻災復修又費一之半矣則當今曾非古之十一也臣嘗爲備中介試閱其一鄉皇極既年有二萬兵士神護中有二千丁者

延長元年後唐滅梁代之

貞觀初七十餘人及臣時得九人今聞其無一人二百五十年來衰弊如此以此推之天下虛耗可知陛下照萬古興衰宵衣旰食降惠民庶興復寧無可期謹陳便宜十二事其目曰肅祭祀禁奢侈抑兼并勵學生省舞妓愼刑獄均祿賜擇牧宰程課役嚴邊備汰僧徒修津泊皆當世要務也

青山延于曰 弘仁以來名公鉅卿上疏言時務者不知凡幾然剴切痛決未有若清行封事者真可謂經世有用之才矣使帝盡用其言延喜之治豈特止此哉夫以清行之才遇帝不爲不遇而猶不得盡其蘊況叔世之士事庸主而欲展其才用不亦難乎

賴襄曰 三善清行以實用之才爲實用之學雖菅原相公恐有所不及其封事者所言雖有不敢盡者而切中時弊可用當世與彼爲無用之文詞者大異其爲書毋慮五千餘言而究其意所歸宿論之曰清行之意不過張紀綱修版籍以復物力而已矣夫物力者國之所以存也而其所以盛衰息耗者在於紀綱版籍二者故祖宗定制必於此致意焉使後世子孫賴以守其國無此不可一日守也然守之久二者歲弛月廢名存實亡其終至於守空器而天下之實移焉是和漢之所同而國朝爲著焉清行生於其漸弛廢之時欲有以救濟之當時君相非不嘉納之也而不能盡用及至其後弛者倍弛廢者滋廢獨後三條有志於興復之而短祚不能有成委靡壞隳以至保元而窮矣由二者之不修不張也清行此時已七十矣而位不過四位官不過儒門常格既而纔得參議未幾而沒嗚呼此人也不知用則所謂延喜之政亦非空名無實耶 節略

延長三年、英吉利[illegible]立　[illegible]國

六月。禁服飾奢侈。八月。以大納言藤原忠平為右大臣。十五年。大赦天下。免延喜十年以前七道調庸。減今年徭半。十六年。四品貞純親王薨。親王清和第六子也。從妻父源能有學武事。子孫賜姓源朝臣。世為將帥者本於此。十八年十二月。從四位下參議三善清行卒。年七十二。

齋藤馨曰。事事而議之。至於國體所關。至重極大者。舍之不議。賢者不為也。賢者先立其大者。而小者從之。此種木之術也。種木者唯培其根。而未有枝葉不茂者也。寬延之際。號稱賢者。菅公第一。三善清行次之。而清行最有經世之才。其意見封事五千言。率皆張紀修綱。熟籌當日利弊。而剖析之。可謂詳矣。然吾惜其大者有所未盡也。大者安在。曰菅公之進退是已。夫紀綱之弛。不弛於弛之日。而有所由弛矣。自外戚擅權以來。天下為其所專。百司庶務。不擇其當。而惟便己之視。不便己之人。摶而去之。不便己之法。革而變之。如之何紀綱之不弛也。唯宇多知之。故舉菅公。授之相位。使與外戚相抗。而漸收其權。則外戚當時之大患也。菅公當時之大賢也。舉當時之大賢。而除當時之大患。是當時之絕大急務也。而菅公之見黜。清行寂無一言。史稱清行前是上革命議。又勸菅公致止。是豫知其有貶謫之事也。而不肯救之。徒勸其自退。而革命議。又資讒人之口。乃不唯無救。而又害之。賢者固如此乎。清行為當時計者。何不移革命議為用賢之諫。移勸菅公者。為外戚自害之彈劾。正論讜議。凜然被朝。則菅公在位。外戚收權。而天下之紀綱舉矣。是為菅公計。即為天下計也。菅公既去。外戚之黨盈天下。雖有五千言之封事。其誰聽而誰行之耶。據史而觀。則外戚又欲罪

諸及菅門者。清行諫而止之。諫而止之。誠是也。何諫其門人之寬。而不諫其師之寬也。唐有魏徵者。以諫名。而其意在薦賢。清行論事。不愧於魏徵。而獨不知薦賢。此吾不能無惜於清行也。

松林漸曰。菅道真之貶。時平為首。清行為從。罪有輕重耳。世皆惜清行之上革命議。甚資讒口。而不知其受時平之意以上之。顯清行之才非昔為時平所驅使者。而其至此者。蓋妬忌之心使之也。何以言之。道真之貶。時平欲坐其弟子。清行致書諫之曰。弟子唯請益受業而已。豈有知其謀乎。夫所謂謀者。何所指也。道真忠亮正直。為世表式。貶謫固非其罪。所謂欲立齊世親王者。亦出於讒人之口。豈有可指之謀哉。既有謀之可指。則有罪之可問。是道真一亂臣也。道真之果不為亂臣。則清行之誣告也必矣。乃知前日上革命議之以卯令日。誣告道真之心也。清行之妬忌。蓋非一日。紀長谷雄文藻富贍。照映一世。遣唐之使。道真為正。長谷雄為副。其才能與清行相匹。而清行罵以下才博士。其妬忌之心亦可以見矣。長谷雄猶且然。況道真之才遠出其右乎。當是時。道真負海內重望。帝又英明。雖以時平之辯口。卒然言之。帝必知其為讒。故使清行先上革命議。然後徐說帝以其有廢立意。內外如合符節。帝豈得不信。且道真既去矣。其門人弟子無一出清行右者。清行不救道真於貶謫流竄之日。而救其弟子於連坐之時。欲以掩黨惡之名。殊不知能掩之於當時。而不能掩之於後世。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者。藤原良繩為左大辯。以名儒南淵年名。大江音人班在己下。乃稱病謝事。二人皆進職。而後就職。是其雅量大度。自有過人者。而清行何足以語此。

延長四年、後唐莊宗被弑。明宗代立。

○延長元年。三月。皇太子保明薨。追復故右大臣菅原道真官爵。贈正二位。謫道真以來。歲比不稔。京師屢災。藤原菅根。藤原時平相踵而逝。至是。太子亦暴

延長五年
呉王揚溥稱帝

薨。太子母時平女也。世以爲其祟。故有是命。

巖垣彦明曰　世傳菅公遂竄寘非其罪。公不勝憤恚。及薨爲雷霹靂皇宮。余謂此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不可信者也。夫驕泰[illegible][illegible]人之常情已。菅公決不然矣。凡事君者挾身竭[illegible]其分也。以寵辱易操。庸人猶或不忍爲。而況賢者乎。蓋公在宇多朝也。以命世之才。得聖主之遇。位至三台。職兼文武。人臣之榮既極矣。而公益肅恭。未嘗有以專權聞也。及醍醐即位。讒人衆閒。熒惑主聽。遂致竄黜。時命適然。然公學究天人。識明窮通。何怨尤之有。余嘗讀公在西海所作詩。深致尊君之意。絶無怫鬱之言。足以徵寵辱不易操也。余故曰菅公決不然矣。其謂憤恚訴天者。無乃以小人腹量君子心乎。若夫風雷水火之變。則天或警戒朝廷已。菅公何預焉。

○四月。立皇孫慶頼王爲皇太子。○二年。正月。以右

延長八年
日耳曼伐
波蘭

大臣藤原忠平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定方爲右大臣。○三年六月。皇太子薨。○十月。立皇子寛明親王爲皇太子。故太子保明同母弟也。○五年。延喜式成。○六年夏。使少内記小野道風書歴代賢君名臣言行於清涼殿南廂粉壁。道風篁孫葛絃子。工艸隷。○八年春。救左右京移養飢疫貧民於施藥悲田兩院。○四月。渤海國使裴璆等來。先是契丹主阿保機攻滅渤海。改號東丹。命其子突欲鎮之。璆等降附。至是自稱東丹國使。敕曰。東丹失禮義。使者無人臣之節。

謬奉臣下使以入上國。宜詰責以懲將來。因卻還之。前是渤海數通使。此後遂絶。○六月。雷震清涼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等震死。帝不豫。○九月。帝病篤。禪位皇太子。詔左大臣忠平輔之。上尊號太上天皇。是月崩。遺詔薄葬。不奉謚。帝致心政治。每群臣奏對。必和辭色曰。人主形威嚴。何以得臣下盡言哉。又嘗方寒夜。親脱御衣。以體凍餒之苦。世以比仁德帝。後世言治必稱延喜云。

朱雀天皇　諱寛明。醍醐第十一子。母中宮藤原氏。攝政基經第四女。在位十七年。改

承平三年
閩王延鈞
稱帝

元二。曰承平。天慶。後六年崩。壽三十。

○十一月。天皇即位。右大臣忠平攝政。○十二月。右大將定方轉左大將。大納言藤原仲平兼右大將。仲平忠平兄也。帝生於舅忠平第。至是甫八歲。生薄弱。常在深室。少見天日。世以爲菅氏祟。○承平元年春。以京師多盜。命衛府檢非違使每夜巡捕。○七月。宇多法皇崩。年六十五。法皇屢微行尋幾甸名山。遺詔以席裹棺。約以葛。火葬勿起山陵。奉謚號天皇。無謚始于此。○二年。八月。右大臣定方薨。仲平轉左大將。

承平六年唐伐石敬塘敬塘求援於契丹

尋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保忠兼右大將保忠時平長子也。○三年。冬、南海道賊起遣警固使諸國奉幣諸社後又修大元法於豐樂院及治部省以祈賊平。○六年。六月。以從四位下紀淑人爲伊豫守追捕海賊。淑人務招流亡賑困窮威惠並行降渠帥三十餘人衆二千五百分給廢田及衣食悉就農耕海氛盡清。淑人長谷雄子也。○七月。右大將保忠薨。○八月。以大納言藤原恒佐兼右大將尋爲右大臣左大臣忠平爲太政大臣聽牛車出入闕門。○天慶元年。夏。

承平七年石敬塘代唐是爲後晉高祖

恒佐薨。○二年。八月。盜射殺尾張守共理。○十一月。下總賊起攻常陸介藤原維幾下野守藤原弘雅上野介藤原尚範皆敗之。初上總介高望葛原親王孫也。賜姓平子良將爲鎭守府將軍良將子曰將門勇悍善射少仕攝政忠平求爲撿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走赴下總聚徒爲盜攻伯父常陸大掾國香殺之。與叔父下總介良兼數攻鬪朝廷將討之將門先馳詣闕疏辨得釋及良兼卒乃據下總襲執維幾武藏權守興世王爲謀主圖遂割居關東攻降弘雅逐尚

承平八年、法蘭西有叛者伐之不克乃敗於英吉利

範。自僭號平新皇開府猿島僞置百官諸國亡賴徒爭殺官吏應之。初將門與藤原純友者親密嘗謂之曰吾王族當爲天子藤氏當爲關白於是純友爲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島遙應將門攻殺備前介藤原子高京師戒嚴閉三關。○三年。二月。以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賜節刀討下總賊以小野好古爲山陽道追捕使討伊豫賊募東山東海建殊功者賞以不次。○三月。常陸掾平貞盛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等擊下總賊平之。初將門略武藏相模置留守

天慶四年魯西亞伐羅馬而敗

課賦役聞平貞盛在常陸率兵來攻貞盛潛匿不出。將門駐軍數日。不知貞盛所在以爲無虞遂歸下總散遣兵士。貞盛偵知之與下總押領使藤原秀鄉率兵襲之將門蒼黃出距。大敗。貞盛秀鄉乘勝攻之將門自度衆寡不敵欲誘致二將險隘擊之。退保島廣山。貞盛秀鄉縱火燒其營追戰北山將門常選精兵八千以自衛時未集衆僅四百餘距戰甚力官兵少卻。貞盛秀鄉與藤原爲憲督士卒大戰遂敗之將門單騎突陣。貞盛射而斃之。傳首京師黨與皆伏誅。初

天慶四年貞盛秀鄉反伐破之

將門之反秀鄉欲與之往候之將門方梳髮遽喜出迎髮不遑理既而饌至對食將門下筋飯迸落于袴輙自拂拭秀鄉大失望以爲輕躁無量不足濟大事遂與貞盛戮力討滅之

重野安繹曰史稱藤原秀鄉往見平將門觀其輕卒無威儀心賤之遂與平貞盛討破之向使將門略修容儀則秀鄉從之而反歟安繹曰方秀鄉見將門將門之反未明也秀鄉蓋欲察其果反乎否焉耳非知其反而將與之也河以知之二人相見之間終不聞有一語及謀反事者夫秀鄉實知其反而來則當首發其事以陳已之所以來將門亦當告之以其謀以留秀鄉今皆不然也披襟相對緩頰與語終食之頃不爲不久矣其所共言者非寒暄之微則四方之事曾不一語及

此者何耶反逆大事非心服同惡之人不可以輙告之將門之所與謀者興世王其所告而知之者純友而已而外間頗傳其反特未得其審秀鄉欲探之陽如將與之者而往見之將門未信其人故未告其謀而秀鄉既有以知之矣握髮以接賓拾飯而食之其輕作妄動神不安內心不攝形是可以知其有反逆大謀也秀鄉謂將門果反矣若然始有討之之心於是糾聚義故鳴其反逆之罪與官軍討之嗚呼將門以不告而告之秀鄉以不問而問之將門之反謀莫所逃於秀鄉之目唯誠者能見未形秀鄉其誠者也歟哲人能知幾秀鄉其哲人也歟雖然秀鄉猶爲脆也夫將門之反興世王實教之彼興世王者非武藏國守乎而秀鄉爲下野押領使則與興世王鄰境相接蓋亦知其爲人矣史稱興世王凶險好亂是雖無將門亦反者即亦一將門耳秀鄉有防亂之心何不奏興世王之凶險而早誅除之是先奪將門謀主也則將門雖至何能爲哉抑又思之興世王凶險如此其爲國守可知矣顧其暴斂虐使所以困苦州民者必多而民皆思亂是姦賊之所得藉以爲巢窟焉耳令秀鄉在其隣境悵然旁觀不能逆爲之所吾不能無憾于秀鄉焉

天慶七年契丹攻晉

○五月征東大將軍忠文等途還叙貞盛秀鄉並從四位下賜功田貞盛國香子有武幹欲報父仇攻將門不克來訴朝廷朝廷授此官乃與秀鄉收兵四千襲殺將門忠文素恪勤及受命不歸家直發至駿河聞事平乃還朝議欲與褒格實賴以其無功不可藤原師輔曰是不爲無勞何可獨遺實賴固執不可○八月讚岐介藤原國風討伊豫賊大破之賊走太宰

天慶九年伐契丹

府○四年春追捕使小野好古追擊悉平之先是國風招降賊將藤原恒利以爲鄉導衝賊巢窟純友敗走太宰府燒周防鑄錢司又侵土佐好古與太宰少貳源經基主典大藏春實等水陸合攻戰於博多津春實爲先鋒戰尤力賊敗入海好古急追殺溺略盡純友亡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逆擊斬之

賴襄曰國朝定制以來稱動兵革者止於邊寇未有臣子內叛者有之始於天慶論者歸罪於朱雀之君相賴襄曰是徒見其末未探其本也天慶之亂釀於延喜之朝何以言之曰天下之亂猶魚之爛也魚之爛也其腸先敗視其鱗鬣猶仍鮮美也以爲鮮美而庋置之翌日而出之潰餒臭

鶴不可食矣。觀延喜之朝廷。其禮文制度豈不備且美哉。時稱太平。數擧宴樂。名集文士。歌頌鬱起。而水旱疾疫。民不聊生。盜賊充斥閭里。雖有經理之政。徒行於近。不周於遠也。世徒稱其寒夜脫御衣之一事。是所謂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及民者也。且自貶管原相公。而藤原氏之勢倍蔵。其立闈儲。舍長子克明而立保明。以其為基經外孫。時平外姪焉爾。猶之可也。及保明大史立其子。其子亦殤。而立其同母弟。帝多皇子。當是時。言其長有仁明。言其賢則有重明。有兼明。皆舍不立。而亡立相家所出。何也。非陣之哉。是所謂仁而不武。無遠慮也。時平既沒。又以其弟忠平執政。託以入[illegible]天子。以陰制如彼之天下。如之何其不亂也。蓋君朝帝傍。不過目前之私。天下之紀綱廢壞也。人[illegible]也。姦雄窺伺也。皆漫不省恤。及其潰決。所謂雖有智者。無如之何者。何況朱雀之公卿乎。徒呼號神明。以求救濟。不足怪也。朱雀之時。右大將保忠。每冬月入朝。炙餅懷之以自燰。稍冷賜之從者。世稱其

慈恵呼為賢人。大將右大臣實賴。聚群兒啖菓。隔墻聽其語。以知世情。世稱其用心於政。當時大臣之所為。徒如此類而已。微祖宗德澤。此焉能濟禍亂。而何足責哉。節略

○冬。太政大臣忠平改攝政為關白。如基經故事。○帝自寫法華經。追修兵死者福。後亦詔諸寺造一萬率都婆。是歲納忠平孫女為女御。大納言實賴女也。○七年夏。以大納言藤原實賴為右大臣。立皇弟成明親王為皇太弟。以帝無子也。○八年九月。左大臣兼左大將仲平薨。性好殖貨。倉庫多於宅地。稱枇杷大臣。○十一月。實頼轉左大將。大納言師輔兼右大

將。○九年。帝禪位皇太弟。遷朱雀院。帝性柔仁。關白忠平嘗奏外議以為時政過寬。帝曰。朕聞之先帝。君家先關白有言。政如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朕若嚴急。下民何堪。

贊曰。豎乎帝世。長鯨短狐。東西煽亂。檀車四馳。而民不聊生。帝之寬裕温厚。足以維持人心。而又有烽燧之虞。天將生盜賊。以警人主乎。抑上下偷安。政教弛之所致歟。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有國家者。可不正綱紀。而振頽俗乎。

國史評林卷三　終

天暦元年。後漢高祖代晉立。

國史評林卷四

羽山尚德編次
龜谷　行刪定

村上天皇

諱成明。朱雀同母弟。在位二十二年。改元四。曰天暦。天德。應和。康保。崩壽四十二。

○四月。天皇即位。尊先帝爲太上天皇。太政大臣忠平關白庶政。○天暦元年夏。實頼爲左大臣。師輔爲右大臣。皆忠平子也。○是歲參議兼民部卿藤原忠

天暦五年。周太祖代後漢立。

文卒。忠文嘗爲近衞司。每宿直。繫寮馬於側。聞其嘶聲。警眠。帝欲聽其昇殿。固辭而止。○三年八月。關白忠平薨。贈正一位。謚貞信。忠平寬厚慈愛。及薨。朝野惋惜。與兄時平。仲平。並登要職。一門烜赫。時人謂之三平。○九月。陽成上皇崩。○四年七月。立憲平親王爲皇太子。母藤原氏。左大臣實頼爲傅。先是。大納言藤原元方女爲更衣。生皇子廣平。元方喜謂必爲國儲。而右大臣師輔女爲女御。生憲平。生三月。立爲太子。元方失望。遂以憂卒。○五年十月。置和歌所。以

天暦七年。即西洋九百五十二年。意太利爲日耳曼

藤原伊尹爲別當。○六年八月。太上天皇崩。遺詔薄葬。勿置陵。稱朱雀院。天皇稱院始此。○八年七月。大内記菅原文時上封事。條陳三事。曰禁奢侈。曰停賣官。曰懷遠人。言甚剴切。文時道眞之孫也。○九月。式部卿重明親王薨。親王醍醐子。好學。○十年七月。詔以炎旱減服御常膳。錄寃枉。賑鰥寡。免五畿七道逋負。○天德四年三月。御清涼殿鬪歌。謂之歌合會。禁中歌合始此。○夏。右大臣師輔薨。尋以大納言顯忠爲右大臣。顯忠時平子也。○九月。禁中火。歷代重器

天暦十年。周使趙匡胤伐唐。

文書多亡。帝避於太政官朝所。深自警懼。乃索得神鏡燼中。内侍以袖受之。以出。遂稱鏡曰内侍所。○應和元年三月。親試文章生。○康保元年夏。中宮藤原氏崩。納其妹爲尚侍。中宮右大臣師輔女。有婦德。帝屢問政事。所言多聽。初皇后妹登子。適帝兄重明親王。以中宮故。出入宮中。登子有姿色。帝見悅之。遂私焉。及皇后崩。登子亦嫠居。帝召寵幸。頗至廢政。左大臣實頼竊惜其累德。而不能匡正也。○二年夏。右大臣顯忠薨。年六十八。時平子也。顯忠性節儉。出無前

天德二年羅馬伐阿剌伯克之

驅諸兄弟皆壯歲歿世為菅氏祟顯忠每夜出庭拜訴○五月以大納言源高明兼左大將醍醐第十七子○三年正月以源高明為右大臣○三月御射場試親王公卿以下射○秋大水賑兩京民被災者甚者免調徭○四年五月天皇崩遺詔薄葬勿置陵帝寬恕恩無偏私嘗問近臣外間以朝政為何如對曰稱其寬帝喜曰朕志也又嘗召一老吏問曰朕治孰與延喜老吏懼不敢對帝頻問之吏乃曰賤臣何有所見唯覺主殿寮多進松明率分堂前生草與前代

天德四年宋太祖代周立

少異耳蓋察政務所會堂劃大藏省十分一別納謂政事煩劇歲貢無餘也帝聞之有愧色自是益加意政治論者謂其亞醍醐稱延喜天曆云帝好文學多才藻而愛文士上素寵任大納言源延光適有疎待色延光懼不朝俄召見曰學生藤原雅材者甚有文才卿盍薦之延光頓首謝乃奏雅材為郎故事文章博士必兼他官橘直幹為博士七年未有所兼上疏自訴貧困帝不懌然愛其詞即日下敕兼民部大輔直幹疏小野道風所書上以其詞書兩絕甚賞玩之後禁內火先問曰直幹疏無恙其愛才如此

賴襄曰 世之言王政必稱延喜天曆以其典章文物爛然具備而已察其實多不稱者譬若人之風半肢麗而心腹蓄疾是良醫之所畏故識者於二代無取焉而謂天曆不及延喜者非也然當時已謂然矣觀村上與老吏問答可見焉襄獨以天曆為勝延喜何以知其勝即此一事以知其勝也夫以萬乘之尊問政事得失於一賤吏非其留心於政孜孜不倦何能如此至聽其言以自知不足益勤於政則人主之所絕無而僅有足以為百世之法矣延喜恐未能及此何則其先皇之遺誡而不肯聽也則其他可知矣和顏接下導之使言可矣因災異求直言可矣而未聞其聳懼聽納其言而省於己如此也蓋老吏言所謂主殿寮多進松明者言劇務至夜未已也其清其本源使不至煩劇上也其次雖至煩劇勤而不倦倦而不勤斯為下矣所謂率分堂生草者言歲貢無餘也

夫量入以為出國計常有餘者上也其次出者與入者相當也量出以為入而猶不足者斯為下矣醍醐繼列朝太平之業而村上承天慶大亂之後國用之贏縮宜相縣絕也而其賑恤之政視之延喜無或不及非勤政之效何以至此以此言之雖曰天曆勝延喜可也其授政權於外戚則延喜之遺毒不可解免耳雖然兼明高明於帝為親兄弟藤原在衡於戚黨為疎屬而皆引當要路使與諸權戚相鈐制視之延喜之忌弟逐父所簡遺大臣而獨任二后兄者孰與耶或曰高明亦以中宮妹夫爾然則謂兼明在衡何乎至若夫好內寵帷薄不修所謂累德之大者雖然未至如唐明皇奪子之妻勤政不終終速大亂要之當時風習多如此者不可專尤於帝也

冷泉天皇 諱憲平村上第二子母中宮藤原氏右大臣師輔女在位二年改元一曰安和讓位皇太弟後四十四年崩壽六十二

安和元年、宋伐北漢、契丹救之

○十月天皇即位。時年十八。十二月左大臣實頼爲太政大臣關白。爽政聽節會日不就班直上殿。立皇弟守平親王爲皇太弟。右大臣高明爲左大臣。大納言師尹爲右大臣。師尹實頼之弟也。○安和元年八月詔以村上帝忌月廢五月五日節。

青山延于曰　禮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故忌日廢朝徹樂所以重追遠愼終之意也未聞以忌月廢朝者自孝謙帝以聖武帝忌月廢端午節淳和帝又以太后忌月廢之村上帝又以醍醐帝忌月廢重陽節帝又以村上帝忌月廢端午節大文武帝始置七節以爲行禮講武之日非若蹈歌曲宴一時游戲之比不宜以忌月廢之而歷世因循不革此失禮之大者也。

安和二年、契丹王被弑、宋又伐北漢

○二年三月貶右大臣源高明爲大宰權帥。藤原師尹爲左大臣。兼左大將大納言藤原在衡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伊尹兼右大將。初村上中宮生帝及爲平守平二親王。殊愛爲平。中宮妹適高明。高明又進其女爲爲平妃。既而中宮與其父師輔皆逝。爲平失勢。村上以帝有心疾。欲立爲平爲其儲貳。諸藤原氏以其婚源氏沮之。及村上崩。關白實頼稱遺詔。立守平。高明失望。右大臣師尹害高明。常謀因事除之。代其位。至是帝病不愈。中外謂當有禪位。左馬頭源滿仲與中務少輔橘繁延等密謀奉爲平走關東作亂。已而滿仲意中悔。詣師尹誣告高明與繁延等謀廢立。上未之信。師尹急戒嚴諸門。遣兵圍高明第。矯詔貶謫。繁延等皆坐流。京師騷擾。如大變亂。爲平憂懼欲削髮。帝慰喩止之。○八月帝疾劇。讓位皇太弟。遷冷泉院。

青山延于曰　甚矣外戚之盛也。爲平帝之所鍾愛。而圓融之兄也。兄弟之序宜立。而藤原實頼以其婚源氏忌之。遂立圓融帝。以帝之英明。尚爲權戚所掣肘。況庸昏之主。欲不爲之所制。豈可得乎。

賴襄曰　安和之變。可謂可疑矣。夫源高明進女於爲平親王。出村上之命。曰謀擁立之以擅致者。臆逆之言耳。雖然村上欲立爲平爲冷泉之儲貳。而以其與源氏婚。有沮之者實也。及村上崩。遂矯遺詔立守平親王。蓋不厭中外之心。故曰高明失望。出怨言者。或輿誦所傳也。而亦未可必其實否也。舊史乃稱高明怨望爲亂者所誣告逮及。然而所謂作亂者何人哉。非省府下僚。則國介耳。典廐耳。忽謀奉親王奔關東。爲平若新皇之所爲。是最可疑者也。不然其意中變。走告者。就中尚有威望者也。饒令自首。宜少加斥黜而無所問。即雖稱爲逆首者。聞歳輒召還。給封三百戶。無所防護。何哉。嗚呼此與承和之變。延喜之事。其情一也。三者獨延喜世全知其寃。而承和與安和。以半爲實。以半爲寃。吾斷以爲全寃也。搆此寃獄者。有主有從。延喜之源光。安和之藤原師尹。皆所謂從也。知延

天祿元年、宋伐南漢

喜之爲主者則知安和之爲主者亦可知矣曰雖然主於承和者未逞其志者也主於安和者則既逞矣而何苦組織搆成之耶曰彼以其所攄地爲私有欲私相傳恐它人奪之也故其所組織獄詞皆如自言己之肺肝也

圓融天皇 諱守平冷泉同母弟在位十五年改元五曰天祿天延貞元天元永觀傳位皇太子後七年崩壽三十三

○九月天皇即位年十一尊先帝爲太上天皇太政大臣實頼攝政如忠平故事立皇姪師貞親王爲皇太子○冬左太臣師尹薨大納言伊尹轉左大將中納言頼忠兼右大將頼忠實頼子伊尹師輔子○天

天祿二年、南漢降於宋

祿元年正月以藤原在衡爲左太臣伊尹爲右大臣○五月攝政實頼疾病詔大赦天下救之遂薨贈正一位封尾張公謚清愼實頼練達朝章人稱其盡心政治右大臣伊尹攝政○十月左大臣在衡薨在衡在村上朝以格勤至大納言常探知帝所讀書每入朝東中看其書遇顧問占對明悉以是得寵源高明之貶在衡聞之歎息家臣賀當代其位在衡大怒逐之○二年十一月以右大臣伊尹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兼明爲左大臣大納言頼忠爲右大臣兼明高

天延二年、宋伐江南遂取之

明兄是歲召還高明○三年十一月太政大臣伊尹薨贈正一位謚謙德世稱一條攝政以權中納言藤原兼通爲内大臣内覧宣旨兼通伊尹弟兼家兄也兼家夙顯達至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而兼通淹滯以是觖望屢廢朝參上亦疏之兼通意望攝關恐兼家妨村上中宮其妹也其在時兼通嘗竊請其手書曰攝關有闕當兄弟相及不宜躐等置之懷袖及伊尹病篤料其不起乘間進請上望見欲起入兼通挽上裾復坐乃奉其書上見母后手跡愴然乃超任之

天延三年、雞馬與阿刺伯戰克之

○天延二年春兼通爲太政大臣關白諸政尋賜牛車○貞元元年六月地大震至九月不止民多壓死帝避出南庭周惶爲御坐遂遷御關白兼通堀河第○二年四月罷左大臣源兼明以藤原頼忠爲左大臣大納言源雅信爲右大臣頼忠兼通所善兼明其所惡也○十月兼通有病以頼忠爲關白罷兼家右大將以中納言藤原濟時代之初兼通已專政又逼請爲關白第宅僭擬宮闕有謗者中以危法時人語曰寧捋虎口勿觸攝政口與兼家益嫌隙朝臣詣兼

貞元元年、吳越王降於宋

家著以夜又誣奏兼家女幸冷泉上皇生子因圖廢
立帝不信兼家聞其疾劇曰吾將爲關白遽入朝兼
通聞其喝道聲以爲問已病拂帶竢過門不入乃大
怒奮起力疾入朝兼家望見避之兼通意色殊惡直
前奏曰臣今日行最後除目左大臣賴忠當代臣爲
關白兼家謀叉當解見任左轉治部卿奏可兼通顧
公卿曰誰欲大將皆相目未言濟時趨進曰臣可乎
乃奏代兼家○十一月前關白兼通薨敕廢朝三日
贈正一位封遠江公謚忠義○天元元年賴忠爲太

貞元二年、法蘭西與日耳曼戰

政大臣關白如故源雅信爲左大臣藤原兼家爲右
大臣先是兼家作歌哀訴帝慰答之及兼通薨賴忠
奏請因有是命○三年先是禁內火至此又燒詔減
御膳免諸國調庸逋負除徭半○五年春京諸國多
盜賊奪調庸放火劫人有盜露又登弘徽殿捕得之
○六月盜火式乾門○十一月禁內又火帝遷御堀
河後院○是歲能登守源順卒順嵯峨帝四代孫有
才學而沈滯作無尾牛歌述懷上聞憐之與此官在
任三年卒著有和名抄○永觀元年四月改元大赦

天元二年、宋太宗與契丹戰敗績

以頻年多災變故也○二年五月制非職帶兵者罪
當杖○八月帝讓位皇太弟立皇子懷仁爲新帝儲
貳初中宮崩立女御遵子爲中宮關白賴忠女也先
是兼家女詮子亦爲女御有寵上以賴忠故不敢立
兼家恚已而詮子生懷仁其第上欲臨視憚中宮不
果數召詮子兼家留不遣又自稱病不朝上欲慰之
令懷仁着袴禁內詮子因入宮三日復出上又攜懷
仁出觀相撲節會因強起兼家入朝親諭之以傳禪
意曰卿不知朕意耳兼家乃悅○九月上帝尊號後

永觀二年、瑞典伐丹麥克之

太上天皇以別於冷泉上皇

華山天皇諱師貞冷泉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攝政伊尹女在位三年改元一曰寛和遜位後二十年崩壽四十一

○十月天皇即位時年十七○十二月詔求直言曰
朕在東闈十餘年即位日淺粗聞前事欲圖後治頃
水旱頻降民困土木浮食日多少執節儉倉廩已竭
田園自荒夫國之將興上下聚唇其將廢道路以目
雖澆季之俗疲極之民忘身戮力庶可扶濟人和而
天和民足而君足所謂大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

寛和二年、宋伐契丹

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宜令公卿以下内外百官五位以上及秀才明經及第者各上封事匡朕不逮卿等自慮中心廣詢衆庶莫遺微賤凡國之利害政之得失盡露其膽莫得諱隱。圓融末年朝政廢馳紀綱紊亂及帝即位参議藤原義懷與左中辨藤原惟成協心輔政紀綱頗張義懷伊尹子機敏諳朝章雖以資望尚淺未外台司然以外舅故親任惟成右少辨雅材子方正有幹略文章博士兼彈正少弼大江匡衡爲侍讀帝亦勵精圖治。寛和二年六月。

帝遜位入華山寺落髮爲僧。初帝即位藤原義懷以外舅之親干預朝政藤原兼家疾之欲令帝早讓位。其子道兼爲藏人左少辨雄猜多智會帝寵姫忯子亡帝哀毀迷亂道兼勸帝遜位歸佛曰臣亦奉從帝遂決意至是夜潛奉帝出宮帝猶豫道兼急促之入寺厥明落飾道兼將剃佯請還家訣父母乃去不復來天文博士安部晴明察乾象有變急入朝奏之不及義懷與惟成聞之馳至寺相視失聲愧輔翼無狀並薙髮爲僧持戒終身法皇歷遊嘗苦至病臥海濱殆不起。後入京居外祖母家稍近婦女。

【贊曰】兼家所冀望者。女爲后妃。身爲外祖。圖富貴。以估權寵而已。生民榮悴國家休戚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故子孫皆效其所爲而道隆道兼最有甚焉。道兼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繩以誅心之法則大於逐君之罪。天壤之間其能容乎。

【頼襄曰】王家之事至冷泉圓融華山之際吾不欲復論之也。夫以帝王之貴宰輔之重宗廟社稷生民之所寄而其廢立黜陟一依閨閫之私。寧可復論其得失哉。至兼通兼家之事可謂甚矣。兄弟爭權至以天位傳奕。是謂大亂之世。不待保元平治也。其躁競無恥狡猂不忌。千載之下使讀者掩卷。是爲何等朝廷乎。雖然原彼所以能然者。人君初使之然焉耳。已不愼其德欲敗度縱敗禮。以私臧公使權下移其勢終至此。可不哀哉。所頼者。祖宗之紀綱具在。有以一振之雖潰敗之極不

患不可自立矣。史稱華山初即位厲精圖治。盜賊屏息。太宰府去京師二百餘里。其私帶兵仗不肯從法令者。聞上即位皆解散。其求言之詔鑿然起衰救敝之急務。足以使天下革面洗心。雖或由惟成義懷之所教。而未必不出於其衷也。苟執此心不撓實其言而擴充之。雖有大姦劇賊將歛其手而何有於此猥瑣小黠之輩哉。奈何其以一婦人之故而舍天下之悅將歸已而不顧。甘爲人所騙弄。視其始如兩人者。何哉。仲尼贊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它日論剛曰慾焉得剛。故人君欲制權臣當先自制其慾。不能制其慾則失其剛。其自強者息。彼將反制我。

○帝性有巧思。宮室器玩創意出奇。又好和歌。親撰拾遺集。

一條天皇　諱懷仁。圓融長子。母三條院藤原氏。右大臣兼家女也。在位二十五年。改

永祚元年、即西洋九百八十八年、葡西亞伐東羅馬、遂與之和

元六。曰永延。永祚。正暦。長德。長保。寛弘。禪位皇太子。崩。壽三十二。

○七月。天皇即位。時年七歲。右大臣兼家攝政。罷大政大臣賴忠關白。兼家辭右大臣。准三宮。位在三公上。大納言藤原爲光爲右大臣。爲光兼家弟也。上先帝尊號太上天皇。弗受。立先帝弟居貞親王爲皇太子。○永延元年九月。中務卿兼明親王薨。親王以雄才博學。閑圓融朝。爲左大臣。爲攝政兼通所忌。罷爲中務卿。陽尊之實奪其權。乃營龜山莊。作莵裘賦。以自遣。及帝長好學。召兼明子伊陟。問其遺物。伊陟對

正暦元年、契丹陷宋易州

曰。唯有莵裘令獻之。乃莵裘賦也。有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破。句上嘆息。自書其句。藏巾箱。帝崩後。關白道長入内。覩而惡之。手裂之云。○二年。壽攝政兼家六十。設宴其第。兼家又營二條京極第。成。大宴朝臣。東宮大進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宴集之盛。前此所未有。

【賴襄曰】攝政兼家之落其第也。大宴朝臣。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世傳以爲宴集盛事。夫賴光時爲東宮大進。其職小也。其祿薄也。而有馬三十匹。何哉。使當時公卿。有憂天下國家者。可不加之意乎。蓋公卿大夫。以恬熙爲務。婾衣甘食。漁色鬪歌。而捕盗討賊之事。委之武臣世官者

正暦五年、丹麦伐英吉利

曰。是賤事耳。而不省地方兵馬之富。漸歸其手。他日平治建久之勢。隱然已胚胎於此。【節略】

○永祚元年二月。以權大納言藤原道隆爲内大臣。道隆兼家之子也。○六月。太政大臣賴忠薨。贈正一位。謚廉義。○八月。京師大風。宮門倒。諸國海溢。○冬。以僧餘慶爲延暦寺坐主。衆徒服前坐主尋禪。不受敕使。破裂宣命。敕賜尋禪封百戸。不問衆徒罪。○十二月。兼家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尋罷攝政。爲關白。○正暦元年五月。兼家有疾。奏讓關白職於長子道隆。尋爲攝政。先是兼家京極第多恠。乃捨爲寺。曰法

長德三年、加敎王伐印度

興院。尋削髮。稱法興院關白。相家稱院始此。敕度一百人。大赦天下。祈病愈。奏辭職。左中辨藤原有國。右中辨平惟仲。爲兼家信任。曰是我左右眼也。將奏辭職。問二人。吾子誰可嗣職。有國善道兼。曰。公執柄三郎力也。惟仲曰。舍嫡則何。乃立道隆。道隆曰。吾至此非德選。特以嫡長然。所喜得報有國耳。即職。即奪有國父子官。○七月。兼家薨。道兼以有功於父。觖望。在喪無戚容。會客游嬉。源賴光弟賴信仕道兼。欲刺道隆。曰。使吾主代之。賴光掩其口止之。○冬。立道隆女

長保元年、契丹伐宋

定子爲中宮帝年十一中宮十五○二年二月圓融法皇崩　七月罷攝政道隆内大臣○九月右大臣藤原爲光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重信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道兼爲内大臣○皇太后削髮號東三條院女院始此○三年夏太政大臣爲光薨贈正一位封相模公謚恒德稱鷹司相國其女爲華山女御病卒爲光哀戚遂歸佛創法住寺居焉稱法住寺大臣○四年夏道隆辭攝政爲關白○秋以右大臣重信爲左大臣左大臣雅信辭職尋薨雅信宇多帝孫善倭

長保二年、蘇格蘭人敗於英吉利

歌及蹴鞠又善音律轉喉爲新調聞者傾聽○八月以右大臣源重信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道兼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伊周爲内大臣伊周道隆之子○長德元年夏關白道隆薨道隆在職多汲進妻黨時論少之○以右大臣藤原道兼爲關白○五月關白道兼左大臣源重信並薨道兼在職僅七日世曰七日關白○敕道長内覽太政官文書道長兼家季子豪爽負氣嘗有相者視之曰是謂虎獨步深山貴顯無比○六月道長爲右大臣○是歲以藏人頭源

長保三年、丹麥伐英吉利

俊賢爲參議以藤原行成爲藏人頭俊賢高明子行成伊尹子初藏人頭闕關白道隆難其人問俊賢俊賢曰莫踰下官者道隆奏擧之至此上問俊賢自擧可代者以行成對後皆爲納言時藤原齊信爲光子藤原公任賴忠子與俊賢行成並爲納言明習朝典世稱四納言行成性質直多材藝尤妙書法世與兼明親王藤原佐理並稱爲三蹟○二年四月貶内大臣藤原伊周爲大宰權帥伊周弟權中納言隆家爲出雲權守初道隆病奏令其子伊周攝省中事帝以

長保五年、阿德溫爲意太利王、伐日耳曼

伊周中宮兄固親寵之及道隆薨道兼爲關白伊周失望道兼薨伊周自謂必得政上意亦在焉而東三條太后道長姊也欲其執政上不聽太后大恚上不得已從之伊周大觖望時爲光二女曰三君四君孤居鷹司第伊周私三君華山法皇挑四君數往戲之伊周意與三君通告之其弟隆家隆家率惡少夜要法皇放矢怖之誤中其衣中外不敢言已而東三條太后疾或言其由伊周咒詛乃有此命先是中宮有身出居伊周第伊周亦徘徊不往上閔之乃安置伊

寛弘元年、契丹大舉伐宋

周于播磨隆家于但馬已而伊周私歸西京遣撿非違使押送太宰府中宮生皇女大赦並見召還○秋道長轉左大臣大納言顯光為右大臣是歳大饑米價騰貴○三年秋藤原公季為內大臣○長保二年正月立女御藤原彰子為中宮稱上東門院彰子道長女也故中宮定子改曰皇后彰子生豐艶髮長於身二尺許道長殊愛之欲其貴及入內裝奩玩工究極工巧居飛香舍侍女數十人皆妙選一時才色時彰子年十三帝每戲曰老翁可愧先是皇后有身出

寛弘三年回教王又伐印度

就其父但馬守平生昌家生皇子敦康時上未有子大喜欲見之憚道長不果闕中宮歸寧召入后及敦康既而后又有身生皇女數日崩后出寒微恭謙有恩中外哀惜后侍女有清少納言中宮侍女有紫式部和泉式部並有才名少納言清原元輔女和泉式部大江雅致女多淫行紫式部越前守藤原為時女嫁右衛門佐藤原宣行生一女而寡著文自娛中宮好文詞召為師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部拒不從○寛弘二年春大藏省火盜殺大藏大輔平孝信○

寛弘四年丹麦又伐英吉利

冬禁內火神鏡大刀契焚遣使奉御筆宣命伊勢大廟告神鏡罹災宸筆宣命始此○四年六月有大流星○七月修仁王會禳星變

青山延于曰　帝之在位也三日並見大風洪水無歲無之四罹祝融至神鏡成灰天地之變孰有大於此者乎當是之時后族專政勢過人主而天之丁寧告戒如此然而未嘗聞有修省之事但付諸釋氏之讀經而已其每天戒不亦甚哉嗚呼神鏡焚而帝祚衰寶劍沈而王室傾陵夷之漸職此之由可不哀哉可不畏哉

○五年正月以藤原伊周準大臣○九月中宮生皇子敦成上東門第帝臨幸飲宴召道長家人授位有

寛弘七年丹麦復伐英吉利賂銀四万八千磅而退

差伊周謂敦康親王必為太子及敦成生不懌有流言其呪詛道長究治黨與停伊周朝參既而得釋○六年七月中務卿具平親王薨具平村上帝子受業於慶滋保胤有文名而性恬退世與兼明並稱曰前後中書○七年春准大臣伊周薨臨終自以不遂志嗚咽而逝○八年五月天皇不豫○六月讓位皇太子居貞立皇子敦成為新帝儲貳尋崩初帝意欲立長子敦康而皇后既崩伊周亦薨弟隆家資望猶淺帝以其無援又憚道長容謀於中納言藤原行成行

成亦懼道長。勸立敦成。中宮養敦康善視之。勸其父立之曰。我子尚幼。事未晩也。道長不可。遂立敦成。帝崩。帝性慈仁。嘗效延喜帝寒夜脫御衣以體民苦。藤原齊信嘗欲有汲引。聞上語曰。凡事須叉淳素。不能請而止。道長曰獻珍羞。聞之不敢復進。帝在位最久。人才輩出。嘗言朕得人一事。庶不愧延喜天曆。心疾道長專權。而力不能制也。

賴襄曰　史稱一條帝心惡藤原道長所爲而不能制也。蓋以藤原氏之累葉擅威。雖英明之君有不能奈何者矣。況帝乎。而欲以制道長難矣。曰然則是終不可奈何乎。賴襄曰可。帝嘗從容謂侍臣曰。凡事須叉淳素。藤原齊信欲有所及引。聞帝言。不能請而止。道長獻珍羞。聞之不敢復進。嗚呼是可爲之機也。人主謙可爲之位。扶可爲之資。雖爲權門所鉗制。處無奈何之時。而非無可用復之機也。其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譬若沈痼痼疾。其來非一日。把其要害而不可除。欲以攻擊克之。非其機不可。姑舍之扶其元氣。以養之。元氣昂則以勢伏其機。然也。人主誠原其始。因之叔其所以能專其權以制我者何哉。我始借之權也。我家每要其女也。彼以我之舅氏。以擅我政也。是藉我以爲重者也。藉我以爲重者。亦藉我以爲輕。故曰具機在於我。苟止吾度。爲我所可爲。苟則代而不敢蔑視我曰。是亦如君也。君如君則臣房幾將如臣也。其初之所以敢不如臣者。由於君臣如君也。帝一言如君。則足以讋服道長。其機如耳。惜于不知養此機以遂克之也。向養此機以遂克之。則報復朝權。不必待後三條也。夫欲養此機。必當有以輔之。如元氣之須參著。如藤原實資。乃帝之

參著也。舍此而不用。欲用后兄之伊周以制之。是欲養癰疽以驅瘧飲也。

又曰　一條帝亦有志於治者也。曰吾得人才一事。不讓延喜天曆。然吾觀其所謂人才。如四納言。世所盛稱。雖鍊達朝章。大抵容媚權門者耳。大江時棟慶滋保胤等。以文學稱。藤原佐理行成等。以筆札著。而毫無補於國家。[illegible][illegible]謂才與地稱矣。源雅信以善音律。能轉喉爲新調。聞者頒聽。藤原朝光創意爲透額冠。後人遵用。大臣大將之所爲。如此而已。朝廷之政。爲權家所擅。使天子於邑鬱結。而袖手傍觀。無敢一言匡救之。可謂之朝廷有人矣乎。【節略】

三條天皇　諱居貞。冷泉第二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攝政兼家女。在位五年。改元一。曰長和。禪位皇太子。明年崩。壽四十二。

○十月。天皇卽位。年三十六。左大臣道長。知太政官文書如故。○十月。冷泉上皇崩。○長和元年二月。立女御藤原妍子爲中宮。妍子藤原道長女。稱枇杷中宮。○四月。立女御藤原娍子爲皇后。娍子藤原濟時女也。上初欲立之而憚道長。道長陽贊成之。及冊拜。朝臣皆不至。上遣使召之。無應者。甚至罵辱敕使。投以瓦礫。上大恚。獨右大將實資曰。吾豈阿權臣而忽王事哉。乃與中納言隆家等數輩入朝。預嘉會。實資實賴之孫。齊敏之子。○是歲。侍從大江匡衡卒。匡衡左京大夫重光子。受業祖父維時。以文學著。然沈滯

長和二年　丹麦伐英吉利克之併其地

長和三年　魯西亜王分國封十二子

長和五年丹歩獻與國地賦

終身子舉周養子時棟並繼其業妻稱赤染衛門爲左太臣道長妻侍女嘗著書叙藤原氏盛事曰榮華物語○三年禁内火三月内藏掃部二寮火累代寶器多焚○四年十月敕左大臣藤原道長行京官除目於直廬儀准攝政帝有眼疾不能視朝故有此命帝謂左右曰吾欲除目於道長道長所爲不公自取寘譴朕不與焉○十一月禁内火復徙枇杷第目疾不愈道長使醫官以寒水進金液丹遂喪明○五年正月天皇讓位皇太子立敦明親王爲新帝儲貳敦

明皇后所生也時道長奏請立敦良帝不聽遂立敦明年二十三長於新帝十四歲敦明不自安帝欲右大將實資爲東宮傅實資以衰老不堪辭朝臣擬東宮屬者皆固辭右大臣藤原顯光女爲敦明妃乃以顯光爲傅

後一條天皇諱敦成一條第三子母上東門院藤原氏攝政道長女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四曰寬仁治安萬壽長元崩壽二十九

二月天皇即位帝生甫九歲左大臣道長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十一月攝政道長罷左大臣○寬

寬仁元年丹王鑑牛得無爲英王

仁元年三月以右大臣藤原顯光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公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通爲內大臣賴通道長之子也○攝政道長罷以賴通攝政班左右大臣上○五月三條法皇崩○八月廢皇太子敦明立敦良親王爲皇太弟初大傅顯光以舅故每事擁護太子然朝臣憚道長不敢起居太子及上皇崩益甚東宮官屬至厮役皆不肯供其役太子益不樂遂有遜位之志召道長子能信告以其意能信往告道長道長大喜急奏帝及上東門院門院曰果然宜

治安三年宋真宗殂仁宗代立

立敦康從先帝遺旨道長曰彼無外戚援不可遂矯詔廢太子太子母堀河太后聞之驚往視不及號泣道長病之奏賜號小一條院置年官受領吏准上皇封戶仍舊又納其第五女爲妃以慰之且掩物議故妃延子歸家憂憤斃妃父顯光哭之一夕鬚髮盡白○十二月前攝政道長爲太政大臣尋辭之

青山延于曰　甚哉道長之專也既逼三條帝令遜其位以擁立其外孫又立敦明爲之儲貳以悅三條帝之意及一旦升遐陵土未乾又奪其位以立其外孫天子拱默以受其制陵替至是可勝歎哉

万壽元年丹麥王[illegible][illegible]之

○二年十月立道長第三女威子爲中宮中宮長於帝九歲帝尚幼以中宮匣奩爲戲玩○十二月敦康親王薨年二十一親王夙有令譽爲一條帝所愛惜道長不得爲太子及小一條辭位上東門院欲援立之亦不果○三年三月女真賊船五十餘艘寇對馬遂犯壹岐殺守藤原理忠又犯筑前怡土郡時藤原隆家爲太宰帥遣前少監大藏種材藤原昭範等逆擊破之賊徒逃去乃奏捷京師公卿會議曰所下敕符雖有賞募之文而符未到府先既

女真原作刀伊今從皇朝史略

万壽二年英國始定奸淫劓[illegible]之律

發兵不宜加賞大納言藤原實資駁曰昔寬平中新羅侵對馬島司文室善友不待敕符擊走寇賊朝議便加賞苟有功可錄何問敕符到不到此而不賞將何以勸後權大納言藤原齊信亦同其議遂從之○十二月以攝政賴通爲關白○四年夏痘行帝亦患之因詔免諸國調庸逋負疾病者遣吏撫視○治安元年六月以右大臣藤原公季爲太政大臣賴通爲左大臣戭如故實資爲右大臣教通爲內大臣尋以實資兼皇太弟傅○二年七月伊豫守源賴光卒賴

長元三年撒辣[illegible]氏[illegible]羅馬

光爲人驍勇善射以將略稱歷事圓融華山一條三條及帝累官至正四位上伊豫守○萬壽四年春京師多盜入禁中奪物○二月右近衛府圖書寮火○十二月前攝政道長薨年六十二道長典樞機三十餘年政柄歸已黜陟任心一家三后帝與大弟並爲外孫嘗同集上東門第道長喜作歌自頌以月望無缺自喻以語右大將實資使和之實資辭曰秀歌不和自古然也道長嘗創法成寺窮極奢侈世稱法成寺攝政又稱御堂關白○長元元年秋前上總介平

長元七年宋趙元昊反

忠常作亂下總攻殺安房守惟忠遣撿非違使平直方等下官符東海東山二道發兵討之○是歲太政大臣公季薨謚仁義是爲閑院祖○三年安房守藤原光業畏忠常棄印鑑奔還○九月召還平直方敕甲斐守源賴信率坂東諸國兵討忠常忠常負山帶湖爲固賴信襲執之撫降餘衆○四年夏携入京師忠常途病死斬首以獻叙賴信從四位上爲上野常陸介賴信以老不堪遠任請改守丹波不許○五年大旱諸大川皆涸○六年盜入禁中及東宮○七年

長曆二年即宋仁宗寶元元年夏王趙元昊稱帝

自正月至七月雨。八月大風洪水。○九年夏天皇崩。

後朱雀天皇 諱敦良。後一條同母弟。在位九年。改元三。曰長曆長久寬德。禪位皇太子。崩。壽三十七。

○七月天皇即位。年二十八。左大臣賴通關白諸政如故。○長曆元年春。立禎子內親王爲中宮。三條帝女。母枇杷皇后。以道長孫女入內。三月改號皇后。立女御嫄子爲中宮。初上在東宮。納道長女嬉子。生皇子親仁。又納禎子。生皇子尊仁。關白賴通無女可納。而嫄子其妻妹也。故養爲子納之。○八月立皇子親

長久四年俄羅斯伐羅馬

仁親王爲皇太子。○三年春。以園城寺僧正明尊爲叡山座主。僧徒以其非慈覺徒不受。群訴關白賴通第。打破其門。令撿非違使驅退之。執首惡下獄。三月僧徒放火高陽院。捕獲之。○秋中宮嫄子崩。冬納內大臣敎通女爲女御。○長久元年夏。京師盜賊僧徒帶弓箭殺人行火。懸賞購捕。○秋大風。八省堂倒。京極院火。神鏡罹災。初天德寬弘時。神鏡罹災。然形質不損。至是銷亡。僅收灰燼而已。人以爲朝廷陵夷之兆。○寬德元年十二月。上視除目。見大人於屛風上。

寬德元年羅馬破俄羅斯水軍

自是驚悖得疾。○二年正月。大漸。讓位皇太子。以尊仁親王爲新帝儲貳。以中宮大夫藤原能信爲東宮大夫。時帝召關白賴通命之。賴通以尊仁非藤原氏出。不欲立。對曰事未晚也。賴通退。能信近御床奏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僧。上曰朕將置之東宮。何謂付之僧也。能信曰苟然。早決之。不可過今日。過今日恐有他故。帝悟。即日立爲皇太弟。能信賴通弟也。天皇崩于東三條院。

後冷泉天皇 諱親仁。後朱雀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攝政道長第四女。在位二十三年。改元四。曰永承天喜康平治曆。崩。壽四十四。

永兼五年即西洋一千五十年土耳其伐羅馬

○四月天皇即位。年二十一。○永承元年正月。右大臣藤原實資薨。實資剛直明達。不惑邪說。初攝政道長專權。擧朝阿附。實資獨侃然正色。屢發忠憤。天子倚賴焉。上東門院入內。道長要一時名流作和歌。以裝屛風。中納言藤原公任爲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時爲大納言。獨拒之曰。安有身爲列卿而爲女御資裝者乎。後一條帝有凶夢。或勸講最勝經。實資止之曰。陛下唯正已修政。邪不能犯也。僧明尊自

永承元年 宋[illegible] 卒

輔要有關寺牛自稱迦葉佛往膜拜朝野翕然群詣
實資獨不往道長家臣病有憑者妄語實資適往輙
懾伏曰吾懼見此人病乃已

頼襄曰藤原實資可謂大丈夫矣當權臣擅政舉朝攀附之時雖天子猶伺其喜怒獨實資以其同族特立不阿至天子齊賴之以為安可不謂大丈夫邪如不肯書上東門院之屏風激一世不振之士氣吾讀史至此未嘗不想見其人以如此之世猶有如此人也又讀至其辭為皇太子傅則有異焉敦明權臣所不欲立而天子立為儲實資以扶植之也為實資者何不既然以身許之而以衰老不堪為辭乎此時實資以大納言為右大將蓋歲七十矣後五年乃遷右大臣兼皇太弟傅所謂皇太弟乃權臣所欲立也誠使衰老不堪何以辭於前而不辭於後後又二十餘年而歿蓋九十矣其矍鑠可知也則前之辭者非遁辭邪觀實資之平素非怵禍福畏廉恥唯官爵是戀如當時公卿比也豈度時勢之不可為焉爾邪苟然何併不辭其官高觀事外而辭仕至死于抑以已受國恩特厚不敢以就安姑與權臣共事以匡濟其太甚邪或以吾論實資為苛也夫唯實資也故吾苛論之當時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婦人不足責有一丈夫焉吾烏得不責以其道故如源顯基之事後一條崩後辭官隱居卻醫藥以死則疾世濁亂潔身而逝耶審能然是之謂真大丈夫

○二年七月以内大臣藤原教通為右大臣權大納
言藤原賴宗為内大臣賴宗道長之子也○五年春
流大和守源頼親于土佐頼房于隱岐先是頼親訴
興福寺僧徒不法僧徒怒攻其館頼親父子防戰多

天喜元年 宋狄青夜度崑崙關敗儂智高

殺傷僧徒來訴故有此命○六年二月立女御藤原
寛子為皇后關白頼通女○天喜元年八月陸奥酋
長安倍頼時反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源頼義討
之頼時自父祖世為酋長至頼時略有六郡據衣川
擅海利不輸貢賦時出兵侵掠國守不能制朝議以
頼義頼信子得東人心乃命此任會有大赦頼時大
喜厚賂頼義頼義任滿將還有夜斫屬將藤原光貞
營者頼時子貞任嘗求婚光貞光貞鄙之不許故報
其怨也頼義欲収貞任頼時乃閉關復反其二壻藤

康平元年 諸国合攻荷蘭荷蘭擊破之

原經清平永衡在官軍或言永衡貳頼義収斬之經
清不自安去歸頼時頼時益振頼義以討賊自任不
敢歸○五年春頼義與頼時戰頼時中流矢而死貞
任勢猶張時歲荐饑○九月頼義奏請輸兵食久之
不至乞援於出羽守源兼長亦不敢出兵經清造私
符徵諸郡兵食曰用白符勿用赤符赤官符也國民
靡從賊軍益張○十一月頼義率兵千餘擊貞任於
河崎柵官軍大敗死亡殆盡僅餘六騎頼義長子義
家驍勇絶倫連射斃賊帥遂解圍而去○康平二年

康平四年 [illegible] 院

大雨洪水○秋大風○是歲盜屢行火皇宮○三年秋關白賴通罷左大臣敎通爲左大臣賴宗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實爲内大臣師實賴通子○四年冬賴通爲太政大臣○五年夏罷敎通左大將以師實兼之○秋賴通辭太政太臣關白如故○陸奥守源賴義以出羽酋清原武則等討陸奥賊大破之斬賊酋安倍貞任傳首京師詔叙賴義正四位下爲伊豫守武則從五位下爲鎭守府將軍先是以賴義任滿以藤原良經爲陸奥守以賊未平辭不往又以

治曆二年契丹以國號曰遼

高階經重爲守兵民服賴義不受其節度經重乃歸賴義招致武則得兵萬餘進攻賊小松柵拔之貞任來戰武則曰賊不固守困而出戰是我利也速戰破之衆勝衝其巢窟終斃貞任獲經清斬之賴義以餘黨未平尚留陸奥○七年春賴義以諸降虜至京師賴義東征九年平賊至是凡十一年始歸京師義家嘗詣關白賴通談奥羽戰事時大江匡房在坐聞之退而告人曰渠有將才惜未知兵法義家遂執弟子禮從以將略顯

重野安繹曰

或曰用兵之道貴拙速而不聞巧遲彼安部貞任清原清衡輩乘間崛起不過鼠竊狗盜之雄耳而源賴義義家討之費三年九年之久何其濡滯至此也大江匡房惜義家之不知兵蓋亦指此等事耳安繹曰擊一朝倔起之賊譬之除草焉及其未蔓遠芟而去之若忠文貞盛之於將門是也討累世盤據之虜譬之掇果焉待其既熟徐振而收之若賴義義家之於貞任清衡是也兵不可以一律論焉有宜速之者有宜緩之者因敵而變相時而動善者之用兵每如此今論者責賴義義家以用拙速是非獨不知二將之心亦不知用兵之方也請詳論之倔起之賊謀未成勢未合我拔於其徘徊拮据之間颱舉電擊而加之兵馬不能多聚声援不能相及不崇朝之頃賊氛蕩然矣若少緩之彼謀已成勢已合兵馬声援亦隨而至雖有善者不能善其後故曰若除草及其未蔓而去之若夫累世盤據之虜其土地兵馬皆其所素有焉其謀已熟而人々爲致死是豈可急擊而速取哉我且曠日持久威武以懾其心恩義以威其心以待其自服誅一二魁帥而不問其餘於是乎數百年長蛇封豕之巢穴永爲朝廷有矣苟不然一賊除而一賊復起不可窮已故曰若撥果待其既熟而攻之且夫奥地之叛亂自古爲難平定也光仁桓武之朝數々發諸將征之隨據隨起田村營出焉初充兵膽澤城爲持久之計而東方始定賴義義家之用兵得田村營之心誰謂之不知兵耶義家追貞任將射殺之而縱之夫義家父子之所以百戰艱難者非以一貞任故哉今將獲之而忽縱之然則其九年三年之役非力不能速克也待其心服耳其後宗任臣事義家而終身不叛宗任且如此則其它與人之心服于賴義父子可推知矣是不速之之効也田村營之克蝦夷俘二首獻之京師請縱而使還是亦義家縱貞任宗任之意也嗚呼世之相距數百年而其將畧兵法如合符契論者有疑于賴義義家之用兵何不觀於田村營之所爲矣

治暦三年宋用王安石為諫林學士

○治暦元年春右大臣賴宗罷○夏旱先是賴義請賞陸奥役將士有功者朝議久不決以故未赴任公私督責踵至賴義以私物進濟又遭旱不登因上疏請再任○六月藤原師實為右大臣源師房為內大臣師房具平親王長子知關白賴通妹醜故娶之賴通喜故累遷至此○三年十一月賴通罷關白特勅咨詢政事○四年四月以左大臣藤原教通為關白

○帝崩皇太弟立

賴襄曰　昔者元魏之衰羽林騎焚張彝第而魏主不問高歡觀之謂天下之事可知矣歸散財結士我長暦天喜之際有類於此者延暦寺僧徒抗訴迫關白賴通第打破其門已而放火高陽院夫賴通之名位不翅張彝也而僧徒非羽林之比天下之事為何如哉後興福寺徒又攻大和守源賴親之館而朝議流賴親于土佐不亦甚於不問乎而陸奥之酋侵蝕六郡不奉貢賦源賴義以國守計征勳之借出羽酋之力纔能平之朝延遣代人而兵民服賴義不奉其號令賴義以獨力經紀二國十餘年及奏捷為將士請賞格朝議久不決其後賴義子義家再平陸奥之亂而朝議以為私闘又不與賞典非源氏父子以私恩撫緝之則東國豪傑寧能帖然哉高歡自以其意結納之而已我朝則驅而歸之其手我朝紀綱之廢基於元魏而源氏父子智勇固過於高歡異日源氏坐奪朝權者決於此矣朝延公卿方以聲色歌詠為事而血戈汗馬之勞委之邊鄙之吏又不肯贊其勞而欲偃然長託於其上是天道所不與也大凡治安之久上者亢而不下下者滯而不上上下之間痞瘍不通而天下覆矣下者反制其上上者反制於下必然之勢也當是之時英偉俊傑之士多生於下而上者皆猥瑣頑鈍無恥之人是之謂氣運之變故其勢不得不反覆也噫可不懼哉

後三條天皇諱尊仁後朱雀第二子母陽明門院禎子在位五年改元一曰延久禪位皇太子明年崩壽四十

○七月天皇即位年三十五帝生七年入宮謁後朱雀進退有度觀者異焉後朱雀殊愛之立為後冷泉儲貳僧成尊嘗問殿下拜北斗乎曰每月一拜非敢祈踐祚也而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因每拜悔過成尊感泣先是藤原氏競以驕侈相高賴通造高陽院壯甚教通與二條第愛美賴通不懌言之於師實師實曰我族所為誰敢容議自帝即位皆畏懼自戢賴通屏居宇治不與政事教通雖為關白備位已○延久元年二月敕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一切罷雖在以前契券不明及有蠹蝕者停止○四月立貞仁親王為皇太子○七月停諸國御厨贄後院御贄○八月關白教通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師實為左大臣內大臣源師房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信長為內大臣信長教通之子也○

延久元年宋用王安石議行新法

延久三年波斯伐羅馬

閏十月。始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聽斷民間訟訴。○二年二月。定絹布制。○三月。以關白教通爲太政大臣。○三年。八月。關白教通罷太政大臣。○四年。八月。定沽價法。○九月。定斗升法。帝欲審量制命新作器。使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之。帝親抽簾竹截爲之準。及成。使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然後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宣旨升。○十二月。天皇不豫。禪位皇太子。帝奪藤原氏之權。關白教通嘗作興福寺南圓堂。令大和守督役。守任滿。教通請其再任。不許。固

延久四年宋歐陽修卒

請。帝奮髯曰。攝關之可憚。以其爲國戚。如朕則何有。教通大恚。拂衣起曰。藤原氏爲卿相者皆罷。春日神威今日墜地。諸藤皆起。朝廷爲之一空。帝不得已。召還教通。許之。帝欲禪位居院決政。而未幾崩。前關白賴通聞而嘆曰。帝季世明主。而早世如此。我邦不幸也。大江匡房稱帝治。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當帝時。大江匡房源經信藤原資仲源隆俊源隆綱並任參議。匡房以嘗侍東宮。最眷遇。經信民部卿道方子。以強敏稱。資仲右大臣實資孫。稱有祖風。隆俊隆綱並

權大納言俊賢孫。隆國子。帝爲太子。嘗恚隆國無禮。欲報之於其子。嘗窺隆俊入直。正笏端坐。處事敏給。曰。如此人才亦不易得。有射狐於齋宮者。朝議定其罪。或曰。狐未死。隆綱抽筆書讖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愛其文藻。乃登用二人。隆國子俊明爲左少將。會禁內火。帝避之。路人喧塡。俊明執弓毆逐。衆輿得前。帝悅。因亦受息。其愛才如此。

賴襄曰。世傳御府藏應神帝王冠。歷世天子。每大嘗。冠焉。未嘗適也。獨後三條帝穿之適焉。其魁偉可知也。烏知非宗廟之靈特生之以匡復國家之衰運也哉。而帝十歲爲皇太弟。三十五即位。在位五年而崩。藤原賴通歎以爲我邦之不幸。信矣。大江匡房比之承和延喜。則非篤論也。史稱帝剛健嚴明。是固然。然不知其剛明之本在於誠正也。夫苟不誠不正乎。則所謂剛者有息。而明者有敵焉。帝之在儲宮也。哉念卽位。欲云云。輒拜北斗以悔其過。夫以帝之明達。傍覦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警其不是。嗚呼。是其心足以貨天地。而信宗朝。蓋不以天位爲樂。而以億兆爲憂。是故一且即位。禱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遐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分天下。雖藤原氏之盤踞倨強。壓世難制者。畏憚自戢。俯就我馭者。由是道故也。唯然。是以其所使。唯其才。不以愛憎爲取捨。不敢私僾於已。利於天下而已。帝察於民事。非壓世帝王所及。如其親定斗量。制亦其一端也。吾嘗試因是論帝之政。皆出於天下之正而已。不與焉。猶斗量之不容私也。夫奪大臣之權。收新置莊園。置記錄所。親聚其是非。皆不僾於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帝之私也。唐

裴度語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
而已今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
崩沮何不相慶幸而歎嗟如此蓋藤原氏之幸乃
我邦之不幸其實我邦之不幸即藤原氏之不幸
也彼與宗社同休戚者而自其父祖不肯恤國家
而營己之私至此乃知其非爾雖然藤原氏之營
私也亦由歷世帝王之自徇其私唯帝也無私故
足以禁其私也如白河非不剛健唯以其剛健以
濟其私故聽政愈久而紀綱愈亂遂釀成保元之
禍白河之久與後三條反亦我邦之不幸也降及
元弘有後醍醐帝出其剛與明可以遠纘延久之
遺緒而復急於其私樂不能反天下之正以撥天
下之亂是亦我邦之不幸也憶
何不以後三條之心為心歟

白河天皇諱貞明後三條長子母贈皇太后藤
原氏贈太政大臣能信養女實權中
納言公成女在位十五年改元四曰承保承
曆永保應德禪位皇太子後四十三年崩壽

承保元年耶蘇教始興與回々教相攻

七十七○十二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立皇弟實
仁親王為皇太弟○五年五月後三條法皇崩○承
保元年二月前關白賴通薨世稱宇治關白○二年
九月關白前太政大臣教通薨○十月以左大臣師
實為關白初賴通讓職教通約他日傳之師實及教
通疾病請傳之其子信長上許之以中宮哀訴乃與
師實○承曆元年二月右大臣源師房薨家稱土御
門○四年八月以內大臣藤原信長為太政大臣權

承保二年宋韓琦卒

大納言藤原俊家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能長為
內大臣俊家能長賴宗之子也○永保元年九月遣
下野守源義家於園城寺逮捕兇徒先是園城寺與
延曆寺僧徒數相攻鬭遣敕使禁之不可制故有此
命○二年十一月前鎮守府將軍伊豫守源賴義卒
○十二月以大納言源俊房為右大臣俊房師房之
子也○三年正月以右大臣源俊房為左大臣權大
納言源顯房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通為內大
臣顯房俊房之弟師通師實之子也○應德元年十

承保三年交趾寇宋

一月皇太弟薨○三年秋興離宮於鳥羽課畿內七
道諸役究極鉅麗○十一月立皇子善仁親王為皇
太子即日讓位上尊號太上天皇帝弘大剛斷政自
己出相門斂手頗有後三條風烈然愛憎任意興作
不止國用耗竭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並
任者既遜位猶在院中聽政刑賞皆出其意帝篤信
佛法前後四幸高野八幸熊野慶佛像建佛塔不可
勝數嚴禁天下殺生帝親書金字大藏經書成慶之
數遭雨停之帝怒乃盛雨下獄世稱之囚雨

賴襄曰　齊衡而後而得宇多。正曆而後而得後三條。如陰霾之中乍覩天日之漏射。魑魅罔兩畏避寘匿。已而得醍醐焉。如晴日而帶薄翳。得白河則驕陽炎赫。如惔如焚。而黎民靡孑遺也。夫相家之專擅。濁亂朝廷極矣。然其政令猶頒於先古之格恤民之典求言之詔。雖或舊文具而猶存其名。知其為懿美也。至於白河。併其名不舉也。而興造之費。空竭府藏。其所以為功德。三千佛像。四十萬塔婆。皆塗民膏血耳。往時相家之侈靡凋弊。公私毒被天下。然民猶曰是某相所為也。非天子所知也。至白河收復其權。政由巳出。則被天下者。皆其毒也。怨之所歸。不在彼而在此。故曰白河收權。適所以收天下之怨也。當相家專權。曰賄賂公行而已。至帝之釁政。納財者得國司。至父子三四人共宰一國。則其民何罪乎。不翅此也。宇多欲禪位。而已胥護之。後三條之志亦如此。皆為天下慮爾。白河則欲擬己之欲。背父遺詔。舍其二弟而立堀河。堀河崩。又立五歲之鳥羽。猶可也。鳥羽纔

弱冠而又奪之。以與五歲之崇德。故鳥羽又尤而傚之。奪以予三歲之近衛。以速天下之亂。遂致其後有八歲之天子與五歲之上皇。亂曷有已哉。相家立幼弱之外孫。資其專權云爾。天子而何苦為此乎。當相家權盛。聽其所廢立。而不得自恣。自恣而後天下益不服。大亂塗地。夫宗朝之所許。生民之所仰。而以襁褓嬰兒為之。是之謂以天位為戲。是戲也。則天下誰肯敬戴之。故至使天下武夫健將。視天子如木偶土梗。視朝政如塵飯土羹者。皆其自取也。**節略**

巖垣松苗曰　國亂則殺傷人命。不可勝計。其慘勝屠宰鳥獸萬萬。是故人君明明德於天下。仁義之澤。及海之內外。則億兆臣民沐浴[illegible]平之化。帝力於我勝佛菩薩遠矣。若夫日舉之[illegible]味兼飛走。何足稱罪。在昔僧道昌對淳和上皇曰。庖宰之罪。帝王最甚。釋氏常誇其教廣大。然其所視多在微小耳。

山縣禎曰　信佛益甚。而國勢益衰弱。寵僧益盛。而僧徒益橫逆。建塔造寺益多。而國用益凋弊。吾未見信佛之有益於國家。而人主深信之。至如以為立無上功德享無量福利。抑何惑也。其不悟佛之無靈。而以雨為有罪下諸獄。則愚惑之甚一至此。其慢天不亦大乎。

堀河天皇　諱善仁。白河第二子。母中宮藤原氏。關白師實養女。實右大臣源顯房女。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七。曰寬治。嘉保。永長。承德。康和。長治。嘉承。崩壽二十九。

○十二月。天皇即位。生八歲。關白師實攝政。太上天皇聽決萬機。○寬治元年十二月。出羽夷酋清原武衡家衡等作亂。陸奧守源義家討平之。初清原武則以功拜鎮守府將軍。生武貞。武衡。武貞為嗣。武貞生

寬治三年宋呂公著卒

真衡。真衡有異母弟家衡。異父弟清衡。以事相隙。搆兵。及義家為守。攻家衡。不克。叔父武衡又援。據金澤柵。義家築長圍持久困之。終拔之。斬武衡家衡。義家從父賴義征安倍賴時貞任。九年平之。曰前九年之役。至此三年平之。曰後三年之役。義家奏捷。因請下官府還獻二酋首。又賞將士有功者。朝議以為私鬭。不許下符。即棄首於途而還。○二年冬。罷太政大臣信長。以攝政師實代任。○三年四月。師實罷太政大臣。○四年十二月。師實罷攝政為關白。○五年夏。左

承德元年宋[illegible]防范[illegible]於顏[illegible]

馬乙源義家與弟義綱有隙將鬬敎禁二家兵士入京師事遂寢○七年春立女御篤子內親王為中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九歲○嘉保元年三月關白師實罷以內大臣藤原師通為關白○九月前太政大臣信長右大臣源顯房並薨○二年六月上皇徙御閑院始置院別當撰納言參議為之設兵曹置北面士宿直院中奉宣旨施行曰院宣上皇所愛皇女准中宮號郁芳門院明年崩上皇哀戚遂削髮稱法皇然聽政如故○永長元年七月帝觀田樂自是朝野田樂大行

康和四年宋貶司馬光等官

衣以錦繡餙以金銀群臣務制奇服以相誇尚○承德二年秋法皇毀閑院移營於鳥羽○康和元年正月以仁和寺覺行為親王皇子為僧拜法親王始此○夏關白師通薨師通從大江匡房受學務進材能黜勢利嘉保至康和朝綱稍正至是薨年三十八師通不懌上皇親政曰豈有遜位之君而聚車於門者耶上皇聞之頗自斂及其薨無復憚意○二年七月權大納言藤原忠實為右大臣權大納言源雅實為內大臣忠實師通之子雅實顯房之子也○三年二

嘉承元年宋與夏講和

月前關白太政大臣師實薨世稱後宇治○冬前對馬守源義親𠢐掠鎭西敕討捕之流隱岐義親義家子○五年秋立皇子宗仁親王為皇太子○長治二年冬以右大臣忠實為關白○嘉承二年七月天皇崩帝留心政治諸曹所奏夜輙覆視可疑者御批使重議有宮女告帝所衆名職某貧窶將逭世帝為愍然乃敕僧良真修臨時禱曰其修法日時則他日命之豫賜兵衞尉一人師宜告有司而任之當時為兵衞尉者出功錢五萬匹良真既任其人入請修法日時

帝曰聞所衆某甚貧宜以師意私給功錢如修法今不必煩也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何疎近民何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是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藤原季仲等在朝帝以為得人不愧於古也然白河法皇決政院中帝不能有所為

贊曰 漢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魯曹劌語莊公以弗從孟子謂鄭子產不知為政帝之給兵衞尉功錢以賙所衆某之貧窶歛念所及可謂縝密周匝矣然天下窮者不止於此豈得每人而悅之哉

天永元年意太利王擒教王與之盟

烏羽天皇

諱宗仁。堀河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權大納言實季女。在位十七年。改元五。曰天仁。天永。永久。元永。保安。禪位皇太子。後三十三年崩。壽五十五。

○十二月。天皇即位。生五歲。關白忠實攝政。白河法皇聽決萬機。○天仁元年春。隱岐流人源義親作亂出雲。敕因幡守平正盛討誅之。○秋。前鎮守府將軍陸奧守源義家卒。○二年春。敕左衛門尉源爲義討美濃守源義綱于近江。捕流佐渡。先是義家子義忠爲盜所殺。朝議以爲源義明所爲。乃捕誅之。義綱義明父也。完之走據甲賀山。爲義義親子。爲祖父義家

永久三年女真阿骨打稱帝國号金

子養。○天永元年冬。權中納言大江匡房薨。匡房爲三朝帝師。有器識。嘗爲太宰權帥。世稱江帥。○三年。冬。忠實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永久元年夏。延曆寺僧徒數千詣闕。訴興福寺不法。興福寺僧徒又攻延曆寺。敕源平二家拒卻之。自是二寺構怨。將相攻。京師繹騷。敕二寺和解之。僧徒不奉詔。○是歲夏。攝政忠實罷太政大臣。○冬。改攝政爲關白。○三年四月。以內大臣源雅實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忠通爲內大臣。忠通忠實之子也。○元永元年正月。立女御

永久四年日耳曼伐意大利

藤原璋子爲中宮。璋子故大納言公實女。嘗爲法皇子養。許嫁關白忠實子忠通。法皇使忠實女納宮掖。忠實辭。乃變約納璋子。璋子幼爲法皇所鍾愛。及長私焉。至入宮猶不改。帝知御之。

青山延于曰　白河帝不以禮義律其身。而帷薄不修。君德有闕。遂使鳥羽帝不慈其子。而崇德帝不孝其父。三綱墮而五倫廢。保元之亂。已胚胎于此。禍及數世而不已。至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何其慘也。嗚呼。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二年冬。輔仁親王薨。輔仁後三條第三子。白河異母弟。有才學。一時名士多往遊。世稱三宮百大夫。○

保安四年金滅遼

保安元年冬。罷關白忠實內覽文書。○二年春。以內大臣忠通爲關白。初忠實忤法皇旨。不納女於宮。謂上輕躁不可保位。既而上稍悛。忠實悔之。會法皇幸熊野。帝敕忠實納女。忠實喜。裝奩已備。法皇還。怒罷之。忠實懼。退居宇治。尋復其職。猶不敢出。乃遂罷之。○三月。以忠通爲關白。○十一月。前左大臣源俊房薨。俊房練達政事。自祖具平三世相繼。有文才。兼能書。○三年冬。以右大臣源雅實爲太政大臣。特敕坐關白上。非藤原氏上此官。始此。雅實質直敢言。爲法

皇所敬憚○四年正月法皇立顯仁親王爲皇太子使天皇禪位帝年二十一太子甫五歳中宮璋子所生帝通天文精音律涉覽古記博通典故好修容儀時源有仁亦好修飾一時化風凡朝服有稜烏帽有額皆始于此時避位之後聽政院中二十八年帝好色多内嬖前後有三女院

崇德天皇諱顯仁鳥羽長子母中宮藤原氏大納言公實女在位十五年改元六曰天治大治天承長承保延永治禪位皇太弟後二十三年崩于讃岐壽四十六

天治二年金攻宋

○二月天皇即位關白忠通攝政法皇聽政院中上先帝尊號太上天皇○天治元年七月罷大政大臣雅實○大治三年冬以攝政忠通爲大政大臣尋罷○四年春山陽南海賊起敎備前守平忠盛追捕○五年二月立女御藤原聖子爲皇后關白忠通女○七月白河法皇崩太上天皇聽政院中○天承元年十二月以右大臣藤原家忠爲左大臣内大臣源有仁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宗忠爲内大臣○保延二年五月左大臣藤原家忠罷尋薨家稱花山院○十

大治二年金攻宋虜徽宗欽宗而去張邦昌稱帝宋高宗即位

二月以右大臣源有仁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宗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長爲内大臣賴長忠實之子也○三年左兵衛尉佐藤憲清辭官而去憲清博通兵書精射好和歌爲上皇宮北面士有寵而有遁世之志一日決志陳情辭官還家有稚女迎牽父衣憲清蹴之墜牀直出削髮改名西行年二十三遂周遊海内詠歌自娯其妻亦爲尼時伊賀守藤原爲業與弟賴業爲經皆爲僧隱大原山與西行相唱和爲業著大鏡紀文德以後十四朝事

賴襄曰所貴於士者以其知時也時有勢焉有機焉勢所推移機所起伏非必難知也而莫之知者有所蔽耳唯有識之士能先見之去危就安去濁就潔舉世不知而已獨知之知之明故決之果彼之所驚我以爲當然如藤原憲清不其然乎當是之時天下之勢何如哉君臣殉私廉恥喪亾國家紀綱所以維持天下者無一存者而天下之武健桀驁者隱然成黨於下竊咲朝廷以爲不足畏朝廷方計較閨閫之寵易置童蒙之君宰執之臣骨肉爭權不省宮城之外有何事大亂之機將發矣而上下晏然處之何哉譬若失火之家舉家寢集讙譁及鄰閭來救始知之彼汨沒於爭競之間中熱外譟顛倒是非是以其機露於前而不能見憲清資不過北面官不過左兵衛尉處一世奔波之後有以窺其端倪以爲事勢如此官不可爲故雖頗受寵使而決然去之其曰歸佛辭世者特託焉而遁或觸焉而發耳世蓋駁愕以爲不近人情不知自憲清視之舉朝之士皆喪心者也憲

清巢宮之歲。而藤原賴長爲內大臣。後二十年。而保元之禍作。自是喪亂陵貧。海宇又覆。而憲清高居川觀。悠然事外。嗚呼可謂士也已。史稱憲清博通兵書。精射善歌。蓋備文武才。苟有使之者。未攀援而進。如藤原信西。或所不難。而不肯求身也。之亂。依附爲樹立功名。如大江廣元。又所長爲。而又恥之。觀其異日見源賴朝贈文寶。玩而出門。把與兒童。可以見其志矣。世稱其無欲而已。吾則欽其有恥有識也。古曰。利使智昏。憲清唯有恥也。是以能識一世之所不能見也。如藤原敦光。稱文学之士。應敕陳得失。言及敬神佛。興学校。蓋三善清行之所以言於延喜。而敦光拾之。是爲何等時。而爲此迂拘之說。而不恥邪。如藤原爲業兄弟。辭官隱居。著史自遺。蓋亦知時之非也。細繹前事。託空文以自見。此則憲清之徒也。

○五年。八月。立皇弟體仁親王爲皇太子。初法皇多

天承元年
宋岳飛破金

內寵。最後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得子。寵專房。稱美福門院。生體仁。生四月。立爲儲貳。○永治元年。三月。上皇雉髮稱法皇。○十二月。法皇使天皇禪位皇太弟體仁。法皇欲立美福門院所生。故速禪位。帝以爲詔書宜稱皇太子。既而稱皇太弟。帝駭曰。明日審議當否。法皇不聽。帝奉書法皇中。使相踵。薄暮始傳劍璽。自是二宮不相協。時帝年二十三。太弟生三歲。

近衛天皇。諱體仁。鳥羽第八子。母美福門院。藤原氏。中納言長實女。在位十五年。改元五。曰康治。天養。久安。仁平。久壽。崩。壽十七。

久安三年
法蘭日耳
曼攻阿刺
伯不克

○十二月。天皇卽位。關白忠通攝政。法皇聽政院中。尊先帝。尊號太上天皇。於是世稱法皇曰本院。上皇曰新院。○久安三年。正月。左大臣源有仁罷。尋薨。有仁能詩歌。通音律。好修容儀。衣冠裁製爲之一變。世稱花園左大臣。○五年。七月。以內大臣藤原賴長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行爲右大臣。大納言源雅定爲內大臣。實行大納言公實之子。雅定雅實之子也。○冬。忠通復爲大政大臣。攝政如故。尋罷大政大臣。改攝政爲關白。○八月。以右大臣藤原實行爲太政

仁平三年
羅馬伐匈
牙利克之

大臣。內大臣源雅定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能爲內大臣。實能實行之弟也。○六年。三月。立左大臣賴長女多子爲皇后。○六月。立攝政忠通女呈子爲中宮。○以賴長內覽文書。初忠實欲使忠通讓攝政於賴長。而佗日及忠通之子。又請之法皇。忠通奏賴長凶險。不可。忠實怒乃曰。攝政朝廷所授。氏長者吾所與。乃令左衛門尉源爲義。遣兵入忠通第。奪藤原氏傳家重器朱器臺盤。以授賴長。又奪其邑獻之法皇。因請使賴長領內覽。於是賴長得專政。忠通備位而

仁平三年羅馬與意太利戰克之

已。帝稍長親信忠通惡頼長然壓於法皇不得如意。居常鬱鬱積成疾。○三年正月刑部卿平忠盛卒忠盛貞盛六世孫也累世以武著歴播磨備前伊勢但馬等守至刑部卿初白河帝漁色數微行忠盛每隨故上皇稱其忠勇擢之諸卿賤其門地譏之忠盛爲人眇一目故人譏之曰伊勢瓶子酢甕也瓶子平氏酢甕眇邦訓相通故云爾○久壽二年七月天皇崩帝無子上皇以爲重仁親王當承統重仁上皇第一子也衆亦屬意美福門院讒上皇呪詛帝故不欲立

重仁乃勸法皇立上皇同母弟雅仁關白忠通亦慫慂法皇從之雅仁稱四宮性輕譟無人望制下朝野愕然。

栗山愿曰 近衛帝法皇第八子崩年僅十七後白河帝於倫次爲四子長於近衛帝既十二年矣昔顯宗以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獲已也固非常經也後白河在所當立耶應及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近衛之後皇嗣至重天人保焉法皇不察天倫之叙衆心之所嚮而决之宮挾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慫慂贊成以阿順後宮法皇之過舉固已大矣而忠通之罪亦未知與頼長孰伯仲也嗚呼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邪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釁下敕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叙彝倫規正宮壼則亦末耳一朝晏駕昆弟交雖假手外臣恣毒胃

保元元年丹麦乱

肉邑虎傳翼鐵鷹飽肉八柱一傾四維不張大覬非望西滅東起怯恇萎靡唯恐不能自拒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

後白河天皇 諱雅仁崇德同母弟在位四年改元一曰保元禪位皇太子後三十四年崩壽六十六。

○十月天皇即位以皇子守仁爲親王即日立爲皇太子。○保元元年七月二日鳥羽法皇崩即夜葬之。上皇入臨及門右衛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不納。上皇大恚還先是左大臣頼長失寵法皇諫事上皇。上皇嘗夜召語之曰法皇舍宜立之重仁而立非

文非武之四宮今法皇已昇遐何憚之有吾欲舉大事廢豎子而再踐位如何頼長欲立上皇而已專權。乃力贊之時上皇謀頗漏朝野洶洶帝召下野守源義朝頼政平清盛等自衛時上皇居鳥羽宮法皇崩。七日修法會田中殿上皇不臨出宮入據白河北殿。召頼長又使人召源爲義辭强之乃率諸子至陳策奉上皇南狩兵即不利遂奔關東第八子爲朝獻策曰即夜直襲大内縱火三面要之一方縱兄義朝善戰臣一射斃之若平清盛等弱手幾箭直以鎧袖披

拂耳。乃取鳳輦徙此地、奉陛下於禁內、則東方未明、事已定矣。賴長曰、兩帝爭國、豈可輕易擧事哉。警召興福寺僧徒、料應黎明來赴。宜待其至而後戰。爲朝退曰、阿兄曉兵機、今夜必來襲、吾屬爲虜耳。

青山延于曰　古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當是時也、使賴長用爲朝之策、未必不得志。而賴長不從。平治之亂、源義平勸藤原信賴、要平清盛於安倍野。義平之言、固爲奇策。使信賴用之、亦未必不得志。而信賴不從。賴長・信賴、剛愎自用、坐失機會。欲不敗、得乎。雖然、彼二子者、皆悖逆之臣、禍敗自取。何足道哉。

○十一月、帝御東三條殿。關白忠通以下皆從。遣源

保元二年
波斯乱

義朝・平清盛等攻白河殿。義朝縱火攻之。上皇大敗出走、至如意山、徒步傷足、委頓、揮諸將散之。及夜、從者肩負出京師、無敢舍者。投僧房得粥。進翌日薙髮、入仁和寺、不納。事聞、帝遣兵守之。遂火上皇宮、及賴長以下黨與十二第。賴長中流矢而死。少納言藤原通憲獻策、榜亂黨姓名朝堂、各署流貶處所。於是多出降者、乃悉論死。右大臣藤原雅實・大納言藤原伊通等曰、自弘仁誅仲成、未嘗加刑朝臣。況在諒闇乎。通憲曰、非常之事、宜非常議之。不可遺後患。子弟黨

與一無所赦。時以爲濫刑。令重仁削髮、流賴長諸子及其黨卿以上。忠實以忠通奏請得釋。爲義匿於義朝所。清盛叔父右馬助平忠政、亂黨也。清盛素與有隙、乃殺之、以搖義朝。帝果命義朝誅爲義。義朝請以己功贖之、弗聽。乃謀於其臣鎌田政家。政家曰、齊死、寧死於子手。乃使政家誘殺。流爲朝伊豆。遂流上皇於讚岐。過鳥羽、欲拜辭山陵、不許。

永井定宗曰　昔應神帝欲舍長子大鷦鷯、而立季子稚郎子。帝崩、兄弟相讓、不登天位、三年。稚郎子患之、自殺。於是大鷦鷯始即位、仁德帝是也。古賢王重天倫如斯矣。夫天下者重器也。然較之父子兄弟、其輕如敝屣。故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今新院挾人欲之私、不顧父子兄弟之義、先帝崩、肌膚未寒、以甲兵爭寶祚。當是時、忠通與賴長兄弟相軋、爲義與義朝父子相角、清盛與忠正叔姪相攻。暴亂如此、神武以降千八百餘年、未嘗之有也。自是而後、至于慶長太平之運、四百有餘年、臣子弑君父、嫡庶爭統、親親相殘者、不可勝計。本朝風俗之頹敗、敎化之亂壞、實權輿于斯。

栗山愿曰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在致死也已。義朝當勤王之日、不得不抗父。禍亂旣平、其父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命、與俱就鼎鑊可也。源親房曰、子或宄悖、父得而殺之、石碏是也。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敎之不振、皇道之所以淪墜、義朝不足言。信西執政事、所令如此。王室欲張而不可得也。

又曰 上宮太子作憲法。不比等著律令而格式之書。相繼成編上尊重名器下砥厲廉恥刑不上士大夫雖仁愛過厚之極不能無養癰姑息之弊而比之繫相於獄斬將於市之慘酷明學簡仁暴豈啻霄壤哉當是時誅反側子人以爲淫刑者其言出於過厚之餘亦可見也蓋信西博覽咸通申韓刑名之術將以張威柄而懲後人也非敢擅殺戮也然佯定竄流實處死刑烏在王者至誠大公之政哉何以保無後禍也。

賴襄曰 世以忠通爲溫厚長者非賴長凶險之比。吾以爲忠通特其言語可聽耳其姦則勝賴長也夫四宮爲崇德之同母弟而美福門院勸上皇立之者何哉四宮之子守仁早喪其母養於美福美福無佗子可立。而愛其所鞠育故欲立四宮而及於此也近衛帝之患目欲傳位於守仁忠通數爲請之法皇至再三不已是先保元三年矣。夫帝之患目微疾也未必欲俄去位而忠通忽欲

易其位已可疑矣及近衛崩議繼嗣美福欲直立四宮則忠通亦贊成之蓋四宮疎遠無寵若然以守仁故出入美福之宮爲其所此眷忠通亦結媚於美福共相結託以傾賴長賴長所以失寵於法皇而走黨崇德者以此昔者弘仁之變無藤原仲成則平城無賴舉事也承和之恒貞安和之爲平拔之者與擠之者皆出於下勢每然也故保元之猶雖由白河鳥羽以私愛廢立天子然發之者忠通賴長也二人之相軋本由其父忠實忠實之憎忠通以其代已執權父子且然況兄弟乎況叔姪乎當時君相皆然也【節略】

○初上皇屢夢禎祚。每夢必禱焉至是帝遣人撿上皇東洞院書庫有一匣封縢甚密發視之盡記夢也。賴長亦素信夢嘗得吉夢意竊自負焉竟以取禍。

青山延于曰 夢之爲祥也自古有之故周禮置占夢之官以占吉凶然則夢果可信邪崇德因之以致播遷賴長因之以亡其身夢果不可信邪神武因之以平群兇[illegible]仁[illegible]天下然則夢果可信邪請嘗論之夫夢者想之所生吉凶禍福未常不係於其心之邪正也故心得其正則雖凶夢未必不吉況其吉者乎心不得其正則雖吉夢未必不凶況其凶者乎此吉凶禍福之所以異也若崇德賴長之夢則平日之所思念隨而夢焉安得爲吉兆乎而君臣恃此以興無名之師宜其取禍敗也

○二年五月左大臣藤原實能罷○八月太政大臣實行罷右大臣藤原宗輔爲太政大臣內大臣藤原伊通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實爲右大臣權大

保元三年匈牙利伐羅馬而敗

納言藤原公教爲內大臣基實忠通之子公教實行之子也○九月前左大臣藤原實能薨稱德大寺○十月大內成從御焉白河以後大內圮壞朝儀廢闕鳥羽帝時關白忠通請繕治鳥羽帝慮致勞擾不許至是信西用事乃修治之又置記錄所於太政官復內宴及相撲節會

栗山愿曰 凡有邦家者儀制雖備宮室雖嚴而不能務乎自修強於德教則譬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也故有神武畏日之敬而後可以底平定有仁德卑宮之儉而後可以致富安有醍醐脫御衣之仁後三條拜北斗之恭而後可以制格式均升斗置記錄所帝之任信西勵治如此

平治元年英吉利伐法蘭西

而變生肘掖。血流禁署。豈非不修德之過乎。

○三年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去位之後。聽政院中。如白河鳥羽二帝。凡三十餘年。然帝性昏闇。叛臣在側。恬不之省。以故亂逆相踵。王室日卑。○是月。忠通辭關白。

二條天皇 諱守仁。後白河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大納言經實女。在位八年。改元五。曰平治永曆應保長寬永萬。禪位皇太子而崩。壽二十三。

○十二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決政院中。○右大臣基實關白厭政。○平治元年十二月。右衛門督藤原信賴以左馬頭源義朝作亂。左衛門佐平重盛擊破之。信賴伏誅。初信賴貌美。幼受寵上皇。稍預政。請任近衛大將。上皇將許之。信西諫曰。大將重任也。自非華冑。不敢輕授。若信賴任之。恐取禍敗。願少留聖思。上皇不悅。信西圖唐安祿山事上之。信賴啣之。稱疾不朝。時大宰大貳平清盛結姻信西。勢威漸盛。義朝居常鞅鞅。信賴與之深自結納。又與權大納言藤原經宗。右近衛中將藤原成親。檢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等。陰相結。欲乘隙而發。會清盛如熊野。信

永曆元年教王遣使講英法和議

賴遂與義朝等舉事。九日。白虹貫日。信西察將有亂。入奏之上皇。內宴乃啓。告之宮女而出奔大和。信賴等不知。以為必侍宴。圍而焚之。不在。乃焚其第。遂幽上皇。遷帝。使經宗惟方伺察動靜。自稱大臣大將。黨與皆授官。以義朝為播磨守。信西之走也。又見星變。謂吾不免。乃穴地自瘞。用竹筒通氣息。十三日。獲信西。梟首京師。信西初稱藤原通憲。強幹有才学。自相有兵死法。或曰。為僧可免。遂削髮。曰信西。以上皇乳母子。親近用事。諸子皆布列顯要。義朝嘗請與婚。鄙之不許。而為子娶清盛女。義朝啣之。遂及亂云。

新井美曰 信西嘗警賴長以宜学問。以長才智而不知学以成德也。不獨使賴長失其身。信西亦不令終。此由以才智為学之謬爾。

栗山愿曰 信西奮然以邦家為已任。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非已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已之類也。徒知信賴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使其子居顯官美職。亦非所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公。智者多暗於所私。豈特信西也哉。

○義朝子義平勸信賴要清盛於安部野。信賴不從。清盛在途聞京師之亂。而大駭。乃與衆議方略。或曰。宜疾馳討賊。或曰。宜募兵於南海。合衆而討之。其子

應保元年
金伐宋

重盛曰賊兵始起事衆心未一雖大兵易與耳若衆心既和守備既完勝之難矣不如還六波羅速擊之也清盛從之○清盛既還六波羅經宗惟方亦悔黨賊勸帝竊出宮遂幸六波羅上皇亦潛出入仁和寺信頼方醉臥及醒懊悵曰惟方負我惟方短小多智世呼爲小別當至是又呼中小別當謂其中立能左右也救平氏討賊以大内新建恐罹兵燹宜誘賊出外戰重盛等攻大内且戰且卻誘賊至其第別遣兵入大内賊進退失據遂敗走信頼初盛氣指揮及聞

應保二年
日耳曼王
平意太利
之亂

敵呼譟至怖失色不能騎追及義朝於八瀨呼請與偕義朝怒扶其面去乃趨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爲手書請上釋之不報平氏兵以敕旨來捕誅之遂囚其黨五十餘人藤原成親以重盛姻免死其餘公卿貶官清盛及子弟皆進官流通憲子十二人世以爲出經宗惟方所爲也

【闕義寧曰】吾聞之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後白河之謂乎已寵信頼因取顛覆之禍而未悔又爲信頼手書請其死甚矣其溺於人也

○初信頼之幽帝也矯詔召群卿左衛門督藤原光

長寛元年
宋孝宗立
金伐宋

頼束帶而朝時信頼列群卿之上光頼謂參議藤原長方曰今日朝班何無位次直前坐信頼上信頼畏怖色沮光頼厲色曰聞今日有旨召諸卿所議何事一座皆不能對信頼竟不出一言光頼乃振衣而起召弟惟方責其黨賊惟方悔悟遂奉帝幸六波羅○永暦元年正月源義朝伏誅初義朝敗走東至尾張投平忠致家忠致爲具湯浴伏壯士於浴室刺而殺之送首京師正清忠致女壻也從義朝在其家亦併殺之

【栗山愿曰】虓虎投穽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懐誰不惻乎放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盖忍乎弟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乎子有焉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乎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世臣弑其君義朝故頼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夫忠致高望王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大江匡房歷舉一條帝得人以平致頼列源頼光之上頼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頼之曽也世系位禄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爲邦誅賊未聞爲下弑上也若謂之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兕孰之者無禁而附之者有功今將不惡嗑人而惡爲之附不亦悖乎自源頼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而釋官小說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眞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

○義朝諸子皆爲平氏所捕殺。獨第三子頼朝。清盛繼母爲尼者憫之。爲請免死。流伊豆。婢子三人皆幼。以母殊色。清盛納之。因亦得免。

頼襄曰。平治之亂。盡出於藤原信頼乎。頼襄曰。不然。信頼白面在童耳。不過布望大將。何必梟兵劫宮。徒帝幽上皇。欲何爲乎。彼雖狂騃。何遽欲身爲帝王乎。且上皇乃其所受罷昵者也。徃帝可也。何幽上皇。然則出於源義朝乎。曰。不然。義朝之觖望爵賞。信矣。然不至蹂躪宮闕以求之。信頼之不足與有爲。寧有不知。受其叙爵。晏然居之。何恃而然乎。饒今其怨通憲。懿之於路。如殺犬耳。何至犯兩宮。且其心所仇者平清盛。彼雖强宗。兵不精於我。使義朝有意擧事。何不直攻之。而攻三條殿乎。然則平治之事。出於誰。曰。出於藤原經宗惟方。自昔婿爲天子外舅。執政常也。經宗爲帝之舅。

惟方爲帝之乳母子。二人者以爲帝立則已執政必矣。而政在於上皇。通憲用事。是二人之所不平也。是以視信頼之不逞於通憲。且輕躁易動。故從與使作亂。患其無兵也。視義朝之怏怏。教信頼結之。以清盛爲通憲親姻。瞷其不在。草率寢事。蓋皆出二人之計。其本意在除通憲。發上皇。然後已擁帝以擅政。不然。何以及平氏歸京。獨扶帝逃出。而委上皇於賊乎。信頼不足言也。義朝武人。暗於朝典。恃二人以爲可得志。而利去害止。羨噬臍而不及也。二人委賊名於人。而已盜其功。及其得志。勸帝爲政。不使上皇預焉。可以見其情矣。是以上皇憤怒。借平清盛之手以逐二人。而清盛威權倍起。又可以見其勢矣。雖然。二人皆巧黠多智。不露蹤跡。故無幾召還。經宗又以外戚故。冨貴終身。時無燭其姦者耳。故襄以爲保元之亂出於忠通頼長。而平治之亂出於經宗惟方。彼皆驕逸不更事者。故以兵爲易事。輕忽擧之。禍遂至此。如藤原成親亦然。譬若悍婢黠豎。利主家財物。注火其屋。欲求

長寛二年
金伐宋

擭攫取之。若夫義朝清盛。儳從之有力者。赴救効力。焦頭爛額。或爲其註誤。至胥以陷罪。一勝一負。所就迥別。其初念皆不及此也。

○三月。立太皇太后藤原氏爲皇后。后大納言公能女。嘗爲近衛帝后。帝聞其美。納之。群臣皆以爲不可。上皇亦數爲言。帝不聽。曰。朕聞天子無父母。雖前后亦何傷也。遂冊爲后。時人謂之二代后。○流權大納言藤原經宗於阿波。參議檢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於長門。經宗帝之舅。惟方帝乳母之子也。以故二人恃勢弄權。嘗曰。上當親政事。不宜使上皇知焉。上皇

素惡二人。聞之大怒。命平清盛曰。彼二人間朕父子。汝爲朕誅之。清盛收之。將寘死。前關白忠通請減死。遂流之。由是二宮不協。上皇所欲。帝每支之。○八月。以內大臣藤原伊通爲大政大臣。基實爲左大臣。關白如故。藤原公能爲右大臣。藤原基房爲內大臣。基房忠通子。伊通上疏言三事。一曰用人材。宜舍短取長。二曰宿衛。宜選材武。不可備文具。三曰君臣所學。皆要濟時。不宜徒事詩賦。○是歲。以平清盛叙三位。尋任參議。踰歲。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爲權中

永萬元年
宋與金和

納言。○應保元年。九月。奪左中將藤原成親。右少辨平時忠等官。皆上皇所親近也。帝御上皇。奴經宗等。故報之也。○二年。三月。召還流人藤原經宗。尋復本官。○是歲。平清盛叙從二位。○長寬二年。八月。崇德上皇崩于讚岐。崇德在遷所。刺血書大乘經。成請藏京師佛院。後白河上皇不許。崇德大恚。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迴向惡道。自是成疾。遂崩。其後亂不止。勅建廟粟田祀之。○閏十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兼實爲內大臣。兼實基

房弟。○是歲。前關白忠通薨。忠通工歌詞。善書。嘗有乞寺榜者。既成。聞陸奧押領使藤原基衡所求。怒奪還之。○永萬元年。平清盛任權大納言。○六月。天皇不豫。立皇子順仁爲皇太子。禪位。上尊號太上天皇。帝頗用心政治。與關白基實謀。未嘗洛稟上皇。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

國史評林卷四　終

國史評林卷五

羽山尚德編次
龜谷行刪定

六條天皇

諱順仁。二條第二子。母伊岐氏。大藏少輔兼盛女。在位四年。改元一。曰仁安。禪位皇太子。後八年崩。年十三。

○七月。天皇即位。甫二歲。關白基實攝政。後白河上皇決政院中。二條上皇崩。○八月。葬二條天皇。興福延曆二寺會葬爭班。搆兵京師。訛言上皇令僧徒討

仁安元年即宋孝宗乾道二年西洋千百六十六年

平氏。平氏聚兵自衛。大內亦戒嚴。上皇親往諭清盛。清盛稱疾不見。○仁安元年。春。召還流人藤原惟方。○七月。攝政基實薨。以左大臣基房攝政。○十月。立憲仁親王為皇太子。憲仁於帝為叔父。帝年三歲。而太子六歲。昭穆失序。朝野譏之。○十一月。罷攝政基房左大臣。以經宗為左大臣。內大臣兼實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平清盛為內大臣。尋以清盛陞從一位太政大臣。○三年。二月。帝禪位皇太子。稱新院。

贊曰　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冠而為上皇。與以叔父為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為也。叔姪易位。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

高倉天皇

諱憲仁。後白河第五子。母建春門院平氏。贈左大臣時信女。在位十三年。改元四。曰嘉應。承安。安元。治承。禪位皇太子。明年崩。年二十一。

○三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上皇五歲。帝八歲。○嘉應元年。六月。前太上天皇薙髮。稱法皇。先是平清盛以病削髮。曰淨海。稱太政入道。造西八條第。究極土木。又興別莊攝津福原。朝廷賞罰出其喜怒。上皇積不能平。削髮歸佛。且以媚清盛。清盛乃悅。

賴襄曰　吾嘗論平清盛之不臣。皆倣藤原氏所為者。不可獨罪清盛。而使其勢驟至此者。後

白河上皇也。請詳論之。夫平氏自白河鳥羽之世。已受寵任。門望出源氏之上。帝以無望之親王。忍得大位。而忍失之。故倚有望之武臣以為重。保元之變。清盛功勞不及源義朝。而賞則過之。猶延元帝之寵足利高氏過新田義貞。視其門望之高下為爾。故藤原通憲不許婚義朝。而連姻清盛。君臣同見。抑彼揚此。遂激成平治之亂。義朝無義貞之臣節。而清盛坐得尊氏之所圖。皆帝致之也。清盛心知帝之無望。而倚已之望也。意素輕之矣。及上皇以先朝定議。禪位二條帝。欲已聽其政。如白河鳥羽。而帝與其親信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已衰通憲矣。尤倚於清盛。借其力以除帝之謀主。雖除者。已借其力。不得不醻其勞。今年任中納言。明年任大納言。勢已驟驟矣。及帝崩。太子立。上皇又欲別立其所愛。犯衆情之所不是。而必行之。則又借清盛之力以為。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其舅無望。清盛亦平氏。而威名著世。是真可倚以為大援也。於是驟進其官爵。自內大臣直超拜太政大臣。是顯

然以異時外戚攝政之地與之也。使清盛謹愼有學之君子。猶不能不自恣。況武人之負功恃力者。其驕肆不怠憚。固其所也。亦猶延元之假尊氏大將軍之地。故曰。上皇使之然也。夫清盛虎也。上皇傳之翼而騎之。欲中下不可得。況欲搏而覧之。速其噬攫。莫足恠焉。清盛之意則以為。既恨我以藤原氏之地。藤原氏之所為。無不可為也。於是納女為后。立其所生為天子。己為外祖。專政。己之子為外叔。任左右大將。族類列卿相。莊園踪天下。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大半。則出藤原氏之所不及。有其所不及。故為其所未為。亦莫足怪也。天下之兵半爲平氏。半屬源氏。源氏之意則以為。彼之所為。我何有不能為。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雙虎相闘。一斃一在。在者負嵎。後白河上皇懲而不復攖之。建久之事是也。後鳥羽上皇攖之而大傷。承久之事是也。後醍醐帝乘其自潡殪之。而更養一猛惡者。延元之事是也。

承安三年俄羅斯議察加建諸[illegible]

○二年四月。誅流人源為朝。為朝為人魁岸奇偉。膂力絶人。最善射。幼恃勇凌人。為義知其不可誨。逐之鎮西。為朝居豐後。稱鎮西八郎。自稱九國總追捕使。掠略九州。多行不法。擧州來訴。朝廷使為義召之。不至。久壽二年。敕太宰府捕為朝。為朝遂率驍勇二十八人至京師。保元之亂。屬崇德上皇。及上皇敗。廷議處斬。減死一等。斷臂筋而流于伊豆大島。居五旬。臂創悉愈。引箭加長。於是自領大島及三宅八丈美計澳五島。奪其租稅。暴横日甚。嘗航海至一島。世傳為

承安四年英吉利敗蘇格蘭取其地為屬國

琉球。為朝以威服土人。後以一人歸。至是命狩野介藤原茂光討之。為朝刳腹而死。傳首京師。○五月。以陸奧人藤原秀衡為鎮守府將軍。藤原兼實歎曰。以奧夷任此職。可謂衰替之甚也。秀衡基衡之子也。○是歲。權大納言平重盛次子資盛。途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從者呵辱。清盛怒。使武士覘基房出。毀其車。傷從者。上為之廢朝三日。重盛懼。黜干其事者。逐資盛于伊勢。○承安二年二月。立女御平德子為中宮。德子清盛女也。長於帝四歲。○九月。宋明州刺史上書

安元二年羅馬與日耳曼戰敗績

獻物。稱謂無禮。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清原頼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況今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宜卻之。不聽。

栗山愿曰　昔淡海公奉敕撰職員。掌遠人。謂之玄蕃。萬多親王。區姓氏。秦漢之裔。收之諸蕃。源親房亦曰。彼以我為東夷。猶我以彼為西蕃也。近學陋乎市井。文不振乎搢紳。懵舊典而不之察。或呼元明為中華。自稱為東夷。殆幾乎外視萬世父母之邦。而侮蔑百王。寔令之著矣。昔隋主贈書曰。皇帝恭問倭皇。廷臣猶疑其無禮。況以一州刺史。上書失儀乎。當從頼業之議。而納信報荅。非

所以示國體於遐邇也。

○四年。右近衛大將闕。重盛奏請自拜之。

重野安繹曰　重盛忠誠。非貪權勢者。其自請而為右大將。其意必有在焉。如何。安繹曰。源頼朝自請為總追捕使。以掌握兵馬之權。世獨知咎頼朝。而不知其有所傚也。頼朝之所傚何在。曰重盛自請為右大將是也。夫大將之職。管轄兵馬。為天下重任。光仁之中興。授藤原百川以此職。以收佞臣之兵權。道長之專横。實資每抵忤之。而帝倚頼焉。實資時為右大將也。大將之為職如此其重。而重盛自請為之。以管轄兵馬。及至頼朝。變統其名。而同其實。總追捕使之掌兵馬。猶大將之兵權也。予故曰。頼朝傚重盛耳。雖然頼朝貪權勢者。其請為總追捕使。固勿怪也。以重盛之忠誠。而自請其職者。抑何故耶。重盛患清盛暴横。故任此職。以為他日制父護朝廷之計乎。曰不然。重盛之意。在于欲保全其家族。而無有它意也。何以言之。當時平氏強盛無比。而清盛專横。取怨天下。重盛恐天下或有謀平氏者。是平治之事復見于今日也。故自任左大將。以弟宗盛為右大將。使兵馬之權不屬于他人。欲以防万一之變。不知成親之謀由此而起也。成親素望大將。以重盛兄弟任此職。而懷怨謀誅平氏。是重盛致之也。然重盛非激成親也。又非貪權勢也。特思保全其家族之計。不得已而請此職耳。若夫過其父將犯闕之事。而名兵以制過之者。非其所豫測也。不然。以予而豫知其父將有大逆之事。又且豫為兵諫之地。是豈人情哉。重盛嘗祈于育王山。以修冥福者。欲家門之久榮耳。其請為大將。亦此意耳。嗚呼。重盛之自請。止於欲全家族。而頼朝之自請。至以制馭朝廷。芻靈之為俑。俑之至殉人者。勢也。

○安元二年。七月。六條上皇崩。○治承元年。正月。罷

治承元年 意太利與教王立永好之約

内大臣藤原師長左大將。大納言兼右大將平重盛遷左大將。權中納言平宗盛兼右大將。師長頼長子。宗盛重盛弟。○三月。重盛遷内大臣。○六月。流權大納言藤原成親于備前。成親素望大將。不得。因此怨平氏。與檢非違使平康頼。左衛門尉藤原師光。法勝寺執行俊寛等。謀滅平氏。引藏人源行綱為黨。法皇與其議。四月。延暦寺僧徒因事有訴。犯闕。法皇令成親師光等徵兵備之。其實討平氏也。行綱懼事不成。自首清盛。清盛聚兵六波羅第。遣兵至法皇宮。執師光

治承二年 羅馬與日耳曼[illegible]昔[illegible]

訊鞫得狀。收成親。遂欲取法皇幽之。曰。以輕躁之君。御僥倖之臣。何所底止。重盛極諫。不聽。重盛大徵兵。兵皆舍清盛歸之。清盛乃止。欲殺成親。重盛為請減死。處流竄。其子成經及康頼俊寛等于薩摩。殺師光。師光故事信西。以狡悍被信任。信西薦為左衛門尉。及信西被殺。削髮稱西光。又嬖於法皇。至是罵清盛死。清盛尋潛使人殺成親。

頼襄曰　國之所以盛衰者。以士氣之振與不振。國朝之衰。其公卿平時奔競。有事逃避。唯不知退而守其廉。是以不能進而死其節也。故凡士之養氣。在其平時。國之養士之氣。亦在其無事。無

事之退。可以望有事之進。有事而能果於進者。及事平則亦勇於退。其為氣一也。當賊信頼之幽宮也。平時決死生以競官爵。威焰赫然。凌壓人奉首鼠竄。莫敢出身當其難。藤原光頼因會議面折信頼。使其俛首喪氣。當時賊黨布在朝廷者。噤不能出一語。足以挫狂賊之勢。而定天下之向背。不待平氏來討其勢決矣。而吾嘗曰。平平治之亂者光頼為首。而重盛次之。及事平天子欲大用光頼參政府。則稱疾辭之。蓋視朝政之非已志不立。當衆人計功爭進之際。獨決意而退耳。可謂勇矣。如夫重盛非天下之所謂賢者乎。而當大將闕自請拜之。何哉。當此時藤原成親等鋭意望補焉。而重盛兄弟以後進超據其地。烏得不激衆怒哉。父為太政大臣。妹為后。已為左右大將。進不知止。以速上下之憤嫉。及難作乃諫爭於父。固已晩矣。故吾以為作治承之難者重盛為首。而成親等次之。夫重盛之於清盛與光頼之於信頼事固大異矣。當諫之造膝之際不當諫之稠人廣坐之中可爭之事未發之時。不可爭之事已發之日。然已在平時不知自退。如之何能救其父退也。雖能姑過之乎。恐覩終及大禍也。欲先死於未及。是其氣不足尚也。烏能終勝桀驁之父。意曷若光頼之端笏厲聲。横身當賊鋒。以其氣奪賊之氣也哉。

○二年。六月。將軍塚鳴。初桓武帝遷都平安。造土偶人長八尺。衣以鐵甲。手弓箭。埋之東山。以鎮護京師。謂之將軍塚。天下有事必震動云。○七月。召還流人藤原成經平康頼。○十一月。皇子言仁生。母平氏。○十二月。立為皇太子。初中宮有身。清盛希其生男。每月親禱嚴島祠。臨產法皇幸其第為誦經。已分娩。清盛喜極。獻砂金千兩。法皇擲之曰。驗者視朕邪。○三年。七月。內大臣兼左大將平重盛薨。初淨海專政跋扈日甚。重盛憂之。屢諫諍。兇暴為之少息。至此重盛病篤。會醫至自宋。淨海勸令治之。重盛辭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為。重盛備位大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浪之客。竟不見。薨年四十三。

【贊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挫鋭。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盛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頼。重盛沒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蔿之畏慎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惜夫天資之美有如此。而不知權方也。祈死雖出于不得已。而未考其行實為釋教所蠱惑也。使之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

【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之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而擱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率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重盛雖【節略】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也。

【山縣禎曰】世傳重盛憂淨海兇暴。祈死於熊野神而薨。此言難信。夫死生有命。不可祈而

生亦豈得祈而死乎。觀重盛知宋醫之言。似知命者。而曰其祈死者。恐世俗謬傳已。雖然當是時。舉世咸慈釋氏。則雖重盛之賢。亦豈必無此事哉。大抵野史多成乎釋氏之徒。多傳會之說。則要不足悉信也已。

○十一月。平清盛奏罷關白基房。貶為太宰權帥。以右近衛中將基通代之。進內大臣。奪太政大臣師長官爵。流于尾張。遣平宗盛率兵幽法皇于鳥羽。基房固有寵於法皇。其兄子基通。清盛女壻。中納言闕。清盛請與基通。不聽。基房子師長超任之。重盛薨。未數日。法皇遊幸自如。基房又奏收其封戶。清盛積怒。自福原率兵入。行事罷奏。帝自今諸政皆陛下意。○四年。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清盛諷之也。太子甫三歲。○三月。清盛奉帝幸嚴島。嚴島祠。清盛所虔事也。故引帝詣祠前。欲其不負己。帝少受學清原賴業。性仁孝。自法皇幽因。鬱鬱皁去位。憂惧遂至不豫。嘗聞婦人夜哭。使人問之。曰妾製衣為盜所奪。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為心。今朕不德。使人為盜。乃賜衣而遣之。其仁恕如此。

安德天皇諱言仁。高倉第一子。母建禮門院。平氏。太政大臣清盛女。在位四年。改元

壽永二年
耶罷建國

二。曰養和。壽永。後二年。崩于西海。年八歲。

○夏四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內大臣基通攝政。前太政大臣清盛決事。○五月。前右京大夫源賴政奉皇伯以仁王起兵。討平氏。不克。王後白河第三子。幼敏慧。以母賤。未得為親王。居高倉宮。有善相者。曰後必外大位。賴政平治中。拔宗族歸順。位不滿其望。居常怏怏。其子仲綱有駿馬。名木下。平宗盛請觀之。仲綱靳而不與。賴政聞之。命仲綱送之。仲綱不得已而與之。既而請還。宗盛怒之。大會賓客觀木下。呼曰仲綱。於此賴政憤懣。勸王潛下令東國。發源氏。所在源氏響應。報至。清盛大驚。奏削王屬籍。遣兵圍其第。賴政已使王逃之園城寺。牒延曆興福二寺。為援。清盛以米二萬石。絹三千匹。賂延曆寺。叛王。賴政欲直襲六波羅。僧徒通款平氏者沮之。止。翌日。奉王奔南都。王以徹夜不寢。比至菟道。凡六墮馬。乃據平等院。徹橋而陣。平氏以二萬騎來攻。破之。賴政仲綱等自殺。王逃。中流矢薨。

贊曰　賴政紬以仁王。以舉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恃僧兵為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為敵所逼。

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於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賴朝殄滅平氏。豈非賴政首倡之力歟。

栗山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令曰。即位行賞。每讀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賴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能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舉朝無識。柄用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皇。脅迫上皇。貶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極禘之竊子罪惡貫盈。弑逆且旦夕。當是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二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邃宮軟質。灑血投袂。皷舞緇徒罪隸。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扶皇家之將頹。出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以仁王之子)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中井積德曰。賴政之舉。事為其子報怨也。又作危言。中於以仁。曰。王宜立者。賴政其一亂臣哉。以仁乃以為然耶。是求為帝也。非誅亂。則以仁亦一賊臣耳。夫以亂賊臣子。雖舉天下被其澤。仁者且不食其粟矣。

齋藤馨曰。中古以來。天下之兵。概歸源平二氏。號稱武人者。非源氏。即平氏。至保元平治之際。源氏有為義父子。平氏有清盛。各相抗而不竝。至於治承之亂。宗盛亡。賴朝霸。而天下兵權始歸源氏矣。吾嘗怪源賴政依違中立于其間。不肯屬為義父子。亦不肯屬清盛。初與清盛。義朝拒上皇。而走為義。及義朝叛。則誅義朝而助清盛。既與宗盛有隙。興兵討之。不成而死。是其初付同宗之戚。骨肉之親。于漠不相識。而終又不能甘為人役。激緣髮之忿。猝然興無謀之師。一敗即亡。何進退之無據也。吾熟料當日事情。而知其不然也。賴政與為義同其氏。而異其出。為義出於賴信。而賴政出于賴光。賴信之後。賴義義家。世襲為將。威名遍天下。而賴光之裔。寥乎無聞。其宗雖嫡。其勢不能不為支庶下。賴政慷然于內者久。而自顧弓箭足制不可知之怪。而吟詠足致皇上之感。見彼為義父子之徒。勇無謀而不知禮義。乃謂彼宜仰我也。我何受彼命哉。故為義逆則誅為義。義朝叛則誅義朝。我有嫡宗之權。而彼無可庇之義。故殄滅之而不恤。平氏雖世讐。今有功而無罪。安得不助。及其從清盛跋扈。天下厭之。輒倡兵而招諸州之源氏。賴朝義經。皆將執旗鼓而從之。則平氏斃。而源氏之權歸義矣。是賴政之志。而非緣髮之忿激之也。然則賴政之舉。固出于英雄之見。而事未克。一敗不救。何哉。曰。地不利也。京師之地。為義死。義朝叛。而無復源氏之迹。賴政以孑然無援之身。而舉事於仇家環視之地。不據險要。而欲決勝於畿甸之鄰。安得克濟。必使賴政退京而東。據毛信之險。相武之野。而卓其幟。則賴朝義經及八州將卒。皆不招而集。將以他日從賴朝者從之。則吾見其不數月而天下之旗皆白矣。而嫡宗之權能爭哉。雖然。當平氏之盛。天下靡然無敢犯者。而賴政一紙之徵。諸道響應。竟以亡平氏。則未可謂非其首倡之力也。嘻。此可以稱嫡宗之家。賴光之裔而亡愧矣。

○六月。清盛遷都福原。車駕發京師。清盛常憂都城鄰叡山南都。而僧徒屢犯京師。因遷焉。時宮殿未成。權以弟賴盛第為皇居。先是清盛以宗盛之諫。徙法皇於八條烏丸。稍寬其禁。至是。又遷法皇於新都。幽於板屋。禁防益密。人呼曰牢御所。

山縣禎曰　法皇初爲藤原信頼所拘。再爲淨海所幽。三爲源義仲所辱。信頼淨海等之凶逆。固亡論也。已。當是時。上廢教化。而無復君臣父子。嘗流崇德上皇。又使源義朝殺其父。上之所爲如此。是以逆臣相踵。興鴟張跋扈。至數幽辱至尊亦唯自取也。夫人道者倫理也。已矣。天下一日廢人倫何以能治也哉。

○八月。伊豆流人源頼朝。奉以仁王令。起兵殺目代平兼隆。初僧文覺坐事配流伊豆。勸頼朝舉兵。頼朝遣安達盛長集兵東國。伊豆相摸豪傑多應之。

林道春曰　平氏之流頼朝于豆州。不得其處也。彼父祖之士卒。多在東州。故其爐易發。平氏於是失矣。

○九月。頼朝進陣石橋山。三浦義澄等後期不至。從兵僅三百餘人。平氏黨大庭景親率兵三千來攻頼朝。遂敗走。平廣常帥兵二萬來會頼朝。頼朝怒其後至。不即出見。使土肥實平誚讓其遲緩。曰。當在後軍以待指麾。廣常退謂人曰。頼朝敗績。兵勢寡弱。吾今將大兵來會。以爲其意必喜。而責讓乃爾。其度量過人遠。它日必爲天下大將軍矣。遂傾心事之。○是月。源義重起兵上野。據寺尾城。○九月。源義仲奉以仁王令。起兵信濃。義仲故檢非違使爲義孫。帶刀義賢子也。義賢與姪義平私鬪。見殺。義仲匿木曽。曰木曽冠者。頼朝徇上總下總武藏相摸。悉下之。據鎌倉。下官符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以右少將平維盛爲追討使。薩摩守平忠度爲副。東擊源氏。十月。頼朝逆之駿河。維盛兵潰還。初清盛要上皇。請討頼朝宣旨。又晃人請其誓書。不與。源氏宗盛進紙筆。清盛耳語令書。後上皇與侍臣語飲泣。忠度等欲進踰足柄山。上總介平忠清謂駿河伊豆兵未來附。踰險非計。不如沮富士河待敵。頼朝以大兵來夾河陣。號二十萬。官軍恐懼。

頼朝令武田信義以甲斐兵。遶出平氏後。會鶃鴨群飛。維盛軍以爲敵至。不戰走。頼朝欲追擊遂西。以關東豪傑有窺其後。以信義守駿河。安田義定守遠江。退至黃瀨川。得義經。初義朝納妾常盤。生三子。曰今若乙若牛若。平治之敗。清盛悅其容色。納爲妾。宥其三兒。放之鞍馬寺。牛若稍長。更名義經。走陸奥。依藤原秀衡。聞頼朝起來從。尤勇悍善用兵。○十一月。清盛奉帝復都平安。時福原第多恠。占曰。死平治亂者爲祟。清盛會公卿議兩都利害。公卿皆希其旨。盛稱

新都利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極言其不便衆爲危之清盛默然遂促駕復闕人以問長方長方曰彼萌悔心故咨吾因而導之耳○初頼朝之起也帝召群臣議長方進言曰頼朝舉兵數月之間四方應之斯政事不協天意之所致也宜使法皇聽政如初基房復職行德政以收人心則庶幾天意可回禍亂可弭矣聞者失色清盛意頗悔悟

贊曰長方言事皆精暢有通變之才議論侃侃不負所學當時不多見者也

○十二月初清盛使部下妹尾兼康率兵鎮南都僧徒擊殲其兵清盛怒至是使其子藏人頭重衡率兵燒興福東大二寺斬僧徒數百○養和元年正月高倉上皇崩時帝幼沖法皇聽斷萬機○二月尾形惟義起兵筑紫河野通信起兵伊豫並應頼朝○閏月前太政大臣平清盛薨遺表凡事皆咨宗盛又遺戒子弟力討頼朝清盛自左衛門尉至太政大臣同姓爲公卿者十六人得昇殿者三十餘人爲衛府國司者六十餘人其采地半海内衣冠華美一時慕尚稱六波羅樣而其横暴驕溢上下苦之○三月平重衡等與源行家義圓戰墨股川破之獲義圓義圓頼朝弟也行家走依頼朝請分領一州以復成軍不答乃附義仲先是志太義廣聚兵常陸來見頼朝不禮怒還將攻頼朝敗走亦附義仲行家義廣皆頼朝叔父也○六月先是平氏請敕旨令鎮守府將軍藤原秀衡攻頼朝又以越後人城資永爲越後守攻義仲資永率兵六萬進義仲兵寡設計破之資永越後豪族也○九月宗盛又遣平通盛經政等攻義仲敗還○四月平宗盛奏以平維盛爲追討使率宗族六將兵

十萬人北擊義仲進向砥波山義仲率兵五万進陣于黑坂義仲集牛數百繞出其陣後縛炬牛角策而縱之軍士鼓譟隨之聲震山谷平軍崩潰爭赴南壑投崖而死者萬餘人維盛纔收餘衆奔于加賀○六月平通盛等與源義仲戰于篠原敗績維盛等逃歸○七月義仲進據叡山宗盛挾帝及法皇奔福原法皇逃幸義仲營宗盛遂泛海奔筑前義仲進入京師○法皇還御法住寺殿以源義仲爲左馬頭兼越後守行家爲備前守敕討平氏削平氏二百餘人官爵

文治二年法蘭西巴黎斯城始造石路

後鳥羽天皇諱尊成高倉第四子母七條院藤原氏修理大夫信隆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三曰元暦文治建久禪位皇太子後四十一年崩于隱岐壽六十。

○八月天皇在筑前法皇下敕遂廢之立皇弟尊成踐祚左大臣藤原基通攝政先是法皇喻旨宗盛還駕不奉詔法皇會公卿議右大臣兼實上言京師無主四方覲望平氏挾乘輿吾討之無名宜更立新主以繫臣民心祖宗制無劍璽不得即位然繼體天皇即位以前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即位今宜據此例法皇從之高倉帝有二子叔五歲季三歲召見之覺季可愛命卜之叔吉法皇寵姬丹波局勸立季。

頼襄曰藤原兼實世所稱爲賢相者然在諸藤可爲巨擘賢則吾不知也如其贊立後鳥羽非有權時之略徒習見當時立君之易附會法皇之旨而利於源氏耳其所謂天下無主兆民無所繫心者似也雖然政在院中天子爲虛位久矣民心所繫在於法皇而已平氏挾帝及神器以爲奇貨固也然當時之勢與李氏之父爲虜遂而子立以繫民望者不同又與趙氏朱氏之兄爲虜囚而弟立以空敵資者不同孫爲外家所將去而祖父在也祖父再聽天下之政而徐處置之將無不可譬猶盜賊窮蹙劫人子爲質不過欲免死急之則持綫之則舍爲當時計者明詔諸源曰今上雖平氏出於朕爲親孫不幸爲外家所挾佚神器在彼朝廷自有處分勿得私攻擊之詔平氏曰今上非汝家所得私況於神器苟奉還之當宥前罪給以活命之邑勿妄蠢動以重罪不奉詔當告祖廟致

文治三年法蘭西伐英吉利克之

天討玉石俱焚源氏既有泄憤於平氏而平氏亦知其非矣休兵就安兩不敢不聽奈何還別立主以絕彼之望而資此之戰哉兼實以爲塞亂源遏姦軌吾以爲閑而導之也且誠欲還神器乎尤不可立主立主而求器器還則彼爲空主寧死不還其情固然兼實贊立主之議而不可無器即位非通論也且即位與踐祚相去幾何其所謂亦輕神器於天下後世藉口借竊不絕者其自道可止承久建武之事烏知非籍口兼實哉曰不立主則成平氏之勢曰成平氏之勢孰與成源氏之勢曰平氏之罪不討滅之可乎曰彼功罪相半者也奪其屠邑殺將覆軍纔保殘喘罰亦足矣必究之所知至無噍類是爲源氏復仇也且夫源義朝斃又犯闕幽囚兩皇罪浮平氏平氏敵王所憾源氏子弟爲得仇視之適因其周旋以得宥死可謂有恩矣苟以此喻源氏安置之一州以存舊勲以敵鎌倉之所忌非計之得者乎平氏得安德之復闕將死亦甘心況得全活之所乎或其冥頑不畏挾質秉勢要求不已乃赫怒絕之然後別立主命源氏整軍臨之而責還神器則天下知其不得已焉而誅伐之權歸朝廷矣今鎌倉之兵殄殲其仇威被海內而朝廷傍觀又成其勢而資其戰終致失大權兼實不得辭其責也

○九月尾形惟義攻平氏宗盛敗赴讚岐造宮屋嶋徇南海及山陽法皇敕義仲西伐義仲以糧乏遷延未發抄暴京畿法皇稍厭苦之欲引賴朝除之義仲微聞之不懌○十月敕復源賴朝本官右兵衞佐召致宿衞京師以關東未平辭使使奏曰平氏所侵諸邑宜盡復其故主平氏降者宜從赦宥源平並立同

衛王家古制爲然。法皇益屬意於頼朝。公卿皆想望其風釆。乃屢召之。

重野安繹曰　或曰頼朝使使奏曰平氏降者宜從敎宥臣嚮被宥故有今日源平並立同衛王家古制爲然自朝廷視之何有彼此哉頼朝此言果出於其本心乎否安繹曰臣與平氏爲深讐故不窮追鏖殲之則不已臣嚮被宥故有今日若使平氏有子遺又將爲今日之臣矣源平並立同衛王家古制爲然然在今日勢不得不偏置也以頼朝之心奏之宜如此焉耳而今皆久此甚矣頼朝之行詐也腹有劍口有蜜甘言以誑朝廷忮心以藏平氏壇浦之從平氏一門擧皆魚腹斬宗盛赦重衡其所全活者僅僅宗清數八耳安在其爲赦宥耶頼朝之心至此而暴露無餘而朝廷初知前奏之爲詐抑亦晩矣義仲在京之日關東之於朝廷一何遲頓義仲既死之後關東之於朝廷一何狠横朝廷寵義經百方庇之而頼朝終斃之朝廷不許討奏衡而頼朝奏請不已不待詔而擊滅之由是觀之頼朝之所不赦宥者不獨平氏也少有所忌憚有所猜則欲盡得而甘心焉嗚呼頼朝之陰賊殘忍至于如是而是乃前日之想望之風釆者也披猖於其跡者人皆惡之陰賊於其心者世每不之覺法皇惡義仲之披猖而不察頼朝之陰賊可畏始也爲其所欺誑卒也爲其所制駁王權一去而不可復收皆自取耳抑頼朝以漸平並立之說中法皇意則法皇之意在於兩存二氏也明矣夫兩存二氏以衛王家者古之制爲然使法皇寔如其意而循用古制則武門之橫肆何以至此哉然而法皇忽卒之新主以絶平氏之望便源氏之計是其意欲兩存二氏而其所爲則爲源氏復其讐也去其一而存其一也予故嘗論所以致武門之治者曰由法皇之立後鳥羽

○閏月。義仲迫於敕命。率兵至備中。平重衡平通盛平教經將兵七千戰艦二百艘。與義仲將矢田義清等戰于水島。義仲不利。又欲進攻屋島。時頼朝遣兵。以二弟範頼義經將之。護貢賦入京師。義仲聞之引還。法皇敕止之。不奉敕還。○十一月。行家討平氏。戰水嶋。敗奔和泉。義仲遣使平氏。欲與連和。以拒頼朝。宗盛欲許之。中納言平知盛執爲不可。

文治四年英與法講和

齋藤馨曰　古人不可以成敗論也天下固有成於幸而敗於不幸者矣皆時使然而非義之正不正係之也義之正者不以成加豈以敗損苟以成敗論則天下之無義也久矣治承之際求義于源平二氏莫正於平知盛之不納源義仲之和而平氏卒亡識者以此爲知盛失事機之罪甚矣議者之明於成敗而昧於義也夫平氏之棄都城失妻子而流離瑣尾於山陽南海之間者非義仲致之而誰哉然則深讐積怨宜銘肝肺即不能一擊以報豈可納和而樂與並肩是平氏之義也故知盛使宗盛對義仲曰予君卷甲戢兵自造軍門亡降則許之何和之有吾於是未嘗不歡其執義之正而不惑乎成敗之見也然吾又以爲知盛此言豈唯以義而已縱以成敗計亦不能不出此何也義仲之和非爲平氏也自爲也此時義仲生釁於頼朝而恐平氏乘其隙故姑與之和而倚其勢以制頼朝苟得志於頼朝則將乘新勝之鋒而反圖流離之平氏是其勢之所必至知盛固已知之因謂和亦敗不和亦敗和而怠平生之讐不義納和於今日而生居於明日不智但不納其和而納其降則權已在我足以制彼而使不專是其所以決然出此而不疑也然議者尚以其竟敗故歸罪則頼朝之責平廣常必謂之敗而南朝之朝足利直義諸人必謂之成矣頼朝擧事之始八州蒙

傑未集而廣常首歸之爲頼朝者將欲然迹之不暇顧乃責其來不早豈不失事機而南朝之衰直義直冬清氏氏清皆背其君父而来乃不責其罪遽延而加之上將之列宜若適機然其後頼朝成而南朝敗者何也今知盛與頼朝同其義而其成異與南朝異其義而其敗同故曰時使然也嗚呼同一執義之言而於頼朝則是於知盛則非同一適機之事而於南朝則非於平氏則是此亦不通之論也

文治五年　英又從法　復講和

○法皇命檢非違使平知康欲使延暦園城二寺僧徒討義仲右大臣兼實諫止之且請諭頼朝減兵以釋義仲之疑法皇不聽義仲擧兵圍殿知康敗走義仲遷帝于閑院法皇于攝政基通第逼法皇乞討頼朝宣旨許之尋請罷基通攝政以藤原師家代之奪公卿四十餘人官爵○元暦元年正月以義仲爲征夷大將軍而頼朝所遣二弟範頼義經等將兵數萬分道入京師矣義仲敗死義仲遣將撤宇治勢多二橋距守義經進至宇治佐佐木高綱梶原景季單騎爭先亂流而濟畠山重忠率五百騎繼之義經至橋小島謂衆曰此流雖迅而水稍淺汝等須從此渡乃先衆而進兵士繼濟上岸大戰無不一以當百北兵敗走範頼亦濟供御瀨兩軍合勢義仲大敗馳至粟

建久元年　口頁曼與　諸國找巴　[illegible]

津馬濘而止遂爲追騎所殺義仲有妾曰鞆繪美而勇爲將善戰及義仲敗走固請從義仲不許鞆繪嗚咽而去義仲子義高在鎌倉頼朝嘗以其女妻之及義仲敗義高出奔追殺之其妻哀不食欲更嫁之不聽終以憂死○二月平氏還據福原頼朝以法皇宣旨命範頼義經移兵攻破之斬武藏守知章敦盛以下十人虜左近衞中將重衡等平氏逃保屋島初義經使土肥實平攻一谷城西門自帥精銳三千犯鵯越之險自城後襲之於此平軍大敗○六月源頼朝奏法皇復平頼盛及光盛官爵初平治之敗頼朝隨父義朝而東走路遇大雪與之相失爲平頼盛家士平宗清所執宗清待之甚厚白清盛後母池尼免其死流之於伊豆蛭島頼盛者清盛異母弟池氏所生也頼朝之討平氏遣人諭頼盛以故頼盛獨留京師既而頼朝致書招頼盛及宗清頼盛乃語宗清欲與俱宗清曰君將兵征討臣敢不前驅今平氏覆敗闔族流離而挾舊東行受報頼朝獨不愧于心乎遂辭不往赴西州頼盛至鎌倉頼朝厚遇之乃奏復其官

建久三年意大利始興保險公司

爵與之食邑。

山縣禎曰 當是時，天下滔滔，唯利之視，不復知義理，羞恥之為何事也。宗清獨舍利而取義，非其見之卓絕，其守之堅確，亦安能至此哉。其清節可以風勵百世矣。而頼盛貪饕，獨無愧乎其心，何耶。

○七月，天皇即位。先是，法皇使重衡作書，喩宗盛，奉還劍璽。宗盛等不許。平時忠又罵辱敕使，逐之。法皇大怒，或曰，劍璽在賊所，而吾不即位，賊重我輕，不如早行即位禮。內大臣兼實以為不可，曰，是傷國體，啓僭亂也。不聽。○八月，法皇以源義經任左衛門少尉

建久四年意大利伐昔西里承其王

補檢非違使，尋敘從五位下，聽昇殿。初頼朝奏範頼為參河守，而至義經，忌其功，不以補官。至是朝廷遂有是命，頼朝益忌之。○九月，頼朝奏請遣參河守源範頼為追討使，西討平氏。凡關東家人，不由頼朝奏，而拜衛府官者，盡收其邑，不許東還。○是歲，頼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充別當；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為執事。○文治元年，正月，範頼留部將三浦義澄守赤間關，濟海入豊後。○二月，遣左衛門尉源義經攻屋島，破之。宗盛等挾先帝航海西奔。三月，義經追擊會

建久五年羅馬都城反王出奔

範頼于長門壇浦。宗盛母抱先帝投海崩。平氏宗族權中納言知盛、能登守教經等六人殉死。前內大臣宗盛、大納言時忠、右衛門督清宗被虜，及皇太后平氏。義經索寶劍不獲，獲鏡璽，併諸俘虜還京師，斬宗盛、清宗等於近江篠原。○四月，義經至，奉鏡璽於溫明殿。授頼朝從二位。

山縣禎曰 頼朝之擧兵也，奉以仁王之令，以討平氏之暴，及義仲跋扈，法皇幽辱，而又遣兵以討其虐，其事皆正矣。是以義旗之所指，莫不不摧陷殘滅，孰敢當之。是其所以開霸圖也。

○十月，敕義經及前備前守源行家討頼朝。初義經

建久五年即宋光宗紹熙五年以朱熹為侍講

之在西海也，頗不循頼朝節度。梶原景時因譖之頼朝。於是頼朝不聽其入鎌倉。義經留腰越驛，作狀因大江廣元陳情。頼朝竟不見。八月，以義經任伊豫守。義經薄其賞，益怨頼朝。時源行家亦與頼朝不協。義經附結之。十月，頼朝遣僧昌俊于京師，襲義經堀川第。不克。昌俊敗死。於是義經至法皇宮，迫請討頼朝之詔。法皇不得已，下院宣討頼朝。時右大臣藤原兼實議曰，追討之詔，不宜輕下。宜敕頼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之鎌倉而誅之，不宜騷擾京師也。儻無心殺

之。須釋纖芥之憾。全懿親之恩。戒敕如此。而賴朝不
奉詔。則處之違敕。以聲其罪。恩威並行。國憲益張矣。
不聽。遂賜院宣。

永井定宗曰 源氏數世。不乏將器。而其老韜略。義
經最為錚然矣。惜哉。其慣偏武。闇大
義誇功侮士。遂為衆所疎也。然義經未有大過。賴
朝棄其大功。而發天倫。何耶。顧賴朝素畏義經勇
才。是以欲訐其過。而除之也。噫。賴朝苟欲天下無
虞。則宜賞功舉賢。以至誠御衆也。而徒以權詐殺
戮。耀武威。義經既死。天下豈無義經乎。父子三世
親親相殘。四十餘年。為北條奪其威柄。亦宜哉。

栗山愿曰 賴朝不怒乎賜院宣於義仲。而怒乎賜
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闔域雄視也。將
以推尊王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怒乎賜義仲
詔也。至外患既除。威福在已。則所惡唯名分耳。將

以揚朝廷之非。而掩已之罪。託於正。以售不正。所
以義經謀已。公然怨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驁悍。無
足道者。反覆時勢。湊會事情。則賴
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載下。

青山延于曰 甚哉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
宣。使法皇用無實之言。安有取怨於
鎌倉。而納侮於天下哉。且賴朝果有罪邪。不宜與
以殊賞。賴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
奪。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恃以為治者也。朝賞而夕
罪。前與而後奪。使人不知所適從。法皇之舉措如
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不衰。
宜乎祿去王室。而權歸人臣也。

山縣禎曰 賴朝之殘忍刻薄。不待言矣。義經以私
怨請討賴朝之詔。亦甚矣哉。義經既不
容於其兄。宜自省自責而已。其在西海。而多不循
賴朝節度。其進官昇階。亦非賴朝之意。又自誇其
功。以為割天下之半。而得之亦不為多。其豪邁勇
悍。每多不遜意。是所以為賴朝不容也。夫多功者

建久七年。宋寧宗削朱熹官。目其學為僞學。

見忌。名盛者來譖。自古而然。義經盡自罪自責。謹
慎敬畏。以盡事兄之道矣。而不免命也。其迫法皇
而請詔。欲以討
其兄。亦何逆也。

○十一月。賴朝發兵西上。義經行家逃走。敕諸國捕
義經行家。賴朝還鎌倉。怨法皇不肯入朝。初義經之
在京也。以循謹奉上。威恩並行。及去人皆惜之。將走
鎮西。至大物浦。會大風暴起。舟船漂蕩。義經與行家
相失。即走大和。匿吉野山。○賴朝遣北條時政守護
京師。用大江廣元議。使時政奏曰。請為惣地頭。行家
義經逃亡難輒搜捕。若隨聞發兵。則郡國虛耗。其費

不貲。請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就所在逮捕。則可
不勞而自定矣。常賦之外。每段取米五升。充兵糧。敕
許之。

栗山愿曰 平治以降。王室不靖。當高倉安德之間。
上之君主。遭幽下之元元。塗炭。賴朝擐
一臂。而天下響應。救蒼生於溺。授神器於危。上下
咸受其賜。微管仲。誰保祚之不左也。而其巧譎百
端。束縛馳驟。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
重焉。於是賴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

尾藤孝肇曰 廣元有經世之略。而不用。乃予源大
將軍。以為謀主。鎌倉霸圖之興。廣元
功居多焉。何其朝家之愚。而鎌府之
智哉。宜乎王道日替。而伯業之盛。

○十二月。賴朝薦右大臣兼實內覽章奏。尋為攝政。

建久八年英與法講和

定議奏十人以內大臣實定等充之奪預東討宣旨者參議平親守右大辨藤原光雅等十餘人官爵○二年三月源賴朝奏獨相模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豊後等去年以往逋租因請諸國皆准之兵興以來民不暇農務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民力收賦稅○五月北條時定獲源行家于和泉斬之○三年六月賴朝遣大江廣元修閑院○八月京師多盜賴朝薦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鎮京師○五年賴朝使陸奥押領使藤原泰衡殺義經先是義經逭

依秀衡秀衡卒遺囑其子泰衡擧國聽義經以抗賴朝至此泰衡攻義經義經自殺函其首送之鎌倉

贊曰 義經智勇兼備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鏖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恃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醞釀讒慝兄弟不能相容身爲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其果然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賴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首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眞僞哉義經機警絕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胥少之泰衡矣賴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鎮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誓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於義經之罪而取之此賴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矣

○七月賴朝大徵兵奏藤原泰衡久庇亂人請討之朝議未許不待詔而發三道並進衆幾三十萬八月擊陸奥出羽悉平之泰衡爲其下所殺○九月敕書至賴朝留葛西清重鎮陸奥凡政皆遵秀衡舊制毋有變更○十月賴朝還鎌倉

山縣禎曰 泰衡既奉敕而誅義經則亦可以霽怒也而必討之而後已者何也蓋泰衡者奥羽強族也賴朝欲滅之以成統一之業焉耳固非討有罪之師也

又曰 賴朝親將而征討唯此一擧耳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鋒所向如雷霆鬼神攻取戰勝奥羽強族奕世盤據崛強難制者不數旬而授首奥羽悉平而後處分州事亦皆得其宜也其將略才度孰能及之者耶以此觀之其能服人心而統一天下蓋亦非偶然也

○十二月以攝政兼實爲太政大臣○建久元年十一月賴朝入朝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賜車服儀從十二月上表辭兩職請爲日本總追捕使許之尋還鎌倉

賴襄曰 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及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是鎌倉所以成霸業也其員之簡一也員簡則擇之精擇吏精則民安其生擇將領精則盜

賊無所容其足盜賊無所容其足然後安民之政可得而施故大江廣元之議源賴朝之請皆濟時之急務而朝廷許之亦時勢然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有由焉今之所謂盜賊古之所謂王民也使民而安其生何患盜賊而追捕之乎追捕使之不得不置者由於吏不稱職而吏不稱職由於擇不精夫是六十六人而已不難於擇也而不精焉者不用心也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吏以納貨進非紈袴乳臭之子則慧黠貪污之人知多取租税以貨其私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封邑所在犬牙以妨礙吏治假使有公廉勤幹者不能盡其職分也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僚代往或因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監税兼捕盜故或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起也故廣元因當時所目習口慣者爲名而請之而朝廷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園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而其實遂成前此所無何哉以六十六員督天下之兵其名輕而其實重也其發置之權不總之朝廷而總之覇府也故曰總追捕使者亦非有此定名也而有此定實爲也自是以還捕盜者反兼監税總之者數申戒之曰勿敢侵吏治亦姑云爾耳國司雖仍出於朝差而非必有其實徒有其名耳不獨國司徒有其名也總國司者亦徒有其名而其實則歸於總追捕者是雖時勢之使然其初植六十六人私黨以募天下其術可謂簡捷也朝廷以爲是不過六十六員何能爲而不知其失天下之實而天下之勢終大變不可復可慨也夫夫所謂追捕者視力能勝追捕而已不必須精擇也故皆其地方豪族爲之雖時有發置久而因襲者往往而然以及足利氏之時强弱相并合爲二三十員再合爲七八員員愈簡而天下愈不治古之簡所以安民而後世之簡所以困民可不慨哉

山縣禎曰前此藤原氏平氏秉天下之權也皆挾官爵之貴藉外戚之勢以爲重焉然猶天子之大臣而擅威福者也故其身雖貴重天下之土地非其有也鎌倉氏則別建府於鎌倉以土地兵馬之權歸之於己挾此以令天下賞功報勞必割地以與之天下之武士皆歸焉賴朝辭大納言而東歸不敢以官爵之貴逼朝廷而其威權之重則非復藤平二氏之所及也自是而後天下之土地人民咸歸武門朝廷縉紳徒以官爵自高武弁之士乃以田禄相誇天下之勢於是乎判然矣鎌府與京師相對立而天下之權勢全歸焉是賴朝於我東方所以肇開覇王之業也賴朝之剏此業其不臣之迹雖可惡其實則朝廷失馭將門代之而起勢不得不然也已

○二年正月賴朝改公文所曰政所大江廣元爲別當如故自是賞功臣頒封邑皆以政所下文行○十二月攝政兼實爲關白○建久三年正月賴朝創永

福寺於鎌倉時平氏遺臣上總五郎忠光嵌左目以魚鱗詐爲眇者挾匕首厠役徒中搬運土石以圖刺賴朝賴朝適見其形狀異之命左右收縛因詰其狀忠光對以實乃囚之於和田義盛家忠光絶飲食月餘賴朝命斬之

山縣禎曰忠光之事與豫讓酷相類平氏族滅無復遺類則是非有所爲而爲者也明矣可謂義士也而趙襄子則感讓之義而宥其死至于再而後不得已殺之賴朝則不然直命斬之其與義理之志何薄非所以勉勵天下忠義士也

○三月後白河法皇崩法皇擁立五帝而政皆決於

已。

賴襄曰 保元建久之際。國勢一變。本於朝廷處置失當。論者歸咎於後白河法皇。以為庸暗無比。晉惠帝類也。然不幸處綱紀極隳。姦豪驕起之時。雖英傑之君。或不能濟。如法皇東手無為。猶恐不免也。然而輕舉忘動。不恤人言。驟犯強臣。動輒資其強。而損我威。數失信於天下。惠帝無此自用也。蓋漢靈獻。唐代德昭宣之類耳。然國朝祖宗德澤紀綱。在天下者未亡。有異於漢唐之季者。假使如後三條之主。出此之時。而輔以通變明機之士。未必無濟危之策也。節略

○七月。詔遣使就拜正二位源賴朝為征夷大將軍。○四年四月。大將軍賴朝獵那須野。○五月。又獵富士野。關東將士畢會。○八月。大將軍賴朝殺其弟參

建久九年宋設偽學之禁是時日本[illegible]

河守範賴。富士野之獵。伊藤祐泰二子祐成時致。夜入工藤祐經營所而殺之。復父仇也。遂犯賴朝幕。謂祖父祐親仇也。駢被殺。事聞鎌倉。訛傳賴朝遭害。政子驚泣。範賴時留守。慰安之曰。範賴在焉。賴朝聞而惡之。梶原景時勸殺之。○六年三月。大將軍賴朝入朝。遂奉車駕。慶東大寺。七月。東還。○平賀義信為武藏地頭。有政績。賴朝加優賞。且榜其廳。凡任民牧者。當以義信為法。義信源義光孫也。

賴襄曰 國之大政二而已矣。曰兵。曰食。二者國之所以盛衰也。有兵無食。無以養之。而食之

所以生者。在於民。故民為本。食次之。兵又次之。世知源賴賴之雄略蓋世。能創此業。而不知所以能成此業。自有其本也。觀其奏蠲所領九國通租。因請諸國准之。又奏兵興以來。民不暇農。關東疲弊殊甚。自令量民力。收賦稅。以平賀義信為武藏地頭。有惠政。因旌之以風凡任民牧者。其定陸奧。令凡政皆因秀衡舊規。勿有所變更。亦慮擾民也。嗚呼當是時。天下方貴驍悍之將。喜進取之功而已。而賴朝獨孜孜以養民為務。可謂知為政之本矣。唯然是以能歲歲出師。一舉殪義仲。再舉殪宗盛。三舉夷泰衡。四海之內。一草一木。無不靡從其風。以遂敘建無前之大業。其本在於此。曰。在於此而已乎。曰。未也。賴朝嘗見侍臣衣服麤鄙。曰。汝不見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所自奉乎。彼其志在多養兵卒。為國建功。汝小臣乃敢爾。命取刀親截其裔。夫賴朝戒小臣。引常胤實平。已之所領。雖什百倍常胤實平。而不敢奢侈。可知矣。是其所以當多事之日。能蠲逋租。養民力。而不患不足也。賴家實朝坐享其業。蓋不能然。能然者。乃北條氏所以盛衰相救也。節略

正治元年英王伐法傷而卒

○七年十一月。關白兼實罷。前攝政基通為關白。○九年正月。立皇子為仁為皇太子。即日禪位。時帝年猶弱。太子幼沖。諮之賴朝。賴朝固陳不可。而關白基通等贊成之。時帝生四歲。政在於上皇。大納言源通親以外祖用事。

土御門天皇 諱為仁。後鳥羽第一子。母承明門院源氏。內大臣通親養女。在位十三年。改元五。曰正治。建仁。元久。建永。承元。禪位皇太弟。後二十一年。崩于阿波。壽三十七。

○三月。天皇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決政院中。關白基

通攝政。○正治元年正月。征夷大將軍源頼朝薨。敕以長子頼家爲左近衛權中將。總諸國守護地頭如故。頼朝爲人沉毅有度量。性尚節儉。嘗見藤原俊兼衣服鮮麗。戒之曰。汝有才幹。盍守儉素。若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介胄武夫。不曉禮法。而猶能儉薄自奉。多養士卒。志在建功。汝何爲乃爾。取刀親截其裔。

林恕曰　頼朝口有蜜腹有劍。而忍人也。其功大於清盛。而其罪亦大於清盛。陽尊天子而躬提挈綱紀。節制天下。久假不歸。其忍一也。範頼侗而無害。而放之。其忍二也。義經勇敢。有蓋世之功。欺泰衡以殺之。既而又滅泰衡。其忍三也。納景時譖。愬憂辱功臣。其忍四也。廣常者創業之勳臣。而殺之何罪。其忍五也。行家者叔父也。全成者弟也。不授邑不加恩。共含怨以至於死。其忍六也。忠頼甲陽之藩鎭。義定者遠州干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罪。或忌其勇殺之。或殺其子使懷怨自反。其忍七也。此七者其忍之大者也。此雖使頼朝能除其患以安其身。又所以自鍛其羽翼絶其種也。北條者雖婚家。本是異姓之姦也。頼朝不知親親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能繼忍心以立私家。猶三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田氏之於齊也。頼家之愚。實朝之柔。寄意於歌鞠以不悟之。修禪寺頼家之暴卒。鶴岡之刺客。誰其爲之。如北條所謂操我戈以入我室者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非頼朝之謂乎。

賛曰　源頼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辭討罪。而雅量弘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覇府于鎌倉。傳業三世。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上爲天子。逮捕逋逃。而兵馬之權。實歸于己。其術亦深矣。究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王所愾。而獻其功。雖十世宥之可也。後白河法皇逼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討勅。頼朝藉爲口實奏請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術。此國家興發之所係也。

頼襄曰　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頼義義家經略東北。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爲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闘。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與味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背源氏。當此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頼朝之起也。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爲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而會於國家網紀極隳之時。碁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夫王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頼朝拯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迹。是以足利氏以降。更起宰天下者。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頼朝之故者。則是頼朝爲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頼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節略）

又曰　源頼朝深知天下之形勢。其經營天下。備有次第。大要不自用而用人也。義仲百戰。平氏之鋒。而其鋒亦少鈍矣。於是徐起以制其後。故用力約。而收功倍。其用範頼義經也。猶向之用義仲也。是以既收其功矣。則殺所用者。無足怪者。當東南未定。置奥羽於度外。如趙匡胤之後大原。知其不可不大用力也。其既定矣。於是乎再自將大兵以治之。然亦非不用人也。初令泰衡殺義經。已

殺義經。則以其不早殺。爲泰衡之罪。以起兵端。是亙用泰衡與義經。以取奥羽也。豈翅此哉。用藤原兼實與十議奏。以制朝廷。用六十六人追捕使。以制七道。其終始用人以經營天下。可不謂巧黠。然而不察北條氏之袖手而簒其成功。其巧猾猜忍自剪手足。以足資其簒耳。則是已亦爲北條氏之所用而不自知也。可不哀哉。【節略】

【山縣禎曰】王室之衰弱。由來久矣。其失道亦非一日也。至於保元治承之間。而極矣。其不能復制馭天下。雖兒童愚夫亦知之也。世有以賴朝首奪王權責之者也。則賴朝亦不得逭其罪矣。雖然時勢之至於此。蓋有雖賴朝亦不自知其然者也。豈非天耶。

○初梶原景時讒於賴朝。及賴家立。又有寵。賴朝嘗愛少子千幡。屬結城朝光。朝光悲賴朝薨。曰。忠臣不

正治二年　朱熹卒

事二君。吾將爲譖。景時譖之賴家。誣其謀廢立。朝光聞之。乃與和田義盛等六十餘人。連署罪狀景時。賴家下令逐景時。景時西奔。明年至駿河。爲州人所殺。先是。熊谷直實有訴。爲景時所誣。削髮西奔京師。爲僧。佐佐木高綱累功爲備前安藝等守護。亦託事削髮隱高野山。○二年。四月立皇弟守成親王爲皇太弟。○建仁元年正月。前越後守城長茂作亂京師。初長茂爲義仲所敗。奔會津。降賴朝。及賴家立。有異圖。聚兵犯上皇宮。請討賴家宣旨。不許。奔匿吉野。鎌倉

建仁元年　英吉利又伐法蘭西

部將小山朝政鎮京師。索獲斬之。長茂從子資盛據越後鳥坂。賴家遣佐佐木盛綱討平之。資盛有姑曰坂額。勇悍善射。虜之歸。淺利義遠請爲妻。○二年七月。詔以賴家爲征夷大將軍。叙從二位。時年二十。○十二月。基通罷攝政。左大臣藤原良經代之。良經兼實子也。○三年八月。鎌倉執政北條時政殺大將軍源賴家子一幡。及其舅比企能員。遂幽賴家于伊豆。立賴家弟千幡。九月。詔賜千幡名實朝。就拜爲征夷大將軍。時甫十二歲。初賴家疾劇。其母政子。度其不

建仁二年　英吉利與諸國伐巴勒士登

可起。二分天下。使弟千幡總督關西三十八州。長子一幡總督關東二十八州。比企能員一幡外祖也。以爲不可。賴家召能員而容議之。政子聞其謀。以告時政。時政誘殺能員。其子宗員等擁一幡據小御所。時政急擊之。宗員等放火自殺。一幡亦焚死。賴家聞一幡能員死。大怒。欲誅時政。使堀親家告和田義盛仁田忠常。義盛反告其謀於時政。故至此。

【賴襄曰】經營天下。建立大業者。誰不欲使其子孫長守之哉。於是爲除其所忌者。以託之所信者。人人皆然。雖然。當信者。未必可託也。當忌者。未必可除也。並存當信當忌者。以使相制。是可謂

之善慮子孫。已源賴朝藉父祖餘威。為其舊部曲所擁戴。終得總海内之兵權。故忌其同姓。恐其亦為吾所為也。如弟義經之威名著軍中。最其所忌也。故決意除之。不必待梶原景時之讒而然也。而後託其子於妻父。以為在彼亦為外孫。吾雖死。當代吾以扶植之。是真當信當倚者也。嗚呼。亦何圖子孫之死。其所信倚者乎哉。大凡信外戚而忌骨肉。習俗之私見也。大賴家變小臣至横族無忌以失士心同也。然吾觀其所變者。與皆比企氏夷族也。得非亦視父所為。專親信戚黨乎。於是子之戚與父之戚交鬪。而源氏之業墮矣。當是之際。如大江廣元中立自全。莫足恃焉。所依者畠山重忠。稱忠鯁不倚者。亦助北條伐比企。殺其君之子而不恤。何哉。無他。亦助戚黨焉爾已。而重忠終斃於北條。與源氏無以異。甚矣私見之難免也。賴朝何不近鑒之王家乎。王家所以衰者。非由於專信倚外家耶。王家古制。以親王視政。王族賜姓者。每與藤原氏參列相府。是先王之遠慮深識也。守而不變。則何至於如彼耶。今使賴朝亦能存範賴義經等。各以為數國地頭。雖不列幕府評定。每有大議必參焉。則北條氏有所忌憚。而不敢專也。唯其偏信外戚。無復鈐制之者。是以一瞑而禍作。中外環視。而莫敢齟齬。故曰。毋若並存所信所忌也。夫人不可無所忌也。吾獨任吾所信者。吾所信者獨行胸臆。何以禁之。故使其亦有所忌。夫吾所信者。實非吾所當信也。吾所忌者。實非吾所當忌也。吾所忌者。吾所信者之所忌也。並存之。天下相忌相憚。而子孫得以守業於其間。非脱習俗之見。而深見天下之機者。安足與論於此。

【山縣禎曰】國無二主。家無二尊。天下之通義也。故嚴嫡庶之分。正長幼之序。家子承家政。出於一。所以塞亂源。絶爭端也。今鐮倉氏割天下而二之。欲叔姪並治。可謂悖理啓亂者矣。而其深出於北條氏之私心。恐其獨立。嫡權歸外祖也。世獨咎能員之欲專威權者。不深察之耳。或曰政子

建仁三年
歐洲各國
圍羅馬都
城

之分天下者。出於其愛季子之情。而時政未必知之也。曰立嗣者大事也。時政豈不與聞之乎。而未聞以其不可爭之。則其意亦可知矣。

○元久元年六月。北條時政殺畠山重忠。初重忠子重保在京師。與前武藏守源朝雅因飲酒相詬。朝雅與重忠。皆時政女壻。而朝雅所娶。其後妻牧氏出。故牧氏怒。時政遣兵攻重保而殺之。時重忠在管谷。遣人紿重忠曰。鐮倉有變。宜急來會。重忠信之。將赴鐮倉。時政使義時時房總督諸將。分道赴武藏。重忠抵二股川。始知重保遭害。義時来擊。衆咸曰。衆寡不敵。不如還本州據要害拒之也。重忠曰。據邑而拒之。迹似圖不軌。我固無異志。遂戰而死。

元久元年
挪蠻附英
吉利法蘭
西伐之

【贊曰】重忠勇武絶倫。數立戰功。固所不待論。而忠亮誠愨。雅量恢弘。則鐮倉諸將。皆所不及也。當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其德望。而時政老悖。信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據州拒守之計。而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

【貝原篤信曰】胡氏謂。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其惡。若北條時政之於畠山重忠。蓋先剪其所忌者也。

○七月。北條時政弑源賴家。先是。賴家遺書政子及實朝。請得故左右親狎。消遣幽欝。政子不許。至是時

建永元年 英吉利王與教王爭英境貨税

政竊使人拉殺之。賴家盤樂無度。最好蹴鞠。不恤政事。遂喪其身。○閏七月。北條時政謀廢大將軍實朝立源朝雅。事覺。令時政削髮。并其妻牧氏。放於伊豆。以時政子義時代執政。殺朝雅。

賴襄曰 北條時政殺比企能員。又幽殺將軍賴家。已而惑於後妻。殺畠山重忠。又謀廢將軍實朝立源朝雅。事發。放於伊豆。而子義時代執權焉。賴襄曰。時政之姦猾無論可也。而視其情有不可曉者。夫其視賴家之病篤。欲分其業傳其子與弟者。慮比企氏之撓已權似也。及能員不是其議。而告之賴家。事已迫矣。故殺能員幽賴家。亦不得不然也。至於殺之則甚矣。雖然猶曰以一幡故。懼其讎已也。至謀廢實朝立朝雅。何哉。兩外孫也。已殺其一。又廢其一。而欲與之於婿。豈曰生乎彼者前妻女也。故不愛而殺之。廢之配於此者後妻女也。故愛而立之乎。重忠亦非其婿乎。而殺之何哉。兩女夫也。一殺之。一欲立之。亦曰所配有前後。妻出之異乎。何其用情之迂繆也。且使於能立朝雅。乎。則往日之賴朝依然也。何若存實朝已據外祖之重乎。豈其老悖智慝顛倒乎。抑姦之極。反歸於愚乎。蓋時政初擁賴朝與事。非爲賴朝計也。欲借之以樹其私也。唯私也。故愛憎變焉。賴朝之威。壓已。雖既沒。其子臣視已。故欲援朝雅。以市新恩乎。彼雖長君。與賴朝父子。勢當懸絶也。重忠者不從之若也。故先除之乎。或曰。此出於義時之爲也。時政垂七十。猶不舍權。而義時已強矣。故欲速也。其曰。父惑後母者。誰同母女兄之說也。其曰。欲立朝雅者。怵甥也。

○二年。三月。參議右衞門督藤原通具。右近衞中將藤原定家。上總介藤原家隆等。上新古今和歌集。○

承元四年 蒙古伐金

建永元年。四月。前關白兼實薨。○二年。二月。禁專修念佛宗。配僧源空於土佐。其弟子親鸞於越後。○四年。十月。天皇禪位皇太弟守成。初上皇深愛守成。故使帝早遜位。自是稱上皇曰本院。

順德天皇 諱守成。後鳥羽第三子。母修明門院。藤原氏。左大臣範季女。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建曆。建保。承久。傳位皇太子。後二十一年。崩于佐渡。壽四十六。

○十二月。天皇即位。時年十四。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藤原家實攝政。本院決政院中。○建保元年。五月。信濃人泉親衡奉故大將軍賴家少子千壽起兵。

建曆元年 金求和於蒙古不許

討北條氏。北條義時遣兵擊敗之。千壽逃之鎌倉。部將和田義盛起兵攻義時。及大江廣元。不克。死。先是。和田義盛子義直義重及姪胤長黨於泉親衡。親衡敗。義盛叙已功乞二子及胤長命。義時惡其倔強。面縛胤長。故過義盛前。遂屬之吏。義盛慚憤。至是遂稱兵圍實朝第。義時護衞實朝。避兵法華堂。命子泰時與諸將擊之。義盛兵勢甚鋭。將士多死傷。泰時勵衆力戰。義盛敗死。義盛子義秀稱朝夷名三郎。驍勇絶倫。駕船走。或曰赴高麗。○二年。冬。義盛遺臣奉千壽

舉兵。廣元部兵獲殺之。

賴襄曰 和田義盛之舉事。非反實朝也。亦非忠實朝也。特疾北條義時。而欲奪其權。故謀取實朝以治之。而不克也。或曰。義盛受實朝密旨。以圖義時。反爲其所激而怒。輕舉以敗。故實朝嘗眷顧之。又寵其孫朝盛。及事作。將士疑所屬。可以見焉。吾謂激而怒則然。曰受密旨則不然。夫義盛視利不知義者也。初要賴朝於困窮。預求爲侍所別當。其人如此。故一幡之禍。賴家命之討北條氏。乃先告之時政。以誤賴家。何敢受實朝旨。以圖義時哉。實朝亦不至察義時之姦。引義盛自援也。其頗眷之者。以其更事。欲聽談說耳。罷朝盛者。慶善歌耳。觀其戒朝盛。勿同宗族亡。使誡有謀。謀何以顯之言。迹如此乎。且義盛亦何以舉族嗷訴乎。凡圖是人者。是人唾我罵我。我不肯怒也。怒者非圖之也。使之怒者。乃圖之也。吾故曰。義時與實朝圖義盛。夫此事何由而起哉。泉親衡擁千壽起兵。千壽

故賴家子。是實朝所大忌惡也。而義盛子姪黨焉。故義時乘其畏而讒構之曰。欲爲賴家復仇。不然知和田氏之爲強宗。公然縛其姪以面辱之。夫唖人罵人而不顧者。必有所恃也。義時之爲之。非恃實朝之畏忌之哉。將士疑所屬。則以實朝不在幕府。故以其手書令之。而定矣。嗟夫。義盛雖不能忠實朝而能疾義時者也。義盛亡。則義時無復所憚。而實朝勢孤。是以遂斃於義時。而其斃之則使賴家子。乃其所以讒構義盛焉。而自用之也。

○三年。北條時政患瘍卒。年七十八。○六年。冬。立皇子懷成親王爲皇太子。○承久元年。正月。故征夷大將軍源賴家子僧公曉殺征夷大將軍源實朝。初實朝拜右大臣。上皇賜車服優寵。二十七日夜。行拜賀

建保二年即西洋一千二百十四年法蘭西戰日耳曼克之

禮於鶴岡。大江廣元曰。暮夜非無虞。宜用白日。源仲章曰。故事必用昏夜。廣元又曰。先將軍慶東大寺。衷甲備變。冝傚之。仲章曰。大臣大將衷甲未聞其例。實朝從仲章之言。禮畢下階。公曉自暗中斫殺實朝及仲章而逃匿。其弟子駒若三浦義村子也。因遣使謂義村曰。吾當代爲將軍。子爲我計之。義村答曰。將以兵奉迎。而急告義時。義時稱政子命。使趣殺之。初賴家之被殺也。公曉年四歲。政子憐之。命實朝子養之。後補鶴岡別當。常憤父之廢黜遭害。欲殺實朝義時

建保三年蒙古伐金入燕

以報讎。至是竟殺實朝。時義時奉劍從之。入門稱疾作。授劍源仲章而歸。公曉不知仲章代義時。奉劍故誤斬之。

中井積德曰 初義朝殺其父。并殺兄弟（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仲乙若龜若鶴若天王）又更平治之亂。誅滅殆盡。及賴朝起。存者亡幾。賴朝又殺世父二（義廣行家）弟二（範賴義經）從兄弟三（義仲光家行賴）從兄弟之子一人（義重）賴朝死之後。其二子（賴家實朝）三孫（一幡千壽公曉）二弟（全成）二姪（全賴時光）亦更相賊殺。以絶其祀。是夫諺稱源氏相食。豈不信哉。後之有國者。可以鑒焉。

○秋七月。義時等奏請以藤原賴經爲鎌倉主。義時執權。實朝無子。義時以政子意與諸將連名乞擇皇

建保四年　遼王降蒙古

子為將軍。後鳥羽上皇不許。左大臣道家賴朝之姻親。義時乃迎其子賴經為主帥。實朝資性温雅頗得衆心。然優柔寡斷。政出舅氏。大權下移。賴朝之業衰矣。世稱賴朝賴家實朝曰三代將軍。

賴襄曰。北條義時之弑其君也。已不下手也。假手於其君之從子。而後誅從子。脫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奪君國。人莫敢議。自古弑君之陰狡巧黠。未有如義時者也。然亦有所學也。誰學。曰學其父也。其父為之而不中。其子再為之而中。術有至與不至也。初時政縱其女奔賴朝。而為不知者。欲居賴朝為奇貨也。終擁之舉事。及事成。欲速其死。立外孫而已專其家也。何以知之。冨士野之獵。曾我二孤復其父仇。可以已矣。又犯大將軍幕。何哉。曰。遂復祖父仇也。夫以十萬貔貅之衛。棨戟之環列。而敢欲突入刺及其腹。豈無大援內為之主者而然哉。時政嘗眷二孤。親冠其少者。至與其名之偏名之。蓋指致其復父仇之便。而至祖父仇則陰使人嗾之也。當時至事聞鎌倉。使政子驚立。則其危可知矣。幸而免耳。故曰為之不中也。義時與曽我之子結為兄弟。蓋知其故矣。故學焉。蓋亦使人族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賺之曰。苟能斃今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之。已而義村告之義時。趣命教之。滅其口也。故曰再為之而中也。而義村與其謀者也。大江當元亦知其謀而為不知者也。史稱廣元與義時議。諫實朝驟進官位。必嬰禍殃。又勧實朝及未昏行禮。衷甲而往。不聽。皆於事後飾言於衆。以掩已知其謀耳。豈非欲捹益顯者哉。夫以義時之狡黠如此。而又有多智之士為之腹心者。一時老臣宿將。蓋頗察知其故。而蹤跡詭秘。莫能見端倪。故以政子之智。而終身不悟也。況實朝之紈袴乳臭。日在其掌握。而不省。曷足恠耶。或稱實朝亦知禍之迫。而不可解免。欲赴宋遁之。命工造船。不可用而止。及拜賀之夕。將出作歌為訣。吾以為皆戲也。審然何有不告政子。政子聞之。必大會諸將士。窮詰義時。即坐囚之。而特釋其族。則不終朝而事定。實朝雖優柔。而在政子辨之不難。且愛其子與庇其弟。其情孰重。故曰不悟也。猶不悟其父之危其夫也。然則北條氏之蓄此謀數十年。今而發之中矣。而不自代立何哉。曰。使人仆之。故亦使入代立焉。苟已代立。世將曰。已欲立而仆之也。故不敢立。而引二歲嬰兒立之。曰。是亦與故君連姻者也。可以立此位矣。其實猶立木偶也。故稍知覺運動。則去之。更立不知覺運動者代之。是北條氏本謀所以貽於九世者也。

承久三年　蒙古伐俄羅斯

○三年四月。天皇禪位皇太子。上尊號太上天皇。稱曰新院。上皇曰中院。以別於本院。帝英敏好典籍。能和歌。親撰八雲抄禁秘抄。後鳥羽帝之討北條氏也。專参謀謨。及京師陷。遷于佐渡。遂崩焉。

仲恭天皇　諱懷成。順德第一子。母東一條院。藤原氏。攝政良經女。在位七十餘日。為北條義時所廢。後十三年崩。壽十七。

○天皇即位。甫四歲。太政大臣道家攝政。本院決政院中。○五月。本院討北條義時。初本院常憤源氏撓朝權。有圖鎌倉之志。置院西面士。親武事。至手造刀劍。及實朝遭害。謂威柄可復。而關東權勢自如。意益不平。偶幸熊野。仁科盛遠攜兒謁道傍。上皇擢為西

貞應元年。蒙古伐波斯。王奔印度。

面。盛遠竟留京師。義時怒。以鎌倉家人恣爲王臣。奪其食邑。上皇勅還之。又以長江倉橋二莊賜倡龜菊。地頭侮慢龜菊。龜菊訴之。因勅義時停地頭。義時皆不奉詔。先是三浦胤義宿衛京師。以事憾義時。過期不還。本院令親信就與謀。胤義奮曰。臣兄義村力能辨之。本院大喜。決策舉事。至是託城南流鏑馬。集近畿兵。密發使齎詔諭義村及關東諸豪。義村告之義時。義時大會諸將士。請政子隔簾親問曰。汝等聽院宣。赴京師。佐滅關東乎。抑一心戮力。以全故右大將

之業。共保食邑乎。即時決對。僉同聲答曰。誰肯東向關弓。諸將請保足柄箱根。大江廣元曰。事久衆心變。不如直西上犯闕也。義時從之。乃遣弟時房子泰時朝時等。將兵十九萬犯京師。而官軍僅一萬七千餘人。分付諸將。守美濃尾張越中間。與賊遇。皆敗。時六月。淀河方漲。官軍猶有二萬五千。分守宇治勢多及淀。撤橋。射卻賊。賊毀民家。結筏以濟。官軍敗績。藤原朝俊及鏡久綱。仁科盛遠。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經高等。前後皆死之。泰時長驅入京師。上皇懼不知所

出。乃復義時官爵。奪還追討院宣。諭泰時曰。此舉皆謀臣所誤。泰時求首謀者。收權中納言藤原光親等。六人。押送鎌倉。廣元引文治故事。盡處斬。斬于道。釋權大納言藤原忠信流越後。以其與鎌倉有親也。初泰時發鎌倉。單騎道還。見義時曰。若車駕親征則何以處之。義時曰。宜脫冑斷弦委身下吏。若諸將督師則努力效死。有進勿退。於是義時遂陷京師。○七月。廢天皇。立高倉帝孫茂仁。遷本院于隱岐。新院于佐渡。雅仁親王于但馬。賴仁親王于備前。尋遷中院于

土佐。

【賴襄曰】承久之事。以倍臣放流天子。天地反覆。論者皆曰。後鳥羽上皇之非舉。自取禍敗。北條義時不得已而犯闕。廢無道之君。以安天下。噫假使此事克乎。則必曰王師東伐。強藩伏誅。盛德大業。光前垂後。故彼因成敗論事者。必顛倒天下之是非。不可以不辨。賴襄曰。上皇可謂有志之君矣。雖然尚有此志。非憂思勤厲。延攬英雄。遵養時晦。觀釁而動。不可庶幾萬一也。乃游宴泄沓。擢區區之膂力。至自鑄刀劍。其所共謀。非嬖寵公卿。則逋逃將校。信其從諛。輕舉妄動。而欲以圖天下之老姦巨猾。難矣。故吾以上皇爲有志而無謀也。如其舉則不非也。此而不舉。坐視王權之日去。汝祖宗舊物而不恤。可乎。曰。未得其時也。東藩雖乘乱攘權。然既建立此大業。天下莫不畏其威服其恩。而欲以空拳擊滅之。當時已有以此諫之者。是未得其時也。襄又以爲不然曰。王師滅東藩。唯此時

為然。所謂觀釁而動是已。烏謂之未得其時乎。吾特惜未得其謀耳。何哉。夫建此大業者非源氏乎。天下之所畏源氏之威也。所服源氏之恩也。北條氏所以專權者以外戚源氏也。而陰殺其主者再矣。有心其主者因事誅鋤之者數矣。關東將士皆知其心跡。而莫敢言。其間豈無慷慨憤激欲起而擊之者哉。特懷其食邑。顧其妻子。危疑相仗。莫能先發耳。當是時。使朝廷有智謀之士。改其詔旨。不曰滅關東。而曰復源氏。明諭之曰。故源賴朝有勳勞於王家。特命元帥統汝將士。襲之子孫。閒有賊臣。謀簒其業。欺其寡妻。陰斃其孤。而立異姓嬰孩。斷其血食。汝將士世受源氏恩。與之比肩。乃忍北面事之。今朝廷盡發其姦。徵天下兵誅之。將更擇源宗以為汝主。其守護地頭賴朝父子所署。盡安堵如故。能先王師殪彼醜類者。更加醻賞。敢昧向背旅拒詔命者。同戮勿赦。以此宣布七道。足以竦動諸豪傑。而破北條氏之膽。夫藤原氏王氏之子。非有恩於將士也。猶且有挾以圖北條者。況以源

氏令之乎。而甲信兩野之諸源聞之。必人人自負。皆可鼓舞以為朝廷用。縱使不能輒盡定。何至一敗塗地耶。唯其以滅關東為歸。關東滅則將士無生活之地。故義時泰時得以脅之。入犯而我以烏合之卒禦之。故曰未得其謀也。夫二位尼之厲將士。大江三善之徒之畫籌策。皆稱源氏舊業。以扶其顛墜為言。朝廷一同其指向。則此輩勢不得不變為我徒。十九萬人可使倒其戈也。曰如此北條可滅。源氏不可不復。而王權可收乎。曰我滅之。我復之。德在於我矣。則權亦在於我。

齋藤馨曰　人主之討人臣而兵敗事沮。終於放流竄逐者。雖曰不幸。然未可謂非其自取也。後鳥羽上皇之征關東也。位則天子也。名則恢復舊業也。而討彼竊執國命之陪臣。六師所向。宜其靡然無敵。十九萬人倒戈而相攻也。今則王師未出。東軍先犯而決戰。一敗京城不守。上皇父子遷竄於窮海絕島。而致極千古君臣之大變。故吾嘗以為上皇之征關東也。特助之。非討之也。何也。中

世天子皆不知人主之為何職。養民撫下之政置之不問。於是武人將帥代施撫養於兵馬之餘。是人主徒有人主之名。而行人主之實者人臣也。故賴朝以來。天下之政柄攬歸關東。而朝廷不能復奪。上皇尚欲奪之。盡反其本矣。今觀上皇之興師。非以變遁臣之子。而義時收其邑乎。非以愛娼妓而義時不責其侮慢者乎。然則赫々王師。不在揭大義討叛賊。而在報孌童愛妓之私怨也。安得而不敗。譬若富豪主人溺心歌酒。不理家產。而老奴稍僕代處經理之務。其家因以不傾。主人乃自苦歌錢酒料之難給。一旦會無賴惡徒欲奪其權。而不免幽放之禍也。然老奴自是益自愼篤。精經理。使將傾之產轉至倍富。雖則得罪于主人。而其有功於家者安可誣耶。此北條氏所以傳八世二百餘年而不衰也。然則義時以下之政事益密。上皇致之也。政容則執權益久。故曰上皇助關東。非討之也。然而高時僅不守其家法。則後醍醐亡之。非後醍醐能亡之也。高時自亡也。而後醍醐以為其力

致之。故急於政。而無德以繼之。輒復為足利氏所奪。此知為人主者。不務其實。則欲亡其臣且不能。即能亡之。而又奪者出矣。人臣亦能執天下之權。而不少慎。則天立誅之。數世之霸業亦未可恃也。

○初本院之謀討義時也。以左近衛大將藤原公經結婚關東。欲殺之而後舉事。右大臣藤原公繼諫曰。後白河上皇怒木曾義仲驕肆。討之。王師失利。宮闕蹀血。輕遽舉事。以辱天位。此近時之明驗也。關東勢強兵衆。今不度力遽討之。非計也。況公經廷臣。制命在我。今急行誅戮。彼之生死固無損益於關東。徒足以取怨啓釁也。本院不納。然公經由是得免。既而王

師敗績。果如其言。

青山延于曰　後鳥羽帝不勝一旦之怒。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繼切諫。土御門帝亦諫止之。帝皆弗納。盖帝之意以謂義時一陪臣耳。王師誅之。易如拉朽。殊不知關東無釁。上下輯睦。所以聲其罪者。適足以激將士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群臣。以冀苟免。夫以唐德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引咎自責。帝之不及德宗遠甚矣。其致播遷竟崩於海外。盖非不幸也。

後堀河天皇　諱茂仁。高倉皇子守貞親王第三子。母藤原氏。中納言基家女。在位十二年。改元六。曰貞應。元仁。嘉祿。安貞。寛喜。貞永。禪位皇太子。後二年崩。壽二十三。

○天皇踐祚。甫十歲。十二月。即位。前關白家實攝政。

北條泰時時房鎭六波羅南北兩府。

賴襄曰　北條氏既定承久之難。留部將鎭京師。建六波羅兩府。置四十八所篝卒隷焉。名爲護衛宮城。其實鎭壓之。於是遠近屏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焉。彼其懲承久之亂。豈不欲直移幕府鎭京師哉。而有不可者焉。何則關東者其根本也。不可搖也。其巢穴也。不可離也。離其巢穴搖其根本。而遠居京師。勢如棲泊寄託。烏能制天下。則異日之足利氏是已。故北條氏不爲也。盖北條氏以足利氏所以處鎌倉者。以處京師也。而足利氏獨任之。北條氏分任之。足利氏襲封之。北條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鎌倉之力。而常患其難制。北條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力。以制天下。凢鎭兩府者。任久乃名遷執政。取其諳練京畿西國事。是可以爲後世之法矣。節略

○貞應元年。四月。中院自土佐遷阿波。○元仁元年。六月。鎌倉執權北條義時卒。子泰時襲其職。北條時

貞應二年蒙古侵波斯

氏時盛代鎭兩府。義時沉深有膽略。度量過人。和田義盛之叛也。告急者相繼。義時適與客圍碁。辭色不變。徐竟局。更服適府指麾諸將。遂破義盛。義時外示謙遜。内實陰狡。每遇除拜。不以新官自稱。至右京權大夫。猶稱前官。自賴朝薨。專執兵權。廢置天子。進退大臣。國家大柄一歸于己。至是爲其近侍所刺殺。○嘉祿元年。六月。前陸奥守大膳大夫征夷府政所別當大江廣元卒。○七月。故征夷大將軍賴朝配北條氏薨。

賴襄曰　抱濟天下之才。而不之用。士之所以爲不幸也。雖然。用之而不得其當。不幸有更甚焉。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夫吾才不可自用也。則必求天下有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我事。以成我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得善人可矣。我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無往不惡。惡之大小。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小。才高則其惡大。以盖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爲天下之戮者鮮矣。吾於大江廣元見之。保平以還。天下大乱。廣元爲源賴朝所收。進其計畫。以致平定。世以爲賴朝之用廣元。吾以爲廣元之用賴朝也。承久之役。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賴朝之擧事。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擄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椎朴。知効力戰鬪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敎之。始說而從之。北條氏得京師撥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決策。天下之亂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乎。盖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爲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發

之。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一仆。於我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肯諫。實朝陷禍。而不肯救。時政義時之謀纂竊。而不肯翫齬泛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忠所在。而咎其負於源氏過矣。吾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廣元獨非王朝世臣乎。莫已知則斯已。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元。賴朝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何至坐擁王權如此哉。承久之役。流竄帝王。敢行悖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辨。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裁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吾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已。故不能不竭力扶之。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蓋悔而不及也。可不惜邪。抑吾又有為廣元惜焉者。管仲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苻堅。使之無侵晉。廣元之才。足以用賴朝泰時矣。則所以駕馭籍制之。使不能肆其噬搏。以陰報於王家者。豈為無計。哉。嗚呼。豈為無計哉。

元仁元年　蒙古伐印度

○二年。正月。以藤原賴經為征夷大將軍。○寬喜三年。十月。土御門上皇崩于阿波。初後鳥羽上皇愛第三子守成。為皇太弟。因使土御門帝亟傳位。帝雖心不懌。而無幾微形于顏色。閑居優游。歌詠自遣。上皇之討北條氏。帝屢止之。上皇弗聽。及王師敗。義時遷二帝。帝獨不及焉。然帝不忍獨在京師。使攝政道家諭旨鎌倉。義時乃遷帝于土佐。至是崩。

[賛曰] 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乎孝。帝之篤孝。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欲立順德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於天顏。此非孔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時。而帝又諫之。此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本院從其言。觀釁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遷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冒波濤之險。虺蛇之與居。蒼梧之駕。竟不返。天乎。及四條帝崩而無嗣。北條泰時懇求帝胤。立後嵯峨帝（土御門帝第二子）榛莽之中。豈非孝感之所致歟。天之保祐果不忒。

寬喜元年　月耳曼攻巴勒士登取之

○立秀仁親王為皇太子。○貞永元年。十月。權中納言藤原定家上新敕撰和歌集。定家俊成之子也。好作和歌。極其妙。嘗撰天智帝以來善和歌者一百人。人各一首。書于嵯峨中院障子。世謂之百人一首。其日錄曰明月記。○北條泰時頒式目五十條。○十

文曆元年　蒙古滅金

月。天皇禪位皇太子。

四條天皇。諱秀仁。後堀河子。母藻璧門院。藤原氏。攝政道家女。在位十一年。改元六。曰天福。文曆。嘉禎。曆仁。延應。仁治。崩。壽十二。

○十二月。天皇即位。甫二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左大臣教實攝政。教實與將軍賴經皆道家子。道家又以帝外祖。威權無比。○文曆元年。五月。廢帝崩。○八月。後堀河上皇崩。○嘉禎元年。春。攝政教實罷。尋薨。是為九條祖。以前關白道家攝政。○三年。春。道家罷。以左大臣藤原兼經攝政。○延應元年。二月。後

鳥羽上皇崩于隱岐。○三年正月。天皇崩。帝嬉戲無度。塗滑石宮廊。見宮女健例爲咲樂。誤自仆傷體。遂不起。

後嵯峨天皇　諱邦仁。土御門第二子。母贈皇太后源氏。贈左大臣通宗女。在位五年。改元一。曰寛元。禪位皇太子。後二十六年崩。壽五十三。

○三月。天皇即位。四條帝崩。無嗣。前攝政道家將立順德帝子忠成王。而泰時遣安達義景立帝。義景遂還問。有佐渡院皇子立。則何爲。曰廢之。遂立帝。○六月。北條泰時卒。孫經時嗣爲執權。泰時清廉自率。無

寛元二年　敎王與日耳曼王戰敗走

聲色娯翫之好。政平訟理。衆庶樂業。○九月。順德上皇崩于佐渡。○寛元元年八月。立皇子久仁親王爲皇太子。○二年四月。北條經時廢大將軍頼經。立其子頼嗣。請襲職。頼經年二十六。頼嗣甫六歲。○八月。前太政大臣公經薨。公經女適關白道家。生頼經。孫女入宮。爲帝后。生太子。權勢翕赫。嘗創西園寺於北山別莊。堂宇壯麗。冠絶一時。○四年正月。天皇禪位皇太子。帝寛易慈仁。愛物。朝野歸心。既頼北條氏之推戴。不敢自專。朝廷大事。皆仰成鎌倉。遜位之後。二

寶治二年　蒙古征服匈牙利

皇子相踵嗣位。帝聽政院中二十六年矣。

後深草天皇　諱久仁。後嵯峨第三子。母大宮院藤原氏。大政大臣實氏女。在位十三年。改元五。曰寶治。建長。康元。正嘉。正元。禪位皇太弟。後四十五年崩。壽六十二。

○三月。天皇即位。甫四歲。關白藤原實經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閏四月。北條經時卒。弟時頼嗣爲執權。○七月。時頼流北條光時於伊豆。送還頼經於京師。初時頼從父光時有寵於頼經。容謀代時頼襲其職。頼經亦預其謀。既而事覺。○寶治元年。六月。北條時頼攻殺三浦泰村光村等。滅三浦氏。初

泰村之弟光村護送頼經至京師。潛謀迎復。及還將作亂。泰村知而不禁。時頼外祖安達景盛與泰村爭權。因告其有異志。泰村妻時頼妹也。以故待遇如故。會泰村妻亡。時頼至其家。擧措異常。時頼始怪之。夜聞有擐甲聲。乃間出而還。泰村驚懼。遣使謝罪。時頼許之。而景盛率族兵攻之。泰村錯愕。出兵拒之。時頼不得已。遣兵討平之。○建長四年。北條時頼廢將軍頼嗣。頼嗣還京師。初前將軍頼經。憤爲時頼所廢。集兵京師。既而事覺。時頼遂廢頼嗣。奏請以後嵯峨皇

文應元年 蒙古忽必烈立

子宗尊爲主帥。○四月。以三品宗尊親王爲征夷大將軍。○康元元年。冬北條時賴有疾。以子時宗猶幼。令族長時代爲執權。時賴聽決大事。○正嘉元年。秋立皇弟恒仁親王爲皇太弟。○正元元年。十一月。天皇禪位皇太弟。初帝多病。上皇聽政。及太弟生。促帝遜位。

龜山天皇 諱恒仁。後深草同母弟。在位十五年。改元三。曰文應。弘長。文永。禪位皇太子。後三十一年崩。壽五十七。

○十二月。天皇即位。年十一。關白兼平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前太上天皇聽政院中。○弘長三年。十

文永元年 即宋理宗 景定五年 寳謝枋得

一月。北條時賴卒。年三十七。時賴用意於政治。一守貞永式目。遵鎌倉舊制。擢青砥藤綱於寒微。授左衛門尉。嘗問藤綱曰。吾日夜欲明賞罰。而訴訟嘵嘵。追年而繁。不知由何而然邪。藤綱曰。無他。上下隔絕。其情不通也。爲吏者唯利是耽。壅蔽君耳目。故民隱無由聞。聰明有所不及。苟如此。民怨益深。天下必大亂。時賴乃簡心腹士十二人。察探鎌倉中吏人奸蹟。因罪之。殆三百人。又遣人諸國。罪守護地頭二百餘人。及解職。陽爲行脚僧。周巡四方。親訪疾苦。察寃枉。於是風化大行。天下稱治。至是卒。藤綱性好施與。所入俸祿。悉賑貧困。自奉甚薄。衣無縑帛。其在職。廉潔剛直。不憚權貴。

青山延于曰 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身率下。風化大行。時賴繼之。尊守其軌制。由是海內乂安。風俗淳朴。後世言治者。必稱泰時時賴。後之人牧。苟欲致治。可不則而倣之哉。

山縣禎曰 時賴繼泰時之遺緒。專精圖治。躬行政事。卓然可見。世以賢稱之。與泰時相匹。亦宜矣。然察其心事。結民心。立私家。抑上威。而固我權。此其所以承父祖之遺意而經營者在於此矣。至其再逐其主也。不臣之情益可見矣。嗚呼道學不明。義理晦蝕。當時以賢稱。如泰時時賴。其背道悖理如此。可勝歎哉。

文永六年 蒙古攻宋 圍襄陽

○文永元年。七月。北條長時罷。八月。北條政村代執權。○三年。六月。北條時宗廢大將軍宗尊親王。送還京師。立其子惟康。○七月。詔以惟康爲征夷大將軍。甫三歲。先是。僧正良基法印嚴慧等。素親近宗尊。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宗尊實不之知。至是謀泄。良基奔高野山。絕食而死。嚴慧亡命。於是時宗廢宗尊。

贊曰 北條氏立攝關之子。爲鎌倉主。與而將士戴有黨緣附。欲圖北條氏。若時賴患之。其意以爲後嵯峨上皇。我家所擁立。請其皇子爲主帥。則幕府無虞矣。故迎宗尊親王而立之。久明親王上皇之孫也。貞時迎而立之。亦如時賴之謀。而將士狃以構變。動輒辭連幕府。故宗尊久明相繼廢黜。

文永八年。蒙古改國号曰元。

惟康守邦並以二世王陞爲親王。名愈重。而權愈輕。北條氏之慮變。可謂周密矣。

◯五年二月。元主忽必烈使来高麗人爲導。朝廷下大將軍府。府議以書辭無禮。卻不受。◯三月。北條時宗執權。政村爲副。◯秋立世仁親王爲皇太子。◯六年春。元使復来對馬。對馬守逐還之。虜島人搭二郎彌三郎去。高麗送還二人。◯八年九月。元遣使者趙良弼至太宰府。府索其書。答曰。當致王都。以寫本示之。府致之鎌倉。欲必得報書。以十一月爲期。猶不得答。將以兵問之。朝議欲答。書草示鎌倉。時宗議惧兵

建治元年。元攻宋。文天祥起兵勤王。

答書不可。奏止答書。令太宰府移牒逐還良弼。◯九年二月。後嵯峨法皇崩。◯十一年正月。帝傳位皇太子。禪位之後。聽政院中十餘年。

後宇多天皇　諱世仁。龜山長子。母京極院藤原氏。左大臣實雄女。在位十四年。改元二。曰建治。弘安。禪位皇太子。後十七年崩。壽五十八。

◯三月。天皇即位。甫八歲。關白藤原忠家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十月。元人以兵三萬来攻對馬。守護代右馬允宗國助防戰死之。又寇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賊兵取二島。悉殺吏民。進侵太

建治二年。元兵入宋都。宋恭宗降元。

宰府。鎮兵拒戰不利。少貳景資射中賊將。賊兵宵遁。鎮兵追之不及。獲船一隻百二十人。斬之。◯建治元年四月。元遣使者杜世忠等。與高麗人来講和。九月。時宗致之鎌倉。斬之。命太宰府及緣海諸州。修守備。罷京師大番兵。遣還鎮西。◯十一月。立熙仁親王爲皇太子。◯北條時宗。以北條實政爲九州探題鎮西。置探題始此。◯弘安二年六月。元將夏貴范文虎等。来遣部將周福欒忠通事陳光等。至太宰府。猶以和議爲言。時宗令斬周福等於博多。◯十月。關東將士

弘安三年。元世祖亡宋代之。

至鎮西。◯四年五月。元大舉入寇。以高麗人爲前導。蔽海而至。我兵拒之壹岐對馬。不利。益徵兵諸道。會太宰府。廷議二上皇宜避鎌倉。名東兵守京師。而未果。龜山上皇尤深爲憂。親祈石清水。奉手書於伊勢大廟。祈以身代國難。◯六月。元兵侵太宰府。鎮兵擊破之。殺獲千餘人。元兵轉至鷹島。七月晦夜大風雨。海水簸盪。戰艦覆沒。溺死者無算。鎮西兵乘勢掩擊。殺獲甚衆。請降者千餘。悉斬之。元兵十萬。得生還者僅三人。

賴襄曰。國朝自置太宰府以還。非無外寇。然止於三韓小醜。未有如元寇之可患也。而防而郤之。使彼懲而不復窺者。北條時宗之力也。世俗之稱此役者。曰賴宗廟之靈。颶風大作。不血刃而克。是不足言也。稍有聞識者。乃咎時宗武人無謀慮。殺元使者。所以來此寇。賴襄曰。殺使者來。不殺亦來。殺之速其來耳。何則忽必烈志在呑滅我邦。以其所以滅趙宋者。擬於我。先遣使來書。因我不受。乃用兵剪屠慘酷。以示其威。期我懼而服也。又遣使。循以和議爲言。使我聽之。則我爲趙宋矣。稱藩納幣。一不如其意。將又加兵焉。彼既得我。要須乘我罷敝。大舉而來。其勢便於攻宋。宋阻一江。我環大海。宜若易守也。其實有難焉者。彼攻宋自一面來。攻我自四面來。扼吾要喉。斷吾糧道。杜絕吾兵之策。應其禍豈可勝言哉。而當時廷議必如宋之君臣。苟免近禍。而不恤其後。兵民之心亦如宋之將士。不敢決於防禦。如時宗則雖未知宋事。而能慮及此也。以爲不若早絕之以速其來之易防也。是以斬其使以示不懼。以報彼前日之寇辱。而決我後日之守心。誰謂之無謀慮乎。吾以爲宗廟之靈誘時宗之衷。以決此計。不在颶風也。節略

弘安四年元兵入寇大敗而還

○七年四月。北條時宗卒。子貞時嗣爲執權。○八年。十一月。貞時攻殺安達泰盛。滅安達氏。泰盛以貞時外祖。爲評定衆。與貞時家宰平賴綱相軋。賴綱譖之於貞時曰。泰盛子宗景自謂曾祖景盛實賴朝子。因有異心。貞時遂攻滅之。賴綱無復忌憚。無何謀反伏誅。○十年十月。天皇禪位皇太子。上尊號太上天皇。自是帝曰新院。後深草上皇曰本院。龜山上皇曰中院。帝英敏好學。源親房稱爲後三條之流亞。旁通釋典。

國史評林卷五終

正應元年即元世祖至元廿五年西洋千二百八十八年

國史評林卷六

羽山尚德編次
龜谷行刪定

伏見天皇

諱熈仁後深草第二子母玄輝門院藤原氏京極院妹在位十一年改元二曰正應永仁傳位皇太子後十一年崩壽五十三

○正應元年戊子三月天皇即位○十一月新院皇子尊治生○二年四月立皇子胤仁親王為皇太子○十月北條貞時廢大將軍惟康親王迎久明親王為

正應二年宋謝枋得死節

鎌倉主詔以久明親王為征夷大將軍貞時聞惟康有滅北條氏志遽廢之倒載網代輿送還世曰將軍流於京師久明本院第三子

頼襄曰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承久之事既所不忍言敢廢立天子進退宰輔易置大將軍如奕棋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道耶頼襄曰有天道故也天之立君為民也非為君也而暗君以為為己也猶君之置相為民也非為相也而庸相以為為己也吾前聖王若仁德若天智若光仁桓武守多後三條則不然知天之立己為民也是以自儉勤以養民其相臣亦知君之置己為民也是以體君之心以養民養民所以報君不唯貪官爵而已貪官爵而已也者中古以下之相為然曰吾關白也吾攝政也以驕天下而不知攝政關白之職為何職也不唯相為然也人主亦然曰吾天皇也以驕天下而不知天皇之職為何職也夫問之以得之為務奔競爭攫奪亡廉恥已得之則務奢泰滔佚以位為樂以竭天下之民力而以為當然是以盜賊公行矣夷虜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訖於民上天豈聽之乎所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官爵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曰是曾竭力於民者也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擬其名而已然其曰右大將征夷大將軍苟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亦貪虛名以買實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滔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北條氏則立主以嗣源氏之名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云爾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衙子孫皆循其遺志終於相模守武藏守而相摸守武藏守能易置大將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為天職也雖不及前聖王良相之為庶幾得其意者而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名以敵其實欲收奪其權而不知天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烏以此悖逆無比之賊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為驕奢滔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無天道哉

○三年三月盜夜入禁內伏誅盜問宮女上所在女紿之曰在南殿盜赴之上實在中宮乃女裝避春日殿宿衛捕盜盜上紫宸殿自殺刻其箭曰太政大臣為頼為頼稱淺間八郎甲斐源氏以兇悍聞所佩刀前參議藤原實盛所佩因收實盛初從嵯峨上皇愛

正應五年元伐爪哇

龜山遺命大宮院大后。定其後世永承皇統。付後深草以長講堂領。及後嵯峨崩。後宇多立。龜山上皇置後院別當聽政。不使後深草與聞。後深草憤懣。求哀於時宗。時宗乃奏立伏見。及有爲賴事。世以爲中院所使。中院懼。賜誓書於貞時。事得寢。○永仁六年七月。天皇禪位皇太子。

後伏見天皇 諱胤仁。伏見長子。母准三宮藤原氏。參議經氏女。在位四年。改元一。曰正安。禪位皇太子。後三十五年崩。壽四十九。

○天皇即位。年甫十一。關白藤原兼忠攝政。尊先帝

正安二年[illegible]勒[illegible]及西里[illegible]之

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立邦治親王爲皇太子。○是歲。元僧一寧來于博多。初元主出兵敗績。以我信浮屠。至是使一寧來諭。北條貞時怒。編置之伊豆。後延處建長寺。後宇多上皇屢召問禪法。○正安三年正月。天皇禪位皇太子。太子後宇多長子。時年十七。長於帝三歲。尊帝曰太上天皇。時本中新三院。并前後伏見。共五上皇。上皇之多。自古所未有也。

後二條天皇 諱邦治。後宇多長子。母西華門院。源氏。內大臣具守女。在位七年。改元三。曰乾元。嘉元。德治。崩。壽二十四。

嘉元元年法蘭西與英吉利和

○二月。天皇即位。新院聽政院中。○八月。立富仁親王爲皇太子。初伏見帝藉北條時宗力。得立爲太子。常憤卿及嗣位。密諭北條貞時曰。龜山帝在位之日。常憤卿祖先遷後鳥羽帝海外。爲之切齒。時幸無釁。若使其子孫嗣位。必繼其志。卿安得晏然。朕藉關東之力。得以繼大統。思與卿同休戚。唯卿圖之。貞時信之。不欲使龜山皇胤嗣位。遂與伏見帝謀。立後伏見。於是後宇多上皇不悅。勅貞時以後嵯峨之約。乃請定後深草龜山兩統。每十年更立。於是後宇多皇子以後伏

嘉元三年意太利教王遷都于[illegible]那城[illegible]情勢[illegible]

見再從弟爲其嗣。是爲後二條。伏見皇子以後二條再從兄爲其嗣。是爲花園。初賴朝以藤原氏近衛九條二家更爲攝政。後九條分爲一條二條。近衛分爲鷹司。凡五家更爲攝政。曰五攝家。又北條氏所約也。

賴襄曰。兩統迭立之議。出於北條氏。猶其分攝家爲五派。使其勢相爭。而不相合。而欲得持權於其閒。可謂巧詐極矣。而其取滅亡實基於此。夫以赫赫天統。而敢分析之。以便於己。至每十年相更。惡有不獲罪譴於祖宗之靈者哉。蓋後嵯峨生後深草龜山二帝。其母同也。而後嵯峨專屬意於龜山。遺誡母后。以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付後深草以封邑。則大統已定矣。故後宇多以龜山子嗣立。宜也。而後深草以失勢憤懣。倚北條時宗以立其子。伏見帝又倚北條貞時。以立其子。而後

宇多持先皇遺旨詰之。於是乎迭立之議出。宜若出於不得已也。然當後深草伏見之訖。使時宗貞時伏正義辭之。何有此紛紛哉。所以不辭者。非謂是可以持我權而樹我恩也耶。抑亦有故也。後嵯峨雖為北條氏所立。然常陰憤皇道之陵替。而冀於匡復。雖已不得其時。望之於子孫。以為後深草之孱弱不足有為。見龜山有英氣。村力可以庶幾焉。史稱朝廷有阪上田村鎮國劍。後嵯峨臨崩傷屬付之龜山云。夫田村非能誅東夷者。非觀伏后見帝告貞時曰。龜山每切齒承久之事。立其後非卿家利。然則當時中外頗察其旨。是北條氏所以後右後深草之統也。龜山之變皇孫。亦其得位。猶後嵯峨之於己也。及花園之議。儲當立後二條之子。而後宇多曰。吾有所慮。故先立後醍醐。由是觀之而皇亦不得其時。而望之於子孫也。而後醍醐能不負其望。誅宿猾於斧鉞之下。復除難雪大恥。後嵯峨之志。於是而成。而列聖在天之靈。可以少慰矣。而伏見之統。每仇疾之。每為關東間諜。光嚴為北條高時所立。光明又為足利尊氏所擁戴。皆欣然受之不辭。夫兩統均出於後嵯峨。同源同本。宜其恥其恥。仇其仇也。而如此其後南北分爭五十餘年。八州生靈肝腦塗地。雖叛臣之罪。亦王室之不思懿親也。及兩統合一。足利氏亦舉迭立之議。故致海內之嗷然。夫足利氏之勢。非北條之比。無復事於持權樹恩也。而仍襲其故。其禍亂不止。骨肉相殄。豈非亦獲祖宗之譴者哉。

○鎌倉執權北條貞時罷。北條師時代貞時執權。○嘉元二年七月。龜山法皇崩。法皇性英發有膂力。多材藝而淫蕩。皇后中宮外。所幸凡十六人。至遍後宇多之皇后典侍。○德治三年八月。天皇崩。○是月北條貞時廢大將軍久明親王。送還京師。立其子守邦

延慶三年即西洋一千三百十年歐洲各國始皇上設烟通

文保二年土耳其伐蒙古克之

詔以守邦為征夷大將軍。

花園天皇 諱富仁。伏見長子。母顯親門院藤原氏。玄輝門院異母妹。在位十二年。改元四。曰延慶應長正和文保。禪位皇太子。後三十年崩。壽五十二。

○天皇踐祚。明年即位。關白藤原師教攝政。○九月。立中務卿尊治親王為皇太子。○應長元年十月。北條貞時卒。族基時貞顯連署行事。以貞時子高時猶少也。貞時慕尚祖時賴之風。辭職之後。躬披僧衣。游歷四方。察風觀俗。訪民疾苦。○正和五年。北條高時執權。時年十四。基時辭連署。高時舅秋田時顯與內管領長崎圓喜受遺囑輔高時。○文保元年九月。伏見法皇崩。○二年二月。天皇禪位皇太子尊治。尊治後宇多第二子。於龜山上皇為皇孫。生而英敏。上皇愛之。常置左右。欲其得位。祈之石清水。以後二條長且無過。不可超次立之。及花園踐祚。議以後二條皇子邦良為儲貳。後宇多上皇曰。朕有所思。宜先立尊治。次及邦良。乃立之。

後醍醐天皇 諱尊治。後宇多第二子。母談天門院藤原氏。內大臣師經養女。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八。曰元應元亨正中嘉曆元德元弘建武延元。崩于吉野行宮。壽五十二。

元亨元年土耳其伐雉爲

○三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立皇姪邦良親王爲皇太子。後宇多法皇聽政院中。○元應元年。八月。立藤原氏禧子爲中宮。廉子爲媵。後稱三位局。禧子太政大臣實兼女。廉子右中將公廉女也。○元亨元年十二月。法皇還政帝。始置記錄所。親聽斷民訟。詔廢京畿除大津葛葉外諸新關。帝留意政治。日與公卿及儒臣討論經史。僧玄慧以才學聞。又召侍讀。○二年春。陸奧人安藤堯勢叛北條高時。高時遣兵擊之。不克。高時少荒縱。委政內管領長崎

高資。高資貪多私。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訟。各納賂。高資兩納之。不決。故叛。高資圓喜子。曩爲宰者也。

賴襄曰　承久以後。天下武人無一人叛北條氏者。至此陸奧人安藤堯勢叛。鎌倉遣兵擊之不克。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而北條氏兵威之絀。亦始於此。雖無王師。其亡決矣。況天討乘之乎。夫其兵卒非必有缺也。糧餉非必有乏也。將帥非必無才也。昔者以新造之家。嚮背未定之時。而能扤拒天子之討。挫六軍之勢。如推枯拉朽。今藉累世之權。四海盡服之威。乃不能克一安藤堯勢。是其故何哉。兵之強弱。不在其鋒。而在其本。本弱則末細。譬之木。心蠢。當其未蠢也。加以大風暴雨。而挺然不折。一得蠢。蠢者其心而已。其幹之壯。枝葉之茂。依然也。童稚攀搖之而動矣。故北條氏之兵力依然也。高時一爲頑率奢傲。以失人心。則其招衰絀如此。抑不唯此也。其外戚與家宰。專其政。政

以賂成。是北條氏之大蠹也。堯勢共其族爭邑。而訟。內管領長崎高資兩受其賂。不決。所以怨而叛也。所以討而不克也。豈不可爲後世之戒哉。北條氏先世。非無外戚與家宰也。而未專政也。義時泰時之際。三浦氏以外戚輔謀議。而時賴之世。安達氏又以外戚。與之相軋。時賴右安達氏。以滅三浦氏。衰。貞時又滅安達氏矣。其親漸遠。愛憎遁變。其勢固然。莫足怪者。推時賴貞時之心。猶其滅畠山氏和田氏。適足以除其逼耳。而貞時既除安達氏。而復親所秋田氏。其妻父也。而所以除安達氏者。由於平賴綱之力。其內管領也。賴綱雖敗。其甥長崎圓喜。又爲宰爲政。而高資以其子襲爲。貞時臨沒。以高時幼弱。遺囑圓喜與秋田時顯輔佐之。以爲宗族。不足託孤。足託孤者。莫若外戚與家宰。而不知此二者。實亡北條氏也。猶東漢之外戚宦官。相爲消長。而終亡於二者。貞時初患外戚。賴內管領以滅之。不懲。而倚秋田氏。已而內管領以橫邪敗。又不懲。而用長崎氏。何其不明也。故北條氏之

亡。不獨高時罪也。雖然。北條氏之於源氏。實兼外戚與家宰。而爲其所親倚。得以篡其家。嗚呼。流俗之見。每速禍敗。非一世也。而天道好還如此。亦不獨可罪貞時也。

○正中元年六月。後宇多法皇崩。○九月。高時遣兵殺藏人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收中納言藤原資朝。藏人頭藤原俊基。送於鎌倉。初帝視北條氏失人心。謀誅滅之。與資朝俊基謀。陰援武人可用者。每會議脫衣冠。縱酒。結其歡心。稱曰無禮講。又憚外議。召僧玄慧講韓文。至此事覺。高時訊俊基無禮講。俊基曰。吾文臣。不知他。唯知玄慧講文。是文禮講。謬傳爲無

元亨二年日耳曼與墺人戰擒其王

禮耳。高時遂流資朝於佐渡。釋俊基還京師。帝欲紓其患。遣中納言藤原宣房諭解高時。○嘉暦元年。三月。皇太子邦良薨。○七月。立後伏見皇子量仁親王爲皇太子。時帝第三皇子護良有英姿。帝愛之。欲立。代邦良。喻旨北條高時。高時擧貞時約。不奉詔。令護良削髮。號尊雲。補叡山座主。因結僧徒心。居大塔。世稱大塔宮。○十月。前大將軍惟康親王薨。○是歳。北條高時有疾。宰高資勸之薙髮。欲讓執權於弟泰家。高時不聽。以族守時維貞連署行事。高時昏亂益甚。日夜酣飲。喜田樂戲。好鬪狗。高資秉主昏闇。益恣威福。天下思亂。○三年。十月。前大將軍久明親王薨。○元德二年。四月。殺大判事中原章房。帝謀滅北條氏。章房諫。帝恐語漏。使人陰殺之。○五月。北條氏捕僧圓觀文觀。處流。以其啣密詔呪詛北條氏。○元弘元年。七月。地大震。富士山崩數百丈。○北條氏收右中辨藤原俊基。會後伏見法皇遣使於鎌倉。具告朝廷之謀。高時乃圖廢立。長崎高資贊成之。二階堂貞藤諫之。不聽。○八月。高時遣二階堂貞藤等。率兵入京師。

至正元年意大利教王遣使與各國人盟之

帝幸笠置山。初護良親王奏曰。陛下宜乘夜潛幸南都。使近臣詭稱陛下。而至本寺。聲言車駕避賊。賊必盡銳來攻本寺。僧徒力戰距之。延及數日。官軍稍集。則殲賊必矣。帝遂幸笠置寺。使師賢乘御輿赴延暦寺。以綴賊兵。六波羅鎭將北條仲時聞車駕幸延暦寺。遣兵攻之。護良親王督僧徒距戰。破之於辛崎。既而僧徒覺非眞天子。相率叛去。師賢奔歸行在。○詔四方勤王。召左兵衛尉楠正成。時帝在笠置。適夢紫宸殿前庭有一大樹。南枝最茂。下設御座。忽有二丱角。迎帝坐之。帝覺而異之。以爲木傍南楠也。意將有楠氏者。而輔我歟。即召寺僧問之。對曰。河内國金剛山西。有楠正成者。橘諸兄之裔也。以勇武聞。帝謂所夢殆是。乃遣藤原藤房召至行在。帝見之大悅。委以興復。問滅賊之計。正成曰。武相之兵。天下無敵焉。然以謀屈之。則易撓也已。臣如獲存。何患不濟。○北條高時奉皇太子稱帝于京師。是爲光嚴院。○六波羅鎭將北條時益北條仲時。發兵七万餘。犯笠置。笠置陷。帝徒步突圍出。唯藤房從焉。扶行三日。夜欲幸赤

坂。爲追兵所執。○十月。六波羅兵奉帝幸平等院。親王以下文武百僚悉見執。大佛貞直等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不許。曰。神器自在帝王所守。非臣下可敢與奪。且鏡璽已失。獨有劍。必欲相迫。朕將自用之。賊欲遷之六波羅。帝使備行幸儀。而後往。○備後人櫻山茲俊起義兵。衆潰死之。○楠正成起兵勤王。據赤坂城。賊將大佛貞直等攻之。不能克。正成以糧盡。遁入金剛山。初正成之城赤坂也。城方可二町。三面平地。守者僅五百人。取民儲以充兵食。慮行在不守。方欲迎

駕拒戰。板築方畢而笠置陷。大佛貞直等乘勢奄至。兵亡慮三十萬。正成先遣弟正季及和田正遠以兵二百伏傍近山中。敵兵視城小易之。曰直以隻手提去耳。輒薄塀急攻。城兵亂射。殺傷千餘人。敵驚沮而退就營憩息。正季等鼓譟而進。城兵亦開門出盪。內外夾擊大破之。尋復來圍之。正成豫爲機辟。俟其肉薄而上。斷索壓殺千餘人。因連投巨石大木。殺七百餘人。敵更蒙楯競進。以鐵搭鉤塀。殆壞城中。即沃沸湯。敵皆糜爛。自是退守營柵。計持久以困之。至是城

中糧盡。纔餘數日食。正成乃乘大風雨。燒城而遁。又城金剛山。招集義旅。○二年。三月。北條高時遷帝於隱岐。備前人兒島高德欲奪駕。起兵不成。高德稱備後三郎。○四月。車駕至隱岐。御國分寺。○楠正成出金剛山。復赤坂。徇和泉河內。京師大震。北條仲時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兵五千餘來攻。正成大敗之於天王寺之傍。後數日。宇都宮公綱將兵五百來攻天王寺。正成將退。衆皆請戰。正成曰。公綱坂東驍將。今承大兵敗衄之餘。以寡軍進。志在必死。我能勝之。

所亡亦多。宜愛士卒以圖後舉也。且彼銳而輕。不能久。遂引兵而退居數日。出民兵盛列炬火星布山澤。如此連夜滋多滋遍。公綱意其衆日盛。潛引還。正成料敵出奇率此類也。○是冬。護良親王城吉野。初親王避難匿十津川。半載蓄髮。至是據吉野。下令赤松則村。使倡義。則村起兵播磨。以絶山陽山陰兩道。由是京師失鎭西之援。官軍聲勢日益振。○三年。二月。高時遣二階堂貞藤等大舉來攻。陷赤坂。又攻吉野。陷之。村上義光着親王甲冑。自呼稱親王。屠腹而死。

親王乘間出城。追兵至。義光之子義隆拒敵而死。親王遂逃高野山。

永井定宗曰　義光自從親王廻歷南紀之間。以往百戰萬危。不顧其身。終為親王之死。信真可謂千古之英雄矣。親王嘗以義光比北宮黝。然黝也徒有勇而無義。如義光父子義勇兼盡。豈宮黝之所能及也哉。

○是時正成城千劍破守之。貞藤等來攻。勢甚盛。即肉薄攻城。城中大發矢石拒之。敵死傷無算。乃令軍中禁擅進。安營環守。城有泉五道。雖旱不涸。正成作大槽數百貯水。又每雨承屋溜於槽。以故水常不乏。

敵疑其外汲。令名越越前守將兵三千守東溪。正成偵守者稍怠。急擊走之。獲其旗幕。翌日張之城上。以辱之。越前守愧忿。率兵五千拔柵進薄城。兵下巨木。乃大射之。死傷略盡。敵知其不可猝拔。益成持久之計。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之以甲。羅之城外。昧爽鼓譟。敵敵兵不曉。競赴藁人。城上乃連下巨石。殺傷八百餘人。敵又為雲梯攻之。正成作炬數十。投梯。梯然。敵隨崖谷而死者數千人。會近郡土兵奉護良親王令。絕賊糧道。賊兵大困。逃亡相繼。○閏二月。帝與

源忠顯謀。竊出隱岐。還幸伯耆。名和長年奉帝據舟上山。兒島高德來。初高德欲奪車駕于路。不成。衆皆散去。高德乃欲見帝道其衷。微服夜至御館。竟不得間。庭有一櫻樹。斫白之題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帝心竊喜。至是高德與父範長共詣行在。

山縣禎曰　余觀天王寺所藏高德旗幟。圖有文。其略曰。開闢以還。有君有臣。有父有子。忠孝事之。人道乃然也。若背此道。則天地之所不容也。故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吾雖不肖。碎肺肝。運智計。時為范蠡。欲一為君雪會稽之耻。為吾徒者。宜輕生命於塵芥。懸尸於軍門。嘉曆二年五月初三。備後三郎高德。以此觀之。後醍醐帝之欲圖北條氏。蓋非一日。而天下忠義之士。

亦有密應其志者。而待時乃發也。蓋高德父子忠烈。非一旦感激奮厲之所為。而義理之心。發乎肺肝。確乎其不可奪。宜乎其精忠義烈。歷艱險。涉困阨。而終身不變也。

○佐佐木清高率兵三千來犯長年。擊而走之。於是諸國勤王之師悉至。帝乃遣忠顯率兵東上。與赤松則村等會攻六波羅。○四月。北條高時遣足利高氏名越高家援六波羅。令高氏直犯行在。高氏陰遣使歸順。敕許之。高家與赤松則村戰于狐川。敗死。高氏還軍。○五月。諸軍進攻六波羅。拔之。鎮將北條仲時等奉新主及兩上皇東奔。近江兵邀擊。仲時等皆死。

嘉曆二年日耳曼王圍羅馬城

新主上皇還。遂收京師。金剛山圍解。〇車駕發行在
〇新田義貞攻拔鎌倉。誅高時。滅北條氏。奏捷征夷
大將軍守邦親王薙髮尋薨。自源賴朝開府至是百
七十餘年。而鎌倉亡矣。

【中井積德曰】北條氏以智數權力竊國柄其嚴辭譎詐雖多端諸要之以收人[illegible]為歸
故薄稅斂省冗費躬儉素賑貧窮似仁也[illegible][illegible]之
間爵不踰五品官不出州牧晉舉親臣節下蔡府
以恭也北條氏不敢自尊大而威權所在諸許牧
守皆其等儕而爵位上之者其交際則翻有若君
臣者於是乎承久之役諸將無異志爭為效死人
有若泰時時賴雖未知上下之大節而實有賴治
愛民之心是以人心益固至高時之無道也自取
滅亡豈緣失人心乎然則北條氏之事始於得人

心而終於失人心耳。是故古昔聖王明君。唯人心
之為可畏。夫智數權力。飾情假仁。苟得人心。斯足
以興也。況至誠感孚
于人心而風動者乎。

【賴襄曰】北條氏之於源氏則藤原氏之於王家也皆不用寸兵尺鐵而奪其國於衽席之上
何其易也蓋人情莫不知親其親其宗而顧謂下知妾
黨之可衙也於是削弱北弟疎斥親族以為為子
孫除患害而不悟其自剪伐以骨異姓可下良哉
源氏之成國也固懸殊王家而其謬計出王家所
未為故其受禍有更烈者而北條氏之陰謀臣有
文非藤原氏所及也闘其骨肉剪其權于足替藏然
竊其權而如已未嘗措乎及其得權亦有所置藏
而不敢自居辭其名而取其實舍其判而操其柄
使天下不能議已子孫乎其遺謀而如以周杏於
使帝王之廢立擅錄之進退盡取夫於已而如已
無所閫不得已而為之持置是北條氏家法所以
能長持天下權衡為而至於盡心民事前後武疾

所罕覩也蓋自知其悖逆人神所不容[illegible][illegible]爲計
以此贖之而泰時其最者矣世之論者於泰時無
所聞然已余謂承久之事泰時其罪之魁也何故
使泰時之賢果如所傳乎則既定禍難擁大兵於
輦下諸六處分莫不由已其於朝廷與慕本主復
之際豈無所以善處之已可以理導又可以勢禁
是之不思附陷其父於大惡組有義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罪
邪是知舊史所稱泰時勸其父諧關約降[illegible]聽臨
辭問遍親征則何為曰降之否則決前者史氏為
之文過耳不足信也丞其立後嵯峨亦比恩仇之
私論者謂之天命正理亦過褒矣然北條氏七世
有可以八理論者獨有泰時其怨如義時輩皆蛇
罔惡蛾又呂是貴與或傳義時誅深見某者而近
其于本為所殺噫是其或然也昔平清盛源義仲
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議人而已不敢遂其幽囚之
計也然猶不免誅滅如義時者真無前逆賊而得
脫敕名於世天其假手其臣僕黨之也及其子孫
遇新田氏之斧鉞抉其巢究殲其醜類天網恢々

疎而不漏。豈不信哉。外史氏曰。時宗之禦元虜。保
我天子之國。足以償父祖之罪矣。蓋以其所以
恫喝趙宋者。來擬於我。我卻其使不納。未有曲直
也。及彼以兵來。我邀擊剿則曲在彼。彼殺使
再來不可不熟而數之折以威定我民志豈其
所挾而來非特之可謂深中機宜矣否則執懲何
而不為趙宋也其後唯菊池氏之待明與我殺武
足利氏能勝外國不足言已豐臣氏能不辱國體
勝足利氏萬々然至與明戰張皇太甚內【節略】
自困故雖攻守異勢不及北條氏遠矣

〇六月。楠正成迎謁車駕于兵庫。帝親勞之曰。國家
再造。實卿之功也。正成拜謝曰。不賴陛下威靈。臣曷
得出重圍。復有今日哉。詔前驅入京師。〇車駕駐蹕
東寺。議還宮儀。群臣或言宜用重祚之禮。左大臣藤

原道平曰。陛下雖在外久。然躬奉神器。宜用巡狩還宮之儀。帝從之。既還宮。廢高時所立新帝（光嚴院）。去正慶號。悉削新主所署官爵。罷置關白。尋賜號於廢主。爲太上天皇。

青山延于曰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量仁親王。後伏見帝子。既爲帝儲貳。方帝之蒙塵。則監國稱制。固其宜也。然帝未讓位。太子既爲賊所立。亦爲閏位。則帝之復位。勢不得不廢。既已廢之。則故親王也。安可以尊號加之哉。名之不正。莫斯之甚。恢復之初。庶績草創。而紀綱紊亂如此。宜其再致播遷也。

○以護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初尊氏之克京師也。忌親王威名。竊圖除之。會親王部曲。剽掠都下。尊氏捕而梟之。親王大怒。遂圖誅尊氏。時勤王將士會集帥。聞其欲有所討。各懷危懼。物情恟恟。帝遣參議藤原清忠。詔還初服。親王答曰。方今大憝殄滅。兆民蒙賴。雖由陛下神武之所致。愚臣亦與有勞焉。臣竊以雖天下已平。兵備未可遽弛。故篡嚴以警不虞。若應明詔。不審閫外之寄其誰任之。足利尊氏遞藉大威。僅効微勞。乃凌侮忠勲。陰懷跋扈之志。若不及其勢微而剗鋤。則是又生一高時也。望請天眷。特借臣

一員戎號。爲陛下誅豎子。消禍亂於未萠也。帝報曰。尊氏未有罪責。一旦加戮。將士解體。誰爲朕用。王勿妄舉失衆心也。若其執節旄。鎮廟社。朕嘉乃志。宜從其所請。乃拜征夷大將軍。○八月。置決斷所。議賞軍功。時將士聚闕下者數萬。爭功紛拏不決。使權中納言藤原實世司之。旬月僅定二十餘人。以多失當罷。以權中納言藤原藤房代之。覆審而內降得賞者已多。藤房知不可諫。乃稱病不朝。代以民部卿藤原光經。上自擇北條高時邑。爲供御。以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大佛貞直邑。給內侍三位局。其餘近習僧尼伎樂。以內降多受地。雖軍功論定。無地可頒。內教與外議牴牾。往往數人爭一邑。所在武人。頓失勢。天下翕然。復思武門之治。○十月。詔遣皇子義良。出鎮東邊。准大臣源親房輔之。以參議源顯家爲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上野介結城宗廣爲副。詔曰。古者皇子若大臣。皆親臨戎。方今王政維新。不宜分文武爲二途。親書旗銘。賜衣馬。陛辭。顯家親房長子。置評定所。引付衆。如鎌倉故事。○十二月。以皇子成良親王爲上野

元德二年日耳曼人始傳造火藥製砲法

大守。出鎮鎌倉。以左馬頭足利直義為相摸守輔之。直義尊氏弟也。○建武元年。正月。營大内。以安藝周防租賦充其經費。徵諸國地頭所入二十分一。安元以後大内久廢。及是盛興土木。大營宮室。用度不足。始用楮幣。又鑄新錢。藤原藤房諫曰。大亂之後賦役煩苛。則民不聊生矣。禹卑宮室興。秦作阿房亡。陛下宜鑒之。弗聽。○二月。立恒良親王為皇太子。恒良帝第六子。内侍廉子所生。上兩中宮並無子。長子尊良。第三子護良皆宮人所生。廉子得寵。從幸隱岐。及歸

元弘元年土耳其伐羅馬

益專房。善迎合上意。無言不聽。請託皆驗。以護良有大功。恐害太子。足利尊氏因深結之。○五月。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獻千里馬。帝問内大臣藤原公賢曰。天馬之出。其應如何。公賢歷徵故事。以贊其瑞。群臣稱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明主所瑞者人才。奇異之物非所貴矣。昔穆王愛八駿。而周政衰。孝文光武却千里馬。而漢業盛。此二者得失之應。昭然可睹矣。方今天下初定。創痍未復。而百辟偷安。庶僚阿諛。國家安危。置而弗問。忠勳之士。群集闕下。功狀委積。

元弘三年英吉利伐蘇格蘭

而主者不時決。賞典所及。非朝臣則其參佐僚屬。有功將士。大率憤寃觖望。有司宜速論功行賞。以慰將士之心。而營繕大内。顧興不急之役。使民重困。赤松則村屢立大功。効忠皇室。而褫前所補守護職。僅賜其舊邑。不知則村何罪。而陛下遇之如此也。且如將軍家人之號。賴朝以來。相承有年。今削奪其號。將門名族。降伍編氓。怨讟由是興。方今陛下之政如此。而此馬適至。是殆胎禍亂也。夫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則聖化及遠。何須此馬。異時若有不逞之徒倡

亂。則此馬適足以為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陛下裁抑玩物之志。而留心於仁政矣。帝不懌而罷。○十月。權中納言藤原藤房棄官而去。藤房屢諫而弗聽。謂為臣之道於我盡矣。一夕侍帝。諷以比干夷齊之事。至曉而退。徑入北山為僧。不知所終。

【林道春曰】有文衡者。說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楚亡。今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哉。岌岌乎。文衡其知人乎。其後果有建武之亂。

【山縣禎曰】元弘帝新復位。政歸一統。天下刮目望新政。而帝之舉事。無一可觀矣。其專營作。耽宴遊。用婦言。近嬖倖。斥忠勳。疎功臣。皆速亡國之事也。藤房不忍坐視邦家之顛覆。切諫弗

聽。於是乎知其不可復爲。乃脫蹝軒冕而去。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使賢者棄位而遠遯。國家之亂亡。其遠乎哉。

齋藤馨曰。元弘中興之際。藤原藤房與楠正成均稱賢者。而天下復亂。藤房去之。正成死之。或曰。去者有明哲保身之義。而無見危致命之節。謂愛身可。謂忠國不可。謂不異于正成至死不變之精忠大節。尤不可。故比二公而同之者過也。予曰。去之與死。難易異矣。至其爲忠國。則未嘗不同也。誠使藤房愛身而忘國。則笠置之役。顛頓狠狽。不離帝左右。至于避兩樹下。就囚東隊。而不辭。當是時。欲去則去可也。曷用此傾覆流離。備嘗百難爲哉。此其不欲去。亦已灼矣。而天下既平。帝心就息。日耽佚樂。而忘萬機。怨憤思亂之士。環視于海內。而莫之悟。於是藤房天馬之諫。出於痛哭流涕之餘。而帝曾不聽。優如充耳。故藤房不得已而去之。去之者。非忘君也。思君也。其意蓋謂我去。而帝心一動。或能悔其非而改之也。帝果改。則雖過敗之餘。亦足以有爲。而無一藤房。何害焉。且也藤房既去。而正成尚在。足以任天下之安危存亾。而有餘。故藤房斷然去而不疑。而帝見其去。猶且怙不知悔。居然由從前之道而不改。天下果亂。又不能用正成之計。使其王謀良衆。徒爲鋒鏑之血。原野之膏。而莫敢惜。而赫赫皇統。亦終于委蘗不振。是豈藤房之所能知哉。故予謂藤房之去。非欲去也。欲以去諫君也。藤房去而思君之志。忠國之誠。愈益見矣。乃謂視正成之死而易。則可謂其心不同。則不可也。世傳藤房將去。見正成竊語其志。正成曰。在公則去可也。若余者。第有一死而已。由是觀之。藤房之去。唯有正成留而任他日之責。是一藤房去。而一藤房尚在。故可去也。不然。一藤房固可與君偕存亡。何遠去之。而是嘗于山林之聞哉。後之人。不問其所以去。而但以去爲非。過矣。

○囚大將軍護良親王。初親王惡足利尊氏所爲。欲

除之。密下令徵諸國兵士。尊氏結帝寵姬藤原氏。誣以謀反。親王憂憤。莫能自明。上書訴寃。有司畏憚壅而不奏。○十一月。流護良於鎌倉。幽之土窟。相摸守足利直義監之。○是歲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爲頭人。以上野大守成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置關東廂番。以足利氏族掌之。錄元功。以足利尊氏爲第一。爲武藏常陸下總守。護直義遠江。新田義貞上野播磨。其子義顯越後。其弟義助駿河。楠正成攝津河內。名和長年因幡伯耆。赤松則村播磨。尋奪則村職。給佐用莊。

賴襄曰。中興之政失乎。不然。論者皆謂之失矣。所謂失者何哉。將門尸政久矣。而一且收之[illegible]以朝紳。如柄鑿不相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楠正成名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參在記錄所。置闕東有番[illegible]州評定家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武者所。以新田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八遣皇子讀[illegible]合以足利氏輔。爲則不[illegible]要十措紳也。曰武人來邑[illegible]布七道者。非一日而特奪之速其有恐憤失矣。曰歸闕之翌月。詔除賊實外將七所有食田領職一皆饗故。不須史來請。則不之奪也。曰有功將士。群聚闕下。望賞者不[illegible][illegible]不能塞其欲哉。士卒之爲力亦隷此數氏者[illegible][illegible]歸閑之叛即失矣。曰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乳若新田足利楠名和赤松等。論賞割予土壤。不啻一家。各領三四州。少者一二州。於其部曲。蓋足以推恩分祿而有餘。則不可謂不塞其欲也。總之當時之政。槩皆得其宜。合時勢愜人情。何謂失乎。然則無所失乎。曰政不失也。而

所以為政者失矣所以為政者何也曰人主之心是已詔其意欲太廣好修喜大乎曰否吾以為其欲不廣所喜不大耳昔者漢高祖滅嬴斃項百戰有天下猶躬被堅執鋭芟刈韓彭英盧之類至與匈奴冒頓戰見蕭何營宮室怒曰天下恟恟成敗未定何為此等世謂天下既定矣而高祖則曰未也推其為心非盡掃蕩天下可憂者不充其所欲也稱高祖曰大度謂其心之大如此爾今帝獲斃一狂童之高時則謂宇內無復足慮者是以遐足利尊氏之降則遽罷爵之以幸其可倚為得歸閫即晏然燕息以營宮室為急以悅妃嬪為務雖有記錄所盖不數親臨而日居於內內勅所令與外廷指揮每與抵悟武人之邑往往為內官私給憤怨思亂固其宜也吾嘗觀藤原藤房之因龍馬進諫怯以藤房之有舊恩豈無可諫之地何必廷爭彰主過而沽已直乎盖非因出覲馬則不輒得面奏也公卿且然況將帥乎故天下之政無一所矣而盡為文具虛言者由此其故也使帝之心常如

建武二年英吉利復伐蘇格蘭破之

元亨以前而不如建武以後則縱使政事少有所失而不至再取困踣也唯夫其心不大其量易滿故當其未得則勤厲及其已得則懈怠待天下之群雄苟充其欲適其意以冀無事其少欲者安於此矣至其姦豪者溪壑之欲愈于息不充非盡奪我業則不已彼之心大於我我何以能制彼哉

○二年六月權大納言藤原公宗謀逆伏誅公宗右大臣公經之後承久之役通北條氏後世相黨援出五后至是匿北條氏遺孽謀亂欲請帝幸其別第因行弑逆事發收流出雲尋伏誅○七月北條時行嘯聚餘黨攻鎌倉足利直義距戰敗績時行乘勝進直義奉成良親王西走慮護良親王為患使淵邊義博

延元元年土耳其伐波斯

殺之窟中幽暗親王方照燭讀經見義博奮然起曰汝欲殺我乎進奪其刀義博乃斫膝踣之親王縮頸嚙刀折鋒寸許義博更拔副刀刺之遂遇害時年二十八

賴襄曰世稱護良親王察足利尊氏之姦雄欲先誅之而後醍醐不聽反聽尊氏之讒因護良付之足利氏戕斃於其手中興之不終決於此而戎衆興放蕩天下鼎沸五十年者皆尊氏之為也賴襄以為不然曰當是時天下之衆黠若尊氏者豈為少哉殺一尊氏則一尊氏生矣且尊氏肆斬親王之僕隷敢不法云爾其反跡固未著也其有異志未可必也使帝聽護良執而誅之以何辭徇天下天下必曰朝廷忌武臣有望者因事誅鋤之耳雖若新田義貞輩人人自危變其忠志為自

固之計則是又殺一尊氏而生數尊氏也中興之業不待他日而墜矣故護良之說非也帝之不聽是也曰帝之不聽護良而殺尊氏則然矣其聽尊氏而殺護良如何曰非聽尊氏而殺也帝固欲殺之不待尊氏也何以言之帝初愛護良至欲為儲貳已而三位姬得寵生恒良義良欲立恒良為太子久矣護良雖削髮為僧而贊帝謀畫及帝從隱岐蓄髮將兵樹功最大是姬之所最忌忌其害太子也姬從帝於艱難猶唐韋后之於中宗哀誓固寵所言皆聽蓋浸潤之譖日夜先入護良之下令新田氏權用詔體是承制也而可譖曰是有自立之志猶唐肅宗靈武之事也帝始歸闕護良未入朝而兵歸馬如雲帝遣使詰其欲何為促使歸僧服帝何以為此無情之言乎可以見其已猜嫌之矣護良不察而望為元帥帝益猜之而勉從之欲殺之之機已成矣護良復不察而請誅尊氏遽知有此大隙而幸之教尊氏使告其叛也而帝欲殺之之機決矣尊氏雖侮朝廷非有所恃烏敢駕虛

言。誣大事。以構天子之父子哉。是以護良獄中上
書。而莫敢奏達者。當時中外知帝意在殺之也。夫
監護良。豈無他人。而付之其深仇。非其意殺之而
何哉。初護良已爲大將軍。宜遣鎮關東。而不遣也。
遣成良以上野大守鎮鎌倉。遣義良鎮陸奧。而恒
良爲皇太子。及護良得罪。陞成良爲大將軍。兄爲
國儲。二弟典兵。推可見帝最愛此三子。至此成其
志矣。成其志。乃成擁之志也。乃成尊氏之志也。尊
氏初志。感未至此。視帝之所爲顚倒。每事便共我
翹然自喜。遂覬覦非望耳。猶唐玄宗自教二子愛
楊妃而寵安祿山。自取播遷之禍。尊氏門地非羌
胡之比也。而論其才。則姦而不雄者。帝養之而成
其爲姦雄也。不然。以帝之英毅不世出。尚執其初
心無所忌縱。則雖有百尊氏。何能爲。而何必殺之

松林漸曰　甚矣哉。驕之爲害也。天子驕則失天下。
諸侯驕則失社稷。大夫士驕則失爵祿。
驕心之生。其始甚微矣。唯其自安之念一萌於中。
及其終也。遂至驕放專恣。而無所忌憚。彼身死家

亡。爲世大戮者。職此之由。可不畏乎。君子以是知
大塔皇子之不終也。夫皇子以宗室之親。建恢復
之勳。功大望重。故尊氏畏忌皇子。特甚於諸將。
而帝之倚恃皇子。亦過於諸將。尊氏之與皇子。較
其功則不如也。較其望則不如也。較其才與優劣
則又不如也。而又稔知尊氏之姦狀。加以赤松圓
心輩歸心尊氏。安能平心視之乎。然使皇子猶在。
尊氏未必反。即反。亦使皇子與諸將合謀進勦。一
尊氏豈能遽得志哉。而尊氏之父一舉而成其志
業者。則皇子死故也。抑帝也藉皇子之力。以免絕
島之狩。奈何復旅之後。不共享富貴四海之廣。不
能庇一子。使梟賊俾及其腹。何其忍也。雖然。皇子
亦不爲無罪矣。以皇子之位高功大。雖托跡山林。
猶且不免之懼。況擁節鉞入朝乎。況發書徵兵乎。
以若所爲。欲不來讒者之口。猶慢藏而欲盜之不
入也。得乎。且尊氏罪惡未彰。天下皆未知其爲大
奸。而皇子擅發兵誅之。是適足使帝疑其窺天下。
疑其專。尊氏死而皇子亦不免。是固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皇子之意。蓋以爲已有大勳勞於天下。苟
所欲爲。誰敢拒之。驕心一生。無知其所止。卒之賊
未死。而身罹土窖之慘。中興之不保。一原於此。至
其南狩之日。然後帝夢寐思皇子。而既已無及矣。
古人不云乎。功成名遂而身退。方事之初。有帝使
人言曰。天下已平。汝欲何爲。察其意。實以乎忌皇
子者。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將於此。子在皇
子若能復身矣。門勇退高蹈。以遠其跡。則上無陵
偪之嫌。下有退讓之美。雖有驕婦中夜之泣。將何
由入哉。如此數年。一旦有變。攘臂一呼。山澤皆憑
向之歸心者。雲集霧合。以與新楠諸將。東西策應。
則尊氏固彀中翼矣。計不出此。而乃傷父子之恩。
自投虎狼之口。使帝膺恨於地下。而實皇子之驕
爲之基耳。是故君子之道。必恭敬以修其身。謹愼
以持
其心。

○八月。足利尊氏請自將討時行。許之。又請任征夷

將軍管領關東。不許。功成議之。尊氏不辭而發。至駿
河。與直義合擊時行。走之。詔賞功進位。促班師。不奉
詔。開府于源頼朝故趾。自稱征夷大將軍關東管領。
遂移書西道諸國發兵。以擊新田氏爲名。○十月。尊
氏上書誣奏義貞初觀望。聞臣克京。乃敢起兵。義貞
又上書自辨。陳尊氏八大罪。○十一月。詔奪足利尊
氏官爵。以中務卿尊良親王管領東國。左兵衛督新
田義貞等從之。由東海道。彈正尹忠房親王由東山
道。鎭守府將軍源顯家奉義良親王。會于鎌倉同討

延元二年英吉利王欲奪法蘭西王位起兵

尊氏尊氏遣兵逆擊義貞破之矢矧河又破之手越河尊氏窘蹙欲削髮出降未果也義貞至伊豆府遲山道軍若數日賊軍復振凡數十萬人直義出距箱根○十二月兵部少輔新田義助奉尊良親王與賊戰于竹下不利鹽冶高貞大友貞載叛降賊官軍敗績赤松則村久下時重等爭起應賊詔召還義貞○延元元年正月尊氏入犯敕義貞守大渡諸將分拒山崎宇治勢多藤原師基守峰堂先敗諸官軍尋敗帝幸叡山諸將從之結城親光佯降賊刺尊氏不克

死之賊將細川定禪據園城寺以逼行在源顯家奉義良親王以陸奧兵入援與義貞攻拔園城寺義貞追與尊氏戰大破之北京中賊反襲義貞敗退會忠房親王藤原實世等帥兵至自東山道義貞及楠正成等與賊再戰又大破之賊西走義貞等追至兵庫還○二月尊氏走於筑前依少貳賴尚菊池武敏以其兵討之不克時帝賜義貞以宮女義貞繾綣不復窮追尊氏尊氏因得養力○車駕還宮進義貞左近衛中將○三月詔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討尊氏時仁木賴章據丹波赤松則村據播磨石橋和義起備前於是美作備中土豪一時蜂起悉應尊氏義貞圍則村於白旗城不能下先是則村補播磨守護職因大懷觖望與足利尊氏合尊氏之西走也則村密說曰士卒疲弊難用不如遣細川族經營四國深留扼中國而公入筑紫收士馬修器械徐圖再舉也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可倚賴且戰以旌旗爲主自鎌倉滅持明院上皇内懷怏鬱若請其院宣建錦旗以麾天下之兵莫不景從尊氏皆從之

贊曰 則村首建義旗其功大矣後醍醐帝賜錦衣以旌之疏爵土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追而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是速其叛也竊之感激奮勵者變爲憤恚怨望甚搖告肆其壁蟄蓋出中興初政依幸用事則取之術也則材非將長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說尊氏猶四國略九州擁立閏位假其號令終爲王室腹心之患皆其所爲也蓋則村志在功名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所爲不知名分之所在良可惜也

山縣禎曰 則村雖非忠貞之士然其材武亦可用焉況有勳功乎大抵人主以恩義撫之則桀驁武夫皆可以供爪牙之用也棄之以資敵國失策亦甚矣

○四月後伏見法皇崩○五月尊氏收九州兵將舟師七千餘艘直義將步騎二十萬水陸並進而東上

義貞時在播州。退屯兵庫。馳驛以聞。舉朝震駭。乃命楠正成赴援。正成奏曰。敵收九州軍。勢猖獗。以我疲兵。恐不能當。宜召還義貞。而車駕幸山門。縱敵入京師。招集畿甸兵。塞水路。絕糧運。則敵必食盡兵困。於是前後齊進。夾而擊之。可一舉而殲也。義貞之計。豈不及此哉。但不戰而退。涉於物議。故不輙歸耳。願陛下熟計之。參議藤原清忠曰。王師每戰。必以寡勝衆。是皆天助。非戰略也。且節度使未與賊接鋒而退。車駕年再幸山門。辱莫甚焉。宜速使正成赴援。帝從其言。

山縣禎曰　新田義貞忠貞有餘。而謀略不足。是以網漏吞舟。終至于不可制。焉得逭其責哉。帝既以夢徵得正成。若不次擢之。任以元帥之寄。則恢復之功。必有所成。惜哉。

○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兼河內守楠正成。與賊戰于湊川。死之。初正成至櫻井驛。以帝所賜刀與子正行。戒以滅賊匡天下之言。遣還河內。遂進陣湊川。與直義接戰。死之。

朱之瑜曰　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簴。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如此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一門。盛矣哉。

贊曰　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勇驕孫吳。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劍破。者嬰孤墉。無賊喉乎。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蒙人誘敵。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鑾輿。首蒙推獎。斯則為興而頽讀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諫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可勝數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為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

雨森東曰　或問。楠中將曰。忠耶。[illegible]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曰。彼不知皇之不可與有為。不俟三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進退由己。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難。安可緩乎。皇之不足與有為也。彼知之素矣。

山縣禎曰　尊氏之西走也。正成欲乘破竹之勢急追擊之。是不可失之機會也。而義貞弗從。一失機會。遂使尊氏兵勢再振矣。其大舉東犯也。正成欲避其鋭。待其疲困而一舉殲之。而帝弗從。復失策矣。正成於是乎決死而出。知事之不可復為也。正成忠勇謀略。一世固無倫。嗚呼。使此人死。天下之事。衛然可知矣。

延元三年
法蘭西王
伐英吉利

○義貞與尊氏戰于兵庫。敗績。走歸京師。車駕倉皇
幸延曆寺。法皇廢主稱病留京師。尊氏進陷京師。○
六月。尊氏入京師。據東寺。遣兵犯行在。中將源忠顯
少將藤原雅忠等戰沒。義貞等進攻京師。不克。伯耆
守名和長年死之。○七月。藤原師基率北國兵入援。
官軍復振。敕山徒招南都僧兵。又分遣諸將。發畿內
兵。斷賊糧道。因遣義貞兩攻京師。皆不利。○八月。足
利尊氏奉後伏見帝子豐仁親王。稱帝于京師。仍用
建武號。時人語曰。親王未有一戰功。將軍賜之帝位。

○十月。尊氏佯請降。邀車駕。許之。令新田義貞奉皇
太子恒良及尊良親王。經略北陸道。車駕還京師。尊
氏幽帝于花山院。悉奪從駕朝臣官爵。初帝幸延曆
寺。自六月至九月。從駕士二十萬。皆取給於僧徒。至是
斂又斷東北餉道。新田義助數攻近江。不克。官軍大
困。故帝聽尊氏之請矣。○十一月。尊氏迫請傳神器
於新主。以僞器授之。○十二月。帝潛出花山院。奉三
神器。幸吉野。楠正行和田正朝等率兵迎衛。以吉野
為行在。改元曰延元。於是南北有二帝。稱曰南朝北

樓字恐有
誤

朝。

賴襄曰孫子論兵。以道為先。天地次之。將法又次
之。元弘之能勝北條氏。由彼之失道。而延
元之不能勝足利氏。由我之失道。道失則人心背。
人心一背。天下棄沸。雖有將帥智勇什倍足利氏
者。莫之能戡。況朝廷使用之乖其宜乎。而乖其宜
者。失地利為最焉。夫地利之於兵大矣。楠正成之
初舉義。以一城受百萬兵而不佀者。據險固也。否
則元弘之績。不可待而成也。況於延元既失其道。
又失其地利。何謂失地利。曰。京師形勢。本不及關
東。故北條氏足利氏嘗據關東為巢窟。以能制朝
廷。而朝廷習於故常。常以得失京師為大故。故論
足利尊氏之功。居新田義貞之上者。以為尊氏能
為我取京師。使我歸闕復位。義貞之覆鑾輿。不必
切我利害也。夫遣尊氏東伐。如放兕於其穴。固大
錯矣。及遣義貞討之。如探虎穴。固難必於勝。義貞
無他奇道。而平行東海。轉戰千里。遇賊於險。宜其

敗。即如賊之計。則得矣。以為義貞新來鋒銳。逡巡
誘之。使其竭勢力於無用之地。東海平夷。至箱根
則高。彼仰我俯。我以生兵。乘彼之疲。則彼潰矣。是
同闘關東地。賊得利。而官軍失之也。抑上野越信
亦新田氏之舊鄉。[illegible]可令義貞歸焉。招兵[illegible]討[illegible]
守其所。連之奧羽。吾憑其南。教戢於巢。可以控制
尊氏。雖及其敗。山道之軍。與奧羽之兵。未[illegible]而將
會也。令義貞收餘兵。循能成軍。得一險固城[illegible]據
之。與諸軍合勢。與兵必寡。根本不能舍之以入犯
如播州之叛者。以一楠正成治之而有餘。奈何遽
召還義貞。以成賊追擊之[illegible][illegible]。是非亦悉矣。[illegible]附
故耶。及賊取京師。官軍再戰得克之。賊既壞離。其
巢無穴可入。而樓泊海濱。不於是時急勤殄之。而
唱凱振旅。使其難容上舩樓西。兵復東叛。不可挽
也。世咎義貞之遷延失機。否。以為是亦朝廷之急
以既得京師。不必復恤。縱敵。故召還諸將也。勝則
據白旗之險。以便官軍。而得以其間成再然之計
朝廷至此。不聽正成幸叡山之策。從鑾之[illegible]制令

以見卒格鬪平地并正成而不察者亦悍再舍京師也及敗方行其策晩矣然亦可固守焉以為後圖矣乃聽賊偽和又并義貞而不顧者亦喜於歸京師而未暇慮其他也意其重京師也如此何知其形勢之劣萬難守哉夫太湖淀水之固天設以為大和非為山城也山城當鷲山陰者也叡山支大湖使之曲行京城其大麓餘地耳故迫狹頗仄守之以防外寇如在堤下與堤上人鬪如立墻根僅恃一溝以受敵於庭故有一寇来犯非舍而上叡山不可守也致逃於江或避於丹聽寇入京還而攻之寇亦不能守足利氏十三世亦每如此彼非不知其地不利不如關東也慮於南朝不得不居此而梟竄之地守以子弟為深根固蔕之計是以數擒而縱保耳男山之役尊氏覺南朝襲京之謀而委之義詮自赴鎌倉者亦慮根本也而南朝乃不專圖其根本而仍急於取京師也數取數失是以終不能成匡復焉故曰失地利也然足利氏亦不能覆咫尺之南朝者何哉大和地勢險固勢高於山城而楠氏據河內為之藩屏也雖然要之南朝與足利氏其失於道而不能服人心者莫能大相異者其勝敗相持五十四年者以此

山縣禎曰 或謂吾邦南北各立朝廷皆神武天皇之系統固無所輕重不可以正閏真偽論矣余以為不然夫尊氏者逆賊也光明帝者尊氏之所立也尊氏忌逆賊之名於是奉皇子稱帝挾之以令天下也然後醍醐帝擁神器儼然猶存則是真天子矣此真則彼為偽可知也既而尊氏逼帝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乃為偽器以授之躬奉真器而南則南真而北為偽亦可知也且逆賊迭起各奉皇子皇孫而稱帝皆以正統自處則是大亂之道也天下分爭何以定哉夫君者治亂而歸正者也天下立君以生亂焉用君耶故君必一而後天下定矣夫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古今之通義也故以此為正則彼不得不為偽也南朝雖微弱神器於祖宗為天下之主久矣北朝雖強其實逆賊之所立而足利氏挾之以令天下者也號令征伐固自足利氏出北帝乃贅旒而已故有足利氏則有北帝無足利氏則無北朝如之何得以正統處之哉且逆賊之所立而以正統予之則何以垂訓於萬世懲亂賊于將来耶或說之非斷然可知矣

○二年北朝光明帝建武四年　正月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在越前金崎城賊將足利高經高師泰等以大兵圍之里見時成及瓜生保僧義鑑率兵援金崎不克死之自是外援斷絕糧食已竭而賊兵集城下者至十萬三月義貞與義助藤原實世潛踰城赴杣山招徠援兵敵兵遂陷金崎城皇太子被執尊良親王及藤原行房新田義顯里見時義氣比氏治等死之○八月鎮守府將軍源顯家及結城宗廣等奉義良親王入援與足利義詮戰利根川破之○十二月新田義興以上野兵從顯家遂攻鎌倉走義詮義興義顯弟義詮尊氏子○三年北朝暦應元年正月顯家及諸將西上與賊將土岐賴遠桃井直常等戰美濃破之○二月顯家與其弟少將顯信至南都桃井直常與其弟直信排之顯家敗走○三月顯信軍男山顯家軍和泉與賊相持○四月尊氏酖弑皇太子及成良親王○五月顯

家與賊將高師直戰界浦。死之。

齋藤馨曰：北畠顯家建武初任鎮守府將軍經略奧羽及尊氏叛舉兵討之一復京師再拔鎌倉朝廷將以爲一方倚賴而無幾敗衄以死吾謂當此之時諸道分裂畿甸之地且皆應賊獨奧羽距京千有餘里宜王化之不洽而首應徵發一再大舉遠赴國難雖由結城宗廣諸子前導之力抑亦不可謂非顯家經略撫治教鍊有素之功也然顯家有此可用之兵而不知其所以用者可惜焉耳然則如何曰不用之遠而用之近可也奧羽之地近與關東接而其士馬勁悍比之相武有過無不及昔者賴朝開府鎌倉欲西征平氏而恐奧之秀衡襲其後遂不移隻步西向是雄才大略之賴朝且可以奧羽制而況年少未更事之義詮乎如以士馬勁悍教練有素之衆而忠義如鐵石之宗賢諸子爲之倡攻地勢相接之地其進也如山嶽之壓是其一舉所以走義詮而奪鎌倉也鎌倉既奪則據以爲基坐而經略傍近納降征逆八州之地可以旬日而定然後舊賴朝之舊典脩北條氏之遺法恤庶民攬豪傑其根已堅乃推宗良親王爲一府元帥副以弟顯信及新田義興義宗諸子使留守而顯家與宗廣可以圖京師矣不成則奉天子而東據鎌倉連八州控奧羽亦足以謀再舉顯家此之不務而懸軍長驅但知赴京師之爲急而不知根本未堅之兵出而無繼一敗不收既拔之鎌倉又爲義詮所奪後路蔽塞兵勢已挫身死于原野而王家失東方千里之藩屏吾料當時之勢而深惜其不用兵於近也

○七月、師直放火燒官軍資糧、因急攻之、顯信棄男山保河內。先是、帝手詔召新田義貞援男山、義貞遣義助率兵赴援、途聞男山陷、班師。

閏月、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攻藤島、死之。初義貞圖取黑丸城、足利高經恟懼、築七營以備之。義貞攻之、自出爲斥候。中矢卒。年三十八。

贊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氏之胄後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繫若疾風掃槁葉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構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敗衄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衆之逞其詐力也禁門不守乘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款請還駕帝亦心有臨其姦計而勢不能匝興替之機方決于此而帝面諭義貞嘉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義貞匡復之志不少懈迺誓天地以爲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挽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爲忠臣。寧爲此而不爲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少哉。

賴襄曰：余見義貞手記者、蓋其未舉事時語家子弟武門法戒、淺近而已。然有言曰、爲將者奉上無下、決志而行、聽運於天、勿尤人也。義貞成於元弘而敗於延元、亦時運有可不可邪。將上之人有負之邪。至叡山之事、可謂負之甚矣。帝蓋前與未曾面議、事至此亦嘗試兩端、僥倖乾成、以是待將師、惡濟時艱哉。辱嘗咎義貞之東伐不接兵持重、英與兵擾其內而後應之、懸軍長驅、一敗成賊勢。及賊西奔、則不捲甲窮追、頻兵堅城、以致賊再燃、是幾急而失機也。然當時主聰殫蔽、謁論苟婾者如此、蓋雖有善謀、難於輒行、則不可宣罪其戰也。是故爲官則敗、爲私則成、寧敗而忠義不成而姦賊、義貞之志亦可悲矣。吾客平安、每概東山岡阜起伏、指義貞力戰處、仰觀叡山、又想其拜辭

北行時也。帝及南還。盖深悔此舉。下哀痛詔而已無及矣。噫。君臣際會難矣。可不慨歎。假令義貞有霸心。當其初克鎌倉。北條氏餘燼未滅。而足利氏反跡已形。義貞以此為請。坐鎮舊府。畜力養威。與護良親王東西合謀。請清君側。朝廷不敢不發使尊氏或挾天子以臨我。其逆節漸長。天子終不能堪。必將引我以自援。猶後白河之追踪義仲而遠歟賴謂且是新田氏上計也。不然。當其始援鍼進據信濃上野。連之奥羽。俯瞰八州。把賊之吭而拊其背。賊形格勢禁。必不弁我以把關。是又其次也。及其辟叡山。則事不可為矣。然得擁太子進退自如。為赴越前。而潛歸上野。勢兹可達。收合舊部。奪賊巢窟。據以為根本。進則成恢復。退則圖翊戴。又可以展其才而得其志。計不出於此。以無根之兵奔走東西。而謀與戰皆不由已。宜其因屈無所成也。雖然。奉令周旋。銳意勤王。不暇占便利。所以為義貞也。覦其死時。猶佩錦囊詔書。見其報國之志百敗不挫。至今凜有生氣。而老賊之骨朽腐已久。

十三世之室町。徒見市塵迷離。索其斷爛不復可識矣。義貞之聽運於天。其以此邪。節略

齋藤馨曰

王室衰而足利尊氏之霸成。然其所以成者。新田義貞成之也。其故何哉。用兵之機。如防火然。火之未熾。滅之熾易。我援之未滅而優游觀望。將待援至而謀。則死灰復燃。卒為面天之敵。今吾兵足以致勝矣。然[illegible][illegible]疑而不進。則彼勢得我下可復制。尊氏始反。義貞任之谷道敵自定不皆破。一破之矢矧川。再破之鶯坂。三破之手越河原。而至伊豆府。將適鎌倉。尊氏懼。入沸寺。欲薙髮以降。將士皆不知所以為。導者義貞。釋此時不進。而待山道軍。數日山道軍未至。而彼氣已倦。是以尊氏欲降之心。變為拒我之計。將士之畏懼者又奮而欲闘。彼乃據函根竹下之嶮。我不得輒進。地利不使。一戰即敗。自此而往。天下之事不可復為矣。何者。海內武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仰尊氏皆皆顧其名分之順逆。成敗之未可知。而其心未來至。義貞敗而尊氏入京。乃曰。官軍不足畏也。何憚而

不歸將軍哉。天下之勢。自此而去。則此一戰者典發。治亂之所由判。而惜乎義貞之不察乎此也。使其乘累勝之威。疾驅而進。如雷霆之擊。直義敗走之餘。計無所出。必與尊氏俱髮而降。則不日而事定矣。義貞之攻高時也。出其不意。乘勝而進。故鎌倉不能禦。而一舉皆亡。何義貞之於鎌倉得之前日。而失於今日也。故曰。前日之鎌倉。士心已歸。而今日則人望所歸。縱令一勝。必未可拔也。曰。是則然矣。然其前有北條時行者。以世覇之遺嗣。乘怨王室之士心。據故府之地勢。必難拔。而尊氏忽破之。則尊氏之據鎌倉。事出草創。人心未定。破之又何難哉。而義貞坐養其勢。過矣。及尊氏西走。義貞又不窮追。致其再熾之勢。此世之所議也。然此時天下之心歸尊氏已固。故勝亦興。不勝亦興。其勢不可以一勝敗沮。而使其然者。由其初之一敗也。不破之於初。而窮之於西走之日。亦晚矣。故曰。尊氏之霸。義貞成之也。雖然。義貞致力乎王室。而鞠躬盡瘁。圖恢復於垂死之餘。則其一心貫日之忠。

可以掩用兵百敗之罪矣

○前上野介結城宗廣奏請。陸奥地。可敵海內之半。是以三年間兩次入援。皆資其力。宜及其民心未變撫為朝廷用。朝議然之。以源顯信為鎮守府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鎮焉。源親房。結城宗廣從之。九月。過颶舟四散。親王與顯信至桑島。親房至常陸。宗廣至安濃津。宗廣以不得夷賊。憤懣成疾。卒。○四年。北朝曆應二年三月。義良親王還吉野。○八月。天皇不豫。立義良親王為皇太子。禪位而崩。帝天姿英毅。博通書史。即位

之初留心政事置記錄所以聽庶政及元弘兵興蒙塵數年遂復大位後狩吉野臨終以元兇未殄爲恨遺命薄葬務圖恢復慷慨按劍以崩皇太子立是爲後村上天皇

青山延于曰帝以英邁之姿慕延喜延久之風鋭意圖治元應之政有可觀者播遷之禍雖帝自取然非素有失德取怨於天下故海內憤怒英雄陳力竟能以少康一旅之衆復齊襄九世之讐雖帝之英斷使然亦會時之可爲也及其欲滿志得恣奢侈荒盤樂信讒言黜忠勲終致大亂使逆賊滔天而京師再陷此無他由駕馭失宜而措置乖方故也請嘗論之夫天下者大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顧在措置之術如何耳方帝之復位相親房藤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衛京師義貞

奉護良出鎭鎌倉如此則不惟海內得安王室之盛殆將復往古惜乎帝雄武有餘而英略不足才智絶人而明德有闕此其所以大業不終僅止偏安者歟

後村上天皇 諱義良後醍醐第八子母新待賢門院藤原氏右中將公廉女在位三十年改元二曰興國正平壽四十一

〇十月天皇即位于吉野行宮時年十二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輔政〇畑時能與足利高經戰于伊地山死之時能勇悍絶人初從新田義貞屢立戰功及義貞死從脇屋義助唱義北國累破高經兵至是中流矢而死〇十二月宣遺詔勸王

興國元年意太利人凡尼克始造油画法

時楠正行和田正朝率兵警衛行宮征東將軍宗良親王在遠江征西將軍懷良親王在筑紫鎭守府將軍源顯信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左兵衛佐新田義興其宗族江田大舘及土居得能菊池三角櫻山之徒並據州郡圖恢復〇興國元年 庚辰北朝曆應三年 三月以新田義助爲刑部卿赴伊豫總督西南軍事先是新田義貞之死事也義助還越前府城糾合義故攻足羽走足利高經已而京師援軍至高經復振義助大敗走美濃遂詣吉野詔勞奨之進官爵會伊豫官

軍請將帥勅遣義助〇五月義助病卒諸城復陷〇三年 北朝康永元年 六月准大臣源親房保常陸小田城賊將高師冬攻之親房擊卻之〇十一月小田治久飜城降賊親房走保關城〇四年 北朝康永二年 師冬攻關城益急親房乞救於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通款賊不肯出兵親房貽書讓以大義曰方今東國爲官軍守者下妻眞壁中郡西明寺伊佐與關城而已然得足下來援則伊達以西必有響應者而足下坐失機會洵爲可惜夫我邦神聖承統苟謀反逆者無能保

興国三年 羅馬乱

首領尊氏何為者。盗據中國。使家奴師直輩凌蔑世家。罪浮前日之高時。所謂世家。本皆王臣。保平以還。降隷源平。承久以後。又役屬陪臣。觀乃家譜。豈不愧心。方今中興。朝爵復故。志士盡忠之秋也。公家鎮守府將軍。門閥勲名。豈出源平下。是以乃父上野介朝臣。圖恢復。振家聲。乃弟又以死戰著名。足下為家嗣。宜繼前志。耀後昆。坐觀成敗。如祖考何。僕先朝遺老。辱受顧命。據孤城。以控八州。恐一旦隕命。四方解體。且賊息出鎮三年。獨立無援。衆情危疑。方今父子之命。繫於足下。足下實有異圖則已。苟欲報祖先。豈不勉力。非敢愛餘命也。唯為天下言耳。親朝辭以兵寡。尋叛降賊。親房遣使命顯信来救。亦為親朝所沮。不果来。親房不能守。歸

賛曰。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關城之圍。急於雎陽。而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回。獨以招討為己任。今讀其移書。儼然聲容。怳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其子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

○六年。北朝貞和元年 兒島高德。萩野朝忠。迎式部大輔脇屋義治於上野。起兵。朝忠與山名時氏戰于丹波。敗

興国四年 即元順帝至正三年 修遼金宋三史

續。朝忠出降。義治高德入京師。潛謀襲足利尊氏。事敗。走信濃。義治義助之子也。○正平二年。北朝貞和三年 九月。河内守楠正行擧兵謀收復京師。與賊將細川顯氏戰于譽田林。破之。○十一月。與山名時氏戰于瓜生野。破之。○三年。北朝貞和四年 正月。賊將高師直將兵八萬侵河内。河内守楠正行與師直戰於四條畷。死之。

初師直之入寇也。正行詣行宮。奏曰。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平強敵。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徒入寇。終致死於湊川。臣時年十三。遺言遣還河内。欲糾合義旅。殄滅兇逆。俾宇内再歸皇化也。臣年既壯。常恐一旦嬰疾。孤負遺命。方今師直師泰來犯。實臣致力之秋也。若非獲彼首。則臣必授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顔而去。帝引見慰諭之。正行頓首。拭涙而出。率衆拜後醍醐帝廟。記從兵百四十三人姓名如意輪堂壁。題和歌而去。遂與師直戰於四條畷。正行分兵為三隊。勵衆而進。衆咸感激。殊死而戰。賊兵披靡。師直危急。上山六郎代之戰死。正行得其首。大喜。既而知非師直。大怒。追擊甚急。與弟正時

身被數創。謂賊將終不可得。乃與正時相刺而死。族黨和田正朝等皆死之。

贊曰。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疏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爲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効也歟。

松林漸曰。嗚呼元弘建武興國正平之際。微楠氏父子其誰能扶正統於將傾。挫逆賊於方熾乎。而或者議父子之死太速。余曰。正行之死或然矣。正成則吾無間然。蓋臨陳輕死。武夫義士之常。至知將帥以身關國家之盛衰者。則可死而死。可生而生。惟適其時之爲貴。故苟活偷生。固愚夫之所恥。知時全命。亦智者之所勉。顧正成之賢且智。豈不明於此哉。必有以也。且竊赤坂之階。正成曰。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此知其未可以死則知其可以死矣。湊川之敗也。正成之意必曰。仁能

撫衆。勇能威敵。爲三軍之司命。誓不與賊並存。則新田義貞在焉。出將入相。獻可替否。務納君於道。則源親房在焉。率奧羽之兵。以應緩急。則源顯家在焉。利害不能回其志。盛衰不能變其節。視死如飴。百折不撓。則結城宗廣。名和長年。兒島範長等在焉。吾死而朝廷尚有人也。當是時。帝方信任輩小。苟吾死焉。而帝果飜然悔悟。以軍國事一委義貞等。不從中制。則猶或可以立功。是其所以逆料熟慮出此而不顧也。當正行之時。天子春秋方富。疆上日變。其危如累卵。有能仁以撫衆。勇以威敵。爲三軍之司命。誓不與賊並存者乎。曰義貞。既死於越前矣。有能舉奧羽之兵。以應緩急者乎。曰顯家。既死於攝津矣。有能不爲利害回。不爲盛衰變。視死如飴。百折不撓者乎。曰宗廣。長年。範長等。諸老相踵沒矣。獨有一親房。而衰老殆非昔日。則神器之所賴以重。朝廷之所賴以尊者。正行也。天下之所望。莫若正行。正行一日未死。則天下之民心一日不離。天下之人望一日未敢。天下忠臣義士

之氣一日未撓。正行獨何以死哉。吾嘗論賊之走鎮西。菊池武敏逆戰。一敗塗地。城尋陷。武敏逃匿山中。武敏勇士也。城陷大辱也。以勇士遇大辱。寧不知一戰暴骨之爲快。然而未死者。知鎮西藉已以爲重也。義貞之奉太子赴越前。太子爲賊所獲。義貞何面目對天下。然而亦未死者。知朝廷藉已以爲重也。由是觀之。正行蓋未可以死矣。

○十月。光明院傳位於太子興仁（オキヒト）。是爲崇光院。○十一月。花園法皇崩。○五年。（北朝觀應五年）十二月。足利直義歸順。初直義助尊氏爲逆。姦謀密策。多成其手。及尊氏爲征夷大將軍。直義爲副將軍。執政數年。威權赫奕。與尊氏並稱曰兩御所。直義初無子。養尊氏庶長

興國五年英吉利伐法蘭西

子直冬爲子。時僧妙詰以禪教爲直義所崇信。藉利之徒。阿諛奔走。高師直師泰惡之。屢加陵辱。妙詰銜之。上杉重能。畠山直宗。雅與師直不協。乃深結妙詰。謀除師直等。妙詰勸直義圖之。直義乃以直冬爲中國探題。欲令居外爲援。既而謀泄。師直師泰集兵自備。都下繹騷。尊氏召直義謀事。師直師泰率兵五萬圍之。請獲直宗重能等而退兵。尊氏不得已許之。師直乃解圍而退。尊氏罷直義政務。召義詮于京師。使掌軍政。流重能直宗於越前。師直又逼殺重能直宗。命

中國将士攻直冬。直冬走肥後。直義屛居。至是直冬起兵鎮西。師直勸尊氏親往討之。且請殺直義。直義走匿大和。請歸順。下公卿議。大納言實世曰。致先帝播越王室艱難者。皆由此豎子。今窮迫來降。非其本心。宜斬之。左大臣藤原師基准大臣源親房等以爲得大援。興復可期。乃納其降。詔圖北伐。石堂義房畠山國清桃井直常等。皆以惡師直附直義。○六年。北朝觀應二年正月。足利直義進據男山。桃井直常據叡山。夾攻京師。足利義詮西奔。與尊氏及高師直合兵而還。

興國六年即西暦一千三百四十五年皮斯大疫死者二十万人

既而尊氏與師奔播磨。義詮奔丹波。○二月。尊氏與直義戰御影濱。敗。保松岡。與直義和。還京師。師直師泰出降。爲杉顯能所殺。上杉憲顯攻殺高師冬鎌倉。尊氏以尓賴章爲執事。師直以多戰功爲尊氏所信任。威擬比。性又貪淫。恣其毒螫。至此死。○三月。足利直畠山國清復叛。○六月。赤松則祐歸順。請奉征夷將軍興良起兵討足利尊氏。聽之。○八月。足利尊氏諱。不聽。○十月。足利尊氏復請降。許之。詔討直義。召氏與直義講和。罷義詮攻事。復

正平元年英吉利伐法蘭西始用火礮

令直義掌之。而內甚不相能。既而諸將互相猜忌。釁端復開。石堂義房桃井直常等。奉直義北歸。與尊氏相拒近江。敗而東奔。尊氏欲追擊。恐官軍乘虛。佯乞歸順。帝亦佯許之。○冬。尊氏東伐。與直義戰于薩埵。破而降之。携至鎌倉。明年。鴆殺之。○尊氏令義詮遣使行宮。請降。許之。義詮廢崇光帝。奉正平號。欲迎車駕。敕以方忌。待明年復闕。

賴襄曰　足利尊氏之有直義。猶趙匡胤之有匡義也。匡胤篡周室。由出征握兵。反叔其君。尊氏受東伐之命。因得擁兵犯闕。其事勢一也。而匡胤之謀決於匡義。尊氏之逆成於直義。尊氏之

才不及匡胤之什一。而其所犯者後醍醐與恭帝隔如天地。是以不能速取之。而累其逆節縣直義所贊。爲其有功於已如此。尊氏之始決反於關東也。有家國之事。一委直義之語。自是攻事累此自出。此以其事成否不可知。故供禍福任之也已而其事稍成。轉禍爲福。則忌之之意出[illegible][illegible]氏爲大將軍。稱直義爲副。隱然如儲貳。然而義詮出在鎌倉。是匡義代立。德昭不得立之勢也。使尊氏不幸早死。則直義爲匡義之所爲無疑矣。則烏得不忌平。是以寵任高師直。以分其權。聽其專擅。而莫之禁。是直義所以與師直相惡。匡胤友於匡義。故與敢離間之者。使其不友。則如趙晋者。必惧匡胤除之。師直雖尊擅。非知尊氏之忌之。安取公然以兵叔而發之。而尊氏亦許而不罪乎。故直義出本乙降南朝。惧尊氏意在必殺也。非獨惧師直也。大師直以兵叔而發直義。直義又以兵叔而除師直。而尊氏不罪彼而咎此。其意忌乎此故也。尊氏初怒直義。乃召義詮代之。又封基氏於關東。然後尊氏

之志成矣。而直義劫制尊氏再執政推亦特大謀之成於已也。是以尊氏亦勉從之。而其居益甚固其宜也。直義之東。本尊氏所大懼。懼其據根本自爲其嘗所以贊己者也。是以親往。親往則不得不和南朝。於發其所立。迎駕返闕。其大俱[illegible]可以見焉。而以直義之狡黠。而終不得志於閣[illegible][illegible]被徒從何哉。不特以弟敵兄。衆情不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所由先受大誅也。抑以基氏在焉。而尊氏[illegible][illegible]之其[illegible]易辨也。大尊氏之犯君。精弟制於其[illegible]不後論[illegible]也。圭建親藩。其計之得者矣。假令尊氏早死。太之至知臣亂之子。悉魚肉於弟以止。其[illegible][illegible]師雖多小患內變。賴闕東之雖持。然得以齋尊氏之所措盡可謂善處國家矣。臣亂務削將師矣。權而宗室無尺土之封。內自削弱。既不救。然家得之失於國計。是以不能從熱雲而昭靖康之禍。屋修江南。下若足利氏之能吞南朝。全制海內也。由此言之。雖曰尊氏勝臣亂可也。雖然足利氏將師驕蹇叛服無常。不獨師直也。宋豈有此乎。此由樹兵與不樹

也。則時勢之異然焉爾歟。曰不特然也。臣亂嘗論唐莊宗曰。二十年夾河百戰。不能以軍法約束諸將。直兒戲耳。吾雖愛養將帥。苟不用我命。有劍而已。使臣亂目足利氏。得不亦謂之兒戲哉。而宋自匡義而從威以法不復振。足利氏得義滿能繩以法。果非兒戲也。

○七年北朝後光嚴帝文和元年正月。足利義詮獻金及馬。○二月。車駕發行宮。使由良信阿奉密旨赴京國。發新田氏兵伐尊氏於鎌倉。閏月。車駕至男山。楠正儀和田正忠等以河內紀伊兵。北畠顯能以伊勢兵皆會。義詮令細川顯氏賴春拒之。正儀等擊敗顯氏。獲賴春。走義詮於近江。官軍入京師。收癈帝發太子及光嚴

正平七年元[illegible]江兵起

光明二上皇。載之一車。送行在幽之穴生。○新田義宗義興義治等與尊氏戰武藏破之。襲其兵鎌倉走之。義宗奉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與尊氏戰碓氷嶺敗走越後。京畿將士多附義詮。○三月。義詮據東山官軍不利。退保男山。義詮復入京師。○五月。正儀正忠等遂河內募兵。正忠病卒。正儀未至。北軍急攻男山。帝親擐甲御馬衛圍南出。權大納言藤原隆資死之。左兵衛督藤原宗長力戰。帝達行宮。宗良親王與新田義宗桃井吉良石堂等自東北上居得能氏自西

南共赴難。聞男山不守。皆途還。

賴襄曰。漢劉璋患[illegible]。迎劉備於蜀。其諸臣欲戴備。來說[illegible]取蜀。備曰。今世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事[illegible][illegible]反乃可成。[illegible]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illegible][illegible]爲亮表棄取益州。龐統等又勸備。備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軾論之歸咎於亮曰。曹劉不歟。天下所知[illegible]不[illegible]曹多[illegible]不皆曹貲所恃以勝之以臣[illegible]忠義[illegible][illegible]大下之以雖無指足之地。天下爲之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迎之乃抱沈指背面奪之國舉[illegible]異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下義上之以而北向長驅。欲四方響[illegible]難[illegible][illegible]襄曰。嗚呼。是可以論正平之事矣。足利尊氏雖[illegible]及曹操之能。其以譎許馳騾一府地。貫兵多什倍附朝。南朝特伏其信義與之相形。底幾可匡復其尊氏。有事闕東。而寬於我來講和。終其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鄉請棄興復闕。雖非出實。時而見其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迎也。奈何伴許而遂襲之。爲所謂拖叱揖時之計同

執同姓以為功乎。曰。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可也。許而襲之。曲在於我師。壯於直。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敗也。劉備唯無措足之地。故不能不取益州。論者猶非之。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其險汎彷彿蜀漢。而落張忠義東西懷援。何必取一強丸之平安以失信義於天下。自奔其所恃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其果誰罪歟。不容唯此。前焉納直義之降。佐之以攻其兄。彼焉許直冬之請。驅之以攻其父。時氏氏清之蠶皆彼之叛臣。来則輒受之。嗷之北向。蓋天下望南朝為逋逃淵藪。其詭譎不正。不知與足利氏孰伯仲也。而何以激天下之心乎。曰。雖然。藉輒之論又有言曰。曹氏父子兄弟。有可間之勢。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殘。然後舉兵伐之。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又不能奮其智謀。故屢戰而屢退。為失機也。夫南朝非亦乘其機而奮其謀也耶。襄曰。不然。彼謂間而後伐之耳。足利氏大臣骨肉。既内自相殘矣。不待吾間之而然也。則吾整我堂堂之義旅伐

之可矣。何必助其子弟。攻其父兄乎。當時源親房稱為賢相。或比之諸葛亮者。而又贊其謀。焉親房嘗論保平之亂。父子兄弟之相攻。曰名教之戮亂。所以不已也。今自戮名教。以開亂源。何哉。

正平二年。神器ヲ論ス。國代ヲ対ス

○八月。足利義詮立彌仁親王。稱帝。是為後光嚴。初後醍醐帝以偽器授光明帝。及亂。又亡。衆議無神器不可踐祚。關白藤原良基曰。尊氏劍也。良基璽也。何不可遂立之。○九月。山名時氏起兵伯耆。馳使歸順。○十二月。足利直冬歸順。請攻京師。許之。初直義走鎮西。兵勢頗振。及直義為尊氏所殺。衆皆畔之。直冬走長門。至此納款。○八年。北朝文和二年六月。詔遣左馬頭

摘正儀等。助時氏。攻京師。足利義詮奉新主。走近江。○秋。尊氏西歸。與義詮合兵。復入京師。時氏走。○九月。以右兵衛佐足利直冬。為總追捕使。

贊曰　自神皇馭寓以来。未有以兵抗其父者。保元之難。源義朝斬其父。猶得諉之王命也。足利直冬。養於叔父直義。得為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搆難。衆兵應之。割據一方。臨其窮蹙。亦効直義之所為。歸順南朝。授總追捕使。藉其聲勢。破走尊氏。恃逆之甚。過於衛輒。拒蒯聵。近於冒頓射曼。自此而後。有子幽其父者。有逐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絕而彝倫斁。豈非直冬作俑邪。此王法之所必誅。而幸其抗拒尊氏。從而獎之。紀綱何由立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

○九年。北朝文和三年四月。准大臣源親房薨。親房大納言

師重子。家稱北畠。以博洽聞。嘗讀司馬光通鑑。有感。著神皇正統紀。三子顯家顯信顯能。並勤王事。顯能孫世領伊勢。每翼官軍。

正平五年。日耳曼始創抽銅絲法

○十二月。足利直冬山名時氏奉詔。發伯耆兵。討足利尊氏。足利高經挑井直常率北國兵應之。兵勢甚盛。義詮出拒播磨。直冬進至丹波。尊氏走近江。○十年。北朝文和四年正月。直冬等入京師。○二月。勅遣大納言藤原隆俊等。助直冬據男山。尊氏以近江兵據叡山。細川賴之率南海兵援義詮東上。官軍及時氏逆擊之神南山。敗績。○三月。官軍

正平六年徐壽輝起兵改元

及直冬與尊氏戰京師。敗退保男山。義詮絶直冬糧道。直冬時氏直常高經等各引還。尊氏義詮復入京師。〇八月。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信濃。諏訪其等應之。〇十一年。北朝延文元年正月。足利高經降足利尊氏。〇十二年。北朝延文二年正月。還光嚴崇光二主及直仁親王。先是已還發帝。〇四月。足利尊氏卒。尊氏初以犯順。人心不服。擁立光明帝。事必稟請。及得志。無復所顧忌。兵興已來。前後二十餘年。京師爲戰爭之區。宮殿焚蕩。饑疫相踵。盜賊横行。死者枕藉。而尊氏將士

正平七年土耳其人始侵歐羅巴

日鬪茶飲博。競以奢靡相夸。錢帛器玩。悉散優妓。賄賂公行。寃獄荐興。卒之父子兄弟。日尋干戈。更相吞噬。海内騷然。無復寧歲矣。然尊氏度量恢弘。有権略。見事若逕緩。而計畫分明。特長譎詐。人無窺其際。愛士好施。視金帛如土芥。士以此爲其用云。

齋藤馨曰

足利尊氏智勇皆比於義貞正成之萬一而不足。故其擧事也。隻戰屢敗。東奔西走。未嘗一日自安。是何爲者哉。而天下之士奉之於顛覆流離之餘。莫敢背叛。乃敗不止於敗。而卒至大勝。奔不止於奔。而卒至益興。能藏澤風於不競。而建十餘世之霸業。是何術以致之耶。曰是視賴朝而爲戒故也。史稱尊氏嘗謂直義及師直曰。右大將之信賞必罰。翕服人心。然用刑苛刻。

殺戮骨肉。可憾。我則不然。苟有降附者。不問深讎大敵。邑土安堵。況有功之臣乎。是尊氏之術之所由出也。尊氏生於賴朝之後。而其材不及。是以反勝賴朝也。何以知之。賴朝之前。天下未嘗有若賴朝者矣。故見骨肉之逼與士臣之強。曰是他日將復爲賴朝也。及今不可不制。於是剗之勵之。極其力。而外家蚤手奪之。易於拉朽。尊氏生於其後。視之審矣。因自以爲賴朝智勇絶世。且然。況不爲賴朝者乎。是以反其所爲。賴朝用刑許刻。尊氏傻賞多賜。賴朝殺骨肉。尊氏封子弟。遂以此術成其業也。夫無智者取人之智。無勇者取人之勇。而智勇始大。但無智勇于巳。而欲役人之智勇。不可無以結其心。尊氏割土地。頒金帛。務充其欲。而天下之智勇爲之傾囊倒困而出矣。然取智勇於人而已無智勇以制之。彼將侮我而不爲我用。尊氏封子弟於東國根基之地。使與京鐵成本末相維之形。而彼不敢侮。然後彼之智勇永爲我用。而其背叛無足慮矣。是尊氏取天下之術也。此術也賴朝所

國史評林　卷之六　後村上　五十二

無。而尊氏有之。尊氏唯無賴朝所有之智勇。故有其所無之術。異哉。其所不及。即所以過之也。

松林漸曰

足利高氏使弟直義爲執政。謂之曰。吾過慕右大將之賞罰必信。而感其用刑過刻。女副我意。勿猜且客。於功臣焉哉。曰。高氏罪悪貫盈。天下之所不容。何望於右大將。特其度量之大有過焉者。觀於此言可知已。余曰。噫。是高氏之狡耳。蓋所謂不猜者。非不猜。不能猜也。不兵首非不忌。不能忌也。何則。高氏蔑棄君其。敢行亂逆。天下之人誰不惡之。然而逐利貪名之更所以相率而歸之者何也。所求者貨財耳。利祿耳。故高氏之所得而驅使者。非貪妥無恥之徒。則寄桀驁不遅之人。少不充其求。則掉頭而去。是以尊氏之侍諸將士。微勲必錄。細功必賞。惴惴然惟以不失其意爲務。當是時。雖有猜忌之心。將安施哉。吾嘗觀世之驕子。其父平居柔聲和色。唯聽其所爲。及一旦有大過。乃赫然聲之。勃然色之。鞭朴箠楚之。則彼必裂眥戟手而怒。何也。狃其父之烈也。高氏蓋知

正平八年元張士誠稱王

之。故彼奪人妻而不制也。發人墳墓而不責也。至略人子女及天子之公卿。而猶不問也。蓋高氏之所患者。不在政刑不立。而在將士叛我。以爲我藉其力以成我志耳。他非所問也。而恐天下後世之以已爲怯懦。故藉口右大將。欲以昧其迹。不亦狡哉。且直義非其弟乎。高氏既忌之。定而獨曰不忌諸將士。天下豈有此理耶。吾故曰非不猜。不能猜也。非不忘。不能忌也。右大將石橋山之敗。平廣常以萬衆來會。右大將不許輒見。使人責其遲緩。而彼臣事我之心益固。高氏至呼赤松則村爲父。而群臣叛服無常。終身不能戡定禍亂。烏乎夫英雄之所以御人者。豈在區區貨財利祿之間哉。

○十三年。秋。左兵衛督新田義興。募兵武藏上野。足利基氏將畠山國清使人誘殺之。○十二月。新主以足利義詮爲征夷將軍。○十四年。北朝延文四年肥後守菊池武光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與賊將少貳賴尚戰于筑後河大破之。初菊池武時勤王。子武重又奉懷良親王。數與大友氏時少貳賴尚等戰。武重卒。弟武光嗣。攻足利氏筑紫探題一色直氏走之。氏時賴尚望風降。是歲春。討畠山國久於日向。走之。氏時賴尚叛作九寨。絕其歸路。武光返擊。悉拔九寨。○八月。武光與賴尚大戰于大原。破之。賴尚走保寶滿岳。中納言北畠顯信等戰沒。○十月。賊將畠山國清大舉關東兵六萬西上。與足利義詮合犯行宮。其實國清欲

正平九年丹麥人始用大火礮

收兵權也。○十五年。北朝延文五年正月。左馬頭楠正儀請帝幸觀心寺。自據赤阪。又築龍泉龍門平石八尾等砦。分兵守之。大納言藤原隆俊守紀伊最初峰。○二月。畠山國清進屯津津山。楠正儀和田正武出兵拒之。連戰破之。○四月。藤原隆俊與畠山義深戰于龍門山。敗績。退保阿瀨川城。敕征夷將軍興良親王。率彈正少弼赤松氏範等討畠山國清。既而興良反。焚賀名生行宮。遣前關白師基討之。興良敗走。興良故兵部卿護良子。氏範則祐子。○閏月。諸砦皆陷。○五

正平十二年倫敦始用煤

月。賊合攻赤坂。和田正武夜斫賊營。不利。退保金剛山。賊軍引還。○七月。仁木義長歸順。義長與國清及佐佐木道譽與立。欲相攻。至是遂降。○八月。官軍競起。北軍歸咎國清。國清以狐皮蔽膝。人爲作狐媚歌。國清懼禍及。逃還鎌倉。後基氏逐之。用上杉憲顯爲執事。○九月。楠正儀和田正武擊佐佐木氏詮于攝津。斬之。氏詮道譽孫也。○十月。細川清氏歸順。先是清氏代義長執事。道譽又忌害之。激之使反。又譖其有異圖。義詮信之。出居外。召兵自備。清氏使人自辨。不

正平十四年俄羅斯始叛元盡驅蒙古人

聽乃走若狹從討之清氏遂南走奏曰足利氏兵西拒時氏東備義長臣請乘其空虛京師可復楠正儀曰元弘以來官軍五復京而不能守力不繼也今欲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辦不必待清氏唯恐已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朝議不聽◯十一月敕正儀等大舉助清氏攻京師◯十二月義詮奉北帝奔近江官軍焚諸第道譽之走戒守者具酒食犒師正儀報以甲馬禁焚掠已而時氏義長東西皆敗赤松氏範由水路將犯行宮官軍留

正平十五年元東友察稱帝

京師十九日乃還清氏走阿波◯十七年北朝貞治元年七月細川清氏與細川賴之戰於讚岐白峰敗死南海復陷◯九月菊池武光討足利氏探題足利氏經氏經敗逃還◯十九年北朝貞治三年秋北朝光嚴上皇崩◯是歲大内弘世以周防長門附義詮因授二州守護尋益以石見山名時氏降義詮請因領所略地義詮許之以時氏為因幡伯耆丹波美作五州守護二木義良石堂賴房等皆降義詮◯二十一年北朝貞治五年足利義詮逐其執事足利義將義將高經子也初高經

正平十七年元明玉珍稱王

子氏賴娶佐佐木道譽女細川清氏之叛氏賴冀為執事而高經以後妻故愛義將薦為執事以其年少已代決事高經有宿望世望治績而高經為政嚴刻諸守護舊賦五十分一更取二十分一且與佐佐木道譽亦忿則祐有隙於是道譽與則祐及佐佐木氏賴譖高經於義詮義詮密使氏賴徵兵近江欲討高經高經聞之入見泣曰老臣果有罪一介賜死可何煩徵兵臣以不才忽私利公謗讟所叢不敢愛餘年唯恐將軍得殺耆舊名耳義詮亦揮淚久之辭出義

詮呼曰衆怒難犯卿且就國高經以義將北歸遣兵攻之已而高經病卒道譽多機智善逢迎自高師直後獨鋼權寵家極豪侈陷義長清氏高經義將四執事而已每辭脫義詮欲以為執事及義詮病基氏別有所薦乃止◯二十二年北朝貞治六年四月足利基氏卒子氏滿嗣為關東管領◯十二月北朝將軍足利義詮卒◯二十三年北朝應安元年三月天皇崩于住吉殿禪位皇子熙成

國史評林卷六　終

正平廿三年明太祖伐元○英吉利始造自鳴鐘

國史評林卷七

羽山尚德編次

龜谷行刪定

後龜山天皇

諱熈成後村上第二子母嘉喜門院藤勝子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五曰建德文中天授弘和元中禪位後小松後三十二年崩壽七十八

○七月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式部大輔脇屋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與上杉憲將戰不克死之義治奔出羽○正平二十四年北朝應安二年正月北朝以足利義滿

正平廿四年即西洋一千三百六十九年葡萄牙与西班牙戰

為征夷大將軍細川賴之為執事輔之先是足利基氏薦賴之義詮臨終謂義滿曰與汝一父又謂賴之曰付卿一子賴之竭心輔導選士之學行醇篤兼長武事者以充師友日啓沃之又著戒法五章以頒示一時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訐疏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人及外和柔而內實傾險外澹泊而內實多欲自縱驕奢不循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公五曰戒動掠同列之美自冀進用及受納賄賂妄薦非才凡人犯

建德元年波蘭鎬於匈牙利

之者聽無貴賤親疏互相告發告者則有賞書以授義滿左右賴之猶患姦邪之未息乃使髡者六人異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士遊狎詼謔歌舞巧為迎合名曰童坊又曰倭坊士大夫有類其行者則指為毛童坊衆辱之於是士風大革

三宅緝明曰世多以足利義詮為庸劣之輩不知其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霸基也其將死擢細川賴之輔義滿義滿克奉遺教遂并吞南北如源賴朝驕養其子一再傳而亡豈足與儔哉

○是月楠正儀叛降北朝○三月楠氏族攻正儀○

建德元年北朝應安三年正月脇屋義治出兵武藏上野與上杉朝房等戰不克奔信濃○十一月和田正武等討楠正儀○二年北朝應安四年二月北朝主禪位於太子緒仁是為後圓融院○八月細川賴之遣其義子賴元援楠正儀入寇○文中元年北朝後圓融帝應安五年二月足利氏筑紫探題今川貞世與大內義弘合兵攻肥後守菊池武政武政武光子也貞世範國子也後削髮稱了俊著家訓世曰今川狀○二年秋賊將細川氏春來犯大納言藤原隆俊屯兵天野夜襲敵營不克

文中元年法蘭西伐英吉利克之

死之。上移蹕吉野山中。○天授元年（北朝永和元年）八月。少貳冬資憑菊池武朝。與今川貞世戰。敗死。武朝武政子。先是武政卒。武朝嗣為肥後守。○三年（北朝永和三年）八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與大內義弘戰。敗績。菊池氏族百餘人死之。○四年（北朝永和四年）九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良成親王。與今川貞世戰于託磨原。破之。○五年（北朝康曆元年）春。山名義理。山名氏清入冦。足利義滿出軍東大寺。徵近江美濃兵。美濃土岐康行反。義滿召兵鎌倉。討之。鎌倉執事上杉憲

文中二年土耳其与東羅馬盟是時羅馬日蹙疆土耳其益張

顯既卒。子憲春繼為執事。遣弟憲房將兵西會康行降而止。義滿既壯。不聽賴之政。稍縱恣失人心。氏滿因潛蓄異志。事覺。義滿乃止南行。以書讓憲春。憲春諫氏滿。弗聽。憲春憂懼自殺。氏滿驚悔。乃以憲房執事。○十一月。細川賴之冦伊豫。河野通直戰死。先是義滿役諸將。大營室町第。稱花御所。驕奢太甚。賴之諫。弗聽。相嫌隙。近臣從而譖之。是歲夏。義滿聚兵幕府。遣使罷賴之職。就國。賴之聞命。即日上途。其弟業氏勸其舉族訴屈。不聽。則遂圖廢立賴之。不許。乃赴

文中三年法蘭西悉復英吉利侵地

其國讚岐。已而義滿思其功。命總管南海。○六年（北朝康曆二年）五月。小山義政起兵下野。與宇都宮基綱戰。破之。○六月。北朝光明上皇崩。○弘和元年（北朝永德元年）楠正儀歸順。

賴襄曰。楠正成與子正行。並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恥。幾乎無人心者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為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宮利害。楠氏世為南朝藩屏。南朝得以抗強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亡五十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為王室之倚賴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恥。孰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為楠氏惜者。謂之

虛傳矣。然北朝志乘。顯然載其年月。不可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為出援軍。與王師戰。其跡亦不可撿也。賴襄曰。吾嘗紀楠氏之事。徵之南朝舊志。而散亡不詳。故不敢斷其虛實。曰正儀蓋有深謀焉而已。已而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以正平廿三年帝崩。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為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恥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為將。後戰闘之事。無所見者。卜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遺讒見斥。而山名氏入冦。連陷河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獨存吉野山而已。後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汲汲。而賴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聞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正儀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為不可。曰

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何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恥之强戰所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即位鋭意用武數東西諸將一時並起盖圖京師如正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姑爲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輒我而南故正儀之爲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横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過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矣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斃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違怒而起兵者楠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正儀之降非其素心矣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非亦且元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强圖其冨貴也何以前此爲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山縣禎曰。或謂正儀之降足利氏。爲存南朝也。非貞降也。余未審其是否。然正儀一背南朝而降於賊。事之十三年。雖非真降者。得於清節無玷耶。正儀若欲存南朝。豈別無其道哉。若子之於君父之讎。報之之志。不可一日而忘。鞠躬盡瘁。竭力而後已。如其成敗則天也。正儀不能確守大義。一降賊。而千載不免失節之名。不亦可爲楠氏深惜乎。

○二年（北朝永德二年）閏正月。楠正儀與山名氏清戰平尾。敗績。○四月。北朝主禪位於皇子幹仁。是爲後小松帝。○是歲。山名氏清慫略和泉紀伊。獨吉野屬行宮。○五年（北朝嘉慶二年）七月。足利義滿巡遊南海東海。○六年（北朝康應元年）足利義滿西遊至嚴島。遂如鎮西。舟遭風還。過讚岐。見細川賴之。尋召還京師。以其子賴元爲執事而決於賴之。○八年（北朝明德二年）十二月。山名氏清山名滿幸稱兵叛。足利義滿親討之。氏清滿幸敗死。

天授元年瑞士伐英吉利

賴襄曰。制馭天下。恩與威而已。恩懷之而威服之。相待而行。無恩則威不可以加。加之則怨。我無威則恩不可以施施之則不德我夫使之怨我圖不可使之不德我亦何以制馭之哉足利氏之所以不能制馭天下者然威而施恩也夫足利尊氏非有智勇過人也特因天下之厭王政而思武治欲得一將種門望最高者推載之各自分利不尊氏亦知之是以割土地頒金帛務克其欲惴惴然唯恐彼之缺望背我而去也然背焉而去者足相踵也而不能禁也既[illegible]復來不間也數背數來坐成强大不能削也無佗彼其初受封得賜切以爲當然而不以爲德一有不使於已掉曾而逝饒使責而讓之彼以曰汝已叛其君矣何以禁吾叛汝哉是尊氏義誼所以不能責諸叛將也然既施之以恩是我之恩也被我之恩而叛於我我討之而有辭何所血予況彼之所恃以救我者土地也甲兵也皆藉吾所予用以反噬我是可誅殛無釋者矣是義滿之所以用戈於氏清義弘而不說也足利氏之威於是始加天下矣而後其恩能使人德之非復如[illegible]一世之[闕]

天授二年英吉利伐法蘭西不克

○九年。北朝明德三年 五月。足利義滿令畠山義深攻諸城。楠氏亾。○十月義滿使大内義弘六角滿高來請和曰。駕還授器。則兩統叓立。如故事。許之。二十八日車駕發行宮。群臣戎服扈從。閏月二日。御大覺寺。義滿欲用來降禮。遣使奏請帝。帝曰。朕欲用父子禮相授。否則寧以神器蹩。不肯屈下以辱祖宗也。滿高謂義滿曰。神器在彼。彼即真天子。不可違也。

賴襄曰。兩統分立。五十餘年。至此而合矣。當其未合。孰爲正。孰爲閏。或曰。神器在南。南爲正。賴襄曰。不然。夫神器之在南宜也。儻使在北。北爲正乎。南之所以爲正者。不在神器之在焉與否。夫

天授六年明平雲南○英吉利始用銀票

後醍醐天皇爲祖宗復仇雪王室之大恥而猾賊再起以其不便於已也叓有所擁立成兩帝爭統之狀而已成志於其間曰吾非爭天下於天子天予與天子爭也天下之趨利無恥若靡然服從亦曰吾仕北朝大于非從足利氏也不知其所仁若乃足利氏之所門生視之也豈仁親王之立也至當時氏開曰王無一戰之功而將軍賜之帝位矣夫如此假使神器在於北得謂之正乎是以少有人心者皆相率以就於南公卿然武人然愚夫祇隷亦然而況於神器之靈乎其不在於北而在於南宜也祖宗之所誘爲也天道也而北人强請求勝之曰尊氏劍也良基璽也夫無劍無璽可矣必以賊爲劍以無恥無義之大臣爲璽而謂之朝廷是忠臣義士之所以不欲立焉非以其無劍無璽也而其立於南朝亦非以其有劍有璽也夫南之俸祿不如北之利也其官爵不如北之有權也而相與共其艱難折首須躬肝腦塗地子孫殲於賊手漸盡灰滅而不肯背南而嚮北有識之士患之

元中元年高麗李成桂自立号朝鮮

也是以舉南北合一之議欲以慰其心而弭其禍也抑後醍醐念祖宗濟民之心不勝其樂位伸欲之志求成此志也而使天下之忠臣義士公御武人愚去祇隷被此禍於五十餘年間祖宗終不右此也是以終絶其亂而神器歸於北朝御祚無弱亦天不忘祖宗之德而脅其裔孫也及至於此河必論彼此哉自天與祖宗視之一也而足利氏猶曰此吾家所立也彼仇之者也世之無識者又追依南朝呼其忠臣義士爲國賊顛倒是非如此不知忠於南朝者非特忠於南朝也忠於祖宗也徼此輩足利氏不肯顧公議以戴皇族也則此輩謂之忠於北朝亦可也足利氏滅而皇統則在天下之心與不仰嚮而神器奠安於千載此輩亦可以瞑矣襄故曰祖宗之意天人之心之所嚮爲正統正統所在神器歸之非神器所在正統歸之

後小松天皇 諱幹仁。後伏見玄孫。北朝後圓融長子。母通陽門院。藤原氏內大臣

應永元年日耳曼囚其王

公忠之女。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五。曰至德嘉慶康應明德應永。禪位皇太子。後三十二年崩。壽五十七。

閏十月五日。天皇受神器於後龜山天皇。嗣其位。藤原師嗣爲關白如故。尊後龜山帝。曰太上天皇。○十二月。征夷大將軍義滿爲左大臣。○是歲。相模守細川賴之卒。義滿問其所欲言。曰。臣每憂山名氏强大。爲後患。今已誅鋤。臣可以瞑矣。復何言哉。義滿悅惜賴之爲人端厚。有謀略。好讀書。作詩歌。輔導義滿聲績甚著。○明德四年四月。後圓融上皇崩。○應永

應永二年土耳其始造兵船

元年十二月前左大臣足利義滿罷征夷大將軍以其子足利義持爲征夷大將軍尋以義滿爲太政大臣初義滿請太政大臣朝議謂平相國以還武家無昇此官者義滿怒曰天子我家所立而不我聽則廢而自立以細川畠山爲攝家清華誰能禁我朝廷懼許之〇二年六月義滿辭太政大臣削髮曰道義〇四年義滿營別業北山起金閣徙居焉其造朝公卿皆下階拜跪嘗遊叡山擬上皇行幸儀〇五年正月崇光上皇崩〇三月關白經嗣罷以前關白師嗣爲

應永三年英法合兵伐羅馬教上

關白〇十一月鎌倉管領足利氏滿卒子滿兼嗣爲管領〇六年十月大內義弘反以兵據和泉界浦上岐詮直起尾張京極某起近江山名時清起丹波望風響應義滿親軍男山遣畠山基國斯波義將細川賴元將兵三万攻破之斬義弘遣兵討詮直時清等悉平之時清氏清之子也時足利滿兼與義弘通謀欲東西並舉攻京師出陣武藏國府義滿間使約和授以足利莊滿兼乃罷兵初今川貞世鎮筑紫威惠並行義弘說之曰方今自强者與守節者替公宜與

應永四年內[illegible]大乱

我及大友氏連結以自强貞世不聽義弘愬懼反譖貞世有叛心義滿頗惑之召還貞世以義弘代之至此義滿召貞世曰吾甚愧見卿也

賴襄曰吾既論足利義滿善用威非如其父祖之有恩無威也雖然猶惜其善於用威而不善於恩耳義滿之用威其最大者二曰設民清之叛也曰夷義弘之亂也可謂武矣而何如不使其叛且亂乎使其叛且亂者義滿所致乎曰然夫山名氏數叛於尊氏義詮之世每叛有所受略明服因而有之是以至有海內六分之一義滿不行其讓而又加河內紀伊是氏清所以能叛也幸而削子弟分領其國其勢不合義滿因得寵誅鋤之計否則難制也其於大內氏亦然大內弘世乘亂擅有周防長門之地賂義詮左右得授二州守護又加以石州既巳强大矣至於義弘又譖今川貞世得代其任經略鎮西故又加筑前及賞誅氏清戰功又加和泉紀伊是義弘所以能作亂也故曰雖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略節

應永六年即明惠帝建文元年燕王反

〇八年義滿遣使通好於明參議菅原秀長作書書辭甚恭初文中中明主三遣使求通商交市且禁我邦人擾邊路梗不通自是信使不絕使皆以僧爲之〇九年明主允炆使來封義滿爲日本國王義滿受之〇四月關白經嗣罷以左大臣藤原忠嗣爲關白〇五月前太政大臣義滿薨年五十一稱鹿苑院詔贈號太上皇義持辭不受

應永八年韃靼王他末伐西里亜

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源賴朝遂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鎌倉。甚至廢置天子。建両宗迭立之儀。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擁立天子。據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逮至義滿。驕僭濫甚。殆擬王室。其薨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替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分義持受之。朝廷幾並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究絶覬覦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踵。然而世竟無有請隧問鼎者。至今奠籚不移。神器無動。朝廷之尊。万古如一。嗚呼。此神州之所以冠万國者歟。

○尊氏義詮爲治寬不戢。下功臣跋扈。動輒叛亂。義滿襲職。脩飭軍政。紀律嚴肅。倔彊之徒。悉皆懾伏焉。足利氏世崇禪教。至義滿滋盛。始置僧錄。造鹿苑院

應永九年他末取小亜細亜及○燕王陥明都殺方孝孺

寶幢寺。又創相國寺。規制宏麗。令諸國守護助役。初尊氏行事。沿用賴朝之制。至義滿其法益備云。

齋藤馨曰。關東天下之形勝也。苟據關東以爲之本。可以扼其要領。而坐制四方。自源氏三世至北條氏九世。雖時有盛衰。然其国体亦威未嘗至衰弱委頓。廢墜而不振。以據得其地故兩及足利氏獨不然者。南朝方張于畿甸。故自居於京以鎮撫之。而置子弟於關東。若曰關東是霸主宜居之地。今爲主者不居。姑以爲主之次者代之也。姑之云者。不得已也。尊氏義詮皆終於不得已。而至義滿則得已而不已者也。義滿之時。南北媾和。天下一統。京畿無虞。可虞者唯關東。義滿舍此。而定府於迫挾傾仄地利不便之京師。且父祖之居京者。姑之也。非定之也。定之者自義滿始。則爲義滿之失計明矣。曰。義滿即欲定府於關東。而基氏以下。世々相承。保父祖所授之地。無故變之。可

應永十三年即明太宗永樂四年伐安南破之

乎。曰。非無故也。基氏以尊氏之子。義詮之弟。其分甚親。故無間言。至氏滿則情稍踈。而關東兵力倍於京師。是以圖宗家之念。常不已。至滿兼。其心益甚。大內義弘之叛也。嘗與同謀。欲東西夾攻。出兵於武藏。陽言援義滿。既聞義弘伏誅。來進而止。唱斯時也。鎌倉之罪已著。萬不容宥。加以合南朝之餘威。一舉可拔。不必待還俗之孫也。於是定京師未定之府於鎌倉。陷賴朝以来之規模。以立之本鎮京師。以子弟親屬可信。若猶北條氏之處兩六波羅也。然後天下之勢大定矣。今也不然。委根本於叛迹已著之踵族。而甘居枝葉之地。晏然自喜。以爲無復足應。自此之後。鎌倉與京師。有相圖之患。無相援之利。至義教。始覆滅之。然不遂遷府。即或遷亦不如乘義滿定霸之初。然則前此固不得已。後此亦不得已。獨得已者。此時耳。而何義滿之不已也。

○十六年。鎌倉管領滿兼卒。子持氏嗣。爲管領。○七

應永十六年明伐交趾破之

月。以權大納言足利義持爲內大臣。○十九年八月。天皇禪位皇子實仁親王。諸南朝遺臣。請立後龜山帝後如約。不聽。於是南朝餘孽所在起兵。尋皆平。

稱光天皇諱實仁。初名躬仁。後小松長子。母光範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日野資國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一。曰正長。崩壽二十八。

○八月。天皇受禪。時年十二。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藤原教經爲關白。仍用應永号。○二十三年。鎌倉管領持氏罷其執事上杉氏憲。以上杉憲基代之。氏憲。憲房之後。世居山內。憲基。憲房兄憲顯之後。

應永廿五年葡萄牙人始入阿非利加攀斯地

也居扇谷更爲執事稱兩上杉持氏與氏憲有隙奪其權十二月氏憲奉持氏弟持仲作亂攻持氏持氏奔駿河依今川氏○二十四年正月義持令關東諸將援持氏攻復鎌倉誅持仲氏憲○二十五年正月大將軍義持殺其弟大納言義嗣初義滿愛義嗣欲令義持讓職累官至大納言及鎌倉事起與氏憲通謀將襲幕府事覺遣兵圍之削髮出亡至是獲殺之

損襄曰足利氏之所以能得天下者由其多割土壞與諸將不恡而所以不能治天下者亦由於此尊氏義詮創業於南朝未衰之時勢不能不然至於義滿天下戴足利氏之久而南國日蹙又能戕內亂威令大振不乘此時以義制之而仍襲父祖之遺習動輒舉數州加授將帥賞而援之稱可也又有貶而授之者豈姑息以希無事乎抑欲驕而驁之乎可謂無術者矣而何以治天下異時嘉吉應仁之禍已胚胎於此不得不察也其於將帥既然於宗族亦然尊氏之封少子以八州強大其力以制敵國而鎮壓諸將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其後恃其強大每有圖宗家之意將帥懷異者亦黨戴之為名足以煽衆心義滿不能究憑藉其宰臣調停之輒有所加恩既加足利主又加陸奧出羽或出彼之請不能拒邪不然八州已為天下勁兵處而加以奧羽其大極矣不唯不能殺之乃豈之如此將何以制之夫宗族之封父祖之所授不御無故殺之固也然大內之亂關東黨援之已有明證加之讓削我豈無辭怨而叛焉彼曲我直異日義教之舉固義滿所優為也既克攻立其嗣誰曰不可即不能然乎所謂折而小之不為無術也諭旨推恩封其庶孽以分其勢是賈生主父之所以策漢也節略

應永廿九年明帝自伐阿魯台兀良哈

○二十六年六月高麗戰艦千三百餘艘寇對馬九州兵與之戰敗七月又戰却之賊艦沒海死者無算○十一月明遣使請通好義持拒之曰聞將以使命不通爲辭用兵來伐我除道待之而已○二十九年七月後龜山上皇崩于嵯峨有子曰小倉宮○三十年二月義持辭征夷大將軍詔以其子義量襲職義持薙髮稱道詮○三十二年二月征夷大將軍義量薨前大將軍義持再視事○三十四年十月赤松滿

應永卅二年蘇格蘭王設国教會

祐據其邑稱兵義持遣諸將討之不發十二月赤松持貞自殺赦滿祐入京師持貞滿祐族也有寵於義持爭邑相訴義持庇持貞滿祐怒自焚其第奔歸播磨遣諸將討之諸將素疾持貞連署訴之請赦滿祐義持不得已許之持貞自殺召還滿祐○正長元年正月前征夷大將軍義持薨初義持懲義嗣慾使諸弟爲僧及義量早世無子議立鎌倉管領持氏管領島山滿家等忌持氏難制更議所立依違不決詣石清水社探籌遂奉僧義圓立之義圓還俗名義宣後

更義教持氏由是意懐不平遂與義教有隙義圓義持同母弟也○七月天皇崩上皇議立崇光帝曾孫彥仁親王初崇光南遷後光嚴以弟立傳至帝崇光子孫退居伏見至是得出受統後龜山皇子小倉宮莫立不得怒奔伊勢明年北畠滿雅奉之起兵足利氏擊平之以皇子歸置之嵯峨滿雅親房之曾孫也

後花園天皇諱彥仁後伏見五世孫北朝崇光曾孫父曰貞成親王母敷政門院源氏贈左大臣經有女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八曰永享嘉吉大安寶德享德康正長祿寬正禪位皇太子後六年崩壽五十二

永享六年羅馬戡乱

○七月天皇踐祚甫十歲關白藤原持基攝政後小松上皇聽政院中尋落飾稱法皇○永享元年己酉三月以足利義教為征夷大將軍○九月義教捕楠光正殺之光正削髮稱常泉潛匿南都會義教至南都光正欲伺間狙擊至是被收臨刑從容作詩歌觀者歎惜○四年義教遣使于明明主遣內官雷春等報聘

青山延于曰義持遵奉遺命絶明通聘辭義嚴正有足稱者也而義教又遣使通聘不曾負其父遺命寔失國體其後義政效尤卑屈稱臣抑又甚焉

永享八年法蘭西伐英吉利復巴黎斯

○五年十月後小松法皇崩○六年六月明主瞻基遣使來聘贈銅錢三十萬緡於源義教○七年八月叡山僧徒有訴入京師幕府遣兵防却之○八年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賴清爭封疆義教遣兵討賴清持氏將出師援之執事上杉憲實諫曰守護將軍所置而出兵擊之此叛將軍也不納○九年持氏命上杉憲直伐小笠原氏鎌倉流言持氏令憲直討憲實憲實兵士聞之來集持氏乃往憲實宅諭之令憲直父子屛居又以一色直兼譏憲實逐之○十

永享十年羅馬伐土耳其

年六月持氏冠其子賢王故事鎌倉管領子元服必受將軍偏諱持氏不肯之名曰義久上杉憲實諫曰宜遣使京師請名將府持氏不聽託慶冠禮徵兵諸國名還上杉憲直一色直兼鎌倉傳言持氏謀因憲實入賀殺之憲實懼稱疾不出八月長尾芳傳等主講和千葉胤直上杉持朝亦諫罷兵持氏不納憲實歎曰我何罪欲必殺之唯自殺可以明志耳乃抽刀欲自殺衆趣持奪之憲實遂奔上野持氏兵追之衆欲戰憲實不可持氏自將兵出陣武藏高安寺留三

浦時高守鎌倉。於是義教奏請討持氏。乃遣上杉教朝上杉時房東征。坂東將士多叛持氏。三浦時高亦叛。而放火於鎌倉。憲實出陣分倍。持氏兵連敗。乃引還鎌倉。入永安寺剔髮曰道繼。憲實遣使京師。請宥持氏。

青山延于曰。方上杉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嫌隙稍生。及其釁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然原其終始。所爲權謀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稱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已。陽爲窘迫就死之態。以激勵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決。憲實而不能死乎。足以知其伏刀之非本志也。此豈古人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永享十一年四月利[illegible]主耳其戰

○十一年春。義教命憲實殺持氏。憲實請令義久襲職。義教不聽。上杉持朝千葉胤直率兵圍永安寺。持氏父子自殺。憲實召弟清方於越後。襲已職。剔髮號長棟。六月。詣長春院。拜持氏影。垂泣曰。臣無他心。天實監之。乃拔刀剚腹。爲其臣所持不果。輿而還家。既而創愈。遁藤澤。

賴襄曰。足利氏開軍府于京師。而置宗藩于鎌倉。鎌倉之有上杉氏。猶京府之有細川氏也。皆有輔佐之功。而亦有逼犯之禍。細川猶有畠山斯波之僚。足以相制。至於上杉。獨任世襲。如二君焉。焉得無禍哉。然賴其分爲兩家。更任執事。是以爲之上者。得以暫安耳。而京府則利其危也。如尊氏自封其子。無論已。自義詮義滿。族屬漸疏。每與鎌倉相圖。故誘上杉氏以制之。而上杉氏亦援京府以爲重。君臣之際。常有嫌隙。爲將軍者以爲是彼之不利。而我之利也。獨上杉氏憲之叛持氏也。將軍義持不援氏憲。右持氏。何也。氏憲之黨有義嗣。義嗣者。義持之弟。其所深忌也。故右持氏除氏憲。其心私也。而其跡則公矣。足以服關東將士之心。及義教之繼爲將軍。持氏亦與執事憲實有隙。則右憲實以釁持氏。蓋義持無嗣。持氏冀立。而義教脫僧服登壇。故其心不服。憲實以爲口實。許之。義教中其所忌。以得其援。義教之意必曰。吾乘此時釁而滅之。父祖之所欲爲而未能也。而吾能之。其實非義教能釁持氏也。持氏自釁於强臣之計也。而義教右臣滅君。何以服將士之心哉。是以如結城氏朝者。奉持氏之孤起兵。亦命憲實平之。非憲實肯循義教令也。自除其患也。其後將士再求遺孤爲主。而上杉氏更戴將軍之子。將士仍不之將軍之子。而之管領之子者。可以見人心也。故治天下者。常從人心所嚮。以成其事。事成而天下仰。吾權不從人心所嚮者。雖克於一時。而未久而壞。壞則我權廢矣。觀義持義教之所爲。不其然乎。爲義教計者。縱使不右持氏。攻而因之。更立其子。或折其封。以傳數子。誚憲實之不臣。代以衆望所屬。則一處置。而關東之心盡悅服。自是以往。發置鎌倉君。相其權。盡歸於京府。惜乎。義教之不足以語此也。義教已夷鎌倉。自以爲無復足患者矣。愈益矜驕。以致將帥之不服。嘉吉之禍。應仁之亂。相因而作。子孫終爲細川氏之所弱。雖擁空名於上。而與鎌倉奚異哉。

○十二年正月。結城氏朝奉故管領持氏遺孤春王安王起兵。討上杉氏。七月。上杉憲實以大將軍義教令。率諸軍攻之。○嘉吉元年三月。義教殺其弟義昭。

永享十二年英人始頓白格設印書法

嘉吉二年歐洲各國掠販黑奴以爲貿易

初義昭爲僧後還俗奔日向與書國人樺山氏曰亂之不弭由義教失道我恐足利氏之業遂歸他姓今起兵不得已也至是義教令島津忠國殺之義昭自殺○四月結城城陷獲春王安王氏朝皐族死之○六月赤松滿祐弑大將軍義教奔據其邑八月詔以義教子義勝襲職遣諸將討滿祐初滿祐族曰貞村義教寵貞村每事抑折滿祐遂欲割滿祐所領與貞村滿祐積怨因饗義教其第弑之奔播磨管領細川持之與畠山持國議立義勝生八歳細川持常受征討命以與滿祐有姻逗留不進滿祐逆擊蟹坂大破之已而持豊破美作而入遂滅赤松氏滿祐兄子教祐逃依少貳嘉賴幕府令大内教世討嘉賴破而走之盡并其地山名氏大内氏復與持豊自平賊恃功專横管領不能制○京師盜賊群起稱行德政使所借錢財并子母莫還所質衣物亦不得出錢償縱火抄掠所在紛然諸國倣之姦民衆之作亂

賴襄曰叛逆罪也逆至於弑大罪也故行弑逆者不論而可可論遭弑逆者之所以速之足利義教之所以遭弑者安在在其待將帥無恩意耶驕而不加禮矣信讒殺之矣使人人自危雖無赤松滿祐而恐不免焉賴襄曰是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二者何也曰威權不立也義教之速此禍也非由恃其威權太盛乎如近時織田信長之遭弑焉爾曰信長則然義教則不然也義教自以爲威權已立爲可恃也不知足利氏之威權不立非一世也而恃之而不加恩意於其臣所以速此禍也夫恩意與威權不可闕一而義教則兩無之何以保其臣之不叛逆哉夫人臣所以戴其君以其有威可畏有恩可愛愛而畏之是以無凌犯之禍不然行道之人耳何所不至雖然唯可畏也而後可愛可愛而不可畏則其可愛者終不久矣今夫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也以義合者也愛而不舍以全其夫妻人人知之不知非有所畏則不可以全也不畏則怛怛則輕之輕之之至心嚮於外而疾視其夫甚則陰斃之以從其所私者皆非初不愛其夫者也不畏之者也足利氏之將帥皆如驕婦不畏其夫也數叛而不禁猶婦之數背其夫旋歸其家是以輕之益甚加以怨隙側目咆怒

不足恠也如滿祐者其尤者已初義滿之世威令稍振諸將莫不敢戴上者而義持庸懦幸時無事優游宴宴寵赤松持貞滿祐與之詐而不得直怒焚其第據邑而叛下教討之而諸將不肯坐逆署乞赦滿祐不得已而聽之足利氏之威權於是乎不足畏也則滿祐之目無將軍久矣而義教則以爲畏已遇之無狀至殺其女而不恤復致其怨叛幸而克降之復赦而近之滿祐憤怨塡胸而義赦不以爲意曰大權在我彼無奈我何也於是亦庇持負之從子欲諭滿祐剸予之邑爲滿祐者何肯坐受其令哉嚮叛焉莫我能誅也今弑焉誰能禁我是其所以敢剸及於其君之腹也諸將雖赴討亦怛前役逗撓不進但山名持豊欲復興其家故力攻耳其餘意皆在於縱賊寧肯感奮進擊必於復君仇乎故足利氏之臣唯無畏其君之意是以又無愛君之心故曰威權不立也然則威權之所以立不立者何哉曰所行公則立所行私則不立如義持義教行小私也如尊氏行大私也足利氏

文安元年匃牙利王与土耳其戰敗死

之大私。成於赤松氏。故禍先發於赤松氏。天也。足利氏或縱其臣之叛逆。而天則必不赦。足利氏之叛逆。

○二年。十一月。義勝加元服。任征夷大將軍。畠山持國爲管領。○三年。七月。義勝墜馬薨。管領持國議立義勝母弟義成。生八歲。後改名義政。○九月。藤原有光楠正員等。奉後龜山帝孫尊義。稱中興宮。夜率兵入禁中。奪神璽宝劍而去。遂據叡山。集兵。管領畠山持國遣兵攻而殺之。獲寶劍。○十二月。始營宮。○是歲。對馬嶋主宗貞盛與朝鮮約互市。每歲遣船五十

文安三年法蘭西敗英吉利

艘。若領外遣船。謂之特送。朝鮮歲給米豆二百石。自是交易不絕。○文安元年。楠正員弟某。奉後村上帝孫義有。集兵於紀伊北山。義有初爲僧。稱圓胤。至是起兵。不克而死之。○二年。十一月。義政罷管領畠山持國。以細川勝元代之。○宝德元年正月。關東將士請立故管領持氏季子成氏。爲鎌倉管領。上杉房定輔翼之。上杉憲實不自安。與其子二人。徃伊豆國清寺。剃髮爲僧。巡行諸國。後卒于周防。憲實好學。其在職也。撫民愛士。大得人心。其領邑上野足利有學校。

寶德元年英吉利伐法蘭西敗

傳言小野篁之所剏。歲久衰廢。憲實繕修之。爲置土田。以養生徒。又購書籍以充之。以故生徒日盛。當干戈騷擾之時。藝文掃地。而足利之學校獨著天下云。

青山延于曰　上杉憲實才略絕人。向使持氏用之。則其所爲必有可觀者也。惜乎持氏暗劣。不能用其計。遂使之激成釀亂。憲實之叛。雖出於窘迫不獲已之策。然其舉兵擾國。何以免不臣之罪哉。然其修黌舍。興文学。其功亦不可廢。五代時馮道鋟板五經。天下偉其功。世之論憲實者。不以人廢其功可也。

○義政使人物色憲實。不獲。其少子龍若尚幼。在伊豆氏家。義政使其家臣長尾景仲輔之。居鎌倉山內。

寶德二年日耳曼始創刻銅板法

改名憲忠。任右京亮。襲執事職。時上杉顯房居扇谷。太田資清輔之。於是景仲資清頗擅威權。時結城成朝里見義實並仕鎌倉。爲成氏所親近。以其父皆爲上杉氏所殺。怨之。遂構嫌隙云。○享德二年。長尾景仲太田資清作亂於鎌倉。襲足利成氏。成氏奔江嶋。景仲資清追躡至由井濱。千葉胤直小田持家等擊破之。景仲等退還糟谷。憲忠素不與謀。聞之大驚。亦逃七澤山。時憲忠叔父重方剃髮號道悅。居駿河。來見成氏。爲分疏之。成氏還鎌倉。許事京師。義政遣僧

龍西堂和解之於是憲忠亦還鎌倉景仲資清皆得見釋

青山延于曰長尾景仲上杉氏之謀臣以智略見稱于世然觀其佐憲忠叛成氏盡其意欲令之行篡奪也自是關東大亂既及數世夫戰國權謀之士唯譎詐之務而不知大義斯亂之所以益長也若景仲者真可謂傾危之士也

○三年八月盜焚畠山持國第初持國老削髮曰德本擁立二將軍爵至三位得乘綱代輿負功專橫其家臣多爲不法公卿將士皆諂事之獨山名持豐勢不相下細川勝元娶持豐女相比與德本抗德本無

宝德三年日曼伐羅馬

子以弟持富爲嗣後生子義就遂以爲嗣於是家臣樹私黨欲立持富子政長爲嗣細川勝元素助政長政長竊出匿於勝元家山名持豐亦黨政長政長從者皆去德本匿於持豐家至是義就欲攻政長物議沸騰義政令諸將率兵衛室町邸而勝元持豐不至政長兵縱火攻德本德本避難從弟義忠家義就臣皆逃散義就遂奔伊賀勝元等請令政長襲家義政許之然惡持豐勝元黨政長以啓爭端勝元不自安託罪其臣磯貝斬之以謝○是歲鎌倉管領成氏殺

其執事上杉憲忠成氏已長怨上杉氏殺其父與故結城氏朝子成朝謀殺憲忠家宰長尾昌賢與上杉定昌謀以憲忠弟房顯爲將招集關東兵訴成氏之罪於京師成氏亦遣使告之義政怒成氏肆殺憲忠命討之○康正元年山名持豐攻赤松祐之於播磨殺之遂入京師義政釋而不問由是持豐威震天下○六月成氏奔古河初成氏連破房顯勢大振至是義政令駿河守護今川範忠討成氏成氏距戰敗績遂走古河範忠兵縱火焚鎌倉邸第府庫及名社古

剎焚蕩無遺矣是後關東大亂諸將各據郡邑迭相攻伐○是歲畠山德本卒於是畠山義忠請召還義就義政許之義就還京師日被親近政長不得在京師遂出奔大和

青山延于曰畠山持國既立其弟爲嗣而又立其子此啓爭端者持國也義政不裁其是非曲直以正典刑而依違鶻突苟從其請以成其私心此啓亂階者義政也請嘗論之夫持富既襲本宗則承嫡統者政長也而持國舍嫡而立庶義政之從其請固非也方義就之走也義政使政長襲本宗既而又召還義就此非啓亂也歟且觀其終始所爲黜陟出於喜怒昇沈係於呼吸是非貿亂皂白顛倒使天下之人不知所適從自後立義視而又欲立其子竟致應仁之亂宜矣

享徳二年土耳其伐東羅馬斬其王

寛正五年匈牙利与土耳其戦

○二年八月太上法皇崩稱後崇光院法皇初爲親王爲稱光帝所忌遂薙髪稱道欽嘗著椿葉記録崇光以後至上即位皇室喪亂之事以明天命之有歸世以爲實録○長祿元年六月義政以澁川義鏡爲關東探題義鏡義俊之子也初成氏走古河關東將士多屬之各據其城邑不從京師令義鏡曾祖義行任武藏守世襲封邑爲土人所畏服以故義政委義鏡以鎭撫之職使諸將受其節度以上杉房顯爲管領以討成氏於是上杉持朝城河越太田資清城巖付太田資長城江戸資長資清之子也少好學善韜略○十二月大將軍義政遣其弟政知居伊豆澁川義鏡等相議曰關東不置主帥無所受令因迎政知○二年八月獲神璽初中興宮之遇害也南人復奉其二子尊秀忠義據吉野山中赤松氏遺臣佯降吉野殺皇子至是神璽還于朝○寛正元年三月捕楠氏族在吉野者悉殺之○九月義政逐畠山義就初義政信浮屠時方禁殺而義就放鷹義政怒逐義就義就遂赴河内保若江城義政使政長討之政長進

文明二年匈牙利人背其君討平之

屯龍田○四年政長凱旋先是政長攻義就不克義政命諸將討之義就守嶽山累年不下至是嶽山陷義就奔紀伊○五年七月天皇禪位皇子成仁親王○十一月罷管領細川勝元以畠山政長代之○是歲大將軍義政奏以其弟義視爲嗣居今出川第以細川勝元爲執事初義政娶藤原重政女曰富子無子弟義尋爲僧義政欲養爲嗣義尋恐其有渝辭義政曰吾後有子襁褓爲僧誓不渝也義尋乃蓄髪改名義視

後土御門天皇　諱成仁。後花園子。母嘉樂門院。藤原氏。内大臣信宗女。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六。曰文正。應仁。文明。長享。延德。明應。崩壽五十九。

○六年二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以前關白持通復爲關白○文正元年義政子義尚以前年冬生其母富子不欲僧之而難渝義視約又細川勝元輔之難搖念諸將抗勝元者唯山名宗全於是密召宗全託之初宗全以女妻勝元無子養宗全子是豐爲嗣已而生子發是豐宗全不懌赤松則尚之復邑又意勝元所爲也啣之故受託不辭総鬩畠山義

文明四年土耳其伐意太利

就勇。與勝元相仇。因欲結焉。遂請赦之召還爲援義
政許之。時伊勢貞親爲幕府奏者頭。掌出納。甚有權。
斯波氏無嗣。立族人義敏。其家宰不服。因貞親請逐
之。立義廉。娶宗全女。已貞親娶義敏妹。廢義廉復義
敏。宗全怒。將援義廉攻貞親。京師騷然。諸將居間和
解。四月。貞親義敏皆奔。宗全名持豊。削髮稱宗全。◯
應仁元年。正月。故事。大將軍歲首臨三管領以下宅。
受饗。時畠山政長爲管領。治具請焉。不臨。十五日。臨
山名宗全宅。已而宗全率義就義廉以下諸將。詣幕

文明九年俄羅斯始伐蒙古

府。請使政長避本第。納義就。許之。遣使諭旨勝元。勝
元曰。臣將面對焉。使者復命。久之不至。遂與政長聚
兵自備。宗全亦召兵守幕府。義政令曰。政長義就宜
各以手兵相決。諸將毋得援。義就曰。可也。十八日。義
就擊政長于御靈林。宗全潛援義就。政長敗走。義就
復入本第。世嗤勝元不援政長。以爲怯。勝元慙。杜門
不出。勝元第在幕府東。宗全第在西。義視往來兩軍
間和解之。不聽。◯二月。宗全散遣其兵。勝元覘之。乃
潛與族政之師春政春徹所管攝津丹後和泉淡路

文明十二年匈利攻日耳曼

阿波讃岐土佐備中參河兵。政長以河內紀伊。斯波
義敏以越中。京極持清以近江之半飛彈出雲隱岐。
武田國信以若狹安藝。赤松政則以加賀。皆屬焉。兵
九十六萬。宗全聞之。亦與其族教幸教清發但馬因
幡播磨伯耆石見備前美作兵。義就以大和及河內
紀伊。故黨畠山義統以能登。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
遠江。六角高賴以近江之半。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
土岐成賴以美濃。皆屬焉。兵九十一萬。兩軍絡繹入
京師。京師人民負擔奔竄。宗全令一色義直衛室町

第。勝元以爲舉兵無名。不如擁將軍以號令天下。乃
遣兵擊破義直。入謁義政。請將府旌旗竪之第門。遣
諸將攻宗全。自是兩軍連戰。殺傷甚衆。◯八月。勝元
疑幕府近臣有爲西軍耳目者。請逐其十二人。義政
從之。勝元以義政意右宗全。慮其奔西軍。欲挾天子
以號令天下。故迎帝及上皇於室町第。勝元又請復
伊勢貞親。伺察幕府。義視素惡貞親。不自安。出奔伊
勢。依北畠氏。勝元軍屢敗。退保相國寺。

賴襄曰。應仁之亂。本於嘉吉之變也。夫家奴戕主人於衆奴中。而衆奴逡巡莫能趦趄。有一

奴焉獨能奮前擊斃之則擊斃之者昂首横行於
衆奴中而不可制固也而爲家宰者引之以排已
所嫉者嗣主人又引之以濟已之私是授之權以
長其勢也及其勢長復欲與之抗爭則其鬪亂紛
紘也固宜自古國家之亂亾也必由其威欉陵替
紀綱廢壞而英雄之人樹大功其間是以能操其
權遂至移其國者皆然今以足利氏之國勢如此
而張驚悍惡如山名宗全者其功出一國之上使
宗全大過人者乎則其纂足利氏之國也不爲難
矣異日之豐臣秀吉於織田氏是已幸而與遠志
大略故止於横恣無忌而已雖然當時之爲將軍
嘗須者所宜加之慝焉答之以恩禮以靖其心酬
之以金帛子女以充其欲不可多與土地也多與
土地可也不可授之權也既與土地而復奪之既
授權而復爭之乃大不可矣夫賞宗全盡領赤松
氏地使其同族之封相聚已非慝之固若也然猶
曰有不得不然者焉又立赤松遺孽於播以怒之
而鬪之何哉彼怒而不直我鬪而奪之我何辭責

之正足以成其勢而失我權況我國援之權笄夫
所謂授權者何必其官職云哉我倚託之使彼爲
輕重於我是之謂授權細川勝元嫉畠山德本之
資望欲擠而代之是以引宗全爲黨與之結婚又
養其子及德本之欲易嫡乃與之幷力陰助其子
以饜其父是嘗領授之權也將軍義政既養義視
而欲復立已子則亦藉宗全爲援是將軍亦援之
權也夫德本之事私也而宗全據公以排之義政
之事亦私也而宗全知私以援之其衆焉以執權
逞志則一也勝元初與宗全結以得其志既而視
宗全之勢殆出已上亦知將軍之陰有託焉以軋
已於是亦植黨以與之爭而不知已先援之權以
至於此也義政亦授之權使與勝元爭而已乃爲
勝元所叔持亦不能得宗全之力所以應仁之亂
滔天塗地十餘年而不決也後之爲國家者不幸
逢惡人之有功者務善處置之以服其心則何患
其不可制哉雖然不使國家之
勢至惡人之有功者爲先務也

文明十四年意太利人攻教王

○二年九月。帝召義視於伊勢。勝元等又連署請。
十月義視還京師。時京師流言。勝元謀廢義政立義
視。內外洶洶。勝元患之。以爲令義視奔敵軍則無憂
矣。乃說義視出京。十一月義視奔比叡山。宗全果遣
人迎之。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戰者。○文明二年。後
花園法皇崩于室町行宮。時京師兵革相蹂。公卿百
官率皆逃散。葬儀不備。朝廷衰替自古未有。○三年
春。近江守護六角高賴起兵。將入京師。京極持清擊
破之。兩家世爲近江守護。應仁已來始構兵。累世相

文明十七年白牙利伐日耳曼。曼王出奔

爭。干戈無餌云。○斯波氏家宰甲斐弑其君義廉。宰
朝倉誅殺甲斐。取越前。宰織田取尾張。義政令朝倉
領越前。○是歲。上杉顯定攻拔古河。逐管領成氏。顯
定房顯子也。○五年三月。山名宗全死。年七十。五月
細川勝元死。年四十四。子政元嗣。○十二月。大將軍
義政致仕。子義熙嗣。甫九歲。拜征夷大將軍。畠山政
長爲管領。七日辭。以畠山義統代之。○六年九月。前
大將軍義政贈書朝鮮。求明國勘合印。購明貨寶珍
玩。○七年。義政使使入明。○九年。春。天皇還宮。○冬。

西軍悉解歸國。義視奔美濃。依土岐氏。畠山政長再為管領。應仁以後十一年間。兵革相踵。京師為爭戰之區。至是亂始平矣。

賴襄曰　郡縣之世。患在於姦臣與叛民。而封建無之。非無之也。雖有之。而不至倅亡其國也。何若。諸侯各有其土地甲兵。其力足以內嚴姦邪。而外禁盜賊也。然其力足以禁盜賊。而歸姦邪。故難制。制之以權。權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分。以奉上。令權不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合。而下恣其志。合者何謂。謂有黨。有黨必有耦。而爭。爭以其土地甲兵。故吞嗑挈攫。數十年而不止。非如郡縣之存亡立決也。而為之上者。既莫以制之。聽其或勝或負而已。而勝者或挾我以取其勝。而及於既勝。乃終制我。我無如之何。是封建之通患。而應仁之亂亦為然。何由而然也。曰。喪權而已。何以喪權。曰。不公也。不一也。唯不公。是以不一。史稱足利義政之令。斯波氏之嗣也。十年之中。二奪之而二予之矣。畠山氏之續也。二十年中。三奪之而三予之矣。予播於山名氏。賞其討滅赤松氏也。而復祿赤松餘孽於播矣。其不一也如此。此皆因請謁賄賂而然也。非不公而何。自以其弟為儲貳。細川勝元傳之矣。而復援山名宗全。以軋勝元。其不一也如此。此由欲廢其弟以立其子也。非不公而何。已亦知其不公也。是以宗全斃赤松氏子。以奪其邑。而不能禁也。勝元出怨言。盡除其左右為西陣耳目者。而不能止也。而天下莫肯復奉其令者。夫苞苴陰行閨闥之間。繼綵之吼吼。與枕席私語。浸漸於耳。而致兵戈之氣。塞天地之間者。十有餘年而不絕。蓋雖義政始不自知其患之至此也。幸而渠魁而斃。如無勝負。而細川氏終專其權。至廢置將軍。如奕碁然。群豪相并。海內分裂。至織田豐臣氏。纔得混一之。其禍遠矣。雖然。室町以衰弱而得長存。非如鎌倉之速亡於姦臣者何哉。封建郡縣之勢異爾。如豐

臣氏。亦為封建。其季世嬖寵亂政。亦以私易儲。而與天下諸侯陰各有所黨援。以至於亂亡。其勢乃與應仁同。其主之明暗。雖大懸絕。其以不公不一。以喪其權者一也。而其亡速於室町者。新造之國也。

○十年正月。足利成氏與上杉顯定講和。○八月。義政與義視行成。○十三年四月。前關白兼良薨。年八十。號後成恩寺。兼良才學絕倫。博涉古今。諳練典故。為天下所倚賴。及薨。人皆歎惜焉。所著有公事根源花鳥餘情東齋隨筆等。皆行于世。○七月。義政造第於東山居焉。勅賜號東山殿。集古器名畫。屢設茗宴以遣世慮。茶人周光之徒。尤見親近。自是之後。茶湯盛行云。

青山延于曰　在昔唐陸羽以好茶聞于世。自是之後。高人逸士。遺世絕俗。肆志山林者。往往愛賞不置。然未有王公大人好之者也。至本朝源義政。留意茶事。而茶人周光之徒。迎合其好。徵意出奇。自後轉相倣傚。遂有茶家者流。至豐臣秀吉尤好之。於是乎宗易之徒。益加文飾。茗飲甚盛。至令王公大人。競相尚慕。一器之微。至賞千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古之好茶者。青簡寡欲。脫略世務。以為方外之遊。而今之諸侯。驕奢多欲。蕩盡貲財。以供無用之事。茗飲之為害。吁亦甚矣。義政暗懦。為強臣所宰制。退隱東山。優游玩愒。以泄其不平之意。而至于流毒後世。為人君者。可不以為戒哉。

○十七年六月。義政薙髮。号喜山。○八月。大將軍義

延德三年英吉利北部民因重歛而叛

熙與足利成氏行成。◯十八年七月。上杉定政殺其執事太田資長。初定政以封地狹小。常為顯定。及資長相之。內修國政。外總軍旅。撫民愛物。將士畏服。兵威日彊。顯定忌資長。欲除之。使人為間。定政信之。至是殺資長。資長薙髮稱道灌。曾築河越江戶二城。又好文雅。其子資康亦有父風。資定死。定正失勢。求援於成氏。

青山延于曰　孟子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古人君以讒間殺其臣。未有不危其國者也。故子玉死而楚國弱。伍胥死而吳王亡。檀道濟死而劉氏衰。斛律光死而齊社屋。高熲死而隋室傾。岳飛死而宋師熸。凡此數君者。皆自破其干城。以資敵國。不徒取笑一時。亦足以亡其身而危其國也。上杉定政任用資長。國富兵彊。威震關東。及一旦聽讒殺之。人心瓦解。疆土日蹙。卒為北條氏所并。此理之必然。何足怪哉。

◯長享元年五月。義熙以細川政元為管領。政元勝元之子也。◯九月。義熙召六角高賴。不至。義熙自將討之。軍鈎里。◯延德元年三月。征夷大將軍義熙薨于近江。年二十五。義熙好學。嘗就前關白兼良諮問治道。兼良為著樵談治要。在軍中猶講左氏春秋。及薨。遠近莫不哀惜。義熙初名義尚。無子。義政召義視

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為嗣。後改名義植。◯二年。正月。前大將軍義政薨。年五十六。

賴襄曰　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童子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發。蕩為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其在職窮極奢靡。至花亭之營。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值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傚。競以侈靡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橫歛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以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宜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己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如此。夫如此者。處於祖宗厚澤善制之後。猶不能不亂。況如足利氏者乎。而義政槩乎不察也。又以其私託外臣之有力者。欲以濟之。以此啓亂端。兵禍發起。已遂為所劫制。傍觀戰鬭。心悸舌揚。不能出一語以禁止之。幸得其兩敵交綏。如脫於械困。亦可以少懲然矣。而讓職之明年。乃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人養一人也。故明主必躬勤儉以恤天下。非苟為美而已。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況代天子權宰天下者。烏可曰是吾有也。吾臣僕也。而奪其所以生活。以資己逸樂哉。而有不亂乎。不察於未亂。不懲於既亂。故曰喪其心也。而得全首領。沒牖下者。何哉。曰天疾足利氏深矣。欲覆其家。故生此喪心之人。又使不速死。以極其亂。亂不極。不足以覆也。（略節）

明應元年閣龍始得阿美利加新地

○七月義植任征夷大將軍○三年正月前大納言義視薨○四月左兵衛督政知爲其子茶茶所弑北條長氏討誅之初政知有二子長茶茶丸次義遐義遐後妻所生也政知鍾愛之欲立爲嗣錮茶茶丸於別室茶茶丸潛出幽室刺殺繼母遂率其黨攻政知政知自殺○明應二年二月以藤原尚通爲關白○四月管領畠山政長奉大將軍義植擊畠山義豊軍正覺寺細川政元與義豊合謀攻之義植脫身走筒井政長戰死立故足利政知子義澄義豊義就子也

明應七年閣龍三次出洋始發得亞美利加大洲

先是義就死義豊嗣據河內常忌害政長政長請而伐之政元與政長爭權因援義豊初政知之被弑也義澄奔駿河依今川氏親於是政元稱義政遺旨諸將莫敢異議乃立爲主閏月攻義植以歸幽之○六月義植逃奔越中遂西依大內義興義興政弘子也○三年義遐任征夷大將軍細川政元爲管領○是歲北條長氏略地相摸取小田原據之○九月三浦義同弑其父時高初時高無子養上杉高枚子義同爲嗣後生二子欲遂廢之義同潛逃總寧寺家臣多

明應九年荷蘭留易漸盛國勢日振

從之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亦助義同義同起兵數與時高戰至是襲時高於新井城時高自殺

青山延于曰　三浦時高初受持氏之命守鎌倉及上杉持房來討不翅不能死之至倒戈以攻義久其不忠不義天下之所不容也卒之父子構難身死國亡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九年八月參河安祥城主松平親忠卒子長親嗣親忠新田義重之裔其先世居上野義重子義季稱德川四郎親忠曾祖親氏始來參河土豪松平信重以女妻之因冒松平氏親氏子泰親爲參河目代至孫信光攻安祥城取之親忠信光之子也性寬仁愛

物翦除鄰敵漸開基業○九月天皇崩

後柏原天皇　諱勝仁後土御門第一子母准后源氏權大納言長賢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三曰文龜永正大永崩壽六十三

○十月天皇踐祚○十一月葬後土御門天皇置柩於黑戶四十餘日然後克葬○文龜元年六月關白藤原冬良罷以藤原尚通代之○是歲義澄奏罷源義植職○永正元年九月上杉朝良及上杉顯定戰于立河原敗走十月顯定攻朝良於河越朝良求成顯定解圍而還○四年六月細川澄之弑其父政元

初政元好行幻術居常齋戒不近婦人以故年四十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與之丹波又養同族之勝子澄元為子時政元益信奇衺喜怒無常會澄元至自阿波三好之長為傅之長勇有才略香西元長薬師寺長忠等忌之共謀以為主君狂暴必破若澄元襲職則權歸於之長不如先立澄之時澄之亦怨政元乃潛謀逆弑政元於浴室澄元奔近江○七月澄之至自丹波義澄命為政元後

山縣禎曰　政元不脩人道而信鬼神好行奇衺其取死宜矣義澄為天下之主將不能討亂臣賊子反命之襲其職亦何失道之甚也自此而後將府益衰其身且不能保而海內分裂豪傑以割據天下益大亂悲哉

文亀元年即西洋一千五百一年葡萄人長通商求新地國勢頗強

○八月細川政賢細川高國細川尚春攻破澄之誅澄之及元長長忠等澄元入京師三好之長恃權横恣澄元不能制時澄之黨奈良元吉在京師内藤貞正在丹波伊丹元扶在攝津通謀義植奉細川高國為主興兵諸國○五年二月貞正等入冦京師澄元使三好之長拒之之長敗走澄元走近江大將軍義澄亦奔近江高國任右京大夫自補管領大内義興

文亀三年西班牙漸強与法蘭西争覇

奉義植至泉堺畠山尚順及畿内兵士咸屬之○七月義植再補征夷大將軍奏解義澄官○六年七月先是越後守護上杉房能為其臣長尾為景所弑至是上杉顯定率兵討為景為景敗走越中房能顯定之弟也○七年六月上杉顯定討長尾為景敗死於長森原○十二月大職冠像破裂○是歳對馬嶋主宗義盛遣子盛弘率兵擊朝鮮拔二城進戰于熊川敗死○八年八月前大將軍義澄薨于近江○是月細川澄元細川政賢等舉兵入京師管領義興奉大將軍義植避之丹波義興還襲政賢於舟岡山斬之○義植還京師○九年八月北條氏茂攻相州岡崎城拔之三浦義同走保住吉城氏茂又攻拔之義同退保荒井城氏茂又圖之上杉朝興來援氏茂逆擊走之攻圍累歳終陷之○十五年八月大内義興就國以細川高國為管領義興在京十一年為政公平衆皆悦服會出雲守護尼子經久圖侵周防於是義興還國經略軍事○十六年八月北條氏茂卒于韮山年八十八子氏綱嗣氏綱有勇略善用兵○十七年

永正四年葡萄人始收錫蘭島

永正十三年明王守仁平賊

二月三好之長擁細川澄元入京師攻細川高國高國敗走近江發兵還攻京師之長自殺澄元奔阿波尋卒

賴襄曰應仁而還足利氏之事紛紛擾擾不足復論也綜其大略以爲世戒云足利氏之君臣其事酷相似也初畠山氏欲廢其義子而立其子足利氏與細川氏亦然是以成應仁之亂足利氏立義尚細川氏立政元並如其所欲而畠山政長以義子立爲管領其所與爭立者死其子猶存政長害之挾將軍往擊之所挾者義尚所與爭立者之子也蓋義尚之夭也父義政召其舊所養義視立其子義植以義尚無嗣不得已也是政長所挾若也而細川政元稱義政遺旨立義澄義澄與義植於義政均之姪也義政豈有所愛憎哉政元所以矯旨立之欲排政長而奪其所攝耳猶其父

勝元之與山名宗全戰以賭義視義尚之位其意在排宗全也而勝元未逞其志而死而政元成之政元廢義植殺政長而已爲管領專權十有五年矣乃爲其臣所弑何哉初政元無子養其族子二澄元高國以澄元付三好長輝輔之而香西元近欲排長輝也是以弑政元要立它義子及爲長輝所誅而三好氏專細川氏義植義澄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足利氏高國澄元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細川氏澄元與高國或助義澄或助義植而長輝子孫始助澄元及子晴元敵高國後又助高國之子以排澄元之子三好氏既亂細川氏矣而三好氏之臣有松永久秀者亦亂其家至毒殺其子以立它義子然後相與共弑將軍而足利氏滅矣賴襄曰孔子論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曰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今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已之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已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川氏之罪也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兩統以傚於已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已之得失其源如此豆其末流轉相傚做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

永正十四年日曼人路惕始唱耶穌教從此新旧二教分爭不止

〇大永元年三月天皇即位本願寺僧供資以舉禮因賞准門跡〇是月細川高國逐大將軍義植義植奔淡路〇六月迎故大將軍義澄子義晴於播磨〇七月義晴任征夷大將軍〇三年四月前大將軍義植薨于阿波〇四年正月北條氏綱取江戶城上杉朝興走保河越〇六年四月天皇崩

後奈良天皇諱知仁後柏原第一子母豐樂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敎秀女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三曰享祿天文弘治崩壽六十二

大永七年流賊寇破羅馬城虜教王

〇四月天皇踐祚右大臣藤原植家爲關白〇九月近江守護京極高岑及淺井亮政戰于椿坂高岑敗績亮政世仕於京極氏至高政其主高岑闇弱老臣上阪泰貞專政亮政起兵滅上阪氏城小谷居焉至是高岑與六角定賴合謀舉兵討亮政亮政請援於朝倉教景教景來救擊高岑定賴破之自是兵威益彊盡并江北京極氏遂微〇十月先是細川高國殺

亨祿元年法蘭西王与日耳曼戰敗降於曼

其老臣香西某至是其兄波多野備前守及其弟柳本賢治起兵於丹波叛高國高國遣細川尹賢討之不克○七年二月柳本賢治侵京師陷山崎三好勝時亦起兵應賢治大將軍義晴遣兵拒之不利義晴及高國走近江○三月細川晴元奉義維自阿波至堺三好元長奉以為主晴元澄元之子元長之長之孫也○九月元長賢治攻畠山植長於高屋植長尚順之子也○十月越前守護朝倉敎景近江守護六角定賴京極高岑等將兵三萬餘納義晴於京師○

亨祿二年荷蘭海增決死者四十万人

亨祿元年正月朝倉敎景與三好元長講和既而和敗義晴復奔近江高國奔伊勢○三年八月浦上村宗將兵至攝津攻晴元先是細川高國至播磨依村宗求援村宗許諾○参河岡崎城主松平清康攻熊谷直利於宇理城拔之又取屋嶋城至是兵勢大振甲斐守護武田信虎遣使修好清康親忠之孫信忠之子也○四年五月晴元與高國戰大破之誅高國村宗○天文元年正月初木沢長政仕畠山義宣既而降晴元與其寵臣三好政長譖三好元長晴元由

天文二年土耳其伐波斯

是與元長有隙至是元長通謀義宣擾堺南莊細川之持說晴元和解之晴元不聽之持憤邑歸阿波○五月義宣圍長政於飯森城長政與政長謀白晴元求援本願寺光敎○六月光敎招募其徒擊破義宣義宣亡匿佛寺長政索捕殺之遂圍元長于南莊元長與義維走顯本寺長政復圍之遂殺元長執義維送於河內○八月長政與本願寺僧徒爭鬪僧徒大怒益發其徒攻晴元長政擊破之於是近畿僧兵所在並起共攻晴元晴元乞救六角定賴定賴將兵攻

本願寺又說法華僧徒興兵京師法華二十一寺率檀越兵圍本願寺縱火焚之光敎敗走○十月奈良一向宗復起應光敎○二年正月攝津一向宗復起攻晴元大破之晴元奔淡路又攻伊丹城木沢長政募法華兵援之內外夾擊大破之○四月晴元復還堺擾池田城光敎走保大坂城○五月長政攻大坂城堅不拔長政引去○九月僧兵拔越水城○三年四月少貳冬尚與大內義隆講和義隆使陶道麒畱鎮肥前遂凱旋時九州擾亂互相侵奪朝廷詔義隆

天文三年英吉利始与印度通

討平九州。義隆發兵征之。秋月原田菊池等諸族望風皆降。○五年二月。行即位禮。時國用匱乏。不能行禮。大内義隆奉貢以助經費。於是始得行禮。○五月。義隆入朝。賞功爲太宰大貳。兼防長豐筑守護。專領山陽及鎭西之事。時尼子晴久稱雄於山陽。曰。我不能爲義隆麾下也。乃率兵三萬餘次青野鼻。義隆怒曰。我奉勅專征伐。而晴久方命興兵。非叛而何。宜速討之。乃使陶晴賢等逆擊。自將兵一萬繼發。晴久嬰疾。引軍而還。義隆亦旋師。○十二月。武田晴信攻信

天文七年希臘人始造泳水鐘

濃海野口城。拔之。晴信信虎之子也。沈勇有謀略。年甫十六。從信虎攻海野口。平賀成賴率兵來援。攻之踰月。城堅不可拔。會天大雪。信虎遂解圍而去。晴信請殿。强而後許之。晴信兵裁三百。黎明徑襲敵城。敵兵以爲信虎解去。散遣士卒。守兵甚少。倉黃潰走。晴信掩擊殲之。遂斬成賴。置守兵而歸。信虎不懌曰。宜守城報捷。不可棄城而去也。信虎爲人彊暴。愛次子信繁。頗有易嫡之志。晴信知之。深自韜晦。人以爲不慧。至是始服其智勇。○是歲。駿河守護今川氏輝卒。

天文十年土耳其与匈牙利戰克之

其弟義元襲職。娶武田信虎女。生子氏眞。先是。九州沿海之民數侵明邊境。浙江尤甚。明主使蔣海胡節志等來豐後。請嚴加禁止。至是。蔣海移文對馬。復請禁賊民。○六年七月。北條氏綱攻上杉朝定於河越。大破之。遂取其城。朝定走保松山城。○七年三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于甲斐。先是。信虎將廢晴信。幽之。晴信密與板垣信形飯富兵部謀。使人致意義元。義元以謂信虎悍而難制。不如擁立晴信。乃許諾。至是。會信虎如駿河。晴信遂據甲府。拒信虎而不

納。

青山延于曰。應永以後。眞可謂亂世哉。臣弒君者有之。子弒父者有之。兄弟相鬩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踵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衛輒。其滅絶倫理。罪亦大矣。假使義元諭晴信以大義。諫信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父子之恩也。而義元計不出此。反助其逆。徒知黨之之爲利。而不知其國爲之所并。甚哉權謀詐術之爲害也。

○七月。武田晴信及諏訪賴茂小笠原長時戰于韮崎。大破之。晴信既立。荒耽酒色。不恤政事。又好文雅。常延僧徒賦詩。老臣患之。不得見。板垣信形稱疾不出。潜招詩僧學爲詩。性敏捷。不數月能之。一日出陪

天文十四年法蘭西与英吉利戰克之

詩筵。晴信怪之。信形求題賦詩。辭理可觀。晴信大驚。授以新題。立成。晴信大悅。於是信形諫曰。詩賦固可喜。然廢事妨務。夫為君者要在於治國撫士。往者京兆君以亡道遂致廢黜。今君驕恣抑又甚焉。今而弗悛。必蹈覆轍。臣直言犯顏。甘就頸戮。晴信納之。國日強矣。

青山延于曰　若板垣信形者可謂善諫矣。易曰。納約自牖。信形有焉。

○是歲。美濃守護土岐賴藝為其臣齋藤利政所逐。利政京師人。家貧賣油以為業。後仕土岐老臣長井

氏。既而殺之。奪其邑。至是逐國主賴藝。盡并其地。薙髮稱道三。○十月。北條氏綱及足利義明戰于鴻臺。大破之。殺義明。義明成氏子。居下總御弓。稱御弓御所。○十年正月。毛利元就與尼子晴久戰。大破之。先是元就屬尼子晴久。既而與晴久有隙。遂屬大內義隆。晴久怒攻元就。元就嬰城固守。至是遂破之。○十一年三月。大將軍義晴還自近江。○十二年八月。波爾杜瓦爾人百餘人。乘一大舶來多褹島。求互市。始傳鳥銃。天教之入我國。自是始。其後大友義鎮深崇

天文十二年土耳其伐匈牙利

奉之。其法浸盛。○十月。上杉憲政大舉圍北條綱成于河越城。足利晴氏援之。北條氏康夜襲憲政。大破之。憲政晴氏潰走。自是關東諸將咸屬氏康。氏康氏綱子。晴氏成氏曾孫也。○十三年二月。武田晴信伐諏訪賴茂。數破之。賴茂納款。○三月。賴茂來甲府。晴信使人誘殺之。其黨復叛。賴茂有女。美色。晴信聞欲納之。板垣信形飯冨兵部皆以為不可。獨山本晴幸以為納之。諏訪將士必當來歸。此懷敵之策也。晴信遂納之。生子勝賴。晴幸參河人。善兵策。為人眇且跛。

貌極寢。周遊天下。時人莫識。晴信見而奇之。引參謀議。日見親近。

安積覺曰　晴幸算敵無遺。決勝有餘。智勇出羣。世所共知。而至於此言。則陋矣。殺降不祥。而納其女。使其少有人心。則豈能俛首奉衽席于仇讎哉。三將之言正。而難用。晴幸之論邪。而易入。所謂逢君之惡者也。郭崇韜莊宗之功臣也。欲為固寵之計。而勸莊宗立劉夫人為皇后。識者幾之。而覆莊宗之社稷者。劉后也。今納死虜之女。冀其生子。而悅將士之心。在當時則可謂不辱干戈。而能鎮靜一方。計之得者矣。而滅武田之宗社者。勝賴也。天之報施。亦昭昭然。而晴幸之罪。殆不可逭矣。

○七月。大將軍義晴與細川晴元講和。○十五年。八

月。畠山政國細川氏綱與細川晴元戰。○九月。征夷大將軍義晴罷。子義輝爲征夷大將軍。時年十一。義輝初名義藤。後更今名。與義晴居東山慈照寺。○十六年。三月。義晴惡細川晴元之專恣。與畠山政國謀除之。率兵九百餘出屯北白河城。○四月。晴元與三好範長等率四國兵三萬餘陣東山。○七月。晴元大舉進入京師。晴元娶六角定賴女。以故定賴亦黨晴元。將兵一萬來攻。義晴義輝奔坂本。畠山政國及游佐長教入援京師。路遇敵軍敗走。義晴復與晴元講

天文十五年日耳曼与各国盟攻邪稣教人

和○是歲武田晴信攻村上義清於信濃。敗之。義清奔越後。依長尾景虎。景虎爲出兵信濃擊晴信。○十七年。春。細川氏綱與細川晴元議和。晴元還堺。四國兵皆罷歸。○六月。義晴義輝復歸京師。○十八年。三月。故三好元長子長慶。應細川氏綱。攻三好宗三中島。取之。宗三走保榎並城。細川晴元援宗三。據三宅城。○六月。長慶與其弟十河一存攻榎並三宅。並拔之。斬宗三。晴元走還。遂挾義晴義輝奔坂本。○十八年。十月。長尾景虎出屯信濃。及武田晴信戰于海野。

自是甲越戰爭殆無寧歲。景虎爲景子。爲人英毅有勇略。○十九年。二月。豐後國主大友義鑑爲其臣津久見美作所弑。子義鎭嗣。義鎭少好畋獵。性粗暴。數手刃人。嘗作大刀長四尺餘。其傳入田親眞諫曰。此刀雖大。所斃不過數人。夫人君鋒刃之利。有銘於斯者。仁慈以撫民。德惠以勸衆。上下輯睦。闔國悅服。以此征國。何國不服。以此陷陣。何陣不摧。此之謂人君之鋒。若夫逞意一劍。徒事斬伐。此匹夫之勇。非主將之任也。義鎭大怒。遂誅之。其後驕暴滋甚。老臣臼杵

鑑速吉岡宗歡等憂之。條其過失諫之。義鎭悔悟。自是兇暴頗止。○五月。前大將軍義晴薨于穴太山中。初義晴城東山。將徙居焉。既而憂憤得疾。遂薨。晴元以大將軍義輝退屯室泉寺。○十一月。三好長慶入京師。攻焚東山。○二十年。二月。三好長慶使其臣松永久秀攻近江。進陣志賀。六角義賢濟湖水逆擊。久秀敗走。時伊勢貞敎在京師。與長慶判決京畿之政。長慶課京師之民。出地子錢。○七月。細川晴元進陣相國寺。長慶攻焚之。晴元敗走。○八月。陶晴賢弑其

天文十八年英吉利与法蘭西戰是歲始造遠鏡

主大内義隆周防大亂。初晴賢與相良武任爭權不相能。武任譖晴賢。義隆信而疏之。晴賢怨之。還其邑。稱疾不出。義隆不以爲意。會賓客日夜宴樂。晴賢率兵徑襲山口。義隆狼狽出走。赴大寧寺。晴賢追圍之。義隆竟自殺。晴賢立義隆甥大友義鑑子義長爲嗣。自專威權。薙髮稱全姜。○是歲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破之。憲政奔越後。依長尾景虎。以其姓氏職號授之。景虎冒上杉氏。稱關東管領。初憲政藉累世之豊富。窮極奢移。荒耽酒色。菅野大膳上原兵庫以諂佞

見寵。恣爲威福。以是將士離心。竟至亡國。○二十一年正月。義輝與三好長慶和。還京師。罷細川晴元。以氏綱爲管領。晴元削髮。遁於丹波。既而和議復敗。○十月。北條氏康取古河。執足利晴氏。○二十二年五月。武田晴信滅小笠原長時。悉取信濃。○六月。長慶弟實休弑其君細川持隆於阿波。○七月。義輝召還細川晴元。三好長慶發兵攻之。義輝奔近江。尋講和而還。○弘治元年。十一月。毛利元就討陶晴賢。戰于嚴島。大破之。誅晴賢。初元就上書請討晴賢之詔。天

天文十九年日耳曼人始製碧玻璃

皇許之。元就乃築砦嚴島。晴賢將兵二萬餘。攻嚴島。元就自率精兵三千餘人。進陣海濱。壬戌晦。夜大風雨。元就命上船。士卒震怖。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使舟子囬舟。以示必死。乃以吉川元春爲先鋒。直襲不備。晴賢兵大潰。赴水溺死者無算。晴賢走至海濱。無舟。不得濟。爲追兵所逼。遂自殺。

賴襄曰。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

道。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鄰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節略

○三年三月。毛利元就將兵至周防。敵兵望風降附。進攻山口。大内義長軍敗自殺。於是周防長門備後安藝皆屬元就。兵威大震。○九月。天皇崩。

國史評林卷之七終

永祿元年即明世宗嘉靖卅七年西洋一千五百五十八年俄羅斯伐波蘭

國史評林卷八

羽山尚德編次

龜谷　行刪定

正親町天皇

諱方仁。後奈良第一子。母吉德門院藤原氏參議賢房女。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曰永祿。元龜。天正。禪位皇太孫。後七年崩。壽七十五。

○弘治三年丁巳十月。天皇踐祚。○永祿元年夏。大將軍義輝自朽木谷入京師。三好長慶遣松永久秀攻之。義輝拒戰不利。乃與長慶講和。○二年四月。齋藤

義龍弑其父利政。初利政愛少子。欲立為嗣。義龍怨之。殺其二弟。遂襲殺利政。

山縣禎曰。義龍之殺父。其大逆固不待言矣。而利政本京西郊人。以善歌謡東游美濃。因仕土岐賴藝。賴藝將長井某。既而弑長井。直仕賴藝。又逐賴藝。而盡奪其地。其姦譎凶暴如此也。而終為其子所弑矣。夫利政以篡逆而興。其臣子亦倣之。勢之所必至。亦何深咎焉。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不信然乎。

○三年正月。行即位禮。時朝廷衰敝。不能行禮。於是毛利元就獻租稅。以助國用。始得行禮。○五月。今川義元大舉侵尾張。織田信長逆擊於桶峽。大破之。斬

永祿五年日耳曼始以機器抽鉄絲

義元。初義元帥兵四萬侵尾張。攻鷲津丸根二城。信長將兵二千往救之。馳至中島。義元既拔二城。至桶峽休士卒張燕。信長欲進擊之。諸將以兵寡諫之。信長曰。義元戰勝而兵老。且侮我不復設備。吾出其不意。克之必矣。梁田出羽獨贊其計。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先衆馳下。會雷雨晦黑。衆皆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遂斬義元。逐北。斬首二千餘級。進拔數城。兵聲大振。信長既歸清洲。論功行賞。授梁田以沓懸邑。賞過獲義元者。信長

信秀子。據清洲。

青山延于曰。世之論功。大抵以焦髮灼爛者為上賞。至曲突先見之言。黜而不錄。往往皆然。信長之行賞。先善謀而後首功。可謂善賞矣。宜其興也勃焉。

賴襄曰。兵有形。有勢。有機。形生勢。勢生機。機者難見而易變者也。隨時而變。隨處而變。如勢與形。必有大而可見。確而不變者。因其形而制其勢。因其勢而決其機。是將之智也。故智將之所為。或有不謀而合。則其形勢同也。故其機亦同也。吾觀永祿元龜之際。有三大戰。毛利氏有嚴島之戰。北條氏有河越之戰。織田氏有桶峽之戰。此三戰者。皆所以著威天下。以興其業者也。毛利氏織田氏皆以三千破敵之三四萬。北條氏以八千破敵之八萬。世徒稱其以寡敵衆。勝於難勝。而不深究其所以勝者。蓋所以勝之機同也。機之所以同。則由於勢與形之同。何以言之。夫陶賊擅防長。究以

壓毛利氏之安藝。今川義元略駿遠參。以逼織田氏之尾張。兩上杉氏有七州。以蹂北條氏之相模。以強陷弱。客攻主守。其形同也。以形言之。強者勝。弱者負。攻者有餘。守者不足。然而不足者懼。有餘者驕。驕則怠。懼則奮。則勢也。則其勝負之機。將相換矣。雖然。以弱敵強。以不足對有餘。不可徒奮鬪而克也。於是制其勢。以決其機。夫有餘者利於分。不利於合。分則整。合則亂。而不足者交之。彼分其勢。更迭攻我。我何以堪之。是以置城寨於要衝之地。以梗敵路。使敵合衆敵力於此則吾所與鬪者約矣。是因形以制勢也。譬若投羶于地以聚群蟻。敵衆散漫敵地。而來者其勢至此沓蹙焉。則吾可以乘其亂。衝突而破之。是因勢以決機也。然可擊之機。其間不容髮。急則未及其機。緩則已過其機。過不及於機。則機之可以勝者。或足以自敗。是則所謂隨時與處而變者矣。是故毛利氏北條氏之用緩非緩也。織田氏之用急非急也。其爲不失機一也。

○四年四月。上杉輝虎率關東將士。攻北條氏康。圍小田原城。氏康固守不出。輝虎辱忍城主成田長泰。長泰不辭而去。諸將亦叛。輝虎引還越後。○八月。上杉輝虎與武田晴信。大戰于河中嶋。輝虎將兵一萬三千。至信濃陣西條山。武田晴信出次河中嶋。駐軍五日。入海津城。召山本晴幸馬場信房議戰。晴幸曰。我兵二萬。分一萬二千襲西條。主公以八千陣河上。待其半濟而擊之。蔑不克矣。晴信從之。九月丙申。輝虎曰。我與晴信構兵十餘年。未能得志。明日之戰。吾

永祿九年土耳其伐匈牙利

當入其麾下與決生死矣。其夜潛出西條。濟河而陣。晴信不之覺。至曉日昇霧霽。晴信見敵軍逼已而陣。大愕。急更其陣。部伍頗亂。輝虎乃率銳兵。徑擣中堅。見晴信踞胡牀。馬上揮刀連擊者三。晴信舉團扇扞之。部將原大隅手槍鏦之。不中。誤撾其馬。馬駭逸去。衆不覺其爲輝虎。既而西條軍還擊之。越軍竟退走。死者無算。是役也。晴信父子皆傷。部將武田信繁山本晴幸等戰死。先是。二帥並雉髮。晴信稱信玄。輝虎稱謙信。

賴襄曰

武田上杉二氏。用兵之才相敵。北條氏織田氏共不及也。而四氏角立。元龜天正之際。而不相下。其攻守形勢。請得嘗論之。蓋我邦地勢。自東北來。故東北高而西南卑。其幅員亦隨而豐殺。奧羽山脈。至於甲信。重疉沓蹙。如人有脊梁。而關東八州依其東。越倚其北。海道諸國帶其南。而西爲尾濃。爲京畿西國。大氐甲信之腰膂耳。八州幅員尤豐。北條氏據之。越次焉。上杉氏據之。海道又次焉。織田氏據之。而不得甲信。則不滅國者一也。北條上杉織田共不成國。而武田氏奪三氏所以成國者。以自國焉。山岳所連。疉沓蹙。雖不及關東海道之土沃兵衆。然其所處在於脊梁。憑高四瞰。我利於出。敵難於入。是武田氏所以能介立三氏之中而不屈。不唯以其用兵之與敵也。而用兵之與敵者。獨上杉氏。故與之爭信地。欲奪彼之國以成伐國。如兩蛇爭穴。蟄畱相持者數十年。是以北條氏織田氏在其左右。得以保其國也。二氏之國與武田氏相爲腹背。二氏居其夷而抑據險

之武田氏所以能支者。不唯以其土沃兵衆之勝之也。以有上杉氏窺武田氏之後。故彼不得輕出深入也。上杉氏之土沃兵衆。不及二氏。猶武田氏也。而其所據險不及武田氏。而用兵之才同焉。是以數下兵八州。又數圖美濃。所以不能終取之者。亦以武田氏窺其後也。故武田氏與上杉氏爭天下之脊而不決。北條氏不能以其間取奥羽。而織田氏以其間取京畿。高卑之勢。難易異也。是以織田之土地甲兵益致強大。至三倍北條。及三氏主師相繼沒死。乃東南先滅武田氏。得取甲信。豊臣氏繼之。因以服上杉氏。而平北條氏。北條氏上杉氏不得甲信。素不能成國。而武田氏獨據甲信而已。猶得以雄壓之。況以甲信以西之全力。而奪甲信之險。甲信以東至越。至八州。遂至於奥羽。無復有立草者。宜矣。是海内之勢。所以成混一也。否則自卑向高。自殺向豊。安能得克哉。

○六年。三月。細川晴元卒。○七年。正月。北條氏康與

里見義弘戰于鴻臺。破之。○七月。三好長慶卒。先是喪其子義長。又聽松永久秀譖。殺其弟安宅冬康。既而悟之。遂發疾。○八月。織田信長攻美濃。滅齋藤龍興。取岐阜據之。龍興義龍子。龍興驕侈無度。遂亾。○八年。正月。武田晴信廢其子義信。初晴信以飯富兵部爲義信傅。義信密謀叛。兵部弟昌景告之。即收兵部誅之。幽義信。義信自殺。先是晴信娶内大臣藤原實堅女。生三子。長義信。次信之。次勝童。最後娶諏訪氏。生勝頼。有寵。義信不平。遂謀叛云。

安積覺曰　義信悖逆。天地所不容。因之殺之。孰云非宜。然原其本心。則信玄有以致之。彼聞其逐父。以爲爲人子者。苟有才能而不得逞志。則雖逐父可也。殺之亦未爲不可。一有萌于此。則梟獍之行。何所不至。嚮使信玄知愛子之道。則擇師傅。選僚屬。屏儉邪。遠讒佞。教之以義方。旦夕而輔導。則庶幾不陷於不義。而無父子相殘之酷矣。今既不然。自幼至壯。所講磨者軍旅之事。所游處者健兒悍夫。不服温清之勤。不聞仁恕之言。肆意嬰戮。不亦宜乎。信玄爲子不孝。爲父不慈。天性毀滅。倫理蹶喪。節不逮身幸矣夫。兵部甲府之驍將也。所謂赤備蹶敵震慴。當以功名令終。而爲潘崇之行。凶徒之魁。罪不容誅。始與信玄逐信虎。又與義信圖信玄。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或曰義信反狀未露。事頗曖昧。信玄不推數其實。而遽殺之。不亦過乎。曰不然。昌景忠勇之士也。其言不涉欺罔。雖以百口保之可矣。以弟證兄。其事實難。大義滅親。可謂公忠。又何寃濫之有焉。

青山延于曰　武田晴信逐其父自立。而其子義信亦謀叛逆。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報復之速。天道豈可誣乎。

○五月。松永久秀弑大將軍義輝。初足利義維子義榮在阿波。圖入京師。欲引三好範長爲謀主。範長不聽。至是説久秀及三好長縁三好政康等。使圖義輝。久秀許諾。時義輝惡久秀專肆。密謀除之。未發遂遇害。義輝有弟二人。一曰周暠。爲鹿苑寺主。一曰覺慶。爲一乘院主。久秀遣兵誘殺周暠。細川藤孝奉覺慶奔近江。還俗更名義昭。○九年。毛利元就滅尼子氏。

永祿十一年土耳其与匈牙利和

初元就攻出雲數年。至是尼子義久降。雲州悉平。○北條氏康帥衆三萬五千。攻上杉輝虎於厩橋。焚郭中以報辛酉之役。時武田晴信將兵二萬爲氏康後繼。輝虎不敢出。遂解兵而去。○十一年二月。源義榮拜征夷大將軍。○七月。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氏。八月。織田信長以義昭西上。攻六角義賢破之。九月。入京師。初義昭奔近江。依六角義賢求入京。屬國有難不果納。如若狹依武田義統。國小而弱。不能成事。又如越前依朝倉義景。義景善遇之。已而禮待寢衰。

義昭遂赴美濃。信長招諭義賢。義賢不聽。信長討義賢。悉降江州。進入京師。號令嚴明。秋毫不犯。居民安堵。進攻攝津伊丹親興等歛附。○大將軍義榮病疽卒于富田。○是歲冬。三好義次松永久秀乞降。義昭惡其弑逆。欲誅之。信長曰。平治天下。當務綏撫。且彼族彊大。不如含容以收其用矣。義昭乃止。○足利義昭拜征夷大將軍。叙信長從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欲令信長爲管領。朝旨擬以副將軍。皆辭不受。乃令揀取畿內地。又固辭。但置吏於界府大津管之。辭就國。

中井積善曰　義昭氏之入。義在復讎。信長氏之出。名在討賊。宜直取三好松永。加以顯戮。暴白其罪以對天下。夫然後足以酧其志。京畿風靡。巢窟既覆。二氏實几上之肉。何難之有。今乃甘受降。容逋。不復以爲意。夫復讎討賊之實安在哉。是知義昭藉以徼富貴而已矣。信長託以啟雄圖而已矣。志滿欲足。委隨至此。君子以此卜二君之不終。然覩信長恭讌之美。法政之修。猶可以有爲也。唯義昭碌碌。

青山延于曰　久秀之弑逆。罪不容於死。宜肆諸市朝。以正典刑也。奈何慮其彊盛。而宥其大罪。何以服天下。而戒將來哉。遂使亂賊之徒不知所懼。卒致禍起蕭牆。變生肘腋。亦有所自也。

○十二月。武田晴信攻取駿河。今川氏眞出奔。遂依北條氏。初氏眞嗣職。無復讎之志。溺於聲色。殫極奢侈。嬖人三浦義鎭擅威福。由是賞罰顚倒。中外憤怨。以至於亡。是歲。上杉輝虎與北條氏康行成。養氏康子景虎爲嗣。

山縣禎曰　信玄不能保其姊之子。攻而奪其國。亦何殘暴也。然既逐其父。又殺其子。何有於其姊之子哉。豺狼之心。亦何足深怪。

○大友義鎭伐宗像重繼。毛利元就帥師援之。自是義鎭與元就搆兵。累歲不決。義鎭薙髮稱宗麟。○十

元亀元年法蘭西國中耶蘇教人叛討平之

二年正月三好康長三好康政岩成古通等襲本國寺三好義次池田勝政伊丹親興率兵赴援戰于桂川失利會細川藤賢三淵藤英等出戰勝政收兵復戰前後夾擊大破之時義昭告急岐阜信長帥衆五萬入援未至而賊敗○北條氏康將兵四萬至駿河屯薩埵山圖納今川氏真武田晴信出駿府次于興津河原與氏康父子相拒初北條氏康以女妻氏真其子氏政娶晴信女甲相方睦及晴信奪駿府氏康大怒興兵相攻○十二年五月織田信長遣部將木

下秀吉護衛京師修治皇宮初秀吉起寒微群臣嫉秀吉寵遇屢譖之信長待之愈厚常曰用人之道當擇能否何論新故乎信長知人善任衆以此服之○德川家康攻遠江克之今川氏真奔小田原初家康與武田晴信修好約曰君徇駿州則我略遠州請以大井河為界晴信許之家康即攻氏真於懸川至是拔之五月家康按行遠州至金谷甲斐將山縣昌景遇之於路見其兵少心侮之進而薄之家康擊卻之時晴信與北條氏康相距於薩埵山累月不決家康

已怒晴信之渝盟衆虛攻駿府守將山縣昌景棄城遁晴信以為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乃收兵還甲府氏康亦引去○六月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奉尼子勝久入出雲復新山末次諸城○八月織田信長伐伊勢國司北畠具教保大河內城信長圍之具教距守累月城中粮竭請行成以信長子信雄為嗣信長許之遂解圍而還具教准后親房之裔世為伊勢國司○九月武田晴信伐小田原北條氏康堅壁不敢出晴信焚郭中而去氏康使其族氏輝氏邦等將衆二

元亀二年西班牙併呂宋

萬扼其歸路戰于三增山敗績十二月晴信略駿河氏康所置戍兵棄城潰去晴信遂取駿河○元亀元年四月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于越前拔手筒金崎二城淺井長政稱兵近江應義景信長引還六月信長伐長政德川家康將兵會信長破長政義景於姉川初長政與信長婚也信長來見長政饗之成菩提院其部將遠藤直繼見信長侍衛甚少還白長政曰信長雄才絕倫其志不小君與信長勢不相容今因其無備圖之臣一人足以辨之然後君舉兵攻岐阜

可一舉而定也。長政不從直繼、恨其失機。及是潛入信長軍、欲刺信長。爲麾下所殺。

青山延于曰　直繼之料信長、有先見之明。然而專輒之計、未爲得也。方是時、長政之於信長、非素有纖芥之恨。徒忌其聰明、斃之於畏沮之間。天下之人孰能與之哉。且英雄之起、自有天命。以張良之智、不能逞志於博浪。范增之勇、不得快意於鴻門。直繼之策、安保萬全哉。長政之不從、亦足以觀其偉度矣。

○九月、信長攻三好康長等於攝津本願寺光佐。恐信長應於三好、義景長政追躡南上。信長還擊棲之於叡山。遣使招諭僧徒。僧徒不從。信長與義景相持

元龜三年
端典与儀
雖斷戦

累月。朝廷遣使平之。諸將各還鎮。○十月、北條氏康卒。氏康智勇絕倫、馭下寬緩、能得衆心。故能殄勁敵、竟并八州云。○六月、毛利元就卒。嫡孫輝元嗣。叔父元春隆景並輔之。元春出嗣吉川氏、隆景嗣小早川氏。稱兩川。○元春攻山中幸盛末石城、拔之。尼子勝久逃歸織田氏。○九月、信長縱火叡山、執僧徒悉斬之。及其所蓄婦女。信長素惡僧徒橫肆、且黨賊。至是平之。

中井積善曰　昔者淨屠最盛。鼓鬼門鎮護之說、以蠱惑聖聽。闢峻嶽、創巨剎、窮土木、殫民力。帶洛控湖。本其美利。食邑寄田。所在棊牙。徒侶三千。勢踰王侯。坐享富貴、殆八百年矣。其小有所屈撓、輒舉甲要命。塵及鳳闕者、莫世無之。列聖旰食宵衣、殆至發鴨水采齒之歎。甚矣異端之害也。天誘其衷、藉手於濃千載之頑㡡深患、一刺而剗除。不亦快乎哉。今也雖遺址再構、而其勢變釐、非復前日之比。則濃侯嘉惠之所罪爲遠矣。但其暴刑濫殺、發予忿恚之餘、不免失人君之度。然彼徒總惡之久、亦自取也。已當時學術湮晦。歐陽氏所謂八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者、天下皆是也。自非確然弗惑如織田氏者、其孰能與於是。君子許非來之可矣。

○是歲皇宮成。殿堂門廡、悉依舊制。壯麗可觀。繼絕興廢。又散金於都民、收其息、以供大内經費。蠲門賦、弛徭役。由是商旅相通。天下大悅。

山縣禎曰　織田氏之興、蓋有五善焉。尊朝廷、舉廢典一也。佐將軍、討叛賊二也。嚴政令、禁貪暴三也。任才能、錄有功四也。弛徭役、輕賦稅五也。信長雖有蓋世之氣、拔山之力、非有此五善以服人心、則安得其興之速如此其勃焉乎哉。

○三年、武田晴信攻德川家康。信長遣平手汎秀等援之。晴信擊斬汎秀。責信長之畔盟、與之絕。○天正元年正月、將軍義昭忌信長、竊圖之、城于石山堅田。信長遣兵攻拔之。遂西上、行成而還。○四月、武田晴信卒。子勝賴嗣。晴信用兵紀律嚴明。先計後戰。臨機決勝。其所居未嘗築城郭。而敵兵不能侵。其爲列國

所畏如此。○七月。義昭復稱兵。據槙島。信長急攻破之。義昭乞降。信長徙之河內。義昭遂走安藝。詔削其官爵。於是信長代足利氏。出令京師。以村井貞勝為所司代。

中井積善曰　義昭狂昏。不足言也已。自其出亡。唯濃焉依。逮得志也。以忌克之私。肆其毒螫。諺所謂忘暑則忘陰者。非邪。濃之於義昭也。分既非君臣。恩誼無雅素。然奉戴資給。不為不謹也。臣翼以正。不為不厚也。啟釁自彼。首再矣。不得已而應之。乃放伐之舉。不足以病濃也。易曰。負且乘。致寇之至。爭奪之世。以非人據大位。寇且自至。況速之乎。

○八月。信長攻滅朝倉氏淺井氏。九月。六角義弼降。

十一月。滅三好氏。近畿平。

賴襄曰　應仁以還。七道分崩離析者。極矣。百戰之餘。英雄之才輩出。最為強大者五氏。毛利氏在西。武田上杉與北條氏在東。而織田氏居中。其土境兵力。莫大相過。而獨稱織田氏以為繼足利氏宰天下者何哉。以先據京師躋令四方也。先據京師。躋令四方。足利氏之所以成霸也。及其衰且亂也。徙存其名。莫肯復奉其令。而天下耳目所屬。心意所屬。猶在於此。是以東國群雄。其志無不欲樹幟耀兵於京師者。特以其所居隔絕。非多經人國。不可達。地勢不便。故莫之能遂也。獨織田氏之國。與京畿聲氣相通。而扼東國之嗾喉。故塞他人入京之途。而己先入京。既入京矣。以兵守畿甸。而遂西嚮其鋒。西道之雄。亦不能禦。不唯以其才過人也。地利便也。猶異時細川三好氏居攝阿。故數得志京師也。大內義興嘗一用防長之兵。擁將軍義植以入京師矣。留焉七年。逡巡引去。而細川氏仍執京政。亦以其國遐遠。寄泊京師。糧餉不給爾。今織田氏之擁義昭入京師也。又猶大內氏之為也。不肯留而去。去而復來。未嘗困之。又未嘗失機會。而終代執其政者。地利便也。義昭既被窘。西依毛利氏。而毛利氏出兵東嚮。與織田氏抗。非亦欲襲大內氏之為也乎。毛利元就雖既沒。其二子之才。有過義興無不及。而遂不能過織田氏西下之鋒者。亦以其地勢自卑向高。有所不可焉爾。不唯地勢然也。有時勢不可者焉。何則。夫下之心目。非嚮足利氏也。嚮京師也。義植之時猶可也。至於義昭。既為織田氏所立。又為其所發。遂如木偶芻狗之故。敢者挾之而來。欲爭既據之京師。烏可能哉。故曰。時勢有不可也。武田氏長尾氏。又與毛利氏遂為應援。欲夾攻織田氏。是亦不知時勢也。以地勢論。此二氏雖隔絕京師。處其不便。然視高下之勢。正與毛利氏反矣。而不能加於織田氏者。二氏內自相爭。而不暇及焉。故雖有地利。不知用也。如織田氏則不然。斷然發義昭而不顧者。知時勢也。知京師四戰之地也。不肯離其巢穴。棲託於此。以蹈義興之轍。又知東國之不易仰攻。是以舍之。而先攻易攻之毛利氏。務大其土境。強其兵力。然後東面治之者。知地勢也。知當時群雄之所不能知所以繼足利氏宰天下也。競使其所居處地勢之便。不知用其利而避其不利。又不知時勢之可否。則何能致此乎。則果其才然也。曰。如其用兵之才。非不如武田上杉乎。曰。雖然。自知用兵之才之不如武田上杉。而不與爭。使彼相爭。而不暇及我。而我先為彼之所欲為。是其才所以過武田上杉氏也。

○二年。三月。信長入朝。敘從三位。任參議。奏請截東大寺黃熟香。○秋。信長討尾張長島賊。平之。○三年。五月。武田勝賴大舉入參河。圍長篠。家康與信長擊

天正元年法蘭西天主教會滅耶穌教人

大破之初勝賴圍長篠累月奥平信昌堅壁拒守城中食盡鳥居勝高自請抵濱松告急家康使還報曰吾與信長出兵在近堅守勿降勝高乘夜馳還爲邏者所獲勝賴命解縛誘以厚賞使反其辭勝高僞諾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固守勝賴怒礫殺之既而援兵大至勝賴欲戰諸將皆諫之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獨勸之戰勝賴乃使小山田昌行當長篠親將兵萬五千分爲十三隊信長列柵三重使銃手守之甲軍競進拔柵濃軍遠軍萬銃應機俱發山縣昌景中丸死甲軍大敗其良多死勝賴走還甲府二萬之兵死亡殆盡

安積覺曰鳥居勝高古之解揚也若東漢閻溫之於馬超東晉周崎之於魏人唐劉感之於薛仁杲皆反其言以成命亦揚之徒也溫爲超所殺崎爲魏人所殺仁杲埋感至膝馳騎射殺勝高爲勝賴所礫殺慘酷之極殆與感相類也勝高唯知舍生取義勝賴之賂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豈非烈丈夫也哉信昌以拒守之功世受茅土之封勝高忠於所事而有功於當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較之四子殆有過焉貞能信昌愛養死士竟得其力父子之將略亦可以概見矣

○八月朝倉氏餘黨據越前加賀諸城應大坂賊信長親將討平之○十一月信長奏請以木下秀吉除筑前守改氏羽柴○四年春信長徙治安土留嫡子秋田城介信忠守岐阜○四月信長修二條城○信長使細川藤孝荒木村重等攻大坂城本願寺光佐構壘於木津難波而塞水路諸軍不利信長尋親擊大破之○十一月信長叙正三位任内大臣○信長殺伊勢國司北畠具教初具教養信雄爲嗣既而悔之與武田晴信通謀潛圖信長至是亡○五年春信長討紀伊賊降之初本願寺光佐使誘雜賀民作亂

天正四年日耳曼与土耳其戰

以爲勢援故信長討之○八月松永久秀據信貴城叛九月使信忠討之久秀自殺初久秀之降信長衆中辱之曰此夫爲人所難爲者三弑公方叛三好氏燔大佛殿是也久秀慚恚啣之至是成大坂遂叛○十月信長遣羽柴秀吉西伐十一月入播磨拔佐用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毛利氏○信長累遷叙從二位任右大臣○六年正月始行節會時兵革相踵朝儀廢闕至信長崇王室興朝典觀者感歎○三月上杉輝虎卒輝虎勇略絶人善用兵每臨行

陣馳行軍中數次隊伍乃定輝虎少薙髮不飲酒食肉不蓄妻妾既養北條氏康子景虎為嗣又養甥景勝為子至是二人爭立相攻景虎遂敗死先是輝虎遺書信長曰公數與織田敵戰未識北人技倆請期明春三月五日聯轡八州兵西上相見乃大徵兵先發二日疾作不起○四月羽柴秀吉使尼子勝久守上月城六月毛利輝元遣兵攻拔之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又降殺之○十一月荒木村重叛據伊丹信長親將討之不克初信長之擊義昭村重首應之信長

大喜許取攝津自封終如其約至是為明智光秀所讒遂叛附毛利氏○大友義鎮及嶋津義久戰于耳川敗績初義鎮領九州探題威服鎮西驕肆益甚好色悅佞賞罰猥濫又好天教毀神祠破佛寺衆心離叛民皆思亂龍造寺隆信初屬義鎮至是徇肥前筑後義鎮將士多屬焉聲勢大振○是歲浮田直家與毛利氏絕送款織田氏○七年夏信長使明智光秀略丹波光秀遣母為質誘降波多野秀治檻送安土磔殺之國人聞之磔光秀母信長賜光秀丹波治龜山

中井積善曰 光秀餌母以邀功犬彘不食餘江侯乃易蕭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三綱斁矣九法淪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論實情乎大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失得之議藉藉於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墜敵手也從違之幾決於不得已之日與挾詐術故意寘母于死地甘蹈逆節者負然異科光秀豺狼無論已江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雖犯五逆而吾必貫之則為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肘腋之變是衆有啟之抑前日孝子宗運之褒與今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蓋鄉者好懿之良心觸發不可停而無私念以汨之今者先之以怒氣乘之以利心不暇自省故一人之身一時之事而邪正相反至於若此可勝歎哉易稱懲忿窒欲善矣夫

山縣禎曰 光秀兇逆弑母弑君他日竹槍之誅天假手於土冦而後至于闔族夷滅無噍類矣其得誅死雖或似晩天之報應不爽蓋亦嚴矣

○冬信長陷伊丹村重奔依毛利氏○八年春羽柴秀吉拔播磨三木城斬別所長治○夏詔大坂僧徒與信長和僧光佐遜于鷺林留子光壽致大坂光佐據大坂數歲佐久間信盛對壘日相接戰遂不能拔於是諸國門徒蠭起戰爭無已加賀越前尤甚至是始平○是歲羽柴秀吉盡定播磨徇下但馬因幡諸城○九年八月信長攻高野山縱火焚之初僧徒與

天正六年波蘭瑞典合兵伐峨羅斯

荒木村重通故及之。○十月羽柴秀吉取鳥取城。秀吉圍城累月，城中食盡，援兵不至，守將吉川隆久中村春次等自盡。○十年二月，信長與信忠將兵十二萬伐武田氏。信忠先進，陷信濃諸城。三月入甲斐。德川氏及北條氏政等各以兵數萬會焉。獲武田勝賴及其子信勝，梟勝賴首於京師，割甲斐信濃駿河上野與有功諸將。先是長篠之役，老臣夙將悉皆戰死，獨高坂昌信僅存，盡心規諫，未幾又死。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益專無忌，鬻獄市權，紀綱大紊，故亡。初小宮

山友信被讒廢。勝賴之敗奔天目山也，友信赴從之，問曰：長閑安在。曰：昨道亡。跡部何若。曰：亦亡。小山田將監何若。曰：亡既十日。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友信遂死之。

安積覺曰：小宮山內膳剛直，數忤倖幸權貴，故勝賴惡之。及小山田將監忿爭，勝賴信讒遂之。夫遺讒發黜而無怨懟之色，此固人臣之分，未足揄揚。而從容處之者既鮮矣。至於放逐在外而赴君之難，慷慨激烈，見危授命者，則千百人中難得一二。豈非曠世義士也哉。語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若內膳者，其可以為人臣之勸矣。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用邪臣，未有不亡者也。上杉憲政之於菅野，今川氏眞之於三浦，武田勝賴之於跡部長坂，皆聽其邪謀，以誤國家大計，竟以亡國。闇主所為，如出一律，可悲也夫。

○是春，詔修伊勢大廟。初天武帝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宮。既中世不舉，至是復舊制，信長奏請之也。○五月，羽柴秀吉入備中，圍高松城。毛利輝元大舉來救。秀吉請信長親出，乃命池田信輝明智光秀等先發，而信長信忠繼進至京師。信長館本能寺，信忠館妙覺寺。○六月，明智光秀弒其君右大臣信長及左中將信忠。森蘭丸村井貞勝等百五十餘人死之。初信長遇將士無禮，屢辱光秀，光秀深啣之。信長又寵蘭

天正八年西班牙併葡萄牙

丸，嘗許其三歲後領志賀郡。郡時屬光秀，光秀自疑其罹奇禍。至是受命饗德川氏，怒曰：饗事未峻，又命遠役乎。悉投其具於湖，馳還龜山，與從子光春等決策，急襲本能寺。信長手射斃數人，縱火自殺。信忠馳赴之，途聞信長已弒，退保二條第。賊兵來圍，信忠力戰自殺。遺命前田玄以逃歸岐阜，奉其子三法師入清州。信長知人善任，麾下之士皆以才略稱。信長嘗曰：吾少馳馬試劍，不修行檢，平手政秀以死諫之，得有今日，政秀之功也。信長崇皇室，起廢典，通商旅，蠲

闕征。章章可紀。然馭下嚴酷。竟以及於禍矣。

新井美曰。信長殺其族彥五郎。以奪清洲。殺弟信行。而并其邑。又滅其族信安之家。而取岩倉城。以其子信雄。為義子於北畠氏。因滅其一族。以信孝。為義子於神戶氏。而遂奪其邑。以妹妻淺井氏。而終亡之。初奉義昭。而舉兵。以討不服。既而逐義昭。欲直挾天子以令天下。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弒君之賊也。初以討之為名。既而受其降。以收其用。叛賊之罪。舍而不問也。信長天性殘忍。以詐力得志。其不令終。所自取也。非不幸也。

賴襄曰。纖田右府。以不世出之略。定二百年難合之天下。事成十六七。而身弒業殯。誠為可惜。而明智光秀。一羈孤客耳。為右府所擢拔。推食食之。推衣衣之。封土豈足。何苦而至刺及君腹乎。賴襄曰。嗚呼。雖無光秀。右府未必免於禍也。何以謂之。或曰。右府遇臣下無禮。屨罵辱光秀。所以取其怨也。襄曰。不然。夫戰國英雄。其君臣相與。不可以平世之意律也。彼視足利氏。動稱禮式。喜修邊幅也。常嗤咲之。故決壞其藩籬。握手強酒。箕踞嘲詈。以結其歡。而得其死命。遇諸將皆然。何獨施之於光秀。光秀亦何以此為怨哉。且受恩如此之大。見其無禮。亦宜忍而受之也。不忍於屈已。而忍於殺君。所不忍者小。而所忍者大。何耶。蓋所忍大者。所不忍亦有大者也。非受無禮之類而已也。右府百戰。雖滅四方故家。而以已功臣代之。然視其難取也。故嗇於與之矣。而不可不與。不與則彼不為我用也。故姑與之。使彼為我用。然後因事除之。以奪前所予。或舉其舊惡。如林通勝。佐久間信盛是也。或誣其有反心。如荒木村重是也。右府初許村重以取攝津自封。而聽讒誅之。讒之者即光秀也。光秀亦知右府聰明。非惑於讒者矣。而敢組織之者。知右府心在於誅而奪之也。誅村重而奪其攝津。不待吾言之畢。則安知不誅吾而奪我丹波。亦如村重也哉。而吾寧忍而待之乎。是光秀之所以

先忍於君也。豈獨光秀為然。諸將皆然。如羽柴秀吉。欲養右府之子。讓之其封邑。其受西征之命。又預言其不敢受大賞。右府與之播磨。而入覲。傾其國充貢獻。以為不如此。則右府之心不喜。而我之身危矣。故當秀吉之聞此變也。不甚驚動。立班師復仇。如曰。吾知必有此事也。如柴田勝家。扶右府之孤。以抗秀吉。類不忘右府之恩者。然彼初與林通勝。同圖右府者也。右府赦而用之。為北面大將。與之越前。通勝既被罪矣。勝家心自危。曰。次將及我也。故右府早死光秀之手。而此輩或建復仇之功。或得扶孤之名耳。使其不早死。吾恐其君臣終始。未知其何如。吾意雖無光秀。而右府或不能免於禍也。大凡人之感恩。不在其跡。而在其意。意誠欲施之。雖不能施。而人感戴之。意非誠欲施之。雖能施。而人不德之。甚則反怨之。況既施而又奪之。其取怨也。甚於未施之前矣。嗚呼。可不思哉。

○輝元聞信長且至。懼。求和秀吉。秀吉未許之。會京師凶聞至。輝元遣使請盟。秀吉具告變故。使還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和乎。輝元欲戰。小早川隆景諫乃止。遂送質成和。秀吉乃移檄討光秀。與織田信孝丹羽長秀池田信輝等會尼崎。光秀既定京師。在安土。乃將兵出拒秀吉。秀吉整諸軍。與賊戰于山崎。大破之。獲光秀於小栗栖。梟首於本能寺。賊黨盡伏誅。光秀自舉事十有三日而敗。

中井積善曰。光秀狂謀。祗足以資羽柴氏之業矣。自古亂臣賊子。幾何不為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難之志。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既成。豈非織田氏無人哉。信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僅

踰境而罷。抗午之義奚若。信孝悅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子從家臣也。其並不足有爲也可見矣。

尾藤孝肇曰　秀吉爲安土君剗髮素縞纓首。以討逆秀。其事與漢高縞素伐楚同。彼猶有三老之教。此舉秀吉自爲之。其見事機有敏於高祖者耶。所以能統一海宇。其先以此服人心也。

○八月。秀吉與柴田勝家瀧川一益等議立三法師。爲信長嗣。更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叔父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諸將分領織田氏地。○十月。詔以秀吉叙從五位下。任左近衛少將。○信孝與勝家一益謀除信雄秀吉。秀吉圍岐阜。信孝佯行成。○十一年正月。秀吉擊瀧川一益於伊勢。發兵七萬。三道並進。二月。退屯長濱。拒柴田勝家。○四月。勝家部將佐久間盛政。襲羽柴氏賤岳砦。取之。守將中川清秀戰死。時秀吉攻織田信孝。至大垣。馳還。襲復之。獲盛政。遂攻殺勝家于北莊。

中井積善曰　柴田氏之有雄名久矣。然一敗塗地。國隨覆亡。胡其忽諸。亦唯恩信無素。下不親其上之由。舊志稱其荒而急政。徵斂亡度。故所多偏私。所謂民今而得反之者。良有故也。不度則受封於大國。業已十稔。苟政刑略修。而衆稍知所嚮。乎縱不足於進取。猶有餘於退守。豈一旦猝亡哉。

天正十四年瑞典禁耶蘇教

○織田信雄圍岐阜。信孝走死。○五月。詔以秀吉叙從四位下。任參議。○六月。一益降秀吉。○十一月。秀吉城大坂。尋徙治焉。○是歲。龍造寺隆信與島津義久戰于島原。敗死。時龍造氏據肥前。島津氏據薩摩與豐後大友氏並張于西海。○十二年春。秀吉與織田信雄絶。進兵擊之。信雄乞救德川家康。四月。家康大破秀吉於長湫。獲池田信輝森長可。先是秀吉欲激信雄除之。設飛語曰。秀吉有貳志。信雄遂舉兵。

青山延于曰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愚亦以爲兵革相踵。諸侯相呑噬。殺人滿野。未聞義戰者也。唯毛利元就嚴島之戰。豐臣秀吉山崎之戰。東照公長湫之戰。明目張膽。足以振義氣。國之所以興。非徒然也。

○十一月。秀吉與信雄和。是月。詔以秀吉叙從三位。任權大納言。○十二月。秀吉與家康和。○十三年三月。秀吉任内大臣。○秀吉攻紀州根來寺。滅之。初根來僧。自信長時。磐據險隘。屢爲寇。攻之不克。小牧之役。應信雄。至是秀吉將兵十萬。掩其巢穴。殲之。又攻雜賀城。拔之。○五月。遣羽柴秀長秀次。將舟師六萬。伐長曾我部元親于土佐。浮田秀家小早川隆景

並帥兵會之所向皆克元親出降南海平○七月秀吉拜關白○八月秀吉將兵十萬北伐降佐佐成政初成政據富山築三十餘壘于栗穀嶺秀吉張疑兵當之而航海直襲富山成政惶駭出降而越後國主上杉景勝未來秀吉率十餘騎踰險直入越後謂其疆吏曰吾秀吉也汝主已通於我我故來見景勝大驚即來盟○是歲秀吉築城於山城內野號曰聚樂○十四年五月上杉景勝入朝○八月秀吉令毛利輝元長宗我部元親出兵西海遣仙石秀久招諭島

津義久義久不從○十月德川家康入朝任權中納言先是秀吉數使人勸家康入朝至是以其妹為家康繼室又使其母旭臺往岡崎家康乃至秀吉妹初嫁佐治日向秀吉諭日向使絕婚日向遣妻而自殺○十一月帝禪位和仁親王

後陽成天皇 諱周仁初名和仁正親町嫡孫父曰誠仁親王母新上東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晴秀女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二曰文祿慶長禪位皇太子後六年崩壽四十七

○天正十四年丙戌十一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大上天皇○十二月詔以秀吉任太政大臣敘從一位關白如故更姓豐臣

天正十五年西班牙伐英吉利

賴襄曰 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為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當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曰皆不然也夫徒恃土地金帛以與之市我之土地金帛有盡而群雄之所欲無極以有盡而供無極則我之術有窮時矣且彼攫我之土地金帛而去不肯為我用我欲驅而使之彼偃然不應我指呼甚則資我所與以抗於我我何以制之至於爵位本虛器而已矣而人欲得之者以我不濫予之也濫予之則輕矣人將唯而不顧矣是亦不可恃也故徒恃此二者欲以駕馭天下天下將反駕馭我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以為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挾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喪其敵隨

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為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況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聚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為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肯盡為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足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足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咸吾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為不為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何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闘之者故太閤善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

○是冬島津義久大舉入豐後攻下十餘城時大友義鎮病死子義統與仙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等拒

天正十六年英吉利始行新聞紙

之大敗皆走元親子信親與十河存保等死之○是歲秀吉建方廣寺於京師東山塑造釋迦大像半身高十六丈購求巨石大木所課二十國所費不貲五歲而就

中井積善曰 豐關白氏非惷愚佞佛者但其志既滿驁欲爲人所不能爲以眩耀天下後世故舉動往往如是吾聞東大寺之役期以二十歲今也限以五歲而木石之鴻大實軼上古其厲民爲何如也古者惑而爲之今則不惑而爲之矣攻之其爲不智也則一矣且也出於惑者幸而寤焉其過可更矣出於不惑者其疾殆不可救藥也

山縣禎曰 豐公性好濶大驁欲陵駕前人是以爲此無用之舉耳後十年地震破裂其像

公視而罵之關弓射之固知其不靈也而秀賴復起大役再造之何也大鐘成而豐臣氏不血食亘佛果無益乎人矣

○十五年三月關白秀吉大舉西伐兵凡二十萬水陸並進三月秀吉進至筑紫○四月攻岩石城降秋月種實進拔小熊八代諸城龍造寺政家来附五月入薩摩島津義久薙髮出降秀吉以義久弟義弘代領其國西海平○十月島津義弘入朝○是歲琉球入貢○十一月權大納言平信雄爲內大臣○十六年正月前将軍義昭削髮號昌山時在大坂詔準三

天正十七[illegible]

宮○四月天皇與太上天皇幸豐臣氏聚樂第留五日○五月關白秀吉遣使相摸諭北條氏政入覲不答先是氏政老子氏直嗣而事決於氏政○十七年五月秀吉大頒金銀初秀吉既定天下諸道歲入二百萬石府帑充溢因謂積而不散是貪財也至是積金銀於庭頒與親王公卿諸侯大夫有差無慮三十六萬五千兩

中井積善曰 豐臣氏以智力定覇其所施設無足觀者而一時豪族鉅姓屈氣奉戴唯恐不及者何也豈其膽略絕人器度宏濶深得總攬之要天下違則有威從則有福故不能不屈折

歸嚮邪須金一事亦足以見其瓌磊之一端此諸暴君昏主唯事掊克左藏右盈之類大有逕庭然亦惠之費者君子不譏矣且也其所周特係有祿爵者寬租省征之政則寥乎亡聞焉如吾民何

山縣禎曰 豐關白好施與賞功酧勞不敢愛土地視金帛猶瓦礫其獲人心亦以此也視之彼印刓敝忍不能予者固霄壤矣而世有以其膽勇善戰起自匹夫驟致霸業比諸項王者何耶項羽器度狹隘素無君人之度何可與我豐關白同年而語哉

○十七年七月復諭北條氏政又招諭伊達政宗皆不答政宗據陸奧出羽振威北陲○八年正月秀吉奏請討北條氏直詔賜節刀三月秀吉率兵二十萬東征德川家康及織田信雄進至相模氏政分兵守

天正十八年峨羅斯與瑞典戰

諸城。氏規守韮山城。四月。秀吉長驅至小田原。城中大震。時氏直將松田憲秀守宮城野。千葉之卒守湯本。北條氏照成田長氏皆川廣照守竹浦。秀吉攻拔之。守兵走入小田原。上杉景勝前田利長攻松枝上田八王寺諸城。拔之。關東八州六十餘城皆下。氏政守小田原不出。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讎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允。心公而迹正。所以致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愾之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霸也。夫乘鷹揚之勢。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爲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絕響。則斯舉也。不可無焉。嗟哉予也。又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〇六月。伊達政宗來降。〇七月。氏政父子出降。初氏政臣松田憲秀與秀吉部將細川忠興等通。將爲內應。其子直憲告之氏直。氏直誅憲秀。人心恟懼。會秀吉遣人諭氏直曰。子若行成。當封以武相豆三國。即日班師。於是氏直降。

安積覺曰。直憲首其父憲秀之逆謀也。不告則氏政父子被弑。告則憲秀誅。寧殺其父。而不忍其君之就死。其心良亦苦矣。近世山崎嘉著之大和小學。與唐李璀併論。故世人往往惑其說。余夷考其實。直憲賊子也。豈可與璀併論哉。璀言於德宗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李泌亦有言曰。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敗死。璀先殺其二弟而自殺。夫君父一也。璀不幸而處大倫之變。故以死繼之。舍此復有何策哉。直憲不能死於父。死之日而從氏直於高野山。及氏直沒。事前田利長。食厚祿保首領。老死牖下。知有君而不知有父。視息人間。恬不爲恥。實爲萬世之罪人。不可與璀同日而語明甚矣。

中井積善曰。英春之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邪。蓋當其變。熟諫苦諍。冀其一寤。既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英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

賴襄曰。余聞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聽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嗚呼。有以夫。其以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州。以閱五世之基也。夫足利氏隳其綱維。權臣內閫。海內戰爭。所以然者無他故焉。天下英雄。各以其心爲心。而主將不能收攬之焉耳。早雲蓋早有見於此。以爲天下之事可知已。故杖一劍之任。周流天下。以求用武之地。一得其地。雲蒸龍變。莫之或拒。夫以兩上杉氏百年故家。財賦之富。兵馬之雄。而早雲以赤手圖之。奚異雜鑿山哉。乃能戰勝攻取。制其死命者。果何所恃而然歟。亦以其結納英雄。得其離心。兵寡而志一。地狹而力合。如同舟濟江。不期而救。以此臨敵。雖橫行天下無難。而況於兩上杉氏乎。氏綱氏康。所以纘緒業。致強大者。亦由此道也。至於氏政氏直。已代而上杉。以擅八州之富強。意滿志侈。不復用心於此。上下漸遠。君民不親。欲恃區區之法令。以制馭其下。而不知其下之心既已去之矣。將

何恃以抗天下勁敵耶。然豐臣大閤以不世出之略。加之以我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之猛將精兵。往往間其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天地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者。非以其父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也哉。

又曰　善用兵者可以取天下乎。賴襄曰。不可。天下者大物也。用兵小術也。小術不可以取大物。故能取天下者。未必善用兵也。雖然兵何為而用耶。非欲以拓土地服人民乎。有人於此。諳結陣之法。練行師之術。巧奇正之變。譎詐之計。而無益於拓地斬首幾千。流血幾里。曰吾勝矣。可謂之善用兵乎。善用兵者。善收用兵之利之謂也。故善收用兵之利則術亦大矣。故其用兵可擊則擊。不可擊則不擊。可進進可也。可走走可也。獲級可也。空手而還可也。要歸於收其利。而收其利之極。極於取天下。是織田豐臣之術所以遇武田上杉也。武田上杉巧於用兵而拙於收利。織田豐臣拙於用兵而巧於收利。右府之用兵猶有巧之可見。而亟用亟輟。所收不償所用。至太閤其用兵無有他繆巧。而天下莫能支。吾何哉曰。彼僥倖而得之。蓋有命焉。故不必善用兵而能取天下。襄曰。不然。物之小者猶不可僥倖而得。況其至大者。非其術之寓於一世。烏能得之哉。大閤之用兵如無巧者。而其實天下之至巧也。夫用兵者。決其勝於既用。不如決之於未用也。決於既用者。不能不亟用亟輟。決於未用者。不用。已用則必收其利。不收其利不肯用也。稱強弱之度。籌成敗之數。相其可而後動。焉得謂之僥倖耶。觀其經略。隳右先治播磨。據形勝地。蓄糧養兵。我先有其強。然後加彼之弱。我先有其成。然後乘彼之敗。其取因幡。奪其糧也。其略備中。堰其水灌之也。夫奪其糧則饑。堰其水灌之則泡。人人所明知。非有巧譎難知之術也。顧可不可如何而已。用十五萬人以平鎮西。知非用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平之也。用二十五萬人以定關東。知非用二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定也。皆決之於未用者也。

天正十九年英吉利始與印度通商

可以平可以定。然後可以取天下。

山縣禎曰　豐關白責北條氏入朝。雖非無私意。然辭直理正。而北條氏負險恃強。而不敢服。亦可謂不度力者矣。於是關白大舉。奉王命以討其罪。而北條氏負不臣之名。以受天下之大兵。何以能敵之哉。其亡國覆宗宜矣。

○秀吉賜氏政自盡。放氏直於高野山。北條氏亡。關東平。秀吉後欲封氏直於西州。會氏直卒而止。

青山延于曰　人君之寶莫大於信。易曰。渙汗其大號。言人君發一號出一令。猶汗之出不反。然後可以服天下也。是以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何則得地而失信。二君恥之。此其所以霸也。秀吉之討氏直。既已許其成約以封國。及其去城。放殺其父子。不信孰大焉。是舉也。秀吉之所以示信於諸侯也。而反覆如是。天下其孰不解體。秀吉以狙詐之術。籠絡天下。苟貪一時之功。不為萬世之慮。一旦以天下付之藐諸之孤。而欲其不傾。豈可得乎。

○秀吉以伊豆相模武藏上野下野安房上總下總封家康。以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封信雄。封秀次於尾張。中村一氏於駿河。池田輝政於參河吉田。田中長政於岡崎。堀尾吉晴於濱松。餘賞功有差。信雄辭封不受。秀吉曰。孤特以其先君之子厚待之。豈少之耶。遂奪其封。放之於出羽秋田。

中井積善曰　織田氏之辭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

受彼封之爲哉。雖然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貽棄柔懦信其穿鼻。乃今日之舉。有自來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在須我朱章矣。德川公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智慮不及乎此。一言攖怒。遽敗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之暴。固不竢論焉。

青山延于曰 秀吉之於信雄也。陽孚之而陰擠之。欲奪其封地。而無釁之可乘。夫尾張天下膏腴之地。信雄之不欲徙封。秀吉固已知之。故封以五州而使信雄辭之。而後遂併奪其舊封。何其爲詐謀之巧也。不然信雄辭封。何罪而竄謫之。秀吉之失刑亦甚矣。

山縣禎曰 德川公勇武。秀吉所素畏。而關左八州之地。士亦稱驍勇。今增地而徙英雄於

此者何也。蓋改封以賜封冊。欲以成君臣之勢。是秀吉之素志也。託賞功以賜封冊。非增地則勢不可也。尾大之患不暇慮矣。織田氏非有大功。而亦增地徙封者。其意亦唯在此焉耳。

○七月。秀吉戮大道寺政繁。政繁以北條氏之世臣。先衆而降。爲利家景勝之前驅。攻關東諸城。於是秀吉惡其不忠。殺之。

安積覺曰 大道寺政繁。四世之祖。從北條早雲來于關東。開剏基業。七人之一。而居松枝城。世秉政柄。一旦見北兵之強。不能死守疆圉。而首降於前田利家。爲之先導。肆其反噬。秀吉誅之。以懲不臣者。頗有漢高戮丁公之風。此不可與殺降不祥者同日而語矣。

○八月。秀吉至白河。遣人撿陸奧出羽地而還。封蒲

文祿元年日耳曼始以金銀絲織錦

生氏鄉於會津。鎭撫東北。○是歲。朝鮮王李昖遣使來聘。時秀吉有伐明之志。欲以朝鮮爲鄕導。遣李昖書諭以其意。○十九年。十二月。關白秀吉奏請以內大臣豐臣秀次爲關白。自稱大閤。秀次秀吉之甥。養爲子者。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是歲夭。○是歲宗義智至朝鮮。言攻明情實。責其報。李昖不從。於是秀吉謀於諸將。決西征。下令諸道大具兵食。

安積覺曰 按諸書。皆言太閤之擊朝鮮。以喪子欲忘其憂也。夫興無名之師。遠攻外國。窮兵黷武。竭天下之力。以効神功后之所爲。此豈出於一旦悲愴憂鬱無聊之餘者哉。因讀朝鮮征伐

記。詳載其由曰。天正中織田信長以秀吉爲大將以擊毛利氏。賜兩傘馬標曰。征討功成。則全以中國與汝。須秉其勢以伐九州。秀吉曰。平定中國在臣掌握。唯兵機疾速。勢在呼吸。每事欲于安土取決。則必失機而不可制勝。今蒙殊寵。賜以馬標。是使臣得專閫外之寄也。降者撫之。叛者討之。隨宜制變。師無壅滯。此在臣之方略耳。今不命舊臣宿將而命臣。覆燾之恩無任感激。效不夙夜驅馳以傾其巢穴哉。臣征伐九州。得立功則願賜九州一年之賦稅。乃儲芻糧。造戰艦。以取朝鮮。於是封臣於朝鮮。則願賜敎書以伐大明。儻無敎書。則彼必以臣爲海寇。此辱國也。故豫請之。藉君威靈。席卷大明。合三國而爲一。此臣之素志也。聞者竦動。信長大笑。賞其大志。遂許關西軍務。不須稟白安上。蓋秀吉智算有餘。洞見信長猜忌功臣終遣殺戮。故不欲受封於日本之地。此韓信彭越之所不知。而張良所獨知也。漢高寬仁大度。猶且如此。況事中材之主者。其可不知良弓走狗之譬哉。此說雖

或得於傳聞。而朝鮮之役。蓋有所由來。而欲遂其初志。託怨憂以發之也。雖然在信長之世。則猶之可也。及躬操天下之權。則何危懼之有。而必欲遂其初志哉。究其端緒。不過天下既平。無所用武。不能自克其侈心。而欲耀威武於外國而已。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當韜櫜之日。不知休息之誼。益鋤心於功名。窮兵黷武。驅瘡痍之民於海外。毒流天下。禍加殊域。殘其世無復寧歲。一時戡定之勳。蕩然掃地。宜乎神人俱怒。竟成覆亡之殃焉。微我大君。天下之亂。何時而熄。自古賢明之君將興。暴君必先為之驅。於乎天也矣。

○文祿元年四月。秀吉出次肥前名古屋。以浮田秀家為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為先鋒。以伐朝鮮。兵凡二十萬。行長攻釜山浦。拔之。斬其將鄭撥。進攻東萊。破之。斬其府使宋象賢。於是郡縣望風奔潰。清正聞行長已發。直進至熊川。行長攻忠州。斬其將申砬。遂拔忠州。砬朝鮮名將。李昖倚以為重。至是昖奔平壤。○五月。秀家入國都。○六月。昖奔義州。留其將金命元守平壤。行長攻拔之。走命元。時漢城開城平壤号為三都。及是破。○朝鮮王李昖乞援於明。七月。明主朱翊均遣其將祖承訓帥兵五千來援平壤。行長邀擊於安定。殲之。承訓僅以身免。○清正入咸鏡道。與韓將韓克誠戰。獲克誠。遂虜韓二王子及其大臣

文祿二年英吉利法蘭西合兵伐西班牙

黄赫金貴榮等。是月。秀吉母大廳疾。秀吉歸覲。至則已薨。○九月。秀吉至名古屋。○二年二月。正親町上皇崩。○是月。明將李如松大舉來復平壤。行長敗走國都。○小早川隆景邀擊如松于碧蹄館。大破之。殆獲如松。○三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攻晉州。不克。是時漢城諸將與明兵相持。遷延彌日。朝鮮之兵所在蠭起。乃遣使名古屋乞援。秀吉使毛利秀元將兵二萬援之。○五月。與明講和。明使沈惟敬來名古屋謁秀吉。先是惟敬往復再三。納賂行長。議冊封及還韓俘。行長與秀家三成等。以冊封為秀吉王明之謂也。於是秀吉喜許之。厚饗惟敬。遣歸。使小西如安偕往。○六月。還清正所虜韓二王子以下。清正厚視俘囚。皆感泣而去。韓人最畏清正。稱曰鬼上官。行長素與清正不相能。沮格其功。遂定和議。徹兵而去。

安積覺曰。沈惟敬市井無賴。辯智揣摩。石星變詐百出。星方主和議。惟敬往來平壤釜山之閒。覘我情實。小西行長欲沮加藤清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為表裏。欺誑太閤。皆挾私行險。非為國家者也。徐一貫謝用梓之使于名護屋。實神宗之所不知。而惟敬之所為也。夫合二國之歡。解戎馬之紛。極為重事。監生生員非行人之職。豈能辨之哉。神宗果以此輩為使。則虧損國體。莫斯為

文祿三年意太利格里刋作寒暑表

甚。太閤不知其詐，以為信然。接遇二人甚厚。武將不習文事，固無足怪，而禪僧承兌、靈三、永哲之徒，皆侍帷幄以備顧問，而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潭潭幕府，皆為惟敬所紿，惜哉。至於神宗以李宗城、楊方亨為使，而惟敬之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之誤國家，其可畏哉。

○秀吉怒晉州失利，命諸將又攻之。清正憤行長唱和，先衆攻之。城堅不拔。清正造大櫃，置四輪車上，名曰龜甲。銳卒數十，各擐甲推輓而進，以鐵錐鑿城，遂拔之，斬城將徐禮元等，殲六萬人。惟敬見行長，讓其負約。行長怒曰：卿首倡和議，而明兵大至，此卿賣我

文祿四年西班牙伐法蘭西克之

也。惟敬乃赴燕京，見石星，請撤如松兵。星奏罷之。如松乃引還。○秀吉待惟敬報，問久而未至，謂為惟敬所欺。一日謂德川家康曰：征韓諸將不勝任，我親征之。本朝之事盡委卿。家康艴然曰：殿下親征，我安獨留。請先往征之。淺野長政謂家康曰：殿下為狐所蠱。君勿怒焉。秀吉大怒，叩刀曰：長政不遜。長政曰：方今海內苦調發，老弱疲於漕運。殿下今日西征，明日亂作。臣若有罪，甘伏斧鉞。秀吉不懌而罷。居亡何，肥後人梅木田民部叛，陷熊本城。秀吉大驚，遽召長政曰：

吾釋汝罪，遣汝子幸長討賊。已而國人殺民部，亂平。

中井積善曰　善夫彈正之爭也。雖其言不悉行也，一時狂謀為之沮，則所補不淺淺也。中外明知其非，又知豐公之慓悍不可攖也，故與其言出而禍隨也，寧結舌以遠害耳。彈正忠憤之氣，有積而後發，非有肥之兵變以齎其怒，殆矣哉。當時豐公之門，猛將諸士如林，徒知致死於鋒鏑之下，爭功於智力之末，至於國家大計，蓋闕如也。乃彈正氏蹇蹇匪躬之節，其所關係尤大且重，實可嘉尚焉。

○十月，秀吉還大坂，以子秀賴生也。○三年春，秀吉城伏見。○召還朝鮮諸將於大坂，獨留行長等守釜山。○二月，秀吉游大和，觀吉野花，諸侯悉從。○三月，

國史評林　卷之八

慶長元年即明神宗万暦廿四年

又游醍醐，觀花，夫人姬妾皆從。預命諸侯自大坂至醍醐，警衛道路。觀游之盛，自古未有也。○四年三月，秀吉徙治伏見，欲遂予秀賴以大阪。秀賴，淺井氏所生，乃置淺井氏於淀，世呼淀君。○七月，關白秀次有罪，秀吉逐之高野，奏請削其爵，尋賜死。初秀次驕肆無度，性又殘忍，屢登城樓，放銃殺人。上皇之崩，不數日出獵。朝鮮之役，秀次留京師，日事盤樂，黒田孝高諫之，不納。及秀賴生，威權寖衰，自後每出獵，竊賚兵仗，警衛甚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數毀短之，秀吉

以爲叛。至是。召執之。放于紀州高野山。尋賜自盡。又收其子及姬妾數十人。處斬。瘞户於一坑。標曰畜生冢。

安積覺曰　秀次以斗筲之器。任昂罵之任。驕奢淫佚。失爲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及其孥。何其慘也。瘞之一坎。號畜生冢。果何謂歟。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太閤不知虎之所爲。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乎。抑亦甚矣。

中井積善曰　嗚呼秀次之昏極。自足速亡。然未有大逆之心。則其亡也。三成之譖矣。太閤既念發之。而秀次之辜又大矣。然未有必殺之意。則其死也。三成之譖矣。殃及池籞。舉室魚肉。甚矣。譖人之害也。

慶長二年　土耳其伐匈牙利

◯初西洋人。託商賈來。唱耶蘇之法。至是。秀吉以爲惑民。乃收伴天連六人及其徒二十餘人。械送長崎。磔之。禁西洋通市。長崎民固請許之。◯慶長元年。六月。外征諸將引還。◯閏七月。京師地大震。方廣寺大像壞。秀吉見之。怒曰。夫安置佛像。爲鎭國家也。而其軀猶不能保。何補於人乎。乃彎弓射之。後更鑄銅像。◯八月。明韓使偕來。九月。秀吉召見明使楊方亨沈惟敬。惟敬進封冊金印冕服。翌日。饗使者。秀吉着明服。命僧承兌讀冊。行長私囑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

慶長三年　波蘭與瑞典戰

有齟齬。且諱之。承兌不聽。入讀至曰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大怒。立脫冕服。拋之。扯裂冊書。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且吾而王。如天朝何。髯虜何與焉。乃名行長。併明使誅之。行長曰。臣受三奉行之旨。施行之。非臣之所爲也。出三成書數通。證之。秀吉怒稍釋。三成方有寵。事寢不問。即夜逐明韓使。遂徵西南四道兵十四萬。再命西征。

中井積善曰　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於事體。信以爲實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世爲沈暨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

賴襄曰　兵所以勝負者。機也。機有大者。有小者。小者一日而萬變。非臨陣相敵。不可決也。至於大者。決之於舉事之前。而萬衆之心繋之。而奮以至事平之後。其鋒未嘗鈍退者。此機也。得此機則勝。失此機則負。是英雄之所獨見。而衆人或莫之能知者。豐臣太閤西伐島津氏。東伐北條氏。舉兩大。而後天下定。以強加弱。以大臨小。宜若直往而無不可也。而必以文告先之。諭以順逆。彼不肯聽也。又諭之。又不肯聽。而繼以慢辭。然後乃下令伐之。其諭北條氏也。彼有所要求。曰。得之則入覲。諸將皆怒曰。彼亡狀。盡速擊之。太閤曰。未也。如其所求與之。與之而彼猶不來也。於是乎絕之。暴揚其罪於天下。天下皆曰。彼誠有罪。伐之不得不伐也。我將士皆有怒彼之心。而彼之國人皆無拒我之意。無拒我之意者。不直其主之所爲也。嗚呼。是勝負之大機也。朝鮮與我隔絕大海。本不相干涉。

慶長四年日耳曼始製鍵衣機器

彼未嘗啟釁於我而我無故擊之是以我將士無怒彼之心而不直太閤之所為曰何故擊之何故使我裏瘡痍離妻孥遠涉大海而暴骨於未嘗識之地乎是其所以一勝而鋒遂鈍退不振也彼島以忿情委靡之餘被我百戰之精兵非如北條島津剏也而所以能不如北條島津者其國人皆怒我而拒我我何以勝之哉不特無以勝之也又失我既定之天下兵之勝負其機在於此得天下與失天下其機略節亦在於此

山縣禎曰行長三成等欺君辱國體其罪不可不正也而太閤釋而不問一失典刑使小人益忿其嘉諒姉功嫉賢離間君臣莫所不至焉故太閤屍肉未冷交搆禍亂幾覆宗社果誰過歟

○三月諸將分五路入朝鮮國王李昖將妃嬪奔海州朝鮮復大亂加藤清正先入韓復竹島舊壘連降機張梁山西生浦行長改築釜山為元帥府○六月前筑前國主權中納言小早川隆景卒隆景為人英邁沈毅秀吉敬重屢引參大政嬖幸忌之不能中傷及病革遺狀誡毛利輝元曰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慎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創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霸盟則削弱之禍必至矣子銘心勿忘

中井積善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僂指於小早川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啟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焉揣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智歟且其於豊家也方夫微知其與方夫顯知其亡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矍鑠推明

慶長五年蘭國始以國事合於西班牙

人新勝之銳夫勇冠華域者為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亡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焉實非匹夫之勇矣當干戈倥偬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鴻乎趨禮讓為近乎仁矣太閤倚以為重讒夫側目無間可乘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焉

○七月藤堂高虎加藤嘉明等攻韓將元均於閑山唐島大破之八月行長又破之於加德斬鈞進陷南海順天遂與清正合攻陷黃石城○諸將合兵攻韓將楊元於南原走之進入全州明將陳愚衷敗走於是慶尚全羅盡定○菅正陰與韓將李舜臣戰于碧波亭下敗死○九月黑田長政與明將解生楊登山牛伯英戰于稷山走之○十二月明將邢玠麻貴楊鎬將明韓兵數十萬攻清正圍蔚山清正與淺野左京大夫堅守不屈○是歲出羽守護蒲生氏鄉卒于京師年四十子秀行嗣○三年正月毛利秀元豊臣秀秋等救蔚山楊鎬解圍而走清正出城追躡殺明兵二萬○二月邢玠分兵為水陸四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汛池欲相機決戰我兵亦分守要害清正據蔚山行長據粟林義弘據泗川○會津城主蒲生秀行坐其臣專

慶長六年波斯與土耳其戰

權削封。初秀行之母織田氏有殊色。秀吉召之弗聽。秀吉脅之家臣交勸其往織田氏削髮以死自矢。秀吉怒。秀行柔懦舊臣驕傲於是有挾私相殺者。秀吉乃收秀行封會津百萬石。移之下野食十八萬石。封上杉景勝於會津。織田氏信長女也。

中井積善曰　京師一鉅儒嘗論織田夫人以為一婦人守子子之義以崩墜先業使列士大夫為之流離四散其室家數千萬人遠至凍餓不仁之甚君子不取焉壓辱一身以全一國可以為仁矣惡是何言也古不云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是聖賢明規復奚容異議織田氏之節所謂疾風知勁草者。彼何人不嘉其可嘉而不醜其可醜。一錮心於功利其顛

國史評林　卷之八　後陽成　四十三

倒錯亂至於如此故予目之為覇學。

山縣禎曰　太閤老而尚溺色欲奪人之孀婦又蓄怒以禍人之邦家其昏惑如此罔非為人上之道也。既不可以示教於天下亦不足以貽則於後世。能終其一世則幸矣何能保其身後哉

○五月明軍再来逼蔚山。清正與立花宗茂夾撃破之。○八月前關白豐臣秀吉薨于伏見城。遺命召還在韓諸將。年六十二。

中井積善曰　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閭自奮乎奴隷之中而位極人臣幾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盍壯闊雄略所謂天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度北伐南禁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摧陷剗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衄不得志者。

小牧一役已。亦非如垓下之窮矣。其好大喜奇盤遊侈靡土木究奢滄溟黷武務凌駕前人則與秦皇漢武相頡頏焉。其顯翕張與奪之權則弄天下於股掌雖有逆節殄行而人亦不敢枝梧則與曹瞞伍焉。其尚友源征夷則與石勒論光武倫焉。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晩悔外征又賭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矣雖然首之以娛子之狂昏耄之以驕子之愚騃實豐公之不耄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匪人禍機既動而不知墳土未乾而群姦僨事。此孽不免於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予一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　略節

尾藤孝肇曰　豐國礌礌落落氣象。頗似石勒而勝略殆過之。其代安土氏興雖未免欺孤兒寡婦。而掃蕩海內。以濟二百餘年塗炭之民。其功誰及之者惜乎其能救亂。而不能成治。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自焚。若豐國可謂弗戢。

國史評林　卷之八　後陽成　四十四

賴襄曰　織田氏為政雖偷一錢者亦斬。所以致路不拾遺之盛也。時受室町弛廢之餘非此莫以濟之爾。雖然我先主制為刑律又設明法之士論罪之輕重期於不從錙銖誠以人命至重人主雖操生殺之權不妄用之也。今不問罪之重輕偷一錢者與故殺人命奪人財者同科是何法哉。夫人主可以殺天下之人而莫之禁者也。人在其下者豈不可危懼。唯知其殺必以有罪者而罪之輕者又得不至死是臣民所賴以安也。今其所賴絕矣。是不能一日相安也。宜哉其遭弑逆之禍也。然未足言也。至於豐臣氏也則有一弊而喪先王之澤絕天地之性奪生民之命者。天智之制田授民也。以三百六十步為一段。以二段為戶分之田。女減三分之二。田一段得禾五十束租二束二把。一束得米五升。每段米二石五斗。而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斗。蓋輕於二十取一也。是謂正稅。千載而無大差。若流澤之所以無窮也。至天下用武力耕不給於餉盡租歳重月加矣。然源氏北條

王下脫而下二字

氏之間未有所大加大加者蓋始於足利氏而極於豐臣氏豐臣氏極奢侈已無比於前代及末年窮兵黷武用度益不給欲加徵租稅而不復可加也於是一變丈田之法以三百歩為一段一段加六十歩一町加六百歩積而上之千町加六十萬歩萬町加六百萬歩又就一歩各縮二尺[illegible]鐵有限之土地以搜索無故之財利民數依舊稅滿百倍開闢以來遺民剝未剝之肉浚未浚之骨血以供豐臣氏得已不已之欲豐臣氏以此取絕嗣破赤族之禍其事已迸矣而其法遂一成而不可破至今為梗上下相習恬不為怪織田氏之法雖累行一時而已豐臣氏之流毒未可知其所底也憂之則如何曰此法也如商鞅破井田闢阡陌不可遽革也而稅之重又不可遽減也三百畝而取三百六十畝之稅減六十畝之稅可矣六尺而出八尺之稅減二尺之稅可矣所減少而所澤多於民如新受賜而於我則上謝天地中謝先王為子孫祈長久之福誰憚而不為耶

又曰

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致其所不敢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已也以為吾由幾賤而得可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捷成也故劃膏腴領金帛動率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曾如糞上攸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以驟獲志於天下者用此術也疾吾糞土授之彼亦糞上受之未學德我而以為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膏痍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將肉未冷群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恃者故大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措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遲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大閤為然當時猛将謀夫雄傑之士佈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槃鶩巧狙喜事好功之心

猶未已也譬之鷙鷹俊狗其噬齧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群雄肆其噬齧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齧搏擊於我鳴呼養之而不得其術亦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窜之故太閤之於群雄袧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

木下業廣曰

豐公將徇山陽謂右府曰臣定山陽以西請以其地封諸將問其所自欲曰航海伐韓進取朱明以為賜焉野史稱之謂公伐韓之志既定於此日矣果如其言漢光武源賴朝其志不亦甚小乎光武曰當為執金吾賴朝曰顧得伊豆半國英雄孰有如此者當其甚微時未必意天下余以為公於此日亦未必意韓也何以知之夫伐人之國者必先察其情必審其人必斃其應援而後可以逞其志也公而素有伐韓之志豈無先察之而後施之者耶察韓必先察明明之患倭寇久矣至嘉靖中連艦數百劫略浙閩踩躪抗嘉紅衣黃蓋白日叩南京城門大江南北為之驟邊朝廷為之震動而其實我四削土兵數百人掠略海外以自飲耳固非有歸令紀倭舟督其衆者而彼國人失業島民相倚為勞出沒海波中綜迹倏忽如暗箭怨至是以一省受剿十府為之倭甲如此者十餘年明人朝夕計畫迄無大援降逆隆慶愈歲諸將盡心力僅能應之自閭流至遼東沿海七千里嚴戍守慎擇哨備惴然然一盡之成動于洋中而萬歷急致君臣否隔財賊之謝日興天下擊然則東南之易劫島民之易為其時司以覩為令夫臣僕為人劫而不衆非惜土有叉遑其喉不自救而援臣僕之急亦非惜也欲明之不救韓韓若遍其喉逼其喉者在遣一二馳將分賊艦若干斬其東南當是時我將老卒綠非當日土兵之比以此往來馳突於江海之閭進略商京退攝緣邊出洪無時多方以誤之則彼沿海萬里皆為咬寇之地為能救韓或救之其師亦不能衆也當

時我軍之入韓明人東手無策將帥受陰和密畫其勢已困況今勢分而力少則征韓諸軍直搴七道根據平襄南向爭鴨綠長驅逼燕京不難也而公迯數十年之久未嘗聞豫遣一人採其國情釜山一路艨艟相啣而赤嘗見分一軍出其東南則公之心可知而已盖天下已定公又作此非常之事欲外以遅威名内以殺群雄之力焉耳非其志素在取之也曰然則何嘗言之於右府曰曹操謂劉備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箸備而不失匕箸亡為操所殺右府之志既在天下而公之智略固其所忌公而忌于右府則亦危矣故方間所自欲以西邪不足以安右府以東耶不足以安右府乃詭曰韓與明使右府笑以為大言鳴呼此公之所以為大智也唯其大智乃所以偶然至踐其言

松林漸曰

英雄之取天下豈有他哉必先籠絡豪傑之心使弱者俯首聽命彊者不敢抗我而我秉機以定天下是霸者之微權英雄之妙機豪傑之士陷其術中而不自知也何以致之曰量苟其量不足以容群雄而欲爭輸贏於鎦銖之間天下紛紛吾未知其何所底止也當室町之季海内裂為八九知藝之毛利越之上杉奧之伊達其尤大者其人皆負不世之才據有為之資龍驤虎視不相下而豐太閤乃起人奴徒手戲定禍亂向之為龍為虎者俛首帖尾以就其條鏃無他以其量之大耳何則高松之役前有彊敵而變起乎内使恒人處之必狼狽喪膽乘夜以道而今乃明告以情無一毫驚懼之色於是毛利氏果為其所籠絡而與之平矣其征佐佐氏也卒十餘騎踰險入越大一使之往來末足以知其情偽而遠度險阻使景勝伏兵禽之則一力士之事耳太閤卑騎深入其境出彼不意於是上杉氏亦為其所籠絡而盟始成矣政宗之無點素輕太閤不從其命及小田原之役始執謁軍門其意以為太閤必喜見已而太閤使人詰之然後引見指示也嘗用兵之要故遣歸其國有請留之者而不聽而政宗亦已陷其籠絡矣夫能籠絡豪傑之士於籠絡天下乎何有能籠絡天下於定天下乎何有或曰太閤之量能籠絡三氏而至我東照公則不能少加焉至質母而招之安得謂籠絡天下耶曰億是以不籠絡籠絡之也公文武智勇材德之隆資望之重冠天下太閤以為苟得其心天下不足定也而知其天質英毅不可以聲勢屈致故首之以玉帛次之以婚姻絡之以質母公始往見然後天下翕然歸之是乃太閤之術所以不籠絡而籠絡之也而公亦安能脫其籠絡哉鳴呼太閤之為量天地亦足為大也江河未足為廣也其起人奴以能鼓舞顛倒一世之豪傑而使甘為之役者抑以此也夫

慶長七年
荷蘭設東印度公司

○十月明將董一元茅國器帥兵十萬攻義弘八壘夾晉江而軍義弘在新寨不敢出敵連拔三四壘乘勝直來新寨義弘與子忠恒奪擊大破之追奔斬首三萬餘級明兵伏尸二百餘里○十一月外征諸將整軍引還

中井積善曰

予於朝鮮之役槩乎亡所議焉蓋七載間非無被善於此者要皆不義之戰不足言也矣鳴呼當豐公時元弘以還二百餘年海内分爭之亂始定民將覯太平而猝釁武於絕域關西繹騷怨讟塞路其丁壯暴骨財粟耗斁亦豈可校哉毋論朝鮮破明史亦稱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靡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東南有安枕之日矣甚矣其流毒也夫我與明之於朝鮮也嘗如兩虎爭一羊羊斃虎傷皆以自殃悲夫長國家者豈可不深戒而重慎焉

慶長九年荷蘭始設保險公司

○時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浮田秀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是爲五大老。輔翼秀頼。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前田玄以。長束正家。參預謀議。是爲五奉行。三成長盛等。忌家康利家。離間之。乃有隙。○四年正月。秀頼徙居大阪。○細川忠興與利家爲姻戚。勸之與家康和親。利家至伏見見家康。由是二將交歡如初。○三月。家康如大坂謝利家。其夜家康宿藤堂高虎家。三成正家等。謀襲之。而不果。家康徙居向島。○閏月。利家薨。子利長嗣。○罷石田三成。三成還佐和

慶長十一年英吉利人吉利巴始悟電氣理

山。初加藤清正。淺野幸長。福島正則。池田輝政。黒田長政。加藤嘉明等。與三成不協。至是合謀請誅三成。家康和解之。諸將不聽。乃罷三成職。屏居其邑。○三成客與上杉景勝謀曰。使君就藩。勿復來覲。家康必出兵討之。我與秀家輝元。興兵東西夾擊。蔑不克矣。景勝許諾。○家康徙居伏見城。○七月。家康使四老就國。於是秀家輝元景勝利長皆還鎮。其餘諸將。黒田孝高。加藤清正。細川忠興等。皆就國。○家康自伏見徙居大坂西城。修治譙樓。○十月。流大野治長於

下野土方雄久於常陸。以圖家康也。淺野長政亦坐之。屏居於武藏。○五年二月。毛利輝元至大坂。與家康約曰。自洛以東。君制之。自洛以西。吾制之。協心戮力。以輔嗣君。家康從之。輝元復還鎮。○秋。家康自將伐上杉景勝。景勝就國。過期不至。故伐之。從兵凡五萬五千餘。又命伊達政宗從信夫進。最上義光從米澤。前田利長。堀秀治等。從津川。而其子秀忠從白川。以鳥居元忠。松平近正。松平家忠。内藤家長。爲伏見留守。○石田三成舉兵伐家康。三成與長盛。政家等

慶長十三年波斯邏宇日開通商于各國

議。檄西國諸侯。徵兵。遣僧惠瓊於安藝。諭毛利輝元。輝元許諾。馳至大坂。三成推爲盟主。浮田秀家。島津義弘。鍋島勝茂。小西行長。長曾我部盛親等。皆與之。兵凡九萬三千餘。惠瓊本東福寺僧也。後住藝州安國寺。爲輝元所崇信。大閤引參謀議。竟與三成等比周作亂云。三成勸輝元。徙居西城。欲取諸將妻子爲質。遣兵迎細川忠興妻。忠興妻明智氏。火第自殺。○家康至野州小山。聞三成舉事。乃引軍還江戸。○大坂諸將。攻伏見。累日不能拔。豐臣秀秋。島津義弘。將

衆圍之。八月。城遂陷。元忠家忠家長死之。初家康命元忠爲留守。元忠曰。留守之任。臣與近正足矣。會津事勢重大。家長家忠皆宜扈從。家康曰。京畿不保無變。四將吾猶以爲少也。元忠曰。無變則已。苟有變則此城先被兵。而四無應援。臣當死以報國。他將帥不宜留以貽敵也。因辭曰。臣以此爲永訣。亦不可知也。家康攬涙而別。城已破。元忠杖薙刀踞階而息。敵人雜賀重次進欲擊之。元忠曰。吾本城大將也。授汝首。重次横槍揖曰。僕豈敢。君請自刄。元忠乃使重次釋

已鎧。自割腹而死。

中井積善曰。嗚呼。鳥居氏諸人之節。與顔常山張睢陽肝膽相炤。奇矣哉。至於鳥居氏決死於受命之日。終始從容。處大事如辦家冗。實可謂雄偉不常矣。且以孤兵當什倍之衆。虓其虎捌之威。以支暮然東下之勢者。旬有餘日。武亦多矣。力竭勢極。闔城殉之。無復遺憾焉。予也以後事觀之。石賊不踰大垣而東。我前軍平行達清洲者。夫旬月城守之餘烈。暗令之然。非唯一死之潔也。

○本願寺光壽送款於家康。初光佐生光壽。襲爲門主。後嫡妻生光昭。及光佐死。光昭母爲秀吉所幸。以故黜光壽。以光昭爲門主。光壽失勢孤立。至是如關東。送款。家康爲建寺于六條東。令天下門徒分屬東

西。從是分爲兩派。

中井積善曰。一向宗往日之變。大君深創艾焉。今乃視之善。處之厚者何與。曰。是因創艾而然也。吾聞東宗賴此變也。誓以永不離畔。至今世有歃血之盟云。蓋大君審知其盤錯之勢。末如之何。故設此策。一則伏公義以分其力。一則樹私恩以結其心。其爲天下後世慮也遠矣。且使二宗位鈞体敵。相軋而不相下。則制之之柄常在我。淊天之禍或可以黙鎖。易曰。豶豕之牙吉。蓋亦有似也矣。

○眞田昌幸與其二子信幸幸村。將兵從征。至上州。會三成與書昌幸。啗以大利。昌幸謂信幸曰。今上國兵起。吾當與之。汝意何如。信幸曰。大人受太閤厚恩。

慶長十四年西班牙國運漸衰

至今叛之不可也。幸村亦與大谷吉隆結昏。屬心上國。宜與還上田以觀時變。兒蒙內府殊眷。義不忍叛。萬一西師失利。願竭死力以請父弟之命。昌幸遂與幸村還上田。信幸獨屬關東。○三成出屯濃州。秀家義弘行長等繼至。時東征諸將福島正則池田輝政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等。陣尾州清洲。與西軍相持。而家康在江戶。未出軍。家康遣使告之曰。敵城在近。卿等未之拔何乎。於是諸將與攻岐阜。拔之。擒織田秀信。○九月。家康至岐阜。進陣赤坂。島津義弘謂三成

曰東軍新至戰備未完今夜襲之可以得志矣三成不聽甲寅三成出軍關原秀家行長義弘惠瓊等皆伊吹山而陣大谷吉隆平塚爲廣陣其後豊臣秀秋陣松尾山脇坂安治朽木元綱陣山下長束正家毛利秀元陣南宮山乙卯黎明家康進陣關原福島正則爲先鋒細川忠興黑田長政藤堂高虎相繼而進會天大霧咫尺不辨比霽正則進擊秀家軍長政擊三成軍忠興擊義弘軍本多忠勝指麾諸軍既而三成分兵二千繞出北山欲横衝東軍忠勝分軍爲四

以備之三成果來擊忠勝麾戰敗之徑前突義弘陣又破之三成與秀家義弘更帥生兵迭進奮戰長束政家長曾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與輝政兵戰秀元秀秋按兵不動先是秀元秀秋與安治元綱等密送欵關東至是秀秋率兵萬餘下山直突吉隆軍平塚爲廣横擊破之秀秋率生兵復戰安治元綱等合勢應之吉隆遂敗死兩軍接戰自辰至申西軍大潰三成脱走義弘收敗卒退去秀家正家行長等亦皆潰走東軍乘勝追亡殺獲三萬二千六百餘秀忠由東山道進至濃州行至上田眞田昌幸據其城拒守攻圍旬餘城堅不拔遂解去至是會公於草津行長就擒正家自殺三成匿于草野谷將赴大阪爲邏卒所獲惠瓊匿于鞍馬潛赴京師亦被執戊辰家康還大阪解嚴○十月斬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安國寺惠瓊梟首於三條河原毛利輝元坐黨三成削安藝備中備後因幡伯耆出雲隱岐石見八國僅領周長二國放織田秀信增田長盛眞田昌幸父子於高野山徙立花宗茂於奧州○十二月以皇子政仁爲親王○

家康論功行賞各有差○家康刊行經籍家康素好學術講求治道聘藤原肅使講書聽之又謂應仁以還君臣相虐父子相賊天下貿貿然唯利之視皆坐不知道也苟欲知道無若書故使天下不乏書亦仁政之基矣至是命僧三要刊行經籍自是文教大行焉肅號惺窩始主張程朱學

中井積善曰 善夫大君當國家草創百事倥偬之日慨然已志於右文之治元和止戈之後儒教大闡卓越于前代者蓋有自來也矣

○六年正月家康在大坂西城秀忠在外城入見秀

賴于牙城。列侯諸將盡朝西城賀正。先是修伏見城。
三月成徙焉。○五月。安南國都元帥瑞國公。上書及
方物。○是月。家康奏增供御之地及廷臣食邑。以板
倉勝重爲京師所司代。○六月。令列侯移築大津城
於粟津。○八月。令關西諸侯修銅駝坊第。號曰二條
城。○七年。正月。家康陞從一位。秀賴秀忠並進正二
位。○三月。家康往大阪賀正。後以爲常。○十一月。家
康置伏見城番。○十二月。方廣寺大佛火。○八年。二
月。以家康爲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親戚將吏敍任

慶長十五年日耳曼耶蘇教與羅馬教相攻

甚衆。家康入朝拜命。○四月。秀賴爲內大臣。時年十
一。○六月。秀忠使夫人淺井氏携女赴京師。結婚於
秀賴。女甫七歲。稱千代姬。○十月。家康辭右大臣。封
德川賴宣於常陸水戶。賴宣家康第九子也。○十年。
二月。家康入京師。見朝鮮使孫文彧。令諸道撿朝鮮
俘與之。先是家康與朝鮮和。令宗義智掌其事。至是
義智與朝鮮使共來。家康乃賞義智以肥前田二千
石。○三月。秀忠率東國諸侯西上。從者十萬餘人。先
入伏見。遂入朝。○四月。家康辭將軍。秀忠爲內大臣。

補大將軍。入朝拜命。東諸侯及前田毛利島津諸氏
皆從。自是世號家康曰大御所。○秀賴爲右大臣。○
五月。家康諷高臺夫人。使秀賴來見。淀君不欲母子
相離。且恐其有變。固辭不遣。○七月。課諸侯十餘名
修伏見城。○十月。家康歸江戶。○十一年。正月。家康
令諸侯修拓皇宮。○三月。大修江戶城。使藤堂高虎
率池田福嶋加藤黑田淺野細川等十五侯助工。是
月。家康入京師。將老駿府。相地而行。○五月。高臺夫
人建寺於東山。以祈秀吉冥福。福島正則。加藤清正。

董役。既成。名曰高臺寺。○九月。江戶城成。樓閣宏壯。
稱天下第一。是月使島津忠恒冒松平氏。且賜偏諱
改名家久。自是諸侯有勳勞者。多傚之。○十二年。正
月。秀賴辭右大臣。藤原忠榮代之。○家康課東海道
及關西諸侯。城於駿府。○五月。朝鮮使至江戶。又至
駿府謁家康。自是每將軍襌代。必一來聘。○七月。駿
府城成。家康徙焉。○十二月。駿府城火。○家康課諸
侯。再城駿府。○十三年。駿府城成。家康復徙焉。○十
二月。家康開經筵。以林信勝爲講師。信勝號羅山。博

學無比朝廷之儀幕府之制莫所不與聞焉○十四年先是島津家久奉令招琉球不至請往而討之遂遣其將新納一氏南伐樺山久高以艨艟百艘先抵德島獲戍者三百人大軍尋至攻那覇港琉球張鐵鎖扼津口列巨熕守之津傍有山險多蛇蝎琉球恃之不置戍我軍放火赭山而上遂取要溪灘至千里山不利轉攻虎竹城拔之五戰至國都尚寧面縛出降擒王子大臣數十人禁抄略安撫國民置戍而歸出兵六旬琉球悉平家久報駿府家康以琉球與家

慶長十六年瑞典與丹麦戦

久永爲隷屬分其租稅之半以授尚寧○家康贈書紅毛人許每歲来平户互市○是歲家康使諸侯質妻子於江户諸侯之會同于江户者踰年就封著爲令且禁西諸侯造戰艦○十五年家康令諸侯城於尾張○六月秀頼再興方廣寺以片桐且元董役○七月家康許廣東商舶互市○十六年家康如京師先是朝旨欲以家康爲太政大臣辭不拜賜菊桐章亦不受奏請録祖考乃追贈源義重鎮守府將軍源廣忠大納言○家康使織田長益諭秀頼曰自結婚以来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来以定衆情淀君不欲加藤清正淺野幸長曰臣輩以死守郎君必無患矣乃遣秀頼家康享之二條城清正幸長護秀頼而還○天皇禪位親王政仁親王立是爲後水尾天皇

國史評林卷八大尾

明治十年九月七日版權免許
同　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刻成

編輯者　埼玉縣士族　羽山尚德　第五大區九小區下谷豊住町四十二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龜谷行　第五大區三小區下谷徒士町壱丁目五番地
同　同平民　岡田文助　第壱大區五小區本町三丁目壱番地
同　同平民　牧野善兵衛　第貳大區二小區芝口壱丁目四番地

西京寺町通四條　田中治兵衛
同　三條通柳馬場　辻本仁兵衛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柳原喜兵衛
同　南久寶寺町　前川善兵衛
同　南壹丁目　松村九兵衛
駿州靜岡江川町　廣瀨市藏
遠州濱松神明町　山下仁平
同　連雀町　落合清七
尾張名古屋本町　片野東四郎
濃州岐阜米屋町　三浦源助
甲州山梨常磐町　內藤傳右衛門
信州長野善光寺前　西澤喜太郎
越後長岡　鳥屋十郎
陸前仙臺國分町　菅原安兵衛
加州金澤安江町　近田太兵衛
東京日本橋通壹丁目　北畠茂兵衛
同　二丁目　稻田佐兵衛
同　三丁目　丸家善七

東京芝太神宮前　山中市兵衛
同　同　所　牧野吉兵衛
同　本石町二丁目　江島喜兵衛
同　大傳馬町三丁目　東生龜次郎
同　湯島松住町　別所平七
同　淺草茅町　北澤伊八
同　通油町　水野慶次郎
同　本町三丁目　岡田文助
同　芝口壹丁目　牧野善兵衛

安積覚（澹泊）著

澹泊史論

弘化三年（一八四六）跋刊本

據弘化三年（一八四六）

跋刊本影印

澹泊安積先生傳

先生諱覺字子先其先陸奥人號澹泊齋蓋取諸葛武侯非澹泊無以明志之語也又有老圃老牛居士之號祖父正信岩瀨郡飯土用邑人姓藤原實爲本郡二階堂氏之族正信父某屬二階堂盛義築邑以居始以飯土用命氏天正己丑伊達氏攻取岩瀨郡某所守須賀川城亦陷舉族四散不知所終正信自幼逃難冒外氏爲安積氏及長與兄重政俱仕小笠原秀政元和之役有戰功事詳史載後致仕還須賀川隱居數年客于蒲

生忠鄉有故又去遂應水戸侯召賜祿四百石其子貞吉嗣焉稱淺香以其非郡之本名也命更安積是先生父也先生年十歲貞吉疾病而舜水朱之瑜適以是年來水戸貞吉躍然喜曰此千載一時也請以先生備弟子之列從至江戸明年歸省而貞吉終不起矣間一歲舜水復來水戸携先生還當時同業者今井弘濟五十川剛伯服部其衷與先生共四人而獨於先生晨夕課讀又命作一簿録其功程居三年患痘還鄉先生爲人和厚博覽能文尤長史學初義公蒐羅四方之英俊將以成皇朝之史史館得人於是尤爲盛及公薨時名彦相尋凋喪而先生屹然獨存爲天下所瞻仰享保中官屢促獻史時論贊未成乃命先生撰之先生嘗與新井白石室鳩巢往復互相切磋先生虚心容物能服人善然遇事一斷以義凛然不可犯以是二子稱爲益友及撰論贊屢示鳩巢鳩巢曰安陪仲麻呂以羈旅之之臣與唐諸名家交遊名譽擅于天下而論中無一語褒稱何也先生曰仲麻呂受異朝之官爵大義有闕世人眩其才而不知其罪甚無謂也鳩巢深愧服史成進

呈

有德公使有馬某褒賞之侯大喜賜物有差先生亦以鳩巢之功上達侯乃使賜物謝其勞人皆歎其不伐功先生嘗夢得野水月縱橫句義公分爲韻與諸臣同賦詩公探得月字有仰見文苑一輪月句蓋爲先生也又奉命撰烈祖成績二十巻時年七十有二先生晩誡其子孫曰舜水先生自書經由一巻[illegible]軸義公自鐫朱舜水遺物也六字押印及紫檀筆筒並是朱先生沒後義公所賜者皆藏而寳護之凡吾子孫當

敬之如神明。其或淪落喪失者。非吾子孫。昔李文饒作平泉莊記云。壞平泉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予素敬文饒之文章事業。然至此語則不服。夫以堂堂李唐之大臣。出將入相。民所瞻依。而顧戀戀于一樹一石。曾不能及麗德公之以安遺子孫。某所以寶嗇此物。戒飭子孫。則與此異也。元文二年丁巳。以病終于家。年八十二歲。著有澹泊齋文集八卷。湖亭涉筆四卷。皆行于世。

論曰。日本紀以下正史。繁冗蕪雜。微意往往鬱而不明。及常史一出。闡幽微顯。於古有光。雖然微先生。則卒業

亦難矣哉。義公詩所謂一輪月。其意雖專屬先生。而又可以并證史之照耀萬世矣。嗚呼偉哉。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澹泊先生史論目録

澹泊先生史論上

帝號議 乙酉

常陸　安積覺子先著

本紀神武至仁明皆併書追謚於御名之上曰神武神日本磐余彥天皇綏靖神渟名川耳天皇蓋上世遼邈名諱不詳如神武諱彥火火出見尊絕無而僅有已舍人親王博洽猶不得知故至仁賢紀書曰億計天皇諱大脚字嶋郞注曰自餘天皇不言諱字至此獨書者據舊本耳然其御名稱號之類而非諱字之謂也及神武

元年登極於橿原宮號曰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則是加神日本磐余五字於彥火火出見上稱其功德判然可見綏靖已下名稱混合不可得而知如懿德稱大日本彥耜友天皇孝安稱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之類是也名諱既不可知上謚又非當時之事則不如一從舊史書之然冠追謚於其上則竊謂不可書神武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則可矣綏靖已下不得書諱故連書追謚已掩其曲非僭則誣不可謂公行之書按魏書道武天興元年追尊拓跋毛已下二十七代爲某帝書曰聖武皇帝諱詰汾神元皇帝諱力微今書綏靖神渟名川耳天皇則猶書聖武詰汾皇帝神元力微皇帝（書詰汾皇帝力微皇帝則有如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是也書謚其上則無）史家無此書法也本館往年之議已爲不冠追謚則不知爲某帝故連書及壬午再議每紀末書曰追謚曰某天皇則與開卷揭某天皇本紀者相應而至次紀書某帝子某帝幾年（如綏靖紀書神武帝第五子也神武帝二十二年立爲皇太子下倣之）承前接上無復不可差別之累則追謚不當冠毅然去之而不疑一從舊史之文可也續日本紀文武聖武光仁三帝皆書當

時所上之謚（元明書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豐國成姬天皇元正書日本根子高瑞淨足姬天皇亦追尊之號也然無上謚之文蓋闕文）所謂謚者尊號之比而非謚法所議然因循舊典書之可也但聖武書天璽國押開豐櫻彥天皇則不可宜據廢帝追尊之文（天平寶字二年）書勝寶感神聖武皇帝寶字稱德孝謙皇帝亦廢帝所上尊號也曰父曰子尊無等差而一書其謚一書尊號亦無義例（續日本紀如此）況當時記事既有聖武皇帝之文（續日本紀神護二年四月有一男子自稱聖武帝之皇子）本館修撰何憚何嫌而不敢書乎追尊草辟皇子亦同日之勅也聖武不可書追尊則草辟亦

不得書岡宮天皇。是不可不議也。然則書某諡天皇諱某。當起於何世。曰。起於桓武。其義何據。據類聚國史也。續日本紀書桓武曰今皇帝。當時勅撰之書。固當如此。日本後紀雖不可得見。散在類聚國史者。可以類推。淳和桓武之皇子也。而皇太子上表。有桓武聖帝之文。帝王部。天長二年十一月。皇太子臣正良言。自桓武聖帝訖於當今。自餘薨卒部。天長年中。書桓武天皇寵之。書桓武天皇之時。類例不一。平城當時天子也。而書平城天皇崩。帝王部諒闇條。天長元年秋七月甲寅。平城天皇崩。互見太上天皇條。蓋平城宮名而非諡。猶稱嵯峨淳和而宮名與諡並行而稱者。蓋自日本後紀始。續日本後紀仁明崩下曰。善書法。學淳和天皇之草書。其稱宮名。亦猶日本後紀書平城天皇。至續日本後紀。則揭仁明天皇而書天皇諱正良文德實錄直書文德天皇諱道康。據之則桓武以後書諡與諱。斷無可疑。釋日本紀以爲神武等諡。淡海三船奉勅撰。蓋在光仁桓武之朝。則神武至元正。皆得書追諡曰某天皇。聖武孝謙廢帝不在此例。光仁嫌於追諡。然日本紀續日本紀兩部正史。看爲一例書之。猶可也。桓武以後。決不得書追諡。故曰。斷自桓武可也。今桓武紀書桓武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天皇諱山部王。平城紀書平城日

本根子天排國高彥天皇諱安殿。而嵯峨無諡號。則書嵯峨天皇諱神野。至淳和仁明。又書諡號。如桓武平城二紀。義例不一。書法庬錯。且如仁明諡號日本根子天爾豐聰慧天皇。續日本後紀所不載。僅見一代要記。歷代皇紀。紹運錄。不依正史爲斷。而據稗叢書之。亦未見其可也。管見如此。當書桓武天皇諱山部王。而書所上諡號於崩葬之下。平城以後皆傚此例。如仁明諡號。則引三書。注於崩下。非疑三書所載。而正史不載者。必當有故。故曰注之。庶幾去就適宜。而體裁近正矣。蓋御名至重。奉諡至大。書法所由起。義例所由出。不可不謹嚴也。故議。

帝號義例　三項

古昔天皇之諡。未審起何時。釋日本紀引私記曰。神武等諡。淡海三船奉勅所撰。今考諸書。續日本紀成於延曆十六年。而載神功應神仁德敏達孝德天智天武等諡。古語拾遺成於大同二年。而書神武天皇姓氏錄成於弘仁六年。亦皆書諡。親長記以爲神武至文武四十二帝諡。淡海公不比等所制也。無稽之說不足取焉。據釋日本紀。則追諡諸帝。蓋在光仁桓武之朝。不然則廢

帝時也。天平寶字二年。追謚聖武及草壁皇子。憲章典故。摸倣唐制。革百僚名號。則追謚疑在此時。雖今不可考定。神武至元正。紀首皆冠以追謚崩下書追謚某天皇。皇朝上謚始見續日本紀大寶三年。謚持統曰大倭根子高天原廣野姬天皇。謚文武曰倭根子天之眞宗豐祖父天皇。至聖武則曰天皇出家歸佛。故不奉謚。天平寶字二年。追尊曰勝寶感神聖武皇帝。謚稱天璽國押開豐櫻彥尊。所謂謚者。徽號之謂。而非謚法所議也。元明遺詔。謚號稱某國某郡某朝廷馭宇天皇。傳示後

世。蓋遵古制。稱揚功德。此之謂謚。其義可見。然元明元正二帝。續日本紀無上謚之文。書元明曰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豐國成姬。元正曰日本根子高瑞淨足姬。至光仁。書謚曰天宗高紹天皇。考前後例。如元明元正二帝。亦當時以徽號爲謚。而無明文者。史之闕文也。續日本後紀。桓武曰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天皇。淳和曰日本根子天高讓彌遠尊。類聚國史。平城曰日本根子天排國高彥尊。雖上謚之文闕不可見。據嵯峨以有遺詔不奉謚之文。則桓武平城淳和三帝。以徽號爲謚可知矣。故

今斷爲謚。但平城嵯峨淳和三帝稱以宮號。故不書追謚。如仁明文德清和光孝。則當時所上謚也。故今皆從其實書之。上世帝諱不可考定。日本紀神武書神日本磐余彥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尊仁賢書億計天皇諱大脚字嶋郎。注曰。自餘天皇。不言諱字。而至此獨書者。據舊本耳。終日本紀書諱者。不過二帝耳。綏靖以下。書某天皇者。決非諱矣。有連書徽號者。有單書名者。如懿德書大日本彥耜友天皇。孝靈書大日本彥太瓊天皇之類。連書徽號也。如成務書稚足彥天皇。應神書譽田別

天皇之類。單書名也。名即諱也。今何不書諱某。名而非名。當時之稱也。神皇正統記至仁明書諱正良曰。先是名諱未正。多用乳母等姓爲名。至此名諱始正。蓋據文德實錄。先朝之制。每皇子生。以乳母姓爲之名之文也。夫以舍人親王源親房之博洽。獨不能考究之。千載之下。豈能知其果爲名諱哉。徽號既不可折名諱又不可辨。則在謚之下。不得書諱某。故除神武仁賢外。卽位下皆書是爲某天皇。其義何居。據日本紀也。繼體紀曰元妃曰子媛。生二子。皆有天下。其一曰勾大兄皇子。是爲

廣國排武金日尊。其二曰檜隈高田皇子。是爲武小廣國排盾尊。欽明紀曰。堅鹽媛生大兄皇子。是爲橘豐日尊。勾大兄名也。檜隈高田稱號也。所謂名而非名。亦可㠯見。如其廣國排武金日尊。皆徽號也。神武元年。書郎位於橿原宮。號曰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推類可見。唯如清寧稱白髮皇子。顯宗稱弘計王。推古稱額田部皇女。亦皆從其實而書。初稱某皇子某王某皇女。如天武持統文武元明。據本書書小名某。元正㠯下。考索本書。皆書諱某。考據注於各紀。今不一一援引。

帝大友紀議

夫有英明之人。能立不朽之事。卓識偉論。迥出衆人之上。然非備大公至正之義。則不足㠯服衆人之心。而破萬世之惑也。本邦上古之事。舍舊事記古事記日本紀。無足爲徵者。而日本紀又其尤也。然神功皇后未嘗踐位。列之帝紀。帝大友儲貳承統。黜而不書。編年記事。既不足㠯考信。崇虛抑實。又不可㠯爲訓。今所修撰。綜覈名實。抑彼揚此。出於上公之明斷。遂成千古之定論。不亦偉哉。蓋壬申之亂。頗與靖難之師相類。帝大友之舉措。未必下於允炆。而天武之勇略。亦未必過於成祖。特以將相無人。亟殉社稷。禍亦酷矣。舍人親王之作天武紀。譬如當宣宗朝修兩朝實錄。當事隱諱。固其宜也。然而曲筆過多。前後錯亂。帝大友事迹尤爲難明。參之懷風藻水鏡二書。然後承嗣之重。繼統之正。粲然可見矣。故今據此二書。書曰立爲皇太子。曰即天皇位。其正大明白。凜乎不可犯。天武簒奪。於焉畢見。亂臣賊子。可㠯寒心破膽矣。然其爲皇太子也。就二書而究之。則不能無異同也。懷風藻曰。年二十三。立爲皇太子。據之則實

天智帝三年也。日本紀天智紀曰。十年正月。拜太政大臣。所謂十年。即四年也。三年已定儲位。不應明年又有此命。懷風藻㠯爲年甫弱冠。拜太政大臣。既曰弱冠。應在二十左右。天智元年。大友年二十一。然則元年爲太政大臣乎。此與日本紀大異者也。如以親王所書。全爲可疑。則是日蘇我赤兄中臣金爲左右大臣。及置御史大夫三人。亦併不可信乎。水鏡所載其爲太政大臣。則同於日本紀。而爲皇太子。則異於懷風藻。曰十年九月。帝疾病。十月。立大友皇子爲皇太子。是時天武已遁于

吉野。撰之時勢。其或然也。故其爲太政大臣。不如從日本紀。書於四年正月。其爲皇太子。從水鏡書於十月。庶無扞格之累。而於當時事勢。亦爲允愜矣。然則何謂曲筆。曰其稱天武。無一定法。曰太皇弟。曰東宮大皇弟。曰皇太子。至天武紀。書曰。天命開別天皇元年立爲東宮其果皇太子耶。不宜稱太皇弟。其爲皇太弟耶。亦不宜稱皇太子。蓋大皇弟者。一時權立之名。而皇太子又不得其實。紛紜錯謬。故爲其說。然舊史所載。難遽刪除。今修天智紀。宜書曰元年立大海人皇子爲東宮。其義何

居。據天武紀也。神武以降。無書東宮者。此書東宮。變例也。蓋作史者。據事直書。其得失從可見焉。此歐陽子作梁本紀大旨也。若夫改大皇弟爲皇太子。則代親王而冊授也。於名雖當。於義甚乖。既失事實。亦無明據。故元年特書立爲東宮。前後一以大海人皇子稱之。蓋書法貴嚴。有常有變。卽其所變。而義自見。此朱紫陽修綱目之微意也。至於天智崩後。詔勅所出。機務所決。則雖以親王之筆。亦不能掩飾。總裁考證。備得其要。又非後生晩輩。所敢企及也。謹識。

二宮考上

皇朝故事。皇后中宮。通曰二宮。非禮也。源親房卿抄曰。中宮者。卽皇后也。本朝並置二宮。太無其謂。而廣仁御宇置此職。以來代代並置。按始置中宮職者桓武帝。而稱中宮者皇太后也。非如後世皇后中宮名異而實同也。續日本紀桓武紀曰。天應元年四月。皇太子(桓武)受禪卽位。詔以親母高埜夫人。稱皇太夫人。五月。始置中宮職。延曆二年。立藤原夫人(乙牟漏)爲皇后。三年。天皇移幸長岡。中宮皇后並自平城至。八年十二月。勅頃者中宮

不豫。稍經旬日。乙未。皇太后崩。丙申。勅曰。中宮七七御齋。宜令諸國國分二寺誦經。前後皆書中宮。至崩。始書皇太后。蓋以明年追上皇太后尊號也。據之則所謂中宮卽皇太后。而皇太后卽皇太夫人高野氏也。遷都下文書中宮於皇后上。其義甚明。凡皇太子受禪卽位。尊皇帝曰太上皇帝。尊皇后曰太上皇后。禮也。桓武之置中宮職。專爲廣仁帝。而非爲己。若曰太上天皇之中宮。推尊之道也。清和帝天安二年十一月。詔改先中宮職。爲皇太后宮職。事見實錄。可爲確據。於是益知其爲皇

太后也。不特皇太后。其太皇太后。亦可以稱中宮。何以明之。續日本紀孝謙紀天平勝寶六年。太皇太后崩于中宮。所謂太皇太后者。文武夫人藤原宮子娘。聖武之皇母。而孝謙之皇祖母也。令義解曰。中宮職謂皇后宮。其太皇太后皇太后。亦自中宮也。後世不遵此義。皇后中宮。列位椒房。均被寵遇。並后匹嫡。勢埒地逼。此劉聰天元之所爲。而人主之所宜戒。甚乖祖宗之意也。桓武卽位。尊高野氏爲皇太夫人者。非禮也。凡后妃加太字者。帝崩而皇儲嗣位。尊之之辭也。按唐書順宗王皇后

傳曰。順宗升儲。冊爲良娣。及永貞內禪。冊爲太上皇后。元和元年。順宗晏駕。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及崩謚曰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絪議曰。秦漢以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太字者。所以別尊稱也。開元六年。太常議昭成皇太后（睿宗妃刻宗母）謚號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今如謚冊入陵。神主入廟。當去太字。宋史高宗吳皇后傳曰。高宗內禪。稱太上皇后。孝宗卽位。上尊號曰壽聖太上皇后。上皇（高宗）崩。改稱皇太后。光宗卽位。更號壽聖皇太后。以壽皇（孝宗）故。不稱太皇太后也。孝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由是推之。則天應元年四月。廣仁帝傳位之日。宜尊爲皇夫人。而不加太字。至十二月帝崩。宜爲皇太夫人。然五月既置中宮職。舊史雖無尊爲中宮之文。其爲中宮則斷不容疑。既爲中宮。不可降爲皇太夫人。然則十二月帝崩之後。宜正皇太后之徽號。而不俟九年之追崇。如此則名正言順。於禮爲當。蓋當此時。朝廷禮儀。雖有可觀。未爲大備。得一遺二。固其宜矣。且唐宋典禮。皆桓武以後事也。可以爲後世之考據。而不可

爲當時之準則。至於後世禮文盛行之時。皇后中宮並置不廢者。不知其何解也。親房卿之說。卓有所見。但曰廣仁御寓置此職者。頗似疎漏。天應元年四月已前。固係於廣仁。而禪位以後。則係於桓武。觀者當考究舊史。詳得其實。蓋親房卿之作是書也。在關城戰爭之時。無書可徵。而暗練強記。淹貫古今。譬猶致堂之著管見。一二紕繆。愈見其該博。特怪夫後世並立二宮。沿襲不革。其原起于桓武。而非桓武之過。乃後世之過也。

二宮考下

皇后中宮其實一也。分而爲二。起於皇朝。泛覽前史。北
史后妃傳序曰。道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
中宮。餘妾或稱夫人。隋書后妃傳序曰。周宣嗣位。不率
典章。衣褘翟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宋
史喆宗孟皇后傳曰。宣仁太后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
禮。宜正位中宮。又曰。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劉
皇后傳曰。時孟后位中宮。后不循列妾禮。高宗邢皇后
傳曰。高宗虛中宮以待者十六年。吳皇后傳曰。憲節皇
后（卽邢皇后）崩聞至。秦檜等累表。請立中宮。孝宗謝皇后傳

曰。成恭皇后（夏氏）崩。中宮虛位。理宗謝皇后傳曰。謝女端
重有福。宜正位中宮。史策浩繁。未能撿閱。略擧淺見所
及。總之皇后中宮。無所分別。親房卿所謂中宮卽皇后
者。簡而盡矣。按扶桑略記曰。寬治五年正月二十二日。
前齋宮媞子內親王冊爲中宮。是依天皇養母也。中右
記曰。正月二十二日。有立后事。無品內親王媞子。又曰。
中宮立后之後。始有奉幣。曰立后。曰中宮。遞文而言。亦
可以證中宮卽皇后之義也。夫內親王媞子者。白河帝
之女。而堀河帝之姊也。並中宮賢子所出。寬治五年立

爲中宮。七年尊號郁芳門院。而其爲中宮。竊有惑焉。以
爲天皇之中宮乎。則皇姊不可爲后。以爲上皇之中宮
乎。則皇女不可爲后。然爲天皇之準母。則上皇之中宮
也。名實紊亂。稱謂曖昧。蓋當是時。天皇尚幼。機務專出
於上皇。立爲中宮。上皇之志也。考之今鏡。上皇素寵中
宮賢子。而會其崩。哀慕之情。鍾於子女。故使內親王養
天皇。爲之準母而篤其愛。旣爲準母。故假之名而爲中
宮。旣爲中宮。故又加徽號曰郁芳門院。親之愛之。尊之
榮之。其實不過如此。而不知一假其名。則雖曰非上皇

之中宮。其可得乎。此特出於皇情之私。而不可爲朝廷
之法。悖禮害義。莫斯爲甚。噫準母故事。雖有由來。不適
其宜。則闕而可也。如不可闕。則後宮妃嬪。寧無其人。何
必區區以同生之姊爲之哉。亂名分而存典章。與省虛
文而愼倫理。孰重孰輕。姑因中宮事。併論于此。

神功皇后論

西山公命修史諸臣。論神功皇后事實。臣覺謹摭其緒
餘。著論曰。統者。所以正皇極。剗僭僞也。統之所在。不係
大小彊弱。唯以正爲貴。雖不幸罹厄運。祚衰邦瘁。而發

號施令。莫敢不從者。吕統統人心也。譬如天日之照臨。雖雲霧陰曀。不覩其光。而運于上者。固自若也。故皇朝謂之天日嗣。歷世相承。無有紫色鼃聲之厠其間者。然而無統之世。間亦有之。顯宗仁賢推讓之間。飯豐青皇女臨朝稱制。至明年顯宗卽位。武烈崩無嗣。大連大伴金村迎繼體于越前而立之。齊明朝天智爲儲貳。及齊明崩。殯七年。吕皇太子令天下。襄事方卽位。當此數朝。帝位間曠。或期年。或踰月。或數年。而人心悅服。不敢動搖者。一則吕讓。一則吕賢。一則吕孝。名正分定。似無統。

而實有統也。至于仲哀應神繼纘之間。神功稱制。攝行萬機。則悠久間曠。殆七十年。古今相沿。恬不知怪。其故何耶。託之神而文其事也。仲哀之崩。固不能無疑。日本紀書曰身痛。而分載其說于下。前後繫吕神語若曰。有祟。夫神勸帝使興無名之師。伐無罪之邦。以要重幣。帝不聽而殛之。非貪則暴。何吕爲神。其非爲祟。昭昭可見。参之舊事紀古事紀。蹤緒晦僻。愈不能無疑。然無事可徵。無言可析。議者或以弒逆之罪。歸之皇后武內。縱無稽之談。吕犯臣子之所不當言。豈其理耶。議者或吕中

矣。爲實録身痛爲傷瘓。蓋得其要矣。至于皇后之擧措。則又不能無疑。凡人之生也。十月爲期。過期而免。今世猶有。矧唐堯漢昭。既有其比。應神在孕十三月。此不足怪。而皇后當産月。祝延其期。則可怪也。應神既生。何不速使正位宸極。丕承皇統乎。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況母后臨朝。大臣輔佐者乎。立爲皇太子。則益謬矣。使之冊立大行天皇之柩前。則實仲哀之儲貳也。仲哀既葬矣。陵土既乾矣。四歲而冊立。是誰儲貳乎。釋翬翟而衣袞龍。皇后雖不欲僭。其可得乎。舍人親王吕攝政

紀元。而不予閏位。其見亦偉矣。當時淳朴。未有文字。攝政之義則有。攝政之名則無矣。皇后僭位。不亦明乎。幸應神保壽。待六十餘年。皇后升遐之日。始得承統。設使不幸先皇后而崩殂。則赫赫大業。何所屬望。當此之時。似有統而實無統。岌岌乎其殆哉。議者又吕麛坂忍熊二皇子稱兵。爲抗嫡母。戕同氣。不免反者之名。臣竊爲二皇子悲焉。其曰吾豈吕兄從弟者文也。如其心。未可知也。使之發于可發之時。則師出有名。事或有成。惜乎失事機。而陷于不義也。今修史者。書反。書討。書伏誅。則

毋乃寃乎。書擧兵。書擊。書敗死。則庶乎其可也。嗚呼皇后母臨寓内。總攬乾綱。既非顯宗仁賢之遜讓。又非繼體天智之賢孝。而悠久間曠。遷延歲月。藉口胎中天皇。殺伐二皇子。遂使仲哀之統。幾絶而復存。自非我公英邁卓識。涇渭正閏。而綜覈名實。則舍人親王之特筆。亦將堙鬱而不振矣。若皇后之威武桀驁。武内之專權怙寵。則諸臣之議備矣。臣亦區區敢以統所歸爲重。

大日本史後序 代言

大日本史者。先大父之所剏爲也。先大父嘗有志於修皇朝之史。而患載籍之不備。自簪纓之私儲。金石之祕牘。以至稗史叢說。靡不廣募厚積。以旁互參審。未及見其成。而捐館舍。先人面受提誨。校閲編次。以成其志。夫以歲月之久。增損頗多。易藁凡幾。僅能得成。宜其雄深閎博。足爲不刊之典。而比事必注其所出。屬辭必據其成文。有斷而不續者。有鬱而不彰者。因闕簡破牘之餘。纂散絶殘脫之言。掇拾如此其難。歲月爲之積累。其要務在摭實祛華。而跼蹐抵牾。不得馳騁於梨棗之外。豈能堪藏名山而納石室哉。然不如是。則不足以備後人之鎔範。故雖禨祥詼諧之事。亦互擧併載。髮櫛絲續。以俟良史之筆削。此先大父之遺意。而宗堯自幼所稔聞者也。其志表若干卷未成。雖非全書。而適蒙 鈞命訪問投進。宗堯感激踴躍。銘感無厓。課功程於鉛槧。正紕繆於魯魚。謹以大日本史本紀列傳二百四十三卷。并序目修史例引用書目。總二百五十卷。繕寫呈上。略敘其顚末。於戲休哉。先大父先人述作之志。堙鬱而不彰者。一朝獲伸。而宗堯亦與有榮焉。豈非遭逢之幸哉。從三位行左近衞權中將源宗堯謹敘。

書重修紀傳義例後 丙子

編年記事。史也。紀傳分體。亦史也。編年實録之祖。而紀傳諸史之歸也。自舍人親王撰日本書紀以降。歷世因循。著爲實録。曰紀。曰志。曰表。曰傳。綜覈帝王之徽猷。臚列臣庶之行事。治亂興廢。禮樂刑政。類聚羣分。勸懲並存。粲然可見者。實我西山公之所創爲。而彰考館之所由建也。夫年代之悠久。機務之浩繁。據實而直書。即事而義見。自非推義以明例。豈能成經世之大典。故夫義例之不可不講也。己巳之夏。臣元常臣宗淳與編修諸

士講究商較。作爲義例。歲月寖久。採摭益廣。取舍眩於輕重。裁決膠於去就。解而更張。乃能可鼓。今玆丙子之夏。臣宗淳臣顧言臣覺重與編修諸士。反覆論難。旁搜史漢。以下諸史。可爲彝準者。參互考覈。折衷融釋。遺者補之。贅者刊之。窒者通之。晦者明之。釐正以爲重修義例。於是執簡操觚之士。臨文當事。確有所據。紀志表傳。各守其疆。不踰越。不累重。儉於彼而贍於此。約於言而博於事。區別品彙。體備法立。然後史之告成。可指掌而期也。然而編修之業。其難者三。實錄大率當時所撰。掩

匿過甚。天武簒奪也。子爲父隱。桓武淫縱也。臣爲君諱。雖各存微意。未可深嘗。而眞備佞臣也。不發其姦。基經權臣也。不著其專。以至早良恒貞之廢徙。長屋奈良麻呂之誣枉。蹤緒晦僻。難知端倪。苟非闡幽探賾。研究其實。則邪正曲直。不可復辨。其難一也。實錄既然。況無實錄之可徵者乎。宇多醍醐以後。雖粗有編年之書。而非舊史之體。形管之文。華實難副。緇徒之筆。抑揚多爽。稗官小說。夸誕浮靡。毀譽牽於愛憎。是非汨於見聞。唯冠族之家乘日曆。覈實該贍。可以考信。而年月不備。殘缺

相踵。則不得不取諸稗官小說之類。苟非深究精擇。則難輒爲用。其難二也。律令格式之設。詔敕命令之施。禮樂祭祀之典。官職階勳之制。彝倫所敘。罔敢或踰。然處千載之下。揆百王之法。在畿甸之外。議殿陛之事。苟非講習掌故。窺其梗槩。則有識反脣。決可知矣。其難三也。知此三難。盡其精力。猶恐不及。豈可忽哉。然其要有二。寧繁勿失。於簡寧質勿過於文。廣蒐旁羅。以待良史之筆削。此西山公之盛德。而不世出之英識也。若夫保元平治之亂。骨肉相殘。紀綱日壞。蘖於清盛之罔上。而成

於賴朝之乘勢。至於威權下移。陪臣執命。則王道不振。抑亦甚矣。州郡兵馬之務。將士黜陟之政。專在鎌倉。而御教書與詔敕並行。則其爲體。名雖列傳。實如本紀。宜本之世家。載記以著其漸。參之藩鎭列傳。以通其變。是皆義例之所不能盡。而不能出於義例之外者也。下逮元弘建武。則名臣義士。相繼輩出。藤房之諫諍。正成之忠勇。皆所謂磊磊軒天地者。而世道隆替之樞紐。邦家廢興之機關也。作者宜三復而致意。通難知之意。以發難顯之情。可不勗哉。或曰。義例猶號令也。發號施令。在

於事先令紀傳將成而義例是講不亦晚乎曰不然號令固可前定方略不可前定隨其形勢以設方略隨其所設以申號令孰爲先孰爲後要在能成其功而已矣

謹將重修義例一卷繕寫論述以取進止

將軍傳義例

賴朝開霸府兵馬之權移于關東天下大勢至此一變故鎌倉將軍傳列成一家上準擬世家載記下依倣藩鎭列傳賞罰黜陟號令法制逐年係月而書姑舉其目則天變地妖載于帝紀故不書專係帥府者書將軍除

拜自敘爵五位進至顯要皆書問注所執事評定衆六波羅進退皆書以某爲某國守護及有故而罷書元老重臣之死書如將軍詣鶴岡將士獻垸飯及觀流鏑馬恒例不書有故則書游觀登覽騎射田獵不書其大者書其餘取舍可以類推如賴家之蹴鞠實朝之倭歌觸類而書以著其實賴經賴嗣雖逼于北條氏徒擁虛器而命令所出藉以行之據事直書時勢自見下至宗尊惟康久明守邦四親王皆一例也

答寒川辰清問

膳所人海野寒川子舉鷲峰文集自問中數條來問故答之

天孫降治下國不降中州而降於西隅其理謂何

鴻荒之世置而不論

中華之書或曰本朝爲泰伯之後然神武馭㝢當周惠王則上拒泰伯可爲三四百年而本朝之開闢自神武以前天神地神七五之運過億萬載何待泰伯之來哉如何

異域之人非我氣類任其亂道本邦之人倡爲此說者宜與叛臣同科鷲峰之論不亦善乎往時東山僧圓月

撰日本記爲泰伯之後終觸後醍醐之震怒而罹祖龍之烈火壽張爲幻王法之所必誅也近年難波書生五井純禎著論以爲宇宙萬國各有其主泰伯入爲之主是奪也聖人豈爲之乎亦頗剴切痛快

神武東征之前長髓彥保中州神武代取之長髓彥未可稱叛臣唯各治其所領而已然則神武之舉爲義戰乎爲奪地之軍乎

以神武之舉爲奪地之軍則赫赫皇統何所係屬鑿地而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皞皞如王者之民歷

千萬世如斯而已矣。

婦而居尊位聖賢之所誡也。神功之所爲者。權道時宜乎。抑亦呂氏武氏之彷彿乎。

呂氏已過。武氏未生。況是時纔通于魏。書籍未嘗擕來。皇后豈得知呂氏之事而效之哉。其勢適然也。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書皇后攝制。曰攝政元年。此特筆也。後人讀史。不繹其義。徒見其迹。爲卽眞。以列皇統世次。過矣。皇后馭四海。莅萬機。其所行者天子之事。而親王不予閏位。其旨深矣。

眉輪王弑安康。犯上之罪。不可逭也。然父之讎。不戴天。況其安康所爲太暴。則指而爲獨夫乎。然則眉輪王亦可宥恕乎。

弑逆之罪。天地所不容。雄略之誅眉輪王當矣。然安康信讒夫之言。殺大草香皇子。虐取其妻爲后。而不意七歲小兒能報讎也。帝亦有以自取。不可獨罪王也。鵞峰之論確矣。

守屋排佛之嚴。千載之下。讀之快然。然其敗亡。由奉穴穗之爭。豐聰馬子擧師。義不義之間。以爲何乎。

馬子佞佛。守屋排佛。其勢猶薰蕕冰炭之相反。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救之不以其術。而欲蹂躪以滅之。適足燔燒其身耳。庸可濟乎。守屋之遭誅。雖由欲立穴穗部皇子。而其實在與馬子相軋。太子鋭意征戰者。非爲國家而惡異己者。專欲興隆佛法也。何暇問其義不義哉。鵞峰特設此問。以試學子耳。近世嵯峨僧覺印著皇和眞俗通。力詆太子。議論精覈。可謂俠僧矣。

天智者。中興英主也。援百濟之一擧。其度量可謂大也。然遠征無功。果其不免黷武之嘲乎。

神功皇后征新羅。定貢調賦。以八十艘爲率。以高麗爲内官家。百濟爲西蕃。皆我藩臣也。其最馴良嚮化者無過百濟。而新羅王金春秋狡猾無信。借唐兵以滅百濟。天智以兵護送王子豐立之爲王。以成齊明之志。而豐濫殺功臣鬼室福信。闔境大亂。新羅伺其隙。導唐兵而寇剽。帝又遣援兵。悉心綏撫。而交戰失期。州柔陷而百濟遂亡者。將帥之過也。帝善繼祖宗之志。存興滅之義。烏可以黷武訾之哉。三善淸行意見封事。上配神武稱中宗。知言哉。

忠仁公之輔主昭宣公之廢立可謂社稷之臣譬之伊霍不可過乎然世權之久王道之陵夷兆於此則不免管私家之罪哉

文德帝期忠仁公以蕭何昭宣公廢昏立明能斷大事社稷之臣誠如鷲峰之論然戚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然之勢也至其後昆國家隆替生民休戚漠然無所顧而唯冀女爲后妃身爲外祖圖富貴以張威福耳晉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藤原氏則反之一姓不知出幾后而世操外戚之權殆與契丹

蕭氏相類豈時運之使然邪

賴朝義時之無君其罪不可掩焉然皇綱解紐既久矣無二雄威權則黎民無所措手足而歷運亦不傳於今乎其功罪孰爲輕重不可無權衡乎

賴朝義時無君之罪固不可掩而後白河法皇不録賴朝之功逼於行家義經遂降追討勅賴朝藉爲口實朝廷失控馭之術而大權盡歸於關東矣義時悖逆之甚開闢以來所未嘗有然後鳥羽上皇寵任嬖幸信用讒諂殆使生靈墮於塗炭義時不忍視民不堪命故敢三道進兵震驚宮闕遂有辭於天下矣源親房卿以爲承久之事其曲在上斯可謂公論而二雄之功罪不待權衡而判矣

石田軍記辨

山混齋跋石田記辨其紕繆當矣無稽之言傅會之說固不足論然其間有大害時事者姑舉其一二慶長五年秋細川忠興與幽齋謀招妹夫一色式部於田邊城手刃之此妄也五年六月大旆赴東關忠興從而軍于小山未嘗在田邊城若云六月已前有此事則是時石

田三成退居佐和山城姦謀未發式部何據得知之乎縱知之忠興豈得妄殺之縱殺之增田長盛長束正家之徒在大坂而握生殺之權豈能已專殺之罪罪之乎夫忠興之深謀遠慮建大議濟大事皆在善伐其謀彼未形而我形之忠興不爲也此必無之事而諸書所不載也伏見城陷內藤家長死生不明白故東照公震怒此又妄也家長守西丸率其子小一郎力戰而死忠勇壯烈不在鳥居元忠松平家忠松平近正之下其子若孫雖已汗馬之功興隆門戶而其實酬家長之忠也

豈下恐脫不字

據當時記載家長殘兵斂父子屍不待按驗而火葬于圓城寺故蒙一時之疑此乃部下之過而謂家長不決烈乎至可見才藏事則益妄矣曰福島正則怒才藏違軍令斬敵兵湯原源五郎而黜之才藏屛居營中伺諸軍出潛出營與敵兵鬪自九月朔至十四日每日獲甲騎首然其功無由達故棄首而歸及十五日　公軍於關原布陣未戰先撿諸將所獲首級正則出湯原首召才藏詰之對曰臣蒙譴責不得列軍伍竊從諸軍之後有所斬獲唯恐人知故每獲首納竹葉于耳鼻棄之還

營想壯士輩拾得之耳正則撿之果得二竅有竹葉者十八級　公大感賞曰自今當稱篠才藏時人羨之按八月二十三日正則與池田輝政拔岐阜城黑田長政藤堂高虎等諸將戰于鄉戶是夜正則與諸將屯赤坂至九月十四日㠯侯大旆之至正則未嘗出軍才藏何由得許多甲騎首乎且如才藏之言所謂拾棄首者也奪首爲恥況拾之乎夫堂堂正則之陣孰敢貪之㠯爲己功乎是欲稱才藏之功而損正則之士風也才藏固壯士末森之戰既㠯勇著正則聞其名引爲重臣及攻岐阜城與福島丹波長尾隼人俱有戰功蓋納竹葉于耳鼻異日之談載在口碑而記者傅會㠯爲此時眞好事之過也或云才藏㠯竹爲幟故有此稱此說近之矣凡傳記小說駭人耳目者多不足信温公修通鑑不取五代史闕文其如昭宗使梁祖結鞋絲武后㠯三矢付莊宗皆奇特可喜之事而温公力辨之夫王元之名臣也五代去宋至近而猶有譏議況如此書固無可採宜其剖棄不行于世也然間亦有藏之者余恐爲所惑故原混齋之意而廣之

烈祖成績序

春秋之義尊王爲大國朝自神武天皇定鼎橿原宮列聖相承代天工而理萬幾律令格式之設刑賞黜陟之典臚列無遺庶績咸熙天敘天秩粲然不亂迨乎中葉皇綱紐解威權下移遂使陪臣執國命視君如弁髦足利氏雖開霸府於京師而逼於權臣仰其哺乳身且不能庇焉能得尊王不唯不能尊又從而侵軼之鐘簴不設鹵簿久廢公卿星散妃嬪萍轉幾乎黍離麥秀之歎而亂臣賊子接踵相望應仁以來板蕩極矣右大臣織

田公關白豐臣公雖粗知尊王。而非出於誠心。反嘗其私。皆無足觀也。　神祖英武間出。謀略如神。戡定四方之亂。拯億兆於焚溺。眞勇彰於大高之城。守大義仲於長湫之野。戰馬上講書。興隆儒學。及天下大定。首使諸侯服王事。營繕禁闕。修築宮垣。奉膏腴以豐祭祀。起廢典以復舊規。優廩祿於公卿。須湯沐于妃嬪。四海無燧之警。而黎元奠枕泰山之安。又與關白藤原公議定法制。綱擧目張。朝廷肅穆。遂爲永世不易之重典。尊王之擧。不亦大乎。先君成公命臣覺編次　神祖事跡。顧

惟　神祖度量之闊。信義之篤。仁以立基。智以馭衆。延攬英雄。能成一統之業。臣之庸虛謭劣。豈能得應其選哉。然君命至重。不得辭避。退而蒐索近世諸書。譯以綴之。而載籍不備。率多闕略。野錄叢說。眞僞相半。折衷異同。捃摭遺落。一從本書所有。而不敢一毫緣飾。故其文質而俚。朴而陋。務使核實以備史臣之采擇耳。至於君臣父子。彝倫攸敘。將帥偏裨。安危所繫。則間附已意以提撕之。亦欲觀者注意也。嚮者試撰一卷以取進止。公覽之曰可。賜名曰烈祖成績。太甲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其義蓋取諸此也。亡何公薨。悲哽嗚咽。幾至廢卷。而欲獻之嗣君。以遂公之志。臣殘喘無幾。唯恐旦暮入地。故兼程課功。夜以繼晝。凡五閱寒暑而成。釐正爲十五卷。繕寫進呈。僭越之罪。既無所逭。而疏繆之責。深畏貽譏矣。　神祖基業之大。雖不可覼縷。而文教武德。發號施令。一以仁爲本。故惠澤被于八荒。福祚流于萬世。臣之瑣微。豈敢管窺蠡測。而闡揚盛業哉。唯繹尊王之義。以弁卷首耳。尊王所以開太平之基。而　義公

肅公之訓誨蒙士也。臣亦竊與聞焉。

保建大記跋

宋理宗臨軒策士。得文丞相。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如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潜鋒栗君之修保建大記而上。故彈正尹八條親王也。古誼忠肝。世宜有知之者。雖遭遇之殊塗。小大之不侔。而士君子憂世濟時之志。無以異也。既而君來仕水藩。西山公暨龍作公。知其能而優侍之。時觀瀾宅君同在史局。相得驩甚。屢將此書。折衷討論。宅君服其精確。而神器之議。終不

能協亦猶劉道原之論正統不與温公合而温公能藉道原以成通鑑可見君子和而不同也余亦與君同監編修者涉歷既久相知最厚每夜集酒酣使余講左氏傳右尹子革夕楚子章促席側耳以爲快時或出此書亦相與商量余一言貶之曰此經生之常譚耳烏足貴哉君亦不以爲迕抵掌談笑今思其事如數日前而君謝世殆將十年矣孰謂壯者去而老者留才者没而不才者存乎悲酸梗塞不能自堪則又以酒澆之曰脩短天之所賦而慶弔人所時有余方欲爲得人賀而君遽

先朝露今讀是編不得不於紙上弔之而不欲作兒女子語弔也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竪子成名嗚呼嗣宗之所以痛貶漢高乃其所以深予之也余於是編亦云宅君弁其首而推奬之世果有知之者可以託不朽矣

守山日記序

史體有三曰編年曰紀傳曰實録編年肇於左氏紀傳剏於司馬子長實録起於蕭梁至唐而盛舍人親王以博洽之才著日本書紀實爲皇朝史籍之祖而其體則編年也至文徳帝始有實録之名而三代實録洎襲之蓋古者八省郡國各有史生以記其事人無微而不録事無小而不書朝廷命該博臣僚删繁芟蕪撰述以爲實録其體與日曆起居注無大相過雖以編年統事實亦不能免繁且蕪觔比縷析以成篇帙日記起於司馬君實[illegible]論奏對除拜貶謫以及見聞雜事皆備書之皇朝簪纓之家家乘日録即其體也義公撮其樞要鑒定鏟削而成大日本史史體雖曰有三而貫穿君臣行事之終始周悉古今興廢之本末其實無過於紀傳此義

公之卓識而自我作古者也伏以恭公以威公之別子分茅土於龜蒙奕世蕃衍疆圉寧謐守山世子天資穎敏温良醇謹通以問安視膳之餘専攻虎闈齒胄之業握靈蛇之珠立趙璧之幟投壺絃歌饒有河間東平之風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堂構之美不亦盛乎弱冠欽仰義公之模範深有志於纂述嘗輯藩邸所藏日録品彙臚列以提綱要釐正爲若干卷名曰守山日記事備于世子自叙而又命覺叙之竊惟　神祖在戎馬之間務闡儒教購求遺書唯恐不及洙泗之道聞于遐邇濂洛

之書行。於都鄙。於是乎敬公義公相繼。敦尚儒術。遺風餘烈。延及維城之宗藩。昇平日久。文運丕隆。搦管操觚之徒。世不乏人。高者凌軋雲霄。古者陳設鼎彝。奇者珠宮貝闕。巧者雕脂鏤氷。率皆憑虛駕空之言。而不濟乎世用。其必布帛菽粟。而方可謂之有用之文也。凡日記之爲書。勸懲予奪之典。旅酬燕毛之儀。可以援往而證來者。舍之何所取。信哉世子之所以用心於纂述者。其志固有在矣。由日記而實録。由實録而編年。由編年而紀傳。著爲一代之史。而傳之於悠久無疆。可謂大雅卓爾不羣矣。

書增補追加家忠日記後

中島之敗。鳶巣之捷。伏見之居守。好景伊忠家忠三世相繼死事。忠勇壯烈。如出一轍。而家忠之子忠一亦慕父祖之風。奮死于難波之役。何深溝之多忠義耶。鷲峰先生本光寺碑。曰康保裔三世殉難。擬之其知言哉。岩津之子孫。皆鷹揚龍驤。而此特其翹楚者。宜其胙之茅土。而世居方面之任也。初伊忠之赴鳶巣。家忠固請從之。而伊忠不可。灑酒而別。勑曰他日能報邦家。義氣凜然。如見其面。壯烈不減克用之三垂岡。而忠勇亞於正成之櫻井宿。不意西平有子之美。復見於當時矣。余特欽家忠當疆場騷繹之日。而能留意注記霸府基業。班班可見。方其在小田原營。能以靜制動。有古良將之風。及伏見城陷。左右指麾。挺身大呼而出戰。西兵爲之披靡。義烈垂于不朽。果能不忝所生。而有光于前烈矣。忠冬之增補。雖頗有汎濫之譏。而纘成祖先之懿範。其志可尚焉。友人佐鄉成精于譜牒。能諳近世之事迹。而得是書。謄寫之。竣其功。僅二旬。余喜其勤而就閲之。重有感於家忠之世秉忠貞也。於是乎書。

源義家

武衡家衡之亂。義家血戰數合。敗而復振。卒能摧堅挫銳。誅夷二虜。而奥地廓清。義家之功大矣。故其上解稱武衡家衡之謀反罪既浮於貞任宗任。請速下官符。獻首闕下。廷議以爲此私鬪也。不可下官符。既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事遂寢。義家徒棄首於道路。而還京師。後三年軍記所云如此。驗之當時載籍。亦無官符之文。是時朝廷能存大體。非如後白河法皇逼於賴朝義經。

互下追討宣旨。朝君臣而暮讐敵也。然以二虜之亂爲私闘。竊謂不可也。陸奥出羽之士馬甲兵。糗糧儲峙。皆公家物。而二虜徵發之。運輸之。疆場騷然。民不聊生。義家擊而平之。可謂牧宰之寄。不忝其職者矣。蓋二虜之構兵。起於吉彥秀武憾眞衡。而非有逆上之名。故當時視爲私闘。而其恣動干戈。攻剽國司。是亦反也。何得謂私。必若賴時貞任之塞衣川關。據鳥海柵。掠賦稅。奪庸調。而後得謂之反乎。當事者當議師之曲直。不宜計較賞之有無。義家之舉非歟。則當黜之罰之。是歟。則當優之勞之。而以議者之言。不下官符。是朝廷吝賞也。何以能服將士之心哉。姚令言舉兵犯闕。李懷光與賊連勢。德宗播遷。而亂離相尋者。皆以恡賞也。設使義家部曲有怨望者。則朝廷將何以應之。吾未見其可也。雖然爲義家謀。則其請官符。當在繕兵赴敵之時。三年之間。歲月不爲不久。而必待平定之日。然後奏其形勢。亦已晚矣。故議者得以弄文而沒其功。惜哉。

平政子

政子閨閤之人。而握戎馬之衡。非有權略智數大過人者。則不能也。不稟父命。奔于賴朝。本既不正。焉能保其有終。然政子一流人。不可以此責之。當是時。賴朝伊豆一羈囚耳。非平兼隆憑藉清盛聲勢之比。而寧負此適彼。不可謂無妻昭君識神武之風也。然其處心積慮。專爲北條氏。知有己而不知有子。可謂悍而狡矣。富士野之獵。賴朝遣使矜賴家之射藝。政子一言折之。是豈脂粉口氣哉。其胸中眼中。勘破賴朝亦已審矣。賴家昏庸。不能負荷基業。政子命去職。分天下地頭總守護於一幡與實朝。（一幡關東二十八國。實朝關西三十八國。）叔姪不兩立。外家爭權。雖中人以下。知其亂階。以政子之明敏。豈不策之。其意以爲比企能員一幡之外祖也。彼恚其減割。慫慂賴家從而斃之。我有辭焉。能員既斃。則一幡不能獨立於繦緥之中。外戚之權。歸于時政。而我得志焉。蓋能員之戮。不待隔壁之語。而一幡亦不免於死矣。至於義時弑賴家。公曉弑實朝。則愈不能無疑。公曉明以復父讐爲言。則賴家之弑。實朝使之也。兄弟推刄。君臣相戕。政子恬然爲不知。而不究治其事。及鎌倉無主。請賴經爲帥。擁虛器。主號令。其迹不可掩矣。究其心術。必能殺子殺孫。

絶賴朝之胤。威權一歸于己。而後爲快。不意武氏之亂再見於當時也。余嘗竊謂孝謙皇帝有武氏之穢行。而無其才。政子有武氏之才。而無其位。武氏扼子拉孫。（則天紀。扼殺其女。殺太子賢。又鴆殺賢二子。）務欲蕃昌其族。而三思延秀無復深謀遠慮。唯驕奢是務。相踵夷滅。而義時泰時。勤儉濟事。猛將豪宗。俛首而聽命。子孫相繼秉兵權者九世。雖由義時父子之才略。亦政子善馭英雄之所致。可謂女丈夫也。雖然使遇武氏。則僅能執巾櫛。侍盥匜。縱使用事。不過上官昭容賀婁尚宮之徒。余特提其髣髴形似

耳。

入田親眞

入田丹後守親眞。左京大夫大友義鑑重臣也。常患世子義鎭之彊暴。屢規諫之。又憤津久見美作守尾張守田口藏人。齋藤右衛門。小佐井大和守等。邪佞用事。請義鑑欲除之。義鑑聽其言。天文十九年二月九日。竊命近臣。誅齋藤小佐井。義鑑親檢其首。畢入內。夫人曰。津久見田口尚全首領乎。侍女有其親戚者。密泄此語。於是津久見美作守尾張守孫太郎田口藏人相與謀曰。等死耳。與其徒爲俎上之肉。不如行大事。乃潛使侍女爲內應。夜匿寢室中。偵其寢。揮刃齊發。弑夫人并幼子。義鑑重傷。番直士宗像民部田北將監等。聞變入鬪。遂殺四人者。及曉。義鑑病創而卒。及義鎭嗣立。以親眞每爲訐揚己非。將殺之。有人告之。因勸去。親眞謝曰。凡爲人臣者。忠諫逆耳而死。固其所也。偷一朝之生。汚萬世之名。我不爲也。乃自潰腹而死。時人莫不歎其忠烈焉。大友興廢記。筑紫軍記。所錄述如此。又九州治亂記曰。親眞佞而有寵。善逢迎義鑑。蠱于繼室。愛其所生到明

子。（按義鑑法名到明寺松山紹康。其子曰到明子。他無所見。未詳。今一從本書。）而恒有易世子之志。繼室日夜泣請。欲以親眞爲援。請以到明子託之。義鑑謂親眞曰。我欲廢義鎭而立到明子爲嗣。汝意何如。對曰。御曹司聰悟絶倫。人以爲親世公再生。立之誠大慶。義鑑大悅。使義鎭以治病如別府溫泉。召執政齋藤播磨守。小佐井大和守。津久見美作守。田口藏人。諭以其意。四人同辭對曰。世子無罪。何故見廢。臣等未見其可。不敢奉命。義鑑不喜而罷。及晚。召齋藤小佐井誅於城門。津久見田口稱疾不至。入自後門。紿到明子

近習曰。久不謁御曹司。願一見。卽抽刀突入。戕到明子。并殺其母。遂弑義鑑。事起倉卒。內外騷亂。左右擊殺津久見田口。告急別府。義鎭馳還。親貞懼禍及。據釆邑叛。戸次鑑連齋藤鎭實急攻之。親貞棄城走阿蘇大宮司藤原惟豐。妻父也。故往肥後依之。惟豐誚責親貞曰。汝離間骨肉。悖逆無道。無所逃罪。背城決戰。力屈而死。不失壯士之名。猶之可也。今狼狽來奔。蜷屈鼠伏。天神地祇。寧汝容乎。遂斬其首。送于豐後。義鎭梟之。州人莫不稱快。澹泊齋曰。忠謂之忠。佞謂之佞。天下公論也。焉有一人之身。而薰蕕氷炭如此相反者乎。蓋由毀譽牽於愛憎。傳聞出於泛濫。遂致紛紜厖錯。而善不得褒。惡無所貶。叢說稗史之不足憑據。類如此。而治亂記率多鑿空杜撰之說。尤不足信。至義鑑被弑。夫人罹慘。則大友譜牒所載。雖不言其故。而興廢記軍記之說。不誣也。機事不密。謀及婦人。宜其及也。

書武市常三

太閤記載常三事。余每愛之。欲表而出之。然寥寥數語。不足作傳。唐孫樵論著何易于政績。而題曰書何易于。今傚之。

天正中。美濃士人有武市常三者。兄曰善兵衞。沒于戰場。有孤纔三歲。常三視之如子。鞠育甚至。及長。常三命之襲稱父名。修繕其家。悉以俸祿資財授之。惟取一鐵槍一酒鎗而去。不知其所終。噫常三之行高矣。特惜其爲二物所累。不得謂之毫無所取。然而取之。益見其高。何也。二物不足利身明矣。鐵槍不忘武也。酒鎗寓其志也。夫世之貪鄙殘酷。欺孤兒弱姪。奪其有而不還者。聞常三之風。亦可以少愧焉。蓋當疆場多事之日。其擊刺之功。無所概見。然吾知其臨陳不撓。爲一剛士矣。撫養孤姪。出於天性。經營家業。澹無所利。不剛而能如是乎。昔齊竟陵王以徐景山酒鎗。遺處士何點。傳以爲美談。常三酒鎗。其與鐵槍同朽久矣。儻或留在人閒。則吾必重購之。以想見其人焉。

海上隱者

慶長十六年十月。 神祖放鷹河越。謂新莊越前守直賴曰。聞下總海上邑有一隱者。淳朴不貪。挂一瓢於簷下。受鄉人之饋。以充旦夕之飱。彼爲三好氏之族。往年

卿父戰死于攝州江口。想彼能知其事。宜物色之。直賴奉命往海上。覓之得一草庵。有踰七之叟。曰總歸居士。日誦法華經。直賴入庵長揖。叟延之坐。談及江口之戰新莊氏授首之事。直賴潸然出涕曰。所謂新莊直昌者余父也。居士聞之驚惋。直賴問其名不荅。直賴曰。余聞江口之戰有秉金麾指揮士卒者。是誰歟。叟曰。即吾也。終不言其姓氏。直賴還河越。具言其狀。神祖異之。新莊系圖。

外史氏曰。古之幽人高士。嘉遁以正志者皆有故焉。

或恥事二君。而不食其祿。或盡忠於君。而反以爲不忠。不得已然後埋光鏟采。巖棲谷飲。以終其身。所謂遁世無悶者也。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不足貴焉耳。國朝皇統萬世。絶無革命之事。烏有恥事二君者哉。曁乎戰爭之世。州郡瓜裂。勝國之士。賈其勇以衒其功。滔滔皆是。亦烏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哉。若海上隱者。則異於此。京畿敵國也。宜無容身之地。關東僻遠。牧伯守令。欲得一士舉一夫。以補隊伍之秋也。以居士之材武。售之於關東諸將。則釜鍾之祿立可得焉。而居士不屑爲之。去而處東海之濱。日課佛經。餬口編甿。而終不言其姓名。擬之古之幽人高士。亦無所愧也。考究事實。江口之戰在天文十八年。其春三好筑前守長慶起兵攝州。新莊駿河守直昌屬細川右京大夫晴元。數有戰功。夏大戰于江口。晴元敗衂。直昌奮擊而死。宗黨死者十二人。蓋居士潰圍脱去。魏文鴦之流也。近世讀耕林子著遁史。釋元政作隱逸傳。皆採摭所不及。余因修烈祖成績。偶得其事。既歎居士之棲遲考槃。又欽神祖之明燭幽

微。亦欲勵世磨鈍也。

神祖興隆儒學

外史氏曰。宋儒之書。傳於皇朝。實在喪亂之時。而世無知之者。獨僧玄慧得而讀之。事在一條禪閤尺素往來。當時未聞有禁。爾來二百五十餘年。寥寥寡聞。及惺窩先生出。始講濂洛之學。孔孟之道。遂明於吾邦。羅山先生以博洽之才。親炙惺窩。叩其蘊奥。宋儒之學。始行於世。而清原秀賢引典故以沮之。設使朝廷有此制禁。此弊法也。有識當位。必能革之。秀賢之說。其猶王淮林栗

斥朱子爲僞學乎。孝宗惑之。貶竄朱子。不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夫王林之徒。既讒朱子。使其身不容於宋。而今秀賢又使其道不容於皇朝。何其不幸歟。神祖毅然排之。至今濂洛關閩之書。行於天下者。神祖一言之力也。近世聰明英敏之士。相踵輩出。或鶩江曲之頓悟。或眩新建之良知。或出己意見。託爲古學。弄文衒才。詆訾程朱。是皆秀賢之徒。而　神祖之所惡也。其能弄文衒才。詆訾程朱者。二先生教導之餘澤。而不知反其本。譬如嬰兒能食。而反罵哺之者。及其壯大。放飯流歠。而大言曰。吾在襁褓中。業已善飯。此豈理也哉。

記直江兼續事　此文白石紳書所載。偶以附于此。

直江山城守兼續父曰樋口與三右衛門某。事上杉景勝母掌薪炊。兼續美而晳。景勝悅而寵之。老臣直江大和守死而無子。景勝繼其家。長而有材氣。遂爲景勝之重臣。其報兌長老書。傳播于世。觸撥　東照宮之震怒。兵端萌于此矣。然嘗怪其書辭氣雖悖慢。而飽滿抗壯。無窒塞之景。似曉文字者。適見四家合攷。稱其有文字。載詩二句曰。春雁似吾吾似雁。洛陽城裏背花歸。一臠知味。頗能詩者。考本館所纂詩集。得詩二首。其一賦織女惜別曰。二星何恨隔年逢。今夜連牀散鬱胸。私語未終先灑淚。合觀枕下五更鐘。句語洗刷。殆非麤人口氣。及閱羅山先生五臣注文選跋。始知兼續之所梓行。於是。方信其注意文字。合攷之語不妄也。兼續頗有將略。惜其肆意反噬。寇鈔山形。陷畑屋。攻長谷堂。與最上義光相持。關原之敗。旋師于會津。皆有法度。時人稱之。唯上山之戰。不用上泉主水之言。使之憤激致死。不厭人望耳。總之兼續罪魁也。當與逆黨同誅夷。而　東照宮包荒之量。赦而不問。及難波搆兵。志貴野戰。出奇制勝。雖功不贖罪。而竭力戎事。干戈既戢。能以文籍自娯。當時武夫健將。亦所罕有。偶因論詩及之。

瓢簞

太宰大貳大内義隆。雄據周防長門。承父祖之餘烈。饕食日久。驕汏不恤軍政。珍器重貨。山積雲屯。其最所寶愛曰瓢簞者。乃貯抹茶。矮小磁器也。既而其臣陶晴賢殺之大寧寺。通使豐後。立大友宗麟弟八郎。爲主帥。嗣多多良氏。所謂大内義長是也。右馬頭毛利元就聲晴

賢之罪攻殺之。義長勢蹙。乞援于豐後。宗麟方與隣境相攻擊。不能出兵。義長走長福寺。元就圍之。遣使宗麟曰。八郎命在旦夕。友于之情。想當不忍聞其死。可遣人來取。我卽紓圍退兵。宗麟辭曰。我素惡義長不弟。殺之誠快。聞彼家有茶器名瓢簞者。願得之。元就殺義長而畀瓢簞。宗麟得之甚悅。天正中。宗麟與島津義久戰屢敗。疆場朘削。太閤秀吉公將兵征義久。鎭西諸將望風欵附。宗麟獻瓢簞以媚之。遂爲太閤之物。澹泊齋曰。瓢簞一小壺也。係宗社之盛衰。元就視等瓦礫。宗麟重於

骨肉。一興一衰。亦可以觀。方是時。元就志在併呑山陽。不暇與宗麟爭衡。故遣使告之。我欲活之。彼欲殺之。則曲在彼。而我不與焉。彼欲興戎。無以爲辭。可謂深于兵者也。宗麟殺弟而奪其器。不讎元就而反德之。無事則誇人以天下重器。危急則輸之。以爲納欵之資。取郜之鼎。不足爲比。不義孰甚焉。

道觀　藤柳軒需

大津追分有一數奇者曰道觀。極貧窶。家貯一鍋三足有喙。呼曰手取鍋。每燒松毬爲薪。湘泉作茶湯。或煮增水飯充晨夕。自詠狂歌一首以述其趣。太閤秀吉公聞而奇之。將給月俸。道觀固辭曰。貧賤嗜茶湯。外無所求。而不累于物。一仰廩食。則身有餘饒。而心不閑曠。與其富而屈志。不如貧而待死也。太閤不奪其志。乃點大津驛馬往來京師者。使征其什一。以資生活。道觀又欲辭之。人或勸而受之。於是出杓於窓外。每馬一匹。收錢一文。盈杓則納之。錢未盡杓不出。及盡出之。率以爲常。一日庵曰。道觀吾不知其何如人。至今人無稱者。推其辭俸之心。雖三公之尊。千乘之富。必當不換其志。高尚之

志。古今無出其右。眞所謂數奇者歟。非乎世之以茶湯稱者。多汩沒于名利之塲。趨趄于公侯之門。故其名彰聞。若道觀者。名堙沒而不傳。是愈可貴也。安得與之相對。爇蘭薪桂。而聽松風竹雨之驟至也。

澹泊先生史論上終

澹泊先生史論下

常陸　安積覺子先著

乙酉夏。久患瘧。困卧羸憊。不能讀書。因閲信玄全集。以爲消遣之資。間有可議者。輙録本文。附以己見。隨意評隲。本欲涉獵一部全書。及瘳。館事鞅掌。不復得閑。故不能竣功而罷。

信玄請殿

武田信玄者。左京大夫信虎之嫡子。小名勝千代。信虎爲人彊暴。愛次子信繁。動有易嫡之志。信玄知之。深自

晦匿。擧動貶退。常如不及。信繁人皆以爲庸劣。天文十年。甫十六。加首服。任信濃守。兼大膳大夫。名晴信。其年十一月。初從信虎。攻信州海野口城。城兵乞援平賀成頼入道源心。源心率兵入援。嬰城固守。時大雪。城不可拔。將佐議曰。聞城中有兵三千。環而攻之。猝難得志。不如罷兵而還。歳且暮矣。天又大雪。敵豈尾我乎。信虎從之。下令明旦班師。信玄進而請曰。兒願爲殿。信虎哂曰。衆謂敵不能尾。將安用殿。若二郎則必不請。信玄固請不已。信虎許之。十二月二十七日。（全集或作二十八日）信虎斂兵還甲府。信玄獨留兵纔三百許。夜令士卒曰。嚴辨戎備。秣馬蓐食。不論能否。飲酒盪寒。人皆不喩其旨。竊相謂曰。還府何用如此。眞癡騃矣。及曉。信玄引兵而出。直向敵城。城兵以信虎解去。散出村里。爲迎年計。留者不滿百。信玄掩擊殲之。其在外者聞之。以爲信虎反攻。皆無鬪志。奔竄山谷。城遂陷。源心驍健多力。信玄輙斬之。人始服其膽略。乃還甲府。信虎不喜曰。守城報捷可矣。捨城而來。何其怯也。羣下揣知其意。皆慢易之。信玄不伐其功。順從謙黙。而爲自全之計。

評曰。信玄不得於其父。不悦於羣下。而善自韜藏。一旦臨場決敵。出人意表。若齊文襄之在文宣時。其智豈易量哉。唐太宗年十六。始應煬帝之募。説雲定興以奇策。竟解始畢之圍。信玄雖非太宗之比。出奇制勝。如老成人則一也。知人善使。謀畫無爽。卒能取信濃。奪駿河。東略上野。西徇飛驒。凌跨五州。世稱名將。其機蓋見於此。而其無父之心。亦基於此。

信玄逐父

信虎將廢世子。其迹彌著。信玄患之。密與親臣飫富兵

部令井一郎等謀出信虎。而無外援。令川義元。姉夫也。欲倚以爲重。潛使人致其意。義元以爲信虎婦翁。悍而難制。今與晴信通謀。使得如志。則彼心服屬於我矣。乃許諾。信虎不之知也。天文七年春。使人諭信玄曰。今川閥閱之家也。今使汝之駿河。宜在彼一二年。就義元而講藝習肄威儀。其意專在出之。而以信繁爲嗣。三月。信虎如駿河。命信玄曰。不日而召汝。汝速來。及出。信玄與同謀者。叛于甲府。拒信虎而不納。義元爲之聲援。信虎無如之何。信玄遂自立。信虎終身流寓他邦。

評曰。孝者百行之本。信玄逐父自立。毀滅天倫。大本既虧。雖威震鄰境。名垂百世。不足觀也矣。或曰。子之論正而迂矣。信虎凶暴。天人之所不與。且欲廢嫡易嗣。武田之家。不亦危乎。信玄以不出世之資。不忍坐受其制。故不得已而爲此謀。竟能興隆世業。開拓封疆。是雖不孝於親。而孝於祖先。庸可譏乎。曰不然。信玄既爲世子。略涉書籍。當講問安視膳之義。起敬起孝。盡爲子之道。盡道而不我愛。廢立唯命是從。於我何有哉。其在危懼之地。順從謙默者。皆僞也。夫兇悍如信虎者。以誠事之。猶未易感動。況以僞乎。推是心也。商臣元凶之事。亦不難爲。雖終身不敢讀論語。果何益哉。曰然則信玄被廢。退就羣臣之列。廑爲一隊之長。才略無所展。而老死于牖下。後世不復知有信玄者。其可乎哉。曰可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子之爲也。未聞逐父逞志。貪功徼利。而謂之令名者。苟盡爲子之道。則名之不稱。世之不知。於信玄乎何損。且信玄之戰爭。專爲富國強兵。而非敵愾之事。以天子之命。父不可逐。而況於私乎。孟子曰。舜視棄天下。

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孝子之處變。如斯而已矣。衛出公拒莊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當是之時。魯有聖人。晉有正卿。故子路有奚先之問。趙簡子有戚之師。雖人心泯於彼。而天理存乎此。若信玄之爲。則羣雄環視。恬不知怪。姻戚如義元。亦貪利于己。反擠而陷之。詐力長而仁義消。人心泯而天理絕。禍亂何由弭哉。曰卑之無甚高論。舜與申生。信玄不能學也。曰吾近取以喩。子燕劉仁恭自恃強

大驕侈貪暴。及梁將李思安攻之。非其子守光擊而卻之。則燕幾不守矣。然守光悖逆。囚仁恭於大安山。可以存燕之功。而解囚父之罪乎。此必無之理也。要之守光特庸懦之信玄。而信玄則英傑之守光耳。至其叛父則一也。雖百戰而百勝。烏能得贖其罪哉。

韮崎之戰

天文七年。信濃帥諏訪賴茂與小笠原長時謀曰。聞晴信逐父。人心不附。將士樹黨標異。不相輯睦。宜乘此釁以取甲斐。七月。兩將率兵攻甲斐。逼韮崎。甲府以新逐

信虎。見兵寡少。僅有六千餘。飫富兵部甘利備前小山田備中板垣信方四將。探籌各定前後。兵部先與賴茂前鋒戰。信玄以麾下兵繼之。備前備中信方相踵而戰。然敵兵多。我軍疲頓。幾不能支。甲府留守原加賀急驅市井丁壯五十許。摽壞甲紙旗竹鎗大譟而至。敵軍見之敗走。追斬二千七百餘級。自辰至未。戰合凡四。皆以麾下勝。麾下兵小幡山城每戰揮鎗先登獲首級。竟騎而與敵褊將馬上相搏斬之。被七創。馬亦傷痍。乃挂所獲甲首四於鞍。謁見信玄。污鐵赤血。所乘赭白馬爲騟。甲府壯士相謂曰。戰當令赭白馬爲騟耳。

評曰。賴茂長時勇將也。信玄年纔十八。處危難之地。能却强敵。其後用兵三十餘年。未嘗敗衄。雖四境鄰敵。而無侵掠甲斐者。可謂希世之良將矣。雖然。非加賀之方略。則勝敗未可知。倉卒之間。能出奇策。邦有人。此之謂矣。山城之勇敢。恐不下於耿令言之甲裳盡赤。及晚年沈鷙有謀。善曉軍事。壯士欽羨。信不虛矣。

信玄納賴茂女

天文十三年二月。信玄觀兵諏訪。板垣信方使典廐信繁招諭諏訪賴茂。賴茂納欵。三月。信玄歸甲府。賴茂三來于甲府。信玄竟使人殺之。其黨叉叛。賴茂有女年十四。信玄欲納爲妾。信方及飫富兵部甘利備前皆以爲不可。山本勘助晴幸竊謂三將曰。太守威武日盛。四隣莫能爭雄。諏訪將士。何所能爲。今聞納故君之女。則將士胥悅。以爲萬一生子。使外孫繼絕。則諏訪之家。可以再興。彼必傾心事太守。與本州士子無異矣。三將領焉。信玄遂納之。將士果大悅。相率來服。既而生四郎勝賴。

使居諏訪。呂嗣賴茂之家。晴幸之言驗矣。

評曰。晴幸算敵無遺。決勝有餘。智勇出羣。世所共知。而至於此言。則陋矣。殺降不祥。而納其女。使其少有人心。則豈能俛首奉衽席于仇讎哉。三將之言正而難用。晴幸之論邪而易入。所謂逢君之惡者也。郭崇韜莊宗之功臣也。欲爲固寵之計。而勸莊宗立劉夫人爲皇后。識者譏之。而覆莊宗之社稷者。劉后也。今納死虜之女。冀其生子。而悅將士之心。在當時則可謂不尋干戈。而能鎮靜一方。計之得者矣。而滅武田

之宗社者。勝賴也。天之報施。亦昭昭然。而晴幸之罪。殆不可逭矣。

信方之敗

天文十四年五月。信玄將兵屯信州小室。諏訪郡代板垣信方遣使告小笠原長時木曾義昌。（信玄全集作義高。今從武田系圖。織田信長譜。）踰鹽尻嶺入寇。伊奈諸將（闕名）亦應之。信玄登時發小室。向諏訪。使信方防伊奈諸將。信玄自將防長時。二十三日。長時下鹽尻嶺。義昌爲後繼。長時與信玄先鋒甘利備前諸隅豐後原加賀酣戰移時。雌雄未決。信玄右隊將典廏信繁小山田備中欲從山路出長時陳後。直突義昌陳。長時衆見之。恐其截後。一時奔潰。信玄將士。獲首級六百二十九。伊奈諸將聞之曰。二將失利。我軍豈能得支。不如引退。晡時將抽兵而去。信方欲進擊之。有荻原與三左衛門九郎二郎兄弟。信方之甥也。九郎二郎謂兄曰。伊奈諸將所恃者。長時義昌耳。今二將既敗。將士聞之。當速遁去。而徐徐引退。且不燒營。間有燒者則撲滅之。是必有謀。未可輕進。與三左衛門告之信方。信方素剛愎自用。及聞其言。大怒曰。汝輩怯懦。

敵既褫氣。何謀之有。宜疾擊之。既而日暮雨降。伊奈將士乘闇廻軍。先是留銳卒三百於營中。定軍號。分爲三隊。至是伏發。大呼而進。前後夾擊。信方督勵士卒悉力而戰。然事出不意。死傷甚多。果如九郎二郎所料。九郎二郎恥詬於信方。挺身赴敵。獲首級一。示之信方。又赴陳而鬪死。時二十一。時人莫不惜之。以爲信方拒諫取敗。歸必有罰。信玄諭曰。信方聞我鹽尻之捷。銳意勦敵。固其宜也。戰非斬敵爲善。我亦不可無損。前有強敵。後有伏兵。雨夜迷闇。必當進退失據。而麾下之卒。無一奔

亡者。非素馭軍之善。烏能至此。時人感其言。

評曰。九郎二郎可謂明決之上。料敵如指掌。智也。不躪等而告其兄。順也。不藉舅氏之勢。義也。恥言不用。奮身而死。勇也。使信方從其言。則兵不撓敗。而彼亦建勲著名。與當時驍猛之士。並驅爭先。惜哉。信玄之論信方。將略也。豈有愎諫喪師之將。而又稱其善者哉。蓋信方老臣宿將。重傷其意。而英雄作略。固未可測。明年笛吹之戰。信方爲帥。以寡擊衆。大破上杉憲政之兵。豈非信玄奬諭之力歟。然而剛愎之性。終不

悛。狃勝輕敵。隕命於上田原。雖有孟明視不解之風。不思殷孝祖死將之譏。爲將者其可不戒哉。

戸石之戰

天文十五年。信玄攻信州戸石城。先是分遣諸將。以備鄰境。故兵頗寡。栗原左衛門蘆田下野等各率數十騎攻城。小山田備中爲信玄前鋒。諸角豐後爲後拒。甘利備前橫田備中扼險以備援兵。村上義清將兵六千援戸石。前鋒樂岩寺直衝備前陣。橫田備中子十郎兵衛搏敵督將于馬上斬之。樂岩寺怒。督戰彌厲。城兵見甲府兵少。突圍出戰。信濃先方川上入道等皆敗走。備前備中前後受敵。力戰而死。義清乘勢欲擊信玄陣。山本晴幸言于信玄曰。（時晴幸在麾下。託己所率足輕安間曾根二人。而進言于信玄。）於備前備中戰死。義清將逼麾下。事急矣。得無良策乎。信玄應曰。信濃先方潰走。勢不可遏。不如與小山田備中諸角豐後合兵三陣爲一以決死。晴幸曰。設使敵後隊南向。則我得勝。信玄曰。我軍且不聽號令。豈可使敵兵如意乎。晴幸曰。臣試出一策。請使豐後所將五十騎受臣指揮。信玄即呼豐後諭之。晴幸率其騎去陣可五町。出

其南。敵兵果南向。南向則我陣益整。不可復當。晴幸還白信玄。益歩騎將挑戰。小山田備中張陣而進。敵兵不能支。遂敗走。晴幸急馳備前陣告捷。備前士卒素習兵機。逐北頗有斬獲。晴幸又諭信濃先方將士。使還軍整陣。甲府兵士雖死傷甚多。而信玄遂得勝矣。

評曰。戸石之戰。義清軍鋒甚鋭。信玄先鋒既敗。麾下亦危。非晴幸之進策。則豈能得濟乎。善戰者因敗爲勝。其斯之謂歟。太宗與竇建德相持於虎牢。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因而乘之。遂

擒建德。晴幸之致敵。其有髣髴于此乎。兵家所謂大星。晴幸之所決機。而其功不可掩也。

上田原之戰

天文十六年八月。信玄攻信州志賀城。拔之。休兵小室。先是小縣守將真田彈正幸隆。知春原若狹及弟宗左衛門辨而有武幹。授以方略。使往更級。誘降村上義清。因稱飜城爲內應。請遣兵迎接。誓書定約。義清信之。簡驍兵五百抵小縣。若狹兄弟引入于城。幸隆閉門悉殪之。義清居常憤懣。至是聞志賀城陷。謂其下曰。志賀怨

屬也。今不出兵。部下諸將。恐懷離沮。儻墮彈正之姦計。多喪甲士。當與信玄會戰。而決死生。不然則斬彈正之首。貫之矛槊。不亦快乎。將校諫曰。本軍壯士。多爲彈正所誘殺。新進輩未習軍旅。且聞信玄兵多。宜避其鋒。俟時而動。義清不聽曰。兵之利鈍。不在衆寡。我意決矣。遂將七千餘騎。營于上田原。幸隆請爲前鋒。信玄知義清淹恚。不許。命使爲右軍。板垣信方將前軍。與義清兵戰。破之。率部下兵。乘勝逐北。與後軍相去懸遠。不擇地形。向義清陳。檢所獲首級。敵偵知其驕惰。卷旗而進。急擊之。信方方據胡牀。兵不暇接。敵兵以槍叢刺。竟斃之。義清軍復振。整陳而進。典廄飫富兵部等四將。邀擊破之。義清率精卒數百。馳突信玄陳。所向披靡。後軍馬場美濃信房。內藤修理昌豐。橫擊走之。諸角豐後。眞田彈正。邀其走路。義清單騎揮刀。親與信玄鬪。信玄被創。既而義清墮馬。士卒擁之而去。是日接戰。互有勝負。信玄雖喪驍將。而終得勝。斬首二千九百餘級。其後攻略郡縣。併呑信濃。勢浸彊大。實由此也。

評曰。魏相有言曰。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

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則敗。義清不悟詐謀。亡失精銳。此雖非小故。而所以興戎者。忿兵也。信玄提師攻城。不得謂之應兵。而義清拒羣下之諫。蓄怒而來。則信玄又爲應兵。變化無窮。勢在呼吸。而勝敗之機。蓋決于此矣。夫義清之摧堅挫銳。與信玄鬪者。雖能不食其言。此特隊伍匹夫之勇。而非將帥之事。幸隆之譎敵。則高季興誘李茂貞之故智。而若狹兄弟。亦馬景之流亞也。權略之士。何代無之。顧在能收其用耳。

義清乞援景虎

義清既敗道路爲諸將所扼不復得歸更紱經涉山澤抵越後納一郡于長尾景虎請屬麾下曰義清兵竭力屈崎嶇蹉跌藉君威靈得反弊邑君之惠也景虎時年十八勇略過人出見義清曰先人爲景經略加賀能登越中功績垂成而不幸隕命越中當時景虎尚幼故不能繼成先志將俟明年雪消出師越中能登以攘寇敵而今君窮蹙歸我拒之不武敢不唯命是聽我聞晴信用兵常貴愼重是欲蓄鋭全力蠶食郡國景虎則異於

此不務遠略不貪壤地當戰則戰不能復避來鋭昔源義經僅領伊豫一州相摸入道總管天下至今世人不稱宗鑑而稱義經者以其當戰善戰也於是景虎召諸將令曰今當與晴信對壘兵不須多限以八千十月景虎及信玄遇于海野平景虎雖年少信玄聞其名頗憚之命山本晴幸爲陳布置嚴整首尾救應悉合法度景虎使前鋒挑戰勝負略相當既而日過中有二騎兵出陳指揮斂兵而退問之則景虎與其軍師宇佐美駿河定滿也甲州將士爭欲追躡晴幸固止之信玄亦引去

翌日信玄召諸將問景虎方略何如晴幸對曰臣愚料之景虎合兵七千爲圓陳先使前鋒擊我前鋒其意正欲以其麾下直攻我麾下決一死也而見我陳完固馳突無所施故輙收兵去耳自此以往彼必多方以怒我怒而輕進則陳不能整不整則爲彼所乘正墮其計宜靜以待之徐圖其利諸將皆善其言

評曰信玄謙信勍敵也智勇略相當適足以相持而不足以相斃所謂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智勇不足恃而無以相勝者歟雖小大之不侔較其才氣則譬如

高歡之於宇文泰也今其言曰當戰則戰不能復避來鋭而海野平之役戰未及酣俄收其兵所言頗似相反而實相應何也既曰當戰則戰明其不當戰則不戰矣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謙信蓋達此旨觀其談將略信玄之謹嚴謙信之果決卒如其言可謂知彼知己者矣蓋信玄之兵似程不識之部伍而士卒不若謙信之兵似李廣之簡易而勇烈過之世或見其剽悍驍鋭而徒目之爲猛將豈知量敵審己未逮弱冠而有老成之度乎及壯管

轄諸州威震關東如其事業則亙在信玄之上兩雄並稱豈徒然哉

川中島之戰

天文二十年管領上杉憲政與北條氏康戰敗奔越後依景虎讓管領職與上杉氏於景虎永祿四年二月景虎赴京師謁將軍義輝賜輝字改名輝虎（將軍家譜爲三年五月而全集所載事實有次序今從之）輝虎勢漸彊大有併吞關東之志時信玄徇信濃士馬彊盛輝虎㠯與義清有約每年出兵川中島侵擾壤地八月率兵一萬三千營于西條山信玄

聞之出屯于川中島扼筑摩川上流兩宮渡斷越後路士卒患之輝虎略無懼色信玄留五日入海津城休士馬將佐諫輝虎請還弗聽淹留經旬信玄召馬場信房山本晴幸曰戰期明日卿等部分隊伍晴幸曰我兵二萬分一萬二千襲西條山詰且交兵㠯麾下八千陣于川上待敵半濟前後夾擊則蔑不勝矣於是高坂彈正昌信飫富兵部馬場信房小山田備中甘利左衛門眞田幸隆相木一兵衛蘆田下野小山田彌三郎小幡尾張等十將向西條山典廄信繁穴山（本書不書伊豆守）左衛門大夫（蓋伊豆守信友也）

爲麾下前鋒逍遙軒信連原隼人將左軍太郎義信望月（闕名）將右軍信玄自將中軍部署既畢㠯待天明九月九日夜輝虎從山上望炊煙召諸將謂曰我與信玄搆兵既逾十年未能得志今察其機信玄分兵爲二道一㠯來襲一㠯待我半濟擊之瞭然已在目中今我先涉水張陣挑戰使彼前鋒襲我空營直㠯麾下薄其麾下急與信玄搏戰或交刄而死否則劫之㠯講和我計決矣遂率其兵出西條山度兩宮渡時夜二更不聞人馬之聲輝虎每行軍一人兼三人之食晨爨㠯斷

煙火人莫測其去留十日黎明信玄過廣瀨渡布陣㠯待前軍之報既而日昇霧霽敵兵已在近衆寡不敵士卒大驚信玄使浦野若狹覘之歸報曰輝虎數匝其軍過犀川而歸越後曰不然此所謂車懸者也輝虎將送死于我乃更整陣㠯待輝虎授甘糟近江兵一千爲後軍直江山城兵二千護輜重自將兵一萬㠯蠣崎和泉爲前驅騎兵皆下馬執鎗督將馬上指麾分隊力戰輝虎率麾下出信玄陣右擊義信破之進擊信玄所向衝突震蕩互相殺傷輝虎馬上揮刀親擊信玄信玄不知

爲輝虎。據胡牀以鐵團扇支之。刀中團扇者八。腕被創。士卒爭進救之。原大隅援鎗刺輝虎不中。撾其馬。馬驚逸去。山縣三郎兵衛昌景與蠣崎和泉戰。穴山與柴田因幡戰卻之。其餘諸將皆爲輝虎所敗。逃至廣瀨渡。典廏信繁諸角豐後山本晴幸等戰死。既而幸隆兵部等十將遙聞戰鬪之聲。還軍爭進。尾而擊之。輝虎大敗。士卒悉潰走。戰死三千餘人。甘糟近江獨整部衆。徐徐而退。高坂昌信追擊之。近江殊不爲意。過犀川留三日。收集散兵而去。是日合戰。非諸將來救。信玄幾危。輝虎歸

越後。謂將佐曰。嚮我自入敵陳。欲與信玄相搏。刧之爲盟。而聞信玄好謀。多置圓顱類己者。以亂眞。且鎧冑鮮麗。如壯者。軍裝其爲信玄子弟。亦未可知。尤豫之間。馬爲敵所毆。奔逸至廣瀨渡。有甲士自稱太郎義信。馬上格鬪。鋒刃遞交。而信玄前軍競進來擊。我軍敗績。不與信玄交臂。遂志至今不能釋懷也。

評曰。晴幸指畫未爲失圖。謙信夙悟其機。冒夜而進。此因晴幸之所不及。而信玄之所不慮也。先人有奪人之心。其斯之謂歟。幸而諸將來救。信玄不至大敗。不然則孫叔敖所謂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者。非晴幸之謂歟。以死塞責。固得其所。夫謙信之逗遛涉旬。異于義清之愎諫。信玄士馬精整。無釁可乘。故堅忍以持重。欲俟其動而制之。及其挺身陷陳。則欲爲曹沫之事而不果。謙信非素與信玄有怨隙。所以搆兵者。以其許義清也。然而兵連不解。則不能經略關東。通使講和。信玄不可。故欲決成敗於一擧。而其志固有所在焉。若以賈餘勇而觀之。則豈謙信之意哉。蓋川中島之戰。所謂確鬪也。旗鼓相逼。鋒鏑交接。

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信玄始雖挫衄。而終不退戰場。是所難能。而世稱其勝者歟。審其形勢。兩魏卬山之戰。如夜襲且遇敗而復振。賀拔勝槊刃垂及高歡。絶與此相類。固當無所優劣也。

信玄廢義信

永祿七年中元夜。太郎義信託觀燈。抵飫富兵部家。密語過夜分而還。唯其傅曾根周防近習長坂源五郎釣閑齋子。從焉。監吏偵察其狀。翌日白信玄。兵部弟三郎兵衛昌景侍側。進言曰。臣記世子年十六。初赴戰場。命兵部

使衣戎衣。闍下親行酒。世子觴於兵部原美濃小幡山
城山本勘助四人。臣等感泣竊謂未見如此盛事。闍下
慈愛日隆。而世子何故包藏禍心。自川中島之戰往降
公詆闍下。以蓄異圖。兵部身爲重臣。當讜言極諫。繼之
以死。是兵部之分也。今既不能諫爭。又從而贊成之。罪
在兵部一人。臣頗蹤跡知其事。自七月初。每日通書兵
部。交結邪謀。然反訐非急。臣欲候監史發之。然後上言。
故延至今。因探懷進義信手書。有兵部應諾誠可嘉尚
之語。於是信玄陰爲之備。猜防滋甚。至明年正月。數兵

部罪而誅之。下義信於獄。殺周防源五郎以下八十餘
人。十年十月。義信自殺。

評曰。義信悖逆。天地所不容。囚之殺之。孰云非宜。然
原其本心。則信玄有以啓之。彼聞其逐父。以爲爲人
子者。苟有才能而不得逞志。則雖逐父可也。殺之亦
未爲不可。一有萌于此。則梟獍之行。何所不至。嚮使
信玄知愛子之道。則擇師傅。選僚屬。屏儉邪。遠讒佞。
敎之以義方。旦夕而輔導。則庶幾不陷於不義。而無
父子相殘之酷矣。今既不然。自幼至壯。所講磨者。軍
旅之事。所游處者。健兒悍夫。不服溫凊之勤。不聞仁
恕之言。肆意嬰戮。不亦宜乎。信玄爲子不孝。爲父不
慈。天性毀滅。倫理斲喪。菑不逮身幸矣。夫兵部甲府
之驍將也。所謂赤備。隣敵震懾。嘗以功名令終而爲
潘崇之行。凶徒之魁。罪不容誅。始與信玄逐信虎。又
與義信圖信玄。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或曰。義信反狀
未露。事頗曖昧。信玄不推覈其實。而遽殺之。不亦過
乎。曰。不然。昌景忠勇之士也。其言不涉欺罔。雖以百
口保之可矣。以弟證兄。其事實難。大義滅親。可謂公

忠。又何冤濫之有焉。

庚寅冬。中島爲貞作淺井三代傳見寄。余縱觀之。歎
其記事精確。用意史筆。因有感于當時事迹。摭其可
議者。略下論斷以還之。

上坂泰貞敎誠二子

泰貞之敎誠二子似矣。然觀二子之才。孰與亮政。二子
果能制之乎。則抑而不用。使彼怏怏不得志可也。苟不
能制。則小惠不足懷大奸。克思吾言。遇之勿疎。果何所
益。孰謂泰貞之審於料彼。而闇於知子乎。其實非不知

也。養而子之。立而爲嗣。非有大過。其勢不能易也。然則殺亮政以斷後患。何如。曰不可。彼方忘死救急殺敵立懂。曲意事我。又無過惡。烏得殺之。蓋亮政之才。而二子之不才。大也。至此無可奈何。泰貞死不瞑目矣。

泰貞嘗爲京極勝秀所子養。故養泰舜以爲己子。不忘李宗。義固當矣。何以又養泰信。蓋欲結交隣境以爲援也。然立泰舜爲嗣。泰信爲副。兄弟之分既明。而爭奪之源塞矣。上杉謙信養北條氏康子。命名景虎。又養甥景勝爲子。繼嗣未定。而謙信卒。二子爭立。日尋干戈。景勝終殺景虎。據有越後。謙信英武絶倫。固非泰貞所及。而至其貽厥。則遜一著矣。

京極屋形

屋形者。世家謂也。當時非如京極六角吉良土岐之流。則不得稱。而京極六角同族。仇視鷸蚌相持。而不免漁人之利。吉良土岐至義諦頼藝。敗亡相踵。唯甲斐之武田。駿河之今川。周防之大内。豐後之大友。拓境廣地。士馬雄盛。不負屋形之名矣。然氏眞爲信玄所逐。義隆爲晴賢所弑。信長入甲斐。而勝頼無噍類。秀吉一怒。而義統無所措手足。安在其爲屋形哉。甚矣。高清父子之孱弱也。亮政反下泰舜。是反于高清也。而不能討。檄召將士。張皇虛聲。老病不能任事。猶不足責。高岑懦緩受制于人。不得已而出兵。敗衄而還。逼於俊孝之議。既和而又戰。戰而又敗。敗而又和。雖講和。其實請降。舉措乖方。一無足觀者。宜其幽于小谷。不能一日聊生也。其子高秀若存若亡。苟非秀吉之經略長濱。則京極氏不得血食矣。由是推之。信長秀吉隱然有功于京極氏。雖謂之爲高清父子報讐雪恥。可也。

淺井三代

亮政謀將也。久政愚將也。長政勇將也。謀而無勇。則謀不成。勇而無謀。則勇不立。惟愚也。謀不能入。勇無所施。相率歸于敗亡而已。亮政知人善用。廣收羣策。以寡擊衆。謀無遺算。乘高清之罹疾。城于小谷。此其急著也。卒能吞噬江北。開叔基業。眞奸雄也。久政不恤軍事。荒于畋獵。拒諫信讒。疏斥耆舊。及殺大橋秀元。羣下益離沮。其不遽至覆滅者。特以長政收士心。維持紀綱。遷延歳月耳。長政勇略逸羣。健闘無前。奇計良策。雖不及乃祖

而摧堅挫鋭百戰不撓殆有孫策姚襄之風而終不救於敗亡者久政之惷愚掣肘膠柱請戰而不許坐失事機遂使强敵得逞志于我謀臣猛將賣降恐後力屈勢蹙父子不能自全悲夫亮政反逆之雄何爲立傳懲不臣也應仁之亂紀綱不振勝元持豐之黨割據州郡各爲自立之謀下陵上替弱肉强食凡有力者皆可以行簒弑亂臣賊子無人得而誅之豈特一亮政而已哉然余嘗怪亮政得志以降何亂賊之滋多也約而言之陶晴賢殺大内義隆齋藤秀龍逐土岐賴藝秀龍亦爲子

義龍所賊長曾我部元親出一條康政浮田直家簒浦上宗景松永久秀酖三好義長遊佐信教戕畠山昭高三好義繼弑源義輝其餘不遑枚舉綱常滅而倫理絶悖亂極矣然其原起于北條氏之蔑上義時以陪臣放逐三帝恣行廢立高時效之陵暴萬乘輦下相視恬不知怪世道一變其所由來漸矣

長政藉父祖之資雄視江北兵精力完而與越前相爲脣齒固信長之所深畏也蓋長政不服則信長不能越近江而窺窬京畿故結婚以親之倍約以襲之其遇信長實長政之不幸也諸將名長政者三人淺井長政先輩也淺野長政次之黒田長政又次之皆一時之良也淺野黒田世受方面之任安富尊榮亮政至長政三世而絶反臣子孫不能久遠天定亦能勝人不其然乎

淺見對馬守俊孝

俊孝機略不及亮政而殄滅之志始終不渝不特以其與泰舜有姻婭之好蓋忠義出於天性其身老于行間曉暢軍事亮政所憚唯俊孝一人而已高岑既敗亮政往越前謝其援已俊孝欲乘虚以襲小谷將士一無應

者孤軍單弱無如之何使諸將皆如俊孝則豈不轉敗爲勝哉高岑不能用其策盡其才每戰輙敗沈慶之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岑之謂也

井口彈正義氏

亮政困于地頭山計無所出將自殺大橋秀元耳於義氏使之代死義氏怡然就死亮政竟得脱故亮政厚撫其孤娶其女以妻久政義氏不授命則亮政不能立三世之基豈非忠臣義士耶曰不然謂之烈丈夫則可謂之忠義則不可何耶義氏仕京極氏而隸于泰貞其實

臣焉耳。及亮政襲今濱拔上坂。意氣揚揚。還自越前。義氏與今村掃部國平迎謁道左。遂臣事之。與其死于亮政。何不死于泰舜。曰。泰舜衆人遇之。亮政國士遇之。則將如之何。曰。亮政及于泰舜。是主將之讐敵也。縱不能陳力誅討。豈宜委質爲臣乎。衆人國士。既非通論。況非其比者乎。燕劉守光將稱帝。孫鶴固諫死之。先哲謂孫鶴受劉守文委任。不能以死殉之。乃銜守光生全之恩。忠諫而死。是可以死而不能死。可以無死而死也。義氏之輕死。豈非其比乎。然而逼於亮政之急難。激於秀元之勸奬。勢不得不死。此樊將軍授首荊軻之秋也。故曰。可謂烈丈夫。不可謂之忠義。余恐世人見其視死如歸。將與村上義光毛受家照輩。同日而語。故不得不辨之。

赤尾清綱對久政

久政與六角義賢戰敗歸。咎勳舊將佐曰。卿等耄矣。清綱對曰。行兵猶放鷹也。第在主將之指揮耳。臣等雖老。筋力未衰。今日先君若在。不復如此。老耄矣。詞直氣壯。久政無如之何。陳登忤呂布。布盛怒欲殺之。登不爲動容。徐爲曹公之言曰。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布

意乃解。清綱語勢。與此略相似。調理麤人。不得不如此。

久政殺大橋秀元

秀元亮政之等夷。拳勇趫捷。非有大相過者。特以亮政有統馭之才。推而爲主。以徼功名富貴耳。相從以久。竭力行伍。亮政以故舊遇之。益相親愛。故臨死以久政爲託。久政多不法。秀元因事規諫。無所回避。遂見踈。又聽讒者之言。召欲殺之。秀元與其子善二郎赴小谷。遺書長政。指畫軍政。其心一日不忘淺井氏。幾乎從容就義者矣。鄭王友珪患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威勢甚重。發詔召之。其腹心皆諫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爲人。雖往如我何。乃帥精兵萬餘人。度河趣洛陽。友珪大懼。甘言遜詞以悅之。尋使還鎮。師厚揣友珪不能殺己而赴之。秀元知久政必能殺己而就之。非不能爲師厚之事。不屑爲也。故其言曰。今我不往。令昏童一擊頭亦甚易耳。此其胸中筭定久政不下師厚。而不負託孤之義。能守君臣之分。則大有間矣。

久政議長政與信長結婚

近江越前。輔車相依。譬如夏之於鄭。建德停而世充降。

卒之兩困而俱斃。遇太宗也。信長之將略。未及英衛。況敢企望太宗乎。然而淺井朝倉。緩急相救。則不愧於夏鄭之交矣。何以言之。久政承父之業。不克負荷。荒禽怠政。疆埸日駭。唯其不欲長政與信長結婚。議論稍有可觀。不忘與國之好。使彼不得侵軼越前。而後許之。善隣之道。固宜如此。信長專以詐力。駕馭群雄。清議不足卹。盟約不足顧。愚弄久政。牢籠長政。如宿將老臣。則以言餂之。將士日携貳而瓦解之勢。不可遏矣。寧捨一女子。不可不取敵國。此信長之本謀也。久政一味樸實。循其

故常。以爲清議可恤。盟約可徵。而終不知墮其計。此其所以喪軀也。考其歸則誠愚。而持議未嘗不正。彼以詐。此以信。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寧與與國俱亡。不與敵國並存。臨死決烈。猶有可取。觀者不以其過而掩其善。斯可也。

遠藤喜衛門直繼

直繼手眼明捷。膽略素定。方其饗信長於成菩提院。中夜馳還小谷。説長政使殺之。曰。臣一人之力。足以辦之。君公卽引兵來擊。進襲岐阜。則取美濃尾張。在掌中矣。以刺客自處。何其卑也。以將略授長政。何其倨也。卑與倨。皆明捷之所爲也。其策信長。灼如蓍龜。設使長政從其言。則信長輿尸而歸。豈不殆哉。長政不欲邀危乘險。猶有君人之度。而不知養虎遺患。此興亡之機關也。姉川之戰。直繼潛入敵軍。直前欲擊信長。爲竹中久作所覺而死。是欲了其前局也。故曰。膽略素定。非邪。

暨乎兩兵酣戰。主客相亂。竊軍號。易旗幟。徑前欲殺主將者。往往有之。如姉川之戰。朝倉義景之兵。狙擊東照公者二人。天野三郎兵衛康景。加藤喜左衛門喜之。

覺而斬之。秀吉攻三木城。別所長治之兵。久米五郎久勝。志水彌四郎直近。圖擊秀吉。亦所覺而死。上杉景勝與最上義光相持。東禪寺右馬頭佯爲景勝兵。提首突入陣中。呼曰。我獲右馬頭首。大將安在。請撿之。不及者十餘步。本莊越前守繁長。擊而殺之。凡此數者。皆直繼之流。而竟無一人得志者。匹夫之勇。固非所尚。而萬夫之勇。未必不從匹夫中來。顧其養之何如耳。

安養寺三郎左衛門經世

長政敗于姉川。經世力戰深入。爲敵兵所擒。信長問城

中虛實。經世詭辭以對。信長縱之使還。經世益勵戰守。小谷阽危在旦夕。而延數年者。蓋賴其言也。及淺井氏滅。事京極高次。削髮號閒齋。慶長庚子之夏。石田三成往大津城。謁高次。告其謀而誘之。高次雖不聽。而善遇之。經世謂將佐曰。三成稱兵。必不能成。執而戮之。一夫力也。請我當之。黑田伊豫守不從。曰三成受秀賴密旨。以舉大事。輝元居大坂。指麾軍事。今殺三成。則輝元急攻我。諸將響應。守備未完。四面受敵。此危道也。經世曰。不然。秀賴尚幼。不能出命令。三成誣天下。以濟奸謀。關

西諸將。脅于三成。蒲伏聽命。今殲渠魁。則諸將波駭。羣疑蠭起。輝元惶惑。計無所出。我亟遣一价。報于小山。內府大旆。皷行而西。則平蕩支黨。可翹足而待。此不世之功也。伊豫守素恇怯。不能用其言。經世憤惋而退。信如其策。則不待青野原之鏖戰。而天下大勢已定矣。明決之士。所見略同。經世之欲執三成。即直繼之欲刺信長也。要之。二子皆奇士也。故特表而出之。

澹泊先生史論下　終

澹泊先生史論附録

常陸　安積覺子先著

擬策問三道

殿試鄉試皆有定式。而非甕牖繩樞之士所可議也。然擬則無罪。彰考館諸子。研究史學。勵精公事。敢擬策試三篇。干求高對。此亦講習之一也。請勿遐棄。

封建郡縣。唐宋諸儒。議論不一。如爭訟然。至柳子厚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蘇子瞻范淳夫楊用修皆是其說。而子瞻至謂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言。其意以郡縣爲良法。皇朝上古至中世。專以郡縣之制莅之。至源賴朝握兵馬之權。恣封將校有功於己者。以爲羽翼。子孫相承。血食永世。應仁以來。州郡瓜裂。封豕長蛇。蠶食鄰國。兵練馬彊者。并吞數州。介椽目郡司之制皆廢。而爲其守者。獨兼方伯連率之任。非階王命。皆所僭越。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間有英雄之士。能知順逆之分。周勃以百戰佐高祖。竇融以河西歸光武者。國家醲賞疇勳。帶礪鞏固。至於今日。海晏河清。千里之外。朝令夕應。無風草之警。然則子厚所謂非聖人之意也。勢也者。其言雖可取。而郡縣之制。未可爲得。而子瞻所謂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者。皆不足取。而淳夫用修之論。亦將麾之門牆之外乎。

釋教之害。前哲論之悉矣。皇朝欽明天皇以來。崇奉之極。至與朝儀國典同科並行。以萬乘之尊。脫屣空門。傳法灌頂。其禮重於受冊書。啓金縢。攝關大臣。競建寺院。朘民膏血。務以鉅麗宏壯相誇。遂至以髡緇爲家法。以法諱易謚號。其弊不可勝言矣。然蘭殿椒屋。螽斯蕃衍。立爲親王。降列人臣。則遙授之官。宛如星羅。而簪纓之族。殆將棊布。竭天下之力。不能贍其奉養。於是乎有出家離俗者。肇於開成皇子。而盛於覺行法親王。貫首門主。奕世不絕。雖無高岳恒貞之操行。而有圓慧尊雲之忠勤。至皇女。尤有難處。蓋自齋宮齋院廢。而皇女下嫁者。世賸其二。資裝不給。帑藏虛耗。於是乎有披鬀入尼寺者。亦猶唐宋公主爲道觀教主。師資相踵。分派天潢。天下之人。望而知其尊爲公主。而不敢褻侮。凡僧尼寺院。皆有定額。而不別增租稅。以累黎庶。唐末十六宅諸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此雖喪亂之世。亦甚可哀。皇朝

絕無此患也。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此雖不可以禮目之。亦不得已。而時之適宜者也。然則釋教未可全非歟。儻聖主賢輔。馭㝢秉政。則排斥釋教。而皇子皇女各安其所。別有良法乎。

禮樂所以移風易俗。而教化所由生。彝倫所由敘也。元魏孝文欽慕華夏。敦尚儒術。遷都洛陽。嚮心禮樂。竟變腥羶之俗。能爲衣冠之邦。然明元太武之業。自此衰矣。金世宗明主也。時人謂之小堯舜。禁女眞不得學南人衣飾。嘗怒太子允恭盡用華服。曰。易世其衰矣。文中子

曰。心迹之判久矣。余竊謂世宗能究其心。而不踐迹。此其所以爲明主也歟。元之爲國。反於孝文之所爲。不欲用華變夷。而日夜思惟用夷易華。王元美有見于此。故曰。元唯不忘其故。是以易世之後。僅能驅而置之大鹵之外。若飛鳥之就林。而巨鱗之還壑也。皇朝風氣剛勁。士尚廉恥。彎弓馳戈。百有餘年。文運隆盛。戸誦家習。上之爲政。參用弘安禮節。貞永式目。而不規規於衣冠文物之制度。五教誕敷。五品克遜。樂則不能知。禮則可謂具體而微矣。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朱子釋其義曰。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又載程子之說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又曰。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然則禮樂雖不可興。而處雍熙之世。享磐石之安。如斯而足歟。抑聖賢當世。則有以移風易俗。而復三代之治乎。

致藤執政書二首　癸巳

覺在彰考館三十年。縱觀史策。得覩皇朝異邦之事迹。徒供筆墨之資。未試鉛刀一割之用。年幾六十。益無聞焉。齒髮頽落。精神衰憊。雖有老驥伏櫪之志。而

恐貽駑馬戀豆之譏。故修史之暇。唯以澆菜養菊爲務。至於當世之事。非所涉歷。豈敢吐一言論一事哉。然而飽食暖衣。豢養妻孥。皆君上莫大之恩。敢不竭犬馬之力。以輸螻蟻之忱。久辱台臺之知。恃其不必厭棄。故作書二通。干進左右。冀暇時電覽。

其一

覺聞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霸之與王。固不可同日而語。功烈如彼其卑也。然而後世公侯牧伯。胙茅土而有社稷者。景仰桓文之功烈。咸欲企而及之。何邪。誠

以其得賢臣而爲之佐合諸侯而尊周室也方今柳營之制天下雖不可比于周室而德澤之浸灌浹洽人心之攀附悅慕不可謂無周室之遺風也昔者月堂西志二君以至道甫道幹二君僅有三河之一方城非完固兵非衆多四境隣敵而能自立竟基大業者非有陰謀祕策驅神役鬼之術而以誠接下以恩撫下世德相承人心固結猶太王之在豳也傳至　東照宮英武天縱人歸其仁神智妙算戡定禍亂不數十年合四海於分裂之餘擁戴天子禮遇公卿羣雄匍匐而聽命黎元襁負而嚮化其規模之宏遠聲教之樹立自鎌倉室町以來所未嘗有也徽猷嘉謀不遑枚擧而莫善於封建三藩犬牙相錯盤石相固雖有跋扈倔彊之徒而不敢萌覬覦之心者以其內外相持緩急相救其勢足以威服諸侯而其重足以鎭定遐裔也　台廟以謹愼守之於初　猷廟以英邁承之於後綱擧目張仁漸義摩百年之間干戈不興民安其業人懷其德勝殘去殺之效於斯可見豈非積德累洽之所致歟近者　文廟以不世出之資入纘大統發號施令煥乎可觀庶績咸熙有光

前烈惜乎享世不永施設有所未盡天下之人如喪考妣此豈勉强矯飾之所能致哉仁心之及人德澤之被物不期而同其效如此幼君在上賢臣在下率由舊章顜若畫一賈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正謂此時而覺區區之心竊謂君上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而政府諸公同寅協恭陳力贊襄者亦在此時也夫圖治與贊治豈可一日而忽之何必有待於今日哉蓋四海之廣萬姓之聚約之於身譬猶一家然衣服飲食不可一日去之者由旦而夕習以爲常狃於所安恬不知省一有孤兒弱孫主其宗祧衆所倚賴則饑飽寒暖之節必加意而愼重之由家而邦由邦而天下在能擴而充之則勵精與陳力亦不在于此時乎歴訪之古柳營年齡之弱未有如今日者藤原賴經二歳赴鎌倉當此之時北條義時竊兵馬之權置君如奕棋假而爲名徒擁虛器此不足論也室町十五世幼齡之君不爲不多而其最少無踰源義尙雖有其父義政尙存而厭厭如泉下人强臣制命政不由己此又不足論也唯義滿十歳爲元帥器度卓越常流輔以細川賴之之忠亮故其

駕馭羣雄頗有可觀而今輔相大臣豈無賴之之賢幼君成立或能十倍義滿則杞人之過慮無復所用而覺反覆究窮不憚瑣屑者亦有說焉天下之大機務之繁豈能一一遵成規而合軌轍哉臨事處變不得其宜則執政元老必將稟白三藩而服天下之心三藩之中唯我君上年最高而德最優言而爲天下法動而爲天下則一言一動皆所瞻仰先自治而後治人所係重而所期大則圖治與贊治豈非今日之急務哉蘇子瞻有言曰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勤守簿書上下相安

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安論陛下之不勤也由是言之求治之道豈惟遵用故事與勤守簿書而已哉今四境之内既無憂虞士庶怗然各安其所夫何不治之有而覺云云者更欲治道之精明隆盛而四方之來取則也君上仁孝寬裕遷善改過明於責己儉於奉身此誠希世難遘之明辟而諸公宜力有爲之時也往年震火之災權宜濟事移於駒籠別莊歲月既久意所便安一旦去之速入藩邸曾不吝於去留天下之人皆知愛戴幼君之誠矣願乘此機恢弘威公義公之志敦教化以正風俗開言路以納諫諍甄淑慝以覈名實決壅蔽以通視聽則雖有難處之事難見之情必將縷析而刃解矣苟能如此則不負祖宗封建之懿範而桓文能尊周室之美亦可幾也進而修之豈唯桓文之功烈雖聖人精一之旨亦可講明而措之事業則其所施豈不博大深遠乎哉覺雖庸劣嘗聞事君之道矣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吾君之能定邦人知之天下知之若夫將順其美而潤澤之則在政府諸公矣干瀆嚴尊退增汗慚伏惟矜其愚而垂察焉

其二

覺嘗觀古之言時事者必有措置之方覺愚不知當世之務又自少及老從事筆硯之間未嘗更歷贊畫之地故其言迂腐不切時務又非求言而言者進有犯上之戒退有出位之懼但葵藿之心不能自已君上愛戴幼君之誠修己治人之要前已論其大較又陳至愚極陋之下計以備采擇之萬一非敢自謂措置之方亦恃愛而忘孱劣耳竊惟當今之務在於洞悉諸侯之情僞不知情僞則不能察其形勢事至而遽應之亦已晚矣昔

者春秋戰國之世有行人之職徧使列國以修辭命以通朝聘其君之賢愚卿大夫之能否政事之得失民心之愛惡租賦之盈朒兵馬之彊弱悉知之矣今四海一家諸侯會同於江都非由吉凶大禮則越境通使法之所禁縱令通使不過禮貌而進退之奚暇知其餘哉故奧羽之近旣不能知況關西筑紫之遼遠乎然則何爲而知之曰請用間孫子十三篇用間最爲下策況在治平之世妄陳用間之說必爲狂悖而駭視聽矣然嘗聞之間者權也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處之有道

而卒歸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方今主幼國疑之時同心竭力輔導翊戴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執政元老之任也審天下之形勢察諸侯之情僞一旦有意外之變則不動聲色而折衝千里之外此君上之任也竊觀元和以來寓內寧謐一有草竊姦宄則誅竄不旋踵國主城主政令苟有不善者罷黜流徙寔繁有徒此雖議於朝堂公其是非而至其隱微之情難見之形則非用間何能探腹心而中肯綮乎蓋朝堂之用間神其機妙其用譬如著鹽於水中泯然無迹故人不能知耳

以其不可知遂謂無此事其可乎豈惟朝堂之用間諸侯有志者亦用間於我何能保其必無乎彼能知我我反不能知彼豈事務之所宜然邪覺愚以爲宜擇卒伍吏胥中有幹力而可爲間諜者五六人厚其資給分遣諸國或爲賈販或爲伎工隨便適宜指授方略覘知各國之情僞又擇親密近臣謹慤厚重通達事體者一人統之授以散職疎而遠之使居街衢闤闠之地廣交諸侯之臣下或飲食燕衎或琴棋書畫恣其所爲不拘文法界以內帑金繒充其交通之費外爲汚穢之行內實

明敏精練凡諸侯之好惡明闇人心之向背去就纖悉必知隱微必察而所遣諜者歲月一至以其所得事宜報之所統所統審問而簿記之以己所聞較彼所言參互證驗以時上聞則天下之動靜可坐而知也然其機一露鮮不僨事尤宜極愼極密不使外人測其端倪故孫子曰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大易豈言間諜細作之事哉然而剛柔相推變化不測在能融釋而會通耳蓋天下之患常

在恃安而忘危。何謂危。人心之去就。是也。就之則安。去之則危。今天下之諸侯。雖大小之不侔。猶兩漢之遺制也。所謂御譜第衆。即從高祖于豐沛。屬光武於南陽。蕭何曹參馮異鄧禹之流也。外樣大名。即英布以九江擊楚。耿弇以上谷佐漢。趙佗以南越臣服。竇融以河西來歸之類也。其他將校偏裨。有搴旗斬將之功。而無菹醢夷滅之禍。傳至數世。子孫守土而牧民。至於遐裔荒陬。奉書朝發而夕至。莫敢支吾者。誠以　東照宮文謨武猷。英略絕世。駕馭得法。而能全功臣也。夫如是。天下之

安。莫過於今日。尚何去就之察。而禍患之慮哉。然論天下之大勢。必審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人心。皆向利而背義。侈靡成風。土木糜財。其所由來。亦有漸矣。天下言利之徒。並起而爭進。公侯牧伯。莫不以利爲先。廉恥之風。頽隳不振。苟爲後義而先利。則遺其親而後其君。孟子所以警梁王也。蓄好利之心。伺可投之隙。禍患之生。殆有不可言者。此覺所以寒心股栗。而未敢輙以爲安也。江都萬民之所輻湊。浮浪之士。遊手仰食。不知其幾千百。憲廟之世。諸侯有罪而國除者。歷歷可數。其下所養之士。一皆漂散。則今日浮浪之多。倍蓰曩時。其間豈無桀驁之徒。萬一造爲慶安辛卯之事。智計又有出乎其上。嚮應而嘯聚。則將何以應之哉。浮浪之士。可憂如此。況牧伯連率。權力百倍于此者乎。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賈生所以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雖然。處之有術。馭之有法。此執政元老之憂。而非君上之所可否也。一有意外之患。而君上素爲之備。慮之周。而察之詳。逆折其機。而弭禍制變。則其忠於公家。施于事業。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嚮者義公藝

卉木於駿府。植香菓於伊豆。卉木香菓。果何益於邦家哉。此乃所以泯其迹。而收其用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義公用意之深遠。經邦之勤拳。皆可繹而講之。則有萬萬于至愚極陋之下計者。政府諸公烏可忽之而不思其故哉。觸冒忌諱。罪無所逃。惟台臺鑒茹而裁度之。

謝平玄中書

嚮辱睨壽序。薰沐莊誦。如獲拱璧。命意之高。立言之大。夐出人意之表。不可以尋常祝釐之語求之。信乎徂來

先生之門。多文人崛起者。籍湜輩。不可一二數也。但僕蒲柳凋零。犬馬齒衰。徒糜歲俸。惴惴焉唯一日失墜是懼。不意蒙長者之推奨。忝張老之善禱。縱欲夸耀鄉里。揆之中心。能無愧乎。至於稱贊日本史。則借鄙人之壽。以彰義公之義。古人亦有借彼言此者。此文章家機杼之功。而大兄斡旋鎔鑄之妙。踔厲發越。筆下風生。孰不忘食而樂聞乎。蓋日本史之成。用力寖大。而文獻不足徵。古記實錄。皆編年之書。而紀傳擬體。以效遷固之史。戛戛乎其難哉。千載之下。其可徵者。無踰舍人氏之史。

誠如所諭。而舍人氏之史。取材於三史六朝。頗有筆力。雖不純乎史體。亦非後世紀載者之所能及。續日本紀以下。則日曆起居注之體。而冗蕪輭弱。皆不足觀。然如其事實。則舍此無可外求。中古兵燹。簡牘殘滅。日本後紀既不可得。其散在類聚國史者。僅如黒子之著面。本朝世紀。寥寥無聞。可以取信者。水鏡大鏡榮花物語之類已。譯而成文。亦頗難矣。唯有王臣之家乘日録。可補舊記之闕略。而周旋規矩之小節。什居八九。披沙揀金。蒐材搆居。抑又難矣。義公立法甚嚴。不許騁文弄辭。務使核實。每戒史臣曰。選皇朝之史。固非汝輩所能及。後世必有良史者出而修之。吾備其稿耳。寧繁勿失簡。寧質勿過文。故每事參覈諸書。標其所出。畦畛溝洫。各有所局。而不能踰越。雖有鶻眼鷹睛者。不得縱凌霄之翮。亦猶圖鬼魅者易工。畫狗馬者頗難也。然義公之立論。亦有卓然不可沒者。紀律正名。內南外北。朝又如所諭。雖然御紫極而當丹扆。莫非後嵯峨上皇之裔。義公豈得以私心輕重之哉。一以明德三年神器所歸爲斷。而興替盛衰之間。必三復致意焉。其餘列神功皇后於

后妃傳。揭大友皇子於帝紀。皆世人之所駭異者。此非義公之擬見。而推原舍人氏之史也。舍人氏編年而書。苟不係於紀。則應神天皇六十年間。事實皆湮沒而無聞焉。故書攝政元年。而刑賞黜陟。臚列無遺。既云攝政。則非踐祚明矣。若大友皇子之纂統。則懷風藻水鏡皆有明文。而舍人氏既書近江朝廷。其書天武之纂奪。曲筆回護。雖子爲父隱。理所當然。而不自覺其往往逗出。此皆天理人心之公。不可掩匿者也。後人不能究其旨。以大友爲叛臣。而列於將門純友之類。不亦悖乎。義公

憤其憤憤。故特書而正之。亦欲扶綱常正名分也。降及中世。外戚竊朝權。宮壼亂倫理。三綱淪而九法斁。姦邪進而忠讜逐。遂致陪臣敢擅廢立。島夷指斥乘輿。開闢以來所未嘗有。其變亦大矣。究其端緒。必有所從來。而據事直書。美惡自見。此皆日本史之大較。而即其書可見其義者也。藏之金匱之底。而不下州閭者。豈義公之志哉。勢有所不可也。數百年間。汙隆升降。瞭然賅諸掌上者。亦必有其日矣。踰七之老。朝不保夕。而日本史之壽。則不可限量。後世豈無良史者。采而擇之。筆者筆。削

者削。以爲昭代之龜鑑。而成義公之志者哉。序中所謂亂臣落膽。憸覬覦之心。賊子踧踖。不王之迹拂地焉者。至此方可庶幾也。僕與諸子。同修日本史。歳月既久。雖無尺之長。而熟知義公之志矣。夫貴藩之望義公。在大父行。而下之事上。猶一家也。何日把臂以罄所懐。今因銘戢祝規。不惜爲大兄傾倒。略敍顚末。以冀日本史之壽與天壤不敝也。秋涼自珍。

尺下。恐脱寸字。

復山混齋書　丙戌

昨承諭。参州小豆坂之戰。信長記。信長譜。織田家譜等書爲天文十一年。德川記爲十六年。紀事頗詳。然以信長記。信長譜。先輩所撰。艱於取舍。故開設兩端。以垂下問。援以歐陽五代之事。有根據有見解。議論鑿鑿可喜。所謂入吾室。操吾戈而伐我者。將釋旗鼓而解去。其鋒殆不可當也。竊謂諸書爲十一年者。皆承信長記之誤。然非作者之過。而後人之妄爲也。何以知之。信長記天文下注壬寅。不書幾年。而直書月日。其八月二日出兵。十日會戰。諸書皆同。但年有異耳。蓋當撰述之時。駁参之載籍。未易輙見。得之於織田家之傳聞。而無所参互

考索。故寧闕疑而不書年。作者之用意頗愼矣。意者輕薄之徒。妄加壬寅二字。以補其闕。壬寅乃　東照公降誕之年。是時。道幹公未與信秀搆兵。事實大牴牾。當羅山先生撰譜。別有所據而然乎。抑亦以壬寅二字。推爲十一年乎。二者未知何如。而其爲誤決可知矣。如楊燕奇碑。寶應貞元。紀年雖有誤。而無損於韓子之文。羅山之博洽。貫穿古今。其間豈無一二所遺。亦無損於羅山之學。後進晩輩。不究十六年之實事。而泥于十一年之虛文。則其繆愈遠矣。僕非敢輕議前輩。唯以事實所在

爲據。初道幹公避叔祖内膳信定之亂。依義元于駿府。天文十年。得還岡崎。根本未固。人心動搖。結婚刈屋。以資輔車之勢。未遑侵伐隣境也。十四年。信秀聞内膳死。攻拔安祥。兵釁始見于此矣。十六年。道幹公叔父藏人信孝與信秀連兵。以窺岡崎。道幹公患之。乞援于義元。於是方有潮見坂之事。義元聞之。率兵戰于小豆坂。參之於駿參諸記。是時。東照公實六歲矣。若無潮見坂之厄。則小豆坂之役。緣何起哉。僕久疑此事。常有意于刪修。而未能遂。兄能諳練系譜。纏析精微。裨補紀傳。其

功鉅多。今當博攷駿參之諸記。歴繙祖宗之譜牒。定爲十六年。以糾其繆。人非無過。能改爲賢。書非無誤。能正爲善。正其誤者。非兄而誰。牛溲馬勃之語。雖謙遜之至。而參朮攻疾之譬。暗契元行冲之言。眞所謂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者。兄其勉哉。

書僧高辨語。贈藤執政。

初北條泰時在京師。謁栂尾僧高辨。聽法。偶及治國之談。高辨曰。君不見夫治病者乎。良醫能察其源。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劑。莫不立愈。世之爲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則姦僞益作。風俗日偸。欲爲之治。未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原之所在。妄施治療。治之不成。由人有欲心。欲心一萌。衆禍競起。足下執軍政。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泰時曰。雖一人勉行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足下之心耳。古人有言曰。其身直則影不曲。其政正則邦不亂。正也者。無欲之謂也。足下心誠能存之。則人人薰德而知足。不勉而行。治可庶幾矣。一有爭訟者。則自反而痛懲。不可加罪於彼。譬如身不正而惡影曲。不正身而欲罪影。其可得乎。泰時大感悟。常謂人曰。我備

乏執權。獲免罪戾。高辨之力也。謹按。高辨者。栂尾明慧上人也。戒行精練。載在僧傳。浮屠氏之教。昌黎所謂一死生。解外膠。於心泊然無所起。於世淡然無所嗜者。彼於邦家事。有何關涉。而所言乃能如此。蓋保元平治以來。王綱不振。選擧之法不行。而在廷之臣。苟且偸安。不聞蹇蹇匪躬之節。攻文學者。徒以雕繢縟采爲工。而不思濟世安民之略。孔孟之道。無復講明者。間有聰明特達之資。則逃在釋氏之門。故緇流多卓犖之才。縫腋靡經綸之術。彼此得失。良可慨矣。明慧之對泰時。務欲反

已而以清心寡欲爲本其旨固美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聖人之言炳如日星當時學術廢弛惜無有以其言告之者故明慧本原其意而推廣之反覆曉譬誘掖奬勵豈不深切著明也哉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君者源也水者流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唐太宗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賢哲之言古今一揆明慧出世之人而能爲經世之言苟有稗於世道人心吾將取之矣泰時能用其言

以身率下政令簡明紀綱整肅盜賊屛息士民富庶貞永式目至今立爲準則然使泰時能聞聖人之道則以死諫爭不使其父陷於不臣之罪而鎌倉之治益有可觀者也刑賞忠厚之言不出於儒者而出於釋氏世道隆替從可知矣覺頑釐正泰時傳筆削明慧之言而深有感于聖教之湮沒也故録之以呈政府諸公願講治之暇或能省覽幸焉

答中根重玄書

春間辱蒙翰教禮文備至嘗於梁蛻岩仕品中稔聞仁兄之名又東溪田兄屢通聲價故雖未接手采久懷景慕之誠就審仁兄游于田兄之門教授東都之諸生學已成文已熟固無所求於庸虛如僕者而投寄高文以斷是正此雖出于田兄之先容而謙遜之美溢於楮墨矣田兄固有通家之誼眷注過甚誤以輪囷離奇之蟠木厠於楩柟豫章之良材仁兄謬聞其推奬將謂有所稗益負山嶽之重而逡巡于蟻垤培塿何能增其高且大哉高文繙閱數四鋪敘北越事實簡勁得體僕往年偶讀見行本東國太平記其爲書也摭近世諸家軍

記重沓叢雜不復考究其實故有自相乖盭者眞僞相半不足憑據卷末載杉原親淸筆記乃其所得於耆舊口碑者稍爲核實中有宇佐美定行與長尾政景溺死事迹信如是則不動干戈而措北越于泰山之安謀畫周摯忠勇兼備近於殺身成仁者僕嘗講究定行兵法崇尚其術故欲標出論述而奈局務繁冗不遑下筆今觀仁兄所著恰如探嚢取物頓償宿債可勝愉快之甚送岡嶋援之序壯琅可誦歷舉其才藝以俟薦賢舉能者僕亦敢以仁兄之期援之者期仁兄操行如此修整

文學如此植立。又焉往而可不售哉。高文本無疵類可指摘者。特以盛意懇惻。敢布一二管見。唯高明採擇焉。館職倥偬。日不暇給。故暫緩至此。踈慢之愆。統祈原亮。田兄以絳帳之選。應方伯之辟。學優而仕。行將展其所蘊。竊料仁兄一則喜其登庸。一則憂其遠別。憂喜著於文辭。必將有所贈矣。上途在近。想治裝塡委。希叱名致意。

答百拙和尚書

夏間辱書。審和尚起居安適。良慰老懷。蒙賜客歳所允

諾。寶鏡尼公主横披寶墨。奎壁照耀乎蓬篳。龍蛇飛動于軒楹。館陶湖陽之尊貴。彰聞九重之上。而鐵畫銀鉤之適美。悠揚千里之外。非和尚之雅眷。烏得致之。誠曠世之奇珍哉。承諭。今春鹿苑院主聞官。開金閣。排遺像。募緣以資補葺。士庶騈集。縱其游觀。嗟乎金閣之名。聞於遐裔久。以不能登臨爲憾。而今薰誦盛作。想像傑閣之勝。一興一廢。不啻鄴都三臺之感也。凡近古霸業。將略之大。無出於鹿苑源公太閤豐公之右者。誠如所論。葢源公幼有大志。長而英武絶倫。殪山名氏淸於内野。戮大内義弘於界浦。委任細川頼之。而威惠並行。功烈邁于父祖。可謂雄傑之霸主也。及其薨也。後小松天皇贈太上皇尊號。老牛竊有感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衞。辭邑而請繁纓。夫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當是時。天子徒擁虚器。居萬乘之尊。而無一邑之可與。故假名以寵之。幸而嗣君辭而不受。使其受之。則啓魏晉禪代之心。亦未可知。岌岌乎其殆哉。豐公崛起布衣。位極人臣。智謀天出。不學而能通鈐韜之術。英略震於四裔。威稜動乎三韓。明神宗所贈王者冕服。

見在妙法王之寶庫。去夏涼暴。和尚與南湖景山二兄往觀之。龍衣黼黻。以至玄圭佩玉。鼻巾剔牙之類。次第騈羅。宛如在目。遂與二兄相顧揮涙。因賦佳什。見寄滄桑之感。又有甚於三臺之興廢也。慶長元年。明正使楊方亨副使沈惟敬。謁伏見城。奉金印冕服。及授諸侯冠服。隨其品級頒之。豐公著緋衣戴冕。　神祖及加賀亞相以下七人。著禮服。亨冊使。老牛嘗書之於烈祖成績。而其制作未嘗夢見。辱受圖以見示。得知其詳。何幸如之。因與敝邑士大夫傳觀。品其彷彿。以爲美譚。皆和尚

之鴻庇也。夫以二公之桀驁。不祀忽諸。而海晏河清。八荒無風草之警。百有餘年。以至千萬禩。莫非　神祖戡亂偃武之化。而皥皥如不知其然而然也。積德累仁之美。豈庸劣如老牛者所能著述哉。成續爲書。承乏編次。參互考索。務使核實以備良史之筆削耳。和尚嘖嘖稱之不已。不亦增價乎。如涉筆則一時萬懷。愈不足觀。南湖兄雅量宏遠。不棄蕉萃。辱貺書及和章。輒欲裁答申謝。而仲夏被寡君之命。編纂食貨志。往年分局修兵馬食貨二志。兵馬功竣。食貨立稿。未數月。而先侯特命使

修成續書。書成。進呈寡君。今春優命。致仕間退。老牛得意自詑。可謂偃息長林豐草之間。齕豆飲水。以樂餘命。而不圖羈紲史局。耕耘筆硯也。蓋修史既難。而修志尤難。鄭夾際曰。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異域之志粗有文獻足徵。而史臣難之。皇朝兵燹之餘。舊記殘缺。百不存一。農田賦稅庸調徭役糶糴賑恤銅鐵錢鈔廢置沿革之詳。未易得其要領。況自源武衞爲總追捕使。王制一變。法令專出於武臣。欲以往古班田之制。莅之其可得

乎。拮据綴拾。絶非老牛所能負荷。然以君命之重。弗敢逸豫。搜羅研究。不暇裁書。併復和尚書。稽延至今。罪甚。希將復札。轉達南湖兄。致意爲幸。秋涼。冀自玉。

復平玄中書

一臘三白。豐年之瑞。令人生厭。春初大雨三日。蕩滌無遺。大哉東君之沛澤。萬彙無不芽茁暢茂矣。就審足下福履豐亨。可勝欣抃。聞冬初遭疫鬼之厄。闔室並枕而臥。加之麻疹爲厲。醫藥旁午。甚軫殷念。勞勩體悉。開歳舊痾蠲除。態度與煙霞競美。至祝。僕家亦舊臘同罹此

患。看護不舍晝夜。遂致奉復遲緩。獲罪多矣。承諭。去夏與南郭兄二三友人游于相中天女洞之奇崛。形容如畫。珠樹怪石。雲煙錯落。怒濤卷雪。海氣涵空。壯觀不減於廣陵。而筆力有加于枚叔也。沿海入鎌倉。弔源二位之故墟。何其興之勃焉。而不食之忽焉。北條氏巧創儉守。九世佞佛。日以不足。家佛圖澄。人鳩摩羅什。要之武人不學。信鬼祈福。不異於羯氏之俗。皆至論也。然此弊不特武人。其原起於輦轂之下。簪纓之族。李唐公卿亡萬數。而削髮爲僧。捨私第爲佛寺者。唯天平節度使劉

總一人耳。皇朝則不然。自關白兼家披剃。創法興院。子孫皆效其所爲。務以營構伽藍莊嚴佛像相高。而究其根本。則聖武皇帝以萬乘之尊。自稱三寶奴。後世遂至攝關三公。方袍圓顱。朝野靡然成風。無怪乎武夫悍將之惑其教也。一覽亭今廢矣。甘棠之感。誠如來教。金澤文庫舊跡。餼羊亦不存。世態變遷。可勝一慨。大抵相中天府之國。決決乎霸者之風。固不爽於所聞矣。僕足跡未嘗到品川以南。眞於泥蝦蟇蹩躠自得者。豈能得品藻形勝之地哉。然因編纂烈祖成績。頗得窺其梗概。元

弘建武之事。置而不論。天正中。關白秀吉公遣使小田原。敦諭北條氏政。使之朝京師。以修藩臣之禮。氏政父子。偃蹇傲忽。大言曰。彼焉能千里懸軍。越筥根之天險。而攻我哉。縱彼能來。不過如昔時平軍駭富士川之鳥聲而潰走耳。關白聞之。赫怒曰。彼何曾比予於維盛。是弗可堪也。遂假王命。以征不庭。師出有名。所向摧衂。一舉而拔小田原。五世宗祏不祀。忽諸遂授關東八州之地。以開　神祖萬世之基。一廢一興。天人之際。深有所感也。捧讀足下及南郭兄詠懷覽古諸作。其雄爽雅麗。

寒儉可疑

抗衡初盛。凌軋沈宋王孟者。非所敢論。九代鴻基。三朝遺構。寶鼎彤弓。天狗旅獒。詩而史。正而葩。眞有得於江山之助者也。足下頭風。不待陳琳之檄。而頓愈。信乎壯遊之力。肌骨新而精神王也。如僕浴于東海之潮。則異于是。魚蝦海鷗。梵唄鐘磬。蟬蛻於塵埃之外者。不負高諭。而歸家。則編纂堆案。羣疑塞胷。剖析異同。弁覈眞僞。毎事標其所出。下筆不得自在。寒儉局促。僅可比於起居注日曆之體。安得廁於太史之撰哉。徂徠先生所著辨名辨道論語徵大學中庸解文集若干卷。高第諸子。

校閲文集。既卒業。梓行在近。此不朽盛事也。僕不知耄耋之將至。惟冀掃几拜讀耳。去春貴寓罹池魚之災。資財蕩盡。足下素無王參元之累。而黔其廬。赭其垣。造物者。何虐才子之甚邪。田子愛拮据經營。師友之誼。固當如此。而足下歸美於弊邦之士風。義公之所涵養。亦忠厚之至也。足下近年栽菊自娯。抱甕灌園。比陶長沙之運甓。以爲攝生之道無過焉。僕百事不能。唯能藝菊栽培修植。量晴校雨。勤勞略與農夫相似。自謂老而不死。頗得其力。乃知天壤間。亦有同臭味人也。物不貴多。唯

在能擇精品開花豐穰則數十莖可敵浮花浪蘂百千本矣魏吳合肥之戰張遼八百人能摧孫仲謀十萬之衆物雖小可以喩大亦此類也岡仲錫無恙郎以貴數轉達春來目疾又發復扎益督延千萬亮恕春寒冀自玉

送村篁溪之江戸序　壬午

彰考館之設久矣編纂非不勤考覈非不精而未告成何也蓋創立者難爲體裁而殘缺者未易修繕皇朝之古唯有編年實録之書而析爲紀傳彙分區別者實我

義公之所創立也夫以古之所無作之於今體裁之難從可知矣宇多醍醐以下實録無復存者僅有家乘之可徵而稗編叢説之間可採者耳掛一漏百裒腋成裘修繕之不易不亦宜乎處至難之地而爲不易之事固非老成更事之人出其力而負擔之則數百千年間治亂興廢之事豈一朝夕之所能成就哉義公江海之量不規規于督促務求博考而精選館職之士遵其旨而盡其才歳月之久既有成規而子傳子常子朴之徒相繼凋零當時共事者落落如晨星而先輩宿望屹爲後生領袖者唯篁溪村總裁一人而已矣今上公善繼義公之志召僚寀於江府之館仍其舊而置之於是乎有行者有留者篁溪首應其命而行與留莫不咸得其所爲嚮所謂至難不易之事篁溪備嘗之而盡知之矣請言其易者蓋本紀者本原其始而紀次其事與時義例至嚴筆削至重而上自神武下至後小松百王之紀既成矣蘭殿椒屋之隆盛金枝玉葉之蕃衍賢愚異轍淑慝交軌而后妃皇子皇女之傳亦既成矣所未成者文武諸臣之列傳也然桓武以上既遂其功平城以下亦

有竣者表與志姑舍是較紀與傳成者居於六七而未成者纔三四耳今以才雋之士遇得所之時發樂爲之機乘垂成之勢老成更事之人皷舞而作興之則如踔颿風而下順流此之謂易不其然乎雖然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末路之難而勉勵之也治承養和之軍旅元弘建武之兵革英雄並起州郡瓜裂忠臣義士肝腦塗地而不顧猛將驍兵勇略蓋世而間出機務之殷事業之偉不可以承平無爲之人物例之則邪正順逆之辨抑揚與奪之權固有所存而史筆之重蓋在於斯若源平

之戰。則水館之士。釐正而修飾之。南北之爭。其責歸于江館。而義公之精神膽識。歷千載而不堙沒者。蓋亦在於斯。篁溪勉乎哉。其以是言語于同寅栗子。相與戮力協恭。而告以成功。則今者之行。豈不光明俊偉也哉。

跋今井魯齋弔楠公文

西山公建楠公碑於兵庫港河廣嚴寺。住持僧千巖乞藏今井魯齋弔楠公文于寺。公命覺跋之。

亡友今井將興弔楠公文一軸。以公命裝潢。藏于攝州兵庫廣嚴寺。讀之。適有可慨者三。將興嘗使鎭西。路過

兵庫。拜其墓於榛莽荒草之間。當時豈知有今日之盛舉哉。不知而能如是。可謂有志者矣。使其得見今日之盛舉。則其爲文亦當何如。一可慨也。將興同予。師事朱文恭。文恭嘗在長崎。應人需而著像贊。今鐫碑陰。以垂將來。而此文亦得藏諸廣嚴寺。以備觀覽。將附驥尾而顯名。豈非幸歟。然使文恭在世。作爲碑文。則揄揚闡明。殆亦不止於此。二可慨也。昔宋學士作余右丞傳贊曰。余來江左。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凄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夫余闕胡元之臣耳。苟盡忠於所事。則誠可表章。況楠公之忠勇。固余闕之所不逮。而江流落日。弔古興懷。則無以異也。將興能拜其墓。能爲此文。而余不能。三可慨也。使將興聞余此語。不知以爲何如。

源流綜貫序　代威公言

嘗觀周室之興。古公亶父克修后稷公劉之業。邦人皆戴之。傳至文王。其道大亨。遂建八百餘年之基。莫非積德累仁之效也。我　祖宗之在參河也。土地不甚廣大。城郭不甚險固。務行仁政。而衆庶歸之。雖中遭屯難。強

圉多虞。而世祿戴恩之士。蹙粉其身而不顧。運籌協謀。克復舊業。　神祖英武天縱。東征西伐。功烈蓋世。風纚露沐。身橐鞬而能尊王室。揭憲章。振紀綱。發政施仁。天下翕然化之。天棐其忱。子孫蕃衍。胙之茅土。以爲維城之固。蓋別子之受封。寔爲百世不遷之宗。犬牙交錯。磐石鞏固。內有魯衞之分。外無吳楚之嫌。葛藟瓜瓞。覃施綿延。割土錫爵。各爲小宗。義公隊料紹襲。既久。昭穆紊次。乃命近臣。撰次譜牒。然　神祖事業之大。非譜牒之所能盡。故不敢書。而　台廟以下書其梗槩。立爲正統。

纚恐灑

曰尾張曰紀伊曰水戸三家亞于正統而其小宗分爲別卷以附大宗之下越前以懿親爲宗而越後附焉支流餘裔以類從保科氏分泒　台廟建邦啟土彝倫所敘猗矣盛哉肅公重命臣僚增修釐正及余莅政考訂益精歷年方成取而閱之則文之昭武之穆以至周公之胤一覽無遺公子公族煥乎臚列天序天秩粲然不亂題曰源流綜貫蓋取諸宋呂祖謙表語也在昔慶長元和難波之役威公留守駿府其任亦大矣自受青社幾乎一百二十餘年闔境寧謐士民樂業豈非爲仁之

餘澤歟義公肅公之規摸矩矱可以垂憲本藩而龜蒙鳧繹不騫不崩景福鍾於來裔而奕世昌熾以傳于無窮保彼東方永爲公室之藩屏豈不休哉

太田氏家譜序

族譜之不可不講也尚矣譜不明則族不親族不親則彝倫斁故古人往往作族譜以彰祖先亦所以垂憲子孫也靜軒君生于閥閱之家爲太田氏之冑其考空山君英勝院大夫人之從侄也大考源七郎雖爲嫡長病不能仕寓於本藩弟道顯公以有器局大興門戸歷仕四朝受方面之任於考爲叔父故視考猶子也考有才能儀容秀潤宜在幕府管轄樞要而仕本藩者大夫人之志也大夫人鞠育威公恩埒所生故義公敬而慕之至老彌篤覺近侍西山親見其事猶疇昔矣君以威公之外孫傳於肅公操履端正與聞政事告老致仕慨然有志於作家譜故使府僚生熊長守及覺撰定世次上標氏族之所由出中記道灌公之武功下述大夫之事迹以彰道顯公之勳績欲使子孫世篤忠貞而不墜家聲永與本藩同其休戚不亦美乎覺往年在東都嘗拜

道灌公之像於金剛寺遺風餘烈俾人欽仰辛丑之災忽成灰燼而埜録叢說載公之事業者率多舛誤故今釐正而筆削之庶使覽者足以知其智筭英略傑出一時而含雪泊船之隆盛與天壤不敝則像雖亡而猶存也君使覺弁卷首固辭不允區區之心竊謂君之此舉敘彝倫以敦九族誠有合於古人親親之義貽厥之謀可謂深遠而周摯矣故因其請敘之

續有職問答序　安藤爲實需

皇朝禮典之設草創于磯城瑞籬討論于長柄豐崎脩

飾于滋賀京潤色于藤原宮大寶元會之儀文物丕備冠位品階煥乎可觀暨乎醍醐馭世睿明天縱卓越前古曰格曰式垂憲萬世當時冠族之盛邁于金張許史青箱之學世世不絶枕中之祕往往播世爰及中葉西宮北山之抄纂守槐江家之臚列繁文縟節牛毛繭絲雖不免乎魯兩生之所哂而究其指歸則又不外乎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等而上之則俯仰進退雍容肅穆吁俞之風可企而及推而闊之則執玉高卑可徵其命之脩短氣揚視低可察其人之姦回苟有志於理世

安民者其可忽諸抱琴園安藤子少而藝咫尺于王公卿相練悉掌故壯而來仕我義公釐正扶桑拾葉集總裁禮義類典縱觀名公之家乘旁通百氏之載籍聞見益博用力閎肆暇日輯其緒餘自設荅問因事辭釋發揮旨趣其論辨之不窮若炙車轂而[illegible]之精雖若錐劃沙而印印泥書以國字童蒙解頌斷以己意耆宿結舌析爲三卷題曰續有職問荅叢談[illegible]八百有其美欲躍武於多多良義隆卿也夫義隆卿西州之一帥耳當羣雄割據之日疆埸騷擾殆無虚歲而能就道

遙院實隆公講肆典章著成一書亦禮失求之於野之遺意也今四海一家昇平日久百年之化禮樂可興舉而行之於廊廟之上則祖宗制作之美可復見於今日夫豈小補也哉或曰安藤子之作此書其意固善然禮之爲用在彼不在此事物之瑣屑名數之零碎何足考究不幾無用之辨乎曰不然劉元海匈奴酋長也猶曰一物之不知固君子之所恥矧在我東方君子之邦苟有一事之不明豈可不恥非唯可恥亦非格物致知之義矣子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精義入神則無惑乎余之爲是言也

貞婦傳序

精五飯冪酒漿織紝組紃居中而主饋凡爲女子者之則也釆薪樵操杵臼衣繿縷而佐穮蓘此編甿匹婦之宜也自中世有才女之稱而婦德始衰彼曹大家徐賢妃之類千百人中固難得一二而蔡文姬李易安之流衆皆歆羨之皇朝才女紫式部清少納言爲其最彤管所著綺靡纖麗窮極精妙而其實誨淫導僻無益於閨閣之教而有害于媳婦之操不唯婦德之衰茉苢蘋蘩

之義。莪以講焉。若州民伊平太之妻佐與。可謂能執婦道者。生而不視嬪嬙艷冶之態。不聞傅姆訓導之言。自結髮爲夫妻。唯知事夫。而不知其他。汲爨烹飪。從事畎畝之間。及夫罹疾。則蓬頭垢面。瞻護不遺餘力。至于挽鹿車。載其夫。使浴于巖城温泉。以痊宿痾。艱楚辛勤。感動路人。事達于本藩政府。復田租。蠲徭役。賜穀以振贍之。夫臣忠於君。子孝於父母。婦順從於夫。皆天理之常。而人心之所固有。未足以揄揚稱贊之。然而能盡其道者鮮矣。譬諸草木。世皆根荄欂櫨。而琪花瑤草。有時乎

挺生其間。故臣有忠良義烈之名。而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以焜燿乎青史。振綱常而正倫理。皆所以勸來者也。政府之舉。亦由如是。而使彰考館諸子作傳著論。以標榜之。於是乎。諸子昧眏褰芳。各摛藻思。或歸之於風化之美。或贊之於率由舊章。或舉之以爲標準。或推之以爲祥瑞。雖所見各異。而其義皆一也。蓋夫易家人之道。明於内而巽於外。既施於家。能施於國。推而至於治天下。孟子言。舉此心。加諸彼而已。所謂斯心者。卽天理也。眞西山曰。天下有不可泯滅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也。繇是觀之。匹婦之賤。其心可以亘萬世而不泯滅。内助刑家。足以相資。婦道立而家道治。然無今日之良政。則人誰得而知之。不過草莽間一婦人。而與跂行喙息同腐耳。由徽至[illegible][illegible]邇及遠。綱常倫理。其所關係。豈不重且大哉。

鳥居壽軒家藏文書

鳥居忠豐。左近忠勝之子。而彦右衛門元忠之孫也。仕常藩。致仕號壽軒。一日謁西山公。公從容謂曰。聞爾家有 東照宮賜元忠文書。恐歲久損壞。胡不繕修。對曰。

文書傳在播磨守忠救家。臣家所有。特其所寫者耳。故不甚貴之。公曰。不然。使爾子孫知祖先之閥閱者。非文書乎。何分眞寫。壽軒拜命之辱。既而公薨。歲月倏忽。七換寒暑。壽軒憶公之言。命工裝潢。請理次第。記梗概。嗚呼。元忠百戰之餘。勇霸府之元勳。當守伏見城。大敵雲集。元忠竭驅馳之力。奮韜鈐之略。及兵竭矢盡。大呼而出。力戰授首。麾下之士。皆從而戰死。一無逃者。義氣動天地。精忠貫金石。歷千百年。凜凜有生氣。眞所謂大丈夫者歟。初權中納言豐臣秀秋。通使城中。請入守。元忠

與諸將議曰島津兵庫頭亦有是言而終見欺情僞未可料也遂拒之秀秋潛至城下面陳懇欵元忠報曰公誠能輸忠則當俟内府之返旆而圖異日之功公但悉力攻城我唯一死報内府焉耳秀秋不得已而退元忠密使一士縋城而出至小山營告狀當是時秀秋有兵一萬五千率之入城戮力守禦則豈不聲勢甚壯而終能破敵乎元忠已爲寧枕城而死不爲孺子所誤此元忠之剛毅明決人所難及而世知之者鮮矣今其文書雖藏在忠救家而元忠之兜鍪佩刀藏在壽軒家及諏

訪原偵敵元忠佩此刀矢石雨下鳥銃中刃鉛丸所蝕宛然而存自結髮從軍大小三十餘戰雖李存審之戰功亦可庶幾使人慷慨激昂加已公命繕治文書傳至來裔已勵忠義是大有裨于風化也壽軒今年八十有六強健善飯精爽不衰喜談往事亹亹不倦世治俗淳厖眉黃髮不乏其人而如元忠之孫者當時能有幾人覺敬其老而重其人故併及之

書大石家譜後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自古既然矣治世而有死節之臣其猶祥麟威鳳曠代而間出乎大石君報故君之讎是已君以歷世元老威望著於赤穗一朝遇變舉措不異平日奉吉致城而去及其報讎焦心苦思謀畫周摯卒能伸大義於天下而植綱常於永世豈曾夫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非邪昔藤原泰衡故將大河兼任連結餘黨嘯聚山澤致書由利維平曰古今有報六親之仇未聞有報主君之讎者今我創爲此舉將以明君臣之大義也夫兼任之擾奥羽勢頗猖獗亦猶劉黒闥之起兵漳南也其人固不足論而其言則未嘗不

善也君處變治世而不失其經不大聲色而從容就義亦豈兼任輩蹩躠爲雄者所能媲其風槩邪而如其言則君實有以踐之也左典廄進藤君與君姻戚其族圭齋君嘗使亡友栗伯立撰君碑文今茲典廄君與君之族良丸謀而鑱之石又著大石家譜見恵覺重君之忠烈二十餘年如一日今得見譜牒之詳喜荷交并故不揣謭陋謹書其後若君之行事則編録遍於海内亘萬世而不可磨人臣之義至此盡矣夫復何言哉

跋分門入室圖

北齊斛律光及弟羨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即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棰。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明月光字。豐樂羨字也。文祿中。細川忠興將兵在朝鮮。攻戰之暇。以田獵爲樂。忠興素善鳥銃。其臣稻富伊賀特妙于鳥銃者也。每獵而歸。必較其獲。忠興常多。而伊賀甚少。忠興謂伊賀曰。汝以鳥銃

稱。今所獲反不如我。豈非濫得名邪。對曰。君侯妙手。誠非臣所企及。然臣有小技。請撿銃子之痕。忠興就視之。則伊賀所獲皆中要害。忠興則專主乎中。無復所擇。乃服其精。夫天下之理一也。豈有和漢古今之異哉。若光與伊賀。則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者。而羨與忠興則一朝而獲十禽者也。史稱金性質直。不識文字。不能署己名。其必不知王良嬖奚之事。而所言如此。伊賀武人粗野。其不知光羨之事。亦甚明矣。而所爲偶合藝之所造。極其深妙。則理之所歸。原無二也。一日庵雅善劒術。擊刺練習。至老不衰。究其精微。闡其蘊奧。作分門入室圖。以論武技之先後緩急。爲子孫之慮。可謂深遠矣。余雖不能知其術之至。詳味其旨。皆有合於理。而其令嗣精于鳥銃者也。因跋和漢二事。以題其後。且勉令嗣令孫讀書。以知古人之不失範也。

讀焚椒録

余嘗讀懿德皇后回心院詞。喜其搆體精巧。措詞妙麗。首尾相救。如常蛇勢。每謂非深於詩者。不能也。然不知懿德何代人。唐宋皇后。無此徽號。意其僞主霸朝之皇

妃。一夕偶讀遼王鼎所述焚椒録。專敘懿德事迹。乃知道宗之后。而廢太子濬之母也。后以才學姿色見寵。正位褘翟。常慕唐徐賢妃行事。箴規得失。道宗稱爲女中才子。其諫獵一書。尤明快可誦。咸雍之末。寵稍衰。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録後有西園歸老跋。不知爲誰。舉詞中警策。以爲皆有唐人遺意。恐有宋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四對。然後自信品藻之不妄也。録中所載耶律乙辛誣陷懿德本末甚詳。參之宋元通鑑。其説良是。而竊有所感焉。夫讒慝之人。無所不至。譖大

臣。構良將。誣忠直。陷賢能。終至喪邦覆家者。雖歷世所不能無。皆中傷人臣之事也。至於讒君之妻。殺君之子。其事至難。雖極昏愚之主。未易欺罔。況道宗頗有材略。駕馭羣下。苟非深文巧詆。螫毒刻削。則不能入也。今讀乙辛密奏。年月證實。話言服飾。宴安親暱。歷歷如畫。懿德不能辨晰。竟自自盡。何其慘也。江充巫蠱之禍。不意見于當時。遼之不亡幸矣。蓋左氏所載。驪姬之讒申生。伊戾之陷宋痤。欒書之構郤。豎牛之奔仲。郈昭伯之毀季孫。費無極之間郤宛。簡而盡。約而贍。千載之下。如面

覩其人。王鼎所述。雖有繁簡不當。而開析敷陳。聳動視聽。然由是而又有感焉。當孝謙帝時。有一大獄。藤原仲麻呂誣橘奈良麻呂以廢立事。黃文道祖安宿諸王。以至小野東人佐伯全成輩。自誣自欺。或死或徙。蹤緒隱匿。竟莫知其寃濫也。推究當時事勢。奈良麻呂諸兄之子。而諸兄帝室之胄也。仲麻呂之嬖於女主。殊非鄭儼李神軌之比。其攬神器。擅袞冕。則其勢不已。是故離間宗室世卿。而逞閨閫之謀。觀其諸臣所欵。羅織極密。鍛鍊極深。原委詳悉。不異乙辛之誣案也。幸而仲麻呂罪

惡貫盈。得伏天誅。不然則簒奪凶虐。詆諫及米。力能移鼎而負扆矣。藤原時平之讒菅公。源滿仲之構高明。世皆知其萋斐。至奈良麻呂。則舉世不能辨其皂白。及被檀林皇后之澤。僅得仁明追贈之制。雖當時實錄。特爲君上諱之。而未嘗不憤惋于菅野眞道之曲筆也。若懿德之誣罔。猶有王鼎之錄。得補遼史之闕。如奈良麻呂之獄。則內無良史之紀實。外無稗野之可徵。埋鬱曖昧。可勝歎哉。操史筆者。尤當潛心于邪正曲直之間。雖正史實錄。有可疑則辨之。雖雜家小說。有足信則取之。如

此則議論至公。而庶幾不牽於流俗之見也。彰考館佐希辛當編修之局。專用心于史學。偶因懿德之禍。併及奈良麻呂之枉。書以贈之。

擬豐太閤討明智光秀檄

討賊。春秋之大經。報讎。臣子之常分。竭力赴難。宜先人而奪。謀決意行。誅將枕戈以待旦。苟逡巡失事機。其何貴乎旬宣之寄。徒觀望圖時變。則將焉用蕃屏之臣。賊臣光秀。厠養賤卒。憸邪小人。始仕藤孝。僅見齒於士流。終遇泰巖。得備員於書史。荷榮寵於安土。環金湯於龜

山。凌蔑典刑。矜伐雄武。逼謀勝賴。久蓄攜貳之異圖。曲庇利三。實爲逋逃之淵藪。多樹私黨。廣收士心。不圖犬馬之勞。反縱豺狼之欲。谿壑難盈。識者豫慮其染指。跋扈有漸。君子素惡夫朶頤。嗚呼夏遺臣之不存。誰收斟灌之燼。晉公子之不在。孰正里克之誅。一朝而弑二主。固天地之所不容。豎子而竊大權。蓋古今之所必討。予當方面之任。每提節制之兵。薄伐因幡。爰征吉備。聞變慟哭。布誠綏懷。輝元卑辭而行成。秀家勠力而嚮義。班師姬路。飲馬難波。肅清五幾。指畫七隊。發義帝之喪。事

雖嘶於漢王。報賀拔之仇。義豈讓於周祖。上奉天意。下順人心。師出有名。民歸如渴。販夫竈婦。希然董卓之臍。市豎街童。甘噉侯景之肉。方今羣雄畢會。精銳益振。組練曜日。果毅折衝之材。旌旗蔽空。鷹揚龍驤之士。舉此大衆。直壓賊營。譬如發蒙。何足介意。雖然見可而進。好謀而成。禁暴戢兵。恥賈匹夫之勇。發號施令。期行雷霆之威。凡在偏裨。務體此意。虔劉大憝。芟夷羣兇。甄功名于旂常。勒勳業于金石。崇爾與秩。厚疇子孫。鐘簴不移。金甌無缺。庶全趙孤於襁褓。永爲周室之干城。懋至敢

有後期。其召軍法從事。

澹泊先生史論附録終

書澹泊先生史論後

余每讀國史。未嘗不歎修史之難其人也。癸卯冬。謝病家居。病間安意。欲撰大日本史紀事本末。因屢閲之。乃知常史之冠冕諸史也。夫自舍人親王日本紀以下。載籍極博。作者世不乏其人。然明於彼。則暗於此。其解古書。譯古言。率不能辨雅俗古今之異。或三韓之語相混。故文理鬱齬。記載往往有失其實者矣。蓋有待焉而然也歟。國家文明。生若義公。以有爲之才。擧曠世之典。聘舜水朱之瑜。講究春秋之大義。就僧契冲。發明古語

之難析。史館諸人。亦極一時之選。列神功於后妃。揭大友於帝紀。以南朝爲正統。蓋公之義例。可爲萬世之史法也。惜哉半途而薨。諸子亦相尋凋謝。於是乎。其責獨萃于先生。而大業實成于先生之一手。其功不亦偉乎。余嘗得其文集閲之。史論若干首。議論的確。若貶吉備眞備而褒橘奈良麻呂。古人所未論。雖古良史何以加之。乃鈔録爲二卷。其他書牘雜文關係于史議者附録焉。題曰澹泊先生史論。後世之執史筆者。庶幾乎有所考信云爾。弘化三年丙午。後五月朔。板倉勝明識。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六輯

史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64
SS号=14664164